

彭公案

三



清·貪夢道人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彭公案

第三部

（清）贪梦道人 著

第一百一十一回

哭面鬼大闹钦差公馆 银头叟慈心惹祸招殃

话说黑面鬼焦仁飞身上了公馆的房屋，跳在院中，说：“彭大人，你倚仗着钦差，纵使你手下的差官，欺负平民，无缘无故，把我兄弟两个给拿了来。我家并无作犯法之事，今天焦太爷特来向你讲个理儿！”大人一听此言，勃然大怒。在大人一旁站着有老英雄陈山、粉面金刚徐胜、大同府总镇张耀宗、小蝎子武杰、打虎太保纪逢春、水底蛟龙高通海、多臂膀刘德太、苏永福、苏永禄、哼将军李环、哈将军李珮。大众一瞧焦仁，甚是雄壮，肋下佩一口钢刀。李环一瞧，说：“好小辈，这乃钦差大人公馆！胆敢这样无礼！”拉手中刀，抡刀就砍。大鬼一闪身，飞起左腿，正踢在李环脉门之下，李环摔手窜出圈外。李珮一瞧，气往上撞，哥哥被他人打败，自己要过去替兄报仇。俗语说：“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摆刀照大鬼分心就刺。焦仁一扫堂腿。李珮扔刀，躺在地下。苏永福一瞧说：“好贼！你真要反，胆敢拒捕办差官！”过去要拿焦仁，被焦仁打倒。焦仁哈哈大笑，说：“这些小辈，也敢跟大爷动手。赃官彭朋，你趁早把我二弟放出来，万事皆休！”彭大人说：“给我拿来，这还了得，小辈要反！”纪逢春等人各拿兵刃，窜将过来。高源、刘芳携刀相助。李环等复站起来，各摆

兵刃。八个人将焦仁围在当中。

焦仁并无惧色，手中这一钢刀在当中闪展腾挪。战了足有二刻之时，粉面金刚徐胜，也摆短链铜锤，过来帮着众人。约有七八个照面，武国兴翻手一镖，正打在焦仁腿上，纪逢春一锤正打在贼人脊背之上，焦仁翻身栽倒。众人上前，将他拿获。大人吩咐把他带过来问：“焦仁，你好生大胆，敢来到本部院公馆，在这里持刀行凶！想你素日不法可知，我皇上自定鼎以来，君正臣忠，万民乐业，你等胆敢不服王法！”焦仁还是怒目横眉，出口不逊，大人吩咐：“把他带下去，交大同府钉镣入狱！”

到了狱中，见他三弟焦礼、四弟焦智都是全身家伙，说：“大哥你也来了！我二人中了高通海诡计，哥哥你怎么也来到此地？”焦仁就把奉父之命来到公馆讲理，被众人拿获，说了一遍。兄弟三人正自谈心，有一个看差事的人，是秃子吴成，说：“我们这里靠山的烧柴，靠河的吃水，指皇树，穿皇袄，无多有少，无大有小，你得拿过点我瞧瞧，就这么空口说白话！”大鬼说：“你先等等，少时就有朋友送银子来给你。”吴成说：“也好。”焦仁坐在那里一瞧，众难友实在可怜，也有杀人凶犯，也有滚马的强盗，一个个咳声叹气，里面是怨气冲天。忽听外面已起了初更，焦礼说：“大哥，难道说你我就在这里等死么？”焦仁说：“贤弟，耐烦点吧，少时自有道理。”天有二鼓之时，外面静夜更深。焦仁说：“秃子，你过来。”秃子吴成，以为要给他点银钱，往前一凑，焦仁举手照定秃子脑袋就打，吴成“咳哟”一声，就开了瓢儿。秃子就嚷：“了不得了！这个差使扎手，伙计们，快过来几个人，把他锁在柱子

上！”焦仁说：“二位贤弟，到时辰了！咱们哥们该走了。”这哥俩个一抖手，“叭叭”，手铐脚镣全碎，焦仁用手铐乱打牢头禁卒，忽听墙外一声喊嚷，乃是霹雳鬼焦义、短命鬼焦信、活阎王焦振远。父子三人各带虎尾三截棍，前来劫牢反狱。只因焦振远在山中等候焦仁，多时不见回来，心中甚是烦躁，把他两个孩儿叫过来说：“你二人各带兵刃，跟我够奔大同府，前去探听你大哥下落。”焦义说：“也好，你我就此前往。”这才带领焦信、焦义一同来到大同府。天交初鼓，掏出白莲套钩住城头，揪绳上去，一直找到大同府衙门。来到狱内。焦振远挺身跳上墙去，把上面荆棘用刀砍了，说：“焦仁、焦智、焦礼，老夫特意前来救你，快跟我走吧。”焦仁在里边大嚷：“众难友听着，如不愿在这里受罪，趁早跟我逃走！”马赛花把脚镣打断，把九花娘的家伙亦给打断，随着焦家父子六人一同出狱。

正在这时，猛然听对面锣声响亮，原来是城守营下夜官兵赶到。立时焦家父子各持兵刃，把官兵打散。这时钦差大人公馆，早已得信，众办差官各拿兵刃。这时城内喊声震地，有人喊道：“活阎王焦振远前来劫牢反狱，杀伤人命无数，拐去叛逆马赛花、妖妇九花娘，大家趁此拿获，别叫他们逃走！”玉面虎张耀宗带领无数官兵，一直追到西门，踪迹不见。连知府并大同府总镇、守城营守备、管狱官均来到公馆请罪。候大人次日起来，大众跪伏在地，求大人恩施格外，道：“我等失于提防，大盗焦仁、焦义、焦智、马赛花、九花娘俱被活阎王焦振远劫牢反狱抢去，手持兵刃，砍伤无数官兵，我等在大人台前请罪。”大人说：“你等起来。这焦振远情同叛逆，这还了得！本部院恩施格外，前番不曾彻底根究，他才这样不服王法，着实可恼！”正在说话之际，有人进来禀报：“有黄杨山胜家

寨银头皓叟胜奎自家中前来，给大人请安。”

原来破画春园之后，胜奎告假回家，带着神手大将纪有德到胜家寨住了几天，惦念大人公事，复返回来。刚来到大人公馆门首，就听人说：昨日活阎王焦振远劫牢反狱，大反大同府！胜奎吃了一惊，头一节他与焦振远是生死之交，金兰之好；第二节心想如不回家，焉有此事？急忙来到公馆之内，见了听差之人，细细讯问。听差人对着胜奎诉说了一遍。胜奎一听，就知此事搔头，连忙叫听差人进去回禀。大人吩咐：“命他进来。”胜奎来到里面，给大人磕头，纪有德也参见大人。大人说：“老英雄不必多礼，一旁看坐。”唯有胜奎来到公馆大人以客礼相待。胜奎说：“方才小老儿听说焦振远冒犯大人虎威，大人意欲调兵拿获于他。”大人说：“是焦振远叛反国家，本部堂拜折入都，调官兵前去拿获反叛。”胜奎赶紧给大人跪下，求大人恩施格外，说：“焦振远一时糊涂，纵子行凶，他乃是我拜兄，我早几天在此，断无此事，求大人恩典。若是一调官兵，焦振远便要刨坟灭祖。”彭公说：“既然如此，我看在你面上，只要把马赛花、九花娘带来完案，与焦振远无干，以往不究。”胜奎给大人磕头下来，自己心下甚为喜悦：“我这一去，替二哥办了这等大事，也算尽了朋友之道。”胜奎喝了两碗茶，出了公馆，奔赴剑锋山。一路上自己想着：这事焦二哥必然愿意。天有已正之时，已到剑锋山外山口。书中交代，胜奎与焦振远乃是幼年打出来的交情，胜奎家中豪富，是神镖胜英家传的拳脚，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迎门三不过飞镖，甩头一子，刀法精通。自胜英死后，他时常去大同府闲游。他家这里有几座粮店、钱铺。那日，十字街来了一个卖艺之人，他要帮他一个场儿，偏巧焦振远也在那里瞧热闹，他过去一帮场儿，焦振远也去帮场儿，二人各施所能，比试了有几路拳脚，练了

几路刀。焦振远的武艺，说起来要比胜奎强，二人打出仇来了，定好次日在西门外再打，不见不散。二人就由那一天，在西门外比试武艺，一连就是七天，二人也不分高低。这一天，二人正在酣斗之际，从正西来了一位英雄，说：“你二位暂时停停手，我是特地来会会你们哥儿俩的。”说罢，一分招数，焦振远一看，知道比他武艺高明。向来人问了名姓，原来来者姓邱名成，江湖人送外号“报应”，又叫“金眼雕”。从此三人结拜，焦振远心里总想赢邱爷，他父子六人练了六条杆棒，那一日趁着请邱大哥在家中吃酒，吃完了要和邱爷比比武艺。邱爷一想：定是他父子想要赢我。邱爷说：“老二，你来吧，要能把我扔一个肋斗，愚兄我甘拜下风。”轮番比试一回，焦振远父子六人都不行，从此格外敬重大哥。三个人也都有了年岁，倒都义气深重。这一天，胜奎听见二哥惹了这样大祸，故此在夫人台前苦苦求情，他想今日来到剑锋山，兄长定不会不依他。他时常往这里来，每次往这里来，河兵及家人都以三老爷子呼之。今日这些河兵看见胜奎来此，仍如前相待。胜奎道：“来呀，你们把我摆过去。”那些河兵都摇头晃脑，说：“来了。”见胜奎慢腾腾的，都不磕头。先有一个人跑进去报与焦振远。胜奎这一进山，惹出一场是非来。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二回

剑锋山胜奎讨情 元豹山邱成装疯

话说银头皓叟来至莲池岛，有人通报进去，焦振远也不出来迎接，就令五鬼出来见了胜奎，也不磕头。胜奎不知所因何故，进了寨门问：“焦仁，你父亲在哪里？”焦仁说：“现在上房，三叔里边坐。”胜奎来到上房。每次来时，焦振远必要亲自迎接出来。今天到上房，焦振远并不迎接。胜奎掀帘进去一瞧，焦振远正在上房东边椅上坐着。桌上搁着翠烟壶，羊脂玉的烟碟。焦振远面向外坐着，瞧着胜奎进来，翻眼瞧顶棚，胜三跪倒给二哥磕头。心中说五鬼见了我，连头都不磕，我叫你长长见识。心里想，嘴里说：“小弟给二哥磕头。二哥一向可好！”焦振远眼往上瞧，置之不理。焦仁看不过了说：“爹爹，我胜奎叔来了，给你磕头。”焦振远说：“这两天我聋听不见了……这顶棚得糊了。”焦仁说：“我胜三叔来，你耳背起来了！”焦振远这才一低头：“呀，我道是谁，原来是贵客临门，请起！”胜奎搭讪着，在那边椅子上坐下来。焦振远说：“胜三爷，发财升官之际，怎么这么闲着，贵足踏贱地！来到我这剑锋山做甚？”胜奎说：“二哥，休要听外人传言，小弟一不在官，二不应役，哪里来升官发财？”

书中交代，焦振远不理胜奎，内中有一段隐情。焦振远想：

我既跟胜奎拜兄弟，前番大同总镇张耀宗来要九花娘，他那时就不该不管，这见我们劫牢反狱，取了胜了，他出来做好人。他必在彭大人手下夸口，到剑锋山不用刀枪，要拿回马赛花、九花娘，好叫他孙女婿得功做官，故此焦振远心下生疑。坐下之后，焦振远就问：“你来此何干？”胜奎说：“哥哥要问，只因九花娘在案逃脱，落在兄长这里，办差官来捉拿，与兄长口角相争……已往之事，全不必提，兄长把马赛花、九花娘交给小弟带回大同府。小弟我画押与兄长无事。”焦振远一阵冷笑说：“胜奎，我父子昨天要不得胜，你今天也不来。你又来诓九花娘、马赛花，见了彭朋，这件功劳是你的。我告诉你，马赛花是我的干女儿，九花娘已然与我五儿成亲，那是我心爱之人，焉能交还于你！”胜奎说：“我乃一片热心，念你我弟兄金兰之好，我在大人台前屡次叩求大人，才恩施格外。兄长若不把马赛花、九花娘交与小弟，恐兄长有祸。”活阎王一听，气往上撞，说：“胜奎你住口！从今以后，再别提你我异姓弟兄。”说着话，他把手在地上一拍，说：“从此与你割袍断义，划地绝交！我这家中地方甚狭，也不敢停留贵客，请吧！”胜奎一听，话不投机，站起来往外就走。出了大寨，自己越想越难受，真是话如利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我在大人跟前说下大话，说来到剑锋山就把马赛花、九花娘带回，事到如今，我二哥不念结义之情，将我屈辱出来，我有何面目见大人？自己正往前走，听见莲池岛河兵说话，说：“胜奎，你来到这里要九花娘、马赛花来了？你算白来一趟。九花娘已跟我家五庄主成为夫妇，马赛花已被老庄主认为义女了。”胜奎一听这话，刀绞柔肠。过了莲池岛，往南走约有一里之遥，眼前有一树林，胜三在树林之内发楞，有心回去见了大人，可不好交代。有心不回去吧，自己办事向来有始有终，前思后

想，举棋不定。胜奎有生以来，今天头一回这般着急。无奈把腰中丝绦解下来，找着一棵歪脖树，搭上丝绦，拴好套儿，自己说：“罢了，罢了，我胜奎年已六十八岁，不想今天死在这里！”又对着正北说：“焦二哥，有眼不识好人，小弟是血心热胆，实指望洗事罢词，救你一家人的性命，你自不辨真假，我口眼一闭，你也怪不得我了！”说罢，伸脖颈刚入套，这时猛想起一宗大事，焦振远不念结义之情，倚仗自己武艺，不把皇家国法王章放在心上，我何不找寻大哥？想罢，将自己丝绦解下来，直奔元豹山。往西走了七、八里之遥，一进山口，就是元豹山。胜奎白头年中秋节后来了一趟，至今约有数月未与大哥见面。胜奎顺着元豹山山坡，走了不远，来到金眼雕门首。门前有一棵老杨树，金眼雕没事就在树下乘凉。他家有一条没毛的狗。胜奎正来到此处，未见大哥在此。过来几个庄客，趴地磕头，说：“三老爷子来了，你老人家好！”胜奎说：“好！你等头前带路。”这些庄客带着胜奎，来到大门，早有人通报进去。不大工夫，出来说：“胜三叔来了，小侄接待来迟，给你老人家磕头。”胜奎一看，乃是大爷金眼雕所收义子邱明月，今年三十六岁，受他父亲所传武艺，也使杆棒一条。生得紫微微的脸膛，浓眉大眼，头面端正，四字口，身穿蓝丝绸子短汗衫，青洋丝中衣，足下青缎快靴。一见胜奎，连忙叩头，说：“三叔，你老人家是从哪里来？家中可好？”胜奎说：“孩子，你父亲在家中吗？我来找他有事。”邱明月说：“三叔，你老人家不知道吗？”胜奎就问：“甚么事？”邱明月说：“老人家有所不知，自从过了五月节后，我父亲就得了一种疯迷之症，见人就打，所以我把他老人家锁在空房之中。”胜奎一听说：“我可真不知道，要知道我早就来看兄长。明月你快带我前往，我亲身看看他。”邱明月说：“三叔，依我之见，你老人家先

歇歇，少时我到后面观看，再来请你老人家。”胜奎说：“明月，我听兄长一病，五内皆裂，一刻也等不得了！”邱明月说：“好，你老人家跟我到后面客厅。”到了后院一看，是北房三间，东西各有配房三间。来在上房以外，邱明月说：“我父亲可不认识人。”胜奎隔着窗户，湿了一个窟窿，往屋一看，只见金眼雕邱成，模样儿也瘦，面目大不似先前。胜奎一看，自己心中一惨，邱明月把门开开，说：“爹爹，我胜三叔来了。”邱成一双眼发直，只作不知。胜奎来至屋中说：“兄长，你老人家这一向可好？小弟胜奎来看兄长。”邱成把眼一翻，伸手把铁链扯断，一伸手过去，把胜奎抓住说：“我乃西天自在仙，你跟我见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托塔李天王去！金吒、木吒、哪吒全来了！”把胜三耍了两刻之时，然后轻轻放下。胜奎一想，这件事除非大哥，别人还不能办，偏巧又疯了，此应该如何？想罢，说：“明月，这事我也无法可治，非请高明先生不可，我先走，过三、五天我再来。”说罢，自己往外就走，还想要上吊身死，因为无脸回馆面见大人。

走到山下，进了树林内，前思后想，就是一死。又一想，且慢，大哥一身的功夫，他如何会疯？别是其中有诈吧？猛然低头一想，计上心，要智请金眼雕，捉活阎王。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三回

假捉妻父女试伪 重义气邱成下山

话说胜奎见兄长已病，离了元豹山，来到树林之内，细想此事非大哥不可。现在大哥中这样疯邪之症，无人是焦振远的敌手，此事倒叫我为难，前思后想，无计可施，自己惟有一死。把丝绦解下来，又要上吊。自己又一想：“我大哥乃一世英雄，焉能得疯邪之症？其中必定有诈。莫非我大哥知道剑锋山之事，假装疯癫？”低头一想，计上心头，转身直奔大同府，到了总镇大人衙门。

他的孙女胜玉环，现在这里住着。家人往里让，来到里边，张耀宗尚未安歇。此时不到初鼓之时，一见胜奎前来，连忙站起来让坐，说：“三老爷子，天到这般时候，从哪里来？”胜奎说：“我来瞧瞧孙女胜玉环，还有点小事。”张耀宗亲身带胜奎至内宅西院中。那胜玉环与侠良姑在一处居住，此时二人正然讲论武技。胜奎进来，说：“二位姑娘尚未歇着？”胜玉环说：“哟，爷爷来了！老人家请坐。”胜奎说：“有一件事用着你。你把夜行包拿来，跟我来。”张耀宗就问：“胜老爷，有甚么事？若有用我之处，只管说，我可以前去效力。”胜奎说：“倒没有要紧事。如果有，我必然约请大人。”来到外面

无人之处，胜奎说：“你跟我上元豹山，到你邱爷爷那里。把夜行衣换好，把百宝囊中的红胡子拿出来挂在脸上。你到那里，道路也熟，到你邱奶奶屋中，你就说你是飞虎山大寨主，知道邱成之妻长得貌美，今特意将她背去。”玉环说：“爷爷，这是怎么样一段隐情？你说明白，我再去。我要一背邱奶奶，邱爷爷知道，焉能答应？”胜奎说：“玉环，你有所不知，只因焦振远在大同府劫牢反狱，彭钦差要调官兵前去拿获于他。我念跟他结拜之交，在大人台前求情，只要他把九花娘、马赛花送回原案，大人乃慈心之人，劫牢反狱一概不究。我到剑锋山，活阎王焦振远反生疑心，说我给彭大人办事；不念拜兄弟交情。九花娘他也不放，他反倒制旗造反，要与官兵打仗，我无奈到元豹山找你邱爷爷，可他无故疯了，我想这其中有诈。我把你改扮装束，即刻就上元豹山。你把邱奶奶背将起来，你邱爷爷一听必然着急，往外必要追你，我出去把他挡住，那时他装疯机关已泄。”胜玉环说：“此计甚妙，就此前往。”

爷俩个蹿房越脊，如行平地。来到西门，顺马道上城，把白链套锁挂在垛口，先叫玉环顺着绒绳下城，胜奎随后下去，将白链收起来。爷俩个借着月光，奔向元豹山。

天有二鼓之时，来到元豹山。胜玉环飞身蹿入院中去。她知道邱成之妻住在东院北房中。灯光尚未息。她将窗纸舔破，往屋中一看，见邱成妻尚未安寝，邱成并不在房中。胜奎在房上瞭望，胜玉环进了屋，邱成妻一瞧，见来个红胡子蓝靛脸的人，只听见“哇呀呀”一声喊嚷：“我乃飞虎山大寨主，今天我将你背去跟我到大寨，享荣华受富贵。”背起来就走。金眼雕在上房已听见这院中喊嚷，连忙奔前来说：“好小子，胆敢在我这里撒野，待我拿你！”飞身就追。胜奎从上面跳下来，

说：“大哥你的疯病好了？”金眼雕说：“你先等等，待我先把贼子揪住！”胜奎说：“且慢，那不是外人，你还是别骂，本是玉环改扮的。”邱成说：“老三，可吓坏我了！这条计策真好。”说着话叫玉环将妻子送在房中，把鬼脸红胡子摘下来，过去见礼。邱爷同胜奎来到上房。

二人方才落坐，只见邱明月身穿夜行衣，从外面进来。胜奎问道：“明月，你往哪里去？”原来胜奎来前，金眼雕就知道活阎王焦振远所做之事，故意装疯把胜奎诓走，这才把邱明月叫过来，说：“你今晚换上夜行衣，够奔剑锋山，前去探访他所做所为之事，回来禀我知道。”邱明月晚间出离了元豹山，一直来到莲池岛，由西边窄狭之路蹿过去，来至山寨门以外，飞身上墙，只见里面上房灯烛辉煌，活阎王焦振远正在那里坐定。侍卒在两旁站立，焦振远说：“若无赃官彭朋前来，我就把九花娘结果性命。今他既前来捉拿于她，我偏要把她留下。马赛花是我的养女。今天把莲池岛河兵调齐，预备那赃官彭朋调兵前来，与他对敌打仗！今天胜奎回去，必要说我的过恶之处，我未中他的诓哄计。”焦仁听至此，过来说：“据孩儿看来，今天众河兵见他并未行礼。孩儿等遵父命，也未与他行礼，爹爹又污辱他一番，怕他前去上元豹山寻找邱大爷前来。那时恐你弟兄反目。”焦振远说：“儿呀，你有所不知，我平时仇人就是邱成。当时我三人结拜，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我与胜奎常常相打，邱成替胜奎路见不平，前来与我相打，是老夫甘拜下风。胜奎出来要与我三人结拜，是为父的立意练三截棍一条，非赢邱成，否则不出我心中之气！这几年，我并未与他交锋，即使他前来，我二人也未必谁输谁赢。”邱明月听得明白，立刻蹿出寨外，回归元豹山，见于邱成。邱成正与胜奎在那里同坐，就把刚才所探剑锋山之事，述说一遍。气的金眼雕

面目改色，说：“这还了得，气死我也！老三明天我跟你前去找他！你是怎么一段情由，也对我说来。”胜奎把以往从前之事，又对邱成说了一遍。少时天色大亮，二人吃完早饭，站起身来，够奔剑锋山。

来至莲池岛外，众河兵一看，连忙过来见礼说：“邱老爷子来了。”大家跪倒磕头。邱爷每次来到剑锋山，均要赏钱，故此，河兵一见，连忙进去回禀焦振远。焦家父子六个，一听金眼雕来了，连忙往外相迎，出来一瞧，金眼雕这个打扮：身穿紫花布汗褂，紫花布中衣，紫花布袜子，青缎子实纳帮儿鞋，头戴小草帽，白剪子股小辫，紫微微的脸膛，浓眉大眼，白胡子，带着一团威风杀气，肩抗青洋丝大褂。胜奎跟随在后。活阎王焦振远过了摆渡，来至金眼雕面前说：“大哥在上，小弟焦振远有礼。”黑面鬼焦仁带着四个兄弟过来，给邱大爷磕头。金眼雕、胜奎上了摆渡。说：“二弟，我有话对你说，到里面再讲。”

来至庄门，早有焦振远之妻，带着几个儿媳出来迎接邱大哥。邱成说：“你们起来，不要行礼。”到了里面一瞧，靠北墙是硬木梢头椅，头前一张梨花八仙桌，两边两把太师椅。桌上摆着上好古玩。金眼雕看罢，在东边椅上坐下，焦振远在西边落坐相陪，胜奎也在一旁板凳坐下，焦仁等一旁站立。邱成说：“老二，我今天前来，只为你与三弟的事情。你我三人同结金兰，老三为你使碎心机，在彭大人跟前苦苦哀求，你倒反面无情。太不念旧义！”焦振远一闻此言，说：“大哥有所不知，现在彭某无故派大同镇总兵张耀宗堵着山口，来要九花娘，把我三个孩儿拿去，我这才带领焦信、焦义前去劫牢反狱。我三弟既然要管，为何不早出头？直等到我把三个孩儿救出来，那时他才前来！兄长，你既然要管，把小弟父子六人绑上，送

到彭大人面前去请罪！要凭彭钦差他手下办差官拿我父子，势比登天还难！天下除去大哥，小弟无有可惧之人！”金眼雕说：“好！你既说在这里，我把话对你说明白，前者破画春园之后，你三弟归家，并未在公馆，有彭公手下差官前来寻找九花娘，把你两个孩儿拿去，你不该打发焦仁在公馆之内、大人面前持刀行凶，目无官长。现在你劫牢反狱，情同叛逆，大人要调遣官兵，你是灭门之祸。多亏老三在大人台前，苦苦求情，大人开恩，只要你交出九花娘、马赛花，与你无关，不究劫牢反狱之罪，这是一番恩施格外之情，你妄费老三之心，不念旧义，反脸无义，你要自思自想。你还把老三污辱出去，这就是你的不是。依我之见，你把九花娘、马赛花交出，万事皆休。”活阎王一听此言，把眼一瞪。金眼雕要大闹剑锋山。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四回

金眼雕书邀三杰 三兄弟店戏官兵

话说邱成说了这一席话，焦振远听后说：“兄长，你说这话都是偏见！那马赛花乃是我的义女，九花娘是我心肝。兄长，除去你，也无第二人能拿我。”邱成说：“好，我可不拿你，一百天之内，定有人来拿你，姓邱的今天跟你割袍断义，划地绝交！”说着话，站将起来，照定桌案之上，“叭叭”就是两掌，把桌案打得粉碎，站起来说：“老三，咱们走！”带着胜奎出离上房。焦振远目瞪口呆，也不敢拦阻，见邱成同胜奎出了剑锋山。

二人越过莲池岛，来到树林之内，站住脚步，胜奎说：“此事兄长做差了，天下除去兄长，谁是他的对手？这事倒不好办了……，焦振远练得虎尾三截棍，天下无敌，又有一身软硬功夫。”邱成说：“兄弟，你跟我来，岂不知，泰山高矣，泰山之上还有天；沧海深矣，沧海之下还有地。你竟知道愚兄的功夫高强，还有三个人可与兄比肩。”二人说着，来到元豹山，到了家中。邱明月叫家人送过茶来。金眼雕说：“明月，拿过文房四宝来。”金眼雕执了笔，写了一封书信，说：“明月，你拿了这封信够奔河南嵩县，上金银山元宝岭珍珠峰三仙庄，

交与你伍大叔，请他兄弟三人前来捉拿五鬼。”胜奎问道：“兄长常提伍氏三雄，莫非就是这三位么？”邱成说：“不错。”叫邱明月收拾行李，带了盘费下元豹山，认上大路，够奔河南，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

来到嵩县地面，讯问上金银山的路，有人指引，来到三仙庄西头，路北大门，到门首叩打门环，打里面出来一位老丈，身穿月白裤褂，白袜青鞋，面皮苍老，一瞧邱成之子，问：“你不认识我么？江湖人称神偷王伯燕！我到里面回禀一声，你在这里少站。”

书中交代，王伯燕当年也是绿林中豪杰，因年迈无靠，伍氏三雄留他在家看门。王伯燕进里面一回，伍氏三雄即迎出来，让邱明月到书房。明月过来给伍氏三雄见礼，把书信呈上。伍显打开一瞧，说：“我知道了。”吩咐待茶，又带着邱明月到里面给三位婶母请安，说：“邱明月，你先回去。书信写的千万别过七月初十，我三个人必到。”

书中交代，伍氏三雄：大爷叫伍显，二爷叫伍元，三爷叫伍芳。大爷是河南本地人；二爷是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人；三爷是山西太原府本城人，都是绿林中英雄，幼年结拜。后来雄聚河南，三个人如亲手足一般，患难相扶，荣辱共之，出入相友，患难相助，疾病相扶。三个人在绿林中偷富济贫，所作之事，都是正大光明。只因为他三人武艺出众，所遇无敌，后来听说大同府元豹山，有一天金眼雕邱成，他在江湖道人称报应狼，有些名头，这三人心想要去访这个人。这一天来到元豹山，拜访邱成，看见他家门首有老杨树一棵，板凳上坐着一位年迈之人，约有七十余岁。三人过来见礼说：“借问老丈一声，有一位金眼雕邱成，他在哪里？”老丈说：“你们三位贵姓？来

找金眼雕何事？”伍氏三雄说：“我乃是河南人氏，久仰这位绿林侠义。我乃特意前来，要习学能为。”那老丈哈哈一笑说：“在下便是邱成，有劳三位下顾，请里面坐！”举手往里让。来至客厅之内，有家人献茶。这三个人一见金眼雕，心中有些不服，心里说：“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在此住了二天，这天要请教金眼雕拳脚，邱成说：“你三位过来，若打到我身上一拳，踢着我一脚，就算你三人赢了。”伍氏三雄一闻此言，心中暗说：“金眼雕有点自满。”有些不服，各施所为，把金眼雕围住。焉想到，三五个照面，三个人俱皆栽倒。金眼雕过去搀扶，三人要跪倒拜师。金眼雕说：“我不收你等做徒弟。”三个人就在此处跟金眼雕练软硬功夫，练晒碎经、达摩老祖易筋经。三个人俱都破了身，不能练一力混元气，都给练蚕气铁布衫，善避刀枪。整整三年，艺业练好，各使杆棒一条。金眼雕这天把他们叫在堂前，说：“你等三人艺业学好，我有几句话嘱咐你们：不准违背。头一件，你等不准偷盗僧人、孤儿寡妇、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第二件，我有信一到，无论你等有甚事，先办我的要事，然后再办你们私事；第三件，由京都往北，不准你三人做买卖。”三人点头答应。金眼雕给了一百两盘费。三人由元豹山走后，一年准来二趟，金眼雕生日必来拜寿、年节必来拜年。今朝接了这封信，弟兄三人商议：“大哥来信呼唤你我，必有要事。信内写有活阎王焦振远劫牢反狱，大反大同府，你我收拾，这就起身，在京都听几天戏。”然后哥三个将家中安置妥了，择日动身。伍大爷之妻石氏说：“今去元豹山，得几时回来？”伍大爷说：“大约中秋节必回来过节。”说罢，三人出了门首，顺着大路往北，晓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京都，住西河沿高升店。在大栅栏听了四、五天戏。正在六月景况，天雨连续，好容易盼晴了，三个人算还

了店帐，出了德胜门。路东有个羊肉馆，三个人进去，要了几壶酒，几样可吃小菜。正在吃酒谈心，进来了二十余个官兵，跟着一位老爷，乃是北营千总陆廷魁，生得虎背熊腰。因为德胜门本地财主，夜内被盗一案，本衙门差人采访，有点踪迹，带着官兵一办，扑了空。陆廷魁请众兵，在羊肉馆吃饭。刚一进来，就瞧见伍氏三雄，生得雄壮，语音不对，面生可疑。便坐在这三人对面，也要些酒饭，连这些官兵也不住直瞧。伍氏三雄，伍芳为人最好诙谐。他说：“你们众位是办案的么？”陆廷魁说：“不错。朋友，你怎么知道？”伍芳说：“我看你们都是官兵打扮。我实对你说：我就是绿林朋友！”陆廷魁说：“你既是绿林中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伍芳说：“我倒愿意，我有两个朋友不愿意。”陆廷魁说：“就是跟你同坐这二位么？”伍芳说：“我先把饭帐给了他，等我细细告诉。”叫伙计说：“这有银子一块剩下，给你喝酒。”伙计把银子拿过去。伍芳说：“你要问我这两个伙计，倒不是他们二位。”陆廷魁说：“不是他们二位，是谁？”伍芳说：“我给你叫他去。”那些官兵说：“别叫他走！”见伍芳弯腰抽刀，蹿上天窗，大爷、二爷随着也都蹿上去。官兵一阵大乱，蹬桌子，搬板凳，上天窗，待上去了，三人已踪迹皆无。陆廷魁说：“你我还有什么案？这样的贼对面都拿不了！”

伍氏三雄由德胜门起身，就在七月初旬，正在新秋景况，禾稼皆成，万物皆实。大爷说：“咱们得连夜奔大同府，别误了日期，叫大哥怪罪你我。”伍元说：“也好，夜内走路倒也凉爽。”三人连夜赶路。

这天正往前走，到了保安地面。天有初鼓之时。伍芳说：“二位哥哥先走，我在这里告便。”伍芳心中有事，倒不是出恭。他知道此地北新庄，有一北霸天叫花得雨，被彭钦差所杀，

不知他家中还有什么人？我今天在此路过，何不前去探访？想罢，自己扑奔正西，一里之遥，到了北新庄，蹿到里面一瞧，这房屋甚多，眼前有一所跨院，是四合房。北上房东里间有灯光，有男女欢笑之声。伍芳把窗户舔破，往房中一看，有一个少年男子，有二十余岁，怀中抱着一妇人，虽然淡装素服，长得十分俏丽，乃是花得雨侍妾，名叫金娘，与家人进财有奸，就听那妇人说：“我给你三、四两银子，叫你给我买些衣服，你全都在南城瞧你小妈了，连我一件可爱东西都没买来！”进财说：“咱俩睡觉吧。”伍芳一看，气往上撞，伸手拉刀，就要捉奸。二人宽衣解带，方把灯吹灭。三爷把门悄悄开了，来到里间屋中，用手一摸，右手举刀，就要动手，忽然两个人头不见了。不知二人被何人杀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五回

三英雄夜投客店 短命鬼河边拒敌

话说伍芳在北新庄，要杀奸夫淫妇，拉刀到了房中，伸手一摸，那奸夫淫妇二人早被杀死，也不知是何人所杀。伍芳转身到了外面，飞身蹿上房去，追赶二位兄长。三人正往前走，忽见前面树梢之上，悬挂着人头两个，是一男一女。伍芳就知道这其中必有能人，也未与二位兄长细说。

三个人这一天到了大同府，天有二鼓之时，南门外所有店都已上门，他们连叫几家，俱未叫开，三人急了。叫门多时不开，三爷蹿进院内，小伙计正在大门道睡着了，三爷过去一摇他脑袋，说：“住店！”小伙计一瞧，面前站定一人，年有三十余岁，面皮微白，浓眉大眼，四字方海口，身穿蓝绸短汗衫，青绉绸中衣，青缎快靴，手中拿着一个包裹。小伙计说：“你打哪进来的？店门都上了锁了，这时候还住店？”三爷说：“我赶路，快开门，外面还有两个朋友。”小伙计不敢怠慢，连忙说：“你老人家贵姓？”三爷说：“姓伍。我外头等你，你如不开门，把你脑袋带了走。”说罢，转身蹿到外边等候。

天气炎热时节，店里没买卖，各屋空闲，小伙计把门开了，

把三位让至北上房，小伙计说：“掌柜的睡了，你们三位要吃什么可不现成。”三爷说：“我们前面吃过晚饭，你拿壶茶来就得了。”小伙计把灯点上，送进茶来，转身出去。老哥三个喝了两碗茶，躺下歇息。

次日早晨起来，小伙计送进洗脸水和茶，三爷从兜里拿出一块银子，说：“小伙计，除去店钱，还富余二两有余，给你买双鞋穿。”小伙计一瞧，喜出望外。心里说：我只当这三人不安分，谁知给我这些银子。小伙计说：“你们三位上哪去？回来还住我们这里。”三位说：“我们就上大同府，三五天许还回来。”说罢穿上长大衣服，一直进了南门。一瞧街市上买卖甚是热闹。伍大爷说：“你我找个饭铺，吃完酒饭，你我够奔元豹山。”二爷点头。三人正找饭馆，只见从对面来了一个人，年有三十来岁，身穿一件旧花布汗褂，破蓝布中衣，旧白袜子，两双破鞋，一脸淤泥，过来把三位拦住，给三位每人恭揖。伍大爷一瞧，并不认识，疑惑必然是一个要钱的。这三位本是仗义疏财之人，伍大爷一伸手，从兜中掏出一把钱来，说：“来罢，朋友，给你。”那穷人把头一摇：“不要。”伍大爷一想必嫌少，又给他掏了一把，穷人一摆手“不要”。三爷一想必是这穷汉认着我们，心中必有为难之事，知道我等偷富济贫，挥金似土。想罢，说：“朋友，你有何为难之事？只管说。”那穷汉一摇头，一语不发。伍大爷一瞧，路东一座酒馆，三个转身进去，那穷汉跟在背后。三位到了雅座落了座，那人也跟进来坐下，跑堂的拿过茶壶，四个茶碗，倒四碗茶递给四位。跑堂的不敢小瞧人。当这穷汉跟着三位来的，赶紧问四位大爷要什么菜。伍芳说：“给我们来一桌果席，先来三斤绍酒。”跑堂擦抹桌案，把杯筷匙箸，勤俭纸拿过来，少时把干鲜果品摆上。那穷汉拿过酒壶来，给三位斟上，他自己也斟上一杯，

说：“大叔，喝着。”大爷甚不愿意，想：这一穷汉着实可恼，我等并不认识他，一同坐着硬要喝酒。大爷把酒杯一墩，说：“这厮好生大胆，我等与你毫不相识，因何坐在我等一同吃酒？”那穷汉说：“三位叔父，瞧我穷汉，就不认识我了，咱们有交情。”伍大爷说：“你既说与我等有交情，我三人姓甚么？在哪里住？”那穷汉说：“三位威名远扬，天下人人皆知。家住河南嵩县上金银山元宝岭珍珠峰三仙庄，姓伍，人称‘伍氏三雄’。”这哥三个一愣，想：他怎会知道？又一想，我三个人威名远扬，天下皆知，也许他知道我们名姓，前来蒙事，我再细细问他。”你既知我们姓氏住处，我们是亲弟兄不是？”那穷汉说：“这个事我更知道，说你弟兄三个虽称‘伍氏三雄’，却是同姓不同宗。大叔你是三仙庄的人，家中婶母娶的是三杰村石家之女石氏；二叔姓的是文武之武，家住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人，二婶母是河南嵩县三杰村贾家之女贾氏，与伍大叔虽然同居，不是亲弟兄；伍三叔是山西太原府人，我三婶母也是贾氏，你兄弟三人金兰之好，胜似骨肉。今天是被朋友所约，来到此处，剿灭剑锋山。”这三位兄弟一听，甚是诧异，心中说：此人我并不认识，如何他知道根根切切，这个事除非知己朋友，不能知道。大爷低头暗想，并不知道他是谁。伍芳说：“你是何人？怎么认识我等？”那穷汉说：“小侄儿与三叔父真是通家之好，我家住湖北高家庄，我姓高名源，表字通海，绰号人称‘水底蛟龙’。”伍显一听，哈哈大笑说：“原来你是鱼眼高恒之子，这可不是外人，你七八岁之时，我常常往你家中去，后来在河南见过一次，你这孩子还能认识我等。”高通海说：“听得胜奎老丈说七月头初十，你三位准来，我故改扮穷人的模样，在这里等候三位叔父，今天在这里遇见，我有一事相求，望三位叔父千万别推辞。”伍大爷说：“什么

事？贤侄请讲。”高源说：“你三位叔父跟我到剑锋山，把贼人诱出来，你三人给我当跟班的。”伍大爷说：“也好。今日是七月初十，你先派人给元豹山送去一信。”高源说：“也可以。”说完，吃了饭，结了饭帐。高源带了三人先到钦差大人公馆，面见神手大将纪有德、粉面金刚徐胜等，一千人众把三人带进里面，面见大人。彭大人已知焦振远不服说合，在剑锋山聚众乡民，扯旗叛反。大人派张耀宗调五千官只，在剑锋山口，列排队伍，帮助众家英雄前去动手；派高通海为前部先锋，带着“伍氏三雄”。高通海走在路上，说：“三位叔父，你若一露面，焦家父子准不出来，为着你三位的威名，就能镇住阎王小鬼。”伍氏三雄哈哈大笑，大爷说：“小子，你去罢，大叔给你当跟班的。”来到剑锋山口，一直往北，来至莲池岛外一瞧，将船勾在北岸。正北搭了三座大寨，旌旗招展，刀枪密布。东边这座大寨，都是打鱼渔户，西边是打柴樵户，当中都是猎户，约有二千余人。莲池岛听事房外，悬挂一张告示，焦振远出立条规。高通海来在这里，今天还是官服打扮。众河兵瞧见他直乐，说：“这年年高又来了，可别上他当，这小子一肚子坏水。”一瞧高爷头戴青呢得胜盔，看这顶帽子，就是个汉奸。人家都戴凉帽，他戴这个，上面高提梁翡翠翎管，身穿庆布单箭袖袍，腰系凉带，前后衣襟掖起，青布靴子，手拿短刀，大嚷一声，说：“对面贼崽子，趁早告诉焦振远，叫他出来受捆，就说造化高在此。”这些河兵说：“你不用在此发威，甚么花儿羔，豆儿羔？你认得我不认得我？叫饿隔，大爷拿过来把你吃了。”正在说话之间，只见正北一棒锣声，出来的正是短命鬼焦信，带领二百河兵，各执明晃晃刀枪，坐船过来莲花岛，一摆三截棍说：“你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找寻。”摆三截棍过来动手。高通海说：“高老爷用不着拿

你，叫我第三个小跟班的把你拿住。”说着话就嚷：“三跟班的快来，拿这个短命鬼！”就听高粱地一声喊嚷，说：“高通海只管放心，三叔来也。”伍氏三雄大战五鬼。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六回

活阎王大战三雄 剑锋山众兵投降

话说高通海正要和短命鬼焦信比试武艺，焦信哪里把老高放在心上？高源说：“我要拿你，也算不了英雄，我把我那小跟班的叫来，就把你拿住。”短命鬼焦信说：“你只管叫来，老爷我岂肯把你这无名的小辈放在心上？”高通海叫道：“三跟班的，快来，我在这里把贼叫出来了。”那高粱地内伍芳一听，说：“高通海不必害怕，三叔来也！”从里面跳出来一人。焦信一看，来者这位三十以外年岁，白净面皮，身穿蓝绸子裤褂，足下青缎快靴。来至面前说：“小辈，你就是焦振远吗？”焦信说：“我名焦信，你是何人？胆敢这样前来送死！”伍芳说：“你这厮也不认识，某家乃‘伍氏三雄’三爷伍芳便是，特意前来拿你。”抖棒照定那焦信就是一棒。焦信往圈外一跳，抡虎尾三截棍就打，二人杀在一处。正自不分上下，早有人报进山去。活阎王焦振远正同四鬼议论，忽见有人来报说：“五庄主爷与那姓高的并未动手，却来了一个使棒之人，甚是勇猛，自道他是那‘伍氏三雄’。”独角鬼焦礼说：“四弟你跟我到外面给五弟助阵，千万留神，那高通海诡计多端。”地里鬼焦智说：“也好。”带领五十名亲随，拉三截棍到了外面。

过了莲池岛，焦智一看高通海在那里站定，仇人见面，分

外眼红，说：“呔！对面高通海听着，那天四老爷中了你的诡计，今天你自来送死，休想我再中你之计。”一摆三截棍赶过去说：“小辈着打！”高通海说：“你且站定，我要拿你，不算英雄，你是我手下败将，把我那二跟班的叫过来拿你，不算什么。”他一回头，说：“二跟班的，快来，又出来贼啦。”只听高粱地内武元答话说：“高通海休要害怕，我来也。”拉着杆棒跳过来，直奔地里鬼，抖杆棒就缠，焦智闪身躲开，三截棍盖顶就砸，二人杀在一处。独角鬼说：“高通海你从哪里请来这几个小辈？我先把你打死，少时再拿几个鼠辈。”蹿过来抡棍就打，高通海往外圈一跳，说：“且慢，我拿你须得我大跟班的。”他一回头，就嚷说：“大跟班的快来呀，又有贼出来了。”伍大爷说：“呔，高源不要害怕，伍大叔来也。”伍显拉杆棒跳过来就打，焦礼摆三截棍就说：“来者何人？你通上名来。”伍显说：“我家住河南嵩县上金银山元宝岭珍珠峰三仙庄，姓伍名显，绰号人称‘伍氏三雄’，我特意前来捉你这一伙叛逆之人。”焦礼说：“却原来是你等前来，我这里剑锋山与你等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这是无故前来送死，要识时务，趁早去罢，我焦礼看你是一条英雄。”伍大爷一阵狂笑，说：“独角鬼，慢说是你，就是焦振远前来，他也得甘拜下风。”用手下杆棒一缠，三五个照面，将独角鬼焦礼摔倒就地，高通海过来将他捆上。方将独角鬼捆上，只见那边活阎王焦振远和黑面鬼焦仁、霹雳鬼焦义、马赛花、九花娘一同带领五六百庄兵过了莲花岛，把庄兵一字摆开。马赛花看见把焦礼拿住，一拉手中混铁棍跳过来，照伍大爷劈头就打，伍大爷往旁边一闪，一缠手中杆棒，把马赛花摔倒在地。马赛花急忙爬起来，拽过棍又扑奔上来。三五个照面，便被伍大爷又扔倒，一连五六次，高通海赶过去按住捆上。此时张耀宗已带领五千马队，

众家英雄赶到剑锋山把山口堵住。武国兴、纪逢春赶到一旁，看见伍氏三雄动手，伍大爷拿住马赛花；霹雳鬼焦义摆棍扑奔上前，与伍大爷交手，二人各施所能。二爷武元已把地里鬼拿获；三爷伍芳已把短命鬼拿住。焦振远、焦仁一瞧，把眼都气红了。焦振远拉兵刃扑奔武元，焦仁战住武芳，九花娘一瞧事情不好，返道扑奔正西，想要逃走，够奔树林。焉想到高通海赶奔过来，粉面金刚徐胜、多臂膀刘芳、武国兴随在后面，到西边树林把九花娘围住。大家说道：“妖妇，今天你往哪里逃走！”九花娘一伸手拿五彩迷魂帕，武国兴说：“我这里有解药，大家闻上一点。”众人都闻了解药这才拉兵刃，向九花娘动手，九花娘在当中遮隔架拦，并无半点惧色，走了有七八个照面，九花娘还想着要逃窜。武杰抖手一镖，正打在九花娘腿上，“哎呀”一声，翻身栽倒，被高通海骑在她的身上，将她捆上扛回本队，交给官兵看守。伍大爷与焦义动手，偷眼看二弟敌不住焦振远那条虎尾三截棍，老三也看看要败，自己大吃了一惊，心中说：我等跟师兄练三条杆棒，真称得起天下无敌，今天所遇焦振远真乃棋逢对手。伍太爷一想：我等兄弟三人，名扬四海，要说能为武艺，我比二弟胜强两倍，今天若赢不了焦振远，如何对得起师兄，我只得变换着数，先拿焦义，然后我亲身捉拿焦振远。想罢，把杆棒招数一变，几个照面把焦义扔倒，纪逢春过去抡锤照焦义腿上就打，高通海把三截棍抢去，武国兴等过来把焦义捆上。伍大爷赶过来说：“二弟你帮助三弟捉拿焦仁。”大爷与焦振远一照面，焦振远说：“老夫闻你之名久矣，何故前来剑锋山与我做对？”伍显说：“只因你劫牢反狱，反叛国家，不服王法。”焦振远说：“小辈休要口过，你赢得老夫这条虎尾三截棍，老夫甘拜下风，你赢不了我，休想活命。”伍大爷并不答话，一摆手中杆棒照焦振远就缠，焦

振远来个旱地拔葱，往旁一蹿，二人战场封了，约有两刻工夫，二人不分胜败。伍大爷正在难以取胜之际，只见西边山坡之上站立二位老英雄。上首是金眼雕邱成，下首是银头皓叟胜奎。只因高通海遣人至元豹山送信，才知道伍氏三雄来到，同着银头皓叟胜奎来到剑锋山瞧热闹，见伍大爷赢不了焦振远，自己气往上冲，带着胜奎下了山坡，来至临近说：“伍显，闪开！待我来。”焦振远一瞧金眼雕来到，气得也暴跳如雷，说：“邱成老匹夫，欺我太甚，你倚仗彭大人，率众前来拿我，今天我是跟你一死相拼。”说着话，抡棍照定金眼雕就打，金眼雕伸手把杆棒拉出来，照焦振远缠腿一绕，三五个照面就把焦振远拿住。那边已把黑面鬼焦仁拿住。众官兵堵住山口，金眼雕说：“你等不准伤害良民，剑锋山众民是不得已而为之，被焦家你子所欺。”金眼雕朝着大众庄兵一指说：“焦家你子六个都已被获，你等扔下兵刃无事，如不兵刃，拿住立斩。”众兵都把刀枪扔下，跪了一边。金眼雕说：“众位大人，焦家你子作恶，已将他们拿住，为着我的面上，不必抄他家眷。”张耀宗说：“既然老前辈吩咐，晓谕官后偿必进山。”

正说之际，只见剑峰山烈焰腾空，有一宗岔事惊人。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七回

彭大人依律处五鬼 秉侠义壮士自投案

话说金眼雕正在拦住官兵不叫进山，只见山内烈焰飞腾。原来是焦振远之妻知道外面他父子被擒，全家决无生路，这才放火，将庄院一烧，全家投火而死。这边吩咐百姓将火救灭，押解焦家父子，够奔大同府，官兵各归本标。

众人回到公馆，面见大人，把剿拿剑锋山之事，回禀大人。大人吩咐把焦振远带上来，细细审问。焦振远并不隐瞒，俱皆招认。把他父子六人交大同府钉镣入狱，九花娘、马赛花并收女监。大人拜折入都，将画春园、剑锋山在事出力人员一一奏明圣上。款待邱成，厚赏伍氏三雄。

金眼雕带领伍氏三雄回元豹山，过了几天，圣上旨意下来，叛臣傅国恩克扣军饷，纵兵叛反，着在大同府就地正法；九花娘、马赛花，凌迟处死；焦家父子着彭朋酌量照例治罪。

这一天有金眼雕带着伍氏三雄同胜奎给焦振远求情。大人说：“焦仁大闹公馆，目无官长，持刀行凶，理应斩首；焦振远纵子行凶，劫牢反狱理应凌迟处死。”看在邱成面上，从轻办理，定拟斩立决；短命鬼焦信窝藏九花娘，亦应斩首；把焦

义、焦礼、焦智军西安府，永远不回。是日派大同总兵、知府二人为监斩官，在大同府西门外施刑。将诸事办理完毕，胜奎辞别大人回到黄杨山胜家寨，所有功劳给孙女婿武国兴，派李珮、李环保护武国兴跟随大人入都。伍氏三雄随同邱成上元豹山。神手大将纪有德立功不要，全部给孩儿纪逢春。大人将诸事办完，歇息三天，大人骑马回都交旨，一路之上，秋毫无犯。

这一日到了京都面圣。粉面金刚徐胜得了河南参将；高通海、刘德太赏三等侍卫；武国兴升天津卫守备；纪逢春以狼山千总补用；苏永福升京右营把总；苏永禄升南营干总。众人辞别大人各个领凭带家眷上任。徐胜回大同府完婚，娶侠良姑张月英过门；武国兴带着胜玉环够奔天津卫，接守备任。此时剩下苏永福、苏永禄、高源、刘芳四人，在京住在大人衙内。

伍氏三雄在元豹山住了几天，想要回南，在邱成跟前告辞。金眼雕送了五十两盘费。三人离了元豹山，顺着道路前行，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一日来到新保安地面，正在茶楼吃茶，只听喝茶众人纷纷议论。大家齐说：“咱们这个地方，老爷倒是清官，自到任以来，断事如神。不幸这地面出了这无头命案。北新庄花得雨侍妾金娘与进财通奸，无故被人杀死，把人头挂在大道旁柳树之上。他家中有人呈报当官。老爷验尸回头，一无凶手，二无对证，正说咱们这里两个班头陈清、冯玉都是久惯办案之人，为这件事甚是为难了。”内中就有人说：“杀人的这位倒算是惊天动地的英雄，杀的是奸夫淫妇。”众人喝茶说闲话，三爷伍芳说：“大哥二哥，提起这段事情，我还没对二位兄长说。那一日走到这里，我告便时，夜入北新庄，瞧见奸夫淫妇，不想我方到屋中，早有能人把他杀死，人头不见，今朝此事尚未完案，二位兄长想想此事应该怎样办理？”大爷说：“这件事你不知道是谁做的吗？”三爷说：“我不知道。

”大爷说：“此事那天晚上，是我把他二人杀死，将人头挂在树上。这场官司我还得打，你们哥俩回河南三仙庄，家中有事全托靠你二人了。”三爷说：“起意是我起的意，这场官司我打了，你二位兄长回家。”武元说：“大哥、三弟都不必争这件事，理应该我去，你二人回家，我替兄弟哥哥打这场官司了。”说着话，给了茶钱，下楼奔二府同知衙门。

伍大爷、三爷跟随在后，来到班房之中，说：“哪位头是该班？”过来两个班头，陈清、冯玉说：“我二人是这里班头。”大爷说：“北新庄杀死两条人命的是我。”二爷说：“北新庄杀死二人是我。”三爷也说：“是我。”两个班头知道这三位都是侠义英雄，连忙问贵姓。大爷说：“姓任，这是我两个兄弟，任二任三，你到里面回禀老爷。”陈清、冯玉连忙进去回禀二府同知法福礼：“来了三个投案打官司的，乃是亲兄弟三人，任大任二任三，大爷也认凶手，二爷三爷也认凶手，老爷酌量办理。”法福礼乃是清正之官，一听此言，吩咐升堂。两班吏役答应伺候，吩咐：“将任大任二任三带上堂来！”外面一声答应，将伍氏三雄带上堂来，跪倒向上磕头。法福礼望下一看，见三人都是虎背熊腰，威风凛凛，带着一团雄壮之气，不像行凶作恶之人。做官之人讲究聆音察理，鉴貌辨色，一见伍氏三雄就知道是侠义英雄，往下问道：“你三人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因何在北新庄一刀连伤二命？从实招来；”伍大爷说：“我河南人氏叫任大，只因那一日夜过北新庄，听人传言奸夫淫妇奴仆欺主，以小犯上，我自幼授过异人法术，夜入北新庄杀死奸夫淫妇。听说老爷捉拿凶手，特意前来投案。”武元、伍芳也是这样说法，老爷吩咐：“暂且把他们三人看押起来。”老爷本是清官，见三位义士前来投案，有些爱慕之心，暂且退堂。

不言伍氏三雄在这里投案。且说三仙庄伍大爷家中石氏算着中秋节丈夫同二位兄弟该当回来，至今不见音信。同贾氏正在思念之时，外面家人通禀：“舅爷来了。”石大奶奶问说：“哪位舅爷？”家人说：“三杰村碧眼金蝉石铸。”大奶奶说：“请进来。”石铸到了里面给姐姐行了礼，见过贾氏，说：“我姐丈上哪里去了，他三人至今怎么还未回来。”石氏说：“你姐丈同他二位弟兄被大同府元豹山金眼雕邱成约请到剑锋山捉拿焦振远去了。”石铸说：“我久闻金眼雕之名，未能见面，小弟明天去，问问姐丈消息，访访金眼雕。”石铸吃完饭归家。

本来石铸跟着伍大爷练了一身好功夫，杆棒一条，拳脚精通，正在年轻英勇之际。由打家中带子盘费，要访访金跟雕。这个人生平并未遇见过敌手。这日由家中起身，在路上无话。那日到了京都，住了两天，出离德胜门。就听众人纷纷言讲钦差彭大人剿拿画春园剑锋山回都，保众人升官，大人升了兵部尚书。石铸一想：或许我姐丈在元豹山住着，亦未定。想罢，说：“我到大同府细细打听。”这才顺大路往前走。这一日到了保安州地方，在茶楼之上吃茶，听人纷纷谈说：“此地出了奇巧新闻之事，北新庄夜内捉奸杀死奸夫淫妇，一月之间凶手无获，忽然来了三个人，自行投案，姓任乃是亲兄弟三人，哥哥也要认，兄弟也要认，彼此争竟。”石铸一闻此言，就知道绿林侠义所做，可惜我不认识这三个姓任的，莫如今天我到衙门探探监，交交这三个朋友。吃完酒给了钱，下楼够奔二府同知衙门，一到衙署门首，说：“哪位头该班？我来瞧那任大任二任三。”班头说：“你贵姓？”石铸说：“我叫任四。”陈头也是好交友的人，见石铸也是外面朋友，说：“任四爷，跟我来。”一同来到班房，嚷说：“任大爷！你三位的兄弟任四

爷来了。”伍氏三雄一听就一愣，心里说：我等在此投案是隐姓瞒名，自称是任大任二任三，今天怎样又来了一个任四，万想不到是谁。告诉陈头说：“有请。”石铸打外面进来，伍氏三雄倒吃了一惊，石铸这一来，闹出一件惊天动地之事。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八回

天子行宫失玉马 邱成投书三杰庄

话说伍氏三雄一瞧石铸由外面进来，就知道他这人脾气不好，怕他闹出意外事情。石铸过来见礼，见左右无人，说：“你三位被邱爷所约，办理正事，因何来到这里，遭这样官司？”伍显说：“我告诉你罢，这件事是我干的，他二人要替我打这样人命官司，我焉能够应允？叫他二人回去，他二人不听我话。我告诉你，人生天地间，要轰轰烈烈作一场，也不辜负此生。我虽身受国法，这是英雄所为，你已跟我练了一身功夫，日后作事也须象我这样，我虽在九泉，也不枉你跟我练了一场。”石铸说：“这件事头一个是彭大人的不对，第二就是邱成，他明知竟会不管。我走了，你兄弟三人只管放心，我先把彭大人告下来，然后我斗斗这金眼雕，我瞧他是何如人也。”伍氏三雄说：“你千万使不得，这件事是我三人自愿投案，彭大人并不知道，也不与邱大哥相干，你回家罢。”石铸给三人买了些点心，留下银两告辞，说：“我这一去，只管放心，过了半月，你三人官司就算完了。”说罢出了衙门，顺着大路回了北京，在前门外西河沿高升店内一住。此时康熙老佛爷驾往京西海甸住了几天，圣驾往热河打围，带了随行保驾，文武百官。那日驾临避暑山庄，行宫之内。晚膳后，圣主乃有道明君，法

尧舜之道，无事写字看书。伺候圣驾是梁九公、莫珠、侍御小太监十数名。天有三更，圣驾安歇。

次日天明，康熙老佛爷于安乐宫内，失去了圣上心爱之物：九点桃花玉马。在砚台之下，有字柬一纸，早有人进呈。万岁爷闪开龙目观看，上写了八句诗是：

子民斗胆犯天颜，跪叩当今圣驾前。
邀请三雄捉五鬼，事毕遭屈在保安。
忠臣不做忠臣事，豪杰一怒到金銮。
行宫盗去桃花马，绰号人称碧眼蝉。

康熙老佛爷看罢，龙颜大怒：“这九点桃花玉马，乃是朕的心爱之物，竟有贼人胆大，把我的文玩盗去。”圣上有旨意下：朕行宫失去九点桃花玉马，交兵部尚书彭朋即时拿获，连贼人所留字柬一并发抄。书中交代：这九点桃花玉马乃是外国进来的贡物，却是羊脂白玉，上有九朵粉红桃花，康熙老佛爷用他作为笔架。故此今朝失去，心中甚是不乐。这道上谕一下，彭大人回京，先调高源、刘芳、苏永福、苏永禄四人来在大人宅内，说：“你四人跟我当差有年，今圣上桃花玉马失去，你等可知道这贼是哪里人氏？姓什么？叫什么吗？”那高通海说：“大人明鉴，那盗玉马之贼留下诗句，说是‘伍氏三雄’，此事大人不必着急，我到保安探听回来，禀大人知道，那诗上有‘事毕遭屈在保安’之句。”大人说：“你既要去，我也不强留你，你诸事小心，我给你十两银子路费，你去罢。”

那高通海自京都起身来至保安州二府同知法福礼衙门，差

役人等都过去迎接。高老爷高源便问陈清、冯玉，方知道这里有北新庄刀杀奸夫淫妇一案，“有任大任二任三自行投首，我等都看是个朋友，满照应他三人，我先回禀我们老爷接你。”高源说：“我要见这三个自行投首打官司的，你去带我到那里。”陈清立刻带他到班房之中。高源一看，连忙过去行礼说：“三位叔父，因何在此？小侄前来有要紧事相求。”伍显问道：“高源来此何干？有什么要紧事，只管讲来。”高源说：“只因圣上在热河打围避暑，失去九点桃花五马，贼人临走留下诗八句，小侄现把诗底带来，三位叔父请看，可知盗玉马之贼是谁。”伍显接来一看，说：“高源不必着急，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小舅子石铸。这孩子好大胆子，真是新出犊儿不怕虎，他胆敢做这等惊天动地的事。”说：“高源你急速到元豹山找金眼雕邱成大哥，叫他写一封信送至河南嵩县三杰村，叫石铸带五马自行投首打官司。”高通海说：“就这么办，三位叔父只管放心，小侄回京，面见彭大人，求大人讲个人情，管保无事。”高通海说罢，出了二府同知衙门，慌慌张张也未向陈清告别，顺大路直奔元豹山。

非止一日来到元豹山，到了门首一叫，家人出来问：“你是谁？”高通海自通名姓，家人带他进去，见金眼雕邱成正同胜奎二人下棋。高通海上前见礼，在旁边恭恭敬敬一站，金眼雕说：“你坐下，来此何干？”高通海就把伍氏三雄在保安杀奸夫淫妇自首投案打官司，碧眼金蝉石铸盗去九点桃花玉马，在康熙圣驾前留下字柬，告彭大人。万岁降旨叫彭大人派差拿贼，大人派小侄到保安探问伍氏三雄，大爷伍显知是石铸，教我到元豹山找邱伯父，写一书信送河南嵩县三杰村，叫石铸带玉马投案打官司，一一述了一遍。金眼雕听罢，叫高通海先自回去，随即拿过文房四宝纸笺，提笔写道：

石铸贤弟台览，小兄邱成书奉，只因前番约请贵亲伍氏三雄捉拿五鬼事毕，自兄处告别归家。不料他兄弟在保安行侠仗义，杀死奸夫淫妇，自行投案。小兄一概不知，闻得贤弟气忿不平，很怪小兄知之不问。在圣驾前盗去九点桃花玉马，寄留字柬，真乃惊天动地之人。兄久闻鸿名，如雷贯耳，可惜小兄无福，未识尊颜。现在圣上派彭大人访拿盗玉马之人，想贤弟乃盖世英雄，理应随带玉马自行投案，令亲之官司。有小兄一面承当，勿劳挂心，后会有期，书不尽言。

书信写好，封叠起来，把邱明月叫来：“你带上盘费，这就起身够奔河南嵩县三仙庄，将书信交给你伍大婶母，转交石铸，听候回信回来。”邱明月答应，转身收拾行李，带上盘费，带了护身兵器，腰围杆棒，来到外面辞行。金眼雕说：“三弟，你我到保安探看三位兄弟。”随同邱明月一同下山。走在道路之上，胜奎说：“真是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石铸少年英雄做出这样惊天动地之事，就让身受国法，也落个千古英名。”说着三个人各施展陆地飞腾之法，转眼来到保安。邱明月先告辞去了，头一天住到昌平州，次日起身，一路晓行夜宿，道路之上无话。

这日来到三仙庄，到了门首，一见王伯燕提说下书信之事，王伯燕说：“二位奶奶全没在家，都住娘家去了，出这村头往南过了浮牛山，二里之遥就是三杰村，有一人姓石叫石铸那是我们大奶奶娘家，你上那里投递去罢。”

书中交代，碧眼金蝉石铸自盗玉马之后，带着玉马回家，将家中安置铁桶相似，静候彭大人派差拿他。高通海先由元豹山回去，自保安拿了伍氏三雄一封书信来到京中，面见大人，述说伍氏三雄在保安杀死奸夫淫妇，自行投案，盗玉马之人乃

是伍显内弟，碧眼金蝉石铸，住在河南嵩县三杰村。大人说：“高通海、刘德太、苏永福、苏永禄，我给你四人办一套文书，到嵩县把盗玉马石铸一并拿来。”四人遵命，带了盘费出了京都。高通海说：“咱们分前后队两拨去拿他。”苏永福说：“我跟刘德太二人前敌，我们哥俩先走，你们随后打接应。”刘芳、苏永福来到嵩县投文挂了号，也不要官兵跟随，二人来到三杰村。到了石铸门首，把刀拉出来，拍门叫喊：“盗玉马之贼，快快出来，我等奉大人堂谕，前来拿你！”只听得里面一声喊嚷，蹿出一人。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九回

苏永福途中遇挫 高通海访石探宝

话说多臂膀刘德太、苏永福二人来至三杰村石铸的门首叩打，说：“我二人是京都来的，特意来捉盗玉马之贼。”只听那里面一声喊说：“哪里来的小辈？在我门前吵嚷。”只见出来一人，苏、刘二人抬头一看，见此人二十余岁，身高六尺开外，穿一件青洋绉大褂，内衬蓝绸裤，足下青缎实棉帮抓地虎快靴，淡黄脸面，两道重眉，一双碧眼，神光足满，眼珠碧绿，白眼珠闪闪放光，准头端正，四字口，很透出雄壮之气。刘芳一瞧，就知道此人是外面的人物。刘芳说：“我姓刘名芳，这位姓苏，我二人跟随彭大人当差，我乃三等侍卫，他是京营把总，只因这里有一石铸，他盗了圣驾前九点桃花玉马，我二人奉彭大人堂谕前来办案。朋友，你何人？快通上名来。”站定这人，说：“我就是石铸，你们二位是办案的。不错，九点桃花玉马是我盗的，你们二人过来，把我抓住，我跟你们打官司。”苏永福一听，提刀上前，照石铸劈砍。那石铸一闪身，飞起腿来，把苏永福的刀给踢飞，一连环腿把苏永福踢倒，刚要捆，刘芳过来抡刀就剁。石铸从腰中拉出杆棒，一抖手把刘芳摔倒在地。苏永福提出刀来复又过来动手，亦被石铸扔倒，一连扔了七八个（石霍）斗，摔得二人晕头转向。石铸叫喊家人：“

六儿，拿绳子把二人捆上。”又说：“你们二位既来了，我早给你个收局。从公馆出来，在我这里住两天罢。”叫过几个家人把二人抬到西院。院中有个四方亭子，周围有栏杆，瞧着当中，其形象一眼井，井口上头有架子绳，有荆条筐，能往下缒人。下面是三间房，里面也有桌椅条凳，所用家伙俱全。他把刘芳、苏永福倒捆二臂，搁在荆条筐里，放下去。石铸在上面嚷说：“你们二位拿嘴把绳子咬开，渴了有茶，饿了有饭，闷了有骨牌。”

刘芳、苏永福到了人围里一瞧，围屏床帐，铺盖被褥，那边还有一堆小铜钱。苏永福用牙把刘芳绳扣咬开，二人对坐，面面相觑。

刘芳说：“咱们乃皇上家三品职官，石铸好大胆子，把你我放在人围里。”

苏永福说：“不要紧，咱后面还有接应。”二人躺在床上睡觉。

不言二位在人围被擒，再说高通海同着苏永禄来到嵩县，高通海眼珠一转，说：“苏二哥，咱们商量商量，是你拿贼我捆人，是我拿贼你捆人？”

苏永禄一想：高通海溜奸闷滑，我得留他的神，别上他的当。苏永禄说：“高老爷你的爵位大，你去拿贼，我来捆人。”

高通海说：“既然如此，晚上到三杰村，你房上给我打接应，咱俩分工罢。”

高通海一直扑奔三仙庄，来到伍氏三雄门首，叩打门环，只见里面把门一开，正是神偷王伯燕。高通海一见认识，过去

说：“王大爷！”赶紧行礼。王伯燕说：“高通海，你从哪里来？”高通海说：“我来投信。”王伯燕说：“三位奶奶都没在家，都在伏牛山正西石铸那里住着，你有什么事？”高通海说：“既然如此，我上三杰村，就不进去了，你老人家请回。”

高通海转步出了三仙庄，一直奔赴三杰村。来至村西头，见有几个庄农人正在那里闲谈。高通海过去说：“请问，有一石铸他在哪里住？”这几个人上下一打量高通海：紫花小褂，紫花布裤子，青洋绉套裤，紫布花袜子，青缎实纳帮皂鞋，穿着青洋绉大褂，说：“你从我们这里一直的往东，到了十字街西路，北大门就是。”高源说：“多承指引。”

他往东来到石铸门首，即上前扣了几下。门里边家人六儿连忙出来开门，说：“谁呀？”高通海说：“我叫高通海，来找石大舅，有书信一封。”六儿说：“先等等，我到里面给你回禀。”

此时伍大奶奶同着二位贾氏正在娘家，都在院中，正在闲谈。只见家人来报说：“外面来了一位姓高的，口称是来找石大舅。”伍大奶奶说：“请进来罢。”

六儿出去把高通海让进来，他把书信呈上。石氏一看，说：“你叫高通海，我看书信也就知道，我是二等侍卫，奉堂谕来拿盗五马之贼，这也不是外人。你石大舅出去了，等他来时，叫他跟你前往。”

高通海说：“你老人家给我引见引见，我也不是拿我石大舅，我是来请他老人家跟我前去到京都，我等自能保他老人家无事。”

伍大奶奶全都按子侄给引见，叫家人送过茶来。

正在说话间，石铸从外面进来，说：“姐姐，你怎么让进

一个狗杂种来！”伍大奶奶说：“你别胡说，这不是外人，是鱼眼高恒高大哥之子叫高源，现在乾清门二等待卫。有你姐夫的信，你只管前去进京，跟他打官司，不要紧，自有照应。”

高通海来给石大舅行礼，说：“咱们爷俩走罢，书房坐着。”高通海跟着石铸来到书房，二人对面落坐，吩咐家人摆酒。石铸说：“今天咱爷俩是尽欢而散，明天我跟你前去打官司。”高通海说：“那一来，舅舅你就成全了我了。”

石铸说：“不要这么叫。英雄无岁，江湖无辈，我不当你的舅舅，我怕挨得骂多。”

高通海说：“石大舅，爷俩不要开玩笑。”石铸说：“喝酒罢。”石铸安心要把高通海灌醉了，把他捆上装在人围里面。高通海也打算把石铸灌醉了，动手把他拿住省力。两个人都是暗藏诡计，彼此都不肯多饮，吃了几个满杯，二人就谦让起来。直吃到黄昏时候，石铸是酩酊大醉，说：“高源，你见过这九点桃花玉马没有？”

高通海说：“我并未见过。”

石铸说：“我牵来给你瞧瞧，叫你开开眼。”西墙有一个暗窑儿，外挡蓝布帘子，上下有搭子板。他一伸手拉开，拿出一个玉马来。高通海一看，是羊脂白玉的，上面有九朵桃花，粉红颜色。

高通海说：“拿过来，我瞧瞧。”伸手刚要去接，石铸一撩帘子，又搁在暗窑之内，把搭子板放下来。二人对坐，又吃酒，直吃到月上花梢，方才用完了晚饭。石铸说：“我也不进里面睡去了，咱爷俩都在这屋罢。”叫家人搬过二份铺盖，收拾好在顺前檐炕上睡觉。

高通海如何睡得着，尽惦记着玉马。天有二鼓之时，见石铸已然睡着。他慢慢起来，刚一下地，石铸说：“你做什么去？”

外头狗甚利害，你撒尿，我跟着你。”

高通海高：“我听外面有贼。”石铸说：“那么你上外头瞧瞧去。”高通海本想要拿玉马，见石铸一醒，也就改说外面有贼。石铸见他出去，也随后跟出来，说：“贼在哪里？”

高通海猛然想起苏永禄在房上等他，就说：“石大舅你上正房瞧瞧去，房上有一个人伏着。”石铸心里说：这里没闹过贼，贼人闻我之名，就不敢在我这里扰闹，我到房上瞧瞧去。

石铸上房一瞧，果然后房坡趴着一个人。心中说：高通海好眼力。一声喊嚷说：“好贼猫子，真乃好生大胆，到我这里扰乱。”苏永禄一瞧，吓得真魂皆冒，伸手提刀过来动手，被石铸一脚踢了跟斗。苏永禄说：“好贼，敢动你家老爷，我乃钦派差员苏二爷，特来拿盗玉马之贼，你胆敢拒捕。”

石铸把他拿住捆上，搁在人围之内，与刘芳、苏永福一同做伴。

石铸回到书房再找高通海，却踪迹不见。原来高通海见石铸拿贼，他进书房，从暗窑将玉马拿出来放在怀中，跳墙直奔嵩县衙门，心说：我虽未拿住盗玉马之贼，现把圣上玉马取回，也算奇功一件。自己越想越乐，总是我高源足智多谋。

天光放亮来到嵩县衙门，大摇大摆，心满意足，说：“该班的过来，快回禀你老爷知道，就说我是京都乾清侍卫老爷，奉彭大人堂谕前来办案，找回九点桃花玉马。叫你老爷派人给我护送。”

官人连忙往里回禀，知县立刻升堂，把高通海请进去，来到大堂，说：“既是上差到此，找回九点桃花玉马，拿来我看此物是从何处得来？”

高通海说：“你这地面窝藏盗玉马之贼，趁此派官人把盗玉马之贼拿来。”

知县说：“先拿玉马我看，少时我派差给你办案。”高通海伸手掏出玉马来，不看则可，一看呆可发愣。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高通海遇骗再访 毀来书石铸骂邱

话说高通海自怀中掏出玉马来一看，原来是个冰糖作成的假的，不是真玉的。知县说：“你可有办案的文凭？”高通海本来不懂官事，一听此言，他心想，我又无文凭，叫他拿住送进京，我更丢人。想罢说：“我给你拿文凭去，在我伙计手内拿着呢。”知县说：“你冒充差役，扰闹本县公堂，来人！先把他拿住，然后再细细追问。”

高通海飞身蹿上房去，越想越生气，复又来至三杰村。先到村外隐住身形，候到天黑夜晚，他立刻来到石铸门首，他一想，我们来了四个人，那三个至今也不知怎样？我何不把石铸家人拿住一个，一问便右。”想罢，由房上跳下去，把六儿吓了一跳，说：“哪位？怎么从房上跳下来呢？高爷你快走罢，昨天我们大爷说，你是一个办案之人，你不讲交情，夜内不留神，让你把玉马盗去，今天你又来了，我家大爷要翻脸，可就把你拿住。依我说，你走罢。”

高通海伸手把刀一抽，说：“你一嚷我就把你绑上，我问你拿住哪几位办案差官”放在哪里？是死是活？说来我听。”

六儿见高通海手中拿着钢刀，说：“高老爷别生气，拿住几个人，都在后院那个人囤里。”

高通海把六儿绑上，把嘴堵上，把他搁在门房屋里头，将门带上，自己够奔后院，找着人囤，把荆条一拉，说：“下面你三人坐在筐内，我高通海特来救你等。”

下面刘芳等一听心中甚为喜悦，疑惑高通海把石铸拿住，大家有了出头的日子。高通海正在这里往上吊人，只听前面石铸赶到。高通海吓得往房上一蹿，石铸跟随在后，追出十里之遥，前面有一条河，高通海一想说：我将他诓在河里，可以将他拿住。石铸在后面紧紧跟随，刚到这条小河，听高通海说：“我不活了。”

石铸说：“你不用耍，你外号叫‘水底蛟龙’，焉有不会水之理，咱俩到水内比雌雄。”高通海在水内翻着二睛，看石铸要下水之时，怎样下法，见石铸翻身落水，在水面真象大活蛤蟆。高通海料想水力不能赢人家，自己由下边上岸，连夜逃回北京城。

石铸回到家中，自己主意立定，非把办差官都拿住，众人都不拿他，他自己出来打官司。在家中无事，也时常在外面寻访亲友。这一日，石铸并未在家，笑面虎邱明月拿着书信，来到门首。六儿自从吃了高通海的亏，石铸将他放开，他从此诸事留神，不敢大意。这日正在门房，听外面有人打门，六儿连忙出去开门一瞧：此人有四十余岁，长得虎背熊腰，黑膝脸膛。六儿说：“你姓甚名谁？找谁的？说来我给你回禀。”

邱明月说：“我乃大同府元豹山人，我姓邱名叫明月，我上三仙庄送信，听说伍大奶奶在这里住，我故此前来送信。”

六儿说：“你是面交，是我给你拿进去？”

邱明月说：“我见了婶母，面交。”

六儿转身进去，回禀伍大奶奶说：“有大同府元豹山邱明月前来下书。”石氏一听，连忙叫六儿请进来。一则打听丈夫官司消息，二则惦念兄弟盗玉马之事，这个乱子惹得不小。

六儿转身出去，把邱明月带进里面，邱明月先给三位婶母行礼，除三位婶母之外，旁边还有一位二十多岁媳妇，不知是谁。石氏说：“明月，我给你引见，这是你石大舅母。”

邱明月过来行礼，刘氏答礼相还。只听外面有人说话：“雕猫子来了，这个样是要找到门上，跟我斗斗。”说着来到屋中，伍大奶奶说：“兄弟，你回来了，别满嘴胡说，这可不是外人，明月过来见见，这是你石大舅。”明月知道这是碧眼金蝉，听婶母引见，连忙过去行礼，说：“石大舅，现有我父亲书信一封在此，一看便知。”

石铸接信拆开一看，把脸一沉，说：“邱明月，你们爷俩诡计多端，设局把我诓去，我不能上这个当。今天我先结果你的性命，然后等候金眼雕来，我二人比比雌雄，非见个高低不可。我姓石的不对，只因你们爷们先不对。拿书信约请至剑锋山捉拿五鬼。事情给你等办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姐夫在保安遭屈打官司，你们爷们知之不管，我一怒才盗了九点桃花玉马，彭大人派差官不能拿我，你又拿书信诓我来了。”说着话到外面把大衣裳一摔，拉出杆棒要跟邱明月动手。

伍大奶奶一瞧，气往上冲，说：“石铸，你可要反？你要这么不懂情理，我就一头撞死。”石铸用手一指，说：“姓邱的，在我家既不能动手，由我这往北，有个伏牛山钓鱼台，我在那里等你。去者是英雄，不去是鼠辈。”

邱明月把眼睛都气直了，被二位贾氏拉住，他不能动粗鲁。听石铸说上伏牛山等候，邱明月说：“很好，你等我，哪个怕你不成！”说着话，石铸头前去了。伍大奶奶说：“明月，你

可不能，你石舅年轻，你得容让他。他将书信扯碎，你回去罢，早晚必有官人拿他。”明月说：“好，婶母，你只管放心，小侄男绝不敢做无礼之事。三位叔父在保安遭官司，我父子实不知道，后来是高通海送信，我父子才知信息。我父连夜够奔保安州，派我拿书信前来，叫我唤石大舅到都中，有我胜三叔，面求彭大人，保着无事。”

伍大奶奶说：“贤侄，请回罢，我也不留你。”叫家人送上五十两盘费。邱明月说：“婶母，我这里盘费足足够用，我要走了。”

邱明月出了三杰村，走了四五里，眼见有一道山岭，半山坡有一块平地，四外有七八十棵松树。邱明月非从此地走不可，方才走进树林，只见石铸手提杆棒过来说：“邱明月慢走！石大爷在此等候多时。”邱明月一瞧，气往上冲，从腰中拉出杆棒，说：“石铸，你真欺我太甚，你打量大爷是怕你了。”石铸说：“你既不怕我，小辈，拉兵器过来，姓石的我扔你一个筋斗！”邱明月赶过去，方要动手，只见由正南伍大奶奶坐着爬山虎，手拿一把剑，说：“石铸，你要一动手，我就自刎。”

石铸最怕他姐姐，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姐姐长大成人，这身功夫又是跟姐丈练的，一见姐姐要自刎，吓得他颜色更变，说：“雕崽子，你回去告诉老雕，我姓石的要斗斗他，他若敢来，我把翎毛给他拔来做扇子，再挖了他的雕眼，就怕他不敢来。”

邱明月说：“好，你等着罢，不上一个月准来找你。”石铸说：“我等他一个月，如他不来，过一个月，我去找他。”本来他石铸一身功夫，未遇见过敌手，正在血气方刚之际。邱明月听了这话，气得浑身立抖，下了伏牛山，认上大路。

在路上晓行夜宿，那一日到了元豹山，方才一到厅堂，见

胜奎同他父亲吃茶。

书中交代，这番二位老英雄到了保安州，来到同知衙门见了伍氏三雄，问明他等所做之事。胜三说：“不要紧，倒是石铸这件事不好办，他偷盗万岁物件，就应该充军，他还敢在圣驾前留下无名字柬，今已然遣邱明月致书信去叫他，他只要带玉马前来，我求彭大人从轻办理。胜奎在保安州有钱铺绸缎店，把那里执事掌柜的叫过来，立了一个折子，在那里使钱，衙门里外上下俱都托好。”

他二人告辞，回了元豹山，静等邱明月回来，听候消息。这日邱明月从外面进来，先给二老行礼。邱成问：“石铸见了书信，他与你说些什么？”邱明月就把石铸所说之事，一一从头至尾述了一遍，金眼雕一闻此言，气往上冲，要上河南找石铸，箭打碧金蝉。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一回

钓鱼台二雄约会 中诡计胜奎遭擒

话说邱成一听邱明月所说，气得须眉皆张，说：“我要不找他，不是英雄。”胜奎说：“兄长暂息雷霆之怒，那石铸乃年轻无知之人，他未必知道兄长利害。”

金眼雕性如烈火，并不答话，转身到里面，带上盘费、随换衣服，下元豹山够奔河南嵩县找寻石铸。胜奎连忙追赶，到了胜家寨，带上镖囊，带上金背刀，连夜够奔河南。

非止一日到了河南嵩县，离三杰村二里地方，有一镇店叫“清化镇”，西头路北有一德胜店，胜奎住了北上房，净了面，吃了茶，问伙计说：“这三杰村有一碧眼金蝉石铸，你可知道？”伙计说：“知道，乃嵩县有名人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老人家贵姓？找石大爷有什么事？”胜奎说：“来访问他，喝两杯茶，我就去。”

胜奎问明白道路，出了店门，一直够奔三杰村。来到十字街路北，到石铸门前，刚要打门，只见一人在门首，手叉着，自言自语：“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敢情就是这个金眼雕来找我家主人，他未必是我家主人对手。”

胜奎说：“石铸可在这里住？”

六儿说：“不错，你贵姓？找我家主人何事？”胜奎说：“我家住大同府黄阳县胜家寨，姓胜名奎，有个绰号人称‘银头皓叟’，来这找你家主人石铸，有几句要紧话说。”

六儿说：“我家大爷被朋友所约游山玩景去了。”

胜奎说：“我住在清化镇德胜店，回来叫他等我。”六儿说：“是了！”

胜奎转身回店，六儿回到门房，心想：“方才金眼雕来找，我刚给打发走了，又来了个姓胜的，这些人从来没有来过，我瞧着有点眼生，我们大爷回来，我得细细回禀，叫他早做准备。”

正在思想之际，就听外头嚷说：“石铸可在这里？我就是金眼雕。”六儿出来说：“还没回来，你去歇息去罢。”

金眼雕走后，只见石铸由对面回来，喝了个醉眼蒙胧，来到门首，说：“六儿，今天有甚么事没有？”六儿说：“方才有一个大同府元豹山邱成来这里找你三次，方才又有一个姓胜的，自称住在胜家寨，他叫胜奎。”

石铸一听，站那儿发愣，只见由打正西，胜奎复返回来。六儿用手一指，说：“这个就姓胜，大爷你瞧。”石铸一瞧，这人有七十余岁，白四方脸，慈眉善目，准头方正，四字方口，海下一部银须，身穿蓝绸衣衫，足下白袜云鞋。石铸此时酒也醒了，说：“来者莫非是胜家寨‘银头皓叟’胜三哥么？”胜奎说：“不错，你何人？”石铸道了姓名，说：“今天我已然酒醉，不能往家中让，有什么话明天在三杰村后有个钓鱼台，由辰至巳两个时辰，准时约会，不见不散。”胜奎说：“好，我就此告辞。”

胜奎回店，此时金眼雕已然安歇，胜奎并不知他住在西挂

院，胜三在屋中歇息，天至平西，金眼雕又至三杰村去找石铸，方到门首，只见家人六儿说：“我家主人留下话了，明天在伏牛山半山腰中有一块平地，天至正午不见不散，准时约会。”

金眼雕说：“好，这样我先在那里等候于他。”说罢转身就走。刚走到十字街头，见在一家店门首一群人围得风雨不透。金眼雕分开众人，往里一看，只见一个人约有二十余岁，生得虎背熊腰，正在那里练石头，这石头有二百多斤，众人围看呐喊，说：“这人力气不小，此人姓马行二，乃清真教的人，外号叫‘马二愣’。”金眼雕看了半天，练的无非是笨功夫，并无出奇之艺。金眼雕分开众人进去，大家一瞧：年有八十余岁，黑脸膛，须发皆白，二目神光足满，身穿白锦绸一件汗褂，青绸子中衣，白袜青缎足鞋，披着一件青洋绉长衫。金眼雕说：“你练的这石头有多重？”

马二愣说：“我这块石头二百四十斤，你这个年岁，趁早躲开，别碰着你。”

邱成哈哈大笑，说：“你所练无非是孩童玩意儿。”过去单臂将石头举起来。马二愣一看，惊得目瞪口呆，连忙问道：“老丈贵姓？”邱成说：“我乃大同府元豹山姓邱名成，外号人称‘金眼雕’。”

马二愣说：“原来是邱成老爷子，我常听保镖达官说你老人家威名远振，来罢，我给老人家磕头，拜为老师，你住在哪店里？”打发人把行李搬过来，把这上房收拾干净。邱成见马二愣很至诚，并无半点虚言，说：“派人把我包裹拿过来吧。”

晚上马二愣预备些羊肉，邱成吃了晚饭，告诉马二愣所练的软硬功夫、招数。马二愣说：“邱老爷子，我们这有一石铸，我总赢不了他。我二人先前很好，后来因练功夫练出仇来，他

说要叫我拜他为师，我又不肯。你老人家要是教给我练点真能的，我好出出这口气。”邱爷说：“也好，我明天先见见这位石铸。”马二愣转身出去，邱成安歇睡了。

夜晚无话。书中先表胜奎跟石铸定下约会，老英雄决定不失信，算计着要说合了事，别叫金眼雕与石铸打起来。一早在店里吃完早饭，心想，石铸他要是不听我，先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尝尝我这家传金背刀的厉害。想罢，带刀出了店，够奔三杰村，逢人便问：“钓鱼台在哪里？”有人指引他说：“在三杰村后面，眼前有一土堆，高有二丈，方圆有四五尺，周围有几十棵树，名为‘钓鱼台’。”

胜奎来到钓鱼台，上了土台一坐，瞧瞧倒也干净，就在大树之下将包裹放在地上，坐在包裹之上，等候石铸。约有两刻之工，只听那边有人答话，说：“一步来迟，胜老丈在此多有受等。”胜奎一瞧，石铸乐嘻嘻前来，连忙站起来说：“我今天来此，为你与金眼雕之故，此事皆由我的头上起，我要不拿活阎王焦振远，焉能请伍氏三雄，贤弟诸事皆不可认真，邱成来时，你赔个不是，带着玉马出去打官司，有我照应，决无死罪，要叫你受了委屈，也对不住伍氏三雄。”

石铸说：“你叫我跟你去打官司，还叫我给老雕赔不是，这是你出来说合事，我告诉你，胜三，姓石的我是个英雄，天塌了有地接着，脑袋掉了碗大疤痢，我既敢惹他，就敢会会他。你怕金眼雕，我不怕他。”

胜三一听这小子说话就讨人厌，莫若我今天不跟他善说，过去动手，将他拿住，然后再慢慢跟他细说。想罢，伸手将刀拉出来，长大衣服一甩，一摆金背刀，说：“小辈，三老爷没那些话跟你说，先把你捉住，送到当官治罪于你。”胜三乃家传八卦追魂夺命连环刀，一照面是八十一刀；不容人还手。当

年神镖胜英的刀法，就传过三个徒弟：大徒弟江南绍兴府人，人称‘飞镖黄三太’；二徒弟陕西长安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第三个就是胜奎，父传子授，焉有不尽心之理。当年神镖胜英就仗迎门三不过飞镖、甩头一子、八卦追魂夺命连环刀，扬名天下。今天胜奎施展出这路刀来，石铸如何能敌得了。石铸说：“胜老丈，别动手。我输了，我跟了去，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胜老丈乃是慈心的人，如何能斩尽杀绝，自己往圈外一跳，把刀法一收。石铸喘得顺头流汗，手拿杆棒，并无还手之力。瞧着胜老丈在那里站定，石铸乐嘻嘻过来说：“老头，真有你的。”往前一凑，抖杆棒就把胜奎扔了个大筋斗，把胜奎扔倒就捆。老头使了一路刀，本来气力不足，石铸把他稳住，他如何能防备？石铸说：“咱俩两不欠了，你赢了我，我也赢了你，谁也不算输。”扛起了胜三，够奔伏牛山寻找金眼雕。

书中交代，金眼雕在马二愣店内吃完饭，遛了个弯，一想：余年百岁，一世未遇见个敌手，听说这石铸杆棒是伍显教的，今天倒是我的敌手，我想个主意，不动杆棒把他赢了，方不负我一世英名。

老英雄出离了店房，计上心头，要赢碧眼金蝉石铸，必须这般这样，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回嵩县伍显待罪 伏牛山石铸隐身

话说金眼雕出离了清化镇，方到伏牛山，见来了一个挑水的，心中说：要赢石铸就在这挑水身上。把挑水的叫住，问：“你挑水一天能赚多少钱？是甜水苦水？是哪里挑的？”

那一挑水之人说：“我们这里都是井水，这水在此北边，龙王庙里头有井。”

金眼雕说：“给我挑两挑水，挑在伏牛山半山，有一块宽阔之地上，我给你块银子。”

那挑水穷人一听，乐得心花俱开，长这么大他没见过银子，听金眼雕说给银子一块，他连连答应说：“老爷子，你头里等我，这就到。”

金眼雕点头，来到半山平川之地，在树林找了一块干净地方落坐，金眼雕会练一宗避箭功夫，把水喝到肚腹之内，混元真气，把他托住，一张嘴，这股水力出来，最利害无比。金眼雕一想：我今天就拿这个赢他。”

金眼雕正在思想之际，见挑水的已然来到，金眼雕搬起水桶，喝了一气水，站起走了几步，把水滋出来，又照样三次，

告诉挑水的：“再挑一挑。”那挑水的不大工夫又挑了来，金眼雕给挑水的一块银子，约有二两多重，挑水的接过来，乐得欢天喜地。

金眼雕把水喝进肚腹之内，就见石铸扛着胜奎从半山坡而来，来至近前，说：“姓邱的，把你这拜弟交给你罢。”说罢将胜奎放下，过去先把胜奎绳扣解开。胜奎站将起来，含羞带愧。邱成一瞧，气往上冲，本来老头子脾气就暴，说：“好一个蛤蟆崽子，邱大爷今天把你拍岔块了。”石铸抖杆棒过去，想要把邱成扔个跟头：我石铸天下可称第一，总算是他的心高气傲，眼空白大。邱成说：“你先站住，我要跟你一般一配，动手赢了你，不算英雄，把姓邱的一世英名丢尽，像你这个能为，还搁不住我一口吐沫。”

石铸一闻此言气往上冲，说：“好一个老雕，你不用拿这些大话激我，你赢了我石铸，我打这儿甘拜下风，跪倒给你磕头，拜你为老师。”邱成说：“好，我在这里站着，你过来便使十杆棒，兜我筋斗，我给你跪倒磕头。”石铸赶过去一抖手，照老雕就缠，老雕一使千金大力法一站，石铸使尽平生之力，兜不动邱成。石铸心中仍然不服，一连几下都如是。金眼雕往旁边一闪，石铸要往前蹿，邱成说：“石铸，你站住，我一口吐沫要碎不倒你，算我输。”

石铸想着这回金眼雕是大力士话，凭他这么大人，一口吐沫啐个跟头，这不是瞎话么？焉想到金眼雕把这一股水存在口内，照定石铸面门一张嘴，白亮亮似水箭相仿，正打在他面门之上，石铸翻身倒地。邱成想：我要拿他到京都完案，这样他还跑得了么？想罢，就要去拿他。胜奎说：“大哥不可，随他去吧。”说着话，二位老英雄转身下了伏牛山，刚要往前走，只见从那边来了挑水之人，邱成一瞧，正是刚才那挑水的。金

眼雕把挑水之人叫住，说：“你把树林之内躺着那个人扛到三杰村石宅。”挑水之人说：“我认得。”金眼雕给他掏出二两多银子，那挑水之人接过银子，找地方把水桶存起来，把石铸背起来够奔三杰村。

邱成同胜奎回到店中，算清店帐，歇息一夜，次日起身，在路上无话。这一日来到京都地方，住在西河沿高升店。次日换上衣服，同胜奎找彭大人住宅。到了门房，有人往里回话。彭公正在书房之内，听见胜奎同金眼雕邱成前来，连忙吩咐“有请”。

此时高通海早已回来，彭大人正为石铸这一案不能回奏而发愁。听说胜奎同邱成前来，连忙派人请到书房之内，二人见了彭公施礼。彭公让二位坐下，说：“二位义士，从哪里来？”邱成把上河南之事细说了一遍。彭公说：“本部院正为盗玉马之案不能复奏而着急，二位义士有何高见？”胜奎说：“要拿石铸，大人必须递折子奏明圣上，由保安调来‘伍氏三雄’，叫他带着内大班去河南，可以顺便把他拿来，派别人去是枉费跋涉。”

彭公一听此言，深以为是，先派人摆酒，款待胜奎邱成。次日，大人递折子，提说盗玉马之贼，有伍氏三雄知情，可以派人先调伍氏三雄，然后派内大班，跟随至嵩县办案。圣上准奏。这天派内大班汤文龙、何瑞生押着伍氏三雄前去办案。

这日由京都起身，晓行夜宿。这日到了三仙庄，一打听，石铸此时正在家中养病，自从被邱成打伤身体，此时尚未养好。伍氏三雄这才够奔三杰村。这天来到三杰村，一打门，六儿出来，大爷说：“你家主人可在家？”六儿说：“在家。”

伍氏三雄这才够奔书房。来到书房门外，说：“石铸，你做的这个事，真是目无王法，我特来拿你。”及至掀帘子进了

房中，见房中无人，连忙把六儿叫过来，问：“你说你家大爷在书房，此时哪里去了？”六儿说：“白日就在这屋里睡觉、看书，小人此时并未见他，你老人家在前后各处寻找吧。”

到里面一见伍大奶奶，说石铸之事。伍大奶奶说：“他是在书房。”伍大爷说：“既然在书房，现在必是逃走了。”正在说话之际，只听家人来报：“石大爷到那边把二奶奶、三奶奶房中东西全给摔了。”此时贾国梁、贾国栋也都过来，向伍氏三雄说：“石铸在家中这几天，惹了什么祸，听说他后院有个人囤是什么？”

伍大爷把六儿叫过来说：“后头人囤收着什么？”六儿说：“后面有三位办差老爷，我们大爷把他们拿住，搁在里面。”

伍氏三雄赶紧到里面把三人救出来。一问刘芳、苏永福、苏永禄，才知道从前以往之事。贾国梁、贾国栋说：“既然到三仙庄把东西摔了，你我何不前去找？”

伍氏三雄带着二位班头、办差官前去捉拿石铸，方到三仙庄，只见王伯燕从里面出来，说：“石大爷走了，把二奶奶、三奶奶房中东西全给摔了。”伍大爷一想，他这必然是跑了，决不敢回家。

贾国梁、贾国栋说：“他跑了，我知道，他所去地方我都知道，我三人时常在一处，他这一走，必然是上青龙山、伏牛山两夹间，那里有座三清观，有一老道叫刘道元，跟他是口盟拜兄弟，他准住那里，别处不能去。”

伍氏三雄说：“咱们到家中歇息，回头找他去。”先叫厨子做点菜，哥几个喝点酒。刘芳、苏永福、苏永禄都是河南人，大家叙些闲话。正在说话之际，从外面家人来报，说：“石大爷跑到贾大爷、贾二爷家闹去了。”

众人一听，连忙站起来，回归三杰村，到了贾国梁、贾国栋家中一瞧。贾国栋之妻为人忠厚，平常与石铸论着叔嫂，也说一言半语取笑话。他把贾国梁之妻脸上抹了一层锅烟子，把贾国栋之妻捆在树上，剥去衣服。贾国梁二人气得半晌不能说话。家人说：“我等早说放开她，打完闹完了走了，说三更天见。还说为何你二人总是帮着众人拿他。”

贾国梁、贾国栋说：“我拿住他，焉能与他善罢甘休。”说：“今天晚上到伏牛山找他，他准在伏牛山，到那里就把他掏着。”

众人说：“也好。”气得伍大爷浑身直抖，说：“好，石铸，气死我也！自幼我教你武艺，叫你做正大光明事情，不想你任意胡为，惹下这等大祸，叫我跟着着急，我见着你，定与你势不两立，你们几位跟我来，先到伏牛山去找他。”

众人来至三清观，叩打庙门，里面刘道元出来迎接。一见伍氏三雄，连忙往里面让。大爷说：“我们倒不进去，石铸在这里没有？”老道说：“没来，石大爷这一向总没来。”伍氏三雄说：“既然如此，我等走了。”

候至天黑，众人复又来至三清观，把庙门一围，伍氏三雄踹墙进去，听石涛与老道说话，大爷一声喊嚷，石铸由后窗逃走。大爷赶紧就追，石铸一低头打出紧背低头锥。只听大爷“哎哟”一声，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三回

擒石铸巧设哭丧计 结金兰故友欣相会

话说伍氏三雄追赶石铸刚出三清观不远，石铸一回身，照定伍大爷颈嗓咽喉一紧背低头锥，只听“哎哟”一声，伍大爷翻身栽倒，后面众人说：“好，石铸，你把姐夫打死。”各摆兵刃往前追。石铸日行千里，脚底如飞，再说这边道路也熟，众人如何追得上？武二爷回来把大爷扛起来，回归三仙庄。

先派人把伍大奶奶接回来，说：“大爷被石铸打死了。”伍大奶奶回来一瞧，伍大爷挺在床上，摸摸身上冰凉，伍大奶奶放声大哭，口中不住骂石铸，赶紧派人到外头弄了一口棺材来。贾国栋、贾国梁立刻去修棚，搭上白棚。武元、伍芳找和尚念了二天经，一家人穿白挂孝。三仙庄无一方不叹息，轰嚷动了石铸。他在庙里与老道说话，听他姐夫一叫，他一害怕方跑，他姐夫一迫，他冷不防一锥，也没想到把他姐夫打死，听伍芳说他把姐夫打死，他还不信。候至天光大亮，自己改换衣服来到三仙庄。在村口一探听，见有人三三两两坐在一处说闲话，说：“伍大爷在此庄中居住多年，没得罪过人，平生所学能为，传授他内弟石铸。石铸盗了玉马，惹下大祸，他姐夫来拿他，被他一紧背低头锥打死。今天家中办丧事。石铸这厮是

丧尽天良。”

石铸一闻此言，五内皆裂，心中一想：我姐夫真死了，这件事我可是落了千古骂名，我得亲身前去吊孝，我在姐夫灵前痛哭一场，然后我拉刀一抹脖子。石铸想罢，说：“且慢，我姐夫诡计多端，怕他其中有诈，我得访查真了，别中了他的计，先回三清观，换上衣服改扮行装，我再细细访知，如果是实，我再不去迟。”

石铸到庙内，换了一身衣服，复回三仙庄，在伍大爷对过有个茶馆，拿手帕把脸一蒙，怕人认得他，进了茶馆，倒了碗茶，趴在案上，偷眼瞧伍大爷门口，正在搭鼓手棚，听见众喝茶之人也提说这回事，说石铸丧尽天良，怎么不是东西，不该做出这无情无义之事。

开茶馆的掌柜的姓杨名泰，人爱说爱笑的，跟石铸素常也玩笑，听众人这里说，他答了话，说：“石铸做出这件事情来，人人骂他，我见他给他起个外号叫‘贼兔子’。”石铸听见一声没言语，站起来就走，来到姐夫门口，推门进去。到了院中一瞧，棺材在那里停着，一进门放声大哭，说：“姐夫，我石铸并无心把你打死，你老人家一死，小弟决不活着，我要活着，落个骂名千载。”正在哭得悲痛之际，棺材盖一起，伍大爷蹿出来，把石铸揪住。

书中交代，此乃是伍大爷见石铸狡猾，自己翻身栽倒，武元、伍芳过来，大爷低言告诉武元、伍芳：“你二人就说我死了，从此我闭气装死，可以拿他。”伍芳、武元这才大嚷：“伍大爷死了。”为叫石铸听见。贾国梁、贾国栋一概不知是诈，连伍大奶奶家中女眷都不知道伍大爷是假死。

今天石铸一来，伍大爷由棺内蹿出，将石铸揪住，石铸说：

“好，你们这条计策真高，官司我打了，叫汤文龙拿家伙把我锁上。”

何瑞生说：“贤弟何必锁上，你跟我们入都打官司不就得了么？”

伍显说：“石铸，我给你引见，这是汤大哥、何大哥，当年也是绿林朋友，现在京都充当内大班，奉圣旨押着我三人前来拿你的。这都是自己兄弟，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方是朋友。我三人打这场人命官司也是自行投案，就是身受国法，死在云阳市口，也是自作自受。”

石铸说：“姐夫既然说到这里，我做这件惊天动地之事，也为留下英名流传后世，虽刀斧加头，我并无半点惧色。咱们今天就此起身，我姓石的决没有儿女情长，家中事情自有人照应。”

伍氏三雄一听，说：“很好，汤二哥把家伙给他带上。”

石铸说：“你们几位跟着我，到对过茶馆拿点东西。”众人跟随一进茶馆，石铸说：“杨泰，我盗来九点桃花玉马交给你了，拿出来跟我打这场官司。”杨泰一听，唬得颜色更变，浑身直抖，说：“石大爷别玩笑，我何时见着你的九点桃花玉马？”

伍氏三雄也知道他是好人，决不能做这个事，说：“石铸，这是怎么回事，你不要诬赖好人。”

石铸说：“我实实在在把玉马交给杨泰收藏的。”吓得杨泰给石铸跪下说：“石大爷，我从此再不敢与你老开玩笑，你饶了我吧。”

石铸说：“饶你也成，把你媳妇叫过来，给我个乖乖。”

杨泰是新成的家，媳妇长得还不错，要不这么办，真得打官司。就知道刚才说话被石铸听见，石铸这个人说得出来行得

出，莫如跟媳妇商量，给他一个乖乖，完了这回事。杨泰说：“石大爷，我去叫她给你乖乖。”站起就走，到后头跟媳妇一商量，媳妇不愿意当众受羞辱。杨泰出来又给石铸跪下哀求说：“石大爷，我说错了，你老人家再骂我几句。”

石铸哈哈大笑，说：“杨泰，我叫你认识认识我，背地里不准骂人。”

说罢出了茶馆，带着众人到了三杰村，把玉马取来。今天天色已晚，大爷都住在伍爷家中，贾国梁二人告辞回家。伍大爷晚上把石氏叫过来，对坐谈心，说：“娘子，我和你是半世夫妻，总算和美，我这一入都中，吉凶未定，你我从此分手不定，再想相见不能。倘若我死之后，你同弟妹两个，千万要和美度日，不可争闹。”

石氏说：“丈夫请放宽心，贱妾所不放心的就是丈夫和石铸。你二人所做这几件事，都是有名盗案，罪在不赦，倘若彭大人不念前情，你四人准有性命之忧。”

伍大爷说：“凡事皆由天定，不由人算。我此去如京中平安，不到一月之内，自有回音。”说罢安歇。

次日净面吃茶，在书房之内叫进王伯燕来。伍显说：“王大哥，你我是孩童厮守之交，我三人此去凶多吉少。国有王法，律有明条，杀人偿命，我等倘若身受国法，你在家中多多照应。”

王伯燕问道：“何瑞生大哥，在京中神力王府，有咱们一个朋友‘飞天豹武七鞑子’，现在京中做什么事？”

何瑞生说：“飞天豹武七鞑子前在老王爷府中，作了庄园处总管。后来得了一场病，在家里教了个小徒弟，叫费得公，练得很好。就是相貌长得太凶，怕后来不安本分。现在他移居京东三河县伍家瞳，他算是王府的皇粮庄头。京中老朋友死了

不少，前门外大栅栏开局子的柯云龙柯二哥也死了，西霸天飞天鹞子贺兆雄也死了，真是不堪回首忆当年。”

王伯燕说：“你哥俩京都熟悉，伍家贤弟到了京里，多多照应。”

汤文龙说：“彼此都是自家弟兄，何劳叮嘱。想当年你我在山东德州鏖打窦尔墩之时，都是少年英雄，直至如今，须发皆白，正应了古人那两句话‘同学少年皆不见，厚禄故人书断绝’。”

正说话间，厨房摆上饭。大家吃完了饭，把车套上。石铸与伍氏三雄仍然便服打扮，家伙搁在车上，到京都再带众人。由打三仙庄起身，晓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来到京都，到了彰仪门，伍氏三雄说：“绕道走平则门，我去瞧个朋友。”

众人坐着车辆来到平则门外，路北有一座黄酒馆，字号秘香居。伍氏三雄说：“咱们把家伙带上。”跳下车来，进了秘香居。群雄要大闹秘香居，龙虎风云会。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施善意反惹祸端 救危难足证侠义

话说伍氏三雄来到秘香居黄酒馆门首，忽然跳下车来，想起一事，各带刑具，进了酒馆。

书中交代，内有一段隐情。书有明笔、暗笔、伏笔、倒插笔。这秘香居掌柜的姓武名登科，原本是东华门外金鱼胡同住家，父母在日，以在苏、杭贩卖绸缎为生，在前门外鲜鱼口，开了一座德昌泰绸缎店。武登科娶王氏，乃是崇文门内苏州胡同珠子王家女儿，夫妇两个，自父母死后，就用着数十个男女家人。武登科念了数年书，下了两次场未中，也无心求取功名，就在家中安度岁月。这一年冬至月天气，吃完早饭，自己也没坐车，信步游行。出了前门，天气甚是寒冷，滴水成冰。来至前门外桥头，见有几个穷人，蹲在地下斗骨牌。武登科站在一旁，瞧这几个人，身无棉衣，甚是寒冷，自己看有多时，问道：“你们几人，天气这样寒冷，为何还要在此地赌钱，太不知事务。”

这几个穷人一瞧，见武登科年约二十有余，白净面皮，俊品人物，头戴皮貂帽，身穿库灰宁绸孤皮袄，腰系洋绸褡裢，

外罩一件天蓝宁绸，猢猻狻皮马褂，紫宁绸灰鼠皮套裤，足下白袜紫宁绸镶锦鞋。这几个穷人一看，知道这是一位富家子弟，连忙说：“大爷有所不知，我们这几个人并不是好赌，皆因身上无衣，肚中无食，这样天气住伙房小店都没钱，我们这几个人拿这副骨牌，在这里解闷，把冷饿就全忘了，哪里能够象大爷天冷多穿两件。”

武登科一听，说：“你几个人为何不想营业？都是二、三十岁，正在年轻，何必冻饿而死？”

这几个人说：“要有三千两吊的，护护身体，可以寻亲访友，找个正事。”

武登科说：“每人我给你们两吊钱，跟我拿去吧。”这四个人说：“谢过大爷，不知大爷贵姓？”武登科自通住处名姓，带着那四个人来奔德昌泰。走在半路之间，那前门外穷汉甚多，一见这四人跟随着个富家子弟，问明是武大爷舍钱，全都欢喜。武登科到了铺子门首，说：“你几个人站住，我叫人给你们钱。”那些穷人说：“怎么给他等钱，不给我们呢，舍钱还挑人舍哩。”武登科一听，说：“不要嚷，每个人给你们两吊钱。”叫铺子先生开付。

书中交代，这武登科乃是未受敕封的武显财神的王位，本来就挥金似土，仗义疏财，这德昌泰门外穷人堆满，越聚人越多，还算这个绸缎店中先生有算计，就点点人数，先给个字条儿，后来领钱，共合五百八十七人，每人给钱两吊。武登科在铺中吃了晚饭。直到了三更天，穷人尚未散去。武登科无可奈何，说：“明天再放，铺子已该上门。”好不容易把穷人赶散，铺子上门。

次日天光已亮，穷人围满，真是善门难开难闭。武登科由铺中坐车回家，众穷人跟到金鱼胡同堵着门口，直嚷直闹。武

登科打发家人去告诉：“别嚷！来了多少人？每人给你们两吊钱。”家人查点数目，照数放了。次日穷人比先更多，舍了不到半日，把一座德昌泰绸缎铺也卖了。后来把家中囊内所存财物全折变尽了，不到一月之间，家中四壁皆光，落得一无所有。夫妻对坐闲谈，说：“明天穷人又来，该当如何？”王氏说：“我有个主意，明天来了，就说五天放一回，今天来了一概不给。”

到了第五天，武登科又把家中房屋变价，又舍了二三个月，就剩自己住的这处房子。他又来了表兄，叫赵得福，原先在钱铺做买卖，后来铺子关了，改行跟官，跟一个姓庆的乃是织造，在外头几年很不得意，姓庆的被弃，他回来是一无所有。这天来找武登科，一见武登科放声大哭，说：“兄弟你得救我，现在我身上无衣，肚内无食，一无所有。现有朋友给我荐举事，在白大人那看门房，这个事可以熬得出头来，我得要一百银子，兄弟你得救我。”

武登科说：“我这两天正为难，家里一无所有，产业都被我舍了，我身底下这处房有红契，你拿去押去吧，你使一百，剩下给我。”

他们对过住着一家街坊姓勾，家里开南纸铺，很有些存项，房契在对面押了一千两，他表兄拿了二百两，给他八百两，临走说：“兄弟你等着，我发了财必定还你。”赵得福走了，他又舍了两天，钱又没了。

大奶奶到娘家，见了二位哥哥，说：“家中有急用项，暂借二三百银子。”他哥哥说：“是三百还是二百？”姑奶奶从没张过嘴，王氏娘子本来是闺门中弱秀，听哥哥一问，脸就一红，说：“哥哥借给多少是多少。”大爷叫帐房赶紧给移三百两银子来。留姑奶奶吃完了饭，送王氏回家，把银子带在车上。

武登科一瞧，借了银子来，这才不发愁了，叫家人搬在钱铺合钱。次日一舍就完。

王氏这天与武登科谈心说：“借了钱一舍就完，下一回该当如何？”武登科说：“我跟他们说没了，他们都不信，大家齐呼我财神爷，下回你再到你娘家去备。”果然又到舍钱日子，又让王氏借了一百银子来，如是者三次。到第四次又去借，王大爷说：“姑奶奶我供不起你，你们家里三四十万银子都舍了，你又坑害我来了，没钱！”

王氏一气，赌气回家，对着丈夫一学说，武登科一想也对，自己没钱，舍使人家的，指望拿什么还？次日穷人来有一千，武登科出去说：“我实没有钱了，众位不信进来看，等着我再有钱再舍吧。”央说半天，有那善心穷人就走了，那恶心的穷人，口中直骂。武登科晚上到对过的勾宅，将自住的五十余间房屋卖了三千两，除去一千一百两赎押契，还了岳父家一千两，剩九百两之数，夫妻两个赎赎当，把众家人辞退，每人给银十两，慢慢谋事。夫妻搬在京西离城二十里，他家坟地就有看坟的，单有一处阳宅。把看坟的挪在别处住，自处置了些粗糙应用物件。这房是北房三间，东西各有配房三间，都是砖瓦，倒也齐整。看坟的姓赖叫赖天生，素日就不法，时常偷卖树木，祭田有二亩，也给他卖去了。本来武登科自幼就不懂得营生，坐吃山空，自五月节后搬出城来，住到过八月节，把这点余资花有一半。

这一天，夫妇因多吃两杯酒，睡沉了，次日起来，所有银钱，钗钏、首饰、衣服被贼人挖了个窟窿盗去了。夫妇彼此埋怨，并无一点主意，天气眼看寒冷，夫妻两个度日如年。他这些财物并非外人偷去，乃是赖狗儿耍输了，看他主人老实，他夜晚挖窟窿，盗去财帛。武登科无法，到九月时候，想起他表

兄，何不进城去找找去？

次日告诉大奶奶找物当了作盘费，进城去找赵得福。王氏还有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褂，也不过当了三四百钱。武登科家中早饭是碎米稀饭，饭后，拿起小包裹够奔平则门，进了城，一打听，这白大人住在后门外金丝套胡同，由西四牌楼往北，到了金丝套胡同，一瞧路北大门，里头挂着许多官衔牌，到门房说：“辛苦你，我找赵二爷，劳驾把他叫出来。”众人说：“你等等吧。”

不多一时，赵得福从里面出来，人也改了样，衣裳也新鲜，人又白又胖，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一见武登科，说：“兄弟，你来了，今天我忙，跟大人上衙门，你搬到哪去了？我总没见着。”武登科说：“搬在京西坟地里住，剩了几个钱都丢了。”赵得福说：“你等等，我进里边去。”不多时拿出一吊钱，说：“给你做盘费吧，这还有十两银子，你将就过日子，过腊月二十来，我给你三二十两。”

武登科回家，将就到腊月。这天二十二来找他表兄，一瞧，白大人被封了门，奉旨抄家，连他表兄都交刑部了。无奈自己回到家中把表兄打官司述说一遍，王氏也是无法。到了二十三祭灶这一天，家中一无所有，连香都烧不起。到了初更时候，夫妻点了一把菽稻，人家祭灶都说两句吉祥话，他们夫妻两个说：“灶王爷，我们过了年，人家都说好人相逢，恶人远离，开市大吉，万事亨通，我们是恶人相逢，好人远离，开市大结，万事恒阻。”

正说之际，只听房上有答言说：“我乃恶人想逢。”又一个说：“我乃好人远离。”又一个说：“我乃开市大结。”扑咚”一声，扔下一宗物件。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五回

访知己知心换命 献珍珠为友受艰

话说武登科同着王氏祭灶，正说“恶人相逢、好人远离、开市大结、万事恒阻”，只听房上说：“我乃恶人相逢、我乃好人远离是也。”扔下了三个包裹，竟自去了。他夫妻二人拣起来，觉得沉重，到屋中打开一看，里面竟是黄白之物，黄澄澄耀眼金光。武登科说：“暂且把这些物件都装在炕洞之内，留下十数两银子，换了过年。”王氏说：“你先做一个小买卖，然后慢慢往外换银子。”武登科说：“也好。我买一个筐儿，过年卖瓜子为生，倒也不错。”

转过年来，买了一个筐儿，在干果铺买了些黑白瓜子，进城去做小买卖，带着换几两银子回来，天天如是。要在西四牌楼黄酒馆喝一遍酒，人家做买卖都要赚钱，他做买卖赔钱。如取两吊钱的货，他一卖就剩了一吊了，他做着这买卖也无非遮掩身子，不过好慢慢兑换银子。天天在黄酒馆子喝酒，总吃掉数钱。一两天黄酒馆子不解其意，日子长了，黄酒馆子就留上神了。大家想：他做小买卖，能剩多少钱，天天在这里吃掉数钱，瞧此人甚是安稳，喝上酒，举止端祥，并不象浮浪子弟。这天跑来掌柜的说：“贵姓？”武登科说：“姓武。”问：“

家住哪里？”武登科说：“现在平则门外坟地，原是金鱼胡同人。”这个山东人说：“咱们还是本家，我也姓伍。”武登科说：“我是文武之武，我叫武登科，你是哪个武？”

伍山东说：“我是行伍的伍，我乃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人，原先我在东货门做买卖的，金鱼胡同有一家财主开德昌泰绸缎店，天天舍钱，就是你么？”

武登科说：“不错，是我。”

那山东人说：“我叫伍振纲，久仰你的大名。你做这小买卖能赚多少钱？天天在这里吃一吊多钱，赚得出来吗！”

武登科说：“我这无事，拿它消遣，真指望赚钱吃饭如何使得？现在有我个亲戚在外头做官，回头给我些钱，叫我做买卖，我也想不起做什么买卖，我以卖瓜子为名，访个能人，开个买卖。”

伍振纲说：“我有一个买卖在干则门外北号市口，也是黄酒糟坊，现在已关了，开着的时候还放西四旗的帐，现在因东伙不和，把买卖就收了，我在这玉泉居算是白帮忙。”

武登科说：“象要开个酒糟坊得用多少本钱？”伍振纲说：“要不放帐，有两千银子，开个好买卖，要放西四旗的帐，本钱得多。”武登科说：“你带我到平则门外瞧瞧这个地方成不成。”伍振纲说：“很好。”

说着话，会过酒钞，出了酒馆，二人一直顺大街到平则门外，来到这座酒馆门首，推门进去，里面有看房的，见二位进来，连忙让座，给二位倒了两碗茶，武登科说：“伍大哥你今多大年岁，咱们哥俩换换心，结为金兰之好。”伍振纲说：“我今年二十九岁，你既不嫌弃，咱两人谈谈闲话。”在一起吃了晚饭，伍振纲自己回铺子，武登科回家。

次日，伍振纲亲身到武登科家中，给王氏引见，哥俩就在家中神前结拜，伍振纲年长，武登科是弟。武登科把自己所存黄白之物叫伍振纲到金店去换，择日子就将平则门外铺子开张，起得字号是秘香居。铺子后单有一所院子，作住宅，王氏娘子也接来，就在后院居住。这买卖日见兴盛，用着七八个伙计。

这一天，武登科正在柜房坐着，回思前后之事，自觉后怕：当初父母在日，家大业大，后来被我一时荒疏，一份家业全被我舍了，穷得一无所有。这总算是上天有眼，得着一笔邪财，也不知道是何人周济我的。总算是祖上有德，还可以护住身衣口食，这两年买卖又大得利息，打算在城里头再开一个。

正在思想之际，只听外面一阵大乱，帘板一响，进来几个罪犯之人，都是项带项锁，腿上砸着镣铐，手上带着手捧子。头一个一来说：“好一个秘香居，今天你我在此吃两杯酒，也该算算帐了，这个买卖是我们的。”

武登科一瞧，四个犯人，有两个大班头跟随几个办差的老爷。武登科一听，话里有话，连忙赶过去问道：“你们几位从哪里来？尊姓大名？”伍大爷说：“我叫恶人相逢。”武元说：“我叫好人远离。”三爷说：“我叫开市大结。”

武登科这才知道当初周济的恩人到了，连忙说：“此处不是讲话之所，你们几位跟我到雅座。”

众人跟武登科到了雅座之内落坐，武登科说：“恩公尊姓大名，倒是怎么一段情节？”

伍氏三雄自说了姓名，又说：“那一年在京都之内，我三人知道索皇亲乃是当道权臣，在京中访他时，你正在舍钱，后来变卖房屋，我三人知道你是善良之人，受了穷困。我三人平日乃绿林人物，偷不义之财，济贫寒之家，杀贪官，斩恶霸，

我等偷了索皇亲些金银，共三千两，一半是黄金，那日扔在你院中，现今我三人遭了人命官司，来到这里把话说明。”

这时伍振纲由外面进来，说：“我听多时，既是三位兄长，这也是前世的宿缘，你我今天在此便结义为友，兄长的官司不要紧，我二人慢慢地托人情给兄长办理，不知三位兄长意下如何？”伍氏三雄说：“好，你我这五人结义为友。”

五人是伍显、武元、伍芳、伍振纲、武登科，按次序行礼已毕。请伍氏三雄到里院中，王氏出来，给三位兄长见礼磕头。伍氏三雄每人脱下一件贴身穿的棉紧身衣服，递与武登科，说：“贤弟，你把这三件衣服叫弟媳给拆洗拆洗，我等官司大概秋后是处决之时。我等临出来，你把这衣服给我送去。”武登科接过衣服，送到后面，这里款待伍氏三雄吃完饭，石铸等告辞。

头一天进城，大家先奔彭大人宅中，刘芳、苏永福、苏永禄进去回话，把伍氏三雄拿石铸之事细说了一遍，大人赏了伍氏三雄、石铸一桌酒席，叫刘芳告诉他等，只管放心，本部院定然递摺子保奏他等，决不能叫他们身受国法。刘芳出去，叫家人把酒席摆上，同着汤文龙、何瑞生大家同坐吃酒。刘芳把大人所说之言对四人述说一遍，这四人俱都感念大人好处，头天席散无话。

次日，汤文龙、何瑞生押解伍氏三雄、石铸，送交刑部，把四人看押起来。彭大人复奏把盗玉马之贼拿获，玉马由刑部缴呈。折内声明，拿石铸乃伍氏三雄之功。

打官司之事暂且不表，单说武登科自伍氏三雄走后，王氏把三件棉紧身衣一拆，里头拆出无数珍珠，都是出号大颗，晚上灯光被珠子宝光照没，灯头直象枣核，满屋中尽是宝光。王氏说：“在娘家见过这珠子，这乃是无价之宝。”赶紧拆了一件，将珠子倒在匣子之内，总有几千个之数，一连把三件都拆

开了，多少不等，俱有黄豆大小，光彩夺人眼目。王氏说：“你明天先拿十颗珠子，到大栅栏门柜胡同，问问这珠子是不是无价之宝。”

次日武登科用匣儿装着十颗珠子，到前面来见伍振纲，说：“四哥，昨日三位兄长留下衣服，乃是三件珍珠汗衫，现在拆出无数珠子，我今天拿这十颗到珠宝市，前去变卖，好给三位兄长打点官司。”

武登科出离了酒馆，进了平则门，来到前门外珠宝市，头一家宝珍斋红货铺，进去一道辛苦，把匣儿拿出来，说：“我这几颗珠子。”掌柜的一瞧，赶紧往柜房里让，连忙问道：“尊姓大名，府上哪里住？”

武登科说：“我在平则门北号市口，开黄酒槽坊。”

掌柜的说：“这几个珠子我买不起，你在这里坐坐，我把行中街坊请来搭伙买，你家要有，不能就这几颗，必然还有。”

就知道这是无价之宝，因此没敢问价，叫学徒的给倒茶，掌柜的出去，约请行中人。不大工夫，进来珠宝行的十数位人，大家过来给武登科见礼。正在讲价钱之际，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人，年有半百，头戴五品顶戴，身穿宁绸两则龙箭袖袍，足下篆底官靴，长得五官倒也俊秀。一进来，宝珍斋掌柜的就嚷说：“延爷来了。”连忙往里让。这位老爷乃是内务府郎中姓延叫延荣，为人最好古玩，时常在珠宝市和这几家铺户来往。今天一进来，掌柜的杨万兴说：“延老爷这些日子老没来，今天有点货，你也开开眼界，省得你说我这铺子没出奇的货。”

延荣进了柜房，大家谦逊让坐，就把武登科这十颗珠子递给延荣。他一看，不由失声赞美，说：“好！这宗物件是我初次见过，现今太后老佛爷要攒一盏珍珠灯，必须用这顶大珠子一千颗，此时里头有二百余颗，短欠甚多，叫我出来采买，我

知道珍珠市这几家没有，我往各处找遍，今天遇见这样宝贝，真是太后洪福。”

武登科一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来，何不将此珍珠进上，替兄赎罪。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六回

秘香居天子微服 黄酒馆豪雄大闹

话说武登科一听延荣所说之话，知道当今万岁爷正要采买珍珠，自己说：“这十颗珠子，你们要留下，我要白银万两。”

杨掌柜说：“珠子虽好，我等看看也不值万两之数，你还得说一个实价。”

武登科说：“我回去和我家中商议。”拿起来珠子回家。次日带了两匣明珠，奔彭大人住宅，求大人把珠子献给万岁爷，给伍氏三雄赎罪。彭公一见这珠子，次日把武登科叫进来，在书房之内，问他珠子的来历。武登科直言无隐，就把上项之事说明，彭大人立刻办好折底，上写道是：

大学士兵部尚书奴才彭朋跪奏为献珠赎罪恳恩授免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有保安州杀死奸夫淫妇一案，本因风闻传言，仆人与主母通奸，以小犯上，路见不平，一刀连伤二命，凶手伍显、武元、伍芳自行投案，现交刑部按律治罪。

奉谕旨派伍显等赴嵩县拿获石铸，请回玉马，稍有微劳，不敢仰乞圣恩，将伍显等从轻减罪，今已定秋后处决。现有武

登科自幼与伍显三人义结金兰，情同手足，不忍坐视，闻我朝欲采办珍珠，他有祖遗珍珠千粒，情愿献上，替伍显等赎罪，奴才想国家向有条例，谨恭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次日，彭大人将折子递上，康熙老佛爷乃是有道明君，此时正在京西海淀畅春园避暑，一见这道折子，圣上有旨意下；上谕彭朋奏，武登科进珠替友赎罪，着刑部从轻办理，钦此。刑部接了这道上谕，又有武登科连彭公上下托置，伍氏三雄定了个递解回籍，石铸偷盗御用之物交回，并无伤损，发西安府十年充军。起解是石铸先走的，伍氏三雄有汤文龙大众托好，领出刑部就算完了官司。

三人来到秘香居，与武登科见面，悲喜交集，说：“贤弟，若非你献珠赎罪，愚兄性命难保。”

武登科说：“此乃兄长之物件，不过小弟代劳，这有何妨？就是小弟家传之物，只要能救出兄长，龙潭虎穴也在所不辞。

”又说：“你哥三个暂且不必回家，在此帮小弟做买卖，照料照料。”伍氏三雄倒也愿意在京游逛几天。

武登科在西直门内新街口，有一个黄酒馆，字号也改为秘香居，武登科同伍振纲在内秘香居照管，伍氏三雄在外秘香居照管。这弟兄三个，打算从此改过自新，做安善良民。

这一天，大爷说：“我今天照料买卖，你两个不用管了。”他搬了一个凳，在柜前一坐，喝酒的一瞧都不敢进来，瞧伍大爷不象做买卖样，把眼睛一瞪，甚是可怕。第二天换上武二爷，这个人甚是和气，来了喝酒的人，他也知道让，再说他又是山东人。做了几天，武登科说：“三位兄长，你们挪到城里去吧，那边清静，这边杂乱。”伍氏三雄也甚愿意，来到内秘

香居，来做黄酒糟坊。买卖做了没有半月，那地面营里采访着了，知道他三人是打递解逃徒，知会地面，要他办案。

这天来了有四、五十个官兵把秘香居一围，地面老爷说：“伙计们过来。”只见由正北跑来汤文龙、何瑞生，说：“你们知会我在这办案，我要知道，还不来呢，这不是外人，把官兵拦回去吧。”他二人进了黄酒馆说：“我听说三位兄长在此做了买卖，早要前来挂红，还有一件事嘱托你们三位，元豹山金眼雕邱成要来，我先给你个信，”说话二人告辞。

过了几天，胜奎同金眼雕前来瞧看伍氏三雄，在这里住了五、六天，二人才回家。

这三个人买卖一天比一天好，外秘香居又放西四旗的帐，买卖也日见起色。这一天早晨起来，武登科正在柜房坐着，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人，说：“掌柜的，这后堂有多少座？我今天要请请客。”武登科说：“这后堂有常来喝酒的人，天天在此，你要说全包了不敢应，要一个雅座可成。”这人说：“我是本地面把总苏二老爷，就定一个雅座，因新放固源总兵高通海、河南永成副将刘芳二位远行。”武登科一听，方要带他上雅座儿看看，只见从外面来了一人，说：“不用定座儿了，高、刘二位大人全来了辞帖，都不来了，明天是彭大人那里请，定在本月才要起身呢！”

这二人方才走后，只见外面进来两个人，头一位三十以外年岁，身穿两截罗汉衫，内衬蓝纱裤褂，足下篆底官靴，手摇闭扇。后面跟的那位也是文雅之人，有二十已外年岁。伍振纲同武登科一看，认得头一位是吏部主事伊里布，后跟那位是内阁中书伊拉东阿，二人无事，时常在此喝酒。武登科让到后堂，早有跑堂的过来说：“二位老爷才来呀，要什么酒？”伊里布说：“要一手斤酒。”开了几样果子。

二人正自吃酒，只听外面一片声喧，门首拴马柱上拴了一匹黑驴，鞍辔鲜明。从外面进来一老翁，头带草纶巾一顶，身穿蓝绸子长衫，足下篆底官靴，五官端正，相貌惊人，手中拿着打驴鞭子。从外面进来，天武神威，另有一番精神。

书中交代，这位来者并非别人，正是当今万岁——康熙老佛爷。只因前番武登科献珠子与伍显等赎罪，皇上一想：他一个买卖人家，焉能有这些珍珠？这日，万岁爷无事，想要到秘香居访此人。再说康熙皇帝乃是马上皇帝，自己时常出来私访，所有事情自己必要身历其境，然后明降谕旨，派大臣办理。今日早膳后，在畅春园传御马圈守领，把黑驴备上，在宫门等候；传四驿库总管预备便服色一身，在安乐宫把衣裳换了；圣上传旨，在秘香居打围，各要改扮私行，不要漏出本来面目。万岁爷出了宫门，早有御马圈首领李进祥把驴拉着过来，伺候万岁上驴。万岁上驴之后，回头一摆手，李进祥回去；万岁这条驴乃是陕西赣百万进贡来的，此驴日行六百余里，天生来的神力。

康熙老佛爷正往前走，只见后面又来了一头花驴，鞍辔鲜明。上面驮定一人，年约四十以外，身穿青洋绉大褂，青缎子抓地虎靴子。此人姓张行八，住在平则门外，外号人称“花驴张八”。今天是朋友所约，在秘香居跟西霸天与九仓阎王张八、判官李五见面。张八正走在道路之上，他是最讲究骑好驴的，他这驴是在德胜门马店买的，算得上京都是第一。今天瞧见万岁爷这驴走得好，皮毛又好，他在后头就嚷道：“头里老朋友，站住！咱俩跑一趟。今年德胜门外黑寺打鬼，我这驴很快，跟马跑了几趟都没落下，三月三在蟠桃宫有个马车夫孙四，那些快车快马都没落下我这驴。”

万岁爷听见后面有人叫，回头一看，原来是骑驴的，长得

相貌凶恶，决不是安善良民，并不理会，催驴往前走。张八在后头紧跟，这条花驴也真怪，一转眼追上黑驴，花驴刚一闻黑驴，黑驴本是龙种，一抬腿正踢在花驴下颏，花驴一疼，脑袋一晃，前腿一抬，就把张八扔在道南边一个水坑里。万岁爷这驴一直够奔平则门来，到秘香居门首，下驴，将驴拴在马柱上。

进了秘香居，一直到了后堂。这座秘香居是五间一排，五层二十五间，至到门口一通，连后堂里一边一个雅座。万岁爷进来一瞧，西边有两个人喝酒，东雅座没人，掀帘子进去。武登科一瞧此人，就知道不俗，连忙跟着进去，笑嘻嘻问道：“老爷子要什么酒菜？”万岁爷说：“给我拿一瓶真陈绍酒，开四碟果子，你们这里掌柜的姓什么？”

武登科说：“这个小买卖是我开的，我叫武登科。”赶紧叫伙计把酒菜摆上。就在这时，见外面三三两两进来喝酒的不少。武登科正在柜房坐定，见进来一人，年有二十余岁，身穿紫花布裤褂，长得凶眉恶眼，足下紫花布袜子，青缎鞭鞋，进来说：“我乃花驴张八爷那里派来的，叫我给你们送信，今有北霸天、赵七皇上、南霸天、东城吃仓的阎王张八、判官李五，还有四九城的文武，瞎打混仓局两面的人物，在你这里见面。”

武登科一听此言就是一愣。群雄大闹秘香居，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七回

秘香居御笔金书 伍振纲酒馆面圣

话说那武登科听那人说，有赵七皇上要在秘香居群雄见面，自己就吓了一跳。

书中交代，那赵七皇上乃是著名混徒。他本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只因他不安分，在家私自窝娼聚赌，犯了法，发往盛京。到了盛京，他仍然聚赌，得了银钱不少，这里也交了不少朋友，后来他想要回京，把金银带了不少。一出盛京，就看见后面有一人步行，走得很快，就在马后跟着走了有两天。这天走在半路之上，天降大雨，他进了一座店，是一座小店，别屋中都住满了，北上房三间没人住。赵七皇上进了店，自己租了上房，后边跟着他那人进了店。店主说：“没房间，你到别处去住吧。”

赵七皇上出来说：“朋友，你来屋中坐，我一人一马，能占多大地方？你跟我进上房，哥俩一同住。”那人也不推辞，进了上房屋中，二人对坐，要了酒菜吃酒，谈心说话。那人吃了两杯酒，说：“赵七哥，我闻你之名，由来已久，从盛京跟你下来，要劫你的资财，不想你是一个交友之人。我叫飞天老

鼠尹士杰，今日你我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赵七皇上说：“很好。”二人撮土为香，就在店中磕头结义为友，赵七皇上年长，尹士杰为弟。

次日，二人分手，这赵七皇上自归京之后，他又精通翰墨，结交官长，合城兵吏头目都与他有来往。他常是文人打扮，后面总带些打手，四九城仓局，两面的文武，无人不知他这个人。

今日聚会，张八遣他手下打手花尾巴狼张小三来秘香居定座。伍振纲说：“今日我这后边先已有人定了座儿啦，我们不敢应两个主儿。”花尾巴狼把眼一瞪说：“是什么人先定了？”

那西边雅座伊里布出来，要笔砚说：“我给你写两副酒馆之中对联。”万岁爷一看是伊里布在西边雅座，也走过去。二人一见，伊里布就要叩头，万岁爷一摆手说：“不必，你等写。”伊里布写了一副是：

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都是命安排。

伊拉东阿写的是：

酒气冲空，野鸟闻香成凤。
糟粕有味，游鱼得水成龙。

写完，万岁爷一时高兴，接过笔来，写了一副是：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横批写了四个大字：

十万佳春

写完，圣驾回东雅座儿去了。武登科一抬头，见从外头进来一个人，手中架着一个夜猫子，拉着一条大黄狗，身高八尺开外，身穿着一件葛布袍儿，足下青布快靴，紫微微的脸膛，雄眉阔目。这个人乃是御前巴图公，他奉旨前来保驾，改扮了行装。跑堂酒保给拿过酒去。只见从外面进来一条大汉，穿花布裤褂，夹着一个酒坛子式的鼻烟壶，来到后堂坐下要酒。从外面又进来了一位先生，头戴苇帽，身穿高丽服，上截白、下截淡青的一件大褂，足下一双旧靴子，戴着一对木头眼镜儿。这二人一文一武到了后堂坐下，叫小二摆上酒来。

书中交代，头一位是白大将军，后跟那位是都察院巡城都老爷孙殿甲。后面又进来一位，黑脸膛，生得虎背熊腰，身穿葛布袍，足下青布快靴，怀中抱着一个大猫，猫是黄狸花皮，后跟一人，穿青褂儿，手拿一个鸟笼子，里面装着一个刺猬，二位是果公、敖公，都是奉旨改扮，暗来保驾。后面又进来十几位，也有文也有武，都是便服前来保驾。把酒馆二位掌柜的闹得也不知做什么的，吩咐伙计：“好好照应，今天所来之人，甚是可疑。”众伙计答应。

正在说话之际，从外面进来了花驴张八。他在半路之上，跟万岁爷赛跑驴，被万岁爷的黑驴踢了一下，把他摔下去，滚了一身土。他追上花驴，拉住定了神，这才上了花驴，想要追上万岁爷。他这驴慢，走到平则门外，遇见拦路李二愣、花太岁朱奎二人，也是说合人，是南霸天宋四虎那边的朋友。今天先到平则门外找张八，后上秘香居等候众人。今天是九仓上的人物字号全来。这二人见面，彼此行礼，张八先把驴拴在家中，然后同李二愣、朱奎二人也来到秘香居。一看后堂人都坐满了，

就在后堂以外落座。一看后边那些人都是形象各别，看不出象做什么的。少时听外面车响，到这门首下车，进来阎王张八、判官李五。这二人带着十几个跟从都是土棍的形象。进了秘香居，与张八等全都见面，大家彼此问讯，都说：“七哥还没来吗？”

正说着，只见从外面进来了一人，手拿明晃晃的一把钢刀，身高八尺，身穿紫花布汗褂，青洋绉中衣，青布快靴，脸上好些疤，净是刀伤，凶眉恶目。来至柜外，把刀往柜上一拍说：“延大太爷今天没钱使用，你们给拿二百吊钱出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要收买卖。”武登科一看，这人生得凶恶，连忙叫伍振纲出去问问他是怎一段原故。伍振纲来至外面，说：“朋友，你来我们这里找哪位？尚未领教尊姓大名？”

那人说：“我在西四牌楼砖塔胡同住，有一个西霸天气死雷延八太爷就是我，你们问了谁啦？就敢开这秘香居！我今特来摘你这匾。今天有二百吊钱叫你等开，如要没有二百吊钱，这座秘香居让我开几天。”

伍振纲一闻此言，说：“你少待片时，我给你二百吊钱就是。”先派人往内秘香居请三位兄长，然后派人到营里送信，叫官兵来捆他。

书中交代，这西霸天气死雷延八叫延禧，他本是镶红旗满洲凤山佐领下人，在善捕营当二等布库，只因他好在外面设摆赌场宝局，他算是看案子，那一年因事打死人，被提督衙门拿获，奏交刑部，发往黑龙江充军。他到了军配所，住了几天，他就问：“这里有几块？这里人物字号是姓什么？”那军配所中之人告诉他说：“此地有一个戴二疤，九块局的看案人物第一。”

延禧这天到了局上，找姓戴的。不多时，从正东来了一个

人，骑一匹没尾巴的牛，来到门首下牛。那人有四十以外年岁，赤红脸，酒糟鼻子，大眼睛。一进局，延禧过来说：“久闻二哥你的大名，今日见到，真乃三生有幸。我叫延八，避罪来到此处，求兄长照应。”戴二疤说：“兄弟来到这里无以为政。”一伸手，从炉子之内拿出一个火球儿来，两个手指一捏，延禧接过来，坐在床上把裤子撕开，把火球儿放在大腿之上，烧得那肉直响，他无半点痛楚之相。戴彬一看，说：“罢了，真有你的，我须捧你一场。”立刻请饭。

次日，就在各局上给他拿挂钱，不到半月之久，他立刻在黑龙江立练出字号；后来又看两块局的案子，由此人人皆知。本地有一个小孩叫生铁龙杜永，十九岁来到局上找道儿，延禧喝令让打，连打了三次，并没出声。他有了气啦，定要打坏了这个小孩，又打了一顿，把这小孩子当时打死。延禧惧罪，连夜骑了一匹快马逃回京都。黑龙江行文各处访拿。

延禧他自来都中，更不安分了，本来，连打死两条人命，都未抵命，他要知世务，从此就应改过自新；可他不但不改，仍然胡为，今天来到这秘香居，要讹伍振纲。正在发威，只见从外面进来七八个人，齐奔延禧而来。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八回

强借钱气死雷持刀 打延禧赛昆仑发怒

话说延禧正在那里摇头晃脑大骂，只见从外面进来了七八个人，乃是本地的官兵。知道延禧是个逃军，他等前来拿他。一见延禧这样雄壮，手拿钢刀跳过来要和他动手，众人害怕那些官兵，一哄而散。延八太爷正在这里耀武扬威，从外进来了伍氏三雄，同着一位老英雄，年有七十以外，家住西安门徒耳山，乃是内务府西楼佐领，姓方名飞，外号人称“铁掌赛昆仑”。他今天是到内秘香居看伍氏三雄，这几个人都是故旧之交，今天正同伍氏三雄在一处吃酒，谈心说话。有武登科遣人前来说：“有一个恶棍持刀在外秘香居讹诈，姓延名禧，自称西霸天气死雷延八太爷。”

铁掌赛昆仑方飞一听此言，气往上冲，正想着要找延八太爷管教管教他。只因前番他收了一个徒弟，乃是琉璃厂四宝斋南纸铺少东家，姓张名玉丰，年十三岁，跟着铁掌方飞练拳脚艺业。方飞夏令爱吃汉洪家烧羊肉，打发张玉丰拿了一块大磁盘，买六百钱烧羊肉，买二十烧饼。刚一出西安门，就遇见气死雷延禧，带领七八个人，都是小辫顶大反骨，不是安善良民，时常在街面上抓哥弄姐。今天一瞧张玉丰长得俊晶人物，

这几个人一回头说：“合字，招路把哈，溜丁角孙，盘儿尖，肘看急付流扯活。”

张玉丰一听这话，也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书中交代，这乃是江湖黑话，“合字”是他们自己人，“招路把哈”是用眼瞧瞧，“溜丁角孙”是小孩，“盘儿尖”是长得好，“肘看急付流扯活”是带着走。这几个就过来说：“学生，你上哪儿去？”张玉丰说：“我给师父买烧羊肉去。”气死雷延禧也不知道他是赛昆仑铁掌方飞的徒弟，知道他也不敢，他只认为是哪学房的小学生，给老师买羊肉的。他说：“跟我走吧，请你喝杯茶。”

张玉丰说：“上哪喝去？”这几人说：“就在茶馆。”张玉丰一瞧，只见为首的穿一身青洋绉裤褂，抓地虎靴子，长得很凶恶，粗眉恶眼。来到茶馆坐下，要了两壶茶，问张玉丰吃什么，张玉丰说：“我不吃这个。”说：“别不吃，我们哥几个请你，今天不用回去了，有地方住。”张玉丰就知道这几个人不是好东西，让他吃，他就要菜吃，要了一桌子，吃了有五、六吊钱。

吃完饭，这几人要带张玉丰回他们的下处，张玉丰说：“你们几位走吧，我还得给我师父买东西。”这几个人一听，气往上冲，说：“好，你吃了我们泰山不下土，你往哪去？趁早跟我们走，万事皆休。”张玉丰一听，气往上冲，说：“你们这狐群狗党，也不认识小太爷是谁？”一拧身蹿上房去，回头说：“你们几个小辈姓甚么？”延禧一道字号。张玉丰回去，烧羊肉也没买，气得直哭。铁掌方飞就问：“你这孩子是把钱丢了？为什么哭？”张玉丰就把刚才在西安门外边遇见西霸天气死雷延八太爷之事细说了一遍。把铁掌方飞气得颜色更变

说：“奸猴崽子，寻到咱们爷们头上来了！素常我就知道延禧这东西不安分，见了我，他们就躲着我，这次我总得找他，我管教管教他们。若不管教，未免气候就大了。”张玉丰就不敢哭了，说：“师父不必生气，咱们爷俩找他去。”铁掌赛昆仑说：“要有大师兄神弹弓李五李公然在这，就不用我去了，现在他走张家口的镖去了。”

吃完晚饭，铁掌赛昆仑方飞带领张玉丰够奔西安门外，知道气死雷延禧在西四牌楼局上看案子。刚来到西四牌楼就听人说：“刚才延禧被大班给办下去了，这小子可遭了报了，这场官司够他打的。”方飞一听，细细一打听，果遭了人命官司，何必再跟他一般见识？活该这小子，要不遭人命官司，我也要打他八成死，说：“玉丰，跟我回家吧，等延禧定了案，要是杀他，咱们瞧个热闹，要是发他等回来再报仇。”张玉丰说：“也没什么仇，他也没揪我一把，不过他说的不是人话，我有心要打他，他们人多，我恐自己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打不过人多。”方四爷说：“回家吧。”就把这件事搁下了。

直到如今，方飞正来瞧伍氏三雄，这都是故旧弟兄，一见甚是亲近，正在说话之际，听外秘香居人来报延禧讹诈，方飞一听勾起前情，说：“三位贤弟跟我前往，我管教管教这小子。”伍氏三雄跟随在后，一同来到平则门外。方四爷一进酒馆，认识他的人甚多，四爷在平则门外叫过字号，可不是讹人。只因那一年有一辆拉石头车，淤在平则门外，六个骡子拉不动，他过去说：“把六个骡子卸下来，拉一个轱辘。”他一伸手抄起这个轱辘，赶车的一摇鞭，把车就拉出来了，方四爷的鞋底袜底，一用力都掉了。从此人人皆知方四爷有异样能为。今天来到秘香居，有认识的站起来让坐，方飞说：“众位请坐，我有事。”

来到延禧跟前说：“正好你我在这里遇见，这是活该。”延禧一瞧，恼羞成怒，抡刀照定方飞就剁。方飞一脚把刀踢飞，又一腿将延禧踢倒。方飞有紫砂掌工夫，在他身上打了两下，延禧疼得就地乱滚，立刻把本地面官人叫来，把延禧送衙门，按逃军办他。

这里伍氏三雄与方飞单找了一张桌，坐下谈话。就在这时，就听外面来一人说：“哎呀！好座秘香居，我是一步来迟。”进来的是一个和尚，头戴棉僧帽，身穿棉僧袍，足下高袜子，棉僧鞋。伍氏三雄一看，是小方朔欧阳德，他乃是从千佛山真武顶，奉他师父红莲和尚之命，下山募化十方，重修真武顶。今天听见秘香居有热闹，特前来瞧瞧热闹。伍氏三雄一让，他连忙摇手，来到后面，找了一张桌坐下，要了一斤黄酒。只听外边来了一辆车，淡黄油漆，本地轴，雪青洋绉围罩，五大扇玻璃窗，洋绉棚弓、委缎车箱，十三太保围子。车上跳下一人，身高八尺以外，细腰窄背膊，身穿淡黄青色绸长衫，内衬蓝绸裤褂，蛋青川绸套裤，足下白袜，库灰缎镶缎鞋，带着十八子香串，手摇团扇，后带着一群打手，都是些匪类之人。进了秘香居，告诉堂官：“把后面吃酒人都撵出去，我来了。”内中就有人说：“赵七皇上来了。”

康熙老佛爷在雅座往外一看，心里说：朕正在此私访，怎么又来了个皇上。一瞧，后面跟着一群恶棍，都不是安善良民。

这些人全都落坐，欧阳德望雅座一看，见康熙佛爷独自坐在那里饮酒，自己暗中思想：今天圣驾在此，暗中必有保驾之人。自己正在思想，只见跟着赵七皇上来的，有阎王张八、判官李五，这两个都是东九仓身后花户，来到赵七跟前说：“七哥，我们哥俩约你至此，非为别故，特为南霸天，给你二人见见面。还有一件事，有你一个知己朋友郭文华，你避罪关东之

时，你把家中人口都安置在郭文华那里，供米面日用之费，只等你回来。直到如今，一概不还，这就是你的不好。今天我等来，也是郭文华所托，叫我和兄长说说。”赵七皇上一听此言，就说：“二位有所不知，我等内中还有隐情，你二位不知这件事，等闲着之时，我告诉你二位其中情节。”

那众匪棍正在谈话之际，欧阳德立刻进到屋中，向康熙爷跪倒叩头，要募化康熙爷重修真武顶。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九回

秘香居和尚识真相 方外人一见叙衷情

话说小方朔欧阳德来到雅座，给万岁爷跪倒磕头，说：“老爷子在上，和尚这里磕头。”康熙老佛爷问：“你是什么人？”欧阳德说：“我是千佛山真武顶的，我叫广惠和尚，我善能观气色，看出你老人家是位有造化的人。”圣上说：“既然看出，我是何等人？你要说对了，重重赏你。”

和尚不愿讨赏，说：“我要说对了，求求你老人家给我修庙。”

圣上说：“你来说，只要说对了，我必给你修庙。”和尚说：“我看你老人家相貌非凡，我也不必多讲，恐外人听见多有不便，应了一字，群字去羊。”万岁爷点头摆手，这才问他：“千佛山真武顶，用多大工程？”

正在说话之际，只见又进来一个和尚，身穿蓝洋绉僧袍，年有三十余岁，白袜僧鞋，面皮微白，长脖子。站在康熙老佛爷身后，圣上疑惑是跟广惠和尚一同来的，并不理论与他。忽然他低头一看，见二钮上珍珠手串不见了，圣上一回头那白脸和尚踪迹不见，这才说：“拿和尚！”外面进来了果公、敖公、

巴图鲁公、白大将军、神力王爷，就把欧阳德按住捆上。万岁爷说：“不是他，刚出去的那个和尚。”这才把欧阳德放开。欧阳德同伍氏三雄、铁掌方飞追那和尚去了。

圣上吩咐将一干匪棍通字号，赵七皇上即行拿获。在赵七一旁，有保护他的人，叫尹士杰，外号人称“飞天老鼠”，他是关东路上飞贼，来到此处跟赵七是拜把兄弟，保护他来到秘香居。今见众人要拿赵七，他拉刀就要动手。就听白大将军说：“尔等胆敢拒捕，现有圣驾在此。”传本地官兵前来捉拿这伙匪棍。尹士杰一瞧这事不好，怕这事越闹越大，一瞧那边有个天窗，他拧身蹿上天窗，焉想那上面却趴着一个人，说：“无知微末小鼠，还不给我滚下去！”上面趴着的正是邱成。金眼雕得知万岁私访秘香居，他来瞧瞧热闹，暗中保驾。康熙老佛爷说：“尹士杰被人打下去了。”邱成说：“谢过万岁龙恩。”皇上抬头一看，上面金眼雕由天窗跳下来，趴在地下磕头。万岁爷吩咐：“带我黑驴。”有保驾人将驴拉过来，众匪棍才知万岁爷在此私访。正要忙着给万岁爷起驾，只见欧阳德同着伍氏三雄、铁掌方飞回来。

书中交代，刚才那白脸和尚乃是广阳府尹家寨寻海鬼尹禄通的侄儿，采花蜂尹亮的哥哥。他在家中名叫尹明，出家拜弹子火龙驹戴胜其为师父，出家名字叫飞云。只因他在广阳府听人传言，说他兄弟采花蜂尹亮被彭大人拿获，死在云阳市口，他要替他报仇。他带上盘费，来至京师平则门外，找了客店住下，天天无事，在街上闲游，要访明白彭大人住处，谁拿的采花蜂尹亮，再将他们碎尸万段。自己这天瞧见九天庙后，正西有一座华阳庵，刚走在这门口，只见门一开，出来一个尼姑，有二十余岁，生得芙蓉白脸，长够十成人材，黑黑的两道眉毛，水汪汪一对杏眼，面似桃花，白中透润，润中透白，由白润中

又透出粉红颜色，真是面如银盆，不亚似美玉。飞云不看则可，仔细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那尼姑一见飞云站在那里不走，连忙含笑开言，说：“师父里面吃茶。这有何妨？”飞云本是风流浪子出身，后来削发为僧，也是采花的淫贼，善打十二支毒药镖，会使一对蒺藜钟，久在外采花作案，比他兄弟尹亮甚着一层。今天尼姑一让，他乐嘻嘻说：“好，师父，我正想到贵刹拜访，真是你我前生之缘。”

尼姑进了庙门，在前头引路，一过大殿，往东一拐，有四扇绿屏门，关着两扇，开着两扇，进了这院中，是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把飞云让至北上房，迎面有八仙桌椅，让飞云坐下，尼姑这才问道：“道兄法号怎么称呼？”飞云自己通名，就问道：“这庙当家的几位？师兄法名怎称？”

那尼姑说：“我叫惠性，这庙中就是我自家，使唤着六个人。师兄从哪里来？贵寓何处？我看你这样，必然有什么心事。”

飞云说：“我来此地办我的心腹事，现在平则门外店中居住。”惠性说：“店中房子也脏，你何不搬在我这庙来。”飞云说：“好，既是当家的慈悲，我求之不得。”

惠性说：“打发人跟你搬去。”飞云带着伙计，将铺盖搬在华阳庵，与尼姑二人吃酒，情投意合，夜晚同眠。从此飞云遂与尼姑通奸有染，飞云就问她喜欢什么东西，说：“你喜欢什么，告诉我，我给你买来。”尼姑说：“我倒别无可爱，就想要一挂珍珠手串，你明天到前门外，要顶好珠子买一挂来。”飞云点头答应。

这天吃完早饭出来，见秘香居前车马不少，他也来此吃酒，见小方朔欧阳德正在那里面，他一眼瞧见万岁爷带的珍珠手串甚好。他假装在万岁爷身后站着听话，冷不妨一伸手，将珍珠

手串盗去，转身出了秘香居，一直往西跑。后面欧阳德同伍氏三雄、方飞随后追赶，来到华阳庵庙前，再找飞云踪迹不见。小方朔欧阳德上房一找，大略他是跑进这庙去。方飞也蹿进庙去，各处一寻找，只见第三层房，东跨院北上房内，那和尚与尼姑对坐说话，将珍珠手串交与那尼姑。尼姑接过来一瞧，甚为喜悦，说：“我生平以来并未见过这样的珠子，又大又有光泽。”飞云说：“我才将手串得着，今天秘香居有几个能人，恐怕他们追下来，我到外面瞧瞧。”

转身行出来，各处一看，并无一人，自己正在发呆，只见由正房后蹿过一人，说：“哎呀，好一个混帐王八羔子，你把万岁爷的珍珠手串偷来！”飞云一闻此言，说：“你何人？”欧阳德通了名姓，二人就在院中动手。方飞同伍氏三雄在房上观看，走了五、六个照面，飞云虽然武艺高强，焉能敌得了欧阳德？他再一瞧伍氏三雄、铁掌方飞都是威风凛凛，他自己一想：莫如走为上策。自己往圈外一跳。欧阳德说：“混帐王八羔子，我要让你走了，我就不是英雄！”伍氏三雄也跟随在后，及至追出西墙，再一找飞云，踪迹不见，各处连树林寻找了一遍，并不见飞云僧踪影。

书中交代，欧阳德他们几个人，对此处地理不熟，飞云由墙外跳出来，要跑也跑不开，眼前有一棵枯柳树，他藏在里面。这几个人找不着飞云，回到庙内，将尼姑捆上，问追：“刚才有一僧人交你什么东西？快些拿出来万事皆休，不然将你碎尸万段。”那惠性说：“众位老爷不必动怒。”惠性央告众人，大家一想，头一行是妇人，二行又是出家人，再说众位侠义英雄都是回头的人，都有一番侧隐。赛昆仑方四爷过去把绳扣解开，说：“你把珍珠手串还回，与你无干。”尼姑趴地下给众人磕头，把珍珠手串拿出来。伍氏三雄说：“你我先把手串拿

回，叫众人放心，然后再寻找淫贼飞云。”

这几人一听，也有道理，这才寻着珍珠手串回到秘香居，正赶上万岁爷要起驾，这时，猛然瞧见无数人，拿着刀枪棍棒，扑奔秘香居而来。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回

彭大人奉旨西巡 卫辉府百姓投状

话说方飞将珍珠手串得回，交与大臣，还了圣上，奏明盗珍珠手串之贼，乃是飞云僧。圣上传旨，案后捉拿秘香居一干匪棍，着本地官府送刑部审问回奏。圣驾骑黑驴回归畅春园。本地官兵遵旨，将众匪棍俱皆拿获，送交刑部，各按律治罪，这话一概不讲。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过了一年。高通海屡次升迁，已得陕甘固源提督，来京引见。一则是官运旺，二来也是鱼眼高恒虽是绿林，他父子一世侠义，所作所为，俱都是正大光明，好心必有好报。来京后，先拜见彭大人，谢提拔之恩，带了许多土物送给大人。彭朋嘱咐他：“在外面做官，第一要勤俭，查拿盗贼，清净地面，整理军装，操演阵势，上不负国家之托，下尽自己为臣之道。”高通海一一答应，过了几天，就上任走了。

到了四月初旬光景，有陕甘肃巡抚禧宗武禧大人，折本进京，说：“西复反王贺兰山金斗寨金枪大王伯起柯，屡次练兵犯境，有谋反之意，请圣上早做准备。两相交界在骆驼岭，反

王时常过界抢掠。”圣上一见这道折子，龙心双怒，下旨：“派大学士彭朋查办此事，钦赐尚方宝剑一口，如朕亲临，准其先斩后奏，便宜行事。”彭大人谢了恩，拜了几天客。有彭公至近亲友，给彭大人送行。彭大人带着京营把总苏永福、苏永禄，四月初九日请训出京。

由良乡县是头一站，按站往下行走。大人四位管家是彭兴、彭禄、彭福、彭寿。这一日大人轿来到卫辉府地面，离城还有一里之遥，本地面知府文武各官皆出来迎接，拦轿给大人请安。这时，那边来了十数个男女，齐声喊冤，状告飞贼张黑虎，因奸不允，杀伤性命。大人接过状子一看，上写：

具呈人刘秉琦，系卫辉府人，年四十六岁。呈为匪贼入墙入室，持刀行凶，因奸不允，刀杀人命，恳求恩饬差拿，以除凶恶而安良善事。小的系清白传家，贸易为业，家住卫辉府南门内小胡同路北。小的家中只有一女，年方十七岁，已许茶叶行张德明为妻，尚未订婚娶日期。突然于三月二十六日有贼人跳墙入室，进小女房中，持刀意欲行奸。小女喊嚷，小的听见过去，小女已被贼人杀死。贼人复又持刀将小的砍倒，逃走。临走留下八句诗词，贴在墙上，小的已经抄来，呈大人看。此贼尚未逃窜，现住东街悦来店。小的在本府本县呈控，至今未传到案。小的出于无奈，叩恳大人饬差拿获，讯究惩办，以除凶恶而伸冤枉。上呈。

大人将呈子看过，见内有一纸，系贼人所留诗句，上写道：

自幼投师爱练武，英雄生来心胆粗。
终朝秉性好采花，来至河南卫辉府。

白日看见美多娇，因奸不允刀下苦。
豪杰到处要留名，陆地飞行张黑虎。

大人看罢，又把别人叫上来问道：“你等所告何人？可有呈状？”众人悦：“我等俱都口诉，所告者皆是张黑虎，共合是九条人命，皆是少妇长女，因奸不允所杀。”大人吩咐，把他等带在轿后，至公馆细细审问众人。彭公轿至卫辉府城内十字街东路北公馆，大人下轿，文武官参见已毕，彭公吩咐将告状人带上来。大人就问：“刘秉琦，你既知道张黑虎在悦来店住，经本府控告，为何不差传他？”

刘秉琦说：“回禀大人，这张黑虎在本地闹得甚凶，文官老爷要去传他，他把文官老爷持刀吓回，晚上，还到衙门把文官老爷的夫人赤身露体给捆在树上。武营老爷们要去拿他，不论多少官兵围着他，他都走得了，到晚上，他又把武官老爷的夫人的衣服脱去，捆上，旁边插着一把刀。因此，我们此地文武老爷都不敢惹他。本地面有一个马快班头，甚是出名，姓许叫许振英，办案拿贼，可称第一，他去拿张黑虎，不但没拿成，夜内他全家被杀，一无凶手，二无对证。”

大人说：“你这一说，这本地面官兵是不能拿他了，赶紧把我的办差官给叫上来。”

苏永福、苏永禄上来，给大人请安。大人说：“你二人赶紧带本地的官兵到悦来店，把张黑虎给我拿来。”

二人点头答应，说：“请大人放宽心，谅此毛贼，他也敢在此横行，我二人到那里将他拿住，按律治罪于他。”他二人转身下来，叫本地的官兵带路，走在路上。苏永禄说：“大哥，你我跟大人当差没立什么功劳，这回大人出来，手下没有能人，要是你我能立下功劳，大人好保举你我升官。”苏永福说：“

你我就此前往，不必多讲。”

来到店门首，小伙计正在大门道坐定，一瞧本地面官差带着二位办差的老爷，手持单刀。小伙计连忙问道：“你们几位老爷找谁？到我们店里来，有什么事？”苏永禄用刀一指，说：“我二人乃是跟随钦差彭中堂查办事件，听说在你这店，住有个飞贼张黑虎，在哪屋？叫他出来，跟我们打官司。慢说他这毛贼，叫他打听打听，当初那采花蜂尹亮就是我苏永禄拿的，北巡大同府破过画春园，剑锋山我拿过活阎王焦振远，如我无能为力，大人也不能带我。”

店里小伙计姓王行六，有个外号叫话把王六，伶牙俐齿，能言会道，说：“你们二位老爷一直奔北上房那三间，是他一人住着，住了有两年不给房钱，我们也不敢撵他，你们二位进去拿去吧，他在屋里吸大烟呢。”

苏永福二人说：“好贼崽子，胆子真正不小，知道我们哥俩在这，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二人直奔北上房，进了屋中，并无一人，苏永福气了，说：“刚才我们来到店门口，你故意高声说话，教贼听见好跑，再不然，你们早有人去送信，你们是通同与贼人一党。来人！把小伙计捆上，带到公馆，跟他要张黑虎。”

小伙计吓得浑身直抖，放声大哭，说：“大老爷不可，我可实实在在没放走张黑虎。二位老爷要不信，问问本地面官人，我们是把他恨死了，但愿把他拿住，给我们除了害，我等焉能放他！”

正在说话之际，只见由那边跑过来一个听差的人过来说：“了不得了，你们二位快回去吧，张黑虎上公馆刺杀大人去了。”

书中交代，张黑虎正在店中吸烟，听苏永福他们来找，本

来店里小伙计说话声音高大，他在屋中听得甚真。他本是一个夜走千家盗百户的江洋大盗，知道彭钦差手下能人很多，他自己一想：我要不把彭大人治住，我在此地就住不了啦，我先给他个下马威。想罢，由墙上摘下一把鬼头刀，跳在院中，飞身上房，一直蹿房越脊，来到大人的公馆，正赶着大人在那上房坐定，众文武在两旁侍立，等拿张黑虎一并审问。众告状人外面待候，个个喜悦，想：大人一到，可以拿住张黑虎报仇，从此可以除害，拨云见日。正在思量之际，张黑虎手拿明晃晃一把钢刀，由屋上跳在公馆院内，这些文武官各个吓丁一跳，文官往后倒退，武官各拉单刀。大人在上面坐定，一瞧，张黑虎年有四十以外，身穿凉绸裤褂，足下白袜蓝绫绸花鞋，手拿着一把鬼头刀，面皮微黑，黑中透紫，粗眉大眼，二眸子滴溜溜的乱转，四方口，长得甚是雄壮，拿刀指着大人说：“彭大人，我与你素无冤仇，你是查办边患的钦差，何必在此多管闲事！”

彭大人说：“好一个盗贼，胆放在本阁公馆持刀行凶，目无官长，来呀，给我拿他！”这里卫辉府参将叫何占鳌，一伸手把刀拉出来过去用刀一指说：“胆大张黑虎，你真不要脑袋了！”

一摆刀照定张黑虎，劈头就剁，张黑虎一闪身，抬腿将刀踢飞，何占鳌回头说就跑，被张黑虎一腿踢了个筋斗。这个时候，苏永福、苏永禄赶到，大嚷一声：“好，张黑虎，你真是胆大包天！”

张黑虎抬头一看，见苏永福、苏永禄威风凛凛，二人都是新苇帽，高提梁翡翎管，六品顶戴，蓝翎，身穿蓝绸国士衫，腰系凉带，足下薄底靴子，前后衣襟掖着，手中擎着单刀。苏永福是紫脸膛，年有半百；苏永禄是淡黄脸面，二人各摆兵刃要拿张黑虎。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一回

苏氏兄弟奋勇捉贼人 感念旧恩舍身护钦差

话说苏永福二人由户外摆刀，直扑张黑虎而来，张黑虎飞身蹿上房去，二人跟随在后，也蹿上房去。张黑虎一看，说：“原来是两个无名小辈，我要去了，今夜三更时分我来，连你带彭大人，取你三个人性命。”说罢竟自去了。彭公说：“苏永福，你二人把贼人急速拿住。”苏永禄过来说：“回禀大人，贼人已然逃走，大人请放宽心。”彭公说：“你当差太油滑，好生办案，我还要提拔你哪，今晚此贼要来，你二人应当如何？”苏永福二人说：“大人请放心，我二人今晚等候他，将他拿获。”大人说：“既然如此，晚间你二人在外间屋中安歇。”

少时摆上晚饭，大人吩咐知府：“将一千告状众人带下去对保，候本阁拿住贼人，传他们前来对词。”文武官各告辞回衙。大人用完了晚饭，苏永福、苏永禄在一旁侍立，大人在灯下看书。大人说：“这也不是公堂，你二人不必立规矩，搬过凳子，你二人坐下。”

苏永福、苏永禄在大人一旁坐下，听听外面天交初鼓，二人吃茶。又有一个更次，忽听前房扑咚、哗啦、扒达一响，大

人叫：“苏永福、苏永禄你二人到外面观看。”两个出去到院中一瞧，只见房上瓦掉下有四五块，二人又找到西后院，从地下拾起一根三楞钢锥，拿到里边借灯光一瞧，尖上有点血，闻了一闻。苏永禄过来递给大人说：“方才瞧见院里掉下几块瓦来，并无别的形迹，在西院中捡了一个钢锥，我闻了闻有臭味，许是打在屁眼上了。”大人瞪了他一眼，接过钢锥来一看，上写的字是“碧眼金蝉”。大人说：“这个钢锥是碧眼金蝉石铸的。”

苏永福、苏永禄一听，吓得颜色改变，都知道石铸的能为，这两个人又在他家人围住过。大人问：“你二人说是不是人家对手？”苏永福二人过来，齐说道：“要是碧眼金蝉石铸前来行刺，卑职实不是他的对手。”大人说：“你二人不必害怕，我想石铸前者发配西安府，那是本阁递折保求的，按王法应该重办于他。现在他在西安府知恩感德，必是他暗中保护本阁，这是刺客被他用钢锥打跑了。”

二人一听大人所说有理，这才放心。大人说：“你二人就在这外间屋搭铺，我进里间屋中安歇。彭兴他四人在西屋安歇。”此时天已交三鼓，苏永福二人搭上铺，躺下就睡着。至四鼓时光，苏永禄被尿憋醒了，屋中又没夜壶，伸手一摸，把彭兴的洗脸盆摸着，溺了满满一盆，刚要搁下，瞧见外头有人撬门，用手中刀把门闩推开，忽悠一下，门分左右。见有一人手执钢刀，迈腿就要进来。苏永禄一急，照直那人就把盆扔去，就听咣啷、哗啦一阵响，贼人成了尿蛋，飞身上房，竟自逃走。苏永禄嚷着说：“快来！刺客被我打跑了。”

苏永福也醒了，众人乱了半夜，天光已亮，本处文武官齐来参见，给大人预备好了车辆，请大人起马。大人说：“本阁今天不走，俟拿住贼人张黑虎再动身。”文武官不敢往下多讲，

给大人预备早饭。吃完早饭，大人把苏永福弟兄叫在面前，说：“贼人昨夜连来两次，你等竟未将他拿住。今天你二人在上房廊檐下值宿，不许睡觉，贼人若来，务要将他拿获。”苏永福二人答应。大人说：“白日无事，你二人去歇着，养好了精神，夜晚拿贼。”

苏永福、苏永禄吃了早饭，睡到平西之时，苏永禄起来上街灌了瓶酒，预备熬夜喝。要想买点菜肴，一瞧就只有一个卖驴肉的，花了八十钱，买了一包，回到公馆，跟苏永福商量说：“咱们哥俩在廊下一坐，你脸向东，我脸向西，贼要打东边来，你拿胳膊一拐我！贼人要由西房来，我拿胳膊拐你，贼人要从房上来，你我都瞧得见。”二人商议好了，晚饭后大人安歇，彭兴将上房隔扇一关，苏永禄搬了二人凳，堵着上房门，背靠着背一坐，静等贼人前来。苏永禄本来就胆怯，他的能为浅薄，心中祷告，但愿贼人别来，才是万幸。

等到天有初鼓之后，大人在里面并未睡觉，翻来覆去躺在床上，思想前后：想当初我自三河县起首，办过左青龙，拿过武文华，都是白马李七猴一人约请侠义所办。后来办了河南巡抚，办了无数奇巧之事。本阁查过大同府那样的活阎王，俱有能人拿获。跟我当差的豪杰英雄，俱都高升做官。现在就是苏永福、苏永禄二人跟我。苏永福为人忠厚诚实，苏永禄精明强干，我来到卫辉府地面，有黑贼张黑虎，搅扰地面，非将此贼拿获，本阁不能起身。正在思想之际，天交二更。外面苏永福坐在那目瞪口呆，似乎要困。苏永禄说：“兄长别睡，咱们哥俩喝酒罢。”拿过酒瓶，自己喝了一口，递给他兄长苏永福，喝了一口，复又递给苏永禄。正吃得高兴，大爷一瞧，东方来了一个人，趴在后房坡，借着朦朦的月色，看得甚真，见那人头戴灰色照头帽，身穿灰色贴身的小裤袄，下身蓝缎子袜子，

倒纳干层底鞋，背后背着一口单刀。大爷看见，用胳膊一拐，二爷苏永禄一瞧，西房也来了一个，在西房后房坡一站，苏永禄看得甚真，头上青绢包头，似撮打拱首斜拉茨菇叶，身穿青绸小裤袄，背着一条虎尾三节棍。苏永禄拿胳膊一拐，大爷苏永福一想：我二弟真伶俐，他会有后眼，怎么打东房来的人，他会瞧见？苏永禄也是纳闷，我们大爷有后眼，怎么打西边来的人，他会瞧见？二人彼此一回头，见东西房上来了两个刺客，二人吓得浑身直抖，体似筛糠，不摇自战，不热汗流。二人一想：就是张黑虎，还不是对手，何况来了两个？苏永禄的眼快，一瞧东房上正是恶贼张黑虎，西房来者正是剑锋山活阎王焦振远第三子独角鬼焦礼。

苏永福二人知道这二贼的利害，知道今天二人我准死。张黑虎昨天由公馆走后，就在卫辉府西门外，往北一拐。那里有一个妓女，外号人称“自来红”。他没敢回悦来店，跑在自来红那里去了。这个妇人今年二十二岁，很端正。张黑虎给些个钱，就算是张黑虎大包家，不许她接外人。她使唤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买了一个小丫头。昨日张黑虎拿着刀气昂昂进了自来红院中，来到屋中，将刀往桌上一放。自来红说：“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本来往常张黑虎在店里等人都睡了，他跳墙晚间到这里来住，连店里都不知道，他怕是黑夜有官兵到店里去拿他，这是脱身之处，故此今天自来红问他。张黑虎说：“小娘子，你不知道，今天老爷我在店中吸烟，有一个奉旨钦差彭大人，他见了几张呈子，有人告我，他派办差官，到店中去找我去了。是我拿着刀找到公馆，跟他大闹一场。今天回来，到晚至公馆，将他等全皆杀死，小娘子摆上些酒来，你我吃酒。”

老妈子把东里间床上小桌擦抹干净，少时掌上灯，摆上十

数样果子，两壶绍酒。自来红亲身给张黑虎斟上一杯，自己也满了一杯，拿起弦子，弹了一个瞧情郎，哄得张黑虎心花俱开，真是三杯花作合，酒是色媒人。张黑虎一瞧自来红，喝了几杯酒，更是透着好看，伸手拉过来，解了中衣，二人云雨一回已毕，安歇睡觉。

天交四鼓，张黑虎直奔公馆，被苏水禄一尿盆给打回来，在这里住了一天。今天交了三鼓，自己收拾好了，来到公馆。上了东房坡，瞧见西房坡有一人等着。他心说：昨夜拿尿盆打我的就是你，今天要不杀你，我誓不为人。西边独角鬼焦礼一瞧，东房有一人，他想：昨天用钢锥打我屁眼的必定是你，我今天要不报仇，誓不为人。二人各拉兵刃跳在院中动手，二一场大战，各施所能。那张黑虎刀法精通，焦礼虎尾三截棍乃家传的武艺，二人越杀越勇。彭大人此时尚在睡觉，听见外面动起手来，把窗户纸撕破，心中说：“都说苏永福、苏永禄没能为，不能办案，今天在院中动手，一言不发，真是仇敌恶战。大人往窗外一看，不是苏永福，使棍的是独角鬼焦礼，使刀的是张黑虎。苏永福、苏永禄堵门站着在那里低言悄语。大人叫苏永禄过来，问他：“这两人在院里动手是怎么回事？”苏永禄回说：“是两个刺客。”大人说：“既是刺客，为何不拿？”苏永禄说：“这是驱虎吞狼之计，使刀的要把使棍的打死，我二人过去拿使刀的，要是使棍的把使刀的打死，我二人再拿使棍的。”

大人说：“你说的还有道理呢，你应该把二人都拿住才是。”

苏永禄躲开大人，仍来到苏永福一旁，喝口酒，咬口驴筋。正然瞧着二人动手，忽然间从上房撒下一泡尿来，正流在苏永禄脖子上。苏永禄抬头一瞧，房檐上坐着一个人。苏永禄心说：

“这两个刺客就不少了，又来了一个，简直是要我们哥俩的命，我给他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拿起酒瓶就往上一砍，上边并无动作，又把驴筋扔上去，亦被那人接去。那人在屋上哈哈大笑，说：“真有我的吃喝，见了面就把酒菜扔给我！”

苏永禄一瞧，不是别人，正是碧眼金蝉石铸，吓了苏永禄一跳：两个刺客我们拿一个也费事，又来了一个。只听石铸在屋上一声喊嚷，说：“钦差大人只管放心，今军犯石铸特地前来捉拿刺客。”

书中交代，石铸自盗玉马，以为冒犯君颜，有欺君之罪，必要死在云阳市口，后来多蒙钦差彭大人保奏，才能免了死罪，万岁爷宽恩赦去死罪，发配西安府充军。石铸到了西安府，早有人给他安置，是他的两个内弟：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这哥俩遣一个小童到军牢所服侍。石铸花了些钱，上下都打点好了，给他兑下饭馆。石铸到了这里，银钱富足有余，家中有他两位兄弟办理好了。石铸来到这里没受罪，倒交了一班朋友，都是西安府的人物。头一个外号叫“镇西方”郑文彩，在西安府设着几块局，一见石铸就亲近，二人算是好友。第二个就是西安府的班头，姓金名英，在这衙门那任官手里，都是当红的差事，外号人称“赛叔宝”。还有在本处开镖局，久走东西南北，四路总镖头是人称神力无敌的王天寿。本处武营有一位把总，姓魏，这人好俊一身工夫，名叫魏得标，爱喜石铸是英雄，上赶着跟他交朋友。凡是练把式的，都爱跟石铸交朋友。内中还有铜头李四，铁胳膊华三，这一干人等，天天请石铸吃酒。这军牢班里，凡是避罪的，没有不感念石铸的；他拿银钱时常周济这些贫苦避罪的人，惟有三个避罪的，与石铸面和心不和。这三个人乃是大同府剑锋山活阎王焦振远的儿子霹雳鬼焦义、独角鬼焦礼、地里鬼焦智。这三个人时常背地商议

说：“发来的这个石铸，乃是伍氏三雄伍显的小舅子，咱们跟伍显有不共戴天之仇，拿住咱们哥几个人的，就是他。咱们虽不能跟伍显报仇，咱们拿住他小舅子，要了他的命，也算咱们报了仇了。”

焦智说：“且慢，这石铸既盗玉马，必是有名的英雄，你我不可造次，慢慢瞧着遇有机会，再治他不迟。”

每逢集场日子，这三鬼总要去赶集，凡是做小买卖的，没有不怕他们的。在街市上赶这一趟集，是人人怨声载道。要是石铸赶集的日子，有朋友一见，说：“这个做买卖的跟我们相好，让过去吧。”石铸又是外面的人物，焉有不依从之理？石铸也不指望这个三鬼，可他们套着跟石铸交朋友，天天在一处吃喝。后来做小买卖的都知道三鬼跟石铸交好，每逢到赶集的日子，大家把石铸请了去。石铸一到集上，在这一站，三鬼一过来赶集，石铸说：“三位兄长让步吧，这个跟我相好。”连着一一条街，三鬼什么也没抓回去。

到了晚上，这三人是一肚子气，说：“照这个样，咱们哥仨在这混不下去了。”焦智说：“我有个主意，明天吃完早饭，约石铸逛去，出了城，到了无人之处，咱哥仨就跟他比武，用车轮战法，把他累乏了，一棍把他打死。”焦义、焦礼说：“好，打死他，你我逃军，找一处高山、招军买马，省得在这里受这肮脏气。”三人商议已定，天晚各自安歇。

次日早晨起来，到石铸那屋里说：“石大爷起来了。”石铸正在喝茶，说：“你们三位找我什么事？”焦智说：“我们三人约你出城逛逛。”石铸说：“好。”

吃完早饭，同着三鬼出城有二里多路，来到树林之内。霹雳鬼焦义说：“我久仰你的杆棒出名，今天正好比比武。”石铸说：“很好。”拉出杆棒一动手，石铸工夫又纯正，正在英

雄年少之时，几个照面，把二鬼焦义摔了几个筋斗，焦礼过去也是不行。三鬼一瞧赢不了石铸，焦智就不敢动手了，说：“你我喝茶去吧，这也不是仇敌恶战。”

就打这一回起，石铸就留上他们的心了，每逢要跟他们出去，自己诸事都要小心。三鬼更是仇上加仇，仍然不死心。这天是焦智出的主意，请石铸逛山，把他灌醉了，把他打死。石铸留心，怕是三鬼算计，他走在道上，时时刻刻不敢大意。到了山里头，他们自己带的酒菜，石铸不喝，说：“你们三位是好意，你们先喝。”这三人拿起就喝。石铸一瞧酒里没情节，这才接过酒来喝。这三人推杯换盏，直灌石铸。石铸喝了几杯，假装酩酊大醉，说：“三位别让了，我的酒已够十分。”三鬼心中暗喜，以为石铸中计，少时就可以报仇。只要把他结果了性命，我等兄弟从此没有可怕之人。这三人站起来，不喝了，还叫石爷，连叫数声，石铸一言不发。三个人伸手拉出虎尾三截棍，一瞧石铸躺着不动，焦义说：“你们哥俩躲开，我一棍把他打死。”焦礼说：“哥哥交给我吧。”刚一拉棍，见石铸蹿起来，说：“好贼崽子，敢算计石大爷！”伸手拉杆棒，照定独角鬼就是一杆，把独角鬼摔倒在地。霹雳鬼、地里鬼各拉三截棍，石铸与他三人是以死相拼。走了十几个照面，三鬼叫石铸摔得晕头转向，三鬼提着三截棍往南就跑，石铸随后就追。刚出山口，见郑文彩、金英、铜头李四、铁胳膊华三，还约了好些人，各拿刀枪，听说石铸被三鬼约山里吃酒，怕的是三鬼暗害石铸，这才约会人赶奔来了。见三鬼慌慌张张，拉着棍跑出山口，石铸拉着杆棒，随后追来，一见众人说：“你们哥几个回去吧，我已然把三个鼠辈打败！”

众人这才请石铸在酒楼吃酒，直到天黑。石铸在军牢营自己屋中喝了两碗菜，觉着肚皮疼痛，想要出恭。他到了三鬼住

的房后院，蹲着出恭，听屋内焦义说：“咱们的仇人彭朋奉旨查办西夏，已然到了河南地面，咱们这杀父冤仇，不能不报。

”焦礼说：“我打算明天动身，也不住店，我带上干粮，带上个水葫芦，还得带上一张狗皮，晚间在山内睡觉隐身。”

石铸听了屋中所说的话，出完了恭，来到自己屋中，告诉小童好好地看家，他也收拾一份行路的物件。次日天一亮，在后面暗跟着独角鬼。

这一天到了卫辉府，天色尚未落日。一打听，知道钦差公馆的，在十字街路北。焦礼在公馆外头，踩好了道。等到夜晚，他飞身进了公馆，石铸暗地跟随在后。焦礼在前房檐一趴，听屋中说话，石铸打了他一紧身低头锥，正打在焦礼屁股眼上。他往下一滚，连瓦掉下两块来，跑在西院把钢锥拔出，扔了，蹿房越脊，逃出西门。

离城四里就是山，进了山洞，把狗皮铺上，躺在那养伤。石铸在北边找了个山洞，盘膝一坐，白天也未出山。等到晚上，焦礼头里走，石铸后头跟，随又到了公馆。焦礼与张黑虎动手，石铸跳下房来拿贼。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二回

保钦差石铸赦罪 嵩阴县二老鸣冤

话说石铸来到公馆，趁张黑虎与焦礼二人正在动手之际，他从屋上跳下来，说：“钦差大人只管放心，军犯石铸特来保护大人。”拿酒瓶子照定张黑虎一扔，正打在张黑虎前胸之上，把酒菜照着独角鬼的面门打去，然后骂道：“我把你这两个刺客贼人打死！”拉出杆棒，先照定张黑虎一紧背低头锥，正打在张黑虎大腿之上。抖杆棒直奔独角鬼焦礼。他乃是石铸的手下败将，焉敢与他动手？一照面就被石铸扔倒。张黑虎过来抡刀就剁，被石铸杆棒缠身，翻身栽倒。张黑虎急忙爬起，把刀一顺，问道：“你这厮使的什么兵刃？”石铸说：“你不认得，我这兵刃叫摔蛋。”张黑虎说：“你不要骂人。”说着飞身上房，蹿出公馆逃去。焦礼也蹿上西房，一回头说：“石铸，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苦苦追赶我？”石铸说：“你要安分，我也不拿你。大人不忍把你们剪草除根，留你这几条狗命，你还恶心不改，又前来行刺。”焦礼并不答言，蹿出墙外，石铸紧紧追赶。追出西城门，来到山口之内，焦礼把东西拾起来，连夜往回走，石铸暗暗跟随，及至到了西安府，石铸这才放心。

独角鬼回来对他二哥四弟将公馆之事说了一遍。二鬼咬牙

忿恨，焦义说：“我有一个主意，须如此这般。”焦礼说：“也只可如此，你我一个对一个，都不是他的对手，二哥的主意很好。”随即大家安歇。

次日焦义带着二鬼来找石铸说：“石大爷，我们来见你。咱们前头勾了，后头抹了，我们三个人从今改恶向善，自己追悔前非。石大爷，咱们依旧是朋友，你别记恨我。再说前者皆是小人搬弄是非，我们乃一时的糊涂，听信小人之言，致你我兄弟为仇。”石铸说：“得了，你们三位也不必往下多讲，我石铸最不记恨人。”三鬼打这又跟石铸时常谈话。

这一日，军营忽然点名，说：“文书下来，要石铸。”凡是石铸相好的朋友全害了怕，都以为石铸凶多吉少，他是个避罪的军犯，有文书调必没好事。石铸倒很不介意。焦家三鬼甚为喜悦，以为石铸这回准死。

石铸来到知府衙门，知府把他叫在堂上，说：“有奉旨钦差彭大人查办西夏，来文书调你保护大人当差，本府赏你五十两银子作盘费。”石铸磕头下来，到了军牢营，大家都给石铸道喜，这些朋友凑公份给他送行，把伺候他的小童打发回仇桑店。

石铸这天临起身，刚一出军营，一瞧，他这些朋友都预备酒给他送行，排出有一里多路。石铸每桌上喝三杯，总有一百余桌，石铸酒量虽大，也觉着喝得太多。方出了西安府，有一里之遥，一瞧焦家三鬼也预备酒菜等着石铸，一见石铸来到，三人带笑开言：“英雄不记仇，知道你高升了，我哥仨给你预备点酒，一来给你送行，二来有相求之事。你跟彭大人当差，将来必要得官，我三人在此地受困，啥时是出头之日？求你在

大人跟前说几句好话，给我们三人讲个人情，我三人情愿给大人牵马坠镫。”

石铸说：“甚好，三位不必托付，我但得一步地，何须不为人。只要你三人把心搁正了，没有不能行的。”说着话，端着酒刚要喝，自己又一想，我跟三鬼几次作仇，我这要走，酒里恐他搁点东西。想罢说：“你们喝两杯吧，主不吃，客不饮。”

焦义说：“我这两天戒着酒，今天特地为石大爷预备的。”

石铸说：“那么你们哥仨都不喝呀！”独角鬼、地里鬼一使眼神，三个人站起身就走。石铸把酒往地下一泼，一片火光，知道酒里有毒药。见三鬼已跑，也不便追赶，他自己认得大路，直奔卫辉府，这且不表。

单说大人自从那夜石铸把两个刺客追跑，大人知道苏永福二人武艺平常，立即吩咐发文书调三个人。头一个调西安府石铸；第二个调天津卫守备武杰；第三个调狼山千总纪逢春。文书走了，大人在这里歇了三天。

这日叫本地面预备车辆，大人起身往下走。这一日到了嵩阴县地面，忽听那边有人喊冤。大人吩咐轿子站住，把喊冤之人带过来。一瞧是两个人手拉手前来告状。头一个身穿月白裤褂，白袜青鞋，年有五十余岁，过来说：“给大人磕头，小的姓李叫李泰来，家住在李家集。我有一个女儿叫玉娘，给何天赐的儿子何芳为妻。小的上他家接我女儿去，他无故地把他儿子藏起来，把我女儿卖了。”

大人又把那个告状的叫过来，见他年有半百以外，身穿蓝布褂，五官慈善，跪倒在地，说：“大人，小的姓何叫何天赐，住在何家庄，我儿叫何芳，娶的是李泰来的女儿为妻。前两天

我儿媳说她娘家父亲过生日，小两口骑上一条驴回家去。他把女儿藏起来，把我儿给害了，他反跟我要人。”

彭公说：“你两个是亲家，其中必有缘故。你二人暂且下去，三日后听传。”把何天赐、李泰来交给本地面带下去对保。大人轿来到嵩阴县，到公馆轿子落平，摘杆去扶手，大人下轿，来至上房。本处知县姚永寿过来给大人行礼，公馆派伺候大人的差官。大人吩咐：“贵县回衙理事，明日早预备车辆，本阁以便起马。”知县告辞回衙。大人用了晚饭，在灯下看书，细想何天赐这案其中必有隐情。大人看完了书安歇。次日早晨起来，大人正在喝茶之际，听外面有人喊冤，大人叫苏永禄把喊冤之人带进来，不准威吓他。苏永禄出去一瞧：是两个年轻人，手拉手前来喊冤。苏永禄说：“你二人不要嚷，跟我进来。”门口听差人正要拿鞭子撵他，苏永禄说：“钦差大人吩咐，如有喊冤的不准你们撵。”

把二人带进来，大人一瞧，这二人面带狡猾，头一个跪倒说：“大人在上，小的是伏牛山地方，姓怀排行第三叫怀条子。只因伏牛山跟青龙山地方，有两具死尸，脚在伏牛山，头在青龙山，地方交界两个死尸。”又把那人叫上来一问，他说：“我叫文四，是青龙山地方，有两具死尸，脑袋在青龙山地面，身子在伏牛山地面，这归伏牛山办，不与我相干。我二人彼此争论口角，知道钦差大人是明镜高悬，我等求大人公断。”

大人将眉一皱，说，“你这两个囚徒，些微小事也来搅我！我应当重办你等。既是地方出了人命，在搭界上，应当一人一个，还不快去报知本县！”给撵了下去。

两个地方刚要走，大人说：“把二人叫回来。”两个地方回来跪下，大人问道：“青龙山、伏牛山两死尸，却是怎么样？”

文四说：“一个是二十多岁的男子，长得白净面皮，身上三刀之伤；一个是五十多岁的老道，身上有一刀伤。”

大人一听，这事奇异，何天赐、李泰来所告，丢了儿子、儿媳，是男女两个；这伏牛山是两个男尸，其中又有别的隐情。派本地知县姚永寿带着苏永福、苏永禄，刑房仵作，前去验尸，说：“本阁今天不走，等验明白回来禀我知道。”

苏永福二人下去，跟随知县到伏牛山、青龙山验完尸回来，知县带着二苏上来回话：“老道是一刀伤致命处身死，那少年是三刀之伤，是何天赐的儿子何芳。”

大人立刻吩咐把何天赐传去认明，着知县派本地方看守，有人认尸，准其领尸。又吩咐知县派人捉拿凶手。叫苏永福、苏永禄改扮出去私访。

苏永福二人刚一出公馆，只见由对面来了三骑马，正是天津卫守备武杰，字国兴，哼将军李环、哈将军李珮。只因前番武国兴升了天津卫守备，银头皓叟胜奎不放心，说他年轻。迎接家眷之时，胜玉环刚从玄豹山回来，叫李环、李珮保护。武国兴知道他二人老成历练，到了天津，接了任所，诸事都是商量办理。今见了大人调他的文书，他把家眷打发人送到黄杨山胜家寨。他三个人直奔西大道，追赶钦差大人。

这天来到嵩阴县，天有已正。来到大人公馆门外，见苏永福、苏永禄二人，三个人连忙下马，过来给苏大爷、二爷行礼。苏永福连忙答礼相还，二人复又带着武国兴到里面参见大人。彭公说：“武杰，你这几年名声很好，因本阁今奉旨查办西夏，我想你们就跟我当差很好，这次我必要保举你们升官。”

武杰说：“蒙大人栽培。”

大人说：“我昨天来到这嵩阴县，有何天赐、李泰来前来喊冤，丢了夫妇两个。今天伏牛山有个何芳的死尸，不见李氏

的下落，又有一个老道被杀，这乃是一件无头案，你等下去，改扮行装，出去访查访查凶手。”

武国兴答应，下来换上便衣，带着李环、李珮出离了公馆。苏永福、苏永禄也出来到了嵩阴县北门外，路东有一座酒馆，苏永禄跟苏大爷说：“要访查事，总是酒馆、茶馆听些闲话，喝酒倒是个由子。”

二人掀帘进去，到了后堂，找张桌坐下，堂倌过来问要什么。大爷要了两壶酒、两样菜，刚要喝，只见有人嚷着就进来：“咳，你们这酒馆有人吗？给看着点马，丢了你们可得赔。”苏永福一瞧，这人头戴新苇帽，高鼻梁，翡翠的翎管，六品顶戴，身穿灰色格布袍，足下青缎子靴子，腰系凉带，袍松带紧，面皮微黑，短眉毛，圆眼睛，蒜头鼻子，雷公嘴。来的正是狼山千总纪逢春。苏永禄连忙让，说：“纪老爷这边喝酒。”

纪逢春一瞧，说：“哟，苏二爷，你们哥俩好呀！”

苏永禄说：“来吧，这正盼你呢，你是狼山的千总，三年挣足了吧？”

纪逢春说：“不好，瞎混了三年，很不得意。”吃完饭，纪逢春给了饭账，出了酒馆解开拴着的黄马。三个人回归公馆，面见大人，提说在外面访查，没有提说此事的人。不多时，武国兴也回来了，众人在大人台前回话，只见外面听差之人进来回禀说：“有西安府来的军犯石铸，在公馆门外下车，特意前来给大人请安。”

彭公吩咐把他叫进来，只见听差之人把石铸叫进来，至大人台前，行礼说：“大人在上，军犯叩头。”

彭公说：“石铸，你有一身本领，为何埋没？本阁知道你是个义士，我今奉旨查办西夏、贺兰山，调你来跟我随行办差，如有功，定要保你升官。”

石铸说：“大人恩施格外，军犯敢不效死？我感念大人，恩同再造。”

彭公说：“你吃完饭，到外面访访，青龙山有两条人命，有一个人被杀，不知是哪里的人，又无领主。何天赐、李泰来二人喊告，何芳同妻子李氏住娘家不见，现时青龙山有何芳的死尸，不见李氏下落，你到外面访查访查。”

石铸说：“我正要回禀大人，我由西安府来，刚到家里，就听说村北出了无头案。待军犯再去细细打听，回来禀报大人。”石铸在公馆吃了饭，出了公馆，到那里一瞧死尸，老道不是外人，正是石铸的朋友，三清观的刘道玄。石铸一瞧，这案就明白了。

来到三杰村家中，石大奶奶说：“你怎么又回来了。”石铸说：“我已然见过大人，因为伏牛山、青龙山这案，大人叫我出来私访，敢情是我的朋友被人给杀了。”

刘氏说：“你在西安府这两年，交了些朋友，有跟你有仇的没有？”

石铸说：“很有几个知己的朋友，跟我有仇的，就是焦家三鬼。”正说到这，听外头咕咚一响，石铸出来一瞧，没有什么动作，到了屋中，石铸说：“我这一跟大人当差，就有高升的日子了，你在家好好度日。”

刘氏娘子说：“也不用你嘱咐。”

石铸出来一瞧，天已掌灯以后。这里到嵩县有十二里地，自己想着办案要紧，连忙来到公馆，叫武国兴、纪逢春跟着他，直奔伏牛山三清观，前去办案。这三人各带兵刃，出了公馆。石铸头前带路，来到伏牛山三清观。来到了庙外头，石铸说：“你二人在此站站，我进去瞧瞧。”武国兴说：“你我分两边进去。”三人各蹿进房去，一看，是正殿一层，东厢房是老道

住的屋子，屋里有灯光、人影。石铸一翻身，珍珠倒卷帘下去，将窗户纸舔破往里观看，见屋中是顺前檐的炕，炕上有一张八仙桌，摆着几样菜在当中，面向东坐着的是张黑虎，北边坐着一人，面皮微白，年有四十以外，头带九梁道巾，身穿蓝绸短道袍，足下白袜云鞋。石铸一看不认识，见这老道两眼贼光闪闪。南边也坐着个老道，白净面皮，也是短道袍，正同张黑虎吃酒。

这个时候，武国兴也来到切近，往屋中一瞧，一拉石铸，到了那边无人之处，说：“石大哥，当中坐的那个我不认识，那两个老道是当初桑氏九花娘的两个哥哥，叫桑忠、桑义。”

石铸一听，说：“却原来这两个老道也是逃走漏网之贼，当中就是公馆行刺的张黑虎，身背九条人命案。”石铸说罢，叫武国兴、纪逢春各摆兵刃，一旁等候，石铸来在门首，一声喊嚷：“桑忠、桑义、张黑虎，你这三个贼人，还不出来受死！”

里面三个贼人正在说话。原来张黑虎自从卫辉府逃走，来到此地，正遇见桑忠、桑义，三人乃是故旧之交，张黑虎就问：“你二人在哪住着？”桑忠、桑义说：“一言难尽，我们哥俩自遭官司之后，闹得家败人亡，打算要回故土，也是无脸回去，住在这三清观。有个道友刘道玄，我们两人就在他这存身，夜里出去做两号买卖。刘道玄别无所好，就爱喝酒，是我二人瞧他住的这庙，是个很好的地方，离着大道又近，出去做个买卖，遇有过往的孤行客，也可以截住，得点财帛，在这庙里吃喝。你要没地方去，在这一同住罢。”

张黑虎说：“甚好！”同着二桑来到三清观，终日同吃同喝。刘道玄是个老实人，也不管他们做什么。时常夜内出去，就背回一包袱来。这天刘道玄说：“你们三位是绿林的英雄，

我这里不成，请搬家吧，要叫官人知道，连我一齐抓。”桑忠说：“不要紧，你不用管，与你无干。你要管，你倒找连累了。”刘道玄说：“不能不管，庙是我的。”桑忠、桑义也不理会他。

这天同着张黑虎下山，瞧见一个妇人骑着驴，有二十一、二岁，长得倒甚美貌，头上黑黑的发，白生生的脸，蛾眉皓齿，桃腮杏脸，虽然是乡妇村姑，长得十分美丽。张黑虎一见，恶念顿起，他过去一伸手，把驴嘴环揪住，见后面跟着一个男子，这正是何天赐之子何芳同妻李氏回娘家，一见张黑虎揪驴，何芳就问：“哪里来的这野男子，敢这样无礼！”

张黑虎把眼一瞪，说：“你老子瞪眼杀人，我看这妇人有几分姿色，我要把她带走。”何芳一听此言，火往上撞，赶过去要打张黑虎，被张黑虎抡刀砍死道旁。这妇人吓得傻了。桑忠、桑义过来。三个人赶驴来到三清观，张黑虎把这妇人搀下来，打驴两刀背，这驴跑下山去。三个人拉着妇人进了庙内屋中，将妇人倒捆二臂。这妇人连哭带骂。刘道玄说：“这可真不像话，赶早将妇人放下，万事皆休，不然我就到嵩阴县把你们告下来。”桑忠、桑义一听这事不好，留着他怕他坏事，即举手一刀，把老道砍死，他二人搭着死尸，也给扔在大道上。

二人回来把血迹收拾干净，一听这妇人还是直嚷哭闹，桑忠说：“这也不成，我有个主意，把她捆上，搁在南屋里饿着，她多咱依从，再把她放开，给她吃饭。”

今天，这三人正在屋中喝酒，桑忠说，“你我三个人在此住不长，现在咱们做的这两条命案，有人在彭钦差那里喊了冤。彭大人住在嵩阴县，派人出来访拿咱们。”正说到这，就听院中一声喊：“桑忠、桑义、张黑虎，外头官兵已把庙围了，还不出来受死！”三个人把灯一吹，各拉兵刃，要出来动手。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三回

忽闻凶信连夜追贼 班山聚众抵挡英雄

话说石铸在院中一嚷，三个贼人把灯吹灭，先扔了一个板凳出来，然后张黑虎跟着蹿出来，武国兴劈头就是一刀，道：“唔呀，混账王八羔子，你难走哉！”纪逢春一摆短把轧油锤，也往上杀来，桑忠、桑义也蹿出来动手。武国兴敌住桑忠，纪逢春战住桑义，石铸抖杆棒尽摔张黑虎。张黑虎一想：我在卫辉府没遇见过敌手，就遇见姓石的这小子，是我的硬对，真是命中的小人。我瞧这样子，三十六着，走为上策，此地断不能存身。自己把刀一摆，蹿上房去，想要逃走。石铸一声喊嚷：“好贼崽子，石大爷今天可不能放你逃走！”一回头说：“武老爷，你们二位拿这两个贼，我追他去！”

跳出庙外，见张黑虎在前，石铸就说：“张黑虎，你是英雄，就站住，你我分个上下，要跑，把你英名扫尽。”

张熏虎说：“你欺我太甚，你打量我真怕你不成？”止住脚步，把刀一摆，向石铸拼命。石铸提杆棒想要把张黑虎擒住，算得头功一件。石铸赶过去抖杆棒就把张黑虎扔了一个筋斗，张黑虎爬起来，慌不择路，往前就跑。石铸哈哈大笑，说：“

鼠辈，你快站住，我把你捆上，跟我打这场官司，万事皆休，今天休想逃走！”张黑虎知道前面有一道河，自己想：岸上我不是石铸对手，我把他骗入河内，我动手把他拿住。想罢回头说：“石铸，你要是英雄，咱二人前面河内分个上下，不去者，鼠辈也。”

碧眼金蝉石铸说：“贼人，你必会水，要在你得力的地方与我动手，石大爷我不怕，由你跳吧。”说着，来在河岸，只见贼人一滚身，跳下水去，石铸心内说：贼人是自来找死，我先把杆棒围住腰中。他拉出佩刀来。石铸是水旱两路英雄，在水内他使的是截水镰，今天未能带来。他也未带来水湿衣靠，只好拉单刀，跳入水中。见张黑虎正在水内隐了身，翻眼望着这边，石铸一语不发，摆刀分心就刺。张黑虎一闪身，这二人在河内走了七、八个照面，不分高低。张黑虎甚是着急，又两三个照面，被石铸扎在腰上，张黑虎觉着一疼，一张嘴“咕噜”灌四五口水，手忙脚乱，刀也扔了，被石铸揪住，又灌了他两口水，拉上岸去捆上，扛回三清观来。

他把贼人放下，只见纪逢春正在庙门首嚷说：“小蝎子，你往哪里去了？”石铸说：“纪老爷，可曾把贼拿住了？武老爷往哪去了？”

纪逢春本是个傻子，他又不会说话，听石铸问他，他说：“我和武杰正和两个贼人动手，那两个贼人一上墙，我二人追上房去。他二人跳出庙去，我二人分头一找，连贼带武国兴踪迹不见。”

正说着，只见武国兴从外边回来说：“我追两个贼人，至北边一个树林之内，两个贼人绕树林逃走，我故此回来。石大爷，你可曾将张黑虎拿住？”

石铸说：“已经拿住，咱三人回公馆，面见大人吧。”纪

逢春扛起张黑虎，直奔嵩阴县。

三人来到公馆门首，把张黑虎交与听差之人。天已大亮，石铸同武杰、纪逢春进了公馆。见大人已起来吃茶。石铸把拿张黑虎之事回禀了一遍。大人点头说：“石铸，我有句话对你说，你可别着急，夜内四更时候，有你家里人来送信，说你媳妇被焦家三鬼带人给背走了，我已然派苏永福、苏永禄前去追赶。有你们邻居贾氏兄弟已追下去。”

石铸一听此言，“咕咚”栽倒在地。大人命人将他扶起来，唤了半天才缓过来，说：“好，三鬼！我决不能跟你们善罢甘休。”站起来往外就走。大人叫武国兴、纪逢春道：“你二人帮着追赶拿贼。”

他等走后，大人传到嵩阳县三班，升堂审问张黑虎。先问卫辉府刘秉琦之女因奸不允，杀伤性命，临走留下字句一事。张黑虎一想：料得这场官司，是不能出去，自己便只好一一的招认。大人吩咐：“交嵩阴县加了刑具，发入大狱。”这时把何天赐、李泰来传到当堂，大人说：“你女儿现在三清观空房锁着，派官人押着。李泰来你女儿接回去。何芳已被张黑虎所杀，老道也是他杀的，现已将张黑虎拿住，当堂具结完案。何天赐领你儿子的尸首。”各具结完案，三清观道人刘道玄殡埋，庙着本处绅董另安置道人。

彭大人把事办完，立刻都吩咐下去。大人吃完早饭，暂不能起身，天有已正。忽见外面苏永福、苏永禄二人回归。大人一见，当时问道：“你等到三杰村，可将石铸之妻救回？贼人可否拿住？”

书中暗表，石铸自西安府被大人调走后，三鬼气忿不平，用毒药酒又没害死石铸。三人跑回军牢营。焦义说：“你我这场官司是被屈含冤，父子六个被彭朋斩了三人，你我在此受罪，

几时是个出头？莫如你我兄弟想个出头之计，倒是万全之策。

”

焦智说：“我倒有个投奔，咱们逃军一走，可别回大同府。此时有彭朋手下余党张耀宗做大同府总镇，他丈人铁旗杆蔡广，金头蜈蚣窦氏也必跟着他。”

独角鬼说：“咱们不回大同府，你说上哪去？咱们站起来就走，也没人敢拦！”

焦智说：“咱们收拾好了，明天起身，直奔河南，那里有个二营山，两位大王，叫晃杵神大汉班山，铁头狮子班海。他有个妹妹叫班立娥，给咱们老五，老五不要。他们如今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是绿林豪杰，投奔他们，可以安身。”

三鬼商量好了，次日夜内，由军营逃走。看差人等知道，连忙禀知本地面文武，说：“三鬼逃军。”地方立派官兵四路追寻，也未赶上。

三鬼来到二营山，见这里的地势，是两座山夹着一处寨，外面有一道河，非坐船不能过去，地势最好，不然，焉能窝藏江洋大盗？三鬼来到山口一瞧，一湾水由东山口至西山口够五里，由南至北也够五里。四外山涧流下来的水，都归在这河里。虽然是死水，倒是很深。焦智一声胡哨响，就见打东边柳荫下顺着河沿来了一只小船，船上两个水手，来到岸边说：“三位太爷要进山吗？找哪一位？”

三鬼说：“我们来找这山的寨主晃杵神大汉班山。我们兄弟三个乃是大同府剑锋山的，姓焦。”

水手一听，说：“原来是剑锋山的。”

焦义说：“不错，正是我等。”

水手说：“暂且等等，我们进去回一声。”

焦义他三人在此等候，见小船扑奔北岸，这北岸上有五间

听差的房，有十个人该班，有事往里回禀。船上水手说明焦家三鬼投奔之事，有人跑进二营山大寨。此时班山、班海正在大厅会客，却是那飞云僧尹明，由秘香居盗珍珠手串，被欧阳德追到华阳庵。飞云僧逃走，他就来到二营山，跟班氏兄弟相好，他在这里住着。今天三人正在喝酒，有人来报：“剑锋山霹雳鬼焦义带他两个兄弟来拜访二位大王。”

大汉班山一听，说：“既然焦家弟兄前来，是你我的好友，你我须要迎接进来。”吩咐喽兵齐队，大开寨门，用船渡过三鬼。班山等迎出寨门，众人见面，彼此行礼，各叙寒温，让至分赃厅，大家坐下，重新上酒。

大家正在热闹吃酒，只见班山之妻牛氏、班海之妻杨氏同着班立娥三个人上了分赃厅。三鬼等彼此过来行礼，落坐吃酒。班山问道：“焦二哥，听说你等遭了一场冤屈的官司，把你们发了西安府，你们官司怎么完的？”焦义就把逃军之事说了一遍，又道：“现在无处投奔，来到兄弟你这里，暂且存身。”

班山说：“你们在西安府就没个朋友？按说也不能受罪，抓集就够花的，你们为什么必得逃军？”

焦义一闻此言，眉头一皱，说：“贤弟有所不知，我们弟兄遇着仇人了，就是那盗玉马充军的碧眼金蝉石铸，他欺负我弟兄甚苦，我等又不是他的对手，抓他不着，我等想个妙计，借着贤弟的鼎力，我等必须要报仇。”

班山问他：“怎么报仇？”

焦义说：“你得帮着我到一趟三杰村，把石铸的满门杀死。”

班立娥答了语：“急不如快，今天就走，我也帮着焦二哥去。”因此商量好了，班山、班立娥同三鬼五人来到三杰村。天刚掌灯，找着石铸的门首，蹿进墙去，进入院中。焦智在房

上偷听屋中说话，正是石铸说：“是和焦家三鬼有仇。”焦智由房上跳下去，蹿出院子，连那几人也跟他跑出去了，齐问：“怎么一段事？”

焦智说：“白来了，他要在家，你我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正说着，忽见石铸由街门出来，一直往嵩阴县去了。他等几个人容石铸走远，他们才进了院中。刘氏还未睡觉，班立娥提刀进在房中，把使唤婆子杀了，藏在桌子底下，用刀一指刘氏说：“你这妇人不准嚷。”过去将刘氏倒捆二臂，用手帕把嘴堵上，背起来，带着大家出了宅院。这乃是焦义出的主意，也不杀他满门。石铸既是英雄，把媳妇丢了，石铸要知，自己真得抹脖子，叫他自己死。

他们刚一出院子，仆人就嚷：“了不得了，有贼把大奶奶背走了。”

隔壁院中就是贾国栋、贾国梁。哥俩听见，连忙拿起兵刃，带上家人，点起灯笼火把，追出三杰村，一问：“这贼往哪边跑了？”有人说：“往西偏北跑了。”

贾国梁派腿快的到嵩阴县给石铸送信，他这里聚集村人，追赶下去。追有二里之遥，贼人正在歇息，贾国梁一声唤嚷：“好贼人，胆敢抢掠民间妇女，你往哪里走？”

地里鬼焦智说：“你们几位背着石铸的媳妇先走，我抵后头追来的人。”

班山说：“算着我。”一摆刀奔上前来。贾国梁一抖花枪，分心就刺，班山用刀将花枪拨开，跟进身，抡刀就剁。地里鬼摆虎尾三截棍，劈头照贾国栋打来，贾国栋摆刀相迎。几个照面，被地里鬼一扫堂棍，将贾国栋摔到，幸亏众乡人各往上拥，把贾国栋救起来，背着送到家去。贾国梁一瞧兄弟带伤，自己

心一慌，被班山一刀背，正打在背上。贾国梁往回败走，众人保护着。

地里鬼也不追，复往西要赶上班立娥，有人一声喊嚷：“好贼人，慢走！你家苏大爷、苏二爷来也！”这二人因有人到公馆送信，大人派他二人赶紧拿贼。这二人追到此处，知道贾国梁二人受伤，这才喊嚷。地里鬼一瞧，对班山说：“这两个是饭桶，无能之辈。”

苏永福拉刀直奔班山，苏永禄直奔地里鬼，这二人焉能敌得了地里鬼与班山？走了有五、六个照面，大爷就喘上了，苏永禄就跳出了圈外，用手中刀一指，说：“焦智，你打听打听苏二爷，乃当世英雄，拿你们这贼崽子，真算不了什么。二太爷今天拿住你们，到公馆前去报功！”

地里鬼说：“你不用练贫嘴，过来！”

苏永禄说：“虽不能拿你，我有一计叫大磨针，你走到哪我跟到哪，只要我知道你的住处，我就能在本地面调官兵拿你。”

焦智一听，说：“这个主意真够损的。”

苏永禄说完话，就往回跑。焦智跟班山往西跑，回头一瞧苏永福二人又跟下来。天光已然就要亮了，气得独角鬼焦礼直瞪眼，说：“四弟，我去挡住后头，不叫他们知道往哪里去。你看这两个小辈又追下来了，待我前去跟他动手，你躲开，我把他拿住。”一摆三截棍跳过去，说：“苏永福、苏永禄，你这两个无知的鼠辈，快过来跟你三太爷比个高低！”

苏永禄准知道不是独角鬼的对手。正在这般光景，见石铸拉着杆棒，慌慌忙忙急走如飞地赶奔前来。苏永禄大声喊嚷说：“石大爷快来，贼在这里！”

焦智一瞧，吓得惊魂千里，有心要跑，又觉得怪不是样子

的，自己拉着虎尾三截棍，说：“石铸，你女人已然被我们背走，你还有什么脸活着！”石铸并不答言，抖杆棒照焦礼就缠。焦礼用三截棍照头打来，石铸往旁边一闪，杆棒一变着，把独角鬼摔了个大筋头，爬起来，拉着三截棍就跑，石铸就追。石铸日行千里脚力，这三鬼也能日行七、八百里，石铸追有一里多地，见那伙贼已在眼前，内中有一个姑娘背着好象是一个人，自己心中明白，必是自己的妻子被那姑娘背着。石铸一声喊嚷：“你这一伙贼人，还不把人留下！”班山说：“这个就是石铸，你们头里走，我断后路。”焦义说：“可要留神，他利害得很。”

班山赶过来，照石铸就是一刀，石铸一闪身，跟进步一杆棒，把班山摔了大高吊。班山爬起来就跑，有半里地，焦义等着说：“我挡后路，这叫车轮战法，把他累乏了，咱们拿活的。”

石铸一瞧是焦义，心中明白，他们使车轮战法，赶过去就把焦义扔倒。焦义爬起来就跑，且战且走。石铸累得通身是汗，遍体生津，连呼带喘，已追离三杰村有三十余里，贼人仍然倒换着挡石铸。石铸本来这两天没得歇息，听这事又生气，又着急，觉得眼前一发黑，“哇”的一口血，栽倒在地。班山、焦礼正跑着，见石铸吐了一口血，栽倒在地，闭气身亡，班山说：“三弟你在这里站站，我过去拿刀把他杀了。”

独角鬼说：“且慢，石铸这厮诡计多端，他必是追不上咱们，打算把咱们诓回去，要被他围住，你我就得被擒，我们不能上他的当。”

班山说：“既是这样，咱二人走吧。”二贼拉兵刃往前走了。

石铸连急带气死过去，及至苏氏二人赶到，把石铸扶起来，

慢慢地叫唤过来。苏永福说：“咱哥俩把石大爷送至三仙庄，再做道理。”

正说着，纪逢春；武国兴二人赶到，苏永福说：“你二人往下追贼，我二人送石大爷回三仙庄。”纪逢春说：“也好。”苏永福背起石铸至三仙庄。

此时，伍氏三雄由京回来，在家内享福，一年进一次京。苏氏兄弟二人把石铸送至书房，把上面的事说了，伍氏三雄一听，说：“我可不陪你二位，我三人先追贼要紧。”，三人拉杆棒追出三仙庄。

书中暗表，那班立娥原打算把这妇人扛回，给她二哥做妻，故此她也没叫别人换，自己累透了，说：“众哥哥，我们找一个店，吃点饭歇息一会再走吧。”

班山说：“前面就是仇丧店，是一个镇店，你我到那里找一座大店，吃了早饭，再回山也不算晚。”

众人直奔仇丧店，到了东村头一看，是东西的街，一直往西，南北的铺户，路北有一座店，粉墙白字：“安寓客商”，字号是“天成客栈”。一进门是柜房，那边是厨房，迎门是影壁，转过影壁，是北上房三间，东西厢房，单间不少，好大一座客栈。班山到这店问伙计：“上房可干净？”

伙计说：“干净，你们几位请进来吧。”

班山带路，众人跟随，来至北上房西里间，是顺檐炕，把刘氏搁在炕上，班立娥说：“叫她过过风，别闷死。”

书中暗表，这仇丧店有一千二百户人家，是大镇店，有七八百家姓刘的，是开店的都姓刘，这跑堂的叫刘七；这店东是花枪太保刘得剪、花刀太保刘得猛；管事掌柜的，是刘得勇的叔叔，今年五十六岁。跑堂的刘七来到柜房说：“来的这几个人言语不对，情形各别，背着大包袱，我瞧这样象是个人在里

头，人都在外坐着，不许我进内去。”

刘掌柜说：“好，你就在外间屋说话，我舔破窗纸瞧瞧，看是什么。”

跑堂的来到上房说：“你们五位洗洗脸，喝茶，爱吃什么菜先说定，我们这店可包办酒席，应时小吃，整桌、半桌，零折都有。”说着话，老掌柜在西间屋里窗外，舔纸一看，不是外人，正是侄女。一想这件事必有情节。

回到柜房，叫他两个儿子，来到窗外，把上扇窗户支起来，下扇下下来，把刘氏轻轻抱出来，将口内东西掏出来，派人送到了刘得猛家，并叫他把速带个来捉贼。

班山等要了菜，心满意足，菜刚摆上，就听外面“哗啦啦”地家伙响，众声喊嚷，二太保带领众英雄出来拿贼人。要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四回

刘家店太保捉贼 马玉龙怒打恶霸

话说刘家店把刘氏送到太保家中，正赶上刘得猛、刘得勇在院中教徒弟练把式。一听见姑奶奶被焦家三鬼抢来，心想：幸亏落到自己店中，若落到别人店中，这件事就坏了。二太保教徒弟操家伙，刘得猛、刘得勇头前带路，吩咐伙计把店门关上。

跑堂刘七正在店中跟三鬼说话，听见外头叫嚷，班山抓起茶壶冲刘七砍来，刘七一闪身，往外就跑。班山同三鬼、班立娥跳在院中一看，见冲进一些人，各拿着刀枪剑戈。头前的刘得勇年有三十以外，身穿蓝绸裤褂，足下青缎快靴，手提长枪，照定焦义前心刺来，真是三花九转金蛇乱点头，冷嗖嗖半尺长鸭子嘴，直奔前心。焦义用虎尾三截棍一磕，跟着往上就打。那边刘得猛摆刀直奔焦礼动手，众徒弟跟焦智、班山、班立娥杀在一处。

正在动手之际，瞅热闹的人将刘家店围满。忽然一阵大乱，从房上跳下一人，穿着紫花布裤褂，紫花布快靴，黑脸膛，雷公嘴，短眉毛，圆眼睛，手提短把轧油锤，跳下院中。来者正

是打虎太保纪逢春。纪逢春跟武国兴追赶三鬼，追到天大亮，他腹中有点饥饿，便打算要找镇店吃点东西。

“我说，小蝎子，我有点饿了。”

武国兴说：“哎呀！我也饿了，你跟我走，前面有啥饭就吃啥，我没带钱，让我先到前面看看，你在这里等待。”

武杰奔仇丧店去了，把傻小子纪逢春扔在树林之内。他等了半天，见武国兴不来，只得自己奔仇丧店来找武国兴。见路北站着无数人，他见人就问：“请问，我饿了，哪里让白吃饭？”那人拿眼睛瞪他一眼，用手一指说：“那店里就让白吃。”纪逢春认是真的，来到天成店门口，他说：“你们瞅热闹的躲远点！白吃饭有什么可瞅！”旁边就有爱说话的说：“你是来找白吃的？”纪逢春说：“我饿了。”那人说：“你饿了？好！这里大人给大份，小人给小份。大份是炒肉、炖肉，一张大饼，两碟馒头。你要不饿给半份。临走还给四百钱。”

纪逢春说：“是了，怪不得这么多人。这里头人太多，你们挤不进去了。他们把门关上，你们进不去，我可进得去。”

那人说：“关着门，你怎么进得去？”

傻小子说：“我会上房。跳进去找个地方就吃了。”

说罢一拧身，蹿上房去。却只见院里不是吃饭的，是打架的。他也不知道这是谁跟谁打，他摆锤就奔地里鬼，三五个照面，他又奔了花枪太保。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哪头的人。纪逢春混打一气，累得浑身是汗，跟三鬼动手不多时，就奔二太保打一回。正在难解难分之时，房上武国兴赶到。

原本他把纪逢春扔在树林里，他进仇丧店吃了饭，诚心骗傻小子。他吃完了饭，来到这店门口，听里面嚷：来了个傻小子，拿着短锤乱打，也不知是哪头的人。武国兴这才蹿在房上，一看说：“纪逢春，你个混账东西，你不要乱打！”对二太保

说：“我们是钦差彭大人公馆的人，大人派我二人帮着碧眼金蝉石铸前来拿贼。”

说罢跳在院中，一摆单刀，照焦智就剁。纪逢春这才明白，便帮着二太保敌住三鬼。武国兴挡住班山。正在交手之际，由房上来了伍氏三雄，一声喊嚷说：

“好贼！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等胆敢擒夺良家妇女，我等特意前来拿你！”

拉出杆棒跳在院中，三鬼一瞅伍氏三雄一到，准知道不是对手，若与他动手，必要被获遭擒，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一张嘴呼哨一声，群贼上房，往西北逃窜。伍氏三雄带着大家紧紧追赶。奔至一条河前。三鬼、班山、班立娥都会水，五个人跳下水去。伍氏三雄在河前止住脚步问：

“二太保可会水？”

二太保说：“不会。”

纪逢春武国兴他二人也不会水。武国兴说：“往北还有一道桥可以过去。”大家便奔桥而去。

三鬼同班山刚游到二营山，便见山口出来一匹驴，上边骑着一个年轻的少妇，浓妆艳抹，穿着一身华美的衣裳，仔细一瞅正是班山之妻柳氏春娘，后头跟着一个和尚，是飞云僧尹明。

原本尹明与柳氏通奸，尹明时常在班山这里住着。今日班山同三鬼直奔三杰村。班海吃醉酒一概不管事了。尹明便找了一头驴，驮着柳氏想逃走。刚一出山口，遇见班山、班立娥同着三鬼回来。飞云僧一瞅班山等浮出水面来，紧打驴往西走，唯恐他五个人追上。

班立娥说：“大哥，你瞅，这不是报应？俺们去背石铸的媳妇没背来，叫人家救了。我嫂子却跟着和尚跑了。这都是你交的好朋友！跟你还是盟兄弟，时常在家住着，妻子不避，把

我嫂子给拐走了。照这个样的朋友你可要多交几个 ！”

班山一瞅，气往上撞说：“尹明决不该做这样伤天害理之事。他在我家，我待他甚厚，情同手足，他把我班山一世英名损尽。我把他拿住，碎尸万段，不解我胸中之气。”

说罢，自己浮上北岸，追赶飞云僧。飞云僧一瞅他追来了，便掉转驴头直跑。按说他日行千里的脚力，只是他不恋柳氏春娘。正在跑着，只见西边树林出来二百喽罗兵，个个都是黄老虎帽子，身穿黄坎肩，前后白光面上写着“龙山练勇”，各拿单刀，执一面藤牌，五十名长枪手，五十名藤牌军，一百名水兵，各拿着三截钩镰枪，都带着分水鱼皮帽，油绸水衣靠。这一百水兵都能在水里住三五天，这一百刀枪手都能爬山越岭。当中有一人，年有二十有余，头戴麒麟盔，身穿麒麟铠，身高七尺以外，细腰窄背，五官俊秀，面白如玉，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怀抱宝剑，迎面把飞云僧去路挡住，说：

“你一个出家人，为何带着一个妇人？你何人？快说实话！说了实话，放你过去，不然，休想过去！”

飞云僧说：“这位好汉，你不必多疑，她不是外人，而是我的嫂子。因要回娘家去，我母亲有病，家里没有人接她，叫我去接她。”正在这时，只听后面班山叫嚷道：“好飞云僧！你真是人面兽心，我拿你当个知己朋友相待，接你到家中，你却把我的妻子拐去，今天你休想逃走！”

刚才带兵那人看得真切，听得明白，怒喝道：“原来你们是奸夫淫妇、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一个出家人，不守清规，我先把你结果性命！”说罢，挥宝剑扑奔飞云僧。飞云僧气往上撞，伸手拉刀窜过来，照定那人就是一刀。那人用宝剑一架，呛啷一声响亮，剑把单刀削为两段，吓得飞云僧往圈

外一跳，掉头顺岔路往南就跑，直奔河沿，顺着河沿往西逃走。他想，要有人追他，他就下水浮水逃走；要是无人追他，他就由岸上逃走。

这边焦家三鬼同班山、班立娥赶到那边，追来的伍氏三雄远远看见，喊嚷说：“对面贤弟，别放走那五个贼人。”看官，你道这位来者是谁？此人提讲起来，大有来历。此人原籍京都顺天府大兴国安定门外镶黄旗老营房，乃是镶黄旗满洲旗人。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叔父婶母度日。他父亲活着时，做过一任知府，因为官清正，宦囊空虚，不应酬上司。后来，来了查办事件的钦差，他没处送礼，把他参了。他父亲这口气咽不下，气死了，留下此人，姓马名五龙，从小给他定下亲事，乃关知府之女。他的父亲死时，他才四岁，多亏他叔婶将他抚养大了，挑了一分一两五钱的钱粮，叫他在弓房拉弓。这年他十二岁。

这一天马玉龙进了安定门，走在地坛墙根，见有两个老者。上首这位老者，白面长髯，身穿蓝丝绸大褂，足下白底云鞋，手中拿着包裹，虽然年迈，精神十足，二眸子精神百倍。下首那位年有六十多岁，身穿青绸大褂，足下青缎快靴。面皮微黑，重眉阔目，鼻如梁柱，花白的胡须。玉花正往前走，这两位老头把他叫住说：“小孩站住，你姓什么叫什么？在哪里住？我看你很机灵。”

小孩说：“我姓马叫玉龙，在老营房住。今天没上学。我进安定门买点零碎的东西。”

那个黑脸老头就问：

“你家有什么人？”

马玉龙说：“我家就有叔父、婶母，父母都不在了。我念了几个月书，我叔叔怕花钱不叫念了。晚上上弓房。二位老爷子在这歇呢？”

二位老头说：“我们时常在此间闲逛，常见你打此经过。我们要收你做徒弟，你愿意不愿意？”

玉龙说：“二位老爷子教我什么？”

那老者说：“教你练把式。”

玉龙说：“好。我婶母不叫我念书，叫我跑驴子去，我不愿，我叔叔就打我。二位老爷子收我做徒弟，我求之不得。请问尊姓大名？我在哪里练功？”

白面老者说：“我姓蒋名得芳，绰号人称飞天玉虎。”

另一位说：“我姓叶名叫得明，人称海底捞月。你要愿意就给我们磕头，带你到地坛里，有清净地方可以练功。”

马玉龙一听，趴在地上就磕头说：“二位师父在上，徒儿行礼了！”

蒋得芳把他往腋下一夹，进了地坛，来到一所清雅之处，教给马玉龙练了几趟拳脚。马玉龙甚为伶俐，一教就会。天将晚，二位师父打发玉龙回去。临走时吩咐道：“你到家不用提练把式的事，天亮就往这里来，你就说你跑驴子去，每日我给你二百钱。”

马玉龙自此以后，每日跟二位老英雄习练武艺。整整三年，练得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

这一天，叶得明赐他一身麒麟宝铠，蒋得芳赐他一口宝剑，二人给他留下五十两银子，作为零用，说：“我们要上浙江普陀寺访友。你我师徒青山不改，绿水常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

二位老英雄走后，马玉龙把包裹、银两、宝剑带回家中。在家中，他自己单住一间，他把这些东西藏在屋中，不敢告诉他叔叔。这一天，他叔叔说：“你已然到了十五岁，也该挑份钱粮。”便叫他上弓房定日子。

前去这日，他叔叔到他屋中找东西，翻出一个包裹、几十两银子。他叔叔心说：怪不得他时常买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钱，原来这孩子做了贼了。我马氏门中是清白人家，除去养马当差，就是安分守己度日。正然想着，只见马玉龙从外面进来。他叔叔勃然大怒，说：“你这孩子，甚不安分，这是哪里来的东西？快说实话！我可不愿受你的连累。”

马玉龙说：“叔父不要着急，我并没有做贼，这个包裹宝剑，是我师父给我的。”

他叔叔说：“你趁早出去。我家不能存你！从今以后，不许进我的家门，你我各立门户，你把我的钱粮带了去。”

马玉龙见叔叔直往外赶自己，料想不出去也是不成，说：“叔父不必生气，明天一早我就走。”他叔父赌气归自己屋中去了。马玉龙坐在屋内，闷对一盏孤灯，思想自己父母双亡，叔父又往外赶自己，自己又再无至亲骨肉，不知哪里是存身之处。虽有万种伤心，自己也无非唉声叹气，能对何人言讲？想到这里，不由得说了四句：

万各忧愁诉与谁，对人欢喜背人愁。
此诗莫作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

自己思前想后，不知不觉已到了三更之后，想着自己无处投奔，又不能不走，觉也睡不着，恨不能一时天亮。坐过多时，心说，天啊！你怎么还是天亮。正是：

白昼怕黑嫌天短，夜晚盼亮恨漏长。

好不容易等到东方破晓，自己急忙收拾，包上麒麟宝铠，用

宝剑挑上，包袱一背，带上几十两银子，也未见他叔叔的面。自己出来，想要进安定门，找个朋友安置安置。自己信步往前行走，绕过地坛，来到地坛门。一早进城的人不少。自己刚一进城，只见大道西边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太太，手拿着菜筐油罐站着发愣，她见马玉龙过来，就把他叫住说：

“大爷，我借问一声，哪里卖油？”

马玉龙一瞅，心道：“这位老太太定是没上过街，连油盐店都不认得。”

马玉龙说：“老太太贵姓？没上街买过东西罢？”

那位老太太说：“我今天是头一天上街，用的仆妇昨天走了。只因家中的日月艰难，把仆妇辞了。不怕大爷笑话，我实找不着买油的地方，我在这里站了半天啦。”

马玉龙说：“你贵姓？在哪里住？”

老太太说：“就住在这西边的姑姑寺，我姓关，未领教大爷贵姓？在哪里住？”

马玉龙说：“我在安定门外营房住。我姓马名玉龙。眼下被我叔父撵出来，我还没地方住。”

那老太太一听，不是外人，说：

“你父亲做过云南大理府知府，是德寿马大人吧？”马玉龙说：“不错，老太太怎么认识？”

那老太太说：“我家的当家人做永善县知县，名字叫关荣。”

马玉龙一听，知道眼前这位是未来的岳母，也顾不得害羞，把自己无处投奔的事，说了一遍。老太太说：“既然如此，跟我家去罢。你二人先以兄妹称呼，过三年再择日给你们完婚，也算一家人。你从此可要上弓房拉弓，好挑分钱粮，求取功名。”马玉龙说：“就是，就是。”马玉龙带着老太太买完东西，

跟她回家住下。她家是独门独院，三间北房，一间东房做了厨房。老太太给马玉龙引见了关玉佩关姑娘。从此马玉龙在岳母家住下，找了个弓房拉弓，自己这份钱粮添补家中买饭菜之用。那几十两银子添置了几件衣服，并在弓房交了几个朋友。

转过年来，四月间，弓房师兄弟富海、文成二人约他出南城听戏。这三人吃完早饭，由交道口雇车出了前门。一瞅戏报，就数查家楼的戏热闹。富海提议去查家楼听戏。玉龙同文成都赞同。三人来到查家楼，买了一个在正楼的座位。三人刚刚坐下，还没开戏，只见下面上来了四五个人。头里这位有四十多岁，喝得酒气醺醺，身穿宝蓝绸大褂，内衬蓝绸裤褂，白底缎厢灰鞋，手拿折扇，后面三四人，都是随从打扮。来到马玉龙坐位的跟前，叫看座的把这座位腾出来。

看座的说：“大爷来了！我单给你找个好座位吧。这个座已被他们买下。我们不知道大爷会来看戏，你如果叫人给个信，这个座就给您留下了。”

那人是喝醉了，一听看座的这么说，把眼一瞪说：

“放狗屁！我叫你腾出座，你趁早给我腾。我不懂得什么卖不卖，你这戏馆子要是不打算继续开，大太爷马上就给你们封门！”

看座的苦苦央求，那人却一字不听，站在楼上直骂。马玉龙看着心里生气，有心问问那人，凭什么非要这个座。文成低声向马玉龙二人说：“这个要座的，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在索皇亲家里当管家，姓童叫老虎，仗着索皇亲的势力，在外边常欺压人，赊账不还，无所不为。”

正当三人说话，只见过来一个看座的，给马玉龙三人请了安，说：

“您三位让让，在这西边有一张桌。改天各位来，我们好

好补上你们三位大爷的人情 。”

玉龙一听这人苦苦哀求，他本是个慈心人，说 ：“ 我们三人过那旁去 。” 文成、富海都答应，三人过西边去了。那童老虎四人坐下。

正这时，只见外面进来五六个人，样子都不甚安分，拉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是做买卖的模样。他来至童老虎面前说：

“ 童大爷，我说过卖了房子给钱，你今又把我找来。我赵振邦并不坑人，我借了你一百吊钱，每月十吊利，我都按月交了 。”

童老虎眼皮一翻说 ：“ 我这钱，你使三年多啦，今我用钱，你急速还我。现在你给三百吊钱算清账；若不然，你把女儿给我作姨奶奶，省得我买一个侍妾 。”

赵振邦说 ：“ 我女儿早已有了人家，不久就要定日迎娶，童大爷不要开玩笑 。”

童老虎一听，借着酒胆，抬手打了赵振邦一个嘴巴，把赵振邦的牙打落了一颗，顺嘴流血，可他还直骂。马玉龙看着有气，过去一伸手把童老虎抓起来，往下一扔，扑通一声，把童老虎摔在楼下，顿时身死。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五回

马玉龙堂上受审 遇船家河中索银

话说马玉龙路见不平，把童老虎举起来、扔下去，立时身死，戏场顿时乱了。正巧本地面的官吏巡察到此，听戏的人都嚷：楼上把索皇亲的管家童老虎给摔死了！官吏上来问：“哪个是凶手？”看座的朝马玉龙一努嘴。

马玉龙说：“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富贤弟、文贤弟你二位回去罢。这官司我打了。”

富海、文成也无法，二人只好走了。官人把马玉龙锁上，带到城中。

一升堂，老爷见马玉龙五官俊秀，十六七岁，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在查家楼因何把童老虎摔死？从实招来！”

马玉龙说：“我是镶黄旗满洲旗人，当养余兵。今天同朋友在查家楼看戏。这童老虎一进戏楼就骂，我跟他素日并无冤仇。他酒醉狂言，强行索座，我并未与他理会。有个姓赵的叫赵振邦，欠他一百吊钱，每月给他十吊利钱，三年来并不欠少，他跟姓赵的却要三百吊钱还清，这还犹可；可他还要以账目折

算人家姑娘。姓赵的说，他女儿已有了婆家，童老虎举手就打，张口就骂。是我一时气愤，过去将他举起摔死。我给他偿命。

”

老爷带随从到查家楼验了尸首，回来当天就把马玉龙送了刑部，放在南所二屋里。马玉龙有生以来也没打过官司，这是头一回。来到刑部一瞅，这牢头禁卒甚是凶恶。看铺的一瞅马玉龙是个小孩，又是人命重案，给他带上手铐脚镣，便说道：

“姓马的，你有朋友没有？”

马玉龙说：“没有朋友，你就是我的朋友，求你多照顾我吧。”

看铺一的说：“我告诉你，靠山的烧柴，靠河的吃水，我们吃皇粮穿皇袄，银钱无多有少，有朋友让他拿钱来见见我们。

”

马玉龙说：“我也没有朋友，也没有钱，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看铺的告诉禁卒，给马玉龙上鞭刑。马五龙上了鞭床，挺到二更，自己觉着难受，心中一想说：“不好，莫如别受这个罪。一拱身，由鞭床跳起来说：

“众位朋友我要失陪了。”

看铺的一惊问：“你上哪去？”

话音未落，却只见马玉龙已蹿出院去，一晃身，已不见于踪影。看铺的直嚷说：“了不得啦！害了人命的犯人越狱啦！

”

马五龙逃出监狱，直奔岳母家去，蹿进墙里。他岳母见到他说：“听说你打死人了，我正不放心。”

马玉龙说：“岳母，我实对你说罢，我师父曾传授我有飞檐走壁之功，我是逃出来的。我在京城已不能存身，我这一走，

不知几时回来 ！”

他岳母说 ：“ 你既然不知几时能回，那你夫妇的事，又该做何打算？ ”

马玉龙说 ：“ 我可不是丧尽天良之人，您老人家另找名门纳聘吧 ！”

关玉佩闻听此言，立即说道 ：“ 并非我不知羞，这话却不能不说。俗语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我宁肯等你十年八年，就是你不回来，我情愿削发为尼 。”

马玉龙说 ：“ 既然如此，就是我鳏居一世，非你也绝不另娶 。”

老太太从箱子里拿出一枝白玉雕成的莲花，摔为二半，说道：

“ 日后你夫妇对上莲花，就算夫妇团圆，不可遗失 。”

马玉龙收拾好了，把麒麟宝铠、宝剑包好，给他岳母磕了一个头，自己把心一横，转身离去。蹚房越脊，出城往西去了。这天涯海角，却没有准地方投奔。

这一天到了庆阳府地面，盘费也用尽了，一无所有。无奈，放下包袱，往庆阳府地面十字街热闹处一站，说：

“ 人穷当街卖艺，虎瘦拦路伤人。在下我是一个外乡人，到了贵地，投亲不遇，囊中空乏。自幼练过几趟笨拳脚，我也不知道贵处子弟老师在何处，知道便一定要去先行拜访。在下踢过一趟脚，打过一趟拳，众位帮个场。都是学徒的子弟老师，天下的把式是一家。都是武圣人的门徒。众位有钱的帮我个钱缘，没钱的帮我个人缘。大家给我站脚助助威，我就知情有礼了 。”

说完话，自己打了一趟拳脚，所练功夫真乃出奇，怎见得？有诗赞道：

跨虎登山不用忙，斜身绕步逞刚强。
上打蔡花式，下踢抱马桩。
喜鹊登枝檐边走，金鸡独立站中央。
霸王举鼎千力式，童子翻身一炉香。

练完，气不长出，面不改色。真是内行瞅门道，外行看热闹，一着一式样样都好。大家齐声叫好，有人扔钱。马玉龙不由得想起师父嘱咐的几句话：一不准卖艺；二不准做贼；三不准当番子。如今出于无奈，不想挨饿，只得卖艺。心想：即便师父知道了，他知我是为解燃眉之急，他二位老人家也难以怪我。我但有一线之路，也绝不至于卖艺。这些人给完了钱，却围着不散，内中就有一个爱说话的说道：

“我们还等着看练宝剑哪。”

马玉龙拿起剑，又练了一回七星八卦追魂夺命剑。马玉龙正练得高兴，外面进来了一位老道，扛着铁牌。只见这老道，夏天时候却带着棉道冠，身穿破棉道袍，就在场中当中一站，一语不发。

马玉龙说：“道爷，你在这里站着，我还怎么练哪？”

老道把铁牌往地下一放，指一下马玉龙，又一指铁牌，那个意思是叫马玉龙拿起来。马玉龙心想：这老道年近百岁，他尚能拿起这铁牌，我正当年，这算得了什么？把宝剑往地上一放，心想过去一抬就能拿起，没想到他虽使尽了十分力气，那铁牌却纹丝没动。

这边马玉龙只顾拿铁牌，听到响动，猛回头，见老道已把他的包袱，宝剑提起便走。马玉龙顿时吓得惊魂千里，随后就追，大声喊嚷道：“老道，你趁早还我，万事皆休！”直嚷得他舌干噪哑，那老道却充耳不闻。追出四里之遥，老道站住。

马玉龙说：

“道爷，别开玩笑，你拿我包袱宝剑做什么？”

老道哈哈大笑，说：“我瞅你练宝剑，功夫只练到十分之一。能赢使傻力气的人，却赢不了行家。你若不信，把宝剑还你，你能沾着我的衣裳，就算你赢。”

马玉龙说：“老仙师，弟子不敢。”

马玉龙看出老道是一个世外高人，趴在地上就磕头。

“求你收我做徒弟，学习能为，此时我也无处投奔。”

老道哈哈一笑，说：“你愿意认我为师？好！走吧，跟我去把铁牌拿回来。”

师徒回到练把式的所在，见老道单手就把铁牌拿起来。铁牌的形状，就仿佛公堂内执事的人所打的肃静回避牌，重过五百斤。

老道住在云汉岭，他领着玉龙过了青竹山，拐过两个山弯，就是青竹观。这座山真是山青水秀，地僻林丰。来到山门前面，见上面有幅横匾，匾上用泥金字写着“青竹观”，山门两侧是一幅对联，写的是：

天地间一轴大画，乾坤内两颗明珠。

老道一拍山门，出来两个道童，把角门开了。老道把玉龙带进去，把山门关上。由大殿往西是八角月亮门。院内有北房三间，东西房各三间，院内栽松种竹。来到北房，老道把铁牌立在屋中。玉龙说：

“师父请上坐，弟子重新再磕头，刚才匆忙太不恭敬。”

老道在上面一坐，马玉龙磕了八个头，跪在地上说：

“师父，你贵姓？”

老道说：“我复姓诸葛，双名山真，江湖人称龙雅仙师铁牌道人。头既磕过，你且站起。”

老道从里面拿出一本达摩老祖易筋经给玉龙看。老道又把玉龙的手拉过来看了一看，又看了他的眼神，知道他还是童子。自这日老道教给马玉龙练鹰爪力重手法、一力混元气、达摩老祖易筋经及棍法、剑法。整整三年，玉龙样样兵刃全都精通，业艺练就了八九成。龙雅仙师遣人把金眼雕找来说：

“我给你收了个师弟，你把你朋友中有头有脸的，请几位给他引见引见，日后他出去，好有个照应。”

金眼雕遵命，请了他知己的义侠十几位来到“青竹观”。大家给马玉龙送号称为忠义侠。众人送了他一身好衣裳。龙雅仙师叫他奔龙山找个立身之地。

马玉龙这日奉师父之命下山，往前走了几天，也不知道龙山的所在，只好沿途打听。这一日走在一处山路崎岖的地方，迎面出现一片密林。刚到林前，只听里面一阵锣声，出来无数喽罗兵，把马玉龙去路挡住。为首一位大汉，身高八尺，膀阔三停，面如黑铁，黑中透亮，粗眉大眼，手使一条混铁棍。他大喝道：

“对面小辈趁早留下买路金银，饶你不死！”

马玉龙说：“小辈好生大胆，通上名来，好汉剑下不死无名之鬼。”

黑大汉说：“你家寨主姓胡名叫元豹，外号人称铁臂猿。”

马玉龙说：“你过来，若赢得我手中宝剑，我就给你留下买路金银。若赢不了我，我结果你的性命！”

胡元豹摆棍照马玉龙就打。马玉龙爱惜他这个人，不肯伤他性命，往旁边一闪身，宝剑虚往上一扎，贼人撒棍把玉龙的宝剑往外一崩。马玉龙往边上一窜，窜在贼人身后，用脚一挂贼人的大腿，贼人往前一抢，咕咚一声栽倒在地。马玉龙一脚

把他踩住，问道：

“小辈，你愿意死，还是愿意活？”

胡元豹说：“愿意活。你叫我起来，我有话对你商议。你要不愿走，我这山寨正缺帮手，让你此处为主。”

马玉龙这才放他起来，说：“你这山上有多少喽兵？”

胡元豹说：“本山有二百多人，这山中有无数果木树，就这些东西，人就吃不了。既是你愿意在我这山上，兄长请上，受我一拜。”

马玉龙说：“你今年多大年岁？”

胡元豹说：“我今年二十五岁。咱俩交友，不论年岁，我认你师兄，你是小哥哥，我是大兄弟。”

胡元豹叫众喽兵过来参见新寨主，众人回到山寨。马玉龙瞅这山寨，前通大路，后通渭水，山高数里之遥，上面有方圆三十多里地，真是英雄用武之地。马玉龙从此在山寨立下招兵旗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马玉龙一想：我乃是皇上家旗人，焉能在此作贼？我莫若在此间立个镖局子，东西南北保四路的总镖，并不打劫过往客商。马玉龙在各处贴告示白条，如有客商到龙山起镖插镖，如有丢夫，龙山照数赔补。从此立下一个镖局，四外客商齐奔龙山。龙山所保的镖走在路上，真可谓太平。偶尔也有失落，马玉龙就亲自去把贼战败，把镖要回。如是二年，远近四方无人不知。

这一日有绸缎客商十万镖，走在二营山时，被晃杵神大汉班山、铁头狮子班海截了去。绸缎客商跑回龙山，哭诉前情。玉龙立刻点起二百虎头兵，这个绸缎客人在前边引路，正遇上飞云僧带着柳氏春娘逃走。马玉龙把飞云僧赶跑，把柳氏杀了。这时光，班山同班立娥、三鬼正由东往西跑，离马玉龙已不远。他们又急向北路跑，要进二营山。那面伍氏三雄早就认识马玉

龙，说：“马贤弟，别叫那五个贼跑了！”马玉龙刚要往前追，一瞅五个贼都跳下水，凫水进山去了。马玉龙这才迎接伍氏三雄，上前问好。伍氏三雄说：

“我听说贤弟在龙山开了镖局，早就想瞅你去，只因在京中开了两个黄酒糟坊，老没闲时。新近在家住了几天，只因活阎王焦振远的儿子焦家三鬼，把我内弟碧眼金蝉石铸之妻给拐跑了。幸亏贼人到了仇丧店，遇见我们舍亲把人救下。马贤弟，我给你引见几个朋友。”一指刘得猛、刘得勇二人说：“这是我内弟石铸的内兄，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你们三个多亲近亲近。这是龙山的忠义侠马玉龙。”

三人彼此见礼，又把武杰纪逢春也给引见了。纪逢春武杰说：

“我与武国兴二人奉大人堂谕，前来拿贼，叫贼跑了，我二人如何交待？我二人须进山，探听贼人下落。回头请你们众位帮着我俩进山拿贼。”

二人奔正北进了山口，一瞅一大片水，从东至西五里，从南至北五里，并无一条船，不能过去。武国兴二人正在发愣，只见由东边飘过一艘小渔船，上面站定一人，年有三十以外，面皮紫黑，浓眉大眼，头上花布手巾罩头，身穿一件单坎肩，青布衣裤，脚穿两只草鞋，手拿船篙，后面有个小孩掌舵。武国兴说：

“打鱼的，你把我们渡过去，我们给你钱。”

这打鱼的说：“这山里头有个二营山，军令甚严，只许我们打鱼，不许我们渡人。如果我们偷着渡人，一旦察出就把我们杀了。你们二人要进山有什么事？”

武杰说：“我们来这里，找二营山的山贼。我且问你，这山里只有山寨，没有住户人家么？”

使船人说：“没有。这山寨只有喽兵出进。闲人进去，若叫他们拿住，就是死路一条。”

他二人也是艺高人胆大，纵身跳上船。使船的人将船撑在河当中说：

“你们二位拿出钱来，船家不等过河钱。我们渡你们过河，要叫里头大王知道，我们的命都保不住。”

武国兴囊中未带银两，只有几百碎钱，纪逢春也未带钱。武国兴只得把碎钱掏出来，撂在船头之上。使船的一瞅，连连摆手，说：“这几个钱不行，你们两个过去至少也得十两银子。付得起，就把你们渡过去，付不起，我把你们再渡回南岸。”

武国兴闻听此言，把眼一瞪，说：“你也太可恶了，我这里没带银子，由此到北岸，我给的钱也不少了。你真是山野之流，平白讹人。”

使船的闻听，说：“怎么叫讹人？你两个既上船来，不给钱怎么成？”

武国兴说：“你把我们渡回南岸吧，我们不过去了，拿了银子再过去。”

使船的说：“不成，不能再渡你们回去。”又转头对小孩说道：“咱们下水。”

扑通一声，两人跳下水。武国兴两个人都不会使船，前进不能，后退不能。纪逢春说：“好，咱们熬着吧，饿死为止。”武国兴正在着急，就只见船头一起，船尾一落，小船来了个大翻个。二人翻身落水，立时过来几个水手，将他二人拉上北岸，捆上手脚，送进二营山，面见班山。

外头伍氏三雄同二太保、马玉龙站着闲谈。伍氏三雄问马玉龙带着人马来此作甚。马玉龙便将此处把镖截了，把镖旗撕了，自己带人来要镖的事说了一遍。

伍氏三雄说：“这座山未被贼人抢占时，我曾来过，地势甚为险要，不会水，不能过去。”

马玉龙说：“我带的这二百人都会水，你五人不会水不要紧，坐在人托藤牌上，四人送一位。”众人一听都说甚妙。众人这才往北来到河边。大家一瞅，武国兴二人已不见了。马玉龙派人将藤牌放在水面，将他五人送过北岸。马玉龙这才带喽兵凫水过去，一直往北来到寨门前。一瞅寨门紧闭，寨子坐北朝南，气势大概不小。伍氏三雄上前打门，里面无人答言。三人蹿上寨墙，翻过二层院墙，一瞅，院中有十间分赃厅，各有配房，正当中坐着班山、班海、东边是焦家三鬼，西边是班立娥，两边站着有二百名喽兵。

就听班海埋怨班山：“你们上三杰村，就不应该这么办。把石铸媳妇一杀，把房子一烧，又何必把她背来”即便背来，也应直回山寨，又到店中做什么？结果人也被救走了。既看到后面有人追赶，你等就不该先回山寨，这不是引虎入穴吗？”

焦义说：“二哥不要埋怨，这不是已经拿住两人？后面的兴许再也不敢进来。”

伍氏三雄在房上听得明明白白，料定武国兴两人已被擒住，只是不知死活。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到此三人往下一跳，大嚷一声说：

“焦义、焦礼、焦智，你这几个囚徒！你既在西安府逃军，就应该奉公守法，又无故抢劫民间少妇长女，这是你等自己找死！”

说着话，各人拉出棍棒，在院中一站。焦家三鬼各拉虎头三截棍，窜过来动手。班山、班海也脱下长衣，各摆刀过来动手。外面一片喧闹声，马玉龙已带着众兵杀进二营山。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六回

马玉龙怒打山寨 丢钦差武杰求签

话说马玉龙拿宝剑劈了山寨门，率众进了大寨，刘得勇摆手中枪战住班山，刘得猛战住班海，班立娥立刻来到马玉龙面前，她留神一看，马玉龙生得面如傅粉，双眉带煞，二目有神，鼻如玉柱，四字方海口，俊俏无双。她一看不由心中一动，她想自己女儿之身，今年已有二十岁，尚无人家。我看此人生得标致俊俏，乃是我意中之人。我过去和他商议，看他如何。自己向前一凑，用手一指说：

“哟，来者那位你何人？先别动手，姑娘有话和你说。”

马玉龙抬头一看，迎面站定一个女子，长得十分美貌，头上雪青洋丝帽包头，上身一件蓝绸短汗衫，系着一条银红色汗巾，上面走金线踏金边绣着金蜂，葱心绿洋丝的中衣，足下南宫缎红鞋，月白色鞋面，绿鞋带，鞋帮绣着桃色四季花。面似桃花，眉舒柳叶，唇若樱桃，杏眼含情，香腮带笑，拦住马玉龙，并无动怒之相，笑嘻嘻颇有爱慕之心。马玉龙一见，用剑一指说：

“那女子闪开，我乃龙山公道大王忠义侠马玉龙是也。皆

因班海、班山不懂事理，撕我的镖旗，截下镖银，我特地前来要镖。你这女子快快闪开！快闪开！叫班山、班海前来跟我动手。我乃堂堂正正的英雄，烈烈轰轰的豪杰，岂肯跟你这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之辈动手！”

班立娥一听并不嗔怪，笑嘻嘻地说：“原来是马寨主。请问寨中有几位压寨的夫人？你今年又多大年岁？镖是我们截了，你不要生气，如数还你便是。”

马玉龙说：“放屁！哪有这些闲话，还不给我闪开！”

班立娥一听，恼羞成怒，一挥手中刀，照马玉龙就是一刀。马玉龙往旁边一闪，并不还手，让她一连砍了三刀。马玉龙心说：你这丫头真不要脸。马玉龙并非无还手之力，乃是想好男不与女斗，自己赢了她也算不得豪杰。班立娥见马玉龙不还手，疑心是马玉龙爱上了她，有心相让。笑嘻嘻地以眉目传情。马玉龙心中厌恶，劈头一剑砍向班立娥，班立娥用刀朝外一磕，只听呛啷一声，班立娥手中的刀被削为两段。班立娥大惊之下，回头便跑。马玉龙进前一剑，一个拨草寻蛇式，班立娥顿时人头落地。正是：

可怜红粉多娇女，化作南柯一梦人。

那边班山一瞅妹妹被马玉龙杀死，勃然大怒，挥刀直奔马玉龙，恶狠狠泰山压顶劈剁下来。马玉龙一闪身，回剑一磕，当啷一声，班山的刀被截为两段。班山往圈外一跳，由兵器架上又拿起一条三股烈焰渗金叉，照定马玉龙腹部刺来。马玉龙一闪身，让过叉头，用宝剑一磕，呛啷一声，叉头落地。班山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自己心说，好厉害的兵器。赶紧又拿了一

口刀，只两三个照面，马玉龙便将班山劈为两半。

此时这寨中已是兵对兵，将对将，喊杀连天。三鬼对伍氏三雄，打得晕头转向，两个太保双战班海，并不分上下。三鬼一瞅班山已死，马玉龙的宝剑神出鬼没，比石铸、伍氏三雄还厉害，有万将难敌之勇。三鬼一想，伍氏三雄不会水，我将马玉龙诓至水中，可以擒他，替班山报仇。想罢，三人往圈外一跳，拖着三截棍就跑。伍氏三雄、马玉龙往外就追。追到河边，三鬼跳下水去，说：“你们哪个下来战三百回合？”马玉龙一拔身跳下水去，说：“你们哪个过来？”霹雳鬼将棍交与地里鬼，拉出刀来，照马玉龙腿上就刺。马玉龙的水性乃是海底捞月叶得明亲传，现在又在龙山常常操演水兵，霹雳鬼哪里是他的对手？两人绕来绕去，打了十个照面，马玉龙宝剑一挥，将霹雳鬼斩为两段。地里鬼一瞅，吓得魂飞天外，踩水逃命。

伍氏三雄返回山寨，一瞅二太保已将班海拿住，班山的喽罗兵跪满一地，乞求饶命。马玉龙忙问喽兵：“适才被他们掳走的武国兴两人现在何处？”喽兵回报说：“捆在西跨院。”大家到西跨院把纪逢春、武国兴放出来。马玉龙又把镖银照数搬出来，送出山口，插上镖旗，让绸缎客人雇车继续往前赶路。马玉龙当下又叫众喽兵拿了花名册，按名点了，共有四百二十名，全放他们回了家。

伍氏三雄说：“贤弟，你有此能为，何必在绿林？现在彭钦差查办案件，贤弟何不弃暗投明？”

马玉龙说：“我久有此心，恨不得投奔之门。真要有这门路，我求之不得。”

武国兴说：“我回去禀明大人，这份功劳都是你一人的。你写一封信，把你所做功劳写清，求大人聘用。”

马玉龙一听甚好，写下书信，交给武国兴。大家在这里吃

了饭，马玉龙派喽兵把武国兴、纪逢春二人同伍氏三雄用摆渡船送过河，出了山寨。马玉龙放火烧了山寨，把所有的细软金银都带回龙山。

单说武国兴、纪逢春同伍氏三雄出了山口，武国兴、纪逢春二人对伍氏三雄说：

“我二人不上三仙庄瞅石大爷了。我等须速回公馆，向彭大人交差。”

伍氏三雄说：“武老爷，纪老爷回到公馆时，替我等给大人请安。”

武国兴答应下来。二人顺大路回到嵩阴县，到了公馆。大人已把何天赐、李泰来之案办理清楚。苏永福、苏永禄二人先行回来，与大人说起石铸累病了，他媳妇被三鬼勾结贼人掳走的事，大人闻听十分担心。现在武国兴、纪逢春二人回来，大人忙问：“石铸之妻可否救回？贼人拿住没有？”武国兴就把从前之事一一述说一遍，大人这才放心。次日大人起早给石铸写了一封信，告诉石铸病好以后即速追赶大人，仍在面前当差。

大人继续向前赶路，日月匆匆，途中无话。这一日来到永成地面，永成的副将多臂膀刘芳带着本地文武官员前来迎接大人进城。十字街路北设下公馆，大人到了公馆，文武官齐来参见。大人把刘芳叫上来，问道：

“刘芳，你到此以后管着多少兵？平日做何差事？”

刘芳说：“卑职共统帅六营兵马：四营马队，两营步队，共三千人。三六九日各营操演，初一十五卑职看操，操演布阵，还要查拿盗贼。”

大人说：“是了，理应如是，也不负皇家俸饷。”

说罢，有伺候的人摆上酒筵，刘芳上来给大人请安，说：

“卑职与给大人当差的人都是故友，卑职在大人面前讨个

脸，邀请众位到卑职衙门喝杯酒，乞求大人开恩。”

大人说：“这是你们的情谊，我这公馆眼下也没事，叫他们去吧。”

纪逢春说：“姐夫，我正想上衙门瞅瞅我姐姐去，你来请我们去喝酒，这正好。你干了这几年的副将，挣了多少钱？”

刘芳瞪他一眼。

纪逢春说：“我与你何等至亲，你都不说实话。这年月，除了俺们中堂，哪个官不爱银子？”

刘芳也不理他，同着武国兴、李环、李珮、苏永福、苏永禄众人，在大人跟前告辞，来到副将衙门。

进了客厅，纪逢春到后面见了他姐姐，说些家中闲话后，纪逢春又回到大厅。大家落坐喝茶。刘芳吩咐摆酒，手下人擦抹桌案，立刻把酒菜摆上，大家开怀畅饮。刘芳说：

“今天咱们尽醉方休。为添雅兴，我等该行个酒令。”

纪逢春说：“你趁早不必咬文弄字，我是不懂。”

刘芳说：“就这么喝也好。”

来客当中，苏永福年长一些，老成经事，喝了十几杯，怕自己过量，便站起来告辞：

“你们几位喝着，我回公馆瞅瞅。”

刘芳说：“苏大哥，何必着忙？”

苏永福说：“我去去还回来。”

此时天已是二更以后。苏永福到了公馆，只见大人住的北上房里间屋上扇的窗户被支起，下扇的窗户被撞破了，就知道不好，忙叫彭兴、彭禄起来，到大人房中察看。彭兴等起来点上灯，把外间屋门打开，苏永福同众人进去一瞅，钦差大人踪影皆无，床下还摆着一双鞋。就问彭兴：“大人几时安歇的？”彭兴说：“大人用完了晚饭，看了两本书，觉得困倦，我等

就服侍大人安歇了。我等才睡着，你就回来了。我等实在不知大人去了哪里。”

苏永福说：“我去外头找找，你等不要声张。”

苏永福到了外头，拿刀蹿上房，极目远眺，杳无踪迹，心里甚是着急。那边彭兴等人也不敢睡觉，等了两刻的工夫，苏永福回来说：

“可了不得了，大人丢失，圣上察明，我等都是刚罪。”

彭兴说：“我也跑不了呀！”

苏永福赶紧打发人到副将衙门送信，叫他们几位别喝了。送信的人进去一看，纪逢春醉得动不了倚在桌上睡了，苏永禄也醉了。送信人忙对副将刘芳说：

“刘大人，可了不得了，公馆里钦差大人丢了。”

刘芳一闻此言，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中断缆崩舟，惊得目瞪口呆，忙叫人把酒菜撤去，把众人叫醒，急忙赶往公馆。来到公馆，众人又听彭兴说了一遍。

武国兴说：“好！你我这些能人，保护大人查办事件，来到这里，却把大人丢了。”

众人只愣愣听着。

苏永福说：“大家也不必着急，少时天光一亮，纪老爷、二弟、你我三人，在城里、城外四处查访；武老爷同二位李兄长到各山寨、各庵观寺庙访查访查。”

少时天光已亮，大家各换便衣，暗带兵刃，嘱咐彭兴不可声张，如果有文武百官参见承事，就说大人欠安，等大人精神好些再见。

先不表纪逢春同苏大爷、苏二爷出去私访，单说武国兴与李环、李珮三人离了公馆，一直寻到北门以外。武国兴一瞅，人烟稠密，买卖热闹。路西挂了一个大葫芦酒幌子。武国兴一

见，拉李氏兄弟走进酒馆。跑堂过来问：

“三位要什么酒菜？”

武国兴要了两壶酒，两样现成的菜，这三人一边吃酒一边说些闲话。武国兴突然想起一件事，说：“李大哥，我在千佛山真武顶跟老和尚学会了求签，回头我沐浴洁身再去求签。”

李环说：“甚好，你我事不宜迟，马上就买香烛纸镞前往。”正然说着话，跑堂又过来续上几碟菜。

李环问伙计：“你贵姓？”

跑堂说：“我姓李。”

武国兴问：“哪里有吕祖庙？”

李伙计说：“由我这里往北走，然后往东拐，有条胡同，北头就是吕祖庙。这吕祖爷的占卜，无论什么事，只要诚心求卜，一炷香的工夫，准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灵得很。”

武杰一听，甚是投心，心说：我就去烧一炉香，念念老和尚教的求签咒语，求吕祖爷指示一条明路。只是大人现下不知是死是活。若是死了，我也不等朝廷定我的罪，找一棵树上吊了事。

李环、李珮见武杰闷想心事，便说道：“小姑老爷，你发什么怔？大人找不着，我们也活不了。”

武杰点点头，吃了几杯酒，给了酒钱，余外又给了一块银子，吩咐李伙计道：“去买一份供晶，剩了钱，你就留着吧。”

李伙计接过银子，笑嘻嘻地去街上请了一份香供、元宝、黄钱。武杰同李环、李珮带着供晶，按伙计指示的路线，来到吕祖庙。只见庙的正当中的山门与两边的角门都关着。武杰来到角门前拍了两下，门哗啦一声分为左右，由里面出来一人，是位老道，穿着半大月白道袍，月白中衣，白底僧鞋；面皮微

紫，细眉虎目，三山得配，准头丰隆，年纪在七十以外。武杰一瞅这老道两眼灼灼放光，心说：这老道必不安分，多半是贼人，也许大人是被他掳来了，也未可定。老道一瞅这三人，就知道是鹰爪之人，心里说：我已经洗手十余年不做非礼之事了，莫非他等前来查办我以前做的事？可我早已不干了，他们这可是无事生非。他们要来办我，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老道说：“三位施主，烧香吗？”

武国兴说：“正是。你把殿门打开，我等前来烧香。”

老道这才开了大殿门。武国兴一瞅，正是吕祖神像，两边还配有柳仙、济仙，下面还有两位童子。头前还有两个签筒，一个是问事签，一个是问病签。武杰把香点着，自己暗暗祷告，心中说：“柳祖爷在上，信士弟子武杰，乃江南人，跟随钦差彭大人当差。来至河南永成地面，夜晚公馆内的大人不知去向，不知落在哪方。弟子知道吕师祖乃有灵有圣之神，求告吕祖爷指示，现下大人是吉是凶。如有灵验，弟子重修古庙，再塑金身。李环、李珮也跪在一旁，心中祷告，烧完了香，跟老道要个签筒。老道说：“是问病还是问事？”武杰没吱声，老道便把问病签递给他。武杰接过来，摇了两下，一个签从签筒落下，签是中下。老道接过来，按着号字一找，抽出这张签纸，上面写的是：此人病体虚弱，乃是大凶之兆。须用人参茯苓汤补气健身为妙。武杰接过一瞅，这气就大了，说：“我问事，你却给我问病的签！人都丢了，我把药给谁吃去？”拿起签筒照老道就是一签筒。老道往旁边一闪，签筒打在墙上。

老道把眼睛一瞪说：“好你个无名小辈，胆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今天你三人休想出我这吕祖祠！”

老道翻身窜到外边，把长衣服甩去，进西厢房拿出一把刀来。武杰告诉李环、李珮拉兵刃，急速拿贼。二人解包裹拉单

刀，这时只听东厢房里一声喊：

“何处来的小辈，在我这里搅扰！”

武国兴一瞅，出来这人也有七十岁，面皮微黄，身穿蓝绸道袍，白底云鞋，有不多的几根花白胡须。武国兴一瞅，不是外人，赶紧把刀扔下，过去行礼。这位老道正是赛毛遂杨香武。武国兴行过礼，杨香武说：“别打了，不是外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过来，我给你们引见引见。”

杨香武自从当年在保定府收了八臂哪吒万君兆为徒，并且为万君兆定了亲事，姑娘是李珮之女。后来杨香武就洗了手，来到河南永成来找霍秉龄。霍秉龄当年也在绿林，后来到这庙中出了家。杨香武找到霍秉龄后，便留在这里当了二老道。二人从此在这庙里，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奉公守法，做了出家人。只要是绿林里的人，一个也不见。

今天武杰要跟霍秉龄动手，杨香武听到动静，由西房奔出，一瞅都是故旧之人。武国兴扔刀行礼，杨香武便把霍秉龄引见给大家。杨香武捡起刀，大家一同进了西厢房。众人落座。杨香武说：“武杰，你此时还在绿林吗？”武杰说：“不是，此时我已跟钦差彭大人当差，彭大人奉旨在四处巡察，来到这永成。昨天公馆有贼，把大人掳去，我今天出来，是在各处寻找，遇见你二位就好办了。你二位在这里久住，哪里有窝子，有坑子，谅必知道。求你二位指引一条明路。”

杨香武二人一听，低头思想。霍秉龄向杨香武一伸手，摆出四个指头说：

“贤弟，也许是他。”

杨香武点头说：“不错。”

武杰问道：“是谁？”

杨香武不慌不忙说出一件事来。武杰听罢如梦方醒。欲知

此事是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七回

红龙涧钦差入水牢 访真情再上是非地

话说武杰在吕祖庙巧遇杨香武，细说丢了大人之事。武杰询问杨香武此处贼匪窝藏之地。杨香武说：“武杰，若不是你，我绝不会说。此地正北有一个红龙涧，四外是水，当中是座山寨，里面招聚有四五百名喽兵，为首大王叫四头太岁戴魁章；二寨主叫铁面大王朱翼；三寨主叫混江龙马忠，他们那里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时常有绿林之人在那里窝赃。常去的人，其中有一人很了不得，你们也许认得。他是河南汝宁府来家堡来世魁之子宋起凤，现在他住在红龙涧，他是戴魁章的门婿。戴魁章之女早些年死了，宋起凤一定要出家，戴魁章就将他送到我们这里。我们哥俩和戴老四曾是至交，不能不把他收下。哪想到宋起凤不务本分，时常沾花惹草。我一时气愤，责打了他几下。不想他夜晚偷了一盘薰香，自回红龙涧去了。他岳父住在红龙涧，他在他岳父跟前倒也不敢胡作非为。他跟彭大人素有怨仇，你们不知此事。彭大人在河南做巡抚时，剿灭了来家堡。你师父收下你，不就是在哪里吗？而宋家堡就是宋起凤的本家。”

武杰说：“既然你老人家知道这回事，求二位老前辈给探

听探听。”

杨香武说：“霍大哥，你去吧。你到红龙涧如此这般，可探出真情。我们在此等候。”

霍秉龄穿上衣服，暗带单刀出了吕祖庙，一直往北。走了二十多里，到了红龙涧。

红龙涧正西有一条大江，被红龙涧一南一北分成二段，到了正东又汇成一股，流入黄河。红龙涧方圆有四十里，由西北到东南方向，流着一条山涧水，水内做有闸板、铁栏杆，筑有一座水牢。霍秉龄到了南岸，对岸喽兵一瞅是主人的朋友霍道爷，一边发过船来，一边派人到山寨送信。

此时戴魁章正在大厅同宋起凤说话，喽兵上前报信，说吕祖庙的霍道爷来拜。

书中暗表，昨天宋起凤正在永成街上闲逛，听说彭大人巡察在此投宿。他打听到彭大人就是在河南做过巡抚剿灭过来家堡的彭大人，他心中恨恨道：若不是他，我怎会家破人亡？他既来到此地，我便将他掳到红龙涧，千刀万剐。决心下定，宋起凤便找了一家酒馆喝酒。一直喝到天晚，二鼓时分，来到无人之处，收拾停当，飞身上房，来到大人的公馆。在房上偷听到有人说话。

只听彭兴说道：“大人此时也许睡下了，可众位当差的老爷还没有回来。”

彭禄说：“他们也许今天就住在副将衙门，不一定回来。”

宋起凤听见这话，知道公馆此时没有当差的人，他更放心。他把薰香盒子点燃，奔到东里间屋的窗前，听听四外没有动静，推开窗户窜进屋，大人正穿着小衣裳睡觉。他将大人背起来，

窜上房子，回奔红龙涧。

到了红龙涧已天光大亮。他把大人背到分赃聚义大厅，等着他岳父起身。这时候，二寨主、三寨主出外劫镖，未在寨中。戴魁章早上起身，来到聚义大厅。宋起凤上前说道：

“小婿把仇人抓来了。”

戴魁章说：“你的仇人是谁？”

宋起凤说：“就是奉旨查办的钦差——彭朋，我是从永成公馆将他抓来的。”

戴魁章闻听此言，一愣，说：“他是一个钦差，你若把他杀了，情如造反。皇上家岂能与你甘休。依我之见，不可乱来，先把他放在水牢，听听外面动静，然后再做道理。”

宋起凤不敢违背他岳父的话，把彭大人关押进水牢，翁婿一起吃早饭。戴魁章心中想：已经抓了人，若杀了，罪过太大；若不杀，又没法处置。正在这时，喽兵来报说：“霍道爷来了。”宋起凤忙说：

“岳父，千万别叫他进来，多半他是彭大人那边的奸细。”

戴魁章说：“你这孩子，胡说乱道，你霍大爷跟我是故旧之交，怎么会是彭朋的人？”我得亲自迎接。”

说罢，带着随人出了大寨门。只见霍秉龄已到近前，戴魁章连忙过去行礼说：

“兄长在上，小弟戴魁章接待来迟，兄长一向可好？”

霍秉龄连忙说：“四弟，你我知己之交，何必客套？”

戴魁章让霍秉龄头前走，他在后里跟随。两人刚走到第三道寨门，宋起凤突然窜出，照定霍秉龄就剁。戴魁章在后看得真切，照宋起凤腿上飞起一脚，宋起凤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霍秉龄说：“好孩子，你杀起我来了！”

宋起凤说：“你是奸细，我不能不杀你。”

戴魁章啐了宋起凤一脸唾沫，说：“你霍大爷是我知己之交，你为什么无故暗算？”

霍老道闪在一旁，说：“戴老四，我和你都是故旧之交，这孩子真乃不知好歹。”戴魁章说：“大哥，跟我到大厅之上，我有话说。”

霍秉龄：“我今来此非为别故，有人传言，说由京都来了一个客商，身上有二三十万两银子，我约你下山，共同做这笔买卖，补补我两人的虚空。”

戴魁章说：“那倒容易。你和杨大哥要用三千两、五千两，只管对小弟说，小弟这里有钱。”

霍秉龄问道：“我刚一进来，宋起凤拿刀剁我，说我是奸细，这是为什么？”

戴魁章说：“霍大哥，你也不是外人。”戴魁章刚要说，只见宋起凤摇头摆手。戴魁章说：“你这孩子真乃无知。我告诉你，这是我知己的朋友，即便我告诉你霍大叔，也坏不了事。”

宋起凤见实在掩不住了，说道：“既是岳父要说，你就说罢。”

戴魁章说：“有个奉旨查办四方的钦差彭大人，昨天来到永成，霍大哥你知道不知道？”

霍秉龄说：“我知道，杨老五也认识他。他当年三盗九龙杯时，多亏这位大人很爱惜咱们绿林中之人，方才免祸。”

戴魁章说：“他跟宋起凤有杀父之仇。昨天宋起凤施展飞檐走壁之能，到了公馆，用熏香把大人熏倒，把他背到了红龙涧，闹得我进退两难。有心杀了他，他是奉旨钦差，皇上家焉能甘休？我这里正没主意。”

霍秉龄一听，心中说：敢情钦差大人真在这里。宋起凤听岳父已把实情说出，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心里说：霍老道诡计多端，他必是奸细。我问问他：彭大人是杀了好，还是放了好？他要说杀了好，我借他的口气，就把他杀了；他要叫放了，我就说他是奸细。宋起凤想罢洋洋得意地说：

“霍大爷，我有几句话，在你老人家跟前请教。”

霍秉龄说：“你说罢，咱们爷们何必客套？”

宋起凤说：“我把彭大人背到这里，是杀了好，还是放了好？”

霍秉龄心中想：好猴儿崽子，拿这话难为我。我要说杀了他，你借我的口气就把人杀了，以后犯了案，你就说我是主谋。我要说放了，他必跟他岳父说，我是奸细。想罢，带笑开言说：

“要据我说，彭大人杀不得，彭大人官尊一品，是奉旨查办西夏的钦差，咱们把他杀了，他手下能人太多，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倘若被他们知道，奏明圣上，调遣官兵，把红龙涧一围，谅咱们红龙涧弹丸之地，焉能抵抗天兵？”

宋起凤说：“依你这一说，果真利害，把他放了罢。”

霍秉龄说：“放不得。俗话说得不错，擒虎容易放虎难。剪草若要不除根，终为丧身之祸。纵虎归山，长出爪牙，定要伤人。你若把他放回去，他记恨前仇，调官兵到红龙涧。到那时，岂不反受他人之治？”

戴魁章说：“宋起凤你听听，总是上年岁的人有见识。”

宋起凤说：“杀不得，放不得，那怎么办？我要请教个高明主意。”

霍秉龄说：“我倒有个主意，你们俩个商议商议。如果好，就依着我说的办。如不好，咱们再想。”

戴魁章说：“大哥，你说吧。”

霍秉龄说：“你现在把彭大人撂在哪里？”

宋起凤说：“在水牢里。”

霍秉龄说：“你就把他撂一个月四十天，打听打听，如果他的办差官都找不着他，散了伙，皇上家也不追查，那时再把他一杀，这件事有多干净！”

戴魁章说：“兄长说得对。”并吩咐人摆酒。又说道：“兄长离永成甚近，若听到什么消息，给我送个信。”

霍爷答应了。喝了几杯酒，霍爷告辞出来，离了红龙涧，坐船过了河，慌慌张张回了吕祖庙，见了武杰、杨香武。武杰说：“你老人家到了红龙涧，可曾探听到大人的下落？”霍秉龄就把在红龙涧察探之事从头到尾仔细说了一遍。武杰说：“这件事可不好办，此时公馆之内没有会水的人。”杨香武问：“高通海呢？”武杰说：“他此时官至提督之职，早就高升了。现在公馆倒有一位会水的人，比高通海水性还好，只是此时累病了在家里住着。他家住在嵩阴县三杰村，名叫石铸，绰号人称碧眼金蝉，盗过皇上家九点桃花玉马。”杨香武说：“不错，我也听说过这么个人。”武杰说：“二位老前辈此时也没事，公馆出了这种事，求你二位到公馆帮着办理办理。”杨香武同霍秉龄都是侠义英雄，一听武杰约请，慨然应允。把吕祖庙一锁，同着武杰来到公馆。彭兴认得杨香武，想当年在通州鲍家店，黄三太指镖借银，群雄聚会。今朝在此地相见，各叙寒温，提说当年之事。正说着，纪逢春同苏永福、苏永禄回来，一个个垂头丧气。武国兴问道：“你等出去查访，可有什么消息？”苏永福说：“我三人出去访查一天，并无下落。”武杰给他三人与杨香武、霍秉龄二位引见，又把上项之事说了一遍，这三人才明白。正在商议之际，外面有人进来禀报说碧眼金蝉石铸前来给大人请安。众人一喜说，他一来就好办啦。

石铸自从追赶三鬼累吐了血，到了三仙庄请先生给他调治，慢慢地就见好了。伍氏三雄把他送回三杰村。这一天他内兄刘得勇把刘氏送回来。刘得勇在他家住了一天就回去了。

这一天，门外来了一位道长来访，原来是教他水性与暗器的师父，姓董叫妙清，人称银须道人，由北海来看石铸。见他受伤，给了他一粒百草金丹，把他吐血的病治好了。他师父走后，石铸把家中的事情安置好，托贾国梁、贾国柱二人照应。这一天晚上，石铸夫妻对坐饮酒。石铸说：“娘子，我明天要顺大路追赶钦差，家中全靠你料理。我受大人知遇之恩，我应舍死相报。”刘氏说：“我把家中安置好以后，就上仇丧店去住。你这一去，是求功名富贵，我也不能拦你。”石铸说：“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必要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落一个千秋留名。”夫妻谈了几句话，天晚安歇了。

次日石铸起来收拾停当，带上盘费和兵刃，辞别了妻子，起身走了。几天后，听说钦差大人已到了永成。他来到永成打听到钦差公馆所在，走上前去叫听差的进去回话说，石铸前来给大人请安。

里面的诸位办事差官，闻听信息，迎接出来，把石铸迎进馆内。大家彼此见礼。苏永福问：“石贤弟，你吐血的病可好了吗？”石铸说：“多承兄长惦念，小弟遇见了我师父，给了我一粒百草金丹，将病治好。我在家中接到大人一封信，催我前来当差，因此不敢耽误，急速前来了。”武国兴说：“石大爷，我给你引见两位朋友。”一指说：“这位是杨香武，人称赛毛遂；这位叫霍秉龄。”又一指石铸说：“这就是盗玉马的碧眼金蝉石铸。你们三位多亲近亲近。”石铸说：“这就是盗九龙杯的杨五爷啊！久仰大名，今天得会，真乃三生有幸，求老英雄多多照应。”杨香武说：“英雄无岁，江湖无辈，你我

不必说这些闲话。现有‘件为难大事，需要商议。’”石铸说：“大事小事倒不要紧，我既来了，得先给大人请安去。”武杰说：“大人昨天由公馆丢了。”石铸一听，就是一愣，连忙问道：“怎么会把大人丢了？”武杰说：“大人来到永成，永成副将刘芳请我等前去喝酒，公馆无人。苏大哥先一步回来，发现大人已经丢了，就去给我等送信。我等回来一看，大人真的不见了。今天我出去私访，遇见杨五爷，蒙他和霍道爷相助，探听到大人被贼人宋起凤抓到红龙涧去了，现在关在水牢里。虽然未死，但山贼不定几时就要下毒手，你我得急速设法搭救大人。”石铸一听就急了，说：“你们众位不必害怕，虽然红龙涧四面都是水，但却挡不住我。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大人救出。”又问道：“红龙涧地势怎样？水牢坐落何处？”霍秉龄说：“山前、山后的河水是由西北流向东南，水深两丈有余，浅的地方也有七八尺。南边有闸板，闸板放下就能截住水流。水牢就在涧沟之内。戴魁章乃鲁莽之辈，水牢内也没有暗器埋伏。你要会水，由水路进去，就可以救出大人。若由旱路进，大寨共有三道寨门，防守甚严，不容易进去。总之由水路救人为上策。”石铸说：“那好，就由水路前去。”石铸言毕，收拾停当，带上截肘镰，背后带上紧背低领锥，由公馆起身顺大路直奔红龙涧。

来到近前，抬头一看，这片水由西至东水花滚滚，波浪滔天。靠北岸有无数船只，明分八卦，暗接五行，上面号灯齐明。他飞身跳下水去，水一直扑奔正北。游出一里之遥，一瞅前边出现一道山涧，有一股流归大河。仰面往上一瞅，东西两个山头上都有房屋，上面灯光烁烁。石铸明白，这道山涧必然是红龙涧。石铸游进涧里，只见宽处有两丈多，窄处有七八尺，两边石头上皆是青苔。石铸往前又游了一段，见到闸板，闸板提

在半空，水由闸板直流进了头道闸板口。石铸又游了五里地，又一道闸板，板上有铁叶子包着。石铸把它提上去一瞅，有二十多丈高，当中似有一条线路。石铸潜过二道闸板，一直往里又有五里，才到水牢，是在水皮上山石上掏的一个大窟窿，从北边有道台阶，有铁门，上面有十间房，有四十名喽兵，轮班夜巡。石铸看罢，用手一按石头，钻进水牢。一瞅，大人正在那边，面向南闭目盘膝坐着睡觉。墙上有一个黄沙碗，有半碗油，点着昏昏沉沉似明不暗的灯。石铸过来说：“大人受惊，民子石铸接救来迟，大人急速跟民子回归公馆，调官兵拿这伙贼。”大人睁眼一瞅是石铸，穿着水衣水靠，大人说：“石铸，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石铸说：“民子在家养病，接到大人的信，赶到公馆，听那些差官讲述大人落难，民子连夜赶来。”

彭大人说：“你来了也不成，怎么把我救出去？”石铸伸手摸出一块油绸子，长过四尺，宽过二尺五六，说：“大人把这块绸子包住七窍，能够挡住水，我可以背大人游出去。”大人点头称是，石铸就把大人背起来。大人把绸子往头上一罩，拿手拢住。石铸出了水牢，不免洋洋得意，认为自己立下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功劳。出了水牢，来到闸板前，石铸说：“大人把眼睛闭上，拢住绸子，我要从水下钻出去。”刚一拱，“当”的正撞了脑袋，石铸赶紧往水面一冒，换了一口气，仰面睁眼一瞅，只听头上有人说：“这个会水的人，胆子真不小，竟打算要把赃官彭朋给救出去。那好，你也在这水牢里住两天吧。”石铸一听这话，吓得魂惊千里，知道中了人家的诡计。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八回

为解厄义士访太岁 周壮士水牢请英豪

话说石铸中了计，在水牢里不能出去。无奈只得折回石穴之内，把大人放下，气得一言不发。大人说：“这个水牢由北边往上有一条路。”石铸忙去北边，到头一瞅，北边有门，门上有铁蒙子锁着，不能出去。回来见大人说：“上边不能出去。”大人说：“你我二人暂住在这里，等候饿死为止。”

不言大人、石铸二人在水牢内受困，单说公馆杨香武众人等了一夜，不见石铸回来。天光已大亮，杨香武派人把副将刘芳请来。听差的人直奔副将衙门，把刘芳请到了公馆。刘芳见到众人忙问大人的下落，杨香武把派石铸前去红龙涧救大人至今未回的事，说了一遍。杨香武接下去问：“我想出了一个主意，跟你商议。当初你父亲和其他三人结拜兄弟，你都记得不记得？”刘芳说：“我记得头一位大爷是神偷王伯燕，第二位是金翅大鹏周应龙，第三位就是我父亲花刀无羽箭赛李广，他的名字叫世昌，第四位就是四头太岁戴魁章。”杨香武说：“你这个四叔，就是现在红龙涧的大寨主。我想石铸必然是被擒了。你穿上官衣，我同霍秉龄陪着你去面见戴魁章，求他将钦差放出来。叫你四叔从此洗手，跟你上永成衙门。他无儿无女，

你就给他养老送终。我想戴魁章不能不依从你。”刘芳一想，这个主意很好，便说：“我换上衣服，吃了饭，你我三人就去，不必带更多的人。”公馆摆上饭，大家吃完饭，刘芳备上三匹马，三人骑上马，霍秉龄、杨香武都暗带兵刃，出了北门，顺大路走了二十里之遥，来到红龙涧。

在船头上巡察的喽兵一瞅见刘芳，只见他头带三品顶戴花翎，身穿二则龙宫袍，红青八马褂，肋下佩带太平刀。每天杨香武如果来到山寨，不用禀报，就放过船来，今天喽兵却不敢单独决定，忙进去禀报。

此时戴魁章和宋起凤正在大厅说话。宋起凤说：“岳父，昨天有个人晚上去探水牢，被我们抓住啦。我说霍老道是奸细，你还不信。他刚走，就有人来探水牢，你说这不正是说明他是奸细吗？”宋起凤话音刚落，喽兵就进来禀报说：“回禀大王，外面现有杨香武、霍秉龄同着一位永成的副将刘芳，在南岸要求拜见寨主。”戴魁章一听，站起身来说：“我得出去亲身迎接。”宋起凤说：“岳父且慢，今天来者，必有情节，依我之见，还是不必叫他们进来。”戴魁章说：“这孩子，你知道什么，这乃是我的两个老哥哥，既同着本处的官长前来，必有要紧的事情。”戴魁章亲身列队，迎出寨来，坐上摆渡船直到对岸，见过杨香武过去说：“大哥在上，小弟戴魁章有礼了。霍大哥，咱们昨天已经见过了。”用手一指刘芳说：“此位是谁？”杨香武说：“我给你引见引见，刘芳过来给你戴四叔行礼。”戴魁章连忙说：“大哥，不可。英雄无岁，江湖无辈，肩膀齐为弟兄，哪有这么称呼的。”杨香武说：“老四，你这就不对了，咱们爷们还用这客套？他不是外人，他是那河南内黄县野马川南霸天花刀无羽箭刘世昌之子，名叫刘芳，双名德太，

绰号人称多臂膀，现做永成副将。他父亲跟老四你是八拜之交，这还是外人吗？”戴魁章说：“你就是刘芳，这可不是外人，自己爷们。”这才同着上船过了河，来到寨门。戴魁章说：“杨大哥、霍大哥是常来的。刘芳是初次到，就请你先行。”刘芳说：“那可不能，三位都是我的长辈，小侄焉能头里走？”戴魁章说：“恭敬不如从命。”刘芳说：“既是叔父、伯父吩咐小侄，小侄就在头前带路。”

宋起凤见岳父去迎接客人，暗想道：我带上刀，等他三人进来，我冷不防将他等杀死，以除后患，以免他们坏了我的大事。他一瞅刘芳进来了，他照准刘芳的脖子挥刀就剁。刘芳手急眼快，觉得后头一阵冷风，他一转身，抬腿将宋起凤的刀踢飞，又进一步使了个分手垛子，就把宋起凤踢倒在地。戴魁章一瞅，气冲肺腑，说：“好孽障，我来了朋友，你就想着暗害，我有了你，就不用交朋友。这与你何干？我的盟侄来了，你又抡刀就砍，若不是他手急眼快，早死在了你手里，你也太不懂事了。”说得那宋起凤闭口无言，半天才说出话来：“岳父有所不知，我跟他仇深似海。当年破来家堡之时，就有他在内，我跟他有杀父冤仇，不能不报，再说他又是这本地的副将。”戴魁章说：“你既知道他是本地副将，与你有仇，你就应该夜晚背刀到他衙门去杀他。你在我这里倚强仗势，今后不准你二人有仇。刘芳过来，我给你引见，这是你大姊夫宋起凤。”刘芳过来行礼，宋起凤也勉强答礼，相随众人一同来到分赃聚义大厅。落坐后，杨香武先开言说：“老四，我等今天前来，内有一桩隐情，要是别人，我也不管。刘芳是本地的副将，你的盟侄，现在钦差彭大人失去，刘芳上庙里找我们哥俩去了。他说钦差一丢，他等得革职拿问，不知哪路英雄犯下此事。我二人知道，他是你的盟侄，故此把实话告诉了他，今天同他来见

你，求你把钦差大人放出来，当面给大人请罪，两罢无事。还有一节，他在此地作官，你在此地占山，叫别人瞅着，也不是一回事。他打算接你去永成衙门，你也无儿无女，他供奉你养老送终。人生在世，也无非是这样为之一乐。四弟你想想，这事我办得也算不很粗鲁。”戴魁章一听这话，就是一愣。刘芳在一边说道：“四叔，你老人家如果答应，小侄接您到永成，单给你老人家找一处房，教人伺候。”戴魁章一听这话，心中犹疑。宋起凤一听就知道不好，怕戴魁章应允此事，放了彭大人。他心中一想说：有了，我先到水牢之内，把赃官杀了，就算他答应了也晚啦！宋起凤打定了主意，又一想：不好，昨天水牢之内还拿住一个，打算饿他十天八天再下去拿他。宋起凤咬咬牙给自己打气道：凭我一身能为，杀他两个，想来也并不太费劲。想罢由兵刃架上拿了一口刀，转身下去。

宋起凤下去时，被刘芳看到。刘芳一见到他手中提着刀，想着他对大人一直不怀好意，怕他此去危害大人，转身上去，追上宋起凤，伸手拉出太平刀，一语不发，过去将宋起凤劈死。喽兵一阵乱喊，戴魁章赶来一瞅，见刘芳已将宋起凤杀死，勃然大怒，说：“好，刘芳，你这厮胆子真真不小。”刘芳恼羞成怒，一声呐喊说：“戴魁章，我已将狗子杀死，你一定要替他报仇，那就来吧。”刘芳毕竟年轻，伸手由囊中掏出石头，照戴魁章头上打去。戴魁章躲闪不及，正中头顶。戴魁章头顶有三个粉瘤子，故此人称四头太岁。刘芳一石头，正打在粉瘤子之上，把戴魁章打得哇呀呀直嚷，伸手抄起一对分水双戈，吩咐喽兵给我鸣锣聚众，连杨香武、霍秉龄一个也休想走。戴魁章把双戈一摆，扑奔刘芳。众喽兵把杨香武霍秉龄围上，各执刀枪棍棒齐声叫嚷，只见由后面出来了四位妇人，乃是戴魁章四个压寨夫人，人称为四美，各摆兵刃，来至前厅里头。前

面两位叫做金花、银花，后面跟着金瓶、银瓶，一齐上前围住杨香武、霍秉龄。杨香武说：“好！戴老四，你真翻脸不认人，我自有生以来，没栽过斛斗，今天老哥哥的命不要了，跟你拼了。”正在动手难分上下之时，只听喽兵喊：“姑娘来了！”刘芳一边动着手，一边留神一看，由后院出来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年有十七八岁，头上紫绢帕包头，身穿桃红色短绸衫，外套蓝绸镶金的坎肩，腰系雪青汗巾，葱绿丝绸的中衣，南红宫缎花鞋。真乃是梨花面，杏蕊腮，瑶池仙子，月殿嫦娥不如也。这女人一到，便扑奔刘芳。刘芳本不是戴魁章的对手，这时又来了一个帮手，如何招架得住？他想：还是先逃回永成，调官兵，再来围困红龙涧。想罢，一抖身，窜上房去。哪想那姑娘也飞身上房，将刘芳抓住，扔下房来，叫喽兵捆上。姑娘又扑奔杨香武、霍秉龄而来。来至近前，掏出墨羽飞蝗石头子，把杨香武打倒，那边霍秉龄也被绊腿绳绊倒。二位老英雄都上了年纪，都是力尽筋疲，被他们拿住。戴魁章吩咐道：“将他等暂放空房，等我歇息歇息，将他们碎尸万段。”众人将他三人捆好，关在水牢里。寨前早有人将宋起凤的死尸装殓起来。戴魁章的随从给他上好刀疮药，四位美人陪他到后寨，压惊解闷去了。

刘芳在水牢内说：“戴魁章翻脸无情，我死了不要紧，连累了你二位跟我受罪。”杨香武哈哈大笑说：“我是洗手的人，生有地，死有处，虽然咱们爷们死了，倒也落个忠臣义士之名。”刘芳说：“他们抓了钦差大人，如果他真死在这里，皇上家焉能不调兵围他。”这时，天已到了初更之后。刘芳不禁想到：我这个副将得来的也不容易，死在这里，真有点冤屈。自己正在越想越烦之际，只听铁门哗啦一响，下来一人，手中拿着红纸灯笼。那人下来，用灯一照。霍秉龄只当是戴魁章派人来杀

他们，睁眼一看，来人有六十余岁，花白胡须，身穿蓝绸裤褂，白底青鞋，来到刘芳面前，问道：“你是刘大人么？”刘芳说：“不错，正是在下。你要做什么？”那老丈说：“我奉家主之命，前来请你，到上头有事。”刘芳一想：“戴魁章被我拿石子打了他，他还请我，这倒奇怪啦。”忙问道：“你家主人是戴魁章么？我二人是仇人，他请我做什么？”那老丈说：“并不是戴魁章，大人上去一瞅，就知道啦。”说着老丈过去把刘芳的绳扣松开，说道：“大人不必想着逃走，这红龙涧如同铁壁铜墙、天罗地网，巡查的人甚多，大人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刘芳说：“是了，我跟你前去见你家主人，你头前带路。”

那老汉打着灯笼，带着刘芳，顺台阶出了水牢，拐过两层院子，来到一座小花园里。园里有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中灯火辉煌。那老丈把门帘掀起，刘芳进屋中一瞅，倒也干净，靠北墙有一张花梨俏头案，东边摆着玉泉窑的大磁瓶，西边是官窑的文王百子园的果盘，上有佛手木瓜，当中是水晶鱼网，内中养有几条龙眼凤尾的淡黄鱼，两边有两架盆景。墙上挂着四条书幅，上边写的是杏林、春燕，两边有一幅对联，写的是：业能养生须着意，事不干己莫劳心。头前一张八仙桌，两边两张太师椅，桌上斑竹攒成一支笔筒，旁边有一块端砚，以及文房四宝。东里间屋中有落地幔挡着，隐约看到里面床具俱全，却并无一人。刘芳就在椅上坐下，那老丈把灯花夹了夹便出去了，不大的工夫端进一个茶盘，茶盘上有一把小磁壶，两个小磁碗，给刘芳倒了一杯茶，说：“大人在此少坐，我去请我家主人。”刘芳说：“你去罢。快去快回。”那老丈转身出去。刘芳在屋中等待，过了多时不见那老丈回来，心中猜想：他的主人是谁呢？我这山寨里又没有朋友，这山贼寨中能有什么好人？自己思前想后，耳听大寨中已打了二更鼓，更是着急。

只见那老丈笑嘻嘻地回来，说：“大人许是饿了，我给大人预备点饭，我家主人少时就到。”刘芳早饭就吃的不多，此时气火也下去了，又喝了两碗茶，早觉得肚中发空，听老丈说要预备饭，忙点头称好。老丈转出去，端了几样菜来，又拿了一壶绍酒。刘芳也顾不得颜面，自斟自饮，吃了一个酒足饭饱。刘芳说：“老丈，饭要是还有，到水牢里给我的两个难友送一份，还有钦差大人那里，也求你费费心。”那老丈说：“有，我去办理。少时就回来。”老丈给杨香武、霍秉龄送去饭；又来到钦差大人的水牢里，看水牢的人全已睡着了，老丈私自把钥匙盗出来，把铁门锁开，送下一壶茶和几样点心，放在小筐内系下去，他蹲在上面说：“钦差大人，这筐里有几样点心，你暂充饥渴，过一阵子，我想办法救大人出去。”石铸出来接下去，问：“你是谁？”上面的人说：“小人姓周名壮。”说完话，把小筐拉上来，照旧把铁门锁上，把钥匙仍放回原处，这才转身回去。进屋一瞅，刘芳在那里吃茶。刘芳一见他进来，说：“这般时候，你主人还不来，这是怎么回事？”老丈说：“我家主人同压寨夫人那里说话哪。”话音未落，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老丈说：“我家主人来了。”

只见门帘一起，刘芳定睛一看，进来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只闻香气阵阵，行动百媚千娇。巧笔丹青难画描，周身上下堆俏。身穿蓝衫可体，金钗轻拢鬓梢，锤金小扇手中摇，粉面香腮带笑。刘芳看罢一愣，正是白天擒住他的姑娘。只见那姑娘一进来，就撩衣跪地，说道：“难女白天冒犯虎威，冲撞大人。”刘芳问：“你是什么人？见我有什么事？”那老丈在一旁也跪下，二目落泪说：“大人要问，内有一桩不白之冤的隐情。我家主人姓王，原籍是顺天府大兴县人，名叫王文贵，在陕西做二府同知，只因夜晚出去办案，把腿摔坏了，辞了官，回归

原籍。路过此地，戴魁章有两个把兄弟，二寨主铁面天主朱义，三寨主混江鱼马忠，他们带领喽兵下山，把我主人、主母杀死了，几个家人都跑了。我家姑娘媚娘那年才九岁。我苦苦给山贼磕头，才把我主仆带进山寨，我当家人伺候众位寨主。戴魁章很喜爱我家小姐，认她做了自己的女儿。戴魁章的结发妻子梁氏，也喜爱我家姑娘，他夫妻两人教给我家姑娘长拳短打、刀枪棍棒，由打前年梁氏一死，那戴魁章行同禽兽，要收我家姑娘作压寨的小夫人。多亏二寨主苦苦的劝他，我家姑娘因为此事上了一回吊，后来我才把从前之事告诉她，我家姑娘就惦念着替父母报仇。今天白天我家小姐不知你的身份，才把大人擒住，回来后，我告诉她你们都是跟随钦差大人的差官，我家姑娘就派我去水牢中，把您请出来，商议商议，怎样里应外合，救出大人，倒反红龙涧，捉拿戴魁章。”刘芳问：“你们可有什么高明主意。”周壮说：“我们打算求大人写封信，调官兵围住红龙涧，我把两个铁门打开，我先把兵刃盗了来，连钦差也放出来。外头官兵往里杀，里头的人往外杀，里应外合，必然成功。只求大人出去以后，把我家姑娘安置个地方。”刘芳一听这话倒也是至诚实话，说道：“姑娘请起来，你拿过笔来，我给你写信。”王媚娘起来站在一旁。刘芳说：“这封信，你明天送到永成十字街公馆，有一位江南人武老师，你把这封信交给他。以后你家姑娘出去，到我衙门先住着，我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你二人说来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刘芳不能不报。”周壮说：“求大人收我家姑娘为侍妾。”刘芳点头同意。周壮仍把刘芳送回水牢，次日送书信，请群雄大破红龙涧。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九回

周壮公馆下书 蔡广怒擒寨主

话说刘芳写好书信，交给周壮，仍归水牢之内。次日周壮把书信拿到公馆。一见听差之人，说：“公馆有位武老爷吗？我要见他，有机密事禀报。”听差的人问他姓名，周壮说：“我姓周名壮，有封要紧的书信面交武老爷。”听差之人进去回禀，工夫不大，复出来说：“武老爷叫你进去，跟我来。”周壮跟随听差来到里面。

众位英雄因杨香武、霍秉龄、刘芳上了红龙涧，至今天未见回来，众人甚是着急。只听有人前来要见武老爷，下机密书信，众人说：“把他带进来。”不多时，见周壮来到面前。武国兴说：“我就姓武，有书信就拿上来吧。”周壮把书信呈上，武杰打开一看，上写的是：

国兴贤弟如晤：兄昨日同杨、霍二位由公馆起身，来到红龙涧。不料戴魁章翻脸无情，彼此动手，无奈寡不敌众，我三人被获遭擒，捆在水牢。幸有周壮主仆，原系良善之人，被贼人掠抢进山为寇，夜晚将兄由水牢救出，告诉我前情，愿意作为内应，以报前仇，捉拿贼人。望贤弟请众位英雄调遣官兵攻

打红龙涧，你我里应外合，可以救出钦差，幸勿迟误为盼，此请升安

小兄刘芳手缄

武杰看罢，与大家诉说此事，然后又问周壮：“你是哪里人？你家主人是怎么回事？”周壮说：“小人叫周壮，因我家主人卸任归家，被贼人杀死。小人苦苦哀告，将小人及我家姑娘带进山去。那时我家姑娘九岁，戴魁章夫妇甚是疼爱，教练长拳短打，刀枪棒棍。由前年他原配夫人一死，戴魁章起禽兽之心，要收我家姑娘为妾，多亏二寨主苦苦劝他，才勉强保住我家姑娘的名节。我把前情向我家姑娘言明，我家姑娘又想报父母之仇，又怕贼人心起不良落到贼人之手，今情愿与差官里应外合，逃出火坑，捉拿贼人，倒反红龙涧。”正在说话之际，有听差人进来禀报河南上蔡县葵花寨铁旗杆蔡广给大人请安，现在在门口下车。

武国兴同纪逢春、苏永福、苏永禄、李环、李珮大家迎出去，见一辆太平车套着两匹黑骡，赶车的有二十多岁，光头油葫芦大秃子，甚是雄壮。一看蔡广头戴马连坡草帽，面皮微黑，身穿青洋丝大褂，足下青缎快靴，花白胡须，二目神光足满。车上坐着金头蜈蚣窦氏，这夫妇两个是由上蔡县葵花寨起身，去往大同府，瞅看女儿蔡金花。听说大人在永成，两人绕道前来，给大人请安。

武国兴等过去见礼，武国兴说：“姥姥、姥爷在上，外孙男行礼！”纪逢春过去就说：“蔡大爷好呀！”广武国兴瞪了那傻小于一眼，心里说：混帐东西，讨我的便宜。李环、李珮等都行了礼，把蔡广、窦氏让进公馆。彭兴等过去行礼，知道是大人的干亲家。行完礼，蔡广问：“大人在哪里？我给大人请

安。”彭兴说：“大人你见不着了，我们正在为难哪。大人来到公馆，当晚被宋起凤偷着背到红龙涧。那山的大王叫四头太岁戴魁章，把大人关在水牢之内。石铸前去救大人，被擒了。昨天刘芳同杨香武、霍秉龄前去，也被拿住。现在周壮送来一封信。”蔡广一听，拿了书信，看了一遍说：“把周壮叫过来。”周壮上前米，蔡广说：“你先回去，天至正午，你把众人救出来，把兵刃给他们预备好，我们就在那里。我与戴魁章素有旧识，我先去说合此事，他如应允，两罢干休；如不应允，那时再动手拿他，你先救出众人要紧。”周壮转身告辞走了。蔡广说：“我从前与戴魁章相好，武国兴、纪逢春你二人就说是我的徒弟，李环、李珮就说是我绿林的朋友，我们一同前去拜望他。苏永福、苏永禄调本处官兵打接应。我先跟他说合，他如依从，把大人请出来，两罢干戈，他如不依从，大家一起上前拿他。”

众人商议好了，由公馆起身，各人暗带兵刃，连窦氏也上了车。赶车的刘亮一响鞭子，出了北门，二十里地的工夫，一转眼就到了红龙涧。

来到河沿，秃子刘亮向对岸打了一声呼哨，那边放过两只船，船上喽兵问道：“哪方英雄？来此何干？”蔡广混：“我乃河南上蔡县葵花寨的寨主铁旗杆蔡广，前来拜望你家寨主。”喽兵进去通报。戴魁章正在大厅，想着怎么处理拿住的这些人，没想出办法，正要去请二弟朱义、三弟马忠商议商议，听喽兵禀报，蔡广来访。戴魁章一想，这是我知己的朋友，我须要出去迎接。吩咐喽兵，大开寨门，亲身来到河沿迎接。

蔡广已下了车，戴魁章说：“蔡大哥在上，小弟有礼。我时刻想念哥哥，今口得见，真是三生有幸。那边是嫂嫂吗？”戴魁章说着，又赶过来与窦氏行礼。蔡广说：“贤弟久违。”

窦氏说：“戴老四，几年不见，你发福了，一向可好？”戴魁章说：“托福！托福！”窦氏说：“戴老四，我给你引见引见，这二位是江湖绿林人李大爷，李二爷。”用手一指武杰说：“这是我大徒弟武杰，这是我二徒弟纪逢春，他是一个哑巴。”原来众人怕纪逢春说漏了嘴，在路上便嘱咐他装哑巴，故而如此介绍。大家彼此见礼，这才上了船，过至河来。

只见大寨内众喽兵虎视眈眈分班站立，众人到了分赃聚义大厅，分宾主落座。刚要说话，只见喽兵慌慌张张跑进来说：“二寨主、三寨主截镖回来了，现正在河沿下马，禀报大寨主知道。”书中交待，二寨主朱义、三寨主马忠截下的镖，是山西红旗李煜的镖。李煜打发徒弟蓝猛头一次保着三十万两银子入京，为防万一，李煜向沿途各山各寨都打了招呼。戴魁章接到李煜的书信，就有心想要截镖。但他和李煜是故旧之友，不好意思亲自出马，便打发朱义和马忠改扮行装，前去截镖。

这一天，蓝猛保着镖往前走，来到四野无人之处，对面树林之内响丁一阵锣声，放出几枝冷箭，从里面出来四五十喽兵，都是花手巾包头，身穿蓝裤褂，手中使四尺多长的斩马刀，为首的朱义使三股烈焰托天叉，马忠使青铜峨眉刺，把镖车一围，大家齐声呐喊：不种桑来不种麻，全凭利刃做生涯。若要不信从此走，一刀一个尽皆杀。蓝猛一瞅，说声不好，客人没跟在身边，就他一个人，说道：“二位请了，在下姓蓝名猛，我们的镖客是我师父红旗李煜。”朱义马忠说：“不认得。你不用道字号，留下镖银，万事皆休，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蓝猛一听，知道不是行中人，抖手中枪分心就刺，朱义用叉往外一磕，马忠也摆峨眉刺扎来。蓝猛力敌二人，并无半点惧色。走过几招，蓝猛寡不敌众，只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自己虚扎一枪，拍马败将下去。朱义、马忠告诉赶车的往回走，

赶车人等怎敢违背？喽兵押着镖车往回走了。

走了三十里之遥，天色已晚。到了谢家沟，大路东有座大店，写着是“谢家老店”。众人进了店，朱义、马忠住了上房，喽兵住在东西客房。朱义，马忠要了一桌上等的山珍海味席，喽兵是六人一桌的便席。吃喝已毕，叫伙计算帐。小伙计过来说：“共合是三十万两银子。”朱义一听说：“放屁！”照着伙计脸上就是一嘴巴。伙计往外一跑，只听啵啵啵一阵锣响，由东院出来五六十名打手，为首有两个人。头一个身高八尺，面皮微紫，粗眉大眼，准头端正，花白胡子，身穿蓝绸子裤褂，足下青缎快靴，手中拿着一条铁棍。后面的那人，身躯矮小，头短脖粗，身穿青绸裤褂，足下青缎快靴，手使虬龙棒，来在院中，一声碱嚷说：“你两个瞎了眼！在我这店中，谁敢打我的伙计？你这厮在太岁头上动土，今天你两个留下。”朱义与马忠各摆手中兵刃，与店主人打在一起。

书中暗表，这店并不是贼店，开店的此人姓谢，人称金头太岁谢子成，使虬龙棒的是他师弟叫矮金刚公孙虎，这两个人在这店中，练了几十名打手，在店中安分度日。今天看朱义带着这些喽兵，各拿着兵刃进店，谢子成一看就知道他等不是好人，这镖必是抢来的，故此带着打手，要把这镖留下。

正要动手之际，由房上窜下一人，跳在院中说：“大家且慢动手，幸亏我来这，都是自家人，我要是一步来迟，就坏了。”朱义抬眼一看，不是外人，原来是自己拜把子兄弟谢虎。他跟朱义、马忠是拜把子兄弟，今年十七岁，跟他叔父练了一身好工夫，过来说：“叔父在上，这是我两个把兄弟，红龙涧的二寨主、三寨主，这是我的叔父，这是我的师父公孙虎。”朱义、马忠过来见礼，谢子成说：“原来是两位贤侄。”众人一同进了上房。

谢虎说：“两位兄长哪里做的买卖。”朱义就把劫蓝猛的镖说了一遍。天晚各自安歇。次日朱义、马忠告辞，店里也没要饭帐。他二人回到红龙涧，派喽兵进去回禀：他二人已把镖车截到。戴魁章将朱义、马忠迎进大厅。朱义、马忠原本也认识蔡广，忙见礼问道：“蔡大哥怎么会此时光临舍下？”蔡广说：“我是由葵花寨来永成瞅看一位朋友，顺便来看望你等。”戴魁章叫喽兵摆上茶来。蔡广说：“四弟，我有件事跟你商议商议。我来到永成，听说钦差彭大人被你的亲戚宋起凤掳到这里。我想你是明白人，怎么做出这等糊涂事？你想，他是奉旨的钦差，你害了他，皇上家焉能跟你善罢干休？依我之见，你把钦差大人请出来，你当面请罪，我把大人带走，兄弟你占你的红龙涧，两罢干休，你看好不好？”戴魁章一听，把眼一翻说：“蔡大哥，我只当你是来瞅我，原来是为那赃官彭朋，你们都是他一党。”

正当两人说话之际，金头蜈蚣窦氏出了分赃厅，一看旁边周壮向她点头示意，她跟着周壮来到水牢。看护水牢铁门的喽兵已经全被杀死，他二人把铁门拧开，把刘芳、杨香武、霍秉龄放出来，那边石铸也把大人背了出来，周壮早把各人的兵刃预备好了。大家齐抄兵刃，杨香武说：“我跟着霍大哥到前边帮忙。”刘芳说：“我保护大人。”石铸说：“我背着大人。”

窦氏刚要过来给大人行礼，只听那边一声喊嚷说：“一伙奸细，今天休想走一个。”那人摆青铜峨眉刺，把窦氏的去路挡住，那人正是马忠。

原来前厅蔡广跟戴魁章一句话说翻，蔡广一抖脚将桌子踢翻，大厅里的人，各抄兵刃，杀在一处。马忠一想，我先把钦差大人杀了，然后再把蔡广等全都杀死。我这红龙涧也不要了，

带着喽兵投奔潼关潼家堡。那里有我的故友，现时他正招兵买马，聚草囤粮，以图军国大事，早有书信前来，应允封我等一字并肩王。想罢带着四十名喽兵，直奔东跨院。来到水牢一瞅，窦氏正往外放人，他气往上冲，叫喽兵一字排开，他一声喊嚷说：“窦氏，好贼婢，你敢在此多事？”窦氏一瞅说：“马忠，好猴崽儿，你也不配议论老太太，今天我管教管教你。”一摆虎头钩照马忠杀来，两人战在一处。

另一路杨香武、霍秉龄蹿房越脊，直奔分赃厅。而刘芳、石铸保护大人往外跑。刘芳说：“我头前开路，石大哥，你我把大人背出红龙涧，抢贼人的船只，把大人渡过河去。”石铸说：“好！”正在这时，马忠一峨眉刺把窦氏的裤子撕了一条，羞得窦氏蹿房就跑。马忠摆峨眉刺扑奔刘芳，石铸顾不得刘芳，背着大人，蹿上矮墙，只听外面锣声震耳。刘芳虽然勇武，怎奈喽兵越聚越多，转眼有二百多人把刘芳围住。

马忠窜至分赃大厅一瞅，戴魁章敌住蔡广，四位压寨夫人敌住武杰、纪逢春众人，朱义战住杨香武、霍秉龄，外面有三百多人帮着动手，他这才带着一百多喽兵往外追赶石铸，刚一出二道寨门，见石铸正背着大人在前面跑。马忠一声喊嚷说：“小辈，你趁早把赃官放下，饶你不死，难道你还能逃出这红龙涧吗？”石铸若不背着大人，可以回来动手，这回可不敢，因此背着大人紧走，窜出寨门，一直奔命似地往前跑，马忠在后紧迫。石铸来到河沿，正遇上红龙寨的水师营，石铸又转向南跑说：“大人不要害怕，只要一过水就没事了。”说罢，拖起大人跳下水去。马忠喊嚷说：“水师营的头目张蛟、张鳌赶紧齐队，那边就是赃官彭朋，若要拿住，赏银一千两。”张蛟、张鳌鸣锣招来二十只船，原来每天海船只放四人，今天多加一倍，每船八人。马忠跳上船，船分双龙出水式追赶石铸。石铸

在水里背着一个人，不大得力，这时只见对岸出现了车辆和人影，石铸也不知他们是何人，后面喊杀连天。石铸回头一看，船由东西两路追来，势如奔马，急似流星，眼看要追上石铸，将他围在当中。马忠喊嚷说：“众位兄弟，尔等听真，大家一定要齐心把赃官彭朋拿住，现在他是笼中之鸟，釜中之鱼。若要叫他逃走，如同放鱼入海，纵虎归山。”众喽兵齐声答应说：“寨主不必嘱咐，我等一定将赃官擒住。”喊声震动山野。大人在石铸背上一瞅，说：“石铸，我看你一个人，顾前不能顾后，顾左不能顾右，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在水中又背着我，焉能打仗？你把我放下，由水下逃命，我虽死在水中，倒落个整尸首，免至被贼人擒住。你逃到公馆，再告知本地面，调官兵给我报仇。”石铸一听此言，如万把钢针刺心，说：“民子受大人天地之恩，我焉能舍了大人，自己逃命？活着我跟大人在一起，死也死在一处。”大人一听石铸这话，心中甚是难过。只见那飞虎舟上马忠一声喊嚷说：“背赃官的那个小辈，你可有姓名？”石铸浮上水面，把眼一翻说：“大太爷家住河南嵩阴县三杰村，姓石为铸，人称碧眼金蝉，盗过玉马，后来改邪归正，保了彭大人。大人有好生之德，你把我们放了，大人定饶你不死。”马忠一听，原来你是石铸，心想我也不必跟他动手，吩咐喽兵响梆子放箭，准备把石铸和彭朋一同射死。石铸一瞅，心中叫苦。他若在前面用兵刃拨打箭雨，后边射来的箭，定要将大人射死。正在危难之际，只听水哗啦一响，由贼人船缝中挤进一条浪里钻的船来，上有一杆大红旗，空中飘摆蜈蚣钢铃，被风一吹，哗唧直响。船头站立一人，身穿麒麟宝铠，怀中抱定宝剑说：“大人请放宽心，我来拿这伙贼人。”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显武功侠士耍镖 灵宝县永福毙命

话说石铸背着钦差大人被马忠所困，正在危急之时，只见由西北来了一艘浪里钻的船，船上站的正是马玉龙。

书中交代，马玉龙因何来到此处？原来那日蓝猛在漫上注丢了镖，自己想要回去。又一想：“且慢，我临来之时，我师父说：“如果在河南地面，遇到紧要为难之事，你到龙山请那公道寨主帮你，我听说那人是一条好汉。”蓝猛想，我现在遇到了麻烦，何不去见此人，求他帮我抢回这三十万两银子？主意已定，蓝猛催马直奔龙山。

次日早饭后，蓝猛来到龙山。一进山口，遇到巡察道路的龙山练勇余德胜。余德胜说：“你何人？来龙山作甚？”蓝猛说：“我乃山西保镖，保着三十万两镖银，路过此地，在离此不远处被人劫去。我久闻龙山寨主是一位侠义英雄，特来拜求寨主，帮我寻找。”喽兵听罢，说：“你跟我走罢。”余德胜带着蓝猛走到山寨门外挂号房说：“你在这里等待，我进去回禀，寨主见不见你，你听我的回话。”余德胜转身进去，不多时，又从里面出来说：“我家大王有请。”

蓝猛进寨门一瞅，两边排班站立的都是老虎兵。马玉龙站在当中，未戴官帽，面色微白，白中透润，细眉阔目，鼻如玉柱，唇似吐脂，身穿蓝绸衫，足下篆底官靴，年有二十余岁，精神满足。蓝猛看罢，过去行礼，说：“久仰公道大王的威名，今日得见尊颜，真乃三生有幸。小人蓝猛有礼了！”马玉龙还礼，把蓝猛让进客厅，分宾主落座后，马玉龙说：“蓝大哥，方才我听见手下人说你是保镖的，把镖丢了，不知丢在何处？劫镖之人使什么兵刃？几个人都是什么模样？”蓝猛说：“我这镖丢在漫上洼，一共是五六十人。领头的人，一个是黄脸使峨眉刺，另一个黑脸使三股叉。”马玉龙一听，心中就明白了，吩咐预备船只。原来龙山有一条河，与红龙涧的河同源一处，由龙山坐船可以直通红龙涧。马玉龙招待蓝猛吃过饭，下令船只向红龙涧进发。离涧四五里之遥，马玉龙吩咐将船靠近。喽兵下水，马玉龙坐着一艘船，带着蓝猛，进了红龙涧，他的喽兵都在水下跟随。

来到红龙涧里，听见有喊杀之声，似乎里面正在打仗。马玉龙听见喽兵嚷叫要抓住赃官彭朋和要放箭射死石铸和钦差。马玉龙对盗玉马的石铸早有耳闻，恨无缘相见，不想今天会意外相逢，而且他又背着钦差大人。马玉龙在船头喊道：“石大哥，把大人背到我这边来。”石铸一瞅，知道是龙山的马玉龙，这才急奔过来，上了船。混江龙马忠一瞅，气得颜色变更，说：“对面来者，你我是连山的街坊，你为何管我的事？”马玉龙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钦差大人乃是为国为民的清官，你为何做这伤天害理之事。”大人在后面问石铸：“这人你可认识？”石铸说：“久闻此人是个侠义英雄，乃龙山寨主马玉龙。”大人说：“既然如此，告诉他，将这伙贼人拿住，并贼首戴魁章，勿使一人漏网。”石铸这才站在船头说：“大

人有谕，令你赶紧拿贼。”

马玉龙这才怀抱宝剑，扑奔马忠。马忠在船上用手中的峨眉刺一指说：“马玉龙你太不知自爱！”马玉龙说：“你这些山贼草寇，不知国法王章，任意胡为，谅你这无名之辈，胆敢向我发威。今天，一来我为蓝猛要镖，二来要扫灭你这贼窝。”马忠往水中一跳说：“来！你我在水中战几合，你若赢得了我这峨眉刺，饶你不死。”马玉龙一听，也窜在水内，二人各摆兵刃。马玉龙精通水性，在水内能看三丈远，马忠也能看三丈，两个人走了十数个照面，不分输赢。下一回合，马玉龙手快，一剑将马忠的水衣削为两段。马忠唬得魂惊千里，顺水逃上船，吩咐响梆子放箭。马玉龙也上了船，敲响了诸葛鼓，立时由水中冒出二百飞虎兵，露出半个身子，各人都带着飞虎油苫帽，身穿油绸号坎，各拿三截钩连钻，背后背着竹炮。马忠一瞅就是一愣。那边马玉龙二次敲响诸葛鼓，二百水兵一字排开，预备好了手中的竹炮，三声诸葛鼓一响，那边水兵一阵连珠炮，竟把马忠的船打翻了十数只。马忠一见不妙，脱身由水内逃窜。

马玉龙带着蓝猛先到对岸查点镖车，镖银分毫不短，蓝猛叩谢马玉龙，然后仍旧保镖赶路去了。

不多时，只见正南尘沙荡荡，土雨纷纷，飞奔来了一支人马，是永成副将的旗号。带兵的官是苏永福、苏永禄，所带的是本城的守卫队，后面一抬大轿，坐的是大人的管家彭福、彭禄，二人预备了官服迎接大人。钦差大人下了马玉龙的船，苏永福、苏永禄等过来参见大人。大人吩咐马玉龙同石铸，游过水去，前去拿贼。

马玉龙带着二百飞虎兵同石铸游过水去，来到大寨，只听杀声震天，锣鼓齐鸣，此时铁旗杆蔡广正战得热汗直流，口中带喘，难以抵挡戴魁章。这几百喽兵把武杰、纪逢春、李环、

李珮、霍秉龄、刘芳围在当中，正杀得难解难分。只听外边一阵大乱，马忠由前边败了下来，见到朱义，说：“二哥，大事不好，现有龙山马玉龙带着他的二百喽兵，杀进寨来，二哥早做准备！”朱义一摆手中叉，带数百人来到头道寨门，吩咐把寨门开放。只见马玉龙同碧眼金蝉石铸来至近前。朱义用手中叉一指说：“马玉龙，你胆敢前来送死，我来替我三弟雪恨。”

摆手中叉照马玉龙分心就刺，马玉龙使了一个海底捞月，用宝剑往上一迎，呛啷啷一响，把叉头削为两段。朱义拨头就跑，马忠在房上说：“二哥，你瞅大事不好，这都是戴魁章宠信宋起凤，把你我一座铁桶大寨闹到冰消瓦解，你我趁此走罢，不必跟他在此一起倒霉。”二人由后寨逃走，直到后来在大狼山二次出世。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马玉龙来至大寨前厅，一瞅众差官被喽兵围在当中，铁旗杆蔡广同戴魁章正杀得难解难分。一个使一对分水双攫，一个使虎头钩，两个人各自争强斗胜，马玉龙正好过去相助蔡广。只见从那边过来一个年轻的少妇，约有二十余岁，头上绢帕包头，银红色短汗衫，绿绣中衣，足下红缎官鞋，腰系蓝绸汗巾，手中拿着一把单刀，粉面朱唇，来至马玉龙面前，用手一指说：“对面小辈，你何人，胆敢在这里撒野！”马玉龙说：“我乃龙山公道大王，奉钦差之命，特来剿灭你们这伙山贼，你叫妇人趁早闪开，叫戴魁章前来送死。”那妇人说：“我乃戴魁章的压寨夫人金花是也。你既是龙山公道大王，你为何反帮着钦差大人？依我之见，趁早不必动手，你我都是连山的街坊，何必帮着外人与我等为仇？”马玉龙说：“贱婢，皆因戴魁章目无王法，私自把钦差大人抢劫到山上，现有官兵来拿，胆敢拒捕！”金花听罢，照定马玉龙抡刀就剁。马玉龙往旁一闪说：“你这妇人还不退去，我有心结果了你的性命，恐污了我的宝

剑。”金花对马玉龙颇有爱慕之心，虽然动手，却眉目传情，言语勾挑。马玉龙乃是烈性的男子，一瞅这妇人举止轻薄，气往上冲说：“你这妇人着实讨厌，待我结果你的性命！”宝剑一摆，三五个照面，竟将金花一剑挥为两段。银花一瞅姐姐被杀，并不答语，摆手中双刀，照马玉龙砍来，马玉龙用拨草寻蛇式把双刀削为两段，举起宝剑，又将银花杀死。金瓶一瞅二位姐姐被马玉龙杀死，勃然大怒，赶奔前来。书要简短，四个美人一连俱被马玉龙杀死。

戴魁章一瞅这事不好，只气得哇呀呀直喊。再一瞅喽兵俱已逃走，朱义、马忠也不见踪迹。龙山的飞虎兵遇人便杀。马玉龙摆宝剑跳过来，石铸在后面喊嚷，说：“众位办差的老爷听真，这位乃是龙山马玉龙，奉钦差之命，前来捉拿戴魁章。”蔡广往旁边一闪，马玉龙一摆宝剑，扑奔戴魁章。戴魁章不敢交锋，拧身跳出圈外，扑奔寨门，往外逃走，马玉龙等在背后紧追不舍。戴魁章打算今天逃出潼关，奔庆阳府连环寨，以图后来报仇雪恨。马玉龙在后边叫嚷，说：“戴魁章你休想逃走，我奉大人堂谕，定要拿你。”戴魁章跳下水，马玉龙和石铸也跟着下去，相离不过两箭之地，眼看就要追上。戴魁章回头说：“马玉龙，你我素不相识，生平相会，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何苦苦追赶于我？”马玉龙说：“我与你虽无冤仇，但我领了大人的堂谕，定要捉拿你交与钦差。”戴魁章听罢，不再多言，泅水逃命。正往前走，只听哗啦一声水响，只见对面又出来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手使一对子母鸳鸯锤，把他的去路挡住。戴魁章看那人三十以外，是个秃子，身穿水衣，面皮微紫，紫中透亮。石铸在后面一看，认出是师兄追云太保魏国安。

书中交待：来者这位，家住在天津卫河东水碓子。自幼儿

拜银须道人董妙清为师。练就水上工夫，长拳短打，刀枪棍棒，样样精通。他与石铸是师兄弟，在绿林中偷富济贫，杀贪官、斩恶霸，到处剪恶安良。只因他在家中，为朋友打伤人命，到案打官司，又从监狱逃出，流落到了河南。今天看见红龙涧有无数官兵前来剿贼，他意欲帮着拿贼，到树林中换上水衣，入水正遇戴魁章。

魏国安一见戴魁章就是一锤，戴魁章正想往岔路逃走，却被后面马玉龙施展鹰爪力的工夫，将他抓住，不能脱身。马玉龙将他拉至南岸捆好，一瞅山寨已经起火。周壮同王媚娘收拾细软金银，出山直奔永成，先找店住下，静候刘芳的消息。里面剩下的喽兵还有三百五十余名，抄出贼人财物二百车，贼船二十只。刘芳先把火扑灭，派本地官兵看守红龙涧。

马玉龙参见大人，大人说：“前者武杰拿回你的历条，说你在二营山拿贼有功，本部院就有心要保举你。”马玉龙说：“托大人洪福，旗人本是镶黄旗满洲二甲养余兵，因为在京师打伤恶霸，逃走在外，流落数年。现占龙山，以保镖为生。今天是受人之托，前来要镖，奉大人之命拿贼。大人若肯开恩递折，把旗人圈回本旗，旗人愿效犬马之劳。”大人说：“你且回去，把龙山众人散伙，我在前站等你。”马玉龙答应下来，又过来与石铸等人相见。石铸说：“兄弟，你把龙山众人散了伙，千万要回来，这是万年不遇的机会。”马玉龙说：“是，勿劳大哥嘱咐，我这就告辞。”说罢，跳上船去，带着喽兵竟自去了。

众人押解着戴魁章，大人坐着大轿，来到公馆下轿。众人道：“大人受惊啦。”大人即把永成的官人叫来，立刻升堂。众人呐喊，把戴魁章带上来跪下。大人问：“戴魁章，你从前可认识本部院？你今年多大岁数？哪里人氏？在红龙涧占山有几

年？”戴魁章说：“我原籍河南黄县戴家屯的人，由二十八岁起，同我两个拜把子兄弟朱义、马忠招聚了五百多名亡命之徒在红龙涧占山为王。我从前跟大人并无冤仇。”大人说：“你在红龙涧打劫客商，抗拒官兵，情同反叛。你不必再往下说啦。”大人吩咐把戴魁章钉镣入狱。大人又把杨香武、霍秉龄请上来，赏给一百两银子，二人执意不收，告辞回庙。蔡广上来给大人请安，道了受惊，彼此询问别后之事。蔡广把要看女儿之事说了一遍，又说：“因听大人到此，故绕道前来请安。”大人吩咐款待蔡广，又叫石铸把帮助捉戴魁章的那人叫上来。听差的人说：“石铸送他师兄走了，尚未回来。”正说着，石铸已从外面回来，过来给大人请安。大人说：“石铸，你上哪里去了？”石铸说：“我师兄魏国安要上庆阳府找我师父，我苦苦留他，他不肯在此，因此我给他十两银子做为盘缠，送出西门以外。”大人说：“可惜！我看此人水旱两路武艺极好，我要栽培他，他却走了。”石铸说：“这是他命小福薄。”

大人在这里把诸事办理完毕，即把戴魁章就地正法，派刘芳监斩。蔡广已然告辞，奔大同府看女儿去了。这里刘芳点齐了二百名兵了，还有公馆众人护卫，恐怕戴魁章的余党来劫法场。听说红龙涧寨主问斩，看热闹的人甚多。戴魁章来到法场，自己说：“想不到我戴魁章落到这步田地。”说了几句，刽子手把戴魁章一杀，人头落地，红龙涧抄产。大人按公办事，参奏：刘芳身为副将，地面不靖，竟有贼党聚众成群，占山落草为寇，究属捕务废弛。圣上旨意下：刘芳理应革职，开恩官降二级，随彭大人当差，带罪立功。马玉龙着准回营当差。石铸赦罪赏功，其余各人，均赏加一级。众人谢恩。大人歇息数日，刘芳把家眷并王媚娘留在永成，买下房屋居住。

大人带着刘芳等起身，下一站到了灵宝县。本地面知县龚

文煜在十字街迎接钦差大人。进了公馆，参见已毕，即归本衙，众办差官各归配房。大人用完晚饭，在灯下看书，又把苏永福叫了上来。大人喜爱苏永福，见他虽已年过半百，但老成历练，公事娴熟。大人问他：“现在你跟我当差几年，你家中还有什么人？”苏永福说：“家中只有结发妻子和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在家拉弓练武。”大人说：“你也年过半百，为人练达，我很喜爱你。我这衣箱和要紧的东西都在里头，你不必在配间睡，搬到这东间来，也好给我看着。”苏永福答应，便下去把铺盖搬来了。

刘芳说：“咱们分前后值夜，轮换睡觉，明天走路就不乏了。”石铸也说：“咱们八个人，四人一天。今天我跟刘老爷、武老爷、纪老爷，明天换二位苏二爷和李环、李珮四人。”刘芳说：“石大爷，今天咱两人前夜，你们没事就睡觉吧。”武杰说：“我跟纪老爷后夜。”刘芳说：“三更天换班，谁该值的时候出事，就是谁的事。各位要小心，不准推诿。”纪逢春说：“小蝎子，咱们两个睡觉去。”两个人走后，天刚起更，石铸说：“刘大人！咱们一同出去绕弯，大人此时还没睡觉呢。”刘芳说：“石大爷！你以后再别这么刘大人、刘大人的，咱们这样的交情，不用这么客套，往后你就叫我刘大哥，我称呼你石贤弟。”石铸说：“恭敬不如从命，从今以后，倒是兄弟相称为是。”

正说着话，听外面梆响起更，公馆以外有本地守营的官兵巡更查夜。石铸到院中一瞅，满天星斗，皓月当空，看看上房大人已经安歇，西配房是彭兴、彭福等人，东配房南里间是武杰二人。石铸瞅瞅没有动静，翻身蹿上房去，四顾无人，这才蹿下房来，进了东配房北里间。石铸二人坐到二更，刘芳又出去一趟，不知不觉已到三更。石铸说：“我上那屋叫他们去。”

”石铸进去先把武杰叫醒，又叫纪逢春。叫过多时，纪逢春仍在酣睡。武杰拧他一把，方把傻小子拧醒了。武杰说：“换班了。”纪逢春一醒，抓锤转身就出了东厢房。只见房上窜出一人，手中拿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纪逢春见了就嚷：“了不得了，大人叫贼给杀了！”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一回

石壮士勇捉刺客 武英杰遇贼遭擒

话说纪逢春由东房出来，见有一人从房中窜出，手拿一个人头，他说：“了不得了！刺客把大人杀了！”刘芳与石铸尚未睡着，苏永禄也醒了。石铸问纪逢春，他用手一指说：“你瞧上房门开了，我刚才看见有个人手提人头，窜上房，往东北跑了。”石铸纵身上房，见前边影影绰绰有个人，低头一瞅，房梁上有鲜血滴下。

石铸顺黑影追去，一声喊嚷，说：“刺客休走！你好大胆量，胆敢行刺彭大人，任凭你上天入地，我也要把你拿住。”后面刘芳也追赶下来，直追至正东的一片树林，听那边有狗直吠，及至身临切近，再找贼人，已踪迹不见。刘芳说：“石贤弟，可曾看见贼人往哪边去了？”石铸说：“我追到此处，就看不见了，咱们回去吧！”众人由原路回到公馆，只见上房格扇已开，灯光明亮，彭公在椅子上坐着，彭兴等两旁侍候。石铸过来给大人请安，说：“大人受惊。”

原来大人正在睡梦里，忽听得外面大哗，大人起来，此时彭兴从西屋赶往大人房里，大人令他点起灯，各处一照，彭兴说：“大人，可了不得了！苏老爷被人杀了！”大人站在东里间

屋一瞅床上的苏永福，脑袋已被砍去，血流满地。

石铸等回来给大人请安，大人说：“昨晚我把苏永福叫进来，我喜爱他老成练达，叫他给我看着这东西，不想被贼人所刺。”苏永禄放声大哭说：“我哥哥一世忠厚，不象我机灵，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报应？”大家劝他说：“苏二哥也不必哭了，凡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家想想主意，替苏大哥报仇。”大人说：“我明天不走了，这贼人胆子甚大，必是戴魁章的余党前来行刺本部院，误伤苏永福，明天谁去访访这案？”纪逢春说：“大人不必着急，明天待我去访刺客，准将他拿来。”大人说：“你一个粗人，焉能办这个事，不必你去。”又转向武杰说：“武杰，你明天吃了早饭，带着李环、李珮，换了便装出去，查访查访。访查明白，回来报我知道。”武杰答应。大人说：“你等下去安歇罢。天尚未亮，大家谁也别睡觉，恐其贼去而复返，各人都留神巡察，这叫贼走了看门。”大人回到西边一间睡了。一觉醒来，天色大亮，本县知县龚大人把车辆马匹预备好了，请大人起马。大人说：“昨天我公馆闹刺客，你可知道？”龚文煜说：“不知。”大人说：“今天本部院不走，把刺客拿获，我再走。”正说之际，只听外边有人喊冤，大人说：“把这喊冤之人带上来。”

不多时，只见石铸等从外面带进一人，年纪约在三十以外，面皮微紫，粗眉大眼，身高七尺，身穿月蓝布裤褂，手中拿着一个包裹，来到上房。刘芳一见此人目露精光，疑心他是一个刺客，以喊冤为名，要刺杀大人，便仔细留神。

那人跪在地上，说：“小人姓骆，叫骆文连，在灵宝县东门外住家。小人尚有生身的母亲，结发的妻子，我在这本营艺技队上当兵。我母亲得了一宗病症，每日非吃我妻子之乳不可。我妻子跟我母亲住在东屋，小人在西屋睡。昨天晚上，三鼓之

后，小人已经睡了觉，忽听外面有人叫娘子开门。小人知道我妻子素来安分，并无外心。小人出去，一开门，一个贼人拿着包裹，照我面门打来，打了我一个斤斗。贼人是两个，另一个冲进屋，把我妻子背走了。我母亲七十多岁的人，牙齿已经落尽，非吃我妻子的乳不能饱。望大人搭救我妻子和我母亲。”说完把包裹递上来。众人打开一瞅，里面是张油纸，油纸里面是苏永福的人头。大人说：“这是我的手下人。这个骆文连说他是你们本营的人，你们可认得？”听差人上来回禀说：“不错。他是本营技艺队教习，他会把式。”大人问明白，叫骆文连下去对保。

大人用完早饭，叫小蝎子武杰改扮行装，换上蓝绸长衫，内衬蓝绸裤褂，湖色川绸套裤白底子灰青缎镶鞋，包裹内包一口单刀，暗带镖囊，好像一位文雅的先生。李环、李珮各穿青洋丝大褂，足下穿青缎快靴，好象两位保镖达官，包裹内包着朴刀。

三人出了公馆，顺着道路往西出了西门，慢慢行走，打算到各村庄庵观寺院查访。刚走了不远，只见男男女女手捧香烛，仿佛要去烧香的样子。武杰过去问一位老者说：“请问今天哪里庙会？”那人说：“离这块不远，不足六里之遥，有一座福承寺，那里有一位肉胎活佛，显灵显圣，舍药救人，故此我们善男信女都上那里烧香还愿。”武杰一想，世界上哪有肉胎活佛，这明明是谣言惑众，我理应到那里看看，再作道理，必须见机而作。想罢便带着李环、李珮前往。

约走了五六里路，已是人山人海。一看这座庙宇，并不依靠村庄，而是座落于一处密林里，坐北向南，庙门口有两根旗杆，三个山门，正山门关闭，走东角门。武杰来至山门，就要朝门里走，一个看门的小和尚把武杰挡住说：“如进里面看病

必须挂号，每天只看一百人，如不挂号，不准进去。”武杰说：“我也不烧香也不磕头，我是到里面游逛的。”看门的小和尚见武杰衣服鲜明，品貌不俗，必是个世家子弟，说：“老爷，你贵姓？你跟我进来，我带你到各处走走。”武杰说：“我姓干。”小和尚说：“原来是干爷！”小和尚头前带路，一直往里，走过了大厅，来到西跨院。一瞅北房三间，东西各有配房，带着武杰来到上房。一瞅屋中靠北墙有八仙桌一张，西边有太师椅两把，墙上挂着一幅条幅，上面画着山水人物。边上有一幅对联。武杰看看，写得甚好，只是和尚挂的条轴甚是无味，上联写：名教中有乐地，下句是：风月外无多谈。武杰看罢，沉吟半晌，坐在东边椅上问小和尚：“你的法名叫什么？”小和尚说：“我叫东月，我给施主倒茶去。”小和尚转身去了，武杰掀起东里间的帘子，一看屋中围屏内，床帐俱全，靠北墙有一张小琴桌，放着一卷经，一个钟架子上头挂着风磨铜的小钟，武杰拿起钟锤，打了一下，只听墙里头咯吱吱连声响动，当中的往上一卷，露出一个门来，只听得里面有脚步声。往门两旁一闪，从里面出来浓妆艳抹四五个妇人，都是花枝招展，都在二十上下。出了夹壁墙，往外一看，见武杰是一个少年男子，说话是江南口音，这几个妇人并不认识，拧身回去，将夹壁墙一关，将字画放下。小和尚正从外面进来，看武杰在里间屋发愣，李环、李珮在外面坐定。小和尚说：“不叫你进来，你偏要进来，又无故打钟，若是我师父知道，定要打我。”武杰说：“你们一个寺庙，却私自安放夹壁墙，窝藏少妇美女。”小和尚转身就走，被武杰踢倒，叫李环、李珮将他捆上。这时从东角门又来了一个小和尚，见捆了他的师弟，掉头就跑，武杰提刀就追。刚跑到大雄宝殿，只见和尚正在替人看病，那些男女都在那里烧香。武国兴追小和尚来到大殿以下，只见大

殿上窜下一个和尚，拿一口单刀，把武杰去路挡住，吩咐手下人鸣锣聚众，把山门关好，不准放这男子逃走。只听锣声一响，众僧人各拿兵刃来到大殿前，把武杰围在当中。武杰一瞅，叫李环、李珮各摆兵刃动手捉拿僧人。李环、李珮由西院出来，提手中朴刀，跳在当中，就与这伙僧人动起手来。

书中交待，这座福承寺，原先的长老长春倒是十分和善，后来来了一个游方的和尚叫法缘，把这庙的方丈害死，又另招了些和尚。他本是绿林的贼人，练得一身硬工夫，外号人称金眼头陀法缘。他有一个师弟叫玉面如来法空，在京北潞东头老爷庙彭大人北巡大同府时，他拦路行刺了一回，被欧阳德将他追跑，他从那逃到这里，找他师兄法缘，就在这里住下。他本是一个采花的淫贼，他师兄法缘倒是不贪色。法空他乃是酒色之徒，终日在外寻花问柳。后来他生出了一个主意，他常看些医书，配些丸散膏丹，派人往外贴报子，说佛祖显圣，施舍丸散膏丹，每逢初一、十五日，来看病求药的总有些年轻少妇，有貌美的女子，法空便派人跟着，知道住处，晚上前去采花。又过了一个多月，庙里又来了法空的一位朋友，他乃是飞云僧尹明。自从他从二龙山逃走，无处投奔，故来到福承寺，找玉面如来法空。法空一见他，说：“你就在这留下吧。我在这里看病舍药，有几个很对眼的女子，被我收在夹壁墙地窖里。”飞云僧自此就在这庙里住下。

这庙里只居住了十几个和尚，却养着二十多个打手，专做伤天害理之事。这一天，飞云同法空来到灵宝县游逛，走在东城门楼下。瞅见一个女子，在门下卖菜，飞云一瞅这妇人虽是乡村姑娘，却长得十分美丽。飞云僧站住，目不转睛地把姑娘从上到下看了个够，回头对法空说：“合字并肩字。调瓢儿拓露把哈，裹衫头盘尖，浑天汪钻越马撬箔入窑儿。肘着急复溜

扯活。”他说的这一片话是江湖上的黑话，是怕别人听见。这番话的意思是：说合字并肩字是自己哥们，调瓢儿是回头，拓露是眼睛，把哈是瞅，裹衫头是妇人，盘尖是长得好，浑天是夜里，汪钻是三更天，越马是跳墙，撬箔是拨门，入窑儿是进屋，肘着急复溜扯活是带着走。法空回头瞅了一眼，二人便进了城。

二人找了个酒店喝酒，正喝酒，听得人说，公馆预备好了，今天接奉旨钦差查办西夏的彭中堂。飞云一听心就一动，说：“彭大人今天来到这里，我要不趁此报仇，等待何时？”给了酒帐，到公馆探了四面通路，二人便往回走。刚到东门，只见对面来了报告说：“闲人站开，钦差大人到了！”飞云同法空往人群里一扎，只见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头前顶马是刘芳。众办差官在马上虎视眈眈。飞云在暗中一瞧，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见钦差大轿过去，他二人才出了东门。飞云说：“师弟，你要有胆子，今天晚上前去报仇。”法空说：“胆子我比你更大，晚上我帮你忙儿。”二人说着话，回到庙中。

等到晚上，二人换了夜行衣，背插单刀，直奔灵宝县公馆，瞧见东厢北里间隐隐射出灯光，北上房东里间有人睡觉。飞云撬开门，一个鹞子翻身，进了东里间，手起刀落，把苏永福杀死，提着人头跳了出来，被纪逢春看见一嚷，众人就来追赶。飞云来到东城根以外，拿油纸包袱把人头包好，来到白天看见的那妇人的门口，二人跳进墙去，在院中一使诈语，骆文连起来把门一开，被飞云用人头打去。法空进到屋中，把骆文连之妻背起来，二人蹿房越脊回到庙内，暂把周氏搁在夹壁墙，派几个妇人去劝她。飞云把事情办完，说：“我去看望朋友，今天又是舍药的日子，诸事你要小心，赃官手下能人甚多，怕的是差官前来私访。”说完，飞云就走了。

法空仍然上座，给人看病。天至正午之时，只见武杰追赶小和尚，那夹壁墙地窖子已被他识破。法空跳下座位，吩咐鸣钟聚众，要关山门，把众烧香的吓得直往外跑。众僧人把武杰三人围上。法空拉出单刀，问道：“来者何人？敢在这庙中吵闹！”武杰说：“我乃江南人氏，跟随彭大人当差，出来办案。你们是出家的和尚，竟有夹壁墙地窖子窝藏少妇，该当何罪？”法空摆子中刀，与武杰杀在一处，棋逢对手，不分胜负。走了几十照面，法空对小和尚说：“赶紧至后楼上把你师太爷叫来，这三个小辈甚是扎手，叫你师太爷来把他们拿住。”

小和尚回头就跑，一直来到后楼，金眼头陀法缘正睡着，小和尚过去叫醒他说：“师太爷，了不得了！外头来了一个蛮子”带着二人来这里办案。”法缘一伸手，把那月牙方便铲一擎，下得楼来，直奔前院。

走至前院，来到大雄宝殿前，瞅见众人交手，他一声喊嚷说：“尔等闪开了！”武杰抬头一看，见这和尚身高八尺以外，头大项短，面似乌金，黑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大环眼，灼灼有光，准头端正，四方海口，披头散发，打着一道金箍，身穿半截青僧衣，高腰袜子，护膝青僧鞋，手使一把月牙方便铲。李环一见，摆刀过来说：“凶僧，你胆敢拒捕，李大爷拿你。”照定和尚就是一刀。和尚将铲往外一崩，李环的朴刀出手飞起，震得虎口崩裂，被和尚一脚踢倒，吩咐手下捆绑起来。李珮一瞧哥哥被擒，说：“好小辈！胆敢拿我兄长。”摆手中朴刀，分心就刺，三五个照面，亦被和尚拿住。武杰一瞧，撇下法空奔向法缘说：“唔呀，好混帐王八羔子！你不要走。”摆手中刀，变着招数，闪展腾挪，与和尚走了有七八个照面，一刀砍在和尚脖颈之上，看是一道白印，和尚不以为然。武杰大吃一惊，知道和尚有金钟罩、铁布衫护身，善避刀枪，自己兵

刃不能赢他。武杰知道和尚的金钟罩有三路练不到，上面是非门的嘴练不到，前身肚脐眼练不到，后面屁股眼练不到，非得拿刃扎这三处，才能破得了。”武杰变转方向，用刀冲这三处，跟他动手，直累得浑身是汗，口中唔呀唔呀地直嚷！正在危急之时，见墙上跳下一人，口中说：“哟，小蝎子！你在这里哪？”武杰一瞧是纪逢春，说：“快来帮吾拿他。”

书中交代：大人派武杰走后，纪逢春上来告假，要出去私访。大人怕傻小子出来惹事，把他交给石铸看着，不叫他出屋。这里派人买一口棺材，把苏永福装殓起来。吃完早饭，石铸看着纪逢春，在东厢房和大家说着闲话。纪逢春说：“石大哥，我上茅房出恭，你要不要跟我蹲着去。”石铸说：“废话，你上茅房，我就在外面看着，大人有话，我反正不能叫你走了。”

纪逢春站起来往外就走。这茅房在后面西北角上，纪逢春本不想出恭，进了茅房就跳过墙去，撒腿跑出了灵宝县西门。走了有二里之遥，一瞧无数的男男女女往西跑，纪逢春就问：“你们上哪里去？”内中有爱说话的，说：“我们去福承寺烧香，有活佛舍药，去了个蛮子，扰了活佛，下来动了刀啦。”纪逢春知是武杰，连忙顺路找到福承寺，见山门紧闭，里面有锣声。纪逢春往西绕了不远，蹿上墙头，见武杰正被围住。纪逢春跳在院中说：“小蝎子，你不必害怕，我帮着你拿这群贼和尚。”

纪逢春摆锤照定法缘打去。这一路锤，把法缘闹得不知该当如何。法缘只仗着有金钟罩，皮粗肉厚。此时武杰跟法空动手，被小和尚拿挠钩钩倒，吩咐将他乱刀分尸。金眼头陀法缘说：“且慢！暂把他捆上，要细细问他。”法空说：“师兄言之有理，既然如是，孩子们把他捆了。”纪逢春一瞧他三人都叫人家拿住，傻小子一想：“不好，剩我一个人，焉能打出围去！”自己正在犹疑，被法缘一方便铲拍在背上，拍了他一个筋斗。

法缘吩咐手下人把他捆上，叫小和尚搭在后面空房之内，等到今晚二更，审问明白，再结果他等的性命。

手下人答应，把他几人搭起，直奔后面。走过了两层院子，小和尚把南房一开，通连五间无隔扇，里面埋着十二根木桩，靠西头还捆着一个人，就把四人一排，也捆在木桩上，靠西首一个李环，一个李珮，武杰第三，第四个就是纪逢春。小和尚出去把门关上，纪逢春说：“小蝎子，你我四人叫秃驴拿住，我问问你为什么？”武杰说：“这个庙里的和尚，就是行刺的贼人，他屋中有夹壁墙地窖子，藏着五六个妇人。”纪逢春说：“是了！这个秃头和和尚，真是厉害不过，你我也拿不住他。这回和尚把你我一害，我陪着你受冤。你倒娶了媳妇，我纪逢春还是个童男子。”

正说着，天已日落，这屋里对面不见人。少时，进来一个小和尚，在墙上用黄沙碗点了一个灯笼。纪逢春往对面一瞧，靠西头原来捆着一个妇人，在那里呻吟之声，年约二十以外。纪逢春就问那妇人：“你是哪里人？因为什么被和尚捆在这里？”那妇人说：“小妇人周氏，丈夫骆文连，家在灵宝县东门外。昨晚被和尚把我背来，要行无礼之事。我骂了和尚一顿，他把我送在窖子里，叫那些妇人来劝我，我把那些妇人骂了一番，和尚打我一顿，把我捆在这里。你们几位因何也叫和尚捆上？”纪逢春就把办差之事述说一遍。

此时天已交三鼓，那玉面如来法空和法缘自拿住这几人之后，归到住房，正在喝酒。法空说：“师兄，这件事不好办。今天拿住的这几个都是办差官，有心把他们杀了，又怕钦差大人手下能人甚多，必派官兵前来；有心把他们放了，又怕纵虎归山，长出牙爪，定要伤人。师兄，你有什么高明主意？”法缘本是粗鲁人，除了练武，别无所好，听见问他，就说：“这

件事据我想来，还是把他杀了，捉虎容易放虎难。”正说话之际，听外面说：“师兄师弟，你们喝上了，我一步来迟，罚酒三杯。”飞云从外面进来了。他一早出去，离这八里地有座孝义庄，他有两个朋友，时常去那里练武艺。今天在那里一天，因惦念庙中有事，急速回来。到了院中，看见小和尚正端菜，他便说：“一步来迟，当罚酒三杯。”

一进屋中，法空说：“师兄你来了？好，我正在等你，有件为难事。”法缘说：“师弟，这件事非你不能成功。”飞云说：“二位有什么大事？”法空说：“你坐下再说。”叫小和尚拿来杯筷，给飞云斟了一杯酒，法空说：“师兄你要问这件事，自你走后，小弟上座瞧病，天有已刻时候，来了一个野蛮子，自称名叫武杰，带着两个大汉，叫李珮、李环，都是彭大人的办差官，直嚷拿贼！我和师兄跟他等动手，又来了个雷公崽子，自称叫纪逢春。这四个人皆被我弟兄拿住，现在捆在空房木桩之上。我们正没主意，怎么办，你出个主意。”飞云说：“把他们捆绑过来，咱们喝着酒问问他们，拿他几个人解闷。问完了，我再杀了他们，也不为晚。”法空就叫小和尚点起灯笼火把，拿着绳杠去到后面带人。

此时天有二鼓，自从起更，墙上灯越来越暗，纪逢春就害怕起来。他素常怕鬼，一回头跟武杰说：“小蝎子，我心里直哆嗦！这屋里怪害怕的。”正说着，窗纸哗啦一响，响了三遍，只听锁一响，门往外一分，纪逢春一瞧，却一人没有，心中正在害怕，只见门外站着半截白塔似的一个影子冲他直嚎，好似呼哨的声音。傻小子仔细一瞧，这个身影高有八尺，帽子就二尺，面似黑炭，两眼如灯，舌头一尺长，手拿一根哭丧棒，堵着墙门一站，冲他几人嚎了两声！纪逢春叫人家捆着，跑又跑不了，只得说：“你是神归庙，是鬼归坟，我们跟你无冤无仇，

别在这里吓唬我们。”只听那鬼口吐人言，说：“我是屈死的，死有三年了，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大庙不收，小庙不留，今天该我找替身之人，你可来了！”冲着纪逢春点头。纪逢春一听，说：“鬼呀！要拿替身，那边有一个妇女，你且把她拿去。”那鬼说：“不成！我是男的怨鬼，不要女人，我今天这个替身，是个雷公嘴，黑脸膛，我过去一闻，就知道他。”一瞧这鬼晃悠悠的进来，纪逢春说：“我的妈呀！奔我来了。”那鬼来至近前，用凉舌头一舔，纪逢春“哎哟”一声，真魂出窍，竟至吓死。

有两刻工夫，纪逢春才醒过来，一见捆着的人一个都没了，连捆着的那个女人也不见了。他想：“鬼一舔我，一糊涂，他们都没了，叫鬼吃了，是嫌我模样不好，再不然，是我有造化，他不敢吃我，就把他们吃了。我要有造化，就应该把我放开，怎么还捆着我呢？”正在胡思乱想，瞧那鬼又回来了。纪逢春心想：“我叫他放开我一跑，倒也不错。”想罢，说：“你这鬼怎么又来了？”鬼说：“你是我的替身，今日必须跟我上吊去。”纪逢春说：“我跟你上吊去，你先把我的解开。”那鬼过来把绳儿解开，又拿绳子把纪逢春套上，拉着往外就走。纪逢春直往回拽，闹了一脖子麻刀刺。想要跑又跑不了，无奈只好跟着人家前去。纪逢春说：“鬼，你先把我的放开，我跟你走就是了。”那鬼哈哈大笑，说：“不行！我要把你放开，你上房跑了呀。”纪逢春心中说：“好厉害的鬼！他知道我会上房。”

这时只见对面来了两个人，纱灯引路，后跟七八个小和尚，拿着绳杠棍子，奉飞云之命来提这五个人。他们走到后院，一看对面有个大鬼，穿着白衣，紫脸膛，舌头搭拉着。那几个小和尚说：“你是神趁早归庙，是鬼趁早归坟。我这庙与你远日

无冤，近日无仇，你不必在我这里吵闹。”纪逢春听那边有人来，自己胆子也放大了，用力往回一抽，那鬼一撒手把纪逢春跌了个大跟斗。纪逢春爬起来，一拧身就蹿上房去。那鬼拿着哭丧棒，奔小和尚打来，小和尚回头就跑。

那三个和尚正在喝酒。看见徒弟慌慌张张跑进来说：“师父！咱们后头院子有一个大鬼，你三位快瞧瞧去。”三人一听气往上撞，拿起兵刀带着众僧掌起灯笼火把、亮子油松正往前走，只见对面站着一个穿白衣的大鬼，迎面把众人挡住，把头上帽子一摘，抖丹田之气，一声大喊：“好秃驴，大爷特来拿你！”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二回

二英雄一同中计 乱石冈转危为安

话说众僧人见前面那鬼把帽子一摘，衣服一脱，伸手拉出杆棒，正是碧眼金蝉石铸。石铸因纪逢春由茅房逃去，他等了半天还不见出来，就回到前面。苏永禄问纪逢春哪去了，石铸说：“他由茅房逃去了。大人把他交给了我，他竟私自出了公馆。”又说：“我去找他回来，不然他在外头闹出事情，大人必要说我。”

他把公馆托付众人照应，自己带上杆棒，出了公馆，各处去寻找纪逢春，直找到日落时还无踪迹。又到了个镇店，离北门有五十里，地名叫北乡镇，是南北大街，路东有个饭店，石铸进去找了个清静地方，要了几样菜，一壶酒，自斟自饮。吃完饭，给了饭钱，天已黑了。

石铸出了镇店，一直往南走。天有起更，眼前有一带树林，只见由林中出来一个大鬼，嗷的一声，把他的去路挡住。行铸吓了一跳！一声喊嚷：“好贼崽子，你把石太爷当做何人？你当我不认识你。”抖杆棒过去，把他捺了个跟头，就听那鬼哎呀一声，说：“爷爷饶命，小子我瞎了眼。”跪在地下哀求饶命。

石铸说：“我不杀你，你姓甚名谁？在此做鬼害了多少人？说出实话。饶你不死。”那人说：“小人姓赖名磨，外号叫狗尿苔。今年二十四岁，家有七旬老母，我肩不能挑，手不能做，一无所指，故此想出这个主意。今天头一天就遇上你老人家，你要了我的命，我母亲就会饿死。今天饶了我，你积德了，我也再不做这个了。只要你把我放了，我背着母亲沿门乞讨，要一碗吃一碗，把我母亲养着。爷爷把我杀了，我母亲就要上吊。”石铸说：“你既是孝子，我也不杀你，你把这衣裳脱下来给我，我给你十两银子去做小买卖。”赖磨说：“好！你积德了，救了我母子的性命。”石铸掏出十几两银子来给了他，赖磨磕了头走了。

石铸把衣裳卷起，在他后面跟随有二里之遥，见一带村庄，三间土房，外有篱笆院。那赖磨在门前连连叫门，里面有女的声音，骂着出来说：“贼兔子，你别嚷了，等着老娘给你开门。”石铸在外面见她提着灯笼往前走，借灯光一看，是个二十多岁的妇人，一脸的粉，浓妆艳抹。又听赖磨说：“别开玩笑，咱该走运气，今天遇上一个冤大脑袋，给我一个跟斗，十几两银子，终日间你叫我打镯子，今天可巧了。”石铸在暗中一听，心想：“好小子，我花十两银子，买了个冤脑袋，我跟他进去，听听他两个到屋中说些什么话。”石铸绕到后面，蹑上房去，一飘身跳进院中，来到窗棂以外，把窗纸舔破，一看里面是顺檐的炕，赖磨把银子掏出，放在炕上，说：“明日我要花二三两银子给你打副镯子，再打点酒来一喝，我倒养着个孝顺儿子。”石铸一听：“好呀！我给了他银子，他还骂我！我到屋中细细问他两个。”石铸推门到了屋中，赖磨正说的高兴，见石铸进来，吓得颜色更变，跪在地下说：“大太爷别生气，小孙子我是热病，好说胡话呢。”石铸说：“你两个人是怎么一段事情，

说实话饶你不死；不说实话，我立刻结果你二人性命。”赖磨说：“此人跟我本不是夫妻，他是拜兄刁虎之妻。我先跟刁虎打杠子，因他好吃酒赌钱，我跟他媳妇商议，把他勒死了。大太爷别生气，你愿意要，我让与你。”石铸一听是奸夫淫妇，伸手把刀拉出来说：“我本想饶你的性命，但你两个是奸夫淫妇，就是送到官府，也要抵偿性命。”说罢，举刀就把赖磨杀死。那妇女跪倒哀告，石铸一踢，手起刀落，又将那妇女杀死，转身放起火来。

他往前又走，只见前面有一座庙，灯光隐隐未熄。石铸来至近前，拧身跳上墙去，在各处窃听。这时法缘同玉面如来法空正喝酒谈心，商议拿住公馆办差官之事，怎么办。石铸一听，便在各处寻找。来至后面，见南房有灯光隐隐，房门锁盖，听里面纪逢春说：“小蝎子，我心里觉着怪害怕的！”石铸说：“好小子，今天偷着跑了，叫我找了一天，今天吓唬吓唬你！”便把赖磨那鬼衣服穿上，抓一把沙土往窗户上一甩，把锁拧开进去，把纪逢春当下吓昏。他把武杰、李环、李珮连那妇人都放开了；因知李环、李珮年长老成，叫他们把这妇人背送到骆文连家中，到公馆调兵前来拿贼。武杰盗回了兵刃，交给李环、李珮，两人带着周氏先走了。

石铸又进去把傻小子拉出来，正遇着几个小和尚拿着绳杠前来。石铸把纪逢春放下，把小和尚赶走。法空、法缘、飞云三人各执兵刃，带领众僧来到了后面。石铸脱去鬼衣，一声喊嚷，拉出杆棒说：“你们这群贼和尚，石大太爷今天来拿你们！”武杰从房上跳下来，把纪逢春的锤也递给了他。石铸一抖杆棒，就把法空捺个跟头。纪逢春过去把他捆上，拿着铲说：“小和尚，你们谁敢过来，我一铲就打死他。”法缘摆着那月牙铲，照石铸咽喉就是一下。石铸往旁边一闪，抖杆棒又把法缘

捺倒。法缘一滚身爬起来，瞧着石铸发愣，不认得他使的叫什么兵刃，问道：“你是什么人？使的是什么兵刃？”石铸道：“僧人，你要问我的姓名，大号石铸，绰号人称碧眼金蝉。我使的这兵刃叫摔蛋棒。”过去又把法缘一连摔了十几个跟头，只摔得法缘晕天转地，力尽筋疲，被纪逢春将他捆上。外面李环、李珮已带着官兵进庙，把小和尚俱皆捆好。飞云瞧事不好，师兄师弟俱皆被擒，便飞身蹿上房去，奔出庙外逃走。石铸说：“李环、李珮，你们带着官兵，将法空、法缘并庙中众僧，解回灵宝县。我同武老爷、纪老爷追赶飞云。”

说罢，三人摆兵刃蹿上房去，跟随在后，出了福承寺，往西追赶。飞云日行千里脚程。正往西赶不远，只见由树林中出来无数的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石铸越走越近，一瞧有二百人，打着灯笼，上写着“团练乡勇，守望相助”。为首是两个骑马的：头前这人，有二十一二岁，面皮微黄，粗眉大眼，准头丰隆，四方海口，绢帕包头，身穿蓝绸裤褂，足登白底快靴，手中擎着一条花枪，在马上威风凛凛；后面这人，有十八九岁，手拿一口宝剑。这两个带着有二百多人，把石铸三人围住。

原来飞云时常到这里来，这村庄有两家大财主，是福承寺的会首。那黄脸膛的姓孔名寿，绰号人称金锤将；白脸膛的姓赵名勇，绰号人称银锤将，他们与飞云素有来往。孔寿的父亲是个文状元，做过一任知府，已然故去；赵勇的父亲是个武状元，做过参将，也故去了。这二人自幼是师兄弟，又是结义兄弟。孝义庄有二百团练乡勇，为的是防守盗贼，奉本地知县堂谕，归他二人管理。今天孔寿、赵勇正在闲谈，飞云逃在这里，到了会所，他说庙中闹了明火，叫几个贼人追了下来。孔寿、赵勇这才点起庄兵出来，把石铸围住。那纪逢春就要动手，石铸说：“且慢动手，待我向他们一问。你们都是做什么的？说

明白再动手。”孔寿说：“我等是孝义庄状元屯的，我叫黄金锤将孔寿，那是我拜弟白面秀士银锤将赵勇。我二人带着庄兵，上福承寺去拿明火执仗的贼人，是飞云和尚来请的。”石铸听了这几句话，心中已经明白，说：“你别动手，我们三人是奉旨钦差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飞云和尚是奉旨严拿的要犯。你们别把飞云放走了，我跟你们到孝义庄去。”

孔寿、赵勇一听，问明这三人的姓名，一同来到孝义庄，到了门首下马，把三个人让进去，问道：“飞云师父在屋里么？”大众说：“和尚走了！”石铸说：“我告诉你，飞云走了不成！你们带领庄兵把我们截住，私自把严拿的要犯放走了。”孔寿、赵勇说：“并不是我放的，是他自己走的。”石铸说：“你们不截我们，他不会走了。你们跟我到公馆去回话，我们不好交代。”孔寿、赵勇说：“明天我们跟你到公馆。”石铸就在这里等至天光大亮，孔寿、赵勇套上马车，叫他三人坐着，二人骑马，带着两个侍候人，同奔灵宝县而来。

至公馆门首，众人下马，孔寿、赵勇、石铸三人进去回话。此时大人刚审完法空、法缘及众僧，交本县钉镣入狱，按律治罪。石铸上来给大人请安，说：“我三人追赶飞云，到孝义庄村头，被团练会首孔寿、赵勇带领二百庄兵，将我三人围住，把飞云放走。”大人说：“飞云乃奉旨严拿的要犯，竟敢放走！把他二人带上来。”二人口称：“生员孔寿、赵勇，参见钦差大人！”大人一看，这两个人五官纯厚，不象行凶作恶之人，问道：“你二人既是本处乡绅，又是生员，为何将奉旨捉拿的要犯飞云放走了？”孔寿说：“大人在上，生员乃是福承寺会首，并不知飞云是贼。他在福承寺住着，常到生员家去，因生员好练武，常与他练习武艺。今天晚上他到我会所，说他庙中闹明火，要生员同赵勇领着庄中团练乡勇去救。走至半路上，

正遇大人的差官石老爷三人，见他们各带兵刃，口音不对，又是夜间，我等盘问完了，把他三人带至庄中，飞云已走。他三人说是大人这里的差官，我等实不知飞云是贼，故此同众位老爷们前来回话。”钦差一听这话，知道孔寿、赵勇是好人，中了飞云之计。又问道：“你二人与飞云认识，可知道他是哪个庙中之人，俗家姓什么？”孔寿说：“籍庆阳府，姓尹名明，在罗家店三皇庙出家。他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的徒弟，还有一个兄弟，叫一枝花尹庆，他胞弟采花蜂尹亮已身受国法。”彭公说：“你等纵贼脱逃，我理应按律治罪，今格外施恩，派你二人带差官去寻着飞云僧，如拿住之时，我赏你二人。”孔寿、赵勇二人叩头说：“求大人收留台下，生员愿效犬马之劳。”彭公立刻派纪逢春、武国兴、李珮、李环四人，跟孔寿、赵勇去捉拿飞云。六人叩头下来。大人又把苏永禄叫上来，说：“本阁已给你审问明白，你兄长被飞云僧、法空二人所杀；我今已把法空、法缘拿住，明日先斩这二人，给你兄长祭灵。你把你兄长之灵，暂寄关帝庙中，叫本庙僧人照应。”苏永禄答应下来。大人必须把此事办理清楚，方才能走。

且说纪逢春等六人一同出了公馆，孔寿先把家人打发回去。这六人出灵宝县西门，一直往西。武杰说：“孔老爷，你知道飞云往哪里去了？”孔寿说：“我时常见他由我们孝义庄往西过去，我不知是哪个村庄，咱们往西北山里慢慢访问。”武杰说：“也好，就是这样办理吧。”六人说说讲讲，一直往西北走了有十里之遥，只见眼前就是山口，靠山口有几十户人家，路北是个野茶馆，搭着天棚。纪逢春要在这里喝茶，武国兴说：“咱们进山找个山庄喝茶吧，顺便访问飞云的下落。这里冲路北是一个要地，焉能访事？就是飞云也不能在此处喝茶。”

六个人进了山口，走了四五里之遥，只见西北阴云密布，少时下起雨来。武国兴说：“这里前不靠村，后不靠店，你我衣服都湿了，哪里避雨去呢。”孔寿说：“离这里三里有座庙，那老道我们倒也认识，就到那里去避风雨吧。”武国兴说：“很好！既是有你认识的地方，你我赶紧快走。”六个人快快走去，但见那半山中有座庙，坐北向南，外头是一片树林。来到山门前，见上面有一块泥金匾，写的是“敕建葵花观”，两边有角门，从里面出来一个道童，说：“孔爷、赵爷，这么大雨天，你们两位还来游山？”孔寿说：“我们到山里找人，下起雨来了，到这里避避雨，你师父可在家？”道童说：“我师父出去访友，两天没回来，我太师爷在这里照应着，他姓马，他们也认识的。”孔寿说：“也好。我们先到鹤轩坐坐，你把马道爷请来。”童儿把门关上。这是大殿三间，东西各有配房。童儿把东配房帘栊掀起，众人进了鹤轩一瞧，这屋倒也清雅，迎面有一张八仙桌，两边有椅子，挂着一张画，画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两边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只恨仙人丹药少；下联是：不叫酒满洞庭高。写得丰姿秀硬。南里间房内，围屏床帐俱全，北里间垂着帘子。众人把湿衣脱下，搭在绳上。小道出去倒茶，不多时捧进茶来说：“我太师爷就来，孔爷在此等候片时。”

道童又出去不多时，外面有脚步声，帘栊一起，进来一位老道，年有六十以外，身高八尺，背厚腰圆，面皮微黑，头戴道冠，身穿浅月白布道袍，连须络腮，由外面进来，合掌当胸，打一稽首说：“孔爷、赵爷，二位少见。”孔寿说：“马道爷请坐，我来给你们引见。”众人各通姓名，马老道说：“你们同这几位差官，来此何干？”孔寿打了一个咳嗽，说道：“马道爷，我们来找个人，你也认识。他就是同我们在一处的

那福承寺的飞云和尚。昨夜三更时分，他去到我们会所，只说他庙中闹了明火，让人追下来了。我们两个一想，彼此素日相好，他庙中闹了明火，焉能不管？我二人点起二百庄兵，要上他庙拿贼。半路上遇见三位办差官，我们误认作贼了。后来他们把我二人带到公馆，蒙钦差大人开恩，给了三天限，叫我们拿住飞云，到这里就下起雨来，这是已往从前之事。”马老道说：“可惜出家之人，竟做这非理之事。”孔寿说：“马道爷，天下大雨，若有酒拿来我们喝点。”马老道一听，连声说有，即叫道童拿来了一壶酒，几样菜，把八仙桌搭在当中，摆上六份杯筷。老道说：“你们几位喝着，我可可不陪了。”这六个人擎杯吃酒，刚喝了三五杯，只觉头晕眼眩，扑通翻身栽倒。

书中交代：这个马老道即是马道玄，与本庙老道是知己。那老道姓于名常业，道号清风，手使滚珠刀一口，削铁如泥，练的金钟罩护身，自生人以来，未遇见敌手，头两天出潼关，访友去了，留下马道玄看庙。飞云今天一早来到庙里，说：“马道爷，了不得，乱惹大了！”马道玄说：“你惹了什么事？何必这么惊慌？”飞云说：“我跟法空到灵宝县闲游，听说咱们的仇人赃官彭朋到西夏查办，便想夜晚到公馆把他杀了，不料却杀了苏永福。我把人头带到东门外，那里有骆文连之妻子，长得有几分姿色。我一使诈语，骆文连走了出来，法空就将那妇人背回庙中，捆在空房。昨天来了几个办差官，已被我拿住。夜晚又来了个姓石的，手使杆棒，把法空、法缘拿住。我跑在状元屯，叫孔寿、赵勇替我挡了一阵，就跑这里来了。马大哥，你要替我出个主意。”马道玄道：“师弟，你不必害怕。据我想，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俱是无名小辈，他不来找你，算他万幸，他要到这里，愚兄抖起精神，把他等全皆拿住，剪草除根，报仇雪恨。师弟你先别睡，你我二人下一盘棋。”两人正

在下棋，忽听外面打门，就叫童儿看看去，说道：“有什么事？禀我知道。”童儿出来，把众人让了进去，又回来说：“是孝义庄的孔寿、赵勇，同着数人前来避雨。”飞云说：“了不得了！是找我来了。”连忙问童儿：“都是什么样儿？”童儿说：“一个江南人，一个雷公样。”飞云说：“那江南人是欧阳德的徒弟武国兴，那雷公样的是纪有德的儿子纪逢春。另外两人是李环、李珮。马大哥。你想个主意，该怎么办？”马道玄说：“兄弟你只管放心，我出去管保拿住他们。”

飞云在后面等着，马道玄出去说了几句话，这才预备酒。暗下了蒙汗药。一见众人皆栽倒了，老道哈哈大笑说：“你等真是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找寻，我到后面叫出飞云来，结果你等的性命。”到了院中，一看雨已住了，叫道：“飞云师弟，你急速出来，杀这几个该死的囚徒。”飞云僧从后面拿出两口刀来，给了马道玄一口，说：“师兄，你跟我来，先杀办差官，然后再结果孔寿、赵勇的性命。”来到东配房门口，把帘子掀起，只见武杰由地下站起来了。

原来武杰知道其中有诈，他喝酒之时，暗中把酒吐在手巾之上，一见众人躺下，他就说：“唔呀”了不得了！要了我的命了。”他也假栽倒在地。见老道出去之时，他听老道口中叫飞云师弟，就知道飞云在这里，吾何不动手拿他？现在见老道由外面进来，武杰说：“哎呀，你这混帐东西，跟飞云和尚原是一党。出家人应该吃斋念佛烧香，做这杀人放火之事，早晚必遭天报。”马道玄往外一跳，在院中把刀一举说：“蛮子你出来，祖师爷告诉你几句话。”武杰往院中一窜，只听老道说：“我幼年在绿林独霸为首，杀男掠女无所不为。前番彭大人下河南之时，我在圆通观已将他拿住，却又被河南都司镡铁塔常继祖把我拿住，进了开封监狱。是紫金山的朋友金翅大

鹏周应龙，带着绿林劫牢反狱，才将我抢出，来到这里。你小小年岁，哪知祖师爷的来历。”武杰一听说：“老道你不要逞能，咱两个来分个强存弱死。”抡刀照老道就砍，老道用刀相迎，二人杀在一处。飞云掏出一只镖来，打算暗打武杰。武杰把刀一摆，往圈外一跳，说道：“老道，我要失陪了，你是好的别走。”说着，往墙外一跳。飞云及时抖手一镖，武杰身体灵便，微一闪身躲开了。飞云说：“师兄，千万别放走他！放走了他，这事就坏了。”马道玄说：“师弟只管放心，料他也难逃走。”

一僧一道随后就追。武杰因穿着厚底鞋，山道又滑，不能快跑，看着老道就要追上。武杰见前面有几棵树就说：“树后的朋友，你不要藏着，快快出来。”马道玄在后面哈哈大笑说：“小蛮子，你不必使诈语，上天入地，我也要把你拿住。”武杰跑进树林之中，回过头来，又恶狠狠地照老道头上就是一刀。老道往外一蹦，武杰把刀抽回来，分心就扎，又战了七八个照面，只累得武杰浑身是汗，遍体生津，一不留神，被老道把刀磕飞。武杰赤手空拳，拨头就跑。跑了几步，因脚下不甚得力，便伸手把两只鞋脱下来，回头照老道面门就是一下，说：“唔呀！着宝贝！”只见黑糊糊一宗物体，直奔老道，把马道玄吓了一跳！老道一瞧，原来是一只鞋，不由得哈哈大笑说：“原来你这小辈，就是这样能为，你今天休想逃走！依我之见，你还是趁早站住，叫祖师爷把你拿住。”武杰把两只鞋都扔出去了，实在累得不行，口中直嚷：“哎呀！救人哪！我是钦差大人那里的办差官，六个人叫他拿住五个，他还要斩草除根。这个老道是越狱脱逃的反叛，那个和尚是奉旨严拿的要犯。”往前一跑，脚底下一滑，扑通翻身栽倒。后面马道玄一阵大笑，说：“小辈你还往哪里走！待祖师爷结果你的性命。”武杰把眼一闭，

只等一死。老道往一蹿，方要抡刀，只听得石岗之下，有人喊道：“好，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胆敢在这里杀人？我先把你拿住，呈送当官，再问你二人所因何故？”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三回

葵花观石铸施威 罗家店童子戏叟

话说恶法师马道玄，刚要举刀杀死武杰，只听有人喊说：“好！老道你敢在此杀人，待我来拿你。”说着拉出杆棒，即把老道拦住。武杰爬起来，一瞧是石铸，这才放了心。

原来是赵勇、孔寿带着四位差官走后，大人不放心，又把石铸叫上来说：“公馆现有刘芳、苏永禄可以照料，你去暗中访拿飞云，给苏永福报仇。”石铸奉命下来，换上便衣，带子十余两散碎银子，腰围杆棒，暗带兵刃。只见他身穿绸大褂，内衬青洋绉裤褂，青缎抓地虎靴子，头戴马连坡草帽，手拿全棕竹的折扇，出了公馆，一直往西，料想贼人必是奔潼关大路。石铸每逢进了山庄，必要打听有庙没有？有新来的和尚没有？细细的访问一回。走至山口，天下起雨来，见路北有座茶馆，石铸进去要了一壶清茶喝着。雨住了，石铸给了茶钱，打算等道路干干再走。

正在这般时候，忽听山口内武杰喊嚷着来了。石铸把外面衣裳脱下来折好，拉出杆棒，下了石岗一瞧，正赶上马道玄要杀武杰。石铸一声喊嚷：“老道，你为何杀人？我先拿住你。”

”说着就蹿过去，把老道挡住。老道一瞧，就是一愣！见石大爷淡黄脸面，黑真真的两道眉毛，一双碧眼，蛤蟆嘴。马道玄看罢，说：“你是何人？为何拦住我的去路？”石铸说：“老道你不认识大太爷。我姓石名铸，绰号人称碧眼金蝉。”武杰起来说：“别放走了他，他是河南越狱逃脱的贼犯，跟奉旨捉拿的飞云僧合谋一党。咱们五人现在业已被擒。”石铸过去就把老道捺了个大筋斗。老道蹿起来，在一旁发愣，也不认识这兵刃叫什么？好象有九尺长，头上有铁球，过来一缠腿就把他摔倒了。他问道：“你使的这叫什么兵刃？”石铸说：“叫摔蛋不漏黄。”马道玄拨头就跑，说：“好厉害的摔蛋不漏黄。”飞云一瞧石铸把马道玄去摔倒，掏出镖来抖手就是一镖。石铸手急眼快，竟自躲开，说：“好贼和尚，石大爷也有暗器，这是你招出来的，你们暗器伤人不算英雄，明器伤人才是豪杰。石大爷这是明器，你留神吧！”飞云正往前走着，一听石铸说：“照打。”一回头什么也没有，拨头就跑。这时，石铸把紧背低头锥上好，又说：“照打！”飞云竟连头也不回，这一锥正好打在幽门上。飞云终日采花，今日才遭了报，遇见铁家伙了，自己伸手给拔了出来，撒腿就跑。直追到葵花观门首，马道玄只得止住脚步，大骂石铸：“今天道爷跟你一命相拼，分个上下。”把朴刀一摆，直奔石铸，飞云在旁也摆动单刀，二人一齐奔上。石铸哈哈大笑说：“量你两个该死的囚徒，有何能为！慢说你两个人，就是十个人，石大爷也不在乎。”这二人过来如恶虎相似，抡刀就剁。石铸先把飞云扔倒，抖杆棒又把老道捺了个跟头。二人爬起来仍奔石铸，左一个，右一个，这两个人被石铸摔得头晕眼花。

正在动手，纪逢春由庙内出来了。原来是武杰先进庙中，用凉水把五个人灌醒，各摆兵刃出来，帮着石铸打斗。飞云、

马道玄二人累得热汗直流，口中带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看看就要被获遭擒。石铸等人正洋洋得意，料想今天必能拿住这两个贼人，他二人一个是奉旨捉拿的要犯，一个是越狱脱逃的贼人，拿回公馆，可算得奇功一件。正在这番光景，只见由西面来了一个老道，口念：“无量寿佛，奸大胆的贼人，竟敢在此搅闹。”

石铸正在动手，只听那边有人喊嚷，跳出圈外一瞧，由正西来一个老道，身高八尺以外，细腰窄背，面色微黄，浓眉阔目，燕尾胡须，手中拿定一把拂尘，年有四十以外，来至切近说：“马大哥所因何故，与这些人动手？讲说明白再动手不迟。”马道玄一瞧，是本庙主人清风道于常业来了，心中知道清风的能为武艺，定能赢得了石铸，便说：“清风兄快来，这几个都是钦差大人的办差官。”清风道于常业本是绿林贼人，受过高人的传授，有金钟罩、铁布衫护身，手使一口滚珠宝刀，一听飞云、马道玄之言，说：“你们二人闪开，待我拿这些小辈，细细审问于他。”说着，摆刀直奔石铸，劈头就砍。石铸往旁边一闪，抖杆棒要把老道捺一个筋斗，焉想杆棒一缠，老道往下一蹲，他会一趟地滚刀，兵刃向外，石铸的杆棒一到，老道往外用刀一削，就把石铸杆棒头削去，趁势又往前一进，就把石铸的胳膊削下一条肉来。石铸说声“不好！”鲜血淋淋地拨头就跑。孔寿等五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也不敢过去动手。老道随后追出山口，见众人去远，这才回来。

石铸跑着，因伤太重，疼痛难忍，扑通栽倒在地。孔寿将他背了起来，众人跟随着直奔灵宝县。大家问石铸说：“老道砍的刀伤，可伤着筋骨么？”石铸说：“没有，若再下一寸，胳膊就断了。你们背我回到公馆内，一上金枪散就好了。”说着话，来到灵宝县西门，天也晴了，雨也住了，一轮红日即将

西沉。

到了公馆门首，众差人说：“众位老爷回来了，大人方才还问了两回，你们快见大人去吧！”孔寿背着石铸，来到里面放下。武杰打起帘子扶着石铸进了上房。大人正在东边椅子上坐着看书。石铸说：“回禀大人！武杰等跟随赵勇、孔寿去到葵花观，遇见贼道马道玄，把他等用迷魂药酒灌倒。我把飞云、老道打败，武杰把众人救了出来。我等正在动手，有葵花观本庙的老道于常业，一照面就把我的杆棒削去，把我肩头削下一块肉来。”大人说：“这恶道实在厉害，明天我派官兵去拿他。”石铸说：“拿他是小事，只怕今晚老道前来行刺。他不来便罢，他要来时，合公馆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刘芳过来给石铸上了止痛药，将杆棒拿出去，叫人修理好了。大人说：“你等先下去吃饭，少时再说。”

众人吃完了饭，天已黄昏时候。大人叫刘芳下去，把灵宝县城守营的官兵一齐调来，在公馆外面扎住，说：“你等都带上兵刃，如老道来时，定要将他拿住。”众人安排好了。天有五鼓之时，只听见上房一声呼哨！西房上是飞云僧在巡风，北房上是清风恶道于常业。老道来到北房，正听见屋中有人说话，他一声喊嚷：“赃官彭朋和众小子，祖师爷今天来结果你等的性命。”屋中刘芳一听，先把灯吹灭。石铸在夫人跟前，因身带重伤不能出去。众人静等老道下来，打算叫他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飞云一瞧上房把灯吹灭，他就知道公馆没有能人，说：“道兄不用说了，下去结果他等的性命。”老道拉出宝刀，方要往下蹿，不想后面有人照他腿上一踢，说：“妖道，你滚下去吧！”一腿就把老道踹下房来。老道一翻身，两腿落地，站在院中往上观看。房上站立一人，年方二十以外，正是龙山公道大王马玉龙。他自红龙涧拜辞大人，回到龙山，自己有心要

散众，带着铁臂猿胡元豹去投奔大人，又怕大人只给个微末的前程，万岁爷再不准圈回本旗，就有许多不便，莫如先去暗中探听消息，看大人是如何办法？他日间找店住下，一一探问。原来大人公馆里闹刺客，差官苏大老爷被杀，人头扔在东门外骆家，把骆文连的妻子背走了。大人公馆真有能人，第二天就把贼人访着，乃是这里西门外福承寺的和尚，他装活佛舍药，瞧见有美貌的年少美女，晚上就去采花。大人的差官把和尚拿住，只跑了一个飞云，把骆家媳妇也找回来了。现在大人要把飞云拿住，给苏差官报仇才走呢。马玉龙对伙计说：“不许人来叫我，一叫我就犯病。我叫你时，你再来。”伙计连声答应。马玉龙因为怕夜里出去被店中人看见，露出形迹，故诸事多加小心。伙计转身出去，马玉龙便把灯一吹，盘膝而坐，息气养神。天交初鼓，马玉龙把衣服换好，隔着窗棂一听，店中俱皆睡熟。马玉龙出来，把门伸手倒插，在墙下见四外无人，拧身蹿至房上，蹿房越脊，往前直奔公馆。到了公馆的后房坡一趴，有片刻工夫，就见两道黑影，一个奔西房，一个奔北房，看是一僧一道。那老道在北房上站住，和尚在西房上一趴，马玉龙在后一掣身，怕叫二贼瞧见。大人同众人所说之话，马玉龙早听明白。听了老道说要刺杀大人，马玉龙很快绕到北房后坡，一脚把他踹了下去。

马玉龙随即蹿下房来说：“钦差大人，请放宽心！现有马玉龙前来捉拿贼盗。”于常业被马玉龙踢下来，气得二目圆睁，他自生人以来，还没吃过这个亏，便把滚珠刀一顺，说：“来的小辈，你是何人？胆敢暗算我祖师爷！”飞云僧在西房上喊嚷说：“道兄留神！”马玉龙道：“你要问，我姓马名玉龙，在龙山人称公道大王。你是何人？不守本分，胆敢前来刺杀钦差。”老道说：“小辈，你也不认识我，我姓于名常业，道号清风。

我与赃官彭朋无仇，他不该派人来我庙中搅闹。”石铸听见说：“马贤弟，这个老道白天破了我的杆棒。大人有谕，叫你把他拿住。”马玉龙遵命，摆宝剑剝去，老道用宝刀往上相迎。石铸在屋中说：“马贤弟留神，老道使的是宝刀！”飞云在房上也说：“道兄留神，他使的是宝剑。”二人一说完，马玉龙与老道彼此留神，互避兵刃，马玉龙怕刀伤了宝剑，老道怕宝剑伤了宝刀。二人斗够多时，老道一刀照马玉龙劈头砍下来，马玉龙不能闪开，用宝剑往上一迎，呛啷一声响，火光迸裂，吓得老道往旁边一闪，口念无量佛，一瞧宝刀丝毫未动。马玉龙跳在圈外一看，宝剑也并无伤痕。二人重新又战，马玉龙把宝剑施展开来，使的是八仙剑，怎见得？有诗为证：

拐李先生剑法高，洞宾先生实难描。
钟离背剑清风客，果老跨驴削凤毛。
国舅走动神鬼惧，彩和四门放光毫。
仙姑摆了八仙阵，湘子归魂命难逃。

话说马玉龙这宝剑八八六十四路，剑法精通，把老道围在其中。此时屋中把火点上子，彭大人要瞧马玉龙战清风，把帘子高卷起来，在门前站立，众办差官在两旁侍立。只见马玉龙把老道围住，甚好看。

飞云在西房上瞧老道赢不了马玉龙，便把镖拔出来，一抖手，白亮亮的直奔大人刺来。只听扑通一声，红光迸溅，鲜血直流。众办差官说：“不好！房上有贼人暗算！”众人各摆兵刃，蹿上房去。和尚喊嚷，说：“老道兄风紧，扯活吧！”老道把刀一顺，蹿上房去，与飞云逃走。马玉龙一瞧差官多追出去了，他不敢再追，怕贼人用调虎离山之计，回来刺杀钦差彭大人。

马玉龙过来一瞧，镖打的不是钦差大人，却是一位差官，有二十多岁，黄脸膛，正是黄面金刚孔寿。

马玉龙过去给大人请安，大人说：“你来了，本阁正盼想你。今日若非你来，老道定要大肆横行。”马玉龙过来把孔寿扶起一瞧，镖正打在肩上，说：“这镖是毒药镖。”此时石铸等也回来了，与马玉龙彼此见礼。马玉龙说：“这位差官被毒药镖打了，虽不在致命处，但是过三十六个时辰准死。”石铸说：“不错，我也知道他这镖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的传授。要让这镖打上了，别人的药还解不了，非得胜家寨的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才能救回。此地到胜家寨，往返有一千六百多里，须日行千里的脚程，三天赶了回来，才能救得了这人。”马玉龙说：“我可走得了，无奈我跟胜家寨不认识，再说那是人家传的宝贝，焉能要得来？”武杰说：“我们倒是亲戚，但我的脚程只走五六百里，来回要五六天。”大家一看，就是石铸能行，说：“石大爷，你去走这一回，好吧？”石铸说：“可以，孔爷也不错，昨天我受伤，他背了我十几里地，君子人知恩报德。”他回头告诉赵勇说：“你千万别去告诉孔爷家中，也别请人调治，只等我回来。”

说罢石铸带上盘川，出了公馆。这一夜行有千里，次日早饭后就来到了胜家寨。庄客往里禀告，胜奎亲迎出来。石铸上前请安，二人携手进了庄门，到大厅落座，家人送上茶来。石铸刚要说话，只听帘板一响，进来一个小学生，有十二三岁，梳着双歪辫，扎着红头绳，穿着蓝绸大褂，内衬蓝绸裤褂，漂白袜子，缎镶缎云鞋，刚才下学。胜奎说：“官保，你过来，给你见见，这是你石爷爷。”小孩过来行礼。石铸一瞧，小孩长得很清秀，环眉大眼，鼻如悬柱，唇似吐脂，牙排碎玉，未长髭须。石铸问道：“胜三哥，他多大年岁？念什么书呢？”胜

奎说：“他今年十三岁，提起这孩子话长了。只因他机灵，人送外号叫‘小神童’。当初有我儿在日，家传的八卦追魂夺命连环刀，他一生爱在镖行走镖，后来被仇人所害。那时他母亲正怀着胜官保。人家怀胎十个月，她是十二个月。自生养下来，他就机灵。到六岁上，这孩子爱闹病。这天，来了个化缘的老道，化了一天，别的都不要，他要化这孩子。你想我能给吗？我儿是不在了，就守他一个，我焉能舍？老道说：‘叫他跟我去三年，我再把他送回来。’我一想，这老道来得异样，他既要他，我把他送了去，我也放心。老道说他在万松山接云岭青竹观。老道复姓诸葛，双名山真，人称龙雅仙师、铁牌道人。我一听，这老道不是外人，是我大哥金眼雕的师父，我这才把他送去。他整在庙里五年，前年才回来，跟老道练得长拳短打，刀枪棍棒。临回来，老道给他宗宝贝，是龙头杆棒，专破金钟罩铁布衫，里头有根鹿筋绳，绳上安着子午问心钉。”胜官保在家又跟他爷爷练了二年，能为大长。太阳穴鼓着，眼睛努着，自己也不知有多大能为。今天下学，听说来了个碧眼金蝉石铸，当年盗过九点桃花玉马，这人的能为大了。胜官保一听，心中不服，才来到大厅，先给他爷爷行礼，上下打量石铸。他爷爷给他一引见，他在旁边一站。石铸呆了半天，说：“三哥，你把话说完了？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现在来还是为你们的事情。你们的亲戚武杰来拿飞云，却被毒镖打着了，看看要死，我想俺们老哥们这样的交情，冲着你我不能不管。现在我跟你要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你趁早拿出两份来，我赶紧回去。大人现在灵宝县呢。”胜奎一听就唬愣了。说：“石老大，你这里坐着，我赶紧到后面，错非你日行千里的脚程。真了不得了，打起我们爷们来了，连他师傅打镖都是胜家门的传授。”说着话，胜奎到后面去。胜官保在这站着说：“石爷爷，

你使什么兵器？”石铸说：“我使杆棒。”官保说：“给我瞧瞧。”石铸由腰中解下来说：“给你瞧瞧。”官保说：“就是这个？你练一趟。”石铸说：“我怎么练，小孩子你懂得么？”胜官保说：“略知一二。你拿杆棒扔我个跟头，我跪下，立刻给你磕三个头。”石铸一想，这孩子目中无人，今天我管教管教他。吃一回苦了，他就知道了。想罢，拿着杆棒到了外头。石铸想：我别十分摔他，知道小孩子嫩骨嫩肉的，不敢十分用力。用杆棒一缠，想要把他轻轻摔倒，谁想小孩一个旱地拔葱，窜到石铸身后。石铸一瞧，快呀！一连几个照面都未把胜官保扔倒。石铸站住说：“行了，冲你能躲我这几手杆棒，就算行了。”胜官保说：“不行，我这里也有兵器，你瞧瞧，叫叭啦硬打。”腰中解下来。石铸一瞧，象条大长虫，上起蓝鳞，头有龙头，后有龙尾，与众不同，长够九尺九寸九，按三尺三寸三，按天地人三才置造。头里龙头一张嘴，子午钉出来，专打金钟罩铁布衫。石铸说：“这条杆棒你会使吗？”官保说：“我刚练，还没有练好呢。石爷爷，你站着瞧我练练。”石铸说：“可以。”官保一抖手，石铸没防，头招就被官保扔了个大跟头。石铸说：“孩子摔起爷爷来。”心里说：这孩子要到公馆，能为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准能做官。既有这样的武艺，为何在家中？想罢，说：“胜官保，你愿意跟我去不愿意？”胜官保说：“早就愿意去找我姊丈去，没人带我去。”石铸说：“我愿意带你去，怕你爷爷不叫你去。”胜官保说：“爷爷不叫我去，我偷着去，俺爷俩那见罢。”石铸说：“我先把药送回去，救了那个人，回头在黄花铺会友楼等你，不见不散。”

说着话，胜三从后面回来，拿着两贴膏药、两包药说：“石贤弟，你回去不怕人死了，把牙关撬开，把药灌下两包，剩半包敷在伤上。把膏药剪个小窟窿贴上。”石铸说：“是了。”

事不宜迟，我先告辞了。”胜三往外送。胜官保送出大门，石铸抱拳竟自去了。官保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说：“我这要一去，投奔钦差，尚要有人中了飞云毒药镖，那时千里迢迢，谁来到我家要药？莫若我先偷取了几包药来。这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的药箱子在我姐姐屋中，不免我使一个调虎离山计。”

想罢，到了后院胜玉环屋中，见他行礼已毕，那胜玉环说：“兄弟，你回来了，你爷爷给何人取药？”胜官保说：“姐姐，你还不知道哪，我姐夫被贼人用毒药暗器打得甚重，现在外面书房，你快去看看。”他姐姐一听，吓了一跳，连忙带仆妇丫环出外院，奔书房去。胜官保把锁开了，抓了几包药，拿了几贴膏药，偷了几十两碎散银子，由后门出去。到了外边，不敢走大路，只走小路，心急似箭，恨不能一步赶上石大爷。头一天走在一个乡镇，地名叫羹家集。官保到了一座店的门首说：“店家，你这里可有上房无有？”店中伙计一听说：“我们这店不准住小孩。”胜官保一听说：“我可不是一个人，你们这店内要不住我，我就往别处去。”伙计说：“你往别处去甚好。”胜官保说：“我们大人在后面，驮轿车辆，共四十多位，我先来打店，你这里说不住。”店中掌柜的一听，连忙跑来说：“少爷，先别走，我们这伙计是不会说话，你老人家要住几间房？”胜官保说：“上房三间，东西配房要十间，你们还得预备酒菜，我们来到就吃。我先订下十桌，赶紧叫灶上预备，先给我些菜，我先喝点酒。”伙计们把他带到上房，擦抹桌案，倒过一壶茶来，胜官保在这里喝着茶，伙计把酒菜摆上。此时厨房灶上忙起来，预备干鲜果品，水菜海味，用开水泡上，刀杓乱响，预备十桌宴菜席。胜官保吃了个酒足饭饱，天已二更，掌柜的进来说：“小大爷，怎么这时候了你们大人还不来？”胜官保说：“你派伙计上大路接去，我是抄道来的，横竖也

就快到了。”掌柜的出去，告诉伙计：“你们打上灯笼，往南大道上接去。”两个伙计打着灯笼竟自去了。胜官保吃喝完毕，心说：“小子，不用你不愿意住小孩，今天头一回我就把你治过来。”在炕当中出了一遍大恭，竟自跳墙跑了。掌柜的等伙计回来说：“大道连人影也没有。”来到上房一瞧小童，踪迹不见，一瞧桌上，菜却没了，屋中一闻，臭得很，看炕上有粪，掌柜的埋怨伙计：“不该得罪他，既得罪他就该留神。”伙计说：“这也无法，吃他冤苦了。天气又热，俺们大家过节吧。”掌柜的说：“刨你一年工钱也不够。”

彼此争论不表，单说胜官保连夜往下一走，天光大亮，来到一座镇店，是南北大街。胜官保一打听，地名叫罗家店。心想：找个饭店，吃点什么，歇歇。问问离黄花铺还有多远。正往前走，对面来了一位长者，精神百倍。胜官保仔细一瞧，不是外人，正是大同府玄豹山金眼雕。胜官保赶紧往人群一藏，心说：要叫邱老爷子瞧见，准把我送回家去，莫若我暗暗跟随他，瞧他干什么来了。

书中交待：金眼雕邱成自打秘香居康熙老佛爷金口封报应，以后在秘香居住了几天，同伍氏三雄听了几天戏，他这才回到玄豹山。因为伍氏三雄这场官司，老头子是年冬天气病了，一场病直病到三四个月尚未好。

这天，飞云路过玄豹山，听说金眼雕病着，他上了玄豹山去行刺，砍了几刀砍不动，又掏出蒺藜锤，打了脑袋两锤，也没打动。就在这工夫，邱明月回来。刚一进屋中，只见飞云手举蒺藜锤，照邱成头上就打。父子之情，焉有不动心之理。邱明月这才一声喊嚷，说：“好贼，胆敢前来行刺。”飞云一听，回头照邱明月就一锤，邱明月一闪身，飞云蹿出院中，抽身上房逃走。邱明月也不顾追贼，赶紧看他父亲。幸邱成有善避刀

枪的工夫，未能受伤。邱成昏迷不醒。明月请人百般医治，并不见好，急中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我何不去请他？想罢，自己收拾收拾，带上盘费，嘱咐家中小心服侍，自己出离玄豹山，直奔千佛山真武顶。

一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日，来到千佛山，到了真武顶山门。邱明月扑奔东角门叩门。工夫不大，只见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问找谁。邱明月说：“我是玄豹山姓邱，来找欧阳叔父。”小和尚回去告禀。欧阳德亲身迎出来。邱明月一见，上前请安。把邱明月让进去，过了两层院子，进了三门，是北房三间，东西各有配房。把邱明月让至东客堂落座，小和尚倒过茶来。邱明月说：“欧阳叔父，今天小侄前来，非因别故，只因我父亲染病甚重，名医请遍，调治无效，我特来请叔父前去看病。”欧阳德一听说：“哎呀，明月，你等等，我回禀老和尚去。”说着话，欧阳德直奔后面。

见了红莲和尚，把邱明月请看病一事述说了一遍。老和尚乃是慈心修善之人，说：“既然如此，你就去吧。”欧阳德这才转身出来。

到了前面说：“明月，你用过饭吗？”邱明月说：“吃过。”欧阳德说：“你既吃了饭，我奉老和尚之命，下山同你前去。”邱明月一听，喜出望外，说：“你我即刻起身。”

二人下了真武顶，顺大路直奔大同府。这天，来到玄豹山，进了房屋。欧阳德一看邱成，病体沉重，这才把老和尚赐的妙药灵丹拿出来，画了一道符，用水送下去。邱成觉得神清气爽，也明白过来，认得是欧阳德，说：“贤弟，你一向可好？从哪里来？”邱明月说：“孩儿去把欧阳叔父请来，给你治病。”邱成说：“好贤弟，你只要把我病治好。我病着时常糊涂，叫飞云这猴崽子打我几锤，砍我几刀。我好了，找着他，把他打

死。找不着他，找他师父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他要死了，我刨了他的坟！”欧阳德说：“哎呀，老哥哥，人死不结冤，你要这么一办，我就走。你这病刚好了一半，我就不管你了。”金眼雕说：“别介，我不去找他就是。”欧阳德说：“不成，你得起誓。”金眼雕说：“我要去，叫人把我杀了。”欧阳德说：“那不算，你有一力浑元气，童子身，杀不了你。”金眼雕说：“我要去刨他的坟，叫人把我活埋了。”欧阳德说：“上天有神，起誓应誓，既然如此，我就给你治，隔两天给他吃服药。”

整整二十一天，邱成好得复旧如初。欧阳德告辞回山。有一个多月，金眼雕精神百倍，想起飞云打他事情，气就大了。这天，也没跟别人说，带上二十多两银子，换上便衣，日行千里的脚程，一天就来到罗家店。胜官保一见，赶紧躲开，就听金眼雕说：“好，罗家店倒也热闹，我找个饭店，吃点什么再说。”走了两家饭铺，都是炒来菜，自己买来，可以给他做做。金眼雕找了个钱铺，换了五两银子，要了两吊钱，余者要票带好，来到羊肉铺，买了一吊钱羊肉，转身走了不远，觉着枝尖挂住中衣，正在纸铺门口，有一块木墩子。金眼雕把钱跟羊肉搁在木墩之上，低头摘树枝，把枝尖摘下去。一抬头，见羊肉现钱都没了。金眼雕说：“好呀，我百十岁没栽过这个跟头，白钱贼吃到我这来了。好贼崽子，我拿住他，把他扒光了。”

金眼雕无奈，又往前走，把钱帖掏出来，见前面鱼盆内摆着几条鲤鱼，心中甚为喜悦，说：“这鱼倒不错。”问卖鱼的说：“要两条大的，要多少钱？”卖鱼的说：“别人要一吊五百钱，你给一吊百钱，别还价。”金眼雕说：“你拴上。”卖鱼的拴好，要递给他。金眼雕说：“你先搁在盆里，给你两吊帖去换去。”卖鱼的接过来，金眼雕等着。一瞧卖鱼的换钱回

来，再瞧鱼又没了。金眼雕气得两眼发直，“想我自生人以来，今天是栽跟头的日子，真有人偷我，有心不答应。卖鱼的他是小买卖，也不与他相干。也罢，我先买镐去，好刨戴胜其的坟，别把银子再丢了。”来到一座铁匠炉，带卖各种铁器。金眼雕说：“给我拿个带把的钢镐，该多钱，我给多钱。”那伙计由里拿出来，放在柜上。金眼雕嫌分量轻，连挑七八根，挑好了，说：“掌柜的，你收银子吧。”掌柜的说：“银子在哪里？”金眼雕一瞧，栏柜上银子没了，心说：好快手。气得金眼雕发愣，说：“这镐搁这吧，回头再买。我刚掏出银子，搁在柜上就没了，回头再取吧。”金眼雕还没吃饭呢，银子是没了，他又是说里说面的人，吃完了焉能不给钱。自己一想：我得当点当，把青洋大褂当了好吃饭。就在路西有当铺，当了五吊钱，把钱票当票往腰中一带，进了路东的饭铺。一进屋就说：“拿你们柜上的钱，给我买一斤羊肉，省得我买去，吃完了算该给多少钱。”坐在桌子上，要了两壶酒，喝着想着生气。只见由打外面胜官保乐嘻嘻、跳跳蹦蹦跑进来。金眼雕说：“官保，你这孩子打哪来？”胜官保说：“我跟我爷爷上这里取租子，住在玉升店，我出来上街买东西，听象你说话，我来瞧瞧。”邱成一听胜奎来了，拜弟家中是财主，既来收租子，不定收回多少去呢。这才说：“官保，你去把你爷爷请来，说我这等他。”胜官保手拿几个钱，掉在地下，滚在八仙桌底下，他在桌底下把钱捡出来。胜官保走后，金眼雕想：“胜奎来，怕菜不够吃。”把跑堂的叫来说：“我这有票子，你给买鱼虾。”一伸手，钱票当票踪迹不见。金眼雕气得两眼发直。跑堂的在一旁发愣，金眼雕说：“不买了。等着我的朋友来拿钱再买吧。”跑堂的下。去。

金眼雕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自己吃饭吧。刚要吃，

只见端上一盘黄焖羊肉、两条鱼来。金眼雕说：“谁要的？我没要。”跑堂的说：“这是外敬，不能算钱。”邱爷把饭吃完，也不见胜奎来。自2说：“我也忘了问问胜官保他住这座店在哪里。总是官保这孩子年幼，我二弟要知道我这件事，必来见我，万不能不来。”正自思想，酒饭已完。只见跑堂的过来说：“老爷子，还要什么不要？”邱爷说：“不要了，你算账吧。”伙计把家伙捡下去，算丁一吊六百文。那邱爷手内分文皆无，自己正着急，只见跑堂的过来，先送过一包银子票子，连洋绸大褂，都是给赎出来的，还有一张字帖，写的是“胜官保孝敬”，连饭账都给了。邱爷一看，又是气又是乐。乐的是绿林接续，又出一辈英雄，气的是小小顽童胆敢偷我。把衣服穿好出了饭馆，到了铁铺，买了铁镐，候至夜晚，到了村北，这里有一座大庙，庙北就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的坟。跳进坟院说：“戴胜其呀，我把你这该死的囚徒，我今天先拆你的塔。”抡起镐来方要刨，只听外面有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修寺盖塔，德莫大焉。拆毁佛地，罪孽深重。邱成，人死不结冤，不可如是。”邱爷一看，正是虬须僧，连忙行礼。虬须僧说了几句，邱成自己归山。

且说胜官保自离罗家店，走了有三十里之遥，到了黄花铺十字街，一看路西有一座会友楼，连忙进去，上得楼去，方才坐下，要了几壶酒，要了几样菜，只听下面楼梯一响，有人说话：“合字并肩子，招露把哈，悬窑上，坐着翅子窑的，鹰爪孙，对于盘，急复溜扯活。”他说的是江湖黑话，说“楼上坐着办案的快走。”胜官保一瞧，进来两个江洋大盗，小英雄要在此处拿贼。要知后事如何，目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石英雄奋勇追二鬼 赛瘟神怒摆四门阵

话说胜官保听见楼底下有人说江湖黑话，上楼来。胜官保仔细一瞧，这人身高八尺，面皮微黑，黑中透紫，粗眉大眼，灵盖上有一个大肉疙瘩。身穿青洋大衫，青缎子抓地虎靴子，手拿着个大包袱。后跟着这人，身高六尺，面皮微黑，也是浓眉阔目，大鹦鼻子，咧腮额。身穿蓝绸半大褂，青洋绉中衣，青缎快靴，手中拿着大包袱，上得楼来，楼上没客坐，就是胜官保一人在那里喝酒。小孩倒有趣，靠着楼窗，这两个人也靠着楼窗坐下说：“伙计，你捡好吃的炸炒几样，不怕多花钱。”胜官保仔细一瞧，是剑锋山在案逃军的贼犯独角鬼焦礼、地里鬼焦智，胜官保认识他们两人，他们不认识胜官保。胜官保一想：这两贼由西路府逃军，我曾听我爷爷说过。我要把他两个拿住，倒是见彭钦差的进见之礼。想罢，要拉杆棒动手，又一想：我是小孩子，他们两个人，我摔躺下一个，那个过来，这个又起来，我能拿一个，不能拿两个，不如到本地面带官兵前来，可以斩草除根。想罢，胜官保把伙计叫来说：“我这小包裹，你给我看看，我下楼去，就来。”伙计说：“小爷，你去吧，交给我。”胜官保出了会友楼，见对面来了一位老者，官保过去行礼说：“借问老者，这黄花铺哪里有武职衙门？本

地有多少官兵？”那老丈说：“这里就有个千总衙门，按规矩说，有二百官兵，现在也就有七八十名，不能足数。学生你问做什么？”胜官保说：“找人。”那老丈说：“你由此地往南，有两箭地，见有东边的小胡同，路北有座关帝庙，隔壁贴着斗封告条，就是千总衙门。”

胜官保问个明白，冲着老丈拱拱手。一直往南有两箭之远，见有东小胡同，进了胡同往东走，果然看见千总衙门。胜官保来到衙门门口说：“辛苦哪位老爷该班。”出来一位门头，年有四十余岁，说：“学生，你找谁？”胜官保说：“我找你们这千总大老爷，调本营官兵帮我去办案。”门头说：“你有什么凭据拿来我给你回一声。”胜官保说：“我没有办案的文凭，我就是口说。”门头说：“办事是私凭文书官凭印，就凭口说，我不能回，怕我们老爷怪下来。”胜官保见人家不管，也没法，只好回来。又一想：凭我这身能为，很拿得了，这叫艺高人胆大。

刚来会友楼门口，就见对面其走如飞来了一个人。胜官保一瞧，正是碧眼金蝉石铸。自前日石铸到胜家寨，得了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连夜赶回灵宝县，见孔寿看看要死，浑身冰凉，石铸把化毒散用老酒灌了一半，伤口上了一半，用拔毒膏贴好。石铸说：“我还得办点事，在夫人台前告半天假。”公馆众办差官，这两天正访拿飞云、清风。石铸来到黄花铺，天交正午，正遇见胜官保站在会友楼门口发愁。石铸说：“官保，你早来了？为什么在这儿发愣？”官保一见石铸来了，喜出望外，说：“石爷爷，你别嚷，我告诉你一点事。”石铸说：“有什么事，你说吧。”胜官保把石铸拉往一旁无人之处说：

“刚才我来到了会友楼，靠着楼窗要了一壶酒两样菜，我正喝酒，听楼底下有人说江湖黑话，上来两个人。我一瞧是剑锋山独角鬼焦礼、地里鬼焦智，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我常听我爷爷说他们是西安府逃军的贼人。我想动手把他们拿住，我又一想，我摔躺下这个，那个过来，我没捱的工夫，我这才下楼找这本地面的千总衙门，调官兵帮着我拿。谁想他们说没有办案的文凭，他们不管，我无奈回来。正然发愁，石爷爷你来了。此时二鬼在酒楼上喝酒，你我一人拿一个。”石铸一听，心中甚为喜悦，石铸扯出杆棒进了酒楼。胜官保在外面等候。

石铸上了楼梯一看，二鬼正然喝酒，石铸一声喊嚷，说：“好贼崽子，石大爷找遍天下，不想今天在这遇着，这你们还逃得了吗？”二鬼一瞧不好，急忙打开包裹，拿出虎尾三截棍，不敢与石铸动手，蹿下楼去。石铸说：“我把你这两个无知的小辈，石大爷恨你仇深似海。”二鬼跳在当街，胜官保抖杆棒赶过来，二鬼撒腿就跑，石铸由楼上跳下来，同胜官保往北就追。追出北村口，一瞧两条岔路，一条奔西北，一条奔正西，不知二鬼往哪条路去。石铸说：“我往正西追，你往西北追十五里地面为止，追不上，回头会友楼见。”胜官保说：“就是。”往西北追下去。

石铸往正西追出四五里地，见二鬼在对面树林，手拉三截棍那里站着。原是二鬼跑着，独角鬼焦礼说：“四弟，你我不用混了。要讲在剑锋山，谁不知焦家五鬼，真是威名远震。今天被石铸追得望影而逃，你我拉出虎尾三截棍，莫如跟他一死相拼。”二人见石铸追来，焦礼说：“姓石的，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休想活命，俺们一死相拼。”石铸说：“你两个该死的囚徒，我跟你仇深似海，你勾结班山、班立娥，盗去我的家口，我拿住生食你二人之肉。”说着话，抖杆棒扑奔焦礼，

焦礼摆三截棍，照头上就抡，石铸往旁边一闪，一杆棒就把焦礼扔个跟头。焦智赶上前，石铸一回身，又把焦智扔倒。两个人哥哥起来，兄弟躺下，有十几个跟头，摔得昏头转向。二人此时要跑也跑不了，石铸打算把他们摔得起不来，拿老实的。二鬼想把石铸累乏，把石铸拿住。就在这番光景，只见由打正西树林里跑出一个和尚来，石铸留神一看，正是飞云尹明，他拉手中刀说：“焦家二兄长，不必害怕，我帮你二人来拿住石铸。”石铸一瞧。这两鬼还拿不住，又来了一个和尚，摆手中蒺藜锤照石铸就打。石铸闪身，把飞云扔倒，石铸一人敌三人，觉着累了。工夫不大，石铸口中带喘，这三个贼一瞧，喜出望外。

怎么这么巧呢，内有一段隐情。只因从灵宝县双行刺被众差官追跑，飞云也没敢回葵花观，自己落荒逃走。在灵宝县相近，找店住了两天，听听风声。他一想：葵花观是去不得，莫若投奔黄花铺静街太岁黄勇，那里是绿林窝。今天走在这里，正遇见二鬼跟石铸动手，他与焦家千素也认识，今天一想：我何不帮着二鬼，拿住石铸。摆锤动着手就问：“焦三哥四哥从哪来？为何跟石铸动手？”焦礼说：“兄弟，你不知道，我跟石铸仇深似海，你帮着把他拿住，将他碎尸万段，方出我胸中恶气。”石铸心中一想：三贼并力相拼，胜官保这孩子也不知哪去了，他要来，可以把他三人拿住。石铸正在盼念胜官保，自己累得眼看不行了，有心跑吧，怪丢人的；不跑，工夫大了，累趴下就得死到他三人之手。石铸心中正盘算，只见正西念无量佛，石铸把真魂吓掉。来者非别，正是清风恶道于常业，他由公馆被马玉龙追赶，逃出城来，找不着飞云，自己连夜回到葵花观，见着马道玄说：“大哥，趁早逃走吧，我同飞云这个乱子惹得不小。”马道玄说：“留两个道童在庙里看守，我云

游四方，过一年半载再回来。师弟，你上哪去？”于常业说：“我上黄花铺找我拜兄静街太岁黄勇，暂躲避三两个月。”

清风走在这里，见飞云三人向石铸动手，把宝刀一顺说：“飞云贤弟，焦氏兄弟，你等闪开，待我过去将他拿住。”石铸一看，往圈外一跳，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好。老道刚要过来，只见由正东跑来一个小孩说：“石爷爷，你在这里，我找你半天了。”石铸说：“你快来吧，这个老道交给你拿，他是公馆行刺的刺客，手中使的是宝刀，你可要留神。”胜官保说：“知道。”拉出龙头杆棒扑奔老道。老道一瞧，这小孩子，十二三岁，拉着这条杆棒，其形象长虫，有蓝鳞，不知是什么所造，把手中刀一顺说：“你这小娃娃叫什么？”胜官保说：“我姓胜，叫胜官保，外号人称‘小神童’。你这老道，叫什么东西？通上你的名来。”清风道说了名称，摆刀往下就剁。胜官保用杆棒一崩，只听哗楞一声响，金光崩现，唬得胜官保往旁边一闪。老道往圈外一跳，各看自己的兵刃，彼此均无伤损。老道就知道这条杆棒厉害。胜官保一变招术，三五个照面，把老道摔了个筋斗。老道爬起来，气得哇呀呀乱叫：“山人自生人以来，未能遇见过敌手，今天遇见你这小娃娃，把山人摔倒，今天我跟你一死相拼。”胜官保说：“老道，不要生气，小大爷今天不拿住你誓不为人。”两个人就在这里一场大战，被胜官保的子午问心钉打得老道疼痛难挨。老道瞧这事情不好，工夫一长，得甘拜下风，冲着和尚，一使暗令子，说道：“合字急复溜扯活吧。”飞云同二鬼往西就跑。依着胜官保要追，石铸说：“了不得，不必追。即便追上，也拿不了。今天要不是你来，我得死在这等之手。”

胜官保说：“我往西北追有数十里，不见二鬼，回到黄花铺，见你还没回去，我这才追来。”石铸说：“俺们回去上酒

楼喝酒去吧。”二人回到黄花铺会友楼。跑堂的说：“小爷回来了？你的包裹在这呢，菜都凉了。”石铸说：“给我们煎炒炸烹三四个菜，来两壶酒。”二人吃完饭，石铸给了饭钱，一同出了会友楼，直奔灵宝县。

到了公馆，众听差人等说：“石大爷，你回来了？这个乱你可惹大了。”石铸说：“什么事？莫非孔寿死了？”听差说：“不是，孔爷倒好了，胜家寨的胜奎老丈来了，说你把他一家人闹得五零四散。”石铸一听这话说：“不对呀，我怎么会把他一家子闹得五零四散？我去见见他去。”石铸到了里面，胜奎正同大人说话。书中交待，自从胜官保走后，胜玉环到前面说：“老爷子，刚才我兄弟说，他姊夫被毒药镖打了，送到家来。你去拿药，怎么不跟我说？”胜奎说：“不错，小姑老爷是受毒镖伤，现在灵宝县。石铸来讨要，一千多路，谁能送来？胜官保这孩子学坏了，说瞎话。你到后头把他叫来。”派家人到后头各处寻找，胜官保没了。胜奎一想：了不得了，这孩子必是叫石铸给拐了去。派家人四路追寻，到晚上回来说：“踪迹没有。”胜奎埋怨胜玉环：“你不应该出来，这必是胜官保偷了药，跟石铸走了。”胜玉环说：“明天我前去追他。”这晚上又找了一夜。胜玉环一想：兄弟年幼，恐在道路上出了意外之变。她自己有一身道姑的衣裳，原自年幼许的道姑，常上庙中还愿。这一想：自己丈夫受了镖伤，不知死活。她自己改扮道姑的样，暗带单刀镖囊，带上盘费，次日一早起身寻找胜官保。胜奎次日听说胜玉环又走了，更加着急，这才带上盘费、金背刀，赶紧起身，在路上打听胜玉环、胜官保，并无下落。这天来到公馆，往里一回禀，大人吩咐请进去，胜奎来到里面，给大人行完礼起来。大人旁边赐了坐位，胜奎就把石铸讨药，把胜官保诓骗出来，胜玉环听见武杰受镖伤，改扮私自出了胜

家寨，至今并无音信。大人说：“把石铸叫上来。”众人说：“石铸上黄花铺接胜官保去。”正然说着，石铸同胜官保进来。胜官保见了胜奎，给他爷爷行礼。石铸过来见过胜三。大人说：“石铸，你这一多事，惹这乱不小。你到胜家寨去讨药，你怎么说武杰被毒药镖打了？胜玉环私自出了胜家寨，总因你多言之故。明天你带着胜官保、武杰、纪逢春、李环、李珮、孔寿、赵勇八人出去访问胜玉环下落。”这八个人领命下去。

天色已晚，安歇。次日，吃过早饭，石铸带了七个人出了公馆。彭兴追出来说：“大人有吩咐，你们今天众位办差，老爷们出去，若访问着更好。大人说：‘晚上在下站潼关等。’”石铸说：“是了。”带着七个人，出了灵宝县。问武杰说：“哪里去？”武杰说：“俺们还是往西。”这几个人进了山口，有十几里地。夏令天时，下起小雨来了。石铸说：“这山道一沾雨真滑。访问事情是找村庄镇店，这进山口有十几里，连村都没有。”胜官保用手一指说：“石爷爷，你瞧前面树林。许是村庄，俺们去避避雨去。”众人赶紧往前奔。

胜官保等来至切近，是座高山，半山带松林，露出红墙。众人到跟前一瞧，是座庙。正山门有块泥金匾，上写敕建玉圣庵。众人来到东角门，推推门，插着。打了几下，门里头也没人听见，这雨越下越大了。胜官保说：“叫也听不见，我跳过去开门吧。”胜官保跳过去，把门开开，众人进去，将门关上。一瞧，是正山门带殿，后头还有两层殿。众人往西一拐，一看是韦驮殿，大众进去看，驮爷站像，坐南向北。绕过去是大肚弥勒佛，坐北向南。外边山门锁着，这殿倒干净，就是黑点。石铸说：“别嚷，俺们在这避避雨吧，雨住好走。这庙是尼姑庙，被人瞧见，许不容俺们在这里。”纪逢春闲不住，趴在供桌一瞧，有五碗炉什饽饽，还透热，他拿起就吃。

石铸坐着甚烦，一想：把胜官保带出来，胜玉环又出来，年轻的小媳妇，尚若出点岔，一来对不起胜三，二来对不起武杰。纪逢春这里吃够了，来在这北边，把大殿门封上，把窗户撕破，往外瞧，天下牛毛雨。只见对面大殿旁边角门出来两个尼姑，打着雨伞。纪逢春一瞧，眼就直了。头一个有十七八岁，刚剃了头，青脑皮，面似桃花，白中透润，鹅眉皓齿，身穿杂心白夏布小汗褂，品蓝中衣，漂白袜子，锁雪青狗牙，青缎子开口僧鞋，金线拉的斗翅蜂，脖子上银锁链，镀金钩，漏着大红缎子兜儿，粉红的汗巾。两个人一样的打扮。就听那尼姑说：“师弟，俺们当家的派人去请了庄主爷来，这个天庄主爷倒是个乐和，该这个道姑倒运，俺们师父把她治住，回头叫她陪着庄主爷喝酒。她如不依从，把她搁在逍遥自在风流椅上。”就见这两个小尼姑把二层大殿开开进去，工夫不大，又出来进里院去了。纪逢春见院中无人，慢慢把隔扇开开，出去到了院中，一直奔二层殿。把隔扇一推，进殿中一瞧，他也不知是什么佛爷。供桌上五供俱全，供桌里头有一把罗圈椅。纪逢春想着要在那坐坐。他过去往下一坐，只听走弦一响，先出来两把钢钩把纪逢春给扒住，下边有两把钢钩，把两条腿往左右一分，打屁股底下出来一个大活蛤蟆，往上一动，纪逢春往上一颠，咯吱咯吱直响。纪逢春不认得这是逍遥自在风流椅，按西洋销器制造。无论什么样贞洁烈妇坐上，就得失节，最利害无比。今天纪逢春坐上，不能动转，他直嚷：“小蝎子！快来救人！”纪逢春在风流椅上一嚷，惊动本庙主人。须知这玉圣庵本不是清静禅林、佛门善地。庙里当家的姓乌，叫乌赛花，本是绿林一个女贼，托名在这庙带发修行，暗中勾引凤凰山的一百单八鸟之中叫小孔雀吴通的在她这庙中时常住宿。收了两个徒弟，乃是良民家的姑娘，被她诓哄来的，年有十六七岁，长得都够十

成人才。她给起名叫妙清、妙静，终日在庙中习学弹唱歌舞，并不拜佛念经。庙中用着几个婆子，后头养着七八个打手。

昨日晚间，乌赛花正在庙中闲坐，外面打门，婆子出来问明，进去回禀说：“来了个道姑投宿。”乌赛花吩咐：“有请。”来者正是胜玉环，自胜家寨出来，没路找尼姑庙投宿或者找大店，自包房屋。沿路找寻胜官保，访问大人的公馆下落，为打听丈夫被何人毒镖所打，伤痕好与不好。今天走岔了路，赶不上镇店，来到这玉圣庵叫门。里面把她让进去，过了二层殿，走东边屏门进去，是北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三间。胜玉环念了声无量佛，与乌赛花彼此施礼。乌赛花让她落座。胜玉环说：“庙主贵姓？出家多少年？”乌赛花说：“我姓乌，道号叫慈云，未领教道友仙乡何处？尊姓大名？”胜玉环说：“我姓胜，出家名字叫修真。”两个人盘问些个经卷，胜玉环都对答如流。胜玉环在家没事，熟读经卷，故此今日对答如流。两个人越谈越近。二人对坐吃酒，吃完了晚饭，各自安歇。

次日早晨，胜玉环要走，乌赛花苦苦相留。摆上早饭，乌赛花酒内下上蒙汗药，胜玉环喝了两杯，觉着昏昏沉沉，迷糊过去。乌赛花叫把她推在空房，把后头打手之内有一个姓何的叫来。原来这人姓何，叫何苦来，也是绿林的毛贼，此时在这庙中，认着吃碗闲饭，跑跑道。他常到吴家圃给乌赛花去请吴通。今天把他叫来，让他到吴家堡把吴太爷请来，就提这里有要紧事，立刻来。

何苦来出了玉圣庵，直奔吴家堡。小孔雀吴通，正在家中会客，他父亲叫吴延年，也有个兄弟叫癞头龟吴元豹，也是一身的好工夫，全是江湖绿林的贼人。吴通今天会的是他拜兄，小鹞子周治，由凤凰山而来看望。他这个人能为武艺出众，天下属一属二，水旱两路精通，惯使一对青铜峨眉刺。在客厅与

周治二人见面叙谈离别之情，家人献上茶来。正说话之际，有人进来禀报说：“五圣庵的何苦来说要见大爷有要紧话说。”吴通所做那些邪僻事，不敢叫周治知道，自己赶紧出来。何苦来过来请安，说：“我奉当家的命来请大爷。昨天来了一个投宿的道姑，长得十分美貌，当家的用迷魂酒把他迷住，请大爷到庙中追欢取乐。”吴通说：“知道了，少时就去，你回去吧。”吴通转身进去，周治就问：“什么事？”吴通不敢说，说：“大哥不便问，有些小事。”吩咐摆酒：“你我多日不见，俺们喝酒吧。”家人摆上酒，吴元豹相陪，三人推杯换盏。周治说：“兄弟，今天我请你来了，七月二十，是连环寨金钱豹金清的寿日，他是四十八寨总寨主。请天下水路的英雄，一则给他祝寿，二则作为群雄聚会。”吴通说：“是日必到，何必哥哥来请？”说着话，推杯换盏，就把周治给灌醉了。

天下起小雨来，周治躺在客厅睡着。吴通惦念上玉圣庵，告诉吴元豹说：“周大哥要醒了，若问我，你可别说上玉圣庵去了。”自己穿上油靴，打着雨伞，叫家人备上马，带着四个家人，出了吴家堡，一直奔往玉圣庵。都是山坡的道路，虽然下雨，也没泥。转眼就来到玉圣庵，下马叩门，有人把他接进去。家人拉马奔后院。吴通来到东院，乌赛花说：“方才叫何苦来请你去，你怎么这般时候才来？”吴通说：“凤凰山小鹞子周治来了，我陪他喝几杯酒，知道他的脾气不好，我没敢告诉他上你这来。我听何苦来说昨天来了个小道姑，长得甚好，今天请我过阴天。”乌赛花说：“这个道姑可真好，就怕她不依从你这回事。”吴通说：“不要紧，我前面大殿上制造的逍遥自在风流椅还没试过，她不依从，把她搁在椅上。打发两个小尼姑到前边大殿瞧瞧去。”两个小尼姑回来禀说：“风流椅现在大殿没人动。”吴通说：“好，先叫厨房把酒菜预备整齐。

”

这正说着话，就听前面大殿上嚷：“小蝎子，救人来！”石铸同着大众进了二层殿，一瞧纪逢春这个样，大家都乐了。武国兴拿出刀来，把椅子劈了，把纪逢春救下来。就听外面说：“哪里来的这群小子，在这庙中胡闹？”石铸等出来一瞧，院中站着一人，身高八尺以外，膊阔三庭，头大颈短，面如紫玉，盘着辫子，蓝裤褂，薄底快靴，手中擎着一根花枪，带着十几个打手。李环说：“你这庙中人不是好人，预备这风流椅陷害妇女，是失节的物件。这庙既是尼僧庙，哪里来的这野男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小孔雀吴通说：“大太爷我名叫吴通，绰号人称小孔雀，我是凤凰山的寨主，这玉圣庵是我的家庙，你们这一伙人是哪里来的？”李环说：“我等是钦差彭大人那里办差官，奉大人谕，特意来拿盗贼，小辈别走。”说着抡刀就剁。吴通用花枪往外一拨，趁势分心就扎，三五照面，李环被吴通一枪扎在腿上，往圈外一窜，李珮赶过去动手，几个照面，也被吴通所伤。孔寿把短链铜锤抡起来就打，几个照面，尚未分胜败，只见由里边出来一个年青的少妇，有二十以外年岁，生得芙蓉白面，头上青绢帕罩，蓝袖子汗褂，品蓝绸子中衣，系着银红洋皱汗巾，足下窄小金莲，后跟两个小尼姑，各带单刀蹿过去，帮助吴通动手。纪逢春敌住了乌赛花，武杰一人与两个小尼姑动手，这些打手，各摆兵刃，和这些人杀在一处。石铸抡杆棒跳过去，说：“孔贤弟，你闪开，我来和他分个上下。”吴通一看，石铸拉着这样兵刃，他不认识，用枪分心就扎石铸，石铸用杆棒往外一拦，把花枪磕开，杆棒往里一进，抖手一下，把吴通扔了个筋斗。吴通爬起来说：“哎呀，你使的这是什么兵刃。”石铸说：“我这兵刃名为摔蛆。”吴通连过去两次都被石铸摔倒，正然心中着急，只见打外面蹿进

一人，左手擎着藤牌，右手拿着一把钩镰刀。来者正是小鹞子周治。只因他在吴通家中睡觉醒了，不见吴通，问吴元豹：“你哥哥上哪里去了？”吴元豹说：“上了玉圣庵了。”周治问：“玉圣庵是干什么的？”吴元豹这才说：“那里有个外号叫乌赛花的，原本是绿林的女贼。他把她弄来家里。老爷子管着他，他这才搁在玉圣庵庙里，时常前去作乐，还常抢掠附近的少妇长女。今天那是庙中来请他，说昨日有个投宿的道姑，用迷魂药迷住，现在正在那庙里，请他去追欢取乐，不怕不依从。那庙里有自在逍遥风流椅。”周治一听说：“我找他去。这玉圣庵从吴家堡往哪走？”吴元豹说：“这村头一直往西南有六里地，路北一座山，这庙在半山腰中，坐北向南。”周治说：“我见着他，看他拿什么脸跟我说话。”说着话，拿上钩镰刀，穿上这身衣裳，叫通口兽面鱼鳞甲，在水旱两路全能纵身。收拾好了，这才直奔玉圣庵来。只听见里面锣声震耳，连忙蹿上墙去，跳进院中，把藤牌一顺，手中钩镰刀一摆，说：“吴贤弟，你闪开。我来拿这无名小辈！”吴通闪开，周治过去，举刀牌，使了一个白鹤展翅，石铸过来，抖杆棒想要扔他一个跟头，焉想这个贼人甚是利害。他把藤牌往地上一扎，就地骑马式一蹲。杆棒到了，藤牌给支开了，趁势一刀扎进去，正把那石铸的左臂头削了一条肉下来。那周治又一变招，把石大爷杀了个落花流水。石大爷见势不好，一伏身，蹿上房去，说：“风紧，众位扯活吧。”众差官听石铸嚷，立刻上房蹿出庙去。吴通说：“周大哥，别放走他们，他们都是彭钦差那里的办差官，追上，把他等斩草除根，以免萌芽复起。”乌赛花说：“带着打手追吧。”

石铸等慌不择路，往西南直跑。山路崎岖，甚不易行。那吴通在后面苦苦追赶。正然跑着，石铸一看，前边密林里放出

一支冷箭。锣声一响，出有三四千个喽兵。为首那个头目说：“呔，对面行路之人，献上买路金钱，放你等过去。如要不然，想走，比登天还难。”石铸说：“我们是跟钦差大人办差人员，今日奉大人之谕，出来访拿贼人，你要知道我等利害，趁早躲开，如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那喽兵头目蔡天雄把眼一瞪说：“呔，小辈，你也不知我们这里规矩，我告诉你，我等是：

不怕王法不怕天，终朝酒醉在山前。
就是天子从此过，也须留下买路钱。

石铸还没搭话，只见纪逢春过去说：“小子，你也不认识纪大爷。我先把你治死，然后再找你们这里为首之人。”抡锤就打，后边那三四十喽兵也不是他的对手，立刻齐跑上山，去报与为首之贼。这里石铸见众人散去，立刻带着七个人闯过这座山。只听山上有人喊嚷。一声锣鸣鼓响，下来了三位寨主。原来这座山叫头英山，此处占山之人，都是彭公案前部之贼。这三位是大斧将赛咬金樊成，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这三个人自大同府画春园逃走，就在这里占山。离此地往西南十里之遥，有一座二英山，山上有青毛狮子吴太山，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两下里合为一山，在这里做那些伤天害理之事。今听喽兵来报，说：“有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前来私访，从山前经过，伤了几个人。”樊成说：“鸣锣叫兵丁一齐前去把那些办差官员全皆拿住，一个也别放走。”三人各带兵刃，带着二百名喽兵，方一下山，只见吴通、周治带着人正追到这里。樊成全都认识，彼此见礼。提说追彭大人那里差官，众贼寇会合一处，大家往西北追来。

有七八里之遥，听见前面喊杀连天。原来石铸八人闯过头英山，走至此处，正遇二英山巡山大王吴铎。他认识纪逢春、武杰二人。立刻把喽兵一字摆开，先派人给山上送信，说：“仇人到了。”然后把朴刀一摆，说：“呔，对面小辈，别走，我在此久候多时，你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纪逢春一看，说：“小蝎子，可了不得啦，原来是仇人等，他由画春园逃走，原来跑至这里哪，我先把他们拿住。”一摆锤，跳过去说：“吴铎，我来捉你。”照定头上就是一下，吴铎一闪身，用刀就扎，走了七八个照面。只听山上锣声阵阵，青毛狮子吴太山带着唐治古、杨治明、武峰及三百名喽兵，手执刀枪，来至下面，把这八人给围上。正杀着，吴通樊成等带兵来到，众贼会合一处。戴成说：“吴寨主，你这里不是操演过一座阵势，今天要一对一个的拿这些人可费了事啦。我给你出个主意，咱们把他等八人带至在前面山中，设法困住，等他八个人有一天工夫，把他等耗得力尽筋乏，那时再过去，把他等一绑，带至山中，把他等碎尸万段。”吴太山一听，说：“也好，就依戴寨主你的主意。”说完立刻把令字旗一展，那些兵丁全皆往西南且战且走。五六百贼兵把八位英雄拥至在一处山中。四面是山，当中空宽之所。石铸带胜官保二人在前，孔寿、赵勇二人断后，往东一闯。越杀东边人越多，实不能出去，这几人往南闯，这些贼兵南方结队结群。石铸带着人闯了一个四面也不知是怎么一座阵势。在北边山坡之上，那吴太山、樊成吴通三处贼凑在一处，在那里吃酒作乐。气得碧眼金蝉石铸暴跳说：“众位差官老爷们，我自生人以来，从未受过人家之治，今日困在这里，这可不好，你等还有什么主意无有呢？”那武杰又急又气，说：“石大爷，我这时是糊涂了，你们众位商量办理。”正在这当中，几个议论着，只听梆子一响，众贼人在这山中齐声说：“阵内

你等众人听着：我这山中擒住英雄无数，你等要跪下叩头求饶。我等都是生养儿女慈善之人，也可饶你一死。要不然，我等一传令，把你几人乱箭射死，休要想活走一个。”那众贼人都是异口同声。石铸说：“我姓石的至死也是大清国的差官，焉能归贼？”纪逢春也骂，这八个人全都大骂贼人。戴成传令说：“你等响梆子放箭把他等射死。”只听梆梆，连声直响，箭如飞蝗。石铸此时就想要一抹脖子。只见从正南上一阵大乱，这些喽兵纷纷倒退。从外面进来一位老英雄，也没拿着兵刃，伸手抓起那喽兵来，掐脖子拧腿，照喽兵就打。石铸一看，不是外人，正是大同府玄豹山金眼雕邱成。江湖绿林人称报应，只因他从罗家店回头，有伍氏三雄听知彭钦差奉旨查办西夏。这三个人来找师弟，想要暗保彭大人，顺便访几个朋友。邱爷很愿意，带着邱明月，这一天到了灵宝县地面，一打听彭大人，已奔潼关。他五人住了一夜，次日顺大路奔潼关。走至半路之上，天降细雨。在一个乡镇上避了避雨。雨住了，伍氏三雄说：“这雨洗山林一色新。”

五人走至二英山，只听杀声震地。五个人登高一望，邱爷说：“不好，这里有山贼，摆上阵式了，你跟我到那里看看。”来至临近一看，中间是石铸等八个人。邱爷说：“师弟，你三人不识这个阵式吧？”伍显说：“我不知道，兄长说说。”邱爷说：“我今天要不来，阵内八个累死也出不去。这个阵名叫四门兜底阵，阵眼在北山坡。那杆大旗上面有一个雕斗，斗内有四人，拿着青白红黑四杆旗子，阵内人往东，他雕斗之内东方甲乙木青旗摆动，那些兵都由外往东，越杀人越多。阵内之人要往西，雕斗之内西方庚辛金，那白旗舞动，那喽兵好往西。这四面都是这个样子。要破此阵，先毁阵眼。不毁了阵眼，不能破这个阵。我去把阵眼破了，你四人由三面进阵接应。石

铸去把他等带出来，再去杀贼。非此不行。”邱爷说明了，立刻到了正北，往山坡上一跑，先把当中旗杆往怀中一抱，只听咔嚓一声，旗杆已倒，连里面四五个人全都摔死。邱爷到了山坡，要捉拿群寇，夜入玉圣庵救胜玉环，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五回

乌赛花中镖丧命 追刺客群雄遭擒

话说邱成把大旗搬倒，摔坏了这四个人，一直扑奔北山坡找大斧将赛咬金、樊成。众多贼人一瞧说：“是金眼雕。”大家说声“不好。”

各抄兵刃往山里逃奔。这伙贼人都知道金眼雕威名远震，一个个不敢交锋，大家舍命逃走。金眼雕这才招呼伍氏三雄。笑面虎邱明月下来，把四门冲散。喽兵见大王爷逃走，众人皆四散奔逃。石铸带着众人给邱成行礼，见过伍氏三雄，彼此引见，叙礼已毕。邱成问：“石大兄弟，你们从何处来？胜官保，你这孩子真淘气。”

胜官保一乐，过来给邱爷爷行礼。石铸就把带出胜官保，胜玉环私走无下落，胜奎到公馆，大人派我等访查来到这尼姑庵，纪逢春坐风流椅与贼人动手败走，一一述说一遍。金眼雕说：“今天我跟你们到玉圣庵去报仇，庙里搜寻搜寻，许窝藏着坏人。”石铸说：“也许他庙里还有打手呢。俺们大家去瞧瞧去也好。”

石铸带着众人仍照旧路转眼来到玉圣庵。此时雨过天晴，风息云散，一轮红日将要西沉。石铸说：“你们众位先在这等等，我进去瞧瞧探探还有多少贼。”大众说：“也好。”石铸

窜上屋去，来到二层殿东院，趴在后房坡，听乌赛花在屋中说话，叫徒弟：“把细软的东西收拾收拾。庄主爷一肚气，同小鹞子周治回了吴家圃，也没回来。回头把那个中迷魂酒的道姑放出来过过风，拿被褥包上，送给庄主爷家去。”石铸一听就愣了，想着八成必是胜玉环，这才一声喊嚷：“好一个胆大的女贼，你在这庙里勾引江洋大盗暗害良家妇女，我等乃是钦差大人办差官，特意前来拿你。”乌赛花拉单刀蹿出来一瞧说：

“伙计们，抄家伙。那个绿眼珠被庄主爷追跑，他又回来了。”

乌赛花话未说完，外头众人都赶出来，乌赛花摆刀扑奔石铸，石铸一杆棒把她扔了个筋斗。乌赛花爬起来又要奔石铸，被武杰在房上一镖打在颈嗓咽喉，立时身死。众打手见庙主身死，各自逃走。石铸带着众人一寻找，由房内把胜玉环找出来，胜官保拿了个茶盅，用凉水将胜玉环灌醒，问她：“因何至此？”

胜玉环说：“走岔路，在此投宿，不想她是女贼。”大众一想：“胜玉环虽然找着，把她送到哪去？”胜官保说：“我找找，这庙外要有车，一同够奔潼关。只要追上大人就好办了。”

胜官保出来，东瞧西望，要打听哪里有镇店，好把他姐姐送到镇店，然后雇车再走。正在犹疑之际，见大路来了四辆车，两乘驮轿，车上插着旗子，上面写着：奉旨宁夏镇总兵徐。这个工夫，大众出来找胜官保，站在山坡往对面观瞧，来的这驮轿是相识的故人，跟着两骑马，头前这位年有二十多岁，白胖子，俊人物，头戴苇帽高提梁，翡翠翎官，三品顶戴花翎，身穿蓝绸国士衫，腰系凉带，青缎篆底官靴，肋下佩带绿鲨鱼皮鞘太平刀。众人一瞧，来者正是河南参将粉面金刚徐胜。大家迎过去，徐胜下马，彼此见礼。徐胜说：“你们众位老爷们因何来到这里？”众人说：“奉钦差谕出来拿贼找人，大人上哪去？”书中交代，徐胜自破了画春园，被剑锋山钦差保奏，升

授河南参将，把侠良姑张月英迎娶过门，自到任以来，参将管的是操军演阵，查拿盗贼，制造军装器械。未到半年，营务一律整齐，真是兵强将勇。

这一天，徐胜正在衙门闲坐，由知府衙门来了一套文书说：“本处正北离城七十五里地，在那里有二十多村庄。有座荒草山，常常打劫来往客商，为首两个大王称开山将军石四禄，二大王定山将军石五禄，这两个在山上招军买马，积草屯粮，传邪教，引诱愚民。现在聚人不少。昨天有一个道台赴京引见，被荒草山贼人伤了十三条人命，抢去珍珠细软不少。昨天到府衙报官，派人去拿他，他胆敢拒捕，伤了七个官人，因此请参将调兵剿灭荒草山。徐胜见了这个文书，立刻下教场，点了三千马步队，带一个月粮草，吩咐在城外安营。徐胜在里面辞别。对夫人说：“要带兵剿灭荒草山。”夫人侠良姑张月英甚不放心，打算亲身跟了去，到那里观看动静行事。

次日，徐胜同着夫人带着三千大队浩浩荡荡来到荒草山口外安营。侠良姑张月英同徐胜在大帐查点军装器械。一夜无话，徐胜带着一千步队，列开队伍。荒草山是东西向。进山往北拐是大寨，里面的地方甚是宽阔。徐胜正要遣人去讨战，只听里面响了三声大炮，只见由山口内出来两杆白大旗，上绣金龙。大旗往左右一分，贼队出来，约有二千贼兵，个个白绫缠头，贴着白太阳膏，手中擎着大枪，肋佩短刀，身穿亮布裤褂，足下都是青靴白花。徐胜一瞧，马往前一撞，抬腿把枪摘下来，用手中枪一指，说：“你等这伙反叛，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等胆敢造反，哪个为首，叫他出来。”只见由贼队中出来一骑黑马在当中耀武扬威，徐胜一看，这人头戴三角白绫巾，双白鹅翎，勒着金抹额。身穿白缎子箭袖袍，上绣蓝团龙花，面似银盆，浓眉大眼，手中擎着一条枪。徐胜看罢问道：“来者

何人，通上名来。”贼人说：“你家会总爷姓石，名叫四禄。我乃天地会八卦教教主，你等要知我的利害，急速退去。”徐胜说：“我家大人奉上宪的文书，特来剿灭你们这邪教反叛。”石四禄一听，气往上一冲，催马拧枪，照徐胜分心就刺，徐胜用枪相迎。两个人大战二十余回合，不分胜败。粉面金刚徐胜气往上冲，把枪变别着数，三五个照面，一枪把贼人刺挑马下，贼兵败进荒草山。

粉面金刚徐胜带兵往前追赶，追至山口，贼人已经远遁。只见对面山头用滚木乱石把山口堵住。徐胜带兵回营，一连攻打几天，贼人防守甚严，伤损官兵不少，徐胜甚是着急。一看两山头险要之处都是滚木擂石，若要攻打开了，得一个月工夫。自己回到大营，闷闷不乐，侠良姑张月英问道：“大人因何面带烦闷？”徐胜说：“夫人有所不知，来此十余日，伤损官兵不少，然这毛贼草寇竟不能攻破。”张月英说：“大人乃侠义英雄，这些毛贼何足挂齿？”徐胜一想，这句话蒙夫人提醒了，我今晚换上夜行衣，夜探荒草山。自那日枪挑石四禄，直到如今，并不知山内有几人为首之贼。侠良姑张月英说：“大人何不调兵外面接应，你我夜探荒草山，里应外合，能把贼人刺死，放火烧了山寨，一仗可以成功。”徐胜说：“夫人所见甚是，我派都司赵忠、守备李庆带一千兵，见山头火起为号，外面接应，你我换上夜行衣，夜入荒草山。”外面天有初鼓，夫妻收拾好了，出了大营，一直够奔山坡。

找幽僻小路，二人爬山越岭，忽上忽下，离山头不远，一看没有灯火之光，就知此地无人把守。来至山头，夫妻二人顺山坡下去，一直往北，有一里地，眼前有两座大营，正面是山寨。二人来到寨门，门紧闭，跃上房去，来到里面分赃聚义大厅，见石五禄坐在当中，两旁有十数个美女相陪。在大厅外有

两个气死风灯，排着二百名削刀手。石五禄喝得大醉，说道：“众位夫人，会总在此地占山十余年，不想本地参将徐胜跟我做对，一枪将我兄挑死，大兵围困荒草山。我等缺乏粮草，我去偷营劫寨，将参将徐胜生擒，趁势大反河南，给我兄弟报仇。”徐胜一听，气往上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免我拉刀下去，将贼人杀死就是。他有数百喽兵，都是无能之辈，我也不放在心上。”想罢，要跳下房去，刺杀石五禄。侠良姑张月英说：“大人不必心急，此时天已不早，少时贼人必睡，等他睡了，将他杀死，放火将大厅点着，岂不省事？”就见贼人说：“天已不早，你等搀我到后面安歇，你等大家各自安歇去吧。”外面这二百兵四散，手下人拿起灯来，前头引路，转过大厅，正往前走，徐胜由房上跳下去，手起一刀，将贼人杀死。侠良姑放火将大厅点着，凡火接引神火，少时烈焰腾空，如同火焰山相仿，外面赵忠、李勇见里面火起，带兵往里一杀，此时，天将三鼓，贼人俱皆睡熟，乘势闯进山口，杀伤四百余贼，生擒二百余人，贼人四散奔逃。天光闪亮，荒草山一律肃清。

徐胜在这山上歇息一天，将拿住的贼人，就地正法，带兵回归河南省城，禀明巡抚，拜折入都，保奏徐胜。康熙老佛爷旨意下，着徐胜来京召见，徐胜携眷入都，在部投文。是日，有兵部堂官带领引见，康熙圣上甚为喜悦，正赶宁夏总镇缺出。圣上旨下，宁夏镇总兵给徐胜补授，钦此。徐胜谢了恩，请训起身，这天来到玉圣庵，正遇胜官保众人在庙中站立，大家过来见礼，说明来意。徐胜这才知道寻找胜玉环。赶紧派老婆子把胜玉环接在驮轿上，与张月英在一处。徐胜说：“我先到潼关追大人去，你们众位还不走么？”石铸说：“我们等等贼人，若来，就将他等斩草除根再走。”徐胜告辞，带着胜玉环走后，众人回朝，将贼党杀尽，死尸扔在山涧喂狼。众人到厨房找出

酒来，大家团团围住喝酒。

天有二鼓，月上花梢，大家吃完了晚饭，也不见贼人来。次日，大家商议，这庙中有什么东西细软，大家分彩。金眼雕同伍氏三雄邱明月先起身走了。石铸说：“这庙马号有吴通喂养的骡马，大家都挑一匹骑着。”纪逢春进去，抱出一床红呢被，搭在一匹白驴身上，用两条汗巾一系，就算鞍子。大家一瞧，都乐他瘦小子，说：“你瞧，这倒是真红真白。”大家都备上了坐骑，纪逢春倒骑着白驴。武杰说：“你为何倒骑着？”纪逢春说：“我为跟你说话。”武杰说：“摔你个混账东西，吾也不管。”

众人顺着山路出了口山，走有二十里地，一瞧，是座镇店，一进东村口，人烟稠密，买卖不少。路北有座大客店，字号是六合老店。众人下了坐骑，拉马进了店，有人把马接过去，刷饮蹈喂，众人来到上房，伙计打洗脸水，倒茶说：“众位老爷们是打间？”石铸说：“不错。”伙计说：“依我说，众位老爷们别走，今天瞧瞧热闹。这个热闹活白了头发没瞧见过。”石铸说：“什么事？”伙计说：“我们这地方叫周家集，这里有家财主，姓周名玉祥，家有百万之富，有个儿子也死了。现时留下个孙女，名叫周翠香，长得够十分人才。家里找媒人说人家，没有门当户对的。周家是把式窝，这位姑娘能为武艺盖世无双，因此立了擂台，有人赢了姑娘，就把姑娘给他。这擂台立了有十数天，真没有上台打擂的人，准要上台能赢得了人家，既能得了媳妇，又得了家私，这倒是件好事。”石铸说：“我们大家吃完了饭，去瞧瞧去，这事倒透着新鲜。”傻小子一听就说：“这个我倒去得，你们都有媳妇，我没有媳妇。狼山纪家寨谁不认得俺们爹。”众人一听，对石铸说：“纪老爷要去，这个小模样准成。”纪逢春听了石铸说的，他信以为真。

大家要了酒饭，纪逢春先吃完了，假装出恭，他就溜出去，一直打听擂台在什么地方，就有人指引他前往。来到十字街路北，大门西边搭着擂台，其形好象戏台，外面围着无数人，上面摆着刀枪架子。有个瞧热闹的人说：“快出来了。少时间，老头一出来就有上台打擂的。”正说着，由大门出来一位老丈，带着十几个家人，身穿蓝绸长衫，足下青缎快靴，花白胡须，后跟着一位十六七岁姑娘，生得芙蓉薄面，头上蓝绢帕，身穿银红色女褂，绿洋绉中衣，足下穿小红鞋，来到这擂台，登着梯子上去。那老英雄说：“在下我姓周，叫周玉祥，这是以武会友，小老儿自幼喜爱拳棒刀枪，如有愿意者，上来比武。如与老汉比武，打我一拳，我给纹银十两，踢我一脚，我赠元宝一双，将我摔倒，我赠彩缎十箱。只因小孙女前番有几家亲友前来提亲，我都推辞不开。今天我定出一个规矩，年貌相当者与我孙女比武，如赢得了我孙女，招赘他为婿。”说完了话，只听正西上有人答言，说：“闪来，待我来。”一拧身，蹿上擂台。周玉祥一瞧，上来这人身高七尺，身穿青洋绉褂裤，薄底靴子，尖脑袋，顶脚小，大肚囊，真象笨货。面皮微黑，短眉毛，三角眼。来者乃是刺儿山大寨主，姓牛名必，同着二寨主马松听说这里立擂，特意前来打擂。今天听周玉祥一说，他蹿上擂台说：“老英雄，闪开！我要跟这位小姑娘比试。”周玉祥一听，说：“也好。”往旁边一闪，姑娘周翠香过来并不搭话，二人比试拳脚，牛必两双眼上下打量姑娘三五个照面，就被姑娘踢下台去。就听那边一声喊嚷，蹿上一人，淡黄脸膛，身穿蓝绸裤褂，足下薄底靴子，盘着大辫子，来到上面说：“姑娘，请了。在下领教一二。”来者正是恶淫贼飞云僧尹明，由黄花铺被胜官保石铸将他与清风二鬼追走。这四个人也没敢投奔静街太岁黄勇去。打算要出潼关访友去，路过周家集，住

了店。飞云说：“我别和尚打扮了，都认识我。我买一身俗家人的衣服，勒上绸子，弄条假辫子，打扮在家的样子。”今日听说周家集打擂，他来瞧热闹，见刺儿山两个寨主俱被姑娘踢下去，他看见周翠香长得十分美丽，想要上台戏耍人家，晚上好去采花作乐。

此时下边有碧眼金蝉石铸，同着胜官保、孔寿、赵勇、武杰、李环、李珮都由店出来，找纪逢春到了台下，正见马松被人踢下台去，飞云上得台去，纪逢春凑过来，向石铸说：“石大爷，我看上去的那个好眼熟，你等看他象谁？”石铸说：“我看他象飞云，怎么又有这么大的辫子，也许是一个模样的人极多，我也不敢说是怎么件事。咱们且看他武艺如何。”

只见那人在台上向姑娘拱拱手说：“请了，我要领教一二。”姑娘周翠香瞧了他一眼说：“使得，我奉陪。”二人擦拳比武，走了几个照面，飞云被姑娘一脚踢去，他往旁边一闪，姑娘一伸手，把辫子给他揪落。下面齐声喝彩说：“好哇，真好！”纪逢春一看，认出来是飞云和尚，一摆锤，蹿上台去，说：“呔，对面小辈，休要逃走，我等在此等候多时。准赴会不见不散。”照定飞云就是一锤。飞云一看，这里有了彭大人的办差官，就知道不好，掏出毒药镖，照周翠香就是一镖，正打在大腿上，周翠香翻身栽倒。若不是纪逢春上来，周翠香就被飞云所杀。

飞云见纪逢春上来，就知道后面必还有人，将刀一摆，蹿下台去。临面武杰挡住说：“哎呀，混账王八羔子，你往哪里去！”抡刀就剁。清风恶道拉出滚珠宝刀要帮助飞云动手。瞧热闹的人吓得四散奔走。这时光，胜官保拉出龙杆棒，大骂飞云尹明：“休要逞强，小大爷来拿你。”清风道士于常业一瞧，是胜官保，就吓了一跳，知道他的利害，说：“不好，飞云贤

弟，风紧，拉活吧。”孔寿、赵勇大家往上一围。清风瞧势不好，摆开滚珠宝刀，连窜带跳同飞云二人竟自逃走，众人也不深追。周玉祥将众差官拦住，一一问了名姓，先把孙女周翠香派人搭回去，然后让众人到家。

来到大厅，倒过茶来。周玉祥问：“石大老爷，众位从何处来，钦差大人现在哪里？”石铸说：“大人现已到潼关，我等由灵宝县奉大人谕出来找人，人也找着。我等路过贵庄，见阁下在此立擂，不想那飞云和尚上台狡闹。他在平侧门外秘香居，盗过圣上的珍珠手签，奉旨各州府县一体严拿。那老道是在大人公馆行过刺的刺客。今日我等一时荒疏，未能将他拿获。”周玉祥说：“这就是了。现在小老儿的孙女已被镖打伤，伤势甚重，便如何是好？”武杰一听罢，说：“哎呀，了不得了，飞云打的是追魂夺命五毒镖。若打在致命处，立刻就得死，若打在别处，一见血，三十六个时辰，毒气归心就死。大同府胜家寨倒有解药，无。奈两千多路，求得药来，人已死了，赶不上。”周玉祥一听，吓得半晌无语，目瞪口呆，“哎”了一声说：“老汉六十多岁，就是一个孙女，她要死了，要了我的老命。众位老爷有好生之德，想个法儿救他这条命为是。”胜官保说：“老丈不要烦恼，我能医治。你带我去后面瞧瞧吧。”周玉祥一看，胜官保年有十三四岁，五官俊秀，举止端方，这才问道：“这位小大爷贵姓？”石铸说：“他就是大同府黄阳山胜家寨银头皓叟胜奎之孙，金刀将胜俊山之子，小神童胜官保，家传八卦追魂夺命连环刀，甩头一子三支金镖，天下赫赫扬名，无人不知。刚才打姑娘的是飞云，他的师父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乃是神镖胜英的徒弟，飞镖黄三太也是胜英的徒弟。胜家门的把式出来不少。”老英雄周玉祥一听说：“原来是胜大少爷，这可不是外人。众位略坐，我同胜大少爷先给我

孙女治镖伤去。”胜官保跟着老英雄进了内宅，来到北上房，东里间婆子丫环正围护着周翠香。胜官保一进房来，见周翠香昏迷不醒，一看这镖正打在大腿上。胜官保叫老英雄把镖起下来，叫老婆子拿剪子剪个窟窿，胜官保掏出一包五福化毒散，叫老婆子找一碗阴阳水，将化毒散灌下，周翠香喝了半包，调匀敷在伤口上，将八宝拔毒膏贴在伤口上，告诉明天早饭后用两条鱼𩚑汤，用葱姜蒜做作料，不放盐，吃下去，毒就发出，人可以复旧如初。老英雄一听，甚为喜悦，连连揖谢，这才把他让在客厅，吩咐客人摆酒。老英雄说：“今日众位不可拘泥，老汉上来敬三杯酒，众人随便痛饮，不可屈量。”

酒过三巡，老英雄把石铸请到里间屋内，说：“今日有一件事相求。”石铸说：“老兄有话清讲。”周玉祥说：“老汉孙女蒙胜大爷治好，我要请你为媒，许他为婚。”石铸说：“可以，可以，我跟他商量商量，如成了你也别喜欢，不成你也别恼。胜官保他是个小孩子，他如愿意，我还要跟他爷爷商量。现在银头皓叟胜奎跟着大人，到了潼关。”周玉祥说：“石大爷，你多分心吧。”石铸这才转身出来，把胜官保叫在里间屋中说：“周玉祥他托我为媒，把他孙女许配你为姻，你愿意不愿意？”胜官保一听甚喜，说：“这件事，石大爷，你要做得了我爷爷的主，就应承，要做不了我爷爷的主，别叫我爷爷说我。”石铸说：“就这样吧。你爷爷要不愿意，还有我呢。”这才带胜官保出来，给周玉祥行礼，礼毕复又入坐。大众给周玉祥道喜，开杯畅饮。

天色已晚，摆上菜饭，石铸说：“今天天已晚了，也不能去，莫如到店里，将东西、马匹拉了来，今日在这里住下，明天起身。”大家吃完了饭，遣人到店里，把马匹拉过来，周玉祥搬过几个铺盖。三已二鼓，众人说：“老丈，请自便吧，我

等也要安歇了。”周玉祥辞了众人，归后面去。石铸等各自安歇。

刚刚睡熟，天有二鼓之后，来了几个刺客拨门。原来飞云清风走后够奔吴家堡，赖头龟吴元豹跟飞云是拜兄弟，他们在吴家堡同焦家二鬼闲谈。飞云说：“我这口气不出不行，今天石铸一伙人必往周家集，我定将他们杀死，才出我胸中之恨。”清风说：“我帮着你。”二鬼说：“算着我们。”四人商议已定，吃了晚饭，四人收拾好了，由吴家集够奔周家集来。

到这墙外，四个人由西北蹿上墙去，穿房越户来至大厅，伏在前坡。见众人团团围坐，同周玉祥喝酒。清风一看，有胜官保在内，说：“飞云贤弟不可心急，此时若叫他们知道，动起手来，你我还得甘拜下风。莫如叫他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等他等睡熟，你们撬门进去，结果子他等性命就是。他等醒了，也措手不及。”飞云说道：“兄所见甚是。”

四个人越过后坡伏着，等石铸众人躺下。工夫不小，料必睡着，飞云这才跳在院中，将客厅门拨开。一听众人在东厢里间睡了，飞云这才扑奔里间。一掀帘幔，纪逢春正蹲在地下，拿尿壶撒尿，听得外面拨门，他也没言语。就见帘子一起，瞧见是飞云，他拿起夜壶就一泼，打在飞云身上，浑身是尿，夜壶也摔碎了。飞云抱头往外面就跑。石铸等也都醒了。各提兵刃说：“追刺客。”飞云在头里跑，清风在后面跟着，二鬼舍命似的跳出墙外。这八位英雄跳出周家后院，一直往东北追出有十几里地。眼前黑乎乎一片庄院，再找飞云、清风、焦家二鬼，已踪迹不见。石铸说：“他们这四个人必是进了村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俺们追进庄去看看。”石铸在头里，众人跟随进了村庄，蹿上房去，穿房越圈，行高就低，行上就下。正往前走，石铸见前面火光一片，来至切近一看，是座大禅院，

坐北向南。五间大厅挂着八盏纱灯，支着两个气死风，两边两只高脚灯，有二十多人在那里练把式，这个扎花枪，那个练单刀，还有练棍的。当中坐着一人，身高约有七尺，黄花面皮，细眉毛，圆眼睛，头上一脑袋秃疮，好象大宿砂，身穿紫花布裤褂，薄底靴子，左边坐着飞云清风，右边坐着焦家二鬼。石铸等在东西配房上，伏在后房坡往下瞧，当中这人正是赖头龟吴元豹，就听他跟清风说话，说：“于大哥，你们哥几个到周家集刺杀仇人，可能结果性命？”清风说：“你问你拜兄飞云吧。”飞云说：“你瞧我的脑袋，刚上了刀枪药，正在当中砍破一道口儿，真是他等命不该绝。我同道兄焦氏兄弟去，他们正喝酒，等他们睡了，我们撬门进去。我想他们都醉了，我一刀一个。焉想到那纪逢春撒尿，砍我一尿壶，大众都醒了。我等急往回一跑，还怕他们追下来。这个乱子不小。他们有两个使杆棒的，一个叫石铸，一个叫胜官保，真正利害，连清风哥的滚珠宝刀也不行，真要追下来，我等还要跑。”吴元豹一听，哈哈大笑，说：“兄长，你太弱了。他不来是他的便宜，就是盗玉马那石铸，他不算：朋友，他媳妇叫班山班立娥背走过了夜，那还了得？绿林焉能瞒得住！”石铸一听，气往上撞。孔寿见飞云有毒镖之仇，大喊一声说：“飞云，孔大爷我跟你朋友相交，无辜夜晚移祸于我，你把几个差官引到我们那里，你逃走我都不恼，你等在葵花观皆用迷昏药酒醉倒，要杀我们。众人命不该绝。石铸救我们回公馆。你这厮夜晚行刺，用毒药镖把我打了，幸喜众人有朋友之情，不远千里，救了我的性命，我今不死，既有了命见你，我今日是一死相拼。”飞云僧一看，方要跳下去，只见吴元豹说：“飞云兄，闪开！我去捉拿这无知小辈！”蹿出座位，一顺手中八楞亮银锤，说：“来者，你是何人？敢在这里搅闹？通上名来。”孔寿道了名姓说：“小辈，

你是飞云僧的什么人？”吴元豹说：“绰号人称赖头龟，我这吴家堡，一向无人敢在这里撒野，你这无知小子，也不知我这里利害。”说罢，一摆那银锤，锤头碰锤头，只听咔嚓一响，由锤内冒出一股黄烟，孔寿闻着异香，觉得天转地转，头晕眼眩，心里发乱，眼前一黑，扑咚翻身栽倒。吴元豹吩咐手下人把他捆上。赵勇一瞧孔寿被人拿住，事不关心，关心者乱，不由气往上冲，说：“贼人，休要逞强，待我来拿你。”一摆亮银短链铜锤，跳下院中，照吴元豹就是一锤，吴元豹闪身躲开，说：“你是何人？”赵勇说：“你要问你家大太爷，姓赵名勇，人称白面秀士。”吴元豹一听此言，把双锤一磕，仍然出来一股黄烟，赵勇不知利害，闻着一股异香，直透鼻孔，头晕眼花，心中一乱，扑咚翻身栽倒房上，众人一看都一愣，疑惑这个秃子有妖邪法。纪逢春是热心肠，见孔寿赵勇被擒，他就急了，他也不管利害不利害，一摆短把轧油锤，蹿下房来，直奔吴元豹。一语不发，照准吴元豹面门就打。吴元豹把身一闪，把锤一磕，纪逢春一闻香气，身也躺下。武杰说：“傻小子，很好。”见他们被擒，不能袖手旁观，有心下去，不知贼人这对锤是怎么缘故，有心不下去，对不起孔寿、纪逢春，想罢，把心一横，摆手中刀跳下去说：“哎呀，混账东西，你是什么妖术邪法？”吴元豹说：“你家庄主受过神人传授，捉拿你等，不费吹灰之力。”武杰并不分说，摆刀照贼人就砍，吴元豹往旁边一闪身，双锤一磕，一股黄烟直冲霄汉。武杰栽倒在地。李环、李珮见小姑爷被擒，二人并力拉刀下去，贼人一磕锤，二人都昏迷栽倒。石铸说：“官保，你可别下去。”胜官保说：“这些人连我姊丈都擒了，焉有不下去之理！”石铸说：“别忙，等我想个主意。他这锤不是妖术邪法，他也不念咒，把这双锤一磕就冒烟，人闻烟就迷惑。过去时，把鼻子用纸堵上，下去

拉杆棒把贼人摔倒，把锤抢过来，我瞧瞧。”石铸找点纸把鼻堵上，扯起杆棒，跳下房去，说：“吴元豹，你休要逞能，待我来拿你。”吴元豹一瞧，是石铸拉着一条杆棒，精神百倍，就知道他的武艺超群出众。飞云一瞧，就说：“吴贤弟，留神！他这条杆棒可利害。”话未说完，石铸的杆棒一抖手，就把吴元豹摔了个筋头，过去刚要抢锤，清风摆开滚珠宝刀，扑奔石铸。石铸拉起杆棒往圈外一跳，吴元豹爬了起来，一摆锤，扑奔石铸，石铸往里一吸香气，这股黄烟都吸在肚子里，觉着心迷，翻身栽倒。吴元豹吩咐：“捆上。”把七个人俱都捆好。胜官保在房上，看到七个人全都被获，自己有心跳下房去，又怕赢不了人家，心中想道：“贼人此锤定有解药，我看他自己闻上黄烟并不理论，我何不先到后面访一访他这解药。我把这解药得着，再拿他们，救这七个人。”想罢，由东房蹿在北房，往东北一看，有一百多间房子，都是画阁雕梁，甚是整齐。往东北再看，有一座花园。胜官保蹿房越圈，正往前走，只见下面夹道来了两个打更的，前头这个拿着梆子，腋下夹着单刀。第二个左手拿着大锣，右手拿着钩杆。头里这个就说：“吴福大哥，俺们敲完了三更，别睡觉，俺们喝点酒。我想俺们这个打更，无非是虚应故事，也再没有江湖巨盗、绿林豪侠敢来偷了。难道不知道俺们庄主爷的威名？来了也得甘拜下风。”后头这个就说：“兄弟，你既然预备酒菜，俺们就喝去。”正说着，胜官保跳了下来，就是一龙头杆棒，把前头这个扔倒捆上，把后头这个也拿住了。两个人一瞧，是个小孩子，虽不甚害怕，却也不敢声嚷，胜官保说：“我问问你二人，前头练把式的地方，那个秃子，他在哪院住？他使的那锤是什么东西？你二人说了实话便罢，不然，我将你二人打死。”吴福说：“大太爷，饶命。我说实话，你说的秃子，他是我们：庄主爷，叫吴元豹，

他使的那锤，是他师父给他的，叫瘟癘锤，他师父叫瘟癘道人，名叫叶守敬。那锤一出黄烟，人闻见就躺下。未曾动手，先闻解药。”胜官保说：“这药在哪里搁着？”打更的说：“由这往西拐过去，北院四合房，这解药是我们二主母收着。”胜官保说：“此事果若真的，回头我赏你银子，若说瞎话，我回头把你二人打死。我先把你二人嘴堵上，搁在东北墙拐角无人之处。”胜官保转身往西过了一层院子，跳上房去，一看是北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院中花草不少。北房中灯光闪闪，人影摇摇。胜官保在北房上，使了个珠珍倒卷帘，夜叉探海式。一拱身，两脚落地，来到窗棂外，用舌尖将窗纸舔破，往里一看，乃是顺前檐的大炕，上摆着小炕桌，有一盏灯，搁着两个盖碗，两个茶盅，靠西墙，堆着一堆被褥，地下靠西墙一张梳头桌，北墙一张花梨条案，上摆着两盆盆景，当中是水晶鱼缸，两旁有玉泉窑的果盘，官窑的大磁瓶。炕上坐着一个妇人，年有三十上下。身穿一身素服，倒是蛾眉皓齿。地下站着丫环。就听这妇人说：“冬梅呀，天天到这个时候，怎么庄主爷还不进来睡觉。”丫环说：“二奶奶，你还不知道吗？大庄主因为玉圣庵庙里的人都被人给杀了，心里烦闷，同了姓周的出了潼关，家里没有人，二庄主在外头教人练把式呢。来了几个朋友，庄主爷还告诉我，叫我把药给他，过了箩，我也忘了，回头庄主爷要使用，没人收拾好，又犯了脾气，拿皮靴子打我。趁这时没事，把药拿过来，给他收拾好了。”那妇人说：“也好。”那妇人拿了钥匙到东里间开开箱子，拿过一个包，打开，有一个瓷盆，有半盆药，用小箩过了细面，装在两个瓶里。冬梅说：“二奶奶，天不早了，不用等庄主爷了，留一个人等着，俺们睡吧。”

胜官保在外面看得明明白白，我要使个调虎离山之计，把

他们调出来，我好把药偷了，不知道天可凑我的巧机会呢，我可以去救众人。就见那妇人把药瓶搁在地下条案上。胜官保想：“我使什么调虎离山的计？”见院中有些花草，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见廊檐下有四个气死风灯，两个高脚灯都没点着，他把四个气死风搁在一处，掏出一把硫黄洒在上头，用引火之物一引，这火就烧起来，胜官保蹿上屋檐一隐身，等他们出来再进去盗药，就听那冬梅说：“二奶奶，可了不得了，外头着火了。”王氏带着两个丫环赶紧出来，一瞧是气死风灯着了，有一股硫黄味，这必是歹人放的。胜官保见王氏出来，他一个千金坠下来，一转身，进了屋子，掀开里间帘子，见两个药瓶没了，后窗户还忽忽悠悠动呢。胜官保他就一蹬桌子，蹿出后窗户一瞧，踪影全无，胜官保蹿上房上，一阵发愣，心说：“我好不容易得着这解药的地方，我想要救这七个人，我自己也算很快的，不想他人更快，盗没了。真是夜行早起，路上又有早行人。我们来了八个人，七个人被擒，此时还不知死活，我回公馆有何面目见人？莫如命不要了。想罢，拉起龙头杆棒够奔前厅，要跟贼人一死相拼。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六回

为金兰豪侠救友 双英杰夜探危地

话说小神童胜官保未能得着解药，一气想要够奔前面，跟贼人拼命，替七个人报仇。书中交代明白，且说前面赖头龟吴元豹拿住这七个人，问飞云说：“所拿住的都是彭大人的办差官，该当怎么办？”飞云说：“还短一个，内中一个还有叫小神童胜官保的，手使的是龙头杆棒，专打金钟罩铁布衫，虽是小孩，比这七个人本事还大，是清风哥的对头。他们必定一同来的。俺们上房找找，定要拿住这小子，别放走，一总要剪草除根，省得萌芽复起。要放走那小孩，他回到庙中一说，必定调兵前来，围困吴家堡，给他们报仇，那时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吴元豹说：“既然如此，留两个人看着这些拿住的人，俺们同清风哥上房找找去。”这才派二鬼在底下看着，吴元豹同了飞云清风上房去各处瞧了一瞧，没有，这才回来。吴元豹说：“也许没来。”三个人这才落了座。吴元豹说：“清风哥，你看这七个人是杀了好，是怎么着好？小弟一时懵懂，不知怎么着好。”清风说：“你既这么说，我跟你说吧，这七个人万放不得，你我都是绿林中人。他们是办案的，擒虎容易放虎难，就是放了，他们也是回去调兵再来复仇。莫如依我之见，将他七个人俱皆杀了，将死尸扔在山涧喂狼。就是彭大人派人来了，

也无凭无据。”吴元豹说：“清风大哥说得有理，我就依着你办吧。要凭我学的能为，我也拿不了这七个人。这是我师父瘟癘道人叶守敬给我这一对护身宝锤。”清风说：“好，就叫徒弟立上木桩，将他七个人捆上，开膛挖心。”吴元豹说：“我还有个主意，拿解药把他们解醒过来，叫他们死个明明白白。”

这才叫徒弟把柏木桩拿过来，栽在这地方，飞云说：“不用这么费事，这房都是廊檐，东房柱子上绑两个，西房绑两个，北房绑两个，地下搁一个就得了。”清风说：“就是，两个两个开膛，我亲身动手。”说着，先把纪逢春，武国兴绑在西房柱子上，南边是武国兴，北边是纪逢春。吴元豹在兜囊中掏出磁瓶来，给纪逢春、武国兴鼻子上抹点药，然后返到大房月台下落坐。待有半刻之工，武国兴、纪逢春各打了个喷嚏，明白过来，见院中地下捆着五个人，众人兵刃都在地下扔着，都被人家捆着。纪逢春说：“小蝎子，你我大家都叫这秃小子拿住了，他使的那对浪锤为何这般厉害？你死了，倒是做了官，娶了媳妇，也不冤屈了，我还没乐过一天，真窝心。被这贼崽子把我杀了，我死了都不甘心。”武杰说：“傻子，不要埋怨了，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你我虽死，也落个忠勇之人。”

只见从那边过来一人，手执明晃晃一把钢刀，腰中系着一条围裙，上面尽是血迹。有人拿过一个木盆来，放在纪逢春面前，又有一人过来，送来两桶冷水。那拿刀之人名叫吴明，乃是吴元豹的家人，时常杀人。今天他拿着那一把刀来，来到纪逢春面前，先把水照纪逢春一泼，然后把他的衣服一撕，牛耳尖刀照定纪逢春前心就刺，只见北房上飞来一块瓦片，正打在吴明手背上。吴明抬头一看，见房上跳下一个孩子来，正是小神童胜官保。来到前面一瞧，乃是他姊夫同了纪逢春都绑在柱子上。见一人拿着尖刀要开纪逢春的胸膛，他就急了，揭起一块瓦就

砍，正打在吴明手背上，随身蹿下来，一抖龙头杆棒，把吴明摔了个大跟头，脑袋摔在台阶上，花红似的脑浆直流。吴明蹬蹬腿，张张嘴，立时气绝身死。老道清风一瞧，就是一怔，说：“吴贤弟，这个小孩可利害吗？手使龙头杆棒专打金钟罩铁布衫。”吴元豹一听，哈哈大笑说：“我只当清风哥的能为天下无敌，你也有可怕之人。这一小小玩童，待小弟去拿他。”吴元豹跳在当中，把双锤一抱，说：“娃娃，你就是小神童胜官保？你也不知道二爷爷的利害，胆敢来搅闹！”胜官保说：“你不要发威，我把你拿住，给我几个朋友报仇。”说着话，照吴元豹就是一杆棒，吴元豹吓得往圈外一跳，把双锤一磕，一股黄烟出来，那胜官保闻见，栽倒在地。吴元豹说：“小辈，我也不开膛挖你的心，用双锤把你打死。”清风说：“且慢，先把他捆上，今日晚间，你我等拿他下酒，回头把人心取出来，交与厨房清烹人心。”吴元豹一想也好，叫家人把胜官保捆上，吴元豹复又来到月台，吩咐摆上五桌酒，吴元豹在当中，西边是飞云，东边是焦家二鬼，徒弟在两旁垂手侍立，众家人摆上酒来共饮，叫家人把吴明的死尸搭在庄门外，用棺木盛殓起来，明天掩埋就完了。众家人答应，把下面收拾好，又把吴寿叫上来。吴元豹吩咐说：“你先把那雷公嘴的开了膛，取出心来，交给厨房，要清烹人心。大家喝酒。”吴寿答应下来，捡起牛耳尖刀在纪逢春面前一晃，纪逢春把眼睛一闭，静等一死。吴寿先用左手一摸心窝，然后用尖刀对准心口，方才要往下扎，只听房上一声喊嚷，说：“小子，休要逞强！”随着声音，到了一阵冷风，手起剑落，就把吴寿劈为两段。吓得吴元豹众人一愣，一看跳下这人头戴遮耳保顶麒麟盔，身穿麒麟宝铠，手拿湛卢宝剑，面如敷粉，目若朗星，眉似齐刷，鼻梁高耸，唇似丹霞，双肩抱拢，玉面银牙。飞云清风二鬼一瞧，吓得惊魂

千里，来者非别，正是忠义侠马玉龙。书中交代明白，马玉龙自灵宝县战败了清风，见了大人，大人就说：“前番本院专折入都，皇恩浩荡，推你回旗当差，因破红龙涧有功，赏你六品军功，跟随本部院差随委用。”马玉龙一听，给大人请安，只因石铸带着七个人走后，大人把金眼头陀法缘，玉面如来法空就地正法，给苏永福报仇。灵枢寄存在关帝庙，大人带着刘芳苏永福马玉龙胜奎由灵宝县起身，到了潼关水地总镇，石文琢石大人迎接钦差，早预备下公馆。大人下了公馆，众文武参见已毕，马玉龙上来给大人请安：“蒙大人提拔之恩，龙山众人未散，我在大人跟前告几天假，把龙山伙伴散了，再回来跟大人当差。”大人说：“也好，明天你就起身。”大人赏了五十两银子盘费，马玉龙正来到周家集，在饭铺吃饭，听说擂台底下打起来，马玉龙一瞧，乃是石铸等。众人追拿飞云清风，马玉龙赶紧算清饭账，再出来一瞧，不见石铸众人。一打听是周玉祥把众人让到家去。马玉龙一想，今天他们把贼人追跑，决不能善罢干休，必要来行刺。我今天别走，夜晚到周宅前去探听，如果飞云清风二鬼前来行刺，我帮他们将贼人拿住。想罢回到店内叫伙计，把后店房腾出一间干净屋子，马玉龙喝了两碗茶，说：“伙计，我有种心痛病，你晚上店中有什么事，别惊动我。”伙计说：“是了。”马玉龙最心细，恐其夜里出去，一叫没人露出形迹。伙计出去，马玉龙将门关上，闭目养神。天交二鼓，自己打开衣服，换好，出了屋子，将门倒带，蹑上房去，扑奔周玉祥住宅。方才一到，就听一阵大乱，石铸等追下刺客去。

马玉龙跟到吴家堡，众人在东房，马玉龙在北房上，见孔寿下去一照面，那秃子一磕锤，一股黄烟，孔寿栽倒，赵勇下

去也是如此。马玉龙一看不好，这秃子的锤有邪药，他们的人不怕，必有解药，马玉龙一想，我到后宅寻访寻访。把身一耸，来到后面，见厨房厨子正在喝酒。马玉龙跳了下去，进了厨房，用宝剑一指说：“休要喊嚷，你若开口，我就把你杀了。”马玉龙这才问：“你们庄主爷使的那锤可有解药？”厨子说：“有的。”马玉龙问：“在哪里。”厨子说：“在那北院庄主母手内。”马玉龙这才进了北院，在后窗户瞧见丫环，正收拾那药，正没主意去偷，可巧胜官保用调虎离山之计。马玉龙手快，将药得了够奔前面而来。闻上解药，跳在院中，飞云清风一瞧，说：“兄弟，可了不得了，这个可扎手，兄弟可要小心留神，若将他拿住，俺们可以横行天下。”吴元豹说：“兄长只管放心，你休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我过去就把他拿住。吴元豹来到近前，说：“你就是马玉龙吗？庄主爷今天把你拿住，跟他们等一齐上鬼门关挂号，勾魂账上消名，你是飞云投火，自来送死。”马玉龙微微冷笑，说：“小辈，你休要夸口，我今天将你拿住，叫你知道忠义侠的利害。”说着，举起宝剑分心就刺，吴元豹一闪身，把双锤一磕，一股黄烟冒出，指望马玉龙跌倒。焉想到这股黄烟起去，马玉龙站立不动，这一来吓得吴元豹战战兢兢，暗说：“我这黄烟出去，他万不能躲避，非我解药不能解。我的解药在我媳妇手中，怎么他不怕！”这个瘟癘锤吓得他就没主意。本来他的武艺平常，就依仗这锤赢人。今天见锤不行，有心逃走，又怕臊；无奈双锤一摆打去，马玉龙用宝剑一削，呛啷啷锤头落地，吴元豹拨头就跑。飞云清风二鬼都知道马平龙的利害，随着吴元豹往后就跑。马玉龙紧紧跟随，追到角门，马玉龙一想，我先把众人救了，再拿他们。这才回身把武杰、纪逢春解开，掏出一瓶解药，叫他二人把众人解开，闻上解药，还醒过来，各人捡各人的兵

刃，都在院中扔着。大家把兵刃拿起来，马玉龙同众人见了礼，马玉龙说：“俺们到后面找贼去了。”众人这才蹿上房去，各处寻找，并无动静。来至极东北，有座花园，树后有三间北房，听里面咳声叹气，大骂赖头龟吴元豹，把小太爷困在这里。众人来至且近，见锁着门，马玉龙将锁剁开，众人进去一瞧，房檐上吊着一人，年有十八九岁。众人把他解开，这才问他说：“你因何在此吊着？我们救你这位小壮士。”给众人见了礼说：“在下祖居本是河南上蔡县的人，我姓苏名魁，字小山。这个吴家堡是我姥姥家，我奉母命来到这里，焉想到我两个舅舅小孔雀吴通赖头龟吴元豹不念亲戚之情，他说我父亲叔父都保了彭大人，跟我们断了亲戚，因此我们三两句话就斗起嘴来。我二舅舅要杀我，我大舅舅不肯，把我吊起来。多亏我老爷，不然就把我杀了。你们几位是谁？我都不认得。众人问：“上蔡县一个雨雪豹苏永禄，你可认得？”苏魁说：“那是我叔父。”

石铸说：“这可不是外人，刚才我们拿的那个飞云，你父亲就死在他手。”苏魁一听就是一愣说：“你们众位贵姓贵名？”

石铸给他引见，通了名姓。石铸说：“这得呈报当官，把他的家眷抄拿了去，贼人他必来，那时就好办了。”马玉龙说：“使不得，你我往后还要升官呢，做事不可这样狠毒。大丈夫不行断绝之事，大概贼人不久也拿得住。我还跟你说，石大哥，我在大人跟前告了假，回归龙山散众，三五天回来。你等回周家集，不可耽延，赶紧奔潼关保护大人要紧。”石铸说：“也好，既然如此，苏小山，你跟我到公馆找你叔父去吧。”苏魁说：“也好，我跟众位前去。”石铸带着众人够奔周家集，马玉龙告别分手。

石铸等回到周家集，天光已亮，周玉祥早已起来，见了众

人说：“昨日晚上，众人受惊，可曾将众贼拿住？”石铸说：“我们大家白去了一趟，并未将贼人拿住。追至吴家堡，见到一位友侄，我们这时就要够奔公馆了。”周玉祥说：“我送众位上公馆吧，我家中也无事。”石铸说：“甚好，既是老英雄愿往，我等求之不得。大家都吃了早饭，各备上坐骑，又给苏魁备上一匹马，顺着大路够奔潼关。到了潼关，一探问大人公馆现在城内。众人来到公馆门首，下了马，听差人把马接过去，石铸说：“你们进去回禀，我们是大人的差官，回来给大人请安。”听差进去。工夫不大，刘芳苏永禄迎出来，众人彼此问候，苏魁过去，给叔父行礼。苏永禄问明来历说：“你来了好，你父亲在灵宝县被贼人杀了。回头我带你去见见大人。”众人这才进了公馆，给大人行礼。碧眼金蝉石铸把玉圣庵寻找胜玉环之事细细回禀了一遍。大人说：“我已知道徐胜，升授了宁夏镇总兵，来拜我，我留他跟我一同起身，他在对门打了公馆。”苏永禄带着苏魁上来，给大人磕头，说：“这是我哥哥之子，名唤苏魁，年十八岁。”大人一看，生得虎背熊腰。大人问他：“在家做什么事？”苏魁说：“在家中练习拳棒，操演十八样的兵刃，飞檐走壁的武艺。”大人说：“你父亲跟我当差多年，被贼杀死，甚为可惜。我必要专折奏明圣上，声明你父亲的功劳，保举你做官，暂为赏你二百两银子，你搬灵柩回籍，然后同本部院查办西下。”苏魁给大人磕头说：“多蒙大人恩施格外，我爸爸在九泉也感念大人之恩。”苏魁这才下来。

石铸见了胜奎说：“给你两亲家引见引见，这位姓周名玉祥，人称老黄莺，这就是银头皓叟胜奎。”石铸就把给胜官保定亲事向胜奎细说了一遍。两个人彼此见礼，谈了些个家务，二人甚投脾气。大人原打算住个四五天，等马玉龙来，一同走。次日，大人说：“身体不爽，今天不走。”

苏永禄把苏魁送走之后，在公馆隔壁酒铺喝酒。对面桌上，坐着一人，穿着洋绉大衫，很阔，凑过来跟苏永禄说话，问苏永禄：“在大人公馆当什么差？”苏永禄说：“我是凑派的委员，是守备，乃大人公馆第一红人，名叫苏永禄。”就问他说：“阁下，你是贵姓？”这人说：“我姓赵，名文亮，我是这潼关华阴县人，离关十里，赵家庄，你一出关打听，有个赵百万，就是我们。”苏永禄说：“久仰久仰，你来这里闲逛还是访友来了？”赵文亮说：“要跟钦差大人打官司，我求苏老爷给我说个人情，行不行？”苏永禄说：“行，我跟钦差大人说一不二，可有一节，你要把实话告诉我，若有半句虚言，我可不管。”赵文亮说：“原本我有一个哥哥叫赵文明，我们哥俩是同山隔海，他是我先母所生，跟我父亲贩卖红货，久走江南。我父亲在日，把我们的家业平分。这时他做买卖将本折了，他又找我分家，他说：“家没分过，在华阴县把我告下了官司，我们打了一年多，老爷也没断出个是什么说儿。听说钦差大人从此路过，我想华阴县也断不出输赢，他是监生，我也是监生。你要能托情，只要把我哥哥传来，打他一顿，说他捏辞妄告，谋夺家产，我也不用说树上开花，我送你一万银子，先兑给你一家钱铺。”苏永禄说：“行，只要把你哥哥当堂打他一顿，你花一万两银子，这个事我办得了。你说的可都是实话？若有虚言，我可不管。”赵文亮说：“实告诉你说吧，这分家产，我打算不分给他。他这几年买卖所剩的钱，分文未交在家中，他来家还要与我分家，我要分个一文钱，都算我输了。”苏永禄说：“你兄长现在在哪里呢？传他上那里去？”赵文亮说：“我兄长，他在这永成银号那里住着，也是我家开的，我告诉铺中人，不叫他在这里住。号里人也都不肯得罪他。”苏永禄立刻派听差的人先传赵文明，来至公馆内院。苏永禄一看，这个人

五官忠厚，晶貌和平。苏二爷单把文明叫进屋内，一一细问。赵文明说：“老爷不必细问，我二人是一父二母。他这次又在这里告我。这份家业是我父亲创立成的。他先在家管家务，今年我来家同他算帐，他口出胡言，反说我讹他。在华阴县里，我们打了一年官司，并未分出谁胜谁败。今天他又来这里告我。我跟他见见钦差大人。”“也好。”苏永禄先把赵文亮带到大人的面前。此时，天已初鼓。大人问：“什么人。”苏二爷说：“回禀大人，赵文亮托我人情，我给你托了。”吓得赵文亮一语不发。大人吩咐把赵文明带上来，他二人跟在大人跟前。彭公问明情节，把赵文亮申饬了一顿，叫他与兄长平分家产，不准再打官司。交派本处地方官押着，二人分家。他二人下去，大人安歇。

一夜无话，次日大人一睁眼，见面前插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还有一张字帖，大人起来，叫来人。彭兴等进去，把刀起下来，把字帖还与大人。大人打开，仔细一瞧，写的是：

江湖河海属我能，豪杰做事鬼神惊。
被人所托来行刺，应为飞云与清风。
清官断案真堪敬，盗去马褂大花翎。
若问英雄名和姓，绰号人称镇江龙。

张写的是：

清官做事甚堪夸，羡慕忠良不忍杀。
清风飞云苦哀告，怕有差官把他拿。
暂盗马褂花翎去，留下字帖刀下插。
清水滩内有名姓，圣手龙女马玉花。

大人看罢，叫众差官看了一遍，放在一旁。派兴儿到屋中箱子一看，果然黄马褂花翎失去。兴儿说：“回禀大人，箱子内黄马褂花翎不见。”大人向众差官一说，众人给大人请安，求大人恩典：“卑职等无能，被贼人偷去大人的物件，求大人赏三天限。”大人说：“就是，我给你等三天限，赶紧给我办。”众人齐声答应。周玉祥拿个字帖一看，说：“你们众位老爷们，知道这贼人住处吗？”众人说：“我等不知。老英雄要知道，何妨指示一条明路。”周玉祥说：“众位请坐。我好细细对你等说。由此去离潼关一百四十里，有一座清水滩，这一片水，有一百五六十里，这水由卧龙湖流出来的。当中靠着正北有一座大山，外头有一座竹城水寨，都是天生长的竹子。北面西面是山，东南两面是竹城。两面有十六里地，非会水不能到。竹城下，就是会水，可也进去不得。竹城下有拦江绝获网，两旁有刀轮，会水的到那里也进不去。里面为首的这位寨主姓马，叫水龙神马玉山，手使一对分水双绝拐，有万夫不挡之勇。他跟前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人称马家五龙。长子叫镇江龙马德，二子叫闹海龙马显，三子叫独角龙马铠，四子叫翻江龙马海，五子叫探海龙马江。个个水面能为出众。他大女儿叫母夜叉马金花，二女儿叫圣手龙女马玉花。手下竹城有两座水师营，带兵两个都督，一个叫三眼鳖于通，一个叫闹海金甲王宠。他这清水滩山内，往北出产的果木东西不少。他种地不纳粮，不属大清国所管。他就是逍遥自在的太平王，无人敢惹。方才留下这两张字帖，明明是他儿子女儿的名姓。”

石铸说：“既是老英雄知道，大概道路也熟，何妨带我等去瞧瞧探探？”周玉祥说：“甚好，你们哪位跟我去？收拾收拾，俺们这就走。”石铸、胜官保、武杰、纪逢春、孔寿、赵勇、李环、李珮八个人同着老英雄周玉祥起身，在大人跟前回禀明

白。头一天住在半路，第二天一早由店中起身，周玉祥说：“到于家庄再吃饭，相离清水滩八里地，那里一条买卖街，有鱼市，倒很热闹。”众人说：“很好。”大众来到于家庄，一瞧是东西大街，东村口路北，有一家茶馆，卖家常便饭，二等铺。众人进了这茶馆，倒了茶，纪逢春是坐不住。石铸说：“俺们要点什么吃？回头再绕弯瞧瞧清水滩的地势，再想主意。”说罢，要了些酒饭，纪逢春又不喝酒，吃得快。吃完了，他就出来一瞧，西边鱼市很热闹，街南街北尽是卖鱼的。一瞧北边这个卖鱼的，是个油葫芦大秃子，粗眉毛，大眼睛，高颧骨，裂腮额，身穿紫花布裤褂，赤足大拖鞋，手提一根西洋秤，也买也卖。纪逢春一瞧，这秤是灌水银的，往里要总共二十两，往外卖只够十二两。纪逢春虽傻，在他家中，神手大将纪有德专讲究西洋法子，八宝转心螺蛳，各样削器埋伏，无一不懂。纪逢春过去说：“秃掌柜的，你这根秤够十几两？”这个秃子姓于，叫于亮，乃是清水滩三眼鳖于通的兄弟，这于家庄鱼市的经纪，素常指着这根秤讹人。今天听纪逢春一问，秃子把眼一翻，说：“天下秤都十六两，何必多问呢？”纪逢春说：“你这秤瞒心昧己，叫他多就多，叫他少就少，你要不信，我给你劈开瞧瞧。”于亮说：“你趁早走开，大清早，跑这来搅。这个雷公崽子长得就不得人心，说话更讨人嫌。”纪逢春拿起这秤来，咯咤一声，掰为两段，里头是空的，灌着好些水银。他卖给人家时，把水银倒在秤头上，买人家的东西时，把秤一调过来，水银就流到秤尖上去。秃子于亮见纪逢春把秤掰了，他这秤也十几两银子置的，一个雷公崽子无故找我晦气，照纪逢春脸上就是一个嘴巴，打得脸上冒火。纪逢春真急了，拿起秤砣，照秃子脑袋就是一下，就听扑咤一声，秃子栽倒，一登腿，当时背气。这些个卖鱼的全恼了，说：“把俺们于亮给打死。

”全都抄扁担过来，要打纪逢春，他一瞧，不好，伸手掏短把轧油锤，就听西边说：“闪开闪开，于大爷来了。”纪逢春一瞧，这人马蜂腰，窄背膊，身高七尺，浓眉阔目，高颧骨，大耳朝怀，身穿蓝绸短汗衫，青绉绸的中衣，足下抓地虎靴子，手提一把单刀，来者正是于通。听说兄弟被人打死，由家中提刀赶来，一见纪逢春掏出锤，要跟众卖鱼的动手，他赶过来，照纪逢春就是一刀，纪逢春用短把锤相迎，两个人走了三五个照面，这街上就乱了。

石铸等人在茶馆吃饭，就听有人说：“来了个外乡人，雷公一样，一秤陀就把于亮打死。三眼鳖于通拿刀来拿那小子，要拿住，弄到清水滩去，准得杀了。”石铸说：“了不得了，傻小子惹了乱，俺们快瞧瞧去罢。”众人付了饭账，出来一直往西，见纪逢春累得浑身是汗，口中带喘，看看不行，石铸拉杆棒跳过去，说：“纪老爷，闪开，交给我来拿他。”于通一瞧，这人身高七尺，青洋绉裤褂，薄底快靴，手中拉着杆棒，绿眼珠，一脸的蛤蟆蛄朵，来到这里通了名姓，说：“你们这里真不说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们伙计打死人，这里有地面官，人该打官司，到衙门自有道理。你是要打架来，咱们二人打罢，我乃碧眼金蝉石铸，你叫什么？”于通也道了名姓，抡刀就剁。石铸知道他是清水滩的余党，一顺杆棒，把于通扔了一个筋斗，只见那边于亮也苏醒过来，有人把他送去家中。于通连被摔了两个筋斗，自知不能赢了，拉着刀往前就跑，石铸众人追赶，他一直奔清水滩那片水去了。石铸也未深追，来至街上，把纪逢春叫至他等吃酒的那个所在，说了他几句。周玉祥说：“咱们走吧，这里耳目众多，与你我无益，咱们到邓家店那里也好说话。”这才立刻跟周玉祥出了饭店。就在村口以内，路南是一个大店，进了店，伙计们都认识老镖头，他常

来这里上鱼市。石铸问道：“这店共有几间？不准再租别人，该多少钱，我们给你多少钱，这座店算是我们包赁厂。”店中伙计答应：“就是。”把店门一关，纪逢春在屋中，一时也坐不住，自己在院中来来往往走，只听店外有人叫口，直叫“开门、开门！”店中众人知道外头没人，都凑在南院厨房，大家喝起酒来，故此人家叫门，他们听不见。

纪逢春好诙谐，到了大门以内，他说：“刷了杓不奏了。”说完了话，自己慢慢进了屋中，往炕上一歪，挺在那里假睡。外面叫门的那个人一听纪逢春说的话不对，他就恼了。说：“好，你敢跟大太爷说这话，今天我放火烧房。”喀嚓一声把门踢开，把店中之人也都骂出来了。纪逢春说：“大爷别生气，这是为什么？哪位惹着你了？”外面进来那两个人，头前那位姓王名叫德泰，绰号人称金眼虾蟆，久在大江使船，以打鱼为生。他有两只鱼船，在清水滩打鱼，别的船不准在清水滩捕鱼，就只他两只船打鱼。只因昨日有清水滩的两只大巡船，有少寨主触角龙马铠，带着十几个水兵，把王德泰的鱼船给抢了去，打几个水手，王德泰也受了伤。他一气就到小江口毛家庄，找他师父分水兽毛如虎，要到清水滩刺杀独角龙马铠，给他报仇。走在这于家庄，天色已晚，爷两个要住店，这店掌柜的姓邓，跟王德泰又有交情，今天一叫店门，听里面说：“刷了勺不奏了。”王德泰一听，就恼了：“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这才把门踢开。王德泰问：“谁说来着？给我这个人。”掌柜的说：“大人，你听错了。伙计们不敢说，要说这话，那是什么买卖规矩？”王德泰说：“没听错，是说来着。”掌柜的说：“这么办，我把伙计都叫来，要是准，我立即就散了。”他这才把伙计们都叫来一站，王德泰、毛如虎说：“不是，我听得出口音来。”掌柜的说：“今天对不起你二人，我这店今天有住店

的包了，不许租外人。也许是住店的人说的玩笑话呢。”王德泰说：“这个说话的嗓音个别。”跑堂的说：“不错，有这么个人。他们住店的人中，有个雷公样的，说话嗓子个别。”毛如虎说：“他们在哪里住？”伙计说：“在北上房。”毛如虎、王德泰师徒二人来到北上房以外，说：“刚才那个小辈隔着门敢骂大太爷，出来见见我，别装龙，不是朋友。”石铸一听，外头有人骂，回头一瞧，纪逢春躺在床上，低着头，一声也不言语。石铸说：“许是你惹的人家，到这躲着。”纪逢春说：“我多时惹事来着？”外头一听口音，说：“不错，就是这个，你滚出来，要不出来，别等我们进去揪你去。你敢辱骂大太爷？”石铸等一听，不能不保庇他，说：“傻小子，你惹了人家，叫人家骂你，可不出去，算怎么个英雄？”众人各位拉兵刃蹿出来，刚要动手。石铸一瞧，说：“别动手，这可不是外人。毛二哥，你好呀！”毛如虎一瞧，是碧眼金蝉石铸，说：“哟，石贤弟，久违得很，现在由哪里来？你这向可好？”石铸说：“我此时改了行了，我保了钦差彭大人。”毛如虎说：“好。”石铸把二位让进屋中，给大众引见，各通名姓，毛如虎说：“兄弟，你既保了彭大人，带着的众位，必都是你们同事的老爷们，来此何干？”石铸说：“只因大人到了潼关，夜晚闹贼，失去黄马褂大花翎，临走寄帖留刀。这位老英雄周玉祥知道，是清水滩的贼人，勾串飞云清风、焦家二鬼，我们打算哨探哨探。听说清水滩有竹城水寨，很不容易进去。”毛如虎说：“我也是清水滩人，因为我徒弟王德泰在清水滩打鱼，昨天，触角龙马铠把鱼给抢了去，把人也给打了。素常，我跟马家哥们到有交情，这不是欺辱我们爷们？既是俺们今天遇见，晚上，俺们一同去，使个调虎计，可以进去。”石铸说：“毛二哥，这调虎离山计怎么个用法？”毛如虎说：“他水寨竹间底下有

拦江绝获网，两旁有刀轮，俺们在外头一骂，他们人出来，放出船来，必撤去削器，俺们趁势进去，得便将独角龙马铠杀了，你找你们的黄马褂大花翎。”石铸说：“甚好。今天你我到那里就用这计甚好。”这才给毛如虎、王德泰要了酒饭。吃完了晚饭，石铸将水衣包好。三个人一同出于邓家店。一直往西来，到清水滩的河边，石铸一看，只一片水，一眼望不到边，往南直通大江，往西北直通卧龙湖。正北黑漫漫一片竹城。夜晚上面掌着灯光。三个人看罢，打开包裹，带上分水鱼皮帽，日月莲子箍，水师衣靠。石铸挎上截爪镰，毛如虎带上三截钩连锁，王德泰带上钩连刀。三个人将白天穿的衣服用油绸子包好，围在腰内，往北走了不远，有王德泰两只渔船，在那里等着，上有十六个伙计，一见主人回来了，都过来参见。王德泰说：“我这口气不出不行，我把师父找来了，这是我师父的朋友碧眼金蝉石铸。”众人过来见礼，三个人上了船，王德泰说：“师父，石大爷，你们二位喝酒吧。天才起更，稍等片刻再去不迟。巡查竹城的是三眼鳖于通，闹海金甲王宠，里巡查水师连营，必是镇江龙马德，都是水旱两路精通，俺们可要留神。”毛如虎说：“不要紧，这清水滩头十年我进去过，玩耍了一两天，跟水龙神马玉山有一面之识，今天俺们进去，能将马褂花翎盗回，将马铠杀死，仇算报了。”石铸说：“好，就此前去。”三个人跳下水去，来到竹城，近前一瞧，此处水有三十余丈深，这竹子是半天然半人工，用铁条穿起来，日久竹子跟铁长在一处，如同铁壁铜墙，这竹门宽有两丈四尺，高有四丈八尺，上面有跳板，有巡更人在上面，晚上有号灯，白天有两杆旗，竹门下刀轮，水催得乱转。会水的要由竹门下，一旦钻进去，撞在刀轮上，就得死，撞在当中绝获网上，铃铛一响，慢说是人，连鱼也跑不了。石铸说：“毛二哥，你我骂呀。”说罢，

冲着竹门喊嚷，说：“呔，对面清水滩的小辈听真：我等特来捉拿你这些无知小子。”里边巡察水寨竹门的闹海金甲王宠正与马德、于通三人在大船之上谈闲话，问于通：“白天在于家庄与何人打架？”于通说：“有我兄弟于亮与一个姓纪的打起来，后来他们又来了一伙人，有一个使杆棒的，叫碧眼金蝉石铸，用杆棒把我扔了几个筋斗，我才跑回来。”马德说：“了不得，这是钦差彭大人的办差官，准为马褂花翎之事来的，这两天俺们还得小心防范。”王宠就问少寨主：“飞云、清风二人来到这里，你同二姑娘到公馆去刺杀钦差没刺成，又回来，是怎么一段情节？我正要打听。”马德说：“王大哥，你听我告诉你，只因飞云清风跟我三弟马铠是盟兄弟，又是俺们绿林的朋友，来到这里，说被彭大人赶得无处可投。他说彭大人跟绿林人为仇，因此，老寨主派我到公馆把彭大人的人头取回来，给飞云、清风消消气，老寨主是好胜的脾气，二姑娘一定要跟我去。我二人到了彭大人公馆，见大人正审问赵明兄弟争产之案，看这大人是为国为民的清官，故此，我二人没杀他，盗了花翎马褂，寄帖留刀，留下名姓。我料想，彭大人手下差官必要前来，老寨主有吩咐，叫俺们前寨留神，如有动作，赶紧往里打信。如不来便罢，来下一个拿一个，来两个拿一双，他等休想逃回。”正说着，就听竹城外大骂。马德一听，说：“反了，哪里来的小辈，敢来找死？”吩咐撤去竹门削器，鸣锣聚众，调队出来，捉拿众办差官。要知后事如何，已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七回

三英杰扬威水寨 纪逢春锤打猛虎

话说分水兽毛如虎同石铸王德泰正在外面大骂，只听寨门之内，一阵铜锣之声，竹城门大开，出来有十只大战船，船上灯笼火把齐明。镇江龙马德于使三股托天叉，站在船头之上。石铸三人由水内沉身进去，直到那竹门之内。石铸暗中留神，一看，只见那竹门两旁各摆着刀轮。马德等船到了外头，一瞧，连一个人也没有。”王宠说：“了不得了，俺们中了贼人的调虎离山计了，俺们一开竹门，他们由水里进去了。”马德说：“既然如此，就把竹城关上，休想教他出去，我还有个主意：俺们把他骂出来，拿活的，赶紧给山寨里送信，就说竹门进来奸细，叫他们各处留神。”说着话，船只拨回头来，把寨门关好，安上刀轮，挂上绝获网，马德等站在船头，大骂：“无名小辈，把寨主爷眶出去，你们进来了，你以为寨主爷我不知道呢！你是英雄，上来与寨主爷斗上几个回合；怕死贪生，把你等拿住，也是剥皮摘心。谅你这些小辈也不敢出来。”

石铸等听见上面连喽兵直骂，石铸是外向人，最恨人骂，性不由己，气往上撞，由水内一挺身，露出身体，说：“对面小辈，休要破口伤人，大太爷姓石名铸，绰号人称碧眼金蝉，

奉大人堂谕，特来拿捉你等这些贼党。”分水兽毛如虎、王德泰也就答言。就见三眼鳖于通拿着三尖钩连枪跳在水内，扑奔石铸，分心就刺，石铸闪身，二人杀在一处。马德跑下来就奔毛如虎，二人动手，闹海金甲王宠扑奔王德泰动手，六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杀了个难解难分。石铸偷眼一看，王德泰眼看不行，王德泰能为武艺虽好，怎奈不是王宠的对手。王宠受过高人传授，久在水面操演，见王德泰枪法迟慢，他一变着数，将王德泰一枪刺死。毛如虎一瞧就急了。师徒连心，他徒弟仇没报了，叫人倒给刺死，老英雄是要一死相拼。

王宠把王德泰刺死，一摆兵刃，帮着马德战毛如虎。上面一掌号，下来二百名助战，个个水性精通，枪法纯熟。又有几个照面，毛如虎腿上受了一枪，想要分水逃走，被马德、王宠生擒活捉。石铸一瞧，事情不好，抛了于通，自己分水逃走，倚仗水性真快，三两个转身，于通看不见了，这才复又回头，同马德、王宠出了水，把毛如虎捆好。马德一瞧认识，说：“毛如虎，你好大胆子，你徒弟在这打鱼，你素常跟我们有来往，今天你带着奸细来搅我们，你带来多少奸细？说实话。”毛如虎把眼一瞪，说：“我徒弟已死，我既被你们拿住，快给我一死。你要戏耍我，我可要骂了。”马德说：“我这里也不发落你，来呀。”四个人一搭，够奔大寨，交老寨主发落。于通说：“告诉里头各处留神，走了个碧眼金蝉石铸。”马德派了五百喽兵，掌起灯笼火把，亮了油松，下令说：“他出不去竹城水寨，你等四路巡查，如要拿住，赏银二百余两。不管在哪见着，鸣锣聚众，大家一齐去拿。俺们这竹城水寨如同铁壁铜墙，好似天罗地网，谅他插翅难逃。”众喽兵答应，四散巡查石铸。书中交待，石铸逃在无人之处，自己一想：这清水滩势派甚大，

有两座水师营，都是明分八卦，暗合五行，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晚上是灯笼，白天是旗子。南方丙丁火是红灯笼，北方壬癸水是白灯笼，是黑纸圈，东方甲乙木是蓝号灯，西方庚辛金是白灯笼，中央戊己土，是黄灯笼，四面船只荡漾，齐声呐喊：“拿奸细！”石铸一想，这事情不好，有心进大寨探听，道路又不熟，又怕有削器埋伏，不敢身临险地，莫如混出竹城水寨再作道理，不然，天光一亮，我也得被获遭擒。虽然我猛勇，一根铁能打多少钉。即使不被获遭擒，也给大人办不了事，空尽愚忠。莫如我能出去，到店中见了周玉祥，大家商量妙计再破竹城水寨。想罢，就见那边船往临近来，众喽兵喊：“拿呀，这个奸细不出去呀，竹门下上刀轮绝获网，他一去就得拿住，你们四下搜寻。”那石铸一沉身，由水下慢慢奔竹门。来至切近一瞧，两边刀轮直转，每轮上有六十四把钻鱼头刀，其锋利无比，碰上准得死。自己知道这个利害。石铸愣了半天，无法出去，非从此走，没有岔路，不出去是不成。多么精明能干之人，心中着急，束手无策，自己猛然急中生巧，计上心头：我得拿住一个贼兵，先把 he 弄死，把他搁在这网里，铃铛一叫向，他们当是拿住我了，一把死尸拉上去，我就出去了。想罢，一回身，冒上水来，往正东一瞧，来了一只兵船，上有七八个人，为首一人，手中拿着花枪，石铸沿船过去，由后头一搬船尾，掌舵的觉着船一动，回头一看，石铸就到了，来了个黄莺招箭，把那人揪下水去。那些人就说：“奸细在这里，快鸣锣聚众。”呛啷，绳一响，各路的船都奔这一处来。石铸在水内用截爪镰，把喽兵刺死，拉着他够奔竹门。两手把死尸扔在网内，上面铃铛哗楞一响，上面看守拦江绝获网的是三眼鳖于通，带着二百喽兵，听走线铃铛一响，知道是拿住人了，吩咐往上拉网。两旁水鬼喽兵把网拉上来说：“不错，拿住一个。”此

时，马德、王宠也都过来。大家掌起灯光一瞧，就都愣了，不是外人，乃是喽兵小头目葛云。马德说：“了不得了，石铸这个主意真高，再要圈住人，俺们派水兵下水看看吧，他这一走，明天还得留神，必有人来。”

石铸钻出竹城，一长身冒出水来，看看出了城，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来了三个人，剩下我一个，幸亏我石铸精明强干，逃出来，不然，也死在贼人手中。我还得给他们渔船上送个信，叫他们知道。”想罢，自己往前浮，来到渔船之上，众伙计说：“大爷，你回来了。”石铸说：“回来可是回来了，我给你们送个凶信，把你们管船的王德泰被打死了，他师父分水兽毛如虎是被人家给拿住了，还不定死活。”这几人说：“既然是，求石大爷给我们管船的报报仇吧，我们也不成，你要用我们这两只船的时候，只管言语。”石铸说：“你们把船靠在东岸僻静地方，三五天我们必有人来。你们这船上，谁是头目？”那人说：“小人我叫王顺，我是这船的小头目。”石铸说：“就是吧，我再来找你。”坐着船到了东岸，石铸跳下船，一直够奔邓家店。天光一亮，石铸脱了水衣，换上便衣，周玉祥就问石大爷：“昨天探青水滩怎么样？”石铸说：“好险，去了三个，死了一个，拿住一个，我还算好，逃出活命。”周玉祥说：“我就知道是险，黄马褂大花翎也不知道是在里头没有，也没探明白。”石铸说：“字帖有名字，那必是。就是往回盗不容易，虽然我会水，来去不容易，老兄台还有什么高明主意没有？”周玉祥愣了多时，说：“我想起一个人，是我一个拜侄，为人精明强干，也是绿林的英雄，现在离此八里地，地名叫冯家庄，姓冯名冯元志，外号人称小丙灵。此人一口单刀能打十二支连珠川梭镖，能为艺业出众，本领高强，跟清水滩镇江龙马德是金兰之好，俺们去把他请出来，到清水滩打听毛如虎生死。

”石铸说：“也好，事不宜迟，算还店账，俺们这就够奔冯家庄。”周王祥带着众人，八里地展眼就到。这冯家庄是个乡镇地方，买卖铺户、客店都有。西头路北大门门前有四棵龙爪槐，周玉祥上前叫门，出来一个老家人，认得周玉祥。说：“周老爷子从哪里来？”周玉祥说：“我来请你家主人，有个巧机会，叫他弃暗投明。”老家人往里相让，进了二道屏门，这院是二合门。让到上房，众人落座。老管家出去不多时，冯元志进来，见过周玉祥，然后引见众人，彼此行礼。周玉祥说：“我来非为别故，只因彭大人在潼关失去黄马褂大花翎，我同众位差官特来请你探访清水滩虚实，从此可以弃暗投明，未知贤侄意下如何？”冯元志说：“甚好。”就听外面进来一人喊嚷道：“冯元志，你今天弃暗投明，把哥哥忘了。”众人一看，进来这人，年有二十多岁，淡黄脸膛，细眉毛，大眼睛，身穿蓝绸大褂，足下青缎子抓地虎靴子，面皮微黄，一张长脸，高鼻梁，薄片嘴。冯元志说：“大哥，别着急，我给你引见引见。”周玉祥说：“贤侄，此公是谁？”冯元志说：“这乃是我拜兄，姓赵，叫赵友义，外号人称小火祖，跟我同在绿林，乃知己之交，金兰之好。我二人患难相扶，荣辱共之。”给众人见了礼，周玉祥说：“好，大人此时正在用人之际，大丈夫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从此弃暗投明，比绿林胜强百倍。”赵友义说：“好，既蒙众位提拔，不知用我二人做何使用？”周玉祥说：“大人丢了黄马褂大花翎。昨日，石铸同分水兽毛如虎、王德泰上清水滩去瞧探。王德泰已死，毛如虎被擒。我想：冯元志你跟清水滩素常有来往，可以打探去。”冯元志说：“我去倒成，可有一件事，即便就是我打听明白，这座清水滩我也破不了，非有会水的不成。你们哪位会水？”石铸说：“就是我会水，这么些人，没有会水的。”冯元志说：“我家有些好茶叶，

我明天以送茶叶为名，可以瞧探机密事，可有一件，非请能人破不了。”石铸说：“你先去吧，我先听你的回信。”

冯元志次日把茶叶用包打好，雇人挑到清水滩河口。冯元志雇了一只渔船，把茶叶搁在船上，一直来到竹门以外，叫船上叫门。里面问：“什么人？”冯元志说：“是我，我是冯家庄的，叫冯元志，跟你这少寨主马德知己之交，特来给老寨主送礼，烦劳你等进去回禀。”里边喽兵听明，赶紧回禀水师营镇江龙马德。马德正同于通王宠三个人喝茶谈话，见喽兵前来回禀，说：“有冯家庄冯元志前来拜访。”寨主爷马德一听，说：“原来我拜弟冯元志来了，我二人有两个月不见，我甚盼想，既待如是，预备船，我亲身出去迎接。”于通、王宠也跟随在后。三只船，喽兵摆队，把竹门大开，把冯元志让过这边来，把茶叶箱子搭在这边大船上。冯元志掏出一块银子给了渔船。同马德进了竹城，来到水师营大战船，冯元志给马德行完礼，见过于通、王宠，彼此落座。马德说：“贤弟许久未来，一向可好？”冯元志说：“现有南边来了一位朋友，送我的茶叶。我想一来看望兄长，二来把茶叶孝敬老爷子喝。”马德说：“多蒙贤弟费心。”吩咐喽兵摆酒。先把茶叶叫人送进大寨，他们四个人推杯换盏喝酒。冯元志话里套话，说：“小弟风闻一件事要领教兄长，现在有钦差大人手下的办差官在各乡村查访，说丢了黄马褂大花翎，落在清水滩。小弟不知虚实，既跟兄台芝兰之好，焉有不挂心之理？”“马德兄弟，你来了，我不得不告诉你，只因前些日子来了几个绿林朋友，飞云、清风、焦家二鬼。飞云跟我三弟马铠是拜兄弟，投奔这清水滩来。他们说钦差彭大人把他们追得无路可躲闪，见绿林人就杀，跟合字作对，老寨主一听这话，有点气不平，叫我去把彭大人杀了，给绿林中除害。这么着，我二妹妹也要去。晚上，我们哥俩到

了公馆，正赶上彭大人问案，我们一瞧，这位彭大人是位清官，我不忍杀他，将他黄马褂大花翎盗下来，寄帖留刀。昨天晚上有毛如虎勾串来了三个人，王德泰死了，将毛如虎拿住，现在在水牢。跑了一个碧眼金蝉石铸。”冯元志说：“这就是了，可有一件，俺们这清水滩虽种地，不纳粮，也不犯法。为别人得罪彭大人，这件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马德说：“这是老寨主的主意，愚兄也不能自专。”冯元志说：“这就是了。”又喝了几杯酒，冯元志酒够八成，说：“大哥，我可不喝了。”酒够十分，马德说：“我也不留你在船上安歇，晚上我们巡更守夜，不能安神，把你送上山寨去吧，就手见见老爷子，飞云、清风都在里头，多给你引见几个朋友。你在里头客厅睡去吧。”派了两个喽兵，掌上灯笼，把冯元志送上山寨。冯元志这才告辞，够奔山坡。月色朦胧天有初更，四面巡更船只飘荡号灯，后面一个丑姑娘，身高够八尺，面皮微黑，黑中透黄。身穿蓝绸短汗衫，大红洋皱的中衣，两只金莲，够一尺长，穿大红缎鞋，满帮花，一脸粥稠麻子，黄眉毛，三角眼，断梁鼻子，火盆口，一嘴黄板牙，一脑袋黄头发，手拿混铁棍，重够八十斤。这是马金花今天奉老寨主之命，巡查前后山寨，怕有奸细，私行出入。又知道这天彭大人必派人来瞧探清水滩。这丫头倒有万将难敌之勇，她就是一样不好，其性最淫。连马玉山也管不了她。她瞧见哪个喽兵长得好，她就拉在她屋里，就得从她，这云雨之事，若不依她，她就一棍打死。今天正往下走，看见两个喽兵带着冯元志上山。本来冯元志长得俊秀，今天又喝了两杯酒，白生生的脸膛，透出粉嫩嫩的颜色，齿白唇红，俊晶人物，马金花一瞧，问喽兵：“你们由哪里来，这个人上哪里去，老寨主派我巡查奸细。”喽兵说：“姑娘，你不认识，这是冯家庄冯大爷，跟大少寨主是金兰之好，在水师营

喝完酒，送进山寨去，见见老寨主，到客厅安歇，派我二人服侍。”马金花说：“哟，原来是冯大兄弟，跟我走吧。”告诉两个喽兵：“你们回去吧，老寨主同人喝酒呢。冯大兄弟刚喝了酒，回头再喝，灌醉了，叫他到我那屋里睡去吧。”冯元志一听，就一愣，本是正人君子，自己一忖度，这不象话，男女授受不亲，这叫马大哥知道算怎么回事，连忙说：“姊姊，我得先进去见见老寨主，你请查山吧，明天我再去请安。”马金花说：“不成，依不得你。”不由分说，过去把冯元志手拉着就走。冯元志反不好翻脸动手。

马金花拉着他走了不远，有一座花园，在大寨外半山腰中，是她作乐地方，有几座亭台，北边有竹花幃三间。北间里面，灯光闪闪，有服侍她的两个丫头，一个叫仙人掌，一个叫霸王鞭。是她巡山作乐的所在。把冯元志拉在屋中，有条案八仙，两边有两把椅子，把冯元志推在东边椅子落座。马金花坐在西边椅子上。桌上有一盏灯，叫仙人掌。倒过茶来，冯元志说：“姊姊拉了我来，有什么事呢？”马金花说：“你跟我哥哥拜兄弟，我没见你来过。”冯元志说：“我常来。”马金花问：“你家中有什么人？”冯元志说：“我家中就有母亲。”“你可娶过亲吗？”冯元志说：“没有。”又问：“你多大年岁？”冯元志说：“我二十。”金花说：“俺两人同岁，我瞧你这人倒很好，也是前世的姻缘。我还没婆家，今天是好日子，俺俩就成就夫妻。我这模样也不丑。”冯元志一听，说：“那可不成，今天我是来看望马大哥。再者，婚姻大事，由父母作主，也没有自己这么说的。趁早我还得走。”马金花说：“你走，可不成。你不答应，你也走不了。”冯元志说：“我就是应你，你也别急，我回去跟我母亲商议，托个媒人来，也体面。再说，你马家，我冯家，也不是无名姓的人家。”马金花说：“俺们

今天成了亲，明天再对父母说也不晚。”冯元志说：“你所说的不象话。”站起来，往外就走。马金花赶上前，把他拉住。就听外面一声喊嚷：“好不要脸的东西！”马德从外面进来。马金花一看，说：“马德，你休要管我的闲事，慢说是你，就是咱们老寨主也管不了我。你趁此躲开。”冯元志说：“大哥来了。你想：这件事也没有这么办的。我回去禀明我母亲，找个媒人，名正言顺也体面。”马德：“算我的媒人，明天俺们就办。今天把他交给我带了去。”马金花说：“哥哥，今天我可交给你了。”马德说：“就是吧。”说着话，把冯元志带出来，送到大寨门，叫喽兵送进去。说：“兄弟我可不能陪你进去，我到外头查山去，三更天换班，我还进来。”告诉喽兵说：“你等带着冯大爷进去，见见老寨主。”喽兵答应，带着冯元志进去，进了三道寨门，来到分赃聚义厅。一瞧，里面灯烛辉煌，两旁边有高脚桌灯，支着四个大气死风灯，挂着无数的纱灯，是九间大厅，一通连。正当中坐着水龙神马玉山，灯光以下，看马玉山是一张紫脸，身高八尺以外，粗眉大环眼，皂白分明。坐在当中那是虎视眈眈，身穿蓝绸长衫，足下薄底靴子，年有六十以外，花白胡须。东边一溜上手是清风道于常业。往下，飞云焦家二鬼、还有小孔雀吴通、小鹞子周治、赖头龟吴元豹七个人。西边是头英山、二英山漏网之贼：大斧将赛咬金，樊城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青毛狮子吴泰山，紧下面是他四个儿子：闹海龙马显、独角龙马铠、翻江龙马海、探海龙马江。在两旁，大小喽兵头目站立伺候，人不少。冯元志进了大厅，躬身行礼，口称：“伯父在上，小侄男冯元志磕头。”水龙神马玉山知道他是马德的盟兄弟，今天送茶叶来，连忙站起身来，说：“贤侄请起，在我一旁看座。”冯元志又见过

马氏弟兄，然后冲大众抱了抱拳。大家彼此谦让。马玉山说：“贤侄，你有二个月未到我这里来，一向可好？在绿林可做买卖吗？”冯元志说：“承伯父问，寨中又添了十数英雄。”马玉山说：“贤侄有所不知，”用手一指飞云说：“这个和尚跟你三哥是结义弟兄，他是真武庙出家，他就是当年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的门徒，只因他得罪了彭大人，被办差官追拿，躲在我这里，他几个人苦苦央求，我叫你大兄，把赃官刺死。”说到这里，飞云直摆手。马玉山说：“飞云不是外人，冯元志常来，如同我亲子侄一般，瞒他做甚？你大哥未将赃官杀死，将马褂花翎盗来，寄帖留刀。昨日晚上来了三个，扎死一个，拿住一个，跑了一个。”冯元志说：“就是了。”飞云说：“老寨主太诚实了，前日盗了马褂花翎，昨天就有奸细，今天他就送礼来，显然是彭大人那里烦他出来，探听清水滩的机密，你把实话都说了，他去一泄机，再到清水滩来，关乎你我性命，老寨主可要慎重。”马玉山一听这话，言之有理，这才说：“冯元志，我看你是绿林的英雄，跟我儿结拜，待你不啻亲，你怎么替彭大人为内应，来探清水滩的机密？这可不对。”这几句话问得冯元志张口结舌，飞云说：“老寨主，对不对？他没说的了。”冯元志本就喝醉了，刚才马金花又一阵胡缠，他一听飞云所说的话，马玉山又一问。他年轻的人，气糊涂了，拨转头来说：“你这厮，打散我们的和气。我冯元志一不在官，二不应役，我跟彭大人有什么牵连。再说，姓马的，你太不懂情理，我好心好意来送礼物，你出言无状，满口胡言。冯大爷我走了。”说着话，站起身，往外就走。飞云说：“别叫他走，他更是奸细了。”马玉山说：“既如是，把他给我拿回来。”

马铠素日就跟冯元志不对的，今天一听马玉山吩咐，拉刀赶过去说：“小辈，休走，敢在这清水滩撒野。”照冯元志就

是一刀。冯元志闪身，拉出刀来，二人杀了七八个照面，被冯元志抖手一镖，打在马铠肩头，马铠往边上一蹿，旁边恼了双麒麟吴铎，说：“好小辈，我给少寨主报仇。”摆刀就砍。冯元志闪身，使了个怪蟒钻窝，分心就刺。贼人幸刀法纯熟，躲开三两个照面，被冯元志一镖打在左腿之上，吴铎跳在圈外。此时，吴铎、唐治古、杨治明、周治、吴通、吴元豹六个人一看：一对一个，不是冯元志的对手。大众凑胆子，各摆兵刃，把冯元志围在当中，冯元志并无半点惧色，手中单刀遮隔架拦，动着手把吴铎一镖打倒，紧连又一镖，把吴通打在肩头之上。清风道于常业一看，小丙灵冯元志甚是勇猛，这才拉出滚珠宝刀，一声喊嚷：“列位英雄闪开，待我亲身跟他比并几合。”冯元志一连胜了七个贼人，见老道手中擎着宝刀上来，就说：“大太爷耳闻有你这么个杂毛老道，你来便怎么样？”清风说：“我要结果你的性命。”冯元志并不答应，摆刀就剁，老道闪身相迎，二人棋逢对手，走了几个照面，冯元志抖手一镖，打在老道肩头，将镖撞回，并没打动，冯元志囊中八支镖，也都完了，知道老道有金钟罩保身，镖未能伤，他自己这才刀分三路，找他上中下金钟罩练不到的地方。

冯元志倚仗连珠镖取胜。镖已用尽，刀不能伤老道，心中又急，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一失神，被老道宝刀将刀削为两段。冯元志往圈外一跳，被老道跟进身，踢倒在地下。龙水神马玉山吩咐：“把他乱刀分尸。”众贼人各拉兵刃，刚要赶过去，由外边跑进一人，说：“且慢，你等刀下留人，不准动手。”众人一愣，这人急跑到眼前，趴在冯元志身上。众人一瞧，不是外人，正是少寨主镇江龙马德。水龙神马玉山一瞧，气往上撞，说：“好马德，你这来趴覆他身上，莫非你不怕死吗？”马德说：“不是，天伦在上，孩儿有下情。我跟他金兰

之好，结弟兄，你老人家也知道。他言语冲撞，你老人家在此动手，孩儿一概不知。我也不敢违父命，求父亲晚杀他一天，尽其交友之道。今天把他交给孩儿。”马玉山说：“就是吧。

”两边人把冯元志捆上，马德带着他够奔他的住宅。西边有座小花园，倚着山涧做出来的水牢，马德说：“兄弟，你在此避避，暂居少时，我想法救你。”在这水牢旁边有三间房，影影灯光，内有木桩，上面捆着毛如虎。冯元志进去迎迓，毛如虎一看认识，说：“冯大兄弟吗？你来了，真好。我这一个人正闷得很，被贼人拿住不死不活，他把我杀了也好，再不然就把我放了。此时闹得我进退两难，你怎么会被获遭擒，怎么一段情节？”小丙灵冯元志把上项之事说了一遍，分水兽毛如虎甚为叹息，说：“贤弟，俺们哥俩到是有缘的，不能同生，倒能同死。一同枉死城中挂号，冤魂帐上勾名。”二人谈话不提，单说马德自己发愣，一想：冯元志是我义弟，我不能不救他。我父亲脾气又不好。想了半天，想起父亲脾气虽然不好，但是惧内，怕我母亲，我到里面商议商议，可以救我这朋友。想罢，扑奔内宅。他母亲金氏尚未睡觉。马德一进去，金氏就问：“马德，你不在外头巡山，来此何干？我听说外头动手，你父亲要杀人，说是你的朋友。因为什么，我正要打听。你进来甚好。”马德说：“我父亲要杀的这个人不是外人，是我拜弟，冯家庄的冯元志，外号人称小丙灵。跟孩儿是知己之交。今天来看望，送我父亲两箱子茶叶。我父亲听信飞云一面之词，硬说人家是奸细，现在被我父亲拿住。前者，孩儿对母亲提过，要把我二妹妹许他。这人品貌出众，文武全才。今天还得请母亲应许这门亲，可以救他。”金氏说：“你把这姓冯之人请来，我瞧瞧。如我中意，我就能救他。你父亲不答应，还有我呢。”马德说：“就是。”转身来到水牢，把冯元志解开，带着来

到后面。老太太在椅子上坐着，一见冯元志品貌俊秀，心中就爱。刚要说话，由外面来了一人，大喊一声，将马德揪住。马德一看，不是外人，是他妹妹马金花。她在外面巡山，听说里头打起来，要把冯元志乱刀分尸，好一个没过门的女婿。她一听就急了，要跟老头子拼命。找到大厅，一打听说没杀，她哥哥带了往后去了。她一听，很欢喜，许是见我母亲，给我提亲去了。她这才到后面，一把把马德揪住。马德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马金花，马德说：“老寨主不是派你去巡山，你来此何干？”马金花说：“我听见说俺们老头子要把冯大兄弟杀了。他要敢杀，我拿棍把他打死。哥哥，你给我说了婚姻的事没有。”马德说：“你先出去。这件事交给我，你也不害羞？也没有对说对讲的，你又招老太太生气。你去吧，我准给你办。”冯元志暗暗生气：我要这么个媳妇，得把我气死。马金花说：“我交给你了。”转身提棍出去。冯元志给金氏行完礼，马德说：“兄弟，我约你出来，是老太太要瞧瞧你，还有一段心腹事。方才你跟老寨主因何变目？”冯元志就把以上之事述说一遍。马德说：“兄弟，此事你也不用瞒我，你我是金兰之好，你倒是特为瞧我来的，还是有什么事呢？”冯元志说：“哥哥，我也不瞒你，宝县有我一个老前辈周玉祥，他认识几位办差官，提说黄马褂落在这清水滩，昨日毛如虎被擒之事，叫我来打听飞云、清风二鬼在这没有。我明人不做暗事，这已往之事，兄长莫若劝老寨主，趁早把花翎马褂送去，我托几位知己的朋友完全此事。不知兄台尊意如何？”马德说：“不行，这件事我作不了主。我有一件事和你商议。”冯元志说：“什么事情？兄长请说，不要吞吞吐吐。”马德说：“兄弟，你也没成家，刚才我跟老太太商议，把我二妹妹给你，俺们两家结为秦晋之好。大概我二妹妹玉花你也见过，跟金花大差天地。”冯元志

时常到这清水滩来，是内宅的堂客，他都见过。要说马玉花，长得够十分人才，水旱两路武艺精通，足智多谋，文武全才。冯元志一听，心中甚是愿意，说：“兄长既是吩咐，小弟敢不从命。”马德说：“好，既然是，过去给老太太磕头。”冯元志拜了岳母，这才说：“兄长救了我。一不做，二不休，把毛如虎也放了吧，他乃是我的好友。”马德说：“可以，回头我把你二人放出去，兄弟你也不必管彭大人的事。他有能人来把黄马褂大花翎盗回去，这座清水滩也不算什么，愚兄是听天由命。明知是不好，子不能违父命。老寨主要听老三一面之词，又叫飞云、清风闹出乱来，我也没办法。兄弟，你在此少待。”

“老太太叫使唤人给倒过茶来，冯元志喝了两碗茶。”

工夫不大，马德带着毛如虎来到后面。此时，天有二鼓之后。马德在头前带路，把二人送至寨外，来到山坡之下，到了水师营。马德要了一只小船，船上有几个亲随的人，都是马德的心腹人。来到竹城以下，顺着梯子上去，城上有跳板，三个人来到上面。马德用白连套锁先把毛如虎系下去，刚要拴冯元志，身后有人一拍马德说：“你好大胆量，胆敢私自放人。”吓了马德一跳，回头一瞧，不是外人，正是马金花巡查竹城水寨来到此处。马德说：“你别嚷，我放的不是外人，是冯元志。”

“马金花说：‘亲事你给我说停当了吗？’”马德说：“停当了，明天媒人就来。”马金花向冯元志说：“你可别忘了。”冯元志说：“当然。”冯元志这才出寨，同着毛如虎二人浮水出了清水滩，一直够奔冯家庄。店中见了石铸众人，就把清水滩之事，如此如彼，说了一遍。石铸说：“冯贤弟，你还得协力相帮。”冯元志说：“只要有用我之处，我万死不辞就是了。”石铸说：“很好，毛二哥，你也别走。一来你得给你徒弟报仇，二则破了清水滩，你要愿意当差，我必尽力保举。”毛如虎说：

“我倒不想当差，我总得给我徒弟报了仇，我才能走，不然，我也对他不起。”石铸说：“俺们一同暂且回公馆吧。”正在这番光景，就见正东尘沙荡荡，土雨翻飞。原来是大人在公馆，早有人探明清水滩的情景，禀报大人，大人着实震怒。本地面官失察，竟有贼人聚党窝贼，盗去黄马褂大花翎，还敢寄帖留刀。大人派本地调三千马步军队，叫徐胜刘芳带领，攻打清水滩，勿许贼匪一人漏网。

徐胜、刘芳点齐军马，带了一月粮草，大队路过冯家庄，下来至清水滩东岸。择吉地安营。徐胜乃将门之后。操军布阵，行营打仗，样样精通。按东西南北中，扎了五座大营，埋下丫槎鹿角，撒下蒺藜绊马锁，安下粮台，立下行营。徐胜刘芳升中军帐点名，副参游都守千总外委，两旁伺候。外面进来回禀：“现有碧眼金蝉石铸带领胜官保、孔寿、赵勇、纪逢春、武杰、李环、李珮、周玉祥，还有两位义士，冯元志、赵友义前来参见大人。”徐胜、刘芳吩咐：“有请众位差官老爷。”不多时，石铸同众位英雄进了中军帐，彼此行礼，一旁看座。徐胜就问石大爷：“你同周老英雄来探清水滩，可有多少差官？我二人奉大人之命，前来剿贼。”石铸说：“你二人是白来，白耗费国帑。头一宗马步队不能进去，又没有战船。”这清水滩离竹城有十二里地水路，进了竹城，还是贼人的水师营。过去水师营还是山寨，这清水滩的水方圆有二百余里，来这些兵无用。”徐胜一听这话，就是一愣。说：“这些兵丁又不会水，又没船只。”毛如虎说：“我有两只渔船。”徐胜说：“两只小船能带多少人？石大爷，你看贼人有多少船？”石铸说：“里面有千八百只船，势派甚大。所有漏网的贼人均在此窝聚。”徐胜说：“众位可有什么妙计能破清水滩呢？”小火祖赵友义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以招聚。若能献策破清水滩，可以

在大人跟前保举高官，骏马能骑。就许有人出条妙计。”石铸说：“倒有一个人，他也有战船水兵，要把他请来破这清水滩，伸手可得，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徐胜说：“既是有这等人，石大爷为何不早说呢？何妨把他请来？”石铸说：“就是龙山马玉龙，由潼关走后，大概也快来了。”徐胜说：“石大爷，你就辛苦一趟，到龙山把他连水兵请来，船只如果不便当可以在这里发官价，采买民船。”石铸说：“事不宜迟，我就告辞。”石铸走后，徐胜说：“赵壮士，冯壮士，你二位是这本地人，大概地理总熟。这清水滩水通什么地方？可有旱路可通没有？”赵友义说：“我自幼投明师，练的是火鸽子、火蛇、火枪、火箭，就为这座清水滩。我家中有十二箱子引火的器件，多咱要有能人破清水滩，我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可能烧毁竹城。”徐胜说：“既有这能为，可以用得着。”赵友义说：“这清水滩东南两面是水，往下通大江。西北里面，方圆有一百六十里。竹城里面有两座水师营。要破这清水滩，非有会水的带兵官，有几十只战船攻打，竹城才破得了。”徐胜说：“要采买民船能买多少？要是派官船，总得半年。大人查办西夏，焉能等得了？”赵友义说：“我倒有个主意：现有两位英雄，惊天动地之能，手下有战船飞虎舟二十多只，如要能请了来，破这清水滩，易如反掌。”徐胜说：“这二位英雄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何处？既跟你有往来，何不请来？同破清水滩？”赵友义说：“提起这二位，也不是外人，就在这清水滩这道河西边，有个小孤山，过了小孤山，有个义侠庄。他是我们族兄，姓赵，叫赵文升，人称飞叉太保赛专诸，此人最孝母。手使一杆三股列尖托天叉，能打十二支飞叉。以打猎为生。他有一个拜弟，住家离义侠庄有一里之遥，地名叫段家岭。这人姓段名文龙，绰号人称飞刀太保小孟尝，为人最好交友。他娶妻于氏，乃是清

水滩三眼鳖于通之妹，是水龙神马玉山的干女儿。马玉山请他二人归清水滩入伙，他二人不肯。娶于氏过门的时候，陪送了二十只飞虎舟为聘礼。大人拿着名片，我同几位差官请他二人出世，弃暗投明，可以保举他二人做官，叫他二人帮着破了清水滩。”徐胜说：“甚好。你可以同谁去呢？”胜官保说：“算着我。”武杰、纪逢春、孔寿、赵勇、李环、李珮八个人商议好了，说：“事不宜迟，明天早饭后，俺们就去。”赵友义说：“就是。”这才摆上酒筵，大众喝酒吃饭。天色已晚，各归帐房。徐胜派官兵巡查营门，严加防范，怕有贼人前来行刺。

一夜无话，次日早饭已毕，赵友义叫毛如虎摆过渔船来：

“你水面熟，把我们渡过清水滩。你的船在小孤山。”

众人等出离了大营，一直够奔河岸。来到北边僻静之处，找着这两只渔船，叫伙计把船拢了岸，众人下船。往西山连山，山套山，高低不等。赵友义说：“毛二哥，你这船可别动，我们可都不会水。”毛如虎问：“你们回来不回来？”赵友义说：“我等今天不能回来，明天中午准到。”毛如虎说：“你们众位请吧。”赵友义这才带着众人，步山梁，蹈山岭，来至山头之上。赵友义说：“众位看这片景致，真是山青水秀，地僻林丰。”站在山头之上，一瞧，感慨不已。回头又叹息起来：当年同着几个朋友在此闲游，直到如今，一个不见。武杰说：“这个地方甚好，在那边树林下，摆上一桌酒菜，颇可以吟诗做赋。”纪逢春说：“你倒瞎说了，在这里吟诗做赋，来个狼，把你吃了。”正说着，只见对面起了一阵腥风。大家抬头瞧了瞧，并没有云彩，又是夏令时的景，很奇怪。

众人正在纳闷，忽见对面来了一只大猛虎，是黑黄的毛皮，头大项短，两个大耳，类如蒲扇相似，后头尾巴直摇，爪登起石头老高，尾巴一摆，风随着起。真是风从虎而云从龙。众英

雄说：“可了不得，虎来了，快上树躲躲。”纪逢春傻小子说：“小蝎子，你瞧大猫来了，我把它抱过来，大伙瞧瞧。”武国兴说：“混帐东西，你不要找死，这是老虎。”武杰上了树，胜官保上了一棵柏树，也有藏在石后的，也有藏在涧旁的。只有纪逢春掏出锤来，在当路站着。这虎见前面有人挡着，它本来不饿不出来，出来就是找食吃。瞧见纪逢春，它就急了，把尾巴一搅，前爪一按，呼的一声就扑过来。纪逢春擎着锤还点手叫：“大猫，快来！”胜官保在暗中替纪逢春害怕：傻小子，你还叫呢，来了就够你受了。正想着，就见虎蹿过去，纪逢春往旁边一跳，抖锤照虎头打去。傻小子嘴说：“捅嘴！”这一锤把虎牙给打活动了。胜官保掏出镖来就是一镖，把虎眼打得鲜血直流。纪逢春就嚷：“拿活的，我还养活着呢，别打眼睛。”眼睛一伤，这虎痛得更急了，蹿起有一丈多高，扑向纪逢春来。傻小子由虎肚子底下蹿过去，照虎头就是两锤，把虎腿打伤两只。胜官保又是一镖，把那虎眼打瞎。纪逢春一连十几锤，竟把猛虎打死。只见对面如飞来了一个人，头戴黄老虎帽，身穿虎衣虎裙，面皮微紫，粗眉大眼，说话声音洪亮。说：“谁把我的虎给打死了？”纪逢春说：“是爷爷我，你不愿意吗？连你也打死。”那猎夫一听，摆手中钢叉，照纪逢春就是一叉，纪逢春用锤磕开。胜官保由树上跳下来，拉出龙头杆棒，要帮助纪逢春动手。赵友义赶紧跑过来说：“别动手，这不是外人。”这两个人往旁边一闪，赵友义过来说：“兄长在上，小弟磕头行礼。”那位打虎的英雄正是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赵友义过来都给引见，彼此行礼。只见由西边又来了一位黑面的人，也是这样打扮，手拿斩虎刀，正是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带着几个家人，挑着一担子野兽。赵文升说：“段贤弟，我给你引见几位朋友。”大家彼此见过。段文龙说：“赵二哥由哪里来？”

这些位都是你绿林的朋友吗？”赵友义说：“走吧，有话俺们再说。”二太保这才邀请这八位，叫家人抬着死虎，往西有三四里之遥，来到义侠庄，进了村口，过了十字街，往东一拐，路北大门，赵文升往里谦让。众人进了大门，有双虎门。东房三间是门房，进了垂虎门是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上房两旁，有月亮门穿过去，大概还有院子。

众人来到北上房，是客厅，屋中花梨硬木桌椅板凳俱全，样样古玩、摆什、瓷器不少。屋中甚是雅致，有许多的名人字画。众人落了坐，家人献上茶来。赵文升这才问道：“兄弟，你这一向可好？你同着这些位可是绿林的朋友？可是做什么的？”那小火祖赵友义说：“这几位都是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小弟原本在朋友家冯家庄住着。现在冯元志已然弃暗投明，小弟一想，身为绿林人，终究算是怎么回事？我这才投在大人营内。只因清水滩贼人的竹城水寨甚严，官兵无有战船，不能攻打。小弟在领兵大人台前保举二位兄长。我说他们有惊天动地之能，何必隐居在林中？二位兄长能破了清水滩，带着见了彭中堂，准能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赵文升一听说：“兄弟此言差矣，为人尽忠不能尽孝，尽孝难以尽忠。家中老母，我上无三兄，下无四弟，虽然我以打猎为生，可以在家时时定省，尽其为子之道。我若依你所说之言，当差出去，老母在家，无人奉侍照应。”赵友义说：“兄长此言差矣，岂不知，一子得志，九祖升天。你若出去带兵做了官，上能光宗耀祖，下能袭荫儿孙，给老太太请轴诰封，岂不子耀孙荣？”赵文升说：“兄弟，你说的甚好，不过此时顾不得什么功名富贵，摇不动我铁石之心，非得老太太百年之后，我才能出世求名。”赵友义苦苦相劝，赵文升是执意不从。大众一看，知道他是孝子，赵友义也不往下再劝他了。赵文升吩咐摆酒。大众喝着酒。赵友义一想：

我业已在大人跟前夸下海口请我兄弟，不想他执意不从，我回去如何交待？”忽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要请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出去帮打清水滩，非此不可。不知赵友义用何等妙计。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八回

赵友义孤山请兄 碧眼蝉突围救友

话说小火祖赵友义喝着酒，猛然想起一条妙计：要请赵文升出世。一想，我哥哥最孝母，我何不到后面，把此事跟老太太说明，叫老太太吩咐他出去，他必依从。想罢，赵友义喝了两杯酒，站起身，扑奔后面。老太太此时正在后面闲坐。刚吃完晚饭，有几个使唤人服侍。老太太问：“前面什么人？”使唤人说：“赵二爷同着几位朋友来，大众在客厅喝酒呢。”正说着话，赵友义进来，给婶母请安。老太太就问赵友义说：“你有一个月没来了。这些日子，你做什么呢？”赵友义说：“我如今改了行了，我不在绿林了。现在我跟钦差彭大人效力当差。”老太太说：“好孩子，你倒有志气，总比在绿林强百倍，这样何等体面，有了出头之日，这也是祖宗阴德。”赵友义说：“小侄男我今天此来非为别故。我想：我既然是得了差事，就要提拔提拔我哥哥。我在徐刘二位大人台前保荐我兄长，帮助官兵剿贼清水滩。今天同着众位办差官来请他，他不干，说：有母在堂，尽孝不能尽忠，为人不能忠孝两全。我想这是万年不遇的巧机会，再者说，古来的英豪俊杰有老母在堂，扶保真主的也甚多。东汉时，有个汉太岁姚期，为人侍母至孝，住在神鬼庄，在禹王庙遇见刘秀太子，走国君臣龙虎风云会。姚母

一见，说：“我儿得其主矣。”老太太叫姚期扶保刘秀走国，姚母自己悬梁自缢。姚期三年孝改为三月，三月又改三日，三日改了三时，后来成其大业。西汉上有个王母，他儿名叫大刀王陵，后来保了汉太祖，他母亲被霸王擒去，叫他母亲在两军阵前招降他儿。王母给他儿写了一封书，叫他保扶汉室，得了真主，至死不准降楚，后来落个千古的美名。”赵老太太一听赵友义所说之言，说：“罢了，你说的这些都是前朝贤母教子有方，老身焉能比古人？”赵友义说：“不然，我今天特为求婶母吩咐一句话，我哥哥可以一步登高，后来可以光宗耀祖，赵氏门中可以显达门庭。”赵老太太说：“好，既然如是，等你哥哥进来，我跟他商量。你哥哥的脾气太粗，不过，老身说话，他倒言听计从。顺者为孝，就是你嫂嫂也待我不错。前者有朋友约他上京闲逛，他说：“父母在，不远游，老身上了年岁，他不肯去。今朝你等来请他，他也是惦念老身，不肯去。少时，他进来，我去劝劝他，总是去得为是。老身在家中倒安神。”赵友义说：“婶母，你若这样办，你老人家落个美名，千古流芳。”说完了话，赵友义仍归前面，同大众吃了晚饭，赵文升进里面去，看视老娘可否安歇。老太太把赵文升叫进去，说：“老娘听你兄弟赵友义说，他保了彭大人，同着几位差官来请你跟段文龙。我想倒是个巧机会。我儿，你在家打一辈子猎，算是怎么回事呢？刚才，你兄弟进来，跟我提了半天，叫我劝你归彭大人当差。我想倒是个正路，你的意思打算怎么着呢？”赵文升说：“母亲，孩儿并非不愿意光宗耀祖，无奈有母亲在堂，孩儿本是个粗鲁的人，就满打得个一官半职，你老人家这样个年岁，孩儿焉敢远离？”老太太说：“不然，为人功名富贵，人人得敬。自你父亲故后，老身隐居在此，你虽然学了一身武艺，不甚通文理，终究哪日出头？既有彭大人差官

请你，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为何不落个忠孝双全。老身命你前去为是。”赵文升是个孝子，听他母亲一吩咐，叫他去，赵文升说：“是。孩儿谨遵母命。明天收拾行装，我就起身。老娘千万保养身体，家中有什么事，赶紧给孩儿写信。”老太太说：“是了。”赵文升转身出来，说：“段贤弟，我刚才进了里面，把这些事跟我母亲一说谈，老太太愿意叫我去。段贤弟，你意下如何？”段文龙说：“兄长愿意打猎，小弟跟着打猎，兄长愿保彭大人，小弟也跟着，任凭兄长吩咐。”本来段文龙自幼孩童厮守，跟随赵文升，又是师兄弟，又是结义的弟兄。他二人日夜同吃同眠，乃生死之交。

赵友义一听说段大哥愿意随大哥前往，就说：“可有一件事，得带着二十只飞虎舟，你这二十只船可有多少人？”段文龙说：“这船不是我的，是你嫂子的陪送。每船上有十名水手，十只船一百人，有一个头目，共有二百人，都是清水滩的喽兵，虽在我这里当差，可在清水滩领钱粮。每只船上可带五六十人打仗。一只船可带一架炮，这件事我得跟你嫂子商量才是。她愿意，还怕喽兵不愿意呢。要破清水滩，还得赶紧破。我听说石铸已前去请一位能人，是龙山的，叫马玉龙，是大人新收的差官。他手下有水战的喽兵，他只要一到，定日期，就破清水滩。”段文龙说：“好，今天我住在这边，明天几位同到我家，这二十只船暂时我不敢应，明天商议商议，成了更好。不成，你们几位也别恼。”大众喝了几碗茶，天已起更。有家人服侍，搬出铺盖来，众人就在客厅安歇。

一夜晚景无话，次日早晨起来，大家净面吃茶。段文龙说：“你们众位同赵大哥一同到我家。”赵友义说：“也好。”大

众这才穿上衣服，一同出了赵宅。有二里之遥，眼前一道青山峻岭。这个地方叫段家岭。进了东村口不远，路北广梁大门，门口四棵大槐树，八字影壁，拴着二三十匹骡马。段文龙家中是大财主，来到门首，众家人迎进。大众来到客厅，段文龙说：“众位请坐。吩咐家人倒茶，预备酒宴，转身出去，够奔内宅。来到后面，见了妻子于氏小霞，落了座说：“夫人，我今天有一件事，跟你商议。”于氏说：“丈夫有什么话请说。”段文龙说：“赵大哥有个族弟，也上俺们家来过，叫赵友义，现在跟彭大人当差，奉旨查办西夏。来到这潼关，被清水滩盗去黄马褂大花翎，昨天同着几位差官来约请我跟赵大哥，同破清水滩，从此弃暗投明，将来可以保举我二人做官。这清水滩非由水路不能攻打，须用这二十只飞虎船，我来跟娘子商议。”于氏说：“丈夫此言差矣，何况我哥哥在清水滩身为水军都督，水龙神马玉山是我的义父，这二十只船是我义父陪送我的，如何能带着这二十只船去攻打清水滩？别的产业是你段家门的，我管不着，这二十只船不能叫你动。”段文龙说：“我已然应许朋友了，你莫非不给我做这脸吗？再说，你既嫁了，活着是段家人，死了是段家鬼。再说别说你哥哥，连马玉山也不是正道，无故窝聚贼匪，不服王法，在清水滩叛反，你哥哥助纣为恶，上不合天理，下不顺人心。彭大人乃是清官，他们却无故听贼人窝挑，盗去黄马褂大花翎。就即我便归顺彭大人，也不是去拿他。我先用良言相劝，他如依从，将黄马褂交出来，把贼人献出来，我舍命保他无事。清水滩也不能破。这是三全其美，你要想想。”于氏一听，把眉头一皱，说：“你只要出去帮着彭大人打清水滩，我就自刎，或者上吊。”段文龙一听，说：“你这贱婢，真无知，我好言相劝，你不知自爱。”于氏倚仗娘家是清水滩，说：“我就这样无知，偏要不知自爱。”

说着话，就吩咐外面：“给我预备船，我上清水滩。”站起来就走。段文龙赶过去，说：“你上哪去？”一脚踢了小霞一个跟头。于氏往段文龙怀中一扑，说：“你把我杀了好不好？”段文龙一听，气往上冲，说：“杀你我就杀你。”由墙上摘下一把单刀，段文龙手起刀落，竟把于小霞杀死。

就在这时，外面一阵大乱，不多时，有家人进来禀报说：“这二百水兵听说把他家姑奶奶杀了，他们这二十只船都开了逃走。口称：反了！大概是给清水滩去送信。庄主爷可早做准备。”

段文龙一听，这二十只船是没了，急忙来到前面，向赵文升大众一述说，赵文升说：“兄弟，你太粗鲁了！一个妇人人家有什么见识？何必把她杀了？你这一杀不要紧，水手跑去给清水滩送信，你得罪一片仇人。”段文龙说：“我已然将这贱婢杀死，兄弟，你我这就起身，投奔大营，设法购买民船，攻打清水滩。”赵文升说：“既然如此，你先派家人把弟妹的死尸盛殓起来。人死不结冤，你二人夫妻一场。”段文龙立刻派人买了一口棺材，把于小霞盛殓起来。家中安置好了，来到面前，款待众差官。吃了早饭，段文龙带上斩虎刀，十二口标刀。赵文升带上三股钢叉，十二根飞叉。这二人飞刀飞叉，并非掐诀念咒，谣言惑众，都是武学练的工夫，七八步打人，百发百中。二人收拾停妥，同着小神童胜官保，小火祖赵友义，众位差官，出离段家岭。天有已分时候，来到小孤山。众人下了山坡，毛如虎正然等着。赵友义说：“二位兄长，我给你引见一位朋友，这位姓毛，名叫如虎，人称分水兽。”彼此见礼，众人上了船。

毛如虎说：“了不得了，刚才由那边绕过二十只船来，有一只去奔竹城送信。我久在这河使船，认得好象段家岭的船。”段文龙说：“不错。”就把上面的事说了一遍。小火祖赵友

义说：“俺们赶紧开船吧，不要在这久待，恐清水滩得着信。”水手立刻开船。刚往前走了不远，只听清水滩竹城内，号锣齐鸣，竹门大开。由里面出来有二十只船，笙旗招展，原来是段家岭的二十只飞虎舟，来到清水滩送信。说：“飞刀太保段文龙保了钦差彭大人，把这里姑奶奶也给杀了。”清水滩说：“既然如此，你等船归清水滩吧。”那飞虎舟水手头目姓白名尽忠，说：“我等不归清水滩。”乃带着二十只船竟自去了。看守竹城水寨的喽兵报知三眼鼈于通，于通立刻通报王冲、马德，调二十只兵船，点齐一千水鬼喽兵，要上段家岭找飞刀太保段文龙，给他妹妹报仇。

刚一出了竹门，见由小孤山那边有一只小船，四个水手，毛如虎掌舵。船上有八九个人，内中有段文龙。于通吩咐：“把这小船挡住，不准放我仇人过去。”这二十只船一字摆开。于通在船头用手勾连枪一指，说：“段文龙，你这忘恩负义的匹夫，你将我妹妹杀死，我跟你仇深似海，今天你还想逃走！我特意前来报仇雪恨。”段文龙一瞧，就知道有一场恶战，无奈自己不会水。赵友义一想，说：“了不得了，这船上就是毛如虎一个人会水，还有四个水手，我等都是旱路英雄，若在旱地动手，即便不能取胜，也可以跑。这三面是水，一面朝天，倘若败了，无处可逃。”段文龙说：“众位不必害怕，既是于通前来找我报仇，我前去挡他。”段文龙站在船头，把斩虎刀一顺手，说：“于通，你们这些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妹妹不懂得三从四德，被我所杀。你倚着清水滩要来跟段大爷比高低，来者这小辈，你放过船来。”于通的船头一动，二船并在一处，于通用三截钩连枪照段文龙分心就刺，段文龙用刀磕出去，劈头就刹，贼人用钩连枪往上一架，段文龙撒刀照他分心就扎，于通用枪一崩，两个人走了有七八个照面，段文龙

将飞刀掏出，其形似柳叶，两边有刃，段文龙一抖手，剁在贼人左肩头华盖穴之上，于通往船后一跳，二船错开。于通将飞刀起下扔在河内，掏出一包铁圣散敷上。

于通刚要吩咐众水手动手，就见竹城又出来十只船，如箭相似，是镇江龙马德，闹海金甲王宠带着五百喽兵，来到近前，分双龙出水势，就把众差官这船围在当中。马德见于通受了镖刀之伤，他把三股叉一托，站在船头，说：“请段文龙、赵文升上前答话。”赵文升二人站在船头，马德说：“前者二位，也到清水滩来过，与我这里都是知己之交。你等今天反归了彭大人，这可过不去。你等要知时务，趁此来降，我饶你等性命。如若不然，今天想走，比登天还难。”赵文升哈哈一笑，说：“马德，你别不知时务，我二人堂堂英雄，烈烈丈夫，岂能归你这无知鼠辈？你等一日为贼，终身为寇，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终身为贼，骂名于千载。今天你倚仗人多势众，带领战船撑住我等去路，你我分个弱死强存。”说罢，一摆叉，照马德就是一叉。马德用叉相迎，二人在船上一往一来，不分胜败。闹海金甲王宠说：“你看，少寨主赢不了赵文升，两个人不分上下，待我帮助少寨主并力将他结果了性命。”说罢，摆手中钩连枪跳在船头，想要帮助马德。刚往前奔，段文龙摆刀蹿过来。大嚷：“小辈，休要依仗人多。”说着话，抡刀就剁，敌住王宠。于通在旁边，上好了药，观敌。见段文龙、赵文升二人武艺出众，在船上动手，他又不知道谁会水。瞧那船上老少不等，七八位英雄，他就知道都是彭大人手下的差官。他连忙叫他心腹人够奔清水滩，给老寨主送信。于通把战船列在四面，把众差官围在当中。他总想拿住段文龙，给他妹妹报仇。自怀私心，倒不是为清水滩的事情。他把兵都摆开了一瞧，王宠马德不是赵文升二人的对手，里面接应兵又不来，他眼珠

一转，计上心来：何必跟他们一刀一枪费力动手。莫若鸣金叫他二人回队。我吩咐响梆子放箭。想罢，吩咐喽兵鸣金，将大少寨主、王宠撤回来。船上锣一响，马德王宠各将兵刃一顺，说：“且慢动手，我回队看看再来捉你小辈。”马德回到队中，问：“贤弟因何鸣金？莫非你有私心？”于通说：“我看兄长同王宠赢不了他两个，甚是着急。我有一计可以将他等全皆结果了性命。”马德说：“你有何妙计？为何不早说。”于通说：“这也不晚，俺们调齐弓箭手，万弩齐发，他们必往船内藏。再派人把船钻几个窟窿，往水内一沉，那时你我下水。他们一个也跑不了，俱皆拿住。”马德说：“好，事不宜迟。”就传号令。就听梆子响，他这些喽兵都是四个力的弓，不敢说有百步穿杨之能，个个久练成熟，一听传令，各人拿弓搭箭，排齐两船，并在一齐，乱箭齐发。段文龙、赵文升众差官各拿兵刃拨挡箭支。就见由那边有数人，手拿锤子凿子，跳在水内，在船底上打了几锤。纪逢春说：“哎呀，漏了。”水手就说：“老爷们，别说这些话，船上忌这些字。”纪逢春说：“你还忌话呢，眼瞧着有了窟窿，往里进水呢。”后头武杰也嚷：“哎呀，了不得了，水进了船了。”毛如虎说：“这可了不得，这船上只有我同水手会水，怎么办？”众人说：“这上不靠天，下不靠地，准得被获遭擒。”纪逢春就嚷：“救人！”赵友义说：“你别嚷，活着一同做人，死了一同做鬼。”正说着，船一摆，进了半舱水，看看要沉。

正在这时，由东南顶进一只船，上有一杆大红旗，是蜈蚣走铃，坠脚钢铃，火焰边。船上十六个大字，有五六十名水兵，各穿水衣水裤。石铸就喊：“众位不必害怕，今有碧眼金蝉在此，我来救你众人。”赵友义一看，连蹿过去，众人都往那边船上一跳。及至跳过去，他们坐的那船也就沉了。马德一见，

由外边进来一只船，救了赵文升等。马德气往上撞，问来者：“你是哪里的兵船？”石铸哈哈一笑说：“你是镇江龙马德，俺两人打过一仗。大太爷姓石名铸，绰号人称碧眼金蝉，当年盗过桃花玉马。我调兵刚回来，要破这清水滩。”

书中交待，石铸如何回来的？其中有一段缘故。自打马玉龙在吴家堡破了瘟癘锤，救了众人。次日，马玉龙告辞，沿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这日，来到龙山。果然是恋土不舍。胡元豹出来，给马玉龙行礼，说：“兄长，你这一改邪归正，日后可以做官，你就不管我了吗？”马玉龙说：“不然，等我得个一官半职，再给众兄弟写信。”说完话，一鸣锣，把八百名喽兵调齐。马玉龙说：“众位贤弟跟我这几年，我待你等也没什么好处，彼此都不错。此时我改邪归正，跟钦差彭大人去当差，你等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没亲没友在这龙山跟胡元豹守山。”这些人都说：“愿意跟胡寨主守山，我等无处投奔，但有一线之路，还不能来当喽兵呢。”马玉龙说：“也好，现在彭大人正在用人之际，我打算挑二百精壮的人。俺们自带口粮，去保彭大人。”就把这八百人的花名册按名一点，挑了二百人，都是二十以外的年岁。马玉龙说：“你等各带一身水衣，一身陆路的号衣，带上半年的粮草。”众兵丁各收拾行装，在山上住了两天。马玉龙临走，把胡元豹叫过来，说：“我走后，第一你要少喝酒，这六百人要时常查巡，不准在外滋事。”胡元豹一一答应。马玉龙这才叫兵丁穿上便衣，一同下山，走出有两站，正遇见石铸。二人一见，彼此行礼。马玉龙跳下马来就问：“石大哥，你上哪里去？大人可好？”石铸说：“大人现在潼关被清水滩贼人听信飞云清风一面之词，盗去黄马褂、大花翎，寄帖留刀。我去瞧探一回，那里有竹城水寨，如同铁壁铜墙。我原本到龙山去，请你调龙山兵攻打清水滩。”马玉龙

说：“既然如此，石大哥，俺们一同走吧。”石铸说：“也好。”这才同众兵一同来到潼关。

把关人问：“什么人？可有牌票路引？我们奉总镇大人之谕盘查奸细，若无牌票，休想过去。”马玉龙过去说：“辛苦众位，我姓马，名玉龙，跟随钦差彭大人当差。所带这些人是我的兵丁。”这把关的人不信，在前头拦着。马玉龙真急了，一弹诸葛鼓，众老虎兵往前一拥，将把关人撞倒十几个。马玉龙骑着马，连兵都出关来。在太师公馆门首对过，有个三元客店，叫兵丁暂住三元店。他来到公馆，大人一见马玉龙石铸回来，甚为喜悦，赏了马玉龙、石铸一桌酒席。马玉龙谢了大人，来到三元店，同石铸喝酒。马玉龙就问清水滩的情形。石铸去过数次，将大概述说一遍。马玉龙直气得拍案打掌。天色已晚，酒饭已毕，大众安歇。

次日，马玉龙告辞，带着二百兵，够奔清水滩。刚走了四五里，见兵队站住，两旁一闪，有一人给马玉龙行礼。马玉龙一看，不认识，说：“你是谁？”那人说：“寨主爷真是贵人多忘事。小人姓白，叫尽忠。”马玉龙忽然想起来，他原先在龙山充喽兵，因为他喝酒滋事，打了二十棍，被赶出来。马玉龙说：“你此时在哪里？”白尽忠说：“由清水滩出来。这里有我表兄，荐举在此，后来姑娘给了段家岭段文龙，陪送二十只船为聘礼，小人就升了管船的头目。”马玉龙说：“好，你既是管船的头目，为何来到此处？”白尽忠说：“现在段文龙杀了于氏，我不愿归清水滩，我要投奔寨主爷去。此船现在小江口停泊。我想进潼关，先见见寨主爷去。”马玉龙说：“好，我正要用战船，上面水手可齐？”白尽忠说：“齐。”玉龙说：“我现在不做寨主爷，跟彭大人当差，我要做了官，你等也可以得一官半职的。”白尽忠带路来到小江口，马玉龙同石铸上

了船，按花名册把人点齐，把自带这二百名兵也写在册子上。石铸说：“马贤弟，了不得，你听，清水滩鸣锣响鼓调队，也许跟官兵对了仗，我坐一只船去探探去吧。”马玉龙说：“好。要有什么事，赶紧给我打信，我好接应。”石铸说：“我要不回来，你就赶紧去。”石铸坐着一只船探下来，就瞧见小孤山这里船只荡荡，旌旗招展，刀枪密布。石铸这只船由船缝挤进去。到里面一看，正是纪逢春众人船，眼看就要沉，石铸心说：“幸亏我来，不然，这些人都得被擒。”石铸一招手，众人跳上这只船，石铸跟马德一说话，马德是一愣，知道石铸水旱精通。又一看这船，是清水滩所造之船，上还有认识的水鬼。怎么段家岭的船叫他使着？马德甚是纳闷。石铸说：“我看你等倚仗人多，依我之见，趁早放我等过去。”话未说完，于通吩咐：“放箭。”这船上喽兵各有藤牌，一挡箭，倒碰回去。于通一瞧，还是得伤他这只船。这才吩咐水鬼下水，毁他的船底。这些水鬼下去，十个人一排，就有一个领道，那九个都在水内，不能睁眼，不过，在水内能换几口水。他暗令一下，下去五排，直奔船底。头前有一个水鬼带路，刚奔这船底，见黑乎乎一片，不知是甚么。及至身离且近，这些水鬼刚要凿船，见来了一人。在水内也不能说话，照着水鬼就一枪，觉着一疼，一张嘴就死一个。一连就扎死七个。是分水兽在水里保护这只船。这些水手见不能前进，赶紧浮水退回去。

上面马德看这些水鬼一冒死一个，就知道不好。俺们跟他等以多为众，休放他等逃走。正说着，就听大寨锣声震地。工夫不大，见竹门大开，水龙神马玉山带着大斧将赛咬金樊成，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小鸽子周治、癞头龟吴元豹、小孔雀吴通、飞云清风、焦家二鬼、青毛狮子吴太山、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一千

众人贼船出了竹城，直奔众差官而来，把石铸这只船围在当中。石铸一看，这贼人越来越多，就听马玉山吩咐：“众孩儿们，今天务必将所来的人，并赵文升、段文龙一起拿住，开膛摘心，倒点人油蜡烛。”说罢，众贼各摆兵刃，往上一围，要捉拿众办差官，大战清水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九回

马玉龙率众助战 石壮士不幸遭擒

话说水龙神马玉山，率绿林一百支飞虎舟，双龙山水式一字排开，他在大九龙舟上一坐，在他身后站着的是闹海龙、独角龙、翻江龙、探海龙，各抱着兵刃，身穿水师衣，靠他左手是飞云清风，同吴家堡的众贼，右手是头英山大斧将等。

碧眼金蝉石铸打算冲出重围，一看来了无数战船，一只船上吴元豹说：“毛二哥，你还是下来送死，可认得癞头鼋英二太郎。”石铸见他单坐一只船，站在船上发威，知道他的瘟癘锤厉害，众人都不敢过去。这时，就听那边涛声大振，来了十余支飞龙战船，船头之上正是忠义侠马玉龙。他把队伍调齐，知道这清水滩开了仗，带船前来助阵。怕是石铸有失，带着水鬼喽兵来到近处，分开贼船闯进重围。石铸一瞧帮手来了，这才放心。纪逢春说：“小蝎子，你瞧我干爹来了。”武杰说：“混帐东西，你多咱认的？”马玉龙说：“众位差官，不要害怕，这秃子那锤叫瘟癘锤。有解药，他媳妇把解药给我了。”纪逢春一听，说：“秃子，你媳妇把解药给了我们，怪不得你叫癞头鼋。”马玉龙把药瓶掏出来，给每人闻一闻。纪逢春说：“我揍这秃子！”说着话纪逢春过去，说：“秃子，那天你打

了我，今天我可要揍你了，你还充朋友，你媳妇跟我们都友好，你想想，把解药都肯给我们。”癞头鼋说：“你是何人？”纪逢春说：“你不认得我？你站稳了，说出来你别吓唬一个跟头。”纪逢春说：“我住狼山纪家寨，有个神手大将纪有德，那是咱们爹。我叫纪逢春，小名叫三鹿，都告诉你了，我是干岁大老爷。唉，我说秃子，你伸过脖子来，我一锤把你脑袋打碎了就得了。你愿意不愿意。”癞头鼋并不答言，把锤照纪逢春就打。纪逢春一闪身，就把锤法施展开了，连说带打。一路锤把吴元豹闹得首尾不顾，自己往回就退。刚一转身，被武杰一镖打倒，纪逢春按住就捆，扔在这边船上。小孔雀吴通见兄弟被擒，拉出朴刀大嚷：“雷公崽子，休要逞强，趁早把我兄弟放下！”一挥朴刀要奔纪逢春。武杰一听，喊道：“混帐王八羔子，休要逞强，待我拿你！”二人在船头各自挥刀，动手打在一起。一来一往，工天不大，飞叉太保赵文升过去帮助武杰。有三五个照面，伸手取出飞叉照吴通一抖手，只听“哗啦”一声响，但只见：

书中狼筋杆，飞叉七寸长。
左手托叉杆，右边把手扬。
飞叉打出去，敌人必着伤。

一叉将吴通打倒，武杰把他捆上。小鹞子周治一瞧拜弟被人拿住，气往上撞，一挥钩连大刀，大嚷：“小辈休要两打一个！”抡刀照赵文升就砍。赵文升用叉一崩，二人走了七八个照面。石铸一瞧周治这身衣裳，甚是喜爱，头戴分头鱼皮帽，身穿通口金面鱼鳞甲，心想，我何不将他拿住，得他这身衣服，这有多好。想罢，一挥截爪镰，跳下去帮助赵文升动手。打个

照面，把周治踢了个跟头，过去把周治捆上，石铸将他衣裳剥下来。水龙神一瞧三个人俱皆被擒，吩咐下去，五百水鬼连他船底这些水鬼，由船跳下水去，有头目带领。石铸一看不好，赶紧抄起钩连枪，跳在水内。马玉龙诸葛鼓一响，下去一百水兵，各挥兵刃奔向那五百水鬼。马玉山在船上一瞧，水花一翻，水一红，一个死尸翻上来。工夫不大，这水鬼死了有七八十个。马玉山一瞧不好，就知道这些人来得厉害，吩咐鸣金把水队撤回。手下锣声一响，水内喽兵逃上船去，水龙神大船往前一进，问对面：“你们何人为首？”马玉龙说：“你找为首之人何干？”水龙神马玉山说：“我要会会此人。”马玉龙说：“你要问我谁是为首之人，这兵是我带来。你就是清水滩为首之贼么？我姓马名玉龙，人称忠义侠，在钦差彭大人手下当差。”马玉山说：“好，你等上段家岭请段文龙，我倒不恼，但不该将我义女杀死。你等如把段文龙放下，我放你等过去。”马玉龙说：“你要赢得了我这口宝剑，我回明彭大人，永不拿你。你若赢不得，你等休想逃生。”马玉山刚要过来，独角龙马铠说：“爹爹且慢，有事弟子孝其劳，杀鸡焉用宰牛刀？待孩儿前去拿了他。”一挥手中鬼头刀，直奔马玉龙就剁。马玉龙见刀临近，用宝剑一迎，当啷一声，将刀削为两段，马铠吓得回头就跑。水龙神马玉山方要过去，就听那边王宠说：“老寨主且慢，咱们有三千多兵，他只来三四百人，何不放箭将他射死？”马玉山一听王宠所说甚妙，这才传令擂鼓，吩咐弓弩手：“万弩齐发，把他等全射死。”王宠将梆子一响，众喽兵都是每人六支梅花箭。马玉龙一响诸葛鼓，飞虎兵将旗牌撤去，又一响那诸葛鼓，众飞虎将皆准备好。

马玉山喊道：“玉龙的队伍，我有话要讲。”马玉龙就问：

“你说，什么话？”水龙神说：“你我两家仇敌，所为黄马褂、大花翎，这东西是我遣人盗来，你若听我一件事，今天我就放你等走。”马玉龙就说：“有什么事？可听则听。”马玉山说：“我只闻你是英雄，黄马褂是我盗来的，你若能到清水滩把黄马褂、大花翎盗回去，我就将飞云、清风、焦家二鬼捆上交给给你，我情愿到公馆领罪。”马玉龙说：“好，三天之内我盗不出来黄马褂、大花翎，我把脑袋输给你。”水龙神马玉山说：“君子一言，快马难追，如白染皂。大丈夫决无更改，你还得把拿住我的三个人放回来。”马玉龙说：“可以。”吩咐手下人将吴通、周治、吴元豹三个人放开。马玉山说：“既然如此，吩咐手下水手把船支开，放他们过去。”这且不表。

却说水龙神马玉山率领众贼回归清水滩，派于通、王宠紧把竹门，派马德巡查前后山寨竹城。

他带着众贼来到山坡，下了船，进了山寨。回到分赃厅，天色已晚，摆上酒宴，大众喝酒。飞云说：“这件事老寨主做得过粗，大清营能人极多，真是要有人来到清水滩把黄马褂大花翎盗去，老寨主该当如何？”马玉山说：“你只管放心，咱们这竹城真似铁壁铜城墙，莫说是他，就是插翅也难进来。”

飞云说：“能人背后有能人，现在黄马褂大花翎放在何处？”

马玉山说：“在我内宅。”

飞云说：“要依我之见，放火一把烧掉，斩草除根，即使有能人进来，也是白来的。”

马玉山说：“我岂能做这事？我既跟他打赌，倒要看看他的能耐有多大。”

飞云说：“你把这东西拿出来，我看一看，这样也放心。还许昨天被人盗去，今天他故意这么做呢？”

正说着话，马德从外面进来。马玉山说：“今天我派你查前后山，水旱两路，今天可要多多留神。方才飞云一说提醒了我，那天有奸细进来，由水牢把人放走，又跑了个碧眼金蝉石铸。你到后面把马褂、花翎拿来我看看。”

马德说：“我到后面拿去。”便转身出了大厅，径奔后面他妹妹马玉花屋中，说：“妹妹，你开开箱子，把黄马褂大花翎拿出来。”

马玉花问说：“做什么？”

马德说：“老寨主说，这两天拿奸细，今天在外面跟大清营差官打赌，怕有能人昨天盗去，今天给大家瞧瞧好放心。”

马玉花把箱子开开，将马褂花翎拿出来。马德瞧了一瞧，拿在前面。马玉山接过包袱，此时，天有初鼓，大厅内灯烛辉煌。马玉山打开给大家瞧了一瞧，仍然包好，叫马德仍然送到后面收好，放安全了。

大家说：“今天咱们不睡觉，回头分四路巡查，天亮再睡。”大家说：“甚好。”马德仍然到外面巡山，众人分四路巡查。直到天光大亮，并不见奸细进山。众人回到大厅，彼此询问，这才安心睡觉。

早上，有人进来禀报说：“现有人进来说，大清营马玉龙说，昨日将黄马褂大花翎盗去，他在竹城外，请寨主爷出去答话。”水龙神一听就是一愣，说：“这件事情其中有诈，我亲自到那里看看。”带着那些绿林之人出分赃厅，到了山坡下，叫过几只船来，众人上船，直奔竹城。

飞云说：“老寨主，你切不可听他一面之词。我想黄马褂、大花翎他们未必盗去，不能这样容易。”

说着话，众人同上了竹城。一看外面马玉龙在船上穿着麒麟宝铠，怀抱宝剑，后面有纪逢春、武国兴、孔寿、赵勇、石

铸、胜官保，众人跟随纪逢春，手中托定一个黄包袱，里面正是黄马褂、大花翎。马玉山同众人站在竹城跳板之上，看得真真切切。

书中交待，马玉龙自打小孤山当着众人回归大营之后，在水师营把徐胜刘芳请来。众人见面，彼此见礼，徐胜这才问道：“马老爷今天带了水兵与贼人交仗，胜负如何？”

马玉龙说：“我由龙山来，走在沿途，有我原先手下的兵叫白尽忠，孝敬送我二十只飞虎船，听见小孤山那边众差官被困，我这才救回赵文升、段文龙，见过徐刘二位。”

徐胜说：“二位壮士，只要用心出力，我见了大人必要保举你二人做官。”

说着话，摆上酒宴，众人按次序落坐，大家吃着酒。

马玉龙说：“今天我与众贼人交仗，连胜数战，水龙神马玉山与我打赌，他说黄马褂、大花翎是他遣人盗去，三天之内若能到竹城水寨将黄马褂大花翎盗回，他把在案之贼捆上送到大营，他亲自到公馆领罪。我说三天若盗不出来，我把人头输给他。”

徐胜说：“这件事马贤弟做得太粗。若论能为，可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水旱两路，武艺出众。可头一说清水滩地理不熟，二则外头有竹城水寨。这竹子是天生地设，如同铁壁铜墙，又不比旱岸飞檐走壁，能跳上去。”

马玉龙说：“凡事自有天定，不由人算。虽然他竹城险要，我到那里就许出个机会把我引进去。”

徐胜说：“也是，凭人力而听天命吧。”

大众吃完了晚饭，徐胜刘芳告辞。马玉龙送出了水师营门，众差官各归自己帐房。马玉龙自己闷对孤灯，定了神，自己思想：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必要轰轰烈烈做出一场事业，不辜

负此生。今天我等夜静换上衣服，径奔竹城，要仔细探探，好设法把竹城破了才好。想罢，把衣服换好，背上宝剑，慢慢出了中军帐，顺着船头，伏身下水。看着皓月当空，朗星稀稀，直往东南游去。

月光照得浪头如同万道金蛇。马玉龙来到，见竹门紧闭；伏身入水，看了看不能进去；泅水往东，用手一摸竹子，发滑，青枝绿叶直冲霄汉。马玉龙一想，我这宝剑能削铜铁，剁纯钢，难道说这竹子就剁不动吗？我拿宝剑将竹子剁断，可以潜进去。想罢，用宝剑一砍，砍出二尺多长、二尺多宽一个窟窿，上头有枝叶架着，也倒不下来，自己这才潜进去。一看里面这片水，有数里之远，水寨竹门两旁是两座水师营，绕过水师营才是山根之下。马玉龙来到山下往上一瞧，沿路有高脚草灯，山上有寨门，有号灯。马玉龙顺着山坡来到寨门，挺身窜上墙去。一看，房屋不少，寨门里头东边是会场、存米粮之处，两边是马匹军装库。马玉龙走进里面一看，有一片灯火之光。来至切近，见是九间大厅，东西厢房各十间。马玉龙东厢房一趴，见院中有两把高脚车灯，四个气死风灯，檐前纱灯不少，照如白昼。大厅正当中是马玉山，身背后是他四子，左手飞云、清风二鬼、吴通等，右手是头英山一些众贼，马玉龙一想这清水滩山寨房子有百数间，这两件东西我要找也费了事，他必放在机密之处，我得设法拿住他贴边之人，才能问得出来。自己正在思想，就听飞云说：“老寨主，你今天打赌，大清营能人太多，倘要盗了去，该当如何？”马玉山说：“不要紧，我这清水滩坚如铁壁铜墙，天罗地网，就是生双翅也飞不进来。”飞云说：“我想不然。前两日石铸进来，水牢中毛如虎、冯元志竟被人救去。”马玉山说：“派人把东西取来，大家看看。”正说着，马德进来，水龙神马玉山叫他把黄马褂、大花翎取来看看，省得大

家怀狐疑之心。马德遵命，往后面去。马玉龙暗中跟随，见他直奔内宅，有一座东跨房子，见他进了北房中，里面有十八九岁的女子，开了箱子拿出来交与马德。马德拿了它就往前奔。前面马玉龙跟着他在暗中，见他来在大厅打开给大家看看，听飞云说：“把它烧了，剪草除根。”马玉龙就吓了一跳。又听水龙神说：“不可，大丈夫无情无理之事不可做。真要有能人盗去，我甘心佩服。”立刻叫马德拿了到后面去。马玉龙跟着他，见马德来到圣手龙女马玉花的房中，把包袱交于他妹妹，仍然放衣箱内，叫姑娘多加小心。马德往前面去了。马玉龙一想这是女子住的地方，等她睡了，我进去多有不便。自己正在房上思想，听马玉花叫小丫环小莲。丫环说：“二姑娘叫我何事？”

马玉花说：“天到什么时候了？”

丫环说：“才过二更二点。”

马玉花说：“你同何妈到老太太屋里替我要几样点心。我方才吃饭吃不下去，我这时候有点饿了。”

丫环答应，点上灯笼到东厢房叫出一个伴妇。这二人走后，马玉花在床上喝茶，旁边有一个小丫环，叫小玉，有十三、四岁，在一旁伺候马玉花。马玉花喝了两碗茶，觉着肚腹疼痛，说：“你点上灯笼跟我上茅厕中去。”丫环把灯笼点上，马玉花跟着出了上房，直奔茅厕。忠义侠马玉龙一看，喜出望外，心说道：“真是天从人愿，我要将马褂花翎取出来，成我一世之名。来早莫如来巧。自己由房上跳下去，来到房中，先把灯吹灭，这是绿林的规矩，逢林而入，遇灯而吹。由百宝袋中掏出十三太保的钥匙，把箱子开开，一晃火折子一照，里面有黄缎子包袱一个，马玉龙打出一看，正是黄花褂、大花翎，心中喜不自胜，将包袱提起转身就走。

只见门口躲着一人，说：“哈哈！你好大胆量，你敢深入龙潭虎穴，来盗黄马褂大花翎，今天你哪里逃走？”

马玉龙一听此言，伸手拉宝剑，这时真急了。头一次深入龙潭虎穴，只要一喊，鸣锣聚众，就是有霸王之勇也杀不出去。拉宝剑方要砍，就见这人一晃就跳出去，马玉龙紧紧跟着窜出去。一瞧，这人没有了。马玉龙说：“好快呀！”赶紧跳上房去，随后就追。就见头前这条黑影如电闪飞，直跳出去三道寨门以外。马玉龙就知道这必是本处之贼，上水师营去调兵了，我要将他拿住，斩草除根。一面追着，马玉龙一面说：“前头小辈慢走，你何人？”

前头这人并不答话，任你把嗓子喊哑了，他也不答话。马玉龙甚是着急，说：“你再不答话我要骂了！”这人说：“别骂。”说罢，止住脚步。马玉龙睁眼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碧眼金蝉石铸。原来大家在水师营中喝完酒后，石铸替马玉龙发愁。他知道这竹城水寨就是会水也难进去，可他把马玉龙的宝剑忘了。他自己心说：我暗中看马玉龙怎么进这竹城水寨，莫非他还有异样能为？看见马玉龙出了中军帐，下了水，石铸在后头跟着。见马玉龙用宝剑一破竹城，这时自己才明白，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就这一样就比我多一手。然后仍在暗中跟着。见马玉龙果然身体捷速。看他把马褂花翎盗出来，石铸故意吓他，引他快走。下了山，听他说要骂，这才站住，说：“贤弟别骂，是我。”马玉龙一看是石铸，说：“石大哥，你真吓着我了。”

石铸说：“贤弟真乃英雄，愚兄佩服。”

二人这才下水出了竹城水寨。石铸仍把这竹子照旧插好，别叫他看出进来过人。

二人回到水师营，天方才四鼓。马玉龙也不睡了，心满意

足，真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
闷来愁肠困睡多。

候至天光大亮，营中一放调队炮，众人都起来。马玉龙说：“石大哥，你跟我去问谁同去。”

纪逢春说：“我去。”

武杰、孔寿、赵勇、胜官保一同坐了一只船，也不带兵，后面毛如虎、周玉祥、小丙灵冯元志、小火祖赵友义、段文龙、赵文升并坐了一只船，他们若打起来，也好接应。

马玉龙这只船来到竹城下，一叫竹门，把守门的是王宠、于通喽兵，问：“你们来此何干？”

马玉龙说：“我等来找水龙神马玉山，我已将黄马褂大花翎盗得到手，快把飞云清风、焦家二鬼、吴家堡群贼送出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杀进竹城，鸡犬不留。”

那守城之人一听这一番言语，众人吓得战战兢兢，都说大营中有出类拔萃之人，咱们这里这等机密人家，来去随意自便，不费吹灰之力。这得去到里面回话。

兵丁一转身跑进去回禀。马玉山等人都是一惊，跟随水龙神到了竹城之上，果见纪逢春托着黄马褂、大花翎。

飞云一看，说：“老寨主，别上他们的当，大营几位大人也许有黄马褂、大花翎，恐他拿假的来哄我们。这竹城水寨他们岂能进得来？哪能这么容易？”马德下了竹城，坐着小船来到山寨根，要了一匹快马，跑上山去来到内宅。

马玉花方梳完了头，在院中看花。

马德说：“妹妹，可不得了了，快开箱子，看看黄马褂大

花翎丢了没丢？”

马玉花来到屋中，一看箱子没锁，说：“昨天莫非哥哥你拿进来我没锁上？”这才打开箱子一看，里面连包袱黄马褂大花翎踪迹不见。马玉花大惊，说：“我屋里外人进不来，再说谁知道？莫非他会算？”

马德说：“你跟我去见老爷子去罢，他的脾气我惹不了。”

马玉花说：“我跟你去见，这也无妨。已然被盗去，这也不怨我。这是贼人夜晚偷去。”

兄妹二人转身往外走，他母亲正到这院里来看女儿，一听说此事，甚不放心，要跟女儿到外面看看是怎样办法。

母子三人这才出了大寨，坐船来到竹城，顺梯子上去。

马德说：“回禀父亲，我妹妹房中黄马褂、大花翎已被人盗去。”

马玉花说：“天伦在上，昨夜孩儿睡沉，并不知被何人盗去。”

马玉山一闻此言，气得半晌无语。飞云一看马玉花，又看一眼马玉龙，贼人脏心太大。飞云就说：“一个人放的东西十个人也找不着。老寨主，看看马玉龙人品俊秀，非有内奸，哪能这般容易就盗了去？老寨主还不明白么？”

马玉山一听这话，本就有气，一想有理，哪这么巧？要没内奸，如何这般容易呢？正想着，纪逢春就喊：“马玉山，这女儿把黄马褂、大花翎给了我们马老爷了，昨天在山寨睡了一夜方才回来。”

马玉龙说：“你别胡说，我马玉龙乃当世英雄，岂能做这苟且之事？”

马玉山一听，气得哇呀呀怪叫，说：“好丫头，我一世英

名被你埋没！我就要你马上一死，就在此时此地。”

马玉花有口难言，自己一想，我莫如投河一死，省得受这腌臢气。想罢，说：“娘亲，你白生养我，不能尽孝了。我也不知是谁作恶，惹人家受屈。”说罢，往前紧走几步，她母亲要拉没拉住，由竹城一扑跳入水中。毛如虎一看，知道是冯元志之妻，赶紧跳下水去救上船。她母亲放声大哭，马德把他母亲劝走。

马玉龙说：“水龙神马玉山，我与你昨天打赌，我将马褂取来，你快将贼人献出。”

马玉山羞恼成怒，说：“这马褂不是你盗的，定有内奸。

”飞云在一旁说：“老寨主说的对。”

马玉山说：“即使你能为你也不行，这是我本山的人给你的，我不能交人。你有能为，攻打清水滩吧！”

马玉龙哈哈大笑，说：“马玉山，你不是英雄，连狗熊都不如。自古人无信不立，你既然失言，三天之内我必要破你这清水滩，杀进城去，鸡犬不留。”

说完话，便带了众人回归本营之内。先派人把徐、刘二位请到水师大营，大家共同商议这件事。

徐胜说：“马贤弟，既把黄马褂大花翎盗回，贼人不讲情理，隐贼不献，该当如何？”

马玉龙说：“贼人叫破清水滩，他才能服我们。”徐胜说：“这竹城水寨甚不易破，我所调的潼关兵都不习水战。”

马玉龙说：“贼人倚仗竹城水寨取胜，固他不怕有多少官兵。先得把竹城破了。”

徐胜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即传下令去：若能设法破竹城，赏黄金千两，官连升三级，如要当官时，保举守备。

正说着话，小火祖赵友义过来说：“众位大人，我来这营，寸功未立，我家中，今现有十二箱火器，是火鸽子、火蛇、火枪、火箭，攻城时，叫三军放火箭，多扔硫磺。”

徐胜、马玉龙一听甚为高兴，说道：“壮士既有这样家藏之物，带人快快取来。”

赵友义带了二十个兵，回家去取火器，直奔冯家庄的正西，地名叫麒麟山。赵友义到了家中，把所藏的二十只箱子叫众兵抬着回大营，见了徐胜、马玉龙，将火器箱子打开。众人看过，徐胜吩咐说：“赵壮士，你带五十名兵、两只战船焚烧竹城，明天早晨听传令。”

小火祖赵友义连声应诺。大家商议已妥，归到各自帐房中安歇，次日，营炮一响，众将集中军帐。

徐胜在当中，两旁刘芳与马玉龙等众官排班落座，徐胜说：“马贤弟，你调派攻打前敌，我与刘大人打接应。”

马玉龙这才传令叫石铸、毛如虎带五百官兵、五只战船攻打前敌，叫小丙灵冯元志、小火祖赵友义、赵文升、段文友、周玉祥五人带百官兵、五只战船焚烧竹城。马玉龙自带龙山水军，孔寿、赵勇、李环、李珮、武杰、纪逢春、胜官保五只战船作为中队接应，徐胜带五百官兵、五只战船为后队接应，刘芳护守底营。

吩咐已毕，外面营门兵丁进来禀报说：“营门外来了两个人，是问南嵩县仇丧店的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二人前来奉钦差大人之谕，见众位老爷。”

众人一听，说：“请。”石铸赶紧迎出来。

书中交待，刘得勇刘得猛自仇丧店捉拿二鬼之后，自己把家中安置好了，来追钦差，要保护大人查办西夏，将来可以得一官半职的。二人由仇丧店起身，一直追到潼关。打听钦差大

人现在潼关未走，二人来到公馆一找石铸，听差人说：“石大爷未在公馆，同徐刘二位带兵到清水滩剿贼去了。”二人说：“烦你等回禀，见见大人。”大人一见，说：“你二人既来，速去清水滩帮众人剿贼，我必要保举你等。”二人这才来到大营。一回禀，石铸迎出来，把他二人请进去。众人引见已毕，说明奉钦差大人谕，来帮打清水滩。

石铸说：“好，刚好派我前敌，你二人跟我打罢，刘得勇、刘得猛随同。”

石铸、毛如虎点起五百官兵，五只战船，三声号炮，开船直奔清水滩。来到竹城以下，石铸吩咐官兵在船头上喊叫。竹城之内听了，赶紧报知马玉山。马玉山急速出来。

“我等是彭大人派来的前敌，若不出来，攻进城内，杀你等鸡犬不留。”

竹城上面把守的是于通、王宠，带有七八百名喽兵，并不搭言，一阵乱箭齐发，官兵挥兵刃拨挡箭支。后头小火祖赵友义带着二队五百官兵赶到，见石铸攻城，贼人坚守，并不出战，这才打开箱子，叫众兵齐放火箭，射在人身上衣服就烧，射在脸上头发胡子就烧。火鸽子一放，如同火球飞到竹城上面，贼兵鼠窜，烧得焦头烂耳，也有被水淹死，也有被火烧死的，一阵大乱。王宠于通一看不好，转眼之间竹城上面一片火起。他二人支持不住，赶紧顺梯子下去，一面往里面赶紧报信，把兵调齐。

马德吩咐：“赶紧开城与他开仗，赶紧叫老寨主带领群雄与他等决一死战。”

王宠将竹门大开，头队兵船就是王宠带着五百水鬼喽兵，一百钩连刀手，出了竹门，一字排开。花枪太保刘得勇见贼人亮队，船往前进，用枪一指，问：“来者通上名来！”

王宠说了名姓，问：“你是何人？敢到清水滩送死吗！”

刘得勇说：“我奉彭大人谕，调兵剿贼。”刘得勇说罢，挑枪就刺。王宠挥钩连刀急架相迎，二人动手。于通带兵出来与刘得勇交战。马德兵船出来，毛如虎敌住他们。

正打得棋逢对手，不分胜负，就听清水滩连珠炮一响，水龙神马玉山带领众贼和山喽兵一百二十只战船，出了竹门，大家会合在一处，直扑奔官兵大队而来。

水龙神马玉山坐在当中，两旁是他四子。马金花手持铁棍，耀武扬威。此时，头英山这八个贼人，那青毛狮子吴太山老奸巨滑，一看竹城火起，官兵围住，势派不小，他便叫过吴铎、武峰，说：“你我由紫荆山逃走，以免束手被擒。”

樊成说：“吴大哥言之有理，无奈你我投奔何处？”

吴太山说：“奔鹿阳府连环寨可以存身，那里有我的好友。

”

这几人说：“甚好。你我冲出重围，保护自己，不必管清水滩之事。”

说罢，坐着兵船出了竹门。一看王宠、于通正与前敌交手。

吴太山吩咐：“往前冲出重围]”

这二队官兵只顾烧竹城，马玉龙三队未到。马玉龙三队若到，他等也难冲出。吴太山带了七个人、两只船直奔向西南，开到西南岸离竹城有十五里地，名叫鱼腹浦，八个人下了船，告诉水手说：“你等回去，我等奉了老寨主之命，有紧要机密事。”水手答应。

这八个人径自投奔鹿阳府去了。这两只船方要往回走，内中一个管飞虎船的水手头目叫阮雄说：“众位慢走，咱们大家要回清水滩。依我看，今天凶多吉少。这吴太山众人分明是逃走。依我之见，走吧，船上又有米粮，咱们投奔两湖地面落马

湖猴王李佩，可以安身。”

众水手说：“既然如此，何不去投奔？这清水滩一破，你我遇事不便。”说着话，拨转船头，径自去了，这且不提。

单说竹城外开仗，王宠、于通俱已败了。马家五龙过去与石铸、毛如虎、刘得勇、刘得猛杀在一起。吴家堡吴元豹就瞧见马玉龙赶到，他心里害怕，所有这些差官他都不怕，就怕马玉龙。今天一瞧见马玉龙来，他刚想要逃走，迎面有一只战船挡住，大嚷：“小辈别走，我特意前来拿你！”吴元豹一瞧是纪逢春，挥锤就打。纪逢春用锤相迎。正动着手，武杰抖了一镖，打在颈嗓咽喉，吴元豹栽倒。船头纪逢春过去，一锤将脑袋砸了，把脑袋砸了个脑浆崩裂。吴通一瞧他兄弟死了，气往上升，拉刀要给他兄弟报仇。刚要过去，小鹞子周治说：“你看，王宠于通败了。头英山那几位是跑了，你我别在这白填饿肚子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吴通说：“咱们上哪去？”

周治说：“咱们回凤凰山也可，投奔鹿阳府访友也可。”

吴通说：“也好，我兄弟也死了，我也不能替他报仇。官兵势派甚大，你我赶紧走吧。”

他们立刻跳下水去，浮水逃走了。逃了不远，遇见王宠、于通。于通问：“你二位哪里去？”

周治说：“我看事不好，走为上策。”

王宠说：“有理。”四个人浮水投奔清水滩东岸，于通到家收拾行李，逃命去了。

水龙神马玉山一瞧人越杀越少，闹海龙马显被毛如虎捉住。工夫不大，见石铸把马德捉住。水龙神马玉山真急了，一挥手中跨虎双拦扑奔石铸。纪逢春、武杰、孔寿、赵勇、李环、李珮围住翻江龙马海、探海龙马江，马玉龙抱着宝剑阵观敌。

马金花一眼看见马玉龙，见马玉龙比冯元志长得更加俊秀，自己颇有爱慕之心。一挥铁棍，跳在马玉龙背后。马玉龙一看来了个丑姑娘，用宝剑一指说：“你是什么人？还不退出去！”

马金花说：“我是清水滩大寨主之女。我过来不是跟你动手，是跟你商量一件事。”

说着话，伸手就要拉马玉龙。英雄气往上冲，说：“好贱婢，男女授受不亲，你这贱婢这样无耻！”

马玉花一瞧，说：“哟，你这小白脸，我好心好意爱你，你怎么这样大脾气？我拉你上我船上，跟你商量。我今年二十岁，还没有婆家，我也长得不丑，咱二人郎才女貌。”

马玉龙一听此言，拉出宝剑照丑丫头一宝剑，马金花闪身用棍相迎。两个照面，被马玉龙一剑结果性命，将死尸踢在河内。再看石铸不是马玉山的对手，看看要败，马玉龙过去说：“石大哥闪开，待我捉拿这匹夫！”

马玉山一看他儿子被擒，竹城烧了，贼党跑了不少，他是真急了，一死相拼。见马玉龙过来，他挥兵刃大战十数个照面，被马玉龙将跨虎双拦一剑削断。马玉山往圈外一跳，被石铸一腿踢倒，按住捆上，把他撂到官兵船上看着。独角龙马铠同飞云清风、焦家二鬼在一只船上。一看事情不好，被捉的，逃走的，清水滩是冰消瓦解，就剩马江马海动手，看看要败，莫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回头马玉龙带官兵一围，想走也难。想罢，马铠吩咐水手开船，投奔西北卧龙湖。船似离弦之箭。石铸看飞云等逃走，说：“追！”跳上一只船。胜官保、武杰、纪逢春、孔寿、赵勇六个英雄，如流星赶月追下去。这里众人又把马江马海围住。石铸六人追赶出有十里之远，眼前有一山口，这水由那里往外流出来。船迎着浪走着。

水手说：“众位老爷，这船不能再走，过去山洞就是卧龙

湖，非得过来船，不能接进去。”

石铸就见来了一只船，把飞云等接过去。石铸站在船头，就说：“里面听真，他等是贼，我等是差官。要将他等放走，我回头调官兵来捉你。不然，把我等接进去。”

就见出来一只船，六个人跳上船去。

胜官保说：“不好！”

话未说完，这只船往下一翻，把六个人翻在水内。石铸想着：不要紧。总是艺高人胆大，岂想到一下去就由不得自己，想往上钻，只听得铃铛哗啦一响，下面有拦江绝获网，有钩子把衣服连肉钩住，好一阵疼痛难忍，石铸也不敢动。有人拉上网去，把六个人俱皆捆上。石铸睁眼一瞧，这湖口内越往西水越宽。南边一座大山头，东边也是山头，是穿山的一道湖口，北边是山坡，靠北岸有五百只战船。眼前站立着二人，带着五百个水鬼喽兵，长得相貌狰狞。上首这人有二十五六岁，身高七尺，头大项小，带分水鱼皮帽，身穿香河鱼皮岔面皮衣，紫中透黑。两道粗眉，一双阔目。高鼻骨、四字口，怀抱纯刚鹅眉刺。下首这人也是这样打扮，怀中抱着一对钩连刀。

书中交代，这座卧龙湖。旁山上有一位寨主，姓余名化龙，人称闹海蛟，乃是鹿阳府连环寨的二寨主。他因兄弟不和，自己一怒，出了连环寨，带了家眷占了这卧龙湖与陆寨。后来，他自己结发妻故去，只有一个女儿，跟他练得一身好工夫，人称闹海白湖余金凤。余化龙在此山收了两个义子，原是先占山的大王，也姓余，一个叫铜头余强，一个叫铁背余猛，与水龙神马玉山是结义兄弟，山上有七百喽兵。故此今天马铠等带飞云等前来投奔。来到湖口，马铠一打胡哨，胡哨是绿林军的一个暗令，正是余强余猛把守湖口，有一只船，由绳子拴着，放出船来，将他等拉进湖口。

徐强问马铠：“从哪来？”

马铠说：“被仇人追下来。这几位不是外人。”便给余强引见了，说：“兄长设法把那追来的人诓进来，拿住才好，我到里面见伯父请安去。”

余强派手下人带进山去，余化龙正在大厅看喽兵操练刀枪拳脚，马铠过去见礼。飞云、清风一看这位老寨主年有花甲以外，猛威威，身高七尺，膀阔三停，面如紫玉，两道英雄眉，一双虎目，鼻如悬胆，四字方海口，花白须根根见肉，身穿青羊长衫，足下薄底快靴，两旁有五六个童子。马铠过去见礼。

余化龙问：“贤侄，从何而来？”

马铠放声大哭说：“伯父需救小侄男。现时我走头无路，入地无门，只因我父亲得罪彭大人，彭大人现派无数的官兵将清水滩破得冰消瓦解，我一家骨肉分离。我被官兵追赶，逃奔而来。伯父要不管，我得束手就擒了。”

余化龙说：“本来你父亲性情偏僻，有些任意妄为，惹出家败人亡之祸。不要紧，要有人追来，我给你报仇。”

余化龙吩咐喽兵将他等带在后面逍遥阁上歇息、吃酒。飞云等也都见过，八个喽兵带了往后面去，来到后面逍遥阁上。逍遥阁是五间，隔院内是万卉群芳。摆开桌椅，喽兵下去不多时，将酒菜端上来。众人落座。

马铠说：“可叹家破人亡，我空为大丈夫，上不能顾父母，下不能顾妻子，我同你等同做避罪之人。”

飞云说：“兄弟不要发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众人正喝酒，听外面一阵大乱，飞云叫喽兵前去探问。原来是余化龙叫喽兵把马铠领至后面。刚走，有喽兵进来禀报说：“少寨主捉了六个人。”

余化龙吩咐手下人押进来。不多时，两人搭一人来到分赃

聚义厅前，两旁喽兵站立。余化龙问道：“你等六个人姓什么？叫什么？”

石铸说：“老贼要问，大太爷姓石名铸，绰号人称碧眼金蝉，当年盗过九点桃花玉马，弃邪归正，跟随彭大人，奉旨查办西夏差遣委用。你们这些贼人好大胆量，竟敢把贼人放走，将差官老爷捆上。要知事的，快将差官老爷放开，不然，我们后队一到，把你等全皆拿住。”

余化龙哈哈一笑，说：“你家寨主服软不服硬，你等要苦苦哀求，我也许把你等放开。要说这话，来呀！将他六人囚在后面空房中去，少时，我将你等开膛摘心。”

喽兵一听，即将六人押到后面，囚在空房之内，就听前面一阵大乱，余化龙叫人前去哨探。原来是余强、余猛正把守湖口，看由清水滩来了一只船，立定一人，头带包耳，护项麒麟盔，身穿麒麟铠，怀抱着宝剑，来者正是马玉龙。他在清水滩与贼人开仗，又将马江、马海拿住，共合拿住马家父子四个，剑斩了马金花。所有这些喽兵杀死不少，淹死不少。也有浮水逃走的，生捉了一百多人，归降二百余名。马玉龙进了竹城，得了贼人的战船五百余只。就见山寨火起，原来是马玉山之妻金氏知道他父子被擒，就想着也不能活，点起一把火，烧了山寨，一家投火而死。马玉龙大获全胜，一查点自己的人数，不见了石铸、胜官保、武杰、纪逢春、孔寿、赵勇六个人。乱军之际也没看见他几人往哪里去。内中有兵丁看见说：“马老爷，那几位是追马铠和尚老道一共五只贼船，往西北追下去。”

马玉龙问：“往西通何处？”

本处喽兵说：“往西十数里，是卧龙湖与陆寨，有一位寨主叫闹海蛟余化龙，他与这清水寨有往来。卧龙湖口有一只船，往里接人，一打胡哨就出来。那水浪头往外流，外船进不去，

非得他的船放出来，上了他的船，他有绳子拉进去。”

马玉龙说：“我得赶紧追他们。恐他们受害。徐大人押着马家父子，带领全军大队回归大营去。”

马玉龙坐了一只飞虎舟，带领了十二个水手来到这湖口，一捏嘴，胡哨一响，果然余强余猛瞧见，放出船来。马玉龙叫自己这只船在此等候，不准走。水手答应，马玉龙上了卧龙湖的船。余强余猛一想，活该又拿住一个，只要一上船，就得被获。一拉网，马玉龙掉在网内，觉得有钩子挂在麒麟铠。马玉龙用宝剑一砍，将网削了几个窟窿，一纵身跳出来，说：“好小辈，胆敢使这样诡计！”挥宝剑扑奔余强。余强用峨眉刺分心就刺。马玉龙用宝剑一砍，将峨眉刺削为两段。余强叫声不好，刚要跑，马玉龙宝剑已到。余强手疾眼快，一闪身，被马玉龙将左肩削下一块肉。

余猛一瞧哥哥受伤，挥钩连刀要给哥哥报仇，照马玉龙分心一刺。马玉龙一闪身，宝剑往下一砍，将勾连刀削为两段，一反手宝剑直奔脖颈。余猛赶紧藏头缩颈，竟将鱼皮冠连发髻削去。

两个人回头就跑，吓得众水手喽兵一个个齐声呐喊。马玉龙赶紧追赶到山口，见余强、余猛顺山坡往山寨里跑。马玉龙仍然后面跟随。刚到寨门，就听里面锣声大振，喽兵呐喊。马玉龙就知道群贼聚众，举宝剑直入龙潭虎穴，要与余化龙大战一场。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回

余金凤智斗玉龙 演武厅英雄比武

话说马玉龙拿了宝剑，闯进大寨。一瞧余化龙聚了有三四百名喽兵。余化龙一见马玉龙进来，即将一对虎头双钩怀中一抱，问：“来者，你是何人？”

马玉龙说：“我乃龙山马玉龙是也。你们这一群山贼，胆敢将彭大人的办差官拿住！”

余化龙说：“不错，是我将你们办差官拿住。你若赢得了我这对虎头钩，我将他等放出来。你若赢不得我这只虎头钩，连你休想逃走。”

说着话，两个人各施所能，战了有两刻之工。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就听说姑娘来了。马玉龙偷眼一瞧，由打后面来了一个姑娘，长得花容月貌，头上蓝巾帕罩头，身穿银红色汗衫，葱绿绸的中衣，足下窄窄金莲，红缎花鞋，腰系雪青汗巾，手持双宝剑，长得朱唇皓齿，玉面桃腮，真有倾国倾城之貌。

此乃是闹海蛟龙之女，名叫余金凤，文武全才，水旱两路精通。今天听说前寨她父亲与人动手，她自己甚不放心，赶奔前来，拿了双宝剑，叫道：“父亲躲开，待我拿他！”

马玉龙一想：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她一个女流之辈，就是我赢了她，也不体面。赶紧往旁边一闪，说：“那女子，快快闪开，我乃堂堂正正英雄，轰轰烈烈豪杰，岂肯跟你这三处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动手！”

余金凤一听，气得峨眉直皱，杏眼圆睁，拿宝剑照马玉龙就砍。马玉龙用宝剑急架相迎。闹海蛟龙在北台阶上站着看一男一女动手。这位姑娘这双宝剑，真似双龙搅海，马玉龙这只单宝剑犹如怪蟒钻窝。马玉龙一想：用宝剑将姑娘的双剑削断，可以胜她。无奈这剑躲闪甚快。正在不分胜败之际，就见余金凤往旁边一闪，马玉龙一进步，姑娘一抖手，甩出红连套锁，其形仿佛盘香，由上面将马玉龙套上，上面铁钩将衣服钩住。余金凤用力一揪，竟把马玉龙揪倒，众人过来就要拿绳子捆。

余化龙说：“别拿绳子捆，这人的工夫不俗，他必会脱身。到后面拿匹绸子把他缠上，拿绒绳把他捆上。”

马玉龙一听，这招真损，自己闭目不语。平生以来未曾遇到过敌手，今天来到这陆寨，叫人拿住，把一吐英名化为流水了。只得一语不发，叫人捆好，把他放在大厅前。余化龙叫他女儿到后面去，这才来到大厅，把余强、余猛叫上来，上些止痛刀枪药，说：“你两个人跟那个姓马的动手，他身上必有硬工夫的。”

余强说：“我二人一照面就败了，大概他身上多有硬工夫。”

余化龙说：“他使的这宝剑名为湛卢，乃春秋战国欧冶子所造，能削铜铁、剁纯钢、斩蛟龙，陆砍犀象，杀人不带血，迎风断草，刻木如丝，切鱼断筋，铁轴挥为两段。他身上有硬工夫，可以拿他的宝剑杀他。”

余强说：“爹爹，既要杀他，何不就将他杀死，斩草除根？”

倘要放他逃走，终然萌芽复起，是卧龙湖心腹之患。”

余化龙说：“我有我的心腹事，非你可知。你到西院把那姓石之人放了，就说我请他来。”

余强、余猛到了西院空房之内，把石铸绳扣解开，说明缘由。

石铸说：“我岂是那样的人物？将众人都放开我才走。”

余强带着石铸来到大厅，闹海蛟余化龙降阶相迎，道：“石铸请上坐。”叫手下倒过茶来。

石铸说：“老寨主，我等乃阶下囚犯，既被你拿住，为何以客礼相待？”

余化龙说：“我有一事相求，望阁下分心。刚才我拿住一个马玉龙，乃龙山公道大王，人称忠义侠，我久仰此人大名，乃当世的英雄。我把他拿住，并无加害之心。我欲把我女儿许与他，结一门骨肉至亲，烦劳阁下为媒，成全此事。我帮着将飞云、清风二鬼拿住，连马铠都在我这里。他既入了我这卧龙湖，不亚于龙潭虎穴，就是他肋生双翅，谅他也不能飞出去的。只要马玉龙一答应，我立将他五人拿住。”

石铸说：“既是老寨主这番厚爱，就算成了，我去说。”

余化龙就叫喽兵带领石铸到东配房。石铸一瞧马玉龙，见他被他家拿绸子缠上了绒绳。

石铸说：“马贤弟，今天你这是初次受困。”

马玉龙一见石铸，脸通红地说：“石大哥，小弟活不得了。”

石铸说：“兄弟，我为你的事而来。方才你如何被他擒的？”

马玉龙将动手之事述说一遍。

石铸说：“不要紧，你栽跟头没栽到外人手里，方才老寨

主请我为媒，他就只一女，要与你结亲。你要应允了，他还帮着把飞云、清风二鬼捉住。要不依从，我们大家都不能活。”

马玉龙说：“这件事我并非不愿意，无奈我自幼已定下亲了，那关氏尚未过门，你得跟他说明白。”

石铸说：“是，这件事总要说明。”

说着话，石铸出了配房，来到大厅。见了余化龙，石铸说：“方才所说这件事，马贤弟倒愿意，无奈他父母自幼替他定下关知县之女，今尚未过门。”

余化龙说：“那不要紧，过门之时，以姐妹相称，还有什么争论？”

石铸说：“这就好办了，我可以去跟他商量商量。”

石铸复又过去一说。马玉龙说：“既是他这样成全，我也未为不可，凡事皆由天定，不能由人算。”

石铸这才又回到厅房，将话说明。余化龙赶紧带人过来，把马玉龙解开，搀扶起来。马玉龙参拜了老泰山，余化龙跟他要定礼。

马玉龙说：“我出来追贼，囊中未带物件，择日再送吧。”

余化龙说：“这就是了。”赶紧叫余强、余猛到西院把那五位放出来。

余强去不多时，将武杰、纪逢春、孔寿、赵勇、胜官保带至大厅，将众人的兵刃还回大家。大家来到前厅，彼此见礼引见已毕。

余化龙吩咐：“摆酒！”

手下喽兵答应，来到厨房，吩咐道：“好好预备酒宴，今天寨主大喜的日子，必然有赏。”

厨子立刻备办酒席。少时喽兵将桌椅摆开，酒果上齐。马

玉龙、石铸上坐，东边孔寿、赵勇、纪逢春、武杰、胜官保五人，西边是余化龙相陪喝酒。石铸问道：“老寨主跟水龙神马玉山是怎么认识的？”

余化龙说：“马玉山之妻金氏是连环寨四十八寨总寨主金清的胞妹，我与金清是孩童携手世交，故此马玉山他时常到连环寨去，我等乃结义兄弟，素常我就知道他的脾气偏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我时常良言相劝，他并不听从。后来他在清水滩所做所为甚是可恶，我跟他绝其往来。他屡次派人请我，我并未亲身到过清水滩。今天马铠带着飞云等逃在我这里，苦苦哀求我救他，我知道飞云在京都盗手签，奉旨一体捉拿焦家二鬼。逃军清风是行刺的刺客，情同叛逆，我岂能保护他等？我只可将他拿获，交于大人，这也是他自做孽。”

石铸说：“事不宜迟，且先等等喝酒，我们先把这几个贼人拿住，然后再喝酒不迟。”

余化龙说：“他等现在后面花园内，犹如笼中之鸟，釜内之鱼。”

说着话，众人各抄兵刃，一直扑奔后面，来在逍遥阁以下。

余化龙说：“你等分四面扎住，别回头，一上去把他们惊走反为不美。”

马玉龙说：“我上楼，你等都在楼下，分为四面。”

马玉龙手执宝剑，同着余化龙一上楼梯，见桌椅酒席都摆着，贼人一个不见。余化龙就是一愣，不知道这几人哪里去了。马玉龙也看得真真切切。

书中交待，五个贼人中就是飞云诡诈多端，精明强干，虽然在这逍遥阁上吃酒，听外面一阵大乱，飞云说：“你们众位喝酒，我到前面去瞧瞧。飞云来到前面一看，把石铸六人捆上，一看甚为高兴。回到后面向马铠说：“这位老寨主真待你不薄，

够面子，将追你我的几个人拿住了。”

马铠说：“那是自然。我们是老世交，要靠不住我也不来投奔这里呢！”

飞云说：“好。虽然拿住这六个人，他可没杀，捆上囚在西院。若真有交情，他既拿住，就应把你我请去看看，一杀，那是真的。这个他还有变，我们不可大意。”

清风说：“这话有理，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

正说着话，又听前面一阵大乱。飞云又出来一看，是马玉龙进了山寨。他暗中看着余化龙跟马玉龙动手，不分胜负，就见余金凤出来。飞云一看，把脖子一伸，两眼一眯，心说：这样佳人，今天我飞云要不走，晚上我找她追欢取乐，凭我小模样也过得去。这飞云本是采花淫贼，见了姑娘媳妇他就爱。今天见了余金凤，本来长得花容月貌，够十成人才，飞云一瞧余金凤把马玉龙拿住，吓得他一吐舌头。他瞧着把马玉龙捆上，余化龙夸他宝剑，又听着说请石铸提亲，飞云一听就凉了半截。我和尚再没有这便宜的事，我们要想法逃走，别等死了。回去向马铠一说缘由，问马铠：“有甚么主意？”马铠说：“有主意，我们投奔鹿阳府，找我亲娘舅去，他是连环寨四十八寨的总寨主，叫金钱水豹金清，二寨主叫滋毛水虎金亮。他老哥俩统辖四十八寨，我们到那里约请水旱两路英雄去杀彭大人，可以替你我报仇。事不宜迟，赶紧就走。喽兵要问，就如此如此回答。”

众人点头答应，大家逃出后墙，来到前山河边。喽兵问说：“你们几位上哪去？”

马铠说：“我等奉寨主爷谕，有机密大事，快放过船来。

”

喽兵将船靠岸，五个贼人上了船。喽兵问：“是奔清水滩，还是奔青松岭？”

马铠说：“奔青松岭大道。”

此刻，余化龙带了众人来到逍遥阁，一看，贼人踪迹不见，余化龙说：“了不得了，我失了神，谅他们走不远，赶紧追！”

众人这才跳出后墙，顺山坡来到前面河岸。见隐隐三里远处有一只小船，料是飞云众人，余化龙就问：“谁叫你们把他等渡走？”

喽兵头目过来说：“他几位说是老寨主叫他们办机密大事去，我等都知道他们跟老寨主有交情，不敢违背他。一个小头目、四个水手送他等上青松岭，这时也追不上了。”

马玉龙说：“总是贼人命不该绝，万般自有定数。”

余化龙说：“你我大家回去吧。”

众人回归大寨，来到分赃厅，重新落座吃酒。余化龙问道位都保举什么官了？”

石铸说：“我自从嵩阮县跟大人当差，立了几件功劳，大人赦了我的罪。前番大人折奏入都，将马贤弟赦罪，圈回本旗。我二人都得了六品军功，现在有官无职，随大人差遣委用。”

余化龙说：“我将来办一件大事，总要天下扬名。立下功，给我姑老爷官居一品，位列三台，公馆有办不了的大事，你等找我来即可。”

马玉龙说：“是了。”余化龙听说之话，大家也不往心里去，想着也没有甚难办之事。大家喝完酒，天色已晚，也不能回去，都住在这大厅之内。

次日早饭后，余化龙叫余强余猛把众人送出卧龙湖，有马玉龙的一只船过来迎接。众人跳上自己的飞虎船，向余强二人

告辞。马玉龙的船来至东岸，众人回到大营。

徐胜早已将清水滩之贼口供讯明。马玉龙一到，撤队回潼关，兵回本部，把黄马褂、大花翎交还大人。众人见大人回话，把清水滩出力人员带进公馆，通了名姓，给大人行礼。

大人吩咐：“把水龙神马玉山带上来。”大人一问口供，马玉山颇有不怕死之雄心。吴元章口出不逊。大人说：“我理应重办你们，你们窝藏贼党拒捕官兵，情同叛逆。不分首从，均皆斩立决。”

冯元志上来给大人磕头说：“民子被众差官所约，探打清水滩，若非马德，民子同毛如虎已死，在清水滩求大人额外施恩，公侯万代禄位高升，给马氏门中留后。”

大人说：“你起来吧，这样贼人理应斩草除根，念你给他求情，本阁从轻办理。马玉山窝藏贼首，理应凌迟处死，从轻改为斩首立决，就地正法，人头号令。马德乃叛党之子，屡次拒捕官兵，属目无王法，本应斩首示众，本阁看冯元志求情，马德、马江、马显、马海着永军新疆不回。所有贼党按地解回，交本地严加查办，不准在此地逗留。”在潼关将众贼定案，大人入都。所有清水滩出力之人员竭力保举。石铸、马玉龙、赵友义为功之首，余者按次序造具复厅清册，送兵部大人在潼关歇息，等候旨意。

过了数日，有礼部左侍郎田文忠奉旨按驿站加紧来到潼关，先遣报马到公馆，留住彭公大人。次日辰刻，有探马一报，大人带领合属文武迎接钦差进公馆。圣旨一悬，大人按见君行三跪九叩礼。田文忠把圣旨展开宣读。圣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吏部尚书彭朋功劳卓著，办事精明，屡次剿灭巨寇，安抚宫阁，实是有先贤之风。朕赏赐银龙珮一

块，赐免死金牌一个。钦此。钦遵所有保举人员，有宫门抄单。马玉龙以守备用赏，加四品衔。徐胜、刘芳、武杰、纪逢春、苏永禄各赏加一级。石铸、胜官保、赵友义、冯元志、段文龙、赵文升、刘得勇、刘得猛剿贼有功，均钦赐总随彭朋差遣委用。苏永福立功后被贼所杀，照阵亡例，赐恤其子应得世袭云骑尉，暂以千总用，归彭朋手下效力。飞云盗珍珠水签，又屡次侵扰地面，着彭朋即行拿获。钦此。

众人随大人谢恩。田文龙说：“现在大内失去九头狮子印，在乾清门东留诗，现将原诗抄来，着彭朋对看，限一月缉拿。”

大人一听就是一愣。田文忠将诗句拿出来，大人一看，大吃一惊，就知道这件事不容易办，乃是仇人跟我做对。非我在圣上驾前有忠诚信之名，我的命就没了。众差官一瞧彭大人接过这张字柬，大人颜色更变，众人情知不好。诗柬上面写的是：

杨刘石姓论英雄，
夜入京都紫禁城。
禁地盗去狮子印，
拿问彭朋便知情。

彭大人看罢，惊了半天，这才吩咐款待钦差，细问大内的缘故。

田文忠说：“只因上月二十三日，太后老佛爷的万寿，王公大臣在里面庆贺。宫里有戏，未免出入的人乱杂。夜晚，就把九龙狮子印失去。天一亮，乾清门边上有字柬，万岁爷就知道贼人跟大人有仇，先着顺天府赶拿，至今并无音讯。只因见

了大人的折奏，保举人员不少，知道你爱收揽英雄，故此给你一个月限，办理此案。”

大人点头，这才摆上酒宴，款待钦差。

次日，田文忠告辞回都交旨，彭大人送出公馆门外。大人回来把众差官叫上来说：“现在圣上失去九头狮子印，贼人留下诗句，明明把我告下来。圣旨给我一月限，要将贼人拿住。我也不知是哪路贼子这样大胆。我给你等十天限，如将贼拿住，本阁必要着实保举。”

众人答应下来，各自改扮行装，出离了公馆。

内中单表马玉龙和石大爷、胜官保三人，出了潼关城北门，走了七八里之远，石铸说：“马贤弟，你看这件事情够多逆，竟有白刘石三人在京师地盗去九头狮子印，把大人给告下了。你知道这白刘石三人是哪路人物？”

马玉龙说：“小弟虽在绿林寄身，这几年不甚交结同道之人，实不知这三人是哪一路人物。石兄最爱交结绿林之人，谅必知道。”

石铸说：“我想不起有这三姓中的人物。”

马玉龙说：“今日晚间我回去到店中问我师兄，他都知道这些事。天下只要有名的绿林，无不认识。”

石铸说：“有理，我姐夫他也许知晓此事人。”

马玉龙说：“很好。”

二人正说之际，眼前黑暗暗一片绿树林，只见前面有一座古庙，坐北向南。抬头一看山门上有一块匾，泥金字，上写：“敕建玄真观。”山门紧闭，有个东角门也关着，一看是三层大殿，还有配房，已年深日久，有坍塌之处。

马玉龙看罢，说：“石大哥，我到庙里歇歇，庵观寺院乃是过路的花园，勿论是和尚老道，我们进去他得预备茶。”

石铸说：“那是自然，我也渴了。”

胜官保说：“我也渴了，我们进去喝碗茶。那盗从北京城偷的东西，叫我们在此地找，贼如在北京城，我们不是白劳神么？”

马玉龙说：“这话也是，不过尽人力而已。大人既派我们出来，我们不得不从。”

三个人这才打门，门一开，是个十五六岁的道童，鬓挽双丫髻，身穿蓝布单道袍，青护领白草鞋，手拿一把茧刷，一见众人，连忙合掌当胸，一打稽首，口说道：“无量佛。三位施主老爷，从何处来？”

马玉龙说：“由潼关来到此地访友。”

小道童往里相让，三个人进了庙，在东鹤轩落坐。道童转身够奔里面。工夫不大，托出三碗茶来，问：“三位施主贵姓？府居何处？”

石铸说：“你这庙中有几个老道？你可有师父？”

小童儿回说：“我有师父，我师父最爱练武，没事在庙中练长拳短打、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样样拿得起来。我们两个徒弟使唤。有四顷水旱稻田，山上有四块果木园子。”

马玉龙一听，这庙很是富足。喝了两碗茶，说：“道童，你把师父请出来，我们见见。”

童儿说：“你来得不巧，我师父今天下山访友去了，带着我师弟。这庙留我看家。”

石铸说：“这就是了。”

马玉龙坐了多时，说：“石大哥，要依我之见，咱们不必往别处去了，在这里歇歇，回公馆吧。”

石铸说：“也好。”

胜官保一语不发，听他二人吩咐。现在天也就在未末申初

之时。

马玉龙说：“天也不早了，我们慢慢往回走罢。”

小道童问说：“你们三位施主是哪里人？”

马玉龙说：“我们是北京的。”

小道童说：“昨天来了三位，住在我们庙里，也是由北京来。我打听半天，北京很为热闹。一位姓杨，一位姓刘，一位姓石。”

马玉龙一听这三姓，说：“这三位在这里住了几天？”

道童说：“昨天一天呢。还很开通，给了二十两香资。”

马玉龙说：“你知道这三位是哪里的人？”

道童说：“他们是鹿阳府的人，昨天他们住在这里，说京中热闹繁华。我听着恨不能飞了去，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

马玉龙说：“一处不到一处迷，其实也不过一样。”心中暗想，这话有根，莫非贼人真往这来了么？这可活该，无意中访出点消息来。明天我们顺着大路巡巡，也许能找着贼人。

想着，要跟道童再盘问盘问，说：“我们少待片刻再走。”

道童说：“多歇歇，晚上庙里粗食现成。”

石铸说：“也好。”

道童就转身出去。

胜官保说：“石爷爷，你看巧不巧？误打误撞会访着贼人的踪迹，真会往这么来了，这也是贼人该当遭报。”

说着话，道童端进酒菜，请三位喝酒。石铸、马玉龙三位坐下，斟出酒来。马玉龙就是一愣，一看发浑的酒，心里说：“这道童说话很老实，也许酒剩坛底子了？”说：“道童，你叫什么？”

道童说：“我叫永清。”

马玉龙说：“你喝这杯酒吧。”

小道童一听，脸一红，眼珠一转，马玉龙就看出破绽来，说：“你喝。”

道童说：“不会喝。”

马玉龙说：“不会喝也得喝。”

道童回头往外就跑，马玉龙赶过去揪住，如鹰抓燕雀，如何动得了？马玉龙一捏他的嘴，把酒灌下去，见小道童一裂嘴，扑咚栽倒在地。

石铸在旁边说：“贤弟，此事也多亏你细心，要不是你细心，咱们都坠牢笼了。”

马玉龙说：“你我急速到后面瞧瞧是怎么一段事。”

石铸拉了杆棒，出了鹤轩，三人往后走了一重院落，由大殿往东一拐，就看见四扇屏门当中开着两扇。进了屏门，一看是北房三间，东里间屋中隐隐射出灯光，有人说话。石铸一看这老道，见他就是由葵花观漏网逃走的恶法师马道玄。自从葵花观逃走，来到这庙中，将本庙老道害死，就在这庙存身。飞云众人是由卧龙湖逃走，依清风要奔鹿阳府，飞云说：“暂且不忙，找附近的地方歇两天，等彭大人动身，我们在后走。惹碰着他走过，见办差官，岂不被他拿获？”

清风说：“也好，我们奔玄真观，听说马道玄在那里。”

众贼这才来至玄真观，与马道玄同在一处。头天晚上，来了三个贼，在这庙投宿一夜，乃是凤凰山一百单八将之内的人，约飞云众人上佟家坞，飞云三人不去，这三人走后，飞云想要回京都。清风说：“不好，京都人烟稠密，我们身担重案，依我之见到鹿阳府找我师父去，即便有人找了去也不怕。”

飞云说：“不忙，住两天再说。”

今天马玉龙一来，小道童进来一说，飞云出来探明，向众

人说：“可了不得，来的这三人都是你我的对头。”

马道玄说：“不要紧，回头留他们喝酒。”告诉小道童：“你话里引话，别叫他们走，留下他们喝酒。”

小道童出来说会儿话，留下众人吃斋，这才把迷魂酒端出来，没灌成人家，倒让马玉龙把他灌了。

石铸三个人来到后面，听见是对头冤家飞云、清风、焦家二鬼，石铸在外面一嚷，马道玄由里面窜出来，一挥刀扑奔石铸，马玉龙赶过去就是一剑。马道玄一闪身就奔马玉龙，约三五个照面，就被马玉龙一剑将刀削断。马道玄往圈外一窜，被胜官保一龙头杆棒打倒，石铸过去按住捆上。马道玄是瞑目受死，一语不发。

马玉龙再往屋里一瞧，飞云等都不见了，由后门户逃走。马玉龙再上房一瞧，人踪迹不见，这才说：“我们就把马道玄带走吧。这几个贼都跑了。山路崎岖，不必追了。”

石铸说：“既瞧见，总是追者为是。昨天圣上还降旨，捉拿飞云。真要把他们捉住，也是一件惊天动地之功。”

马玉龙说：“无奈贼人已走远，不见踪迹，你我不是白费心机？”再一找，道童都跑了。石铸把马道玄扛起来，三人出离了玄真观，一直奔向潼关。

天光大亮，来到公馆，正遇大人派徐胜为监斩官押解水龙神马玉山出斩。石铸进去回禀：“现在拿住马道玄，前在葵花观陷害差官，今又窝藏飞云等人。”

大人说：“从我下河南，他在玄通观身背命案数条，早应身受国法。带上来！”

大人看了一看，也不讯供，吩咐：“随马玉山一同就地正法。”

左右将马道玄绑上，押解市口。老道破口大骂。

杀完了贼人，众人回来，大人问道：“你等访查九头狮子印，可有下落？”

众人齐回说：“并无踪迹，实不知被哪路贼人盗去。”大人派差官访查数天，并无下落。

这一天，大人想：再访查不着，送个覆奏的摺子以便动身。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外面有位余化龙来找马玉龙马大老爷。”

马玉龙一听岳父来了，赶紧出来迎接。来到外面，见余化龙骑着大花驴，身穿洋丝大褂，内衬蓝绸裤褂，青缎子抓地虎靴子，下马把皮帽挂在外面。

马玉龙过去行礼说：“岳父从哪里来？”

叫听差的人把驴接过去，拉在马号喂料，把余化龙让进公馆。来到配房，众人过去见礼。没有见过的，都给引见了。

马玉龙说：“岳父来此有公干吗？”

余化龙说：“我来禀见钦差大人，有机密大事。还有一件事，姑老爷，这件事我给你办好了，保你虽不能封侯封王，也得官居极品，名扬天下。我得面见大人再说。”

马玉龙说：“有什么大事，可以先对我说。”

余化龙说：“有机密大事，还是万年不遇的巧机会。”

马玉龙说：“既然如此，你老人家在此少待，我去禀见大人。”

马玉龙转身奔上房道：“给大人请安。现有我岳父余化龙来此求见大人，有机密事。”

大人说：“请进来吧。”

马玉龙来到配房说：“钦差大人有请。”

余化龙说：“你们这几天都急了吧？”

马玉龙说：“急什么？”

余化龙说：“圣上丢了九头狮子印，你们不着急吗？”

马玉龙说：“现在我们已找了十几天，并无下落。既是你老人家知道，更好。”

余化龙说：“我知道，一时半时也说不完，我见钦差大人再说吧。”

马玉龙在前头领路，余化龙跟随来到上房。大人正在椅子坐定，余化龙过去行礼。大人吩咐看坐。彭福搬过一个凳子，放在一旁。大人给这脸面不小，他终是一个下人。余化龙告了坐，说：“钦差大人在上，草民来此非为别故，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大人台前告禀。”

大人说：“余义士，有什么事只管讲。”

余化龙说：“在此潼关西北，离此一百八十里路山内有一佟家坞，那里住着一家财主，姓佟，人称佟百万，有千顷之地，买卖无数。他家的西北山内，自己开出一个金矿，由此得了无穷的富贵。我与这佟家庄是结义兄弟，佟百万倒是本分人，由文举人报捐。皇上赏给金陵连昌道，他在外做官。佟家坞方圆二百里地都是他的买卖，房屋家人所住。他修了二十里地的城沟，归佟家。他有四个儿子，金柱、玉柱、锁柱、宝柱。他们有一个师父，叫人和教主，化地无形的白练祖，在四川峨眉炼气。这个老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善知过去未来之事。他名为天地会八卦教，家中设立招贤馆。白练祖又从江西信州萃云峰请来他两个师兄，大师兄叫天文教主张洪雷，二师兄叫地理教主袁智干，在佟家设立三教堂，收了五百徒弟，分散普天之下给他传教。内中有东西南北的邦会，总分为四面。前者金柱请我入教，给我写信，知道我同他父亲结义，他封我一字并肩王。他自立为开天中正王。我想我要一入伙，就算反叛，因此我也没想回信，也没去。自举义造反，金柱给他父亲写了一

封信去。佟百万一见，又气又怕，就倒了。他卧病沉重，在江南买了七八块坟地，告诉他妻子，买七八口棺材，我一死，各坟地里埋一口，恐怕他儿子造反刨坟。果然，未至一月就死了。他妻子尹氏，还有一女，叫佟金凤，由南边回来，来到佟家坞，由我卧龙湖经过，给我带来许多土产，言说佟金凤死在半路，甚是烦闷，约我入伙，把女儿余金凤过继。他为女儿定于七月十五日挑选兵马大元帅。我想约我们姑老爷设法定计捉拿这伙反叛。”

大人说：“九头狮子印莫非在佟家坞么？”余化龙说：“原本是佟家坞选一位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在招贤馆有佟金柱的知己的几个人，内中有一个姓杨名坤，人称白猴杨坤，偷盗甚能，有飞檐走壁之能，窃取灵妙之巧。在佟金柱跟前说下浪言大语，要到京都盗，取九头狮子印来，打算当兵马大元帅时就用此印。我听见这个消息，打算明天先同女儿随佟百万之妻尹氏够奔佟家坞。我一去就是一字并肩王，让我们姑老爷这公馆先去几位卧底。若能抢得这个元帅兵权到了手，就好破贼人了。”

大人一听，说：“此事如果是真，本阁必要专行折本，奏明圣上，必要保举老义士做官。”

余化龙说：“民子不愿出仕为官，我得了功，给我们姑老爷，求大人提拔栽培。”

大人说：“老义士，你先请吧，我必派人到佟家坞卧底。”

余化龙转身来到配房说：“姑老爷你等要去，不换服色到佟家坞进不去边界。”

马玉龙就问：“天地会八卦教是怎样打扮呢？”

余化龙说：“天地会教中，打扮也不随古，也不象今。武

将都是头带三角白绦巾，有金抹额，身穿白缎箭袖袍，都是青缎靴，扎白花，各以白鹅翎为记。他们说话不离本，出手先见三反搭二钮扣，背后拿金钱，他们教中人都是这样打扮。你们要去，都要隐姓瞒名，扮作天地会的式样。”

马玉龙说：“是了，你老人家请吧，五天之内，我等必到。”

余化龙告辞，大家送出会馆以外。马玉龙回来问道：“跟我到佟家坞卧底都是谁去？”

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黄面金刚孔寿、白衣秀士赵勇四个人说：“算着我们。”

纪逢春说：“算着我。”

武杰说：“算着我。”

石铸、胜官保八个人都愿去，回明了大人，每人赏给了二十两银子，置办服色。纪逢春拿了二十两银子问：“我置办什么服色呢？”

马玉龙说：“天地会以白的为主，靴子要扎白花，腰缠白绦。”

纪逢春一听，转身就走。方一出公馆，碰见出殡的，他过去把孝家挡住道：“哎，你等等走，你把你这身衣服卖给我。”

丧主说：“你要买什么？”

纪逢春说：“连你这帽子、衣服、手里的幡都卖给我。”

丧主说：“你们家谁死了？”

纪逢春说：“你胡说！老爷当的这是差事，我给你二十两银子，你卖不卖？”

丧主一想：已然快到坟地，我这孝衣满值一两银子，为何不卖了得二十两银子？想罢，说：“我卖给你。”

说着话，把孝衣孝服脱下来，纪逢春给了二十两银子，丧主随即走了。

纪逢春穿上孝衣，戴上孝帽，手拿旗幡进了公馆，一直够奔上房。

纪逢春说：“大人，你看好不好？”

大人一见，气往上撞，本来公馆衙门最忌穿白，便叫当差人把他赶下去。

纪逢春来至差官房，众人一瞧，全都笑了。武杰说：“混帐东西，谁死了？你还不磕头！”

纪逢春说：“你们叫我穿白的，我穿这白的你又说我。”

马玉龙说：“你这不对，你把旗幡撕了吧。”

纪逢春瞧人家贴白太阳膏，他把旗叠个大白布饼，贴在天灵盖上，把孝袍子撕了，另换衣服，系了一条白带。

次日，众人骑马，纪逢春仍骑玉圣庵得来的那匹白驴。大众起身出了公馆，顺大路够奔佟家坞。头一天住在半路，第二天有正午来到佟家坞的边界，众人进了山口一瞧，另换一番天地，所有住户的门口，也有画白八卦的，也有画黑八卦的，也有画白圈的，不知是什么暗记。马玉龙留神记在心中。日色西斜之时，来到佟家坞这座城，住在东关。一瞧这座店，坐北向南，里面房子不少，字号是天城客栈。

众人下了马，小伙计接过去，说：“你们都是来下场的吧？”

石铸说：“你们几位住上房吧。”

众人进了屋中，石铸说：“这里武场可净，这佟家坞的人是有外来的。”

小伙计说：“哪里人都有，可都是咱们教里人。头一个月就有河南华县、延津县、山东白连池、苏州太湖、直隶，北京

来了不少位，都等着这位元帅呢。今天你们几位来巧了，我们这一百多间房都住满了，这上房先住着是红毛太岁吕寿、乌云豹张鼎、病二郎吕福，在我们这店住了一个月，是佟家坞王爷今天请了去，公馆上房才腾出来。你们几位就住了吧。”

马玉龙说：“很好，你去倒壶茶来。”

小伙计转身出来，工夫不大，端上茶来，说：“你们几位会总贵姓？”

马玉龙说：“我姓马，名叫士杰。你问我名姓做什么？”

小伙计说：“晚上我们得上店簿，上巡捕所去回禀。那巡捕所单有两位会总，专查各店的住客，怕有不是我们教中人前来打探机密事。会总爷要查问是哪路的人，必有那路会总爷的信，不然也挂不上号，也不能进场。”

马玉龙一听，我们也没信，也不知岳父他老人家来没来。自己正想着，店家拿过花名册来，头一名马士杰，第二名关保。一问纪逢春，他说：“我叫纪闾儿。”

石铸说：“我叫石柱儿。”众人都按名字写下来。店家走后，马玉龙要了一桌酒，九个人同桌喝酒。告诉伙计：“你下去吧，叫你再来。”

石铸一看这席也是鸡鸭鱼肉、干鲜果品，甚是不错。石铸说：“马贤弟，人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是处不到永不知。你我这样人物，总算走南闯北，竟不知此处有这样反叛。”

马玉龙说：“大哥悄言，店中全都是他们人，倘若听见多有不便。从今后进了佟家坞都要小心才是。”

石铸说：“那是自然。我已知道有此一说。”

众人推杯换盏，传酒布菜，开怀畅饮，吃到月上花梢。店中人来回伺候。

天有初鼓之际，就听见外面乱马奔腾，人声呐喊。石铸众

人听见就是一愣，都出了门，往外一看，只见店门大开，由外面进来有五十名八卦教兵，各执刀枪棍棒。为首有两个人，一高一矮，高的有六十以外，头戴三角白绫巾，金抹额，二龙斗宝，双插白鹅羽，身穿白缎子箭袖袍，上绣黑牡丹，花腰系丝绒，足下青缎靴子，扎着白花，手中拿着铁棍。下首的矮身躯那个人也是这样的打扮，五短身材，紫脸膛，使一对虬龙棒，带着五十名兵，直奔上房，说：“店家，上房住的是什么人？可上好了店簿？”

店中人说：“并无外人，都是会中人，是来夺都会总的头一名的。”

那人一听，说：“原来马会总住在你这店。一字并肩王吩咐我二人在查各店之时，留神打听这马士杰。马士杰乃是老王爷的徒弟，今既住此，我去见见。”

说罢，来至上房说：“马大爷今天才到？”

马玉龙说：“不错，今天才到。会总贵姓？你怎么认识我？”

那会总说：“在下我姓谢名自成，绰号人称金头太岁。那是我拜弟矮金刚公孙虎。我二人查店，欲寻马大爷，今天可巧在这里遇见了。店家，马会总不论吃多少钱，不准要钱，开一笔帐，上我那里去取钱。”

马玉龙说：“使不得，我理当会账。”

谢自成说：“些须小事，我已结了。”

马玉龙说：“我也不必再让，你我后会有期就是。”

谢自成告诉店家：“加意伺候，这是一字并肩王爷的徒弟，来到这里，咱们佟家坞的王爷必然重用。”说罢，带着手下人去了。

这店中伙计及掌柜的，时常问茶问水的，很为殷切。一夜

无话。

次日是七月十四日早晨，余化龙遣家人给马玉龙送来一包褂改换行装的衣服。马玉龙打开一瞧，是一顶三角白绫巾，一件白缎子绣围龙的箭袖袍，一双青缎靴子，上面扎着对翅蜂。然后又派人送过一桌酒席，搭来一坛绍酒，说：“老王爷少时就来。”

马玉龙等众人这才摆上酒宴，同坐吃酒。工夫不大，就听后面一片声喧，纪逢春出去一瞧，有五十步队执着刀，五十马队当中一匹坐骑，正是闹海蛟余化龙带着十数个人，来至店门首。众人迎接出去。马玉龙带同大家行礼，余化龙带了亲随进了店中上房。马玉龙过去行礼。

余化龙说：“我正盼想你等多时，今日来得正好。明天是你们夺印的日期，先替你们挂上号，明天伺候进场。今天我带你等先去看看。”

余化龙见屋中无有外人，说：“明天你们能夺了这个元帅，一来九龙狮子印可以到手，二来有了兵权也好办了。现在贼人势派甚大。”

马玉龙说：“明天看事做事，见机而作。”

余化龙说了几句闲话，这才带了众人出了店。先到挂号房挂上号，然后够奔十字街，带领众人看看佟金柱的王府。十字街西边坐北向南，东边是王府，西边是预备大元帅府，在街南是演武厅，南边一片教军场，周围有五里之遥，按次序分五方金木水火土。马玉龙等众人看明，这才回店。

余化龙回归王府，派了十数个人伺候马玉龙。店中掌柜的伙计都知道是一字并肩王的徒弟，没人敢惹。马玉龙在店中也无事，同众人闲谈了一天，倒很自在。在晚上这店中都忙了预备报状元老爷，进坊的饭打状元灯笼。

马玉龙同众人在店中吃了酒宴。天有三更，外面人声呐喊，街市上一阵大乱。马玉龙同众人骑上马，各带兵刃，来至演武厅，挂了号，在正东站着。一瞧，北边是九间九龙厅，当中坐定佟金柱，头前有十二个童子，打着金锁提灯，有二十四位镇殿会总，都是头带三角白绫巾，身穿白缎箭袖袍，绣团龙薄底靴，勒下佩刀，有五百亲兵护卫。东边摆着坐位是一字并肩王余化龙，西边是他三个兄弟佟玉柱、锁柱、宝柱，下边的两旁站着铜头狮子袁龙、铁头狮子袁虎、金头太岁谢自成、矮金刚公孙虎。这四个人各执兵刃。佟金柱身后有四扇屏风，做出两条金龙二龙戏珠。两旁夺印之人不少，今天有佟金柱手下大将抄水燕子石锏奏明佟金柱，说：“取选夺印之人先练弓刀石，然后上马动手，讲究马战步战水战。若能连胜五将，准其挂帅，余者量才而用。”

今天佟金柱上座彩山殿演武厅，拿过花名册一看，头一个是赛霸王胜昆，原是山东人，乃是武举。上京会试，因匀刀失了义，着赶出南天门，自己没脸回家，就在北海大洪门放响马，打劫来往客商。遇见八路都会总妖道吴恩，看他是个英雄，约他到佟家坞，派他为散值会总。佟金柱甚为喜爱，以厚礼相待，想派他为帅。又怕众人不服，故此想出立这武场考取英雄。倘再有比胜昆能为武艺高的，就派别人。若没有就派他为帅。故此各路天地会、八卦教中人，都去信定于七月十五日在佟家坞夺天下都会总的缺。

今日，天下各路八卦教中的会总全都在此。佟金柱今日拿过花名册一看，头一位是胜昆，叫上来说：“你下去，如前三场连敌五将，准你挂印为帅。”

胜昆他本是武艺人出身，先拿前三场，把人赢了。他想：天下绿林不会弓箭的多，故此他出这主意难人，不会弓箭的不

能过来。前三场交待不了，今天胜昆下了彩山殿，要过头号弓。拉了几膀膊，又把大刀拿过来，耍了前后背面花把刀。耍完了，练头号石。大众齐声喝彩。

把石头拿完，他站在当中，一抱拳说：“众会族人等听真，在下姓胜名昆，绰号人称赛霸王。今奉王家千岁的令，要挑选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如有人交代完前三场，下来跟我比武。”

只听正西边庚辛金白旗下一声喊嚷：“待我来！”出来一骑金青闪电白龙驹，鞍辔鲜明，倒拽威武铃，十分英雄。这人跳下马来，身高八尺，细腰窄背，头带三角白绫巾，勒着金抹额二龙对宝，当中一朵红绒桃，秃秃乱摇，身穿白绫缎箭袖袍，上绣蓝牡丹花，足下白缎靴，扎青花，面皮微白，细眉单眼，鼻直口阔，海下虎须，正在壮年；在马得胜钩上挂着一条神飞枪，来到彩山殿下，先参见了开天中正王，报名说：“臣张鼎，绰号人称乌云豹，乃河间府商家林人氏。”

佟金柱说：“你下去，若能胜五将，准你挂印为帅。”

张鼎说：“遵旨。”转身下来，拉了三膀头号弓，耍了大刀，拿了三起石头。

张鼎原来是武秀才出身，只因在家中不务正道，吃喝嫖赌。今天把弓刀石练完，过去说：“胜兄，你我马战步战？”

胜昆说：“你我步战、比拳，不必比兵器。”二人这才一擦拳比式，三五个照面，就见张鼎不是对手。累得力尽筋乏，张鼎便败下去了。

马玉龙这边就是四个人，是武秀才出身花刀太保刘得猛、花枪太保刘得勇、孔寿、赵勇。他们四个人能练弓刀石马步箭。刘得猛、刘得勇二人过去看看，头号弓拉不开。赵勇头号弓拉了两膀。前三场未能较完，四个人碰了钉子下来。

胜昆哈哈大笑，说：“有真正能为再上来，若无真正能为，不必上来。”

话言未了，就听东北一声喊叫，出来一人，正是打虎太保纪逢春。大众睁眼一看，身高七尺，身穿紫花布裤褂，腰系白带，现换了一双青靴子，扎白花。人家是两贴太阳膏，他在天灵盖上贴一块白瓶，面皮微黑，黑中带黄，两道竖眉，一双圆眼，高鼻梁，雷公嘴，来到彩山殿下。说：“王爷在上，我叫纪闾儿，给王爷进头。”

当差人说：“你不要胡说，王爷怪罪于你。”

佟金柱一瞧，这个样还想当元帅？佟金柱说：“纪闾儿，你也敢来到彩山殿夺取元帅？你有什么能为？真象马猴精。你是哪里人？谁带你入的教？是哪路会总拿文书把你调来？你说！”

这几句话问得纪逢春傻小子张口结舌。旁边余化龙一看，甚是着急，怕傻小子泄露机密，坏了大事，急忙说：“王爷，这个纪闾儿是我卧龙湖喂马的喽兵头目，此人武艺颇佳，刀枪棍棒拳脚纯熟，跟我徒弟马士杰来的。王爷挑选英雄，不可以貌取人，可以叫他下去交代三场。如武艺高强，亦可以重用。”

佟金柱说：“王家千岁言之有理。”

余化龙说：“自古以来，以貌取人失事者多。当年王莽开科取士，夺取五虎状元，中了岑彭。马武奇才，嫌马武貌丑，赶出南天门。岂知马武系文武全才。马武一怒，在望月楼题反诗一首。写的是：

自幼生来心性卤，怀揣壮志宏泥土。
论文备读五楼书，曾受十年寒窗苦。
王莽开科聚贤人，不辞千里来夺虎。

老贼白眼慢贤人，因我貌陋当面辱。
此地无地可容身，怒拿长剑寻汉主。

题了反诗，气走了马武。直至刘秀走国，在后来姚期、马武双救驾，保了汉光武中兴。在受禅后，诛苏刚莽，皆是王莽一面之差。王莽要中了马武的状元，何致如此？这也是天道的循环。再唐僖宗开科取士，有一黄巢貌丑不中，赶出南北门。黄巢一怒，反出长安，由金顶太恒山起兵夺取南北二京，杀人八百万，直杀得唐僖宗避兵西祁州。程敬思搬兵沙土国，清了李晋王二十七镇诸侯会合中府。今日王驾共举大事，不可依相貌取人。”

佟金柱说：“千岁所说有理。纪闾儿你就趁此下去，如能前三场全行，再与胜昆比武就是了。”

纪逢春答应下来，把头号弓拿过来，他本来没拉过弓，今日他把弓套在脖子上，用手一推，连推了几下，说：“来罢，你们那个敢过来照我这样练一回！”放下了弓，又把大刀拿起来，顶在头顶之上转了几下，只象狗熊耍扁担样式。然后又把刀换在背后，耍了几个放下。他这才拿石头，使尽平生之力，好容易把石头拿起来，自己放下来，过去说：“黑大汉，来来来，你我二人比比武艺。”

胜昆一瞧这纪逢春，相貌虽然丑陋，力气倒也不小，连忙说：“纪闾儿，你可会拳脚？”

纪逢春顺口答应说：“会。”二人抡拳走了五六个照面，纪逢春一失神，被胜昆一脚踢了一个跟头。纪逢春站起来，臊得满脸通红，自己回归东方。胜昆更洋洋得意，说：“众位听真，有本领者再来，没有真本领者不必来此处人前献眼。”

话言未了，只听东方有人喊道：“呔！对面小辈，休要夸

口，我来也！你等可知道玉面哪吒马士杰的厉害！”

原来马玉龙不愿出来，虽然是来此卧底，又怕有人认识。

石铸一见纪逢春输了，说：“马贤弟，我们干什么来了？”说着话，石铸就嚷，把马玉龙往外一推。马玉龙听石铸已嚷了他的名姓，不能不出来。马玉龙先到彩山殿，见了佟金柱，行礼已毕，佟金柱一看，马玉龙头带三角白绫巾，身穿白缎箭袖袍，绣蓝团龙，腰束五彩系带，足下青靴白花，面皮微白，白中透润，由白润之中透出粉红，如桃花一般，目似朗星，眉似漆刷，鼻梁高耸，唇似丹霞，双肩抱拢，玉面银牙。

佟金柱一瞧就爱，说：“马士杰你下去，如能将前三场较完，与胜昆比武。如能力胜五杰，可为都会总之位。”

马玉龙转身下去说：“胜会总，你方才拉的是哪张弓？”

胜昆说：“是头号弓。”

马玉龙说：“那边那一张弓呢？”

胜昆说：“那是出号弓，名为小黄龙。比头号弓大三四力，没人拉得开。”

马玉龙说：“试试看。”拿了这张弓，一连拉了十几膀，胜昆一瞧就是一愣，就知道这个马士杰能为大。就见马玉龙拿起大刀，不费事耍了两回，又把出号石拿起来，说：“你等拿石头，可是这等石头？”

胜昆说：“那石头，举不起来。”

马玉龙把头号石头一连举了几次。佟金柱一瞧，站起来喝彩，向两旁众会总说：“活该孤家成其大业，竟有这样能人来了呢！”

马玉龙练完了弓刀石，就与胜昆比拳。胜昆如何是马玉龙的对手？三五个照面，被马玉龙踢躺下。胜昆站起来说：“我拳脚输你也不算数，若有兵刃，你我比试。”

马玉龙说：“可以。”

胜昆过去拿了一口鬼头刀，有胜官保给马玉龙送过湛卢宝剑，两个人就在当场动手。要论胜昆能为，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他自以为压倒天下英雄，自生人以来未遇见过敌手。今天头一次栽到马玉龙手，自己要想用兵刃赢了马玉龙。挥手中鬼头刀，跳在当场，抡刀剁来。马玉龙不慌不忙，微一闪身，留神看他的行门过步，就知道他是行家。走了有五六個照面，马玉龙一瞧就知道赢得了他，故意要施展自己的绵软巧，在他身后随着。足有两刻工夫，胜昆拿刀找不着人，如同大人戏耍婴儿一样，大家齐声喝采。佟金柱看得目定神移，自己站起来，连声称好。马玉龙一换架式，在他眼前一晃，胜昆往前一砍，马玉龙闪后，前后左右他瞧着俱是马玉龙。比了又有半刻之工，见胜昆仍然不认输，自己把宝剑门路一分，施展了七星八卦追魂夺命连环剑，把胜昆刀削为两段。胜昆往圈外一跳，说：“马士杰，我没输给你，是我的刀输给你，这不算。我要有宝刀，你的宝剑也削不坏，你我马战吧。”

说着话，来人拉马抬枪。有人给拉过一匹乌骓，抬过一根铁陀枪。

马玉龙说道：“我没有马。”来到彩山殿说：“回禀王驾，我没有马，不能跟他比武。”

佟金柱说：“来人，把我的那匹新得的赤炭火龙驹备来。”

手下人答应，到马号备上金鞍玉辔、白绦子扯手，马挂马蹄胸倒拽，威武十分，拉到彩山殿。

佟金柱问：马士杰，你有长兵刃？

马玉龙说：“没有。”

佟金柱说：“你使什么兵刃？”

马玉龙说：“十八般兵刃不拘。”

佟金柱说：“我有一条赤金盘龙戟，就是沉重，你可能用？”

”

马玉龙问：“多重？”

佟金柱说：“八十斤。”

马玉龙说：“行。”

去了两个人抬来，马玉龙接过来，还觉轻些，这才下了彩山殿，蹿上坐骑，施展六合枪，大英雄要威镇群贼。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一回

显绝艺双雄夺印 逞色欲黄勇抢美

话说马玉龙上了赤炭火龙驹，来到当场。胜昆早上了马，托着枪，眼都气直，恨不能一枪挑了马玉龙。及至身离且近，胜昆说：“马士杰，你即便今天不夺这印，你也是一字并肩王的徒弟，必是大会总的爵位，何必跟我苦苦作对？”

马玉龙说：“不然。今天你我是人前显贵夺尊，当场不让，故举手不留情。慢说你我并非故旧之交。”

胜昆一听此言，气往上冲，说：“马士杰，你太不知自爱！今天我跟你分个强存弱死。”

说着话，抖枪分心就刺。马玉龙用戟一崩枪，照胜昆刺来。胜昆见戟刺来，把枪往回一撤，怀中斜抱月，使尽平生力往外一推，被画戟将左肋下扯了一条肉，鲜血崩流，由马上摔下来。又说道：“马士杰，你我不必马战，殿前有一铁鼎，谁能举起来算谁赢。”

马玉龙说：“亦可。”

胜昆过去端起来，在殿前来回走了三次，放下。

马玉龙说：“那何足为奇？古来春秋战国伍子胥在临潼会

上单臂举鼎，吓退了十八路反王，秦武王力大举鼎，自己砸坏双足。今天你这是端鼎，自古有举鼎的英雄，没有端鼎的英雄豪杰，待我前来举鼎。”

说着话，就过去单臂举鼎，在彩山殿走了三次，端端正正，仍然放下。众人齐声喝采。后人读至此，有诗赞曰：英雄神力鬼神惊，举鼎千斤显奇能。

至今千古留话柄，犹忆英雄神力名。

佟金柱回头向余化龙说：“孤家王叔老千岁，你看，总是我的造化不小，天生这样英雄保我共成大业。这些人都是奉天承运降世临凡，非俗等人可比，这都是五斗三曹二十八宿，奉佛祖的版文、玉帝敕旨降世。”

余化龙说：“这乃王家的洪福，我看他二人必有大用，不必叫他二人再比，二虎相争，恐有一伤。”

佟金柱说：“是，把他二人叫上来，我都要重用。”

这才叫谢自成传旨说：“马士杰、胜昆上殿，王家有旨。

”

马玉龙来至彩山殿，佟金柱说：“马士杰为都会总，胜昆为副都会总，乌云豹张鼎为前军会总，病二郎吕福为后军会总，铜头狮子袁龙为左军会总，铁头狮子袁虎为右军会总，金头太岁谢自成、矮金刚公孙虎为中军会总，金眼魔王安天寿为管粮会总，红毛太岁吕寿为前部先锋。所有今日在场中二百余人，都封为散值会总。纪阐儿为散值副会总。”

众人谢了恩，开天中正王佟金柱吩咐摆酒，立刻把众人按次序落座。手下人摆下酒，大众开怀畅饮，直至席终。早有人伺候都会总的轿来迎接归帅府。马玉龙上轿，前面五十名飞虎队抗刀封子马开路，旗拥伞扇系牌吊桶，令旗令箭，到了帅府。

门首响了三声大炮，进了仪门下轿。

马玉龙升堂，有站堂中军会总立刻送上花名册来。外面是大小佟家坞之会总三百余位都来伺候禀见。马玉龙都点了名，告诉他等明日看操。众人下去。

马玉龙到后面，早有二十名美女，都是浓妆艳抹，有十七、八岁，前来接都会总爷，都是奉佟金柱之命，在此伺候都会总爷。

马玉龙一看说：“我这不要你们伺候，都下去吧。”

那些人都自去回佟金柱。这帅府里院中是北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五间。院中有二十几盆花，当中一个大鱼缸，里面养了无数的金鱼。马玉龙派石铸等七人在外面安歇，夜晚留神防查，不可大意。石大爷、纪逢春等答应，各自去了。

马玉龙就爱惜胜官保，在公馆之时，认为义子。今日叫胜官保暂充小童，算是马玉龙亲随之人。众人去后，二人在上房。天有初鼓之际，马玉龙叫胜官保去把屋中把卧具都收拾好了，然后好安歇。胜官保到屋中，屋中是两张床，各人一份。马玉龙吃了几碗茶，到了屋中。胜官保说：“干爹，你老人家今天此举，他等岂知道你老人家是龙山公道大王、忠义侠马玉龙？就知道你老人家叫马士杰。”

马玉龙说：“胜官保，从今以后说话要留神。贼党甚多，倘若有能人看出我们的破绽来，那时，你我都有性命之忧。”

胜官保说：“你老人家太多心了。天有初鼓之时，谁敢来帅府打探？”

马玉龙说：“不可大意。”

焉想道外面真有一个贼探，一听胜官保这一番话，这个乱可就大了。白天在教场中夺都会总，内中有三个贼起疑心，就是抄水燕子石锣、燕翅子刘华、白猴杨坤。因见马玉龙得了那

都会总的印，他三个人心中不服，说：“胜昆是多年旧人，马士杰才来两天，王家太不公了。我看他们或许是大清的奸细，前来卧底的呢。”

白猴杨坤说：“我听说钦差彭大人收了个能人，是龙山公道大王忠义侠马玉龙，现在潼关扎住，也许我们闹得声气太大，传在彭大人耳朵里，派人前来卧底，也未可知。今天我们前去帅府探听探听这个马士杰究竟何如人也。还有一事，他要真是会中人，那是王爷该成大事，你我造化不小。打这里挂印为帅，准保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刘华说：“杨大哥，今晚上你就去探探。”

三个人说好了，到天交初鼓，杨坤将夜行衣包打开，帽，穿上青绸小裤袄，勒上抄包，背插一口单刀，带上百宝囊，有鸡鸣五鼓返魂熏香，自己收拾好了出去。挺身蹿上房去。这招贤馆离帅府相隔两层房就到了。马玉龙住的是上房，他来个珍珠倒卷帘，头朝下挂在后室中，听屋中说话，正听胜官保说：“谁知道你老人家是龙山公道大王忠义侠马玉龙？就知道叫马士杰，明天得了招封元帅印，这就能有生杀之权。”

白猴杨坤一听此言，心中就吓了一跳，暗说不好，我等三人用尽心机才得了九头狮子印到手，要不是我探听，焉知道他等是诈降？我今既来此，一不做，二不休，到那前面，用熏香把他制住。到了屋中，我拿他的宝剑杀他，这也有理。

想罢，见屋内二人已睡，他到前院，先把自己鼻子堵上，然后把熏香盒子取出来，他这盒子有转心，活螺丝一拧，自盒口儿冲向室孔之中，往里一冒烟，约有一刻之工，大约里面烟也满了，二人也醒不了了。杨坤拉出背后的单刀，先把门一开，把熏香盒子塞在兜肚之中，进了上房，先从墙上把马玉龙那口湛卢剑摘下来，心说：这是我们王爷的造化。要凭一个对一个，

我真不是对手。现用熏香将他等制住，结果他等性命，除去心腹之患。把手中宝剑举起来，照定马玉龙的脖颈，方要往下剁，背后叭嗒一声，飞来一支镖，正打在白猴杨坤右膊，右膊着了一疼，宝剑松手。回头一瞧，那人就到了，一腿就将杨坤踢倒，捆上。

杨坤一瞧，来人是余化龙，说：“好，你们都是奸细！你勾串彭大人的差官，前来卧底，我一喊，把你等全皆碎尸万段。”

余化龙一听，赶紧把杨坤口给堵上。

书中交待，余化龙因何而来？只因余化龙由卧龙湖与陆寨，把山寨之事交于他两个儿铜头余强、铁背余猛，老英雄同着佟百万之妻尹氏，带了余金凤下了山。原来尹氏有一女，叫佟金凤，长得与余金凤一般不差，走在半路故去。尹氏叫余金凤改为佟金凤，嘱咐家人不准泄漏，以免佟金柱兄弟四人发烦。余化龙同了尹氏来到佟家坞，佟金柱等一听母亲同了妹妹回来，赶紧迎接到家，知道余化龙同他父亲结义，他封为一字并肩王，另修一处王府。

尹氏到了家，见她儿子要造反，一着急，三四日急病身亡。佟金柱将他母亲安葬，自认着余金凤是他亲妹妹，所有家中照料，均归余化龙承管。

余化龙因白天马玉龙得了都会总，就知道教中人有些不服，怕是夜晚有人去行刺，又怕马玉龙众人说话不留神，泄露机密，想要嘱咐众人。方来到帅府院中东房上，就见杨坤用熏香往屋中放，余化龙就是一愣，知道马玉龙他们说漏了话，幸亏我来，不然这几个人命没了。

正想着，见杨坤拨门进去，余化龙由房上跳下来，掏出一只镖，把杨坤打了一镖。老英雄真快，跟进来就将杨坤踢倒捆

上。杨坤要喊，余化龙把他嘴给堵上。老英雄一想，这乱不小。杨坤是佟金柱的心腹人，封为开国将军大会总之职，虽然把他拿住，杀是杀不得，放是放不得，我先把他们救过来再说。一看，就是马玉龙胜官保二人。

余化龙出来，到鱼缸端了凉水，先把马玉龙牙撬开，灌下一碗，又把胜官保牙撬开，灌下一碗。两人少时打了两个喷嚏，然后醒过来。马玉龙一睁眼，见是余化龙，都是合衣而卧，赶紧起来说：“你老人家这般时候尚未安歇？”

余化龙说：“我是不放心，来瞧瞧你等。我要不来，这个乱大了。”用手一指道：“你瞧瞧。”

马玉龙一看，地下捆着白猴杨坤，自己觉着一阵头晕，急忙问道：“杨坤来此何干，是怎么一段事？”

余化龙说：“我来的时候，他用熏香把你们熏过去，拿你的宝剑要刺杀你，必是你们说什么话，露出来本来面目。”

马玉龙说：“胜官保，你看见了，你误说几句，必是他听见，要不是他老人家来，你我性命没了。”

胜官保说：“我从今后再不多说话了。”

余化龙说：“你们无论有没有人说话，不可露出本来面目。这佟家坞甚么能人都有，倘若叫人知道，不但前功尽弃，尚且你我性命难保。”

马玉龙说：“这个杨坤，你老人家有主意没有？我想如把他杀了，头一样，佟家坞城内无处遗尸；第二既少一个人，必要找他。放了他回去，一说你我都是奸细，捉虎容易放虎难。佟金柱知道，你我性命还不要紧，国家大事就难办了。”

余化龙二目愣了半天，还是老英雄足智多谋，精明强干，说：“你倒不必愁他，我有主意处置他，管保无声无色，没有口舌。从今以后，你们众人都要注意，不论在哪里说话都要留

神。”

马玉龙说：“不劳你老人家嘱咐，一回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余化龙说：“我也不便甚叮嘱，诸事要谨言慎行，我将这杨坤带走就是。”

马玉龙说：“你老人家带上那里去？千万不可放他。”

余化龙哈哈大笑，说：“我一辈子焉能做这荒唐事？姑老爷只管放心。”说着话，把杨坤扛起来。余化龙早想了主意：我也不杀他，叫他死了，骂名千载。

余化龙把杨坤扛着，直奔他女儿院中。余金凤早已安歇，老英雄来至室外，叫起女儿来：“我有机密事商议”。余金凤一听，赶紧起来，掌上灯，开了屋外门。老英雄进去，把杨坤放在外间，进了里间。屋中余金凤说：“爹爹，什么扑咚一声放在外间屋中？”余化龙说：“捉住一个白猴杨坤，皆因姑老爷奉钦差大人之命，带着办差官前来卧底，今天得了这里都会总大元帅，我怕他们说话不小心泄密，我去给他送信，正遇上杨坤去探消息，拿熏香熏了马玉龙、胜官保，他要行刺。我把他拿住，想要杀了他，恐怕惹出大祸，放也放不得。这件事，女儿你是聪明人，得你杀他。”

余金凤一翻眼睛，说：“是了，你老人家先走吧。”

余化龙转身出去，余金凤把杨坤提在屋中，说：“杨坤，你愿死愿活？”

杨坤说：“愿死怎样，愿活怎样？”

余金凤说：“你愿死，我把你杀了；你愿活，我把你放了，不准见佟金柱提说今晚之事。”

杨坤一想：这可是活该，我嘴里应他这丫头，不杀我，放开我我就见开天中正王，我一五一十说，他等连你妹妹都是奸

细，把他等全都刷了。

书中交代，余金凤这是为什么呢？因想着捆了他半天，有绳子印，把他放开，再杀他，谅他也跑不了。故此余金凤先将好言把他安住，然后给他个冷不防。

杨坤说：“你只要把我放了，明天我一概不提。”余金凤过去把他解开，白猴杨坤站起来，往外就走。原来捆了半天，浑身都麻了。往外一迈步，余金凤拉出宝剑，一剑就把贼人杀死，自己把剑鞭押在枕头底下，把宝剑扔在一旁，这才高声喊叫。外头婆子丫环听公主一嚷，伺候人等赶紧赶来，点上灯笼火把。

大家一乱，佟金柱此时尚未安歇，听后面一乱，他是疼他妹妹，赶紧叫人打探。手下人回去禀报说：“公主院中闹贼，被公主拿住。”

佟金柱一听，气往上冲：“好贼人，敢闹我家来！待我瞧瞧是哪路贼人。”

说着话，佟金柱带了亲随会总，赶紧打听信。工夫不大，谢自成、袁龙、袁虎、公孙虎、左丧门孙玉、小吊客周通、急先锋萧可龙、金眼魔王安天寿、抄水燕子石锣、燕翅子刘华，大小三十几家会总随后跟着，挎刀佩剑前呼后拥，连余化龙、马玉龙都来伺候。听见王府掌号，必有机密大事。

佟金柱坐着椅子，两根轿杆四人抬着，头前四对气死风灯笼火把直奔后面，来至东跨院。丫环婆子出来迎接。会总都在院中站着，佟金柱兄弟四个进了上房，拿灯笼一照，是白猴杨坤。见姑娘穿着小衣裳，宝剑在地下，剑鞘在枕头底下。

佟金柱问道：“妹妹，是怎么一段事情？”

佟玉柱说：“哥哥，你还问呢，这小子该当刷了，半夜三更来到妹妹屋里，是什么心思？”

佟金柱说：“是，有理。”

余金凤说：“我似睡未睡，他拨门进来，往床上一伸手就摸。我一嚷，他往外就跑，我一剑把他扎死。幸亏我跟爹爹练过把式，不然可了不得了。”

佟金柱一听，气往上冲：“好杨坤，我待你不薄，为何如此？”吩咐把他乱刃分尸。

众人方要动手，内中有人喊叫：“且慢，尚有不白之冤！”佟金柱抬头一看，是抄水燕子石锣，便说：“你为何阻住？”

石锣说：“杨坤死得冤屈。”

佟金柱一听，气往上冲，说：“他还冤，昏夜叩人门户，是为穿窬之盗也。”

石锣说：“不是，实不相瞒王家，是我三人看白天马士杰能为出众，夺了都会总之爵位，我等所疑是龙山公道大王马玉龙，现在保了彭大人，我等虽未见过面，但闻其人，此人也使宝剑。自散酒宴之后，我等商议，叫杨坤到帅府哨探，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他换上夜行衣走的，我们大家等着，不见他回来。正不放心，听王爷传号，我们这才前来，怎么他今会死在这里？他明明是上都会总府里探听机密去的。”

佟金柱说：“你好糊涂，人每逢做背人之事，焉得告诉别人？”

石锣说：“不然。我等是患难之交，平常并无偏袒，我敢在王爷台前保他。”

佟金柱说：“你这人糊涂，你就能保他，他已然死了。再说，他既是好人，为何上这屋里来？”

旁边刘华过来说：“现在后面有三位天地伞八卦教主，他老人家能掐会算。把他老人家请来，一问便知。”

佟金柱一听有理，赶紧派亲军护衙站殿会总谢自成、公孙虎前去到三教堂，请人和教主化地无形白练祖，就说孤家在此立等。两个人转身下去，到了这三教堂。这三位教主一是天文教主张洪雷，是管初一十五育经说法、劝诲众会总所有教中条规，问一答十，道德深远。地理教主袁智千管的是纸人纸马纸刀枪，天天拿符咒催，他得一百天能上阵打仗。人和教主能掐会算，到处劝教，所有教中人都是他劝说。他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八路都会总赛诸葛吴代光，一个叫劝善会总蔡文曾，个个都有经天动地之才，出鬼入神之机。

今天白练祖听说王家请，吩咐打轿，也是椅子轿，轿杆四人抬。头前四个童儿打着气死风，四个童儿打着金锁，提灯笼，随同众人来到前面，在余金凤住的院子东边，有一所闲静所在，白练祖来到，众人迎接教祖进了屋中，让了坐。马玉龙一瞧这个老道就是一愣，方才石锣、刘华所说的话，马玉龙听得明明白白。

只见老道在当中一坐，真赛太白金星活神仙，身高有八尺，细腰窄背，头带青缎九梁道巾，身穿宝蓝缎色道袍，足下高腰袜子，厚底云鞋子，手中拿着萤火刷，面皮微白，白中透润。眉方八彩，目如朗星，海下一部黑须，根根见肉。佟金柱在一旁躬身施礼，说：“教主爷在上，我有一事不明，在教主跟前领教。”

老道说：“无量佛。童儿拿过卦盒来，我山人一算就知吉凶祸福。”吩咐童子把桌子搭过来，老道站起来，眼往上翻，口里不住念念有词。拿出一个卦盒来，内中有十二文金钱，名为金钱太乙，数诚心则灵。老道把卦盒摇了三下，“哗啦”往外一倒。

此时，马玉龙同石铸众人暗中担心，真要老道算出我等来

得有诈，有先拔剑将他杀死，然后倒反佟家坞。石铸众人俱是目瞪口呆，见白练祖将卦盒一倒，说：“无量佛，好大胆！”马玉龙往后倒退一步，汗流下来不少，手按着剑把，瞧着老道，就听老道说：“善哉善哉，白猴杨坤心起不良，想到公主房中采花作乐，死之不屈。”

佟金柱说：“是了，你等大家可曾听见了？教主爷说他死之不屈。教主爷，昨天来了个马士杰，得了都会总教主爷，占占他是真心假心。”

白练祖取过卦盒，又摇完，说：“善哉善哉！马士杰乃上方白虎星君，保王家千岁开基定鼎，王家不要疑心。”

佟金柱说：“是，我也不敢疑心，无奈众人议论纷纷，众口难调。”

说完了话，白练祖坐轿回去。佟金柱吩咐众会总：“你等各归各处安歇去吧。”佟金柱带着三个兄弟、几个亲随会总来到书房之内，佟金柱说：“三位兄弟，我想要买服马士杰的心，你等可有什么主意？”

佟玉柱说：“我倒有个主意，把我妹妹给他招为附马，骨肉至亲，他还能变心么？”

佟金柱说：“对，贤弟此见甚合我意，我就想着这主意，要跟你们商量。回头叫叔父余化龙作媒，是他徒弟，谅他不肯推辞。再叫你嫂子劝劝你妹妹。爹爹在日养成了任性脾气，叫她嫂子同她说明白，凭马士杰相貌出众，武艺高强，真是找都找不着。”

大家说：“是，明天就办。”众人各自安歇。

次日，余化龙正在屋中盘算，想昨天之事好险，贼人还有三教堂，老道能掐会算，总是大清国洪福，幸好没算出来，不该事败。自己正然思想，有手下徒人进来回禀说：“王家千岁

请你老人家，有要紧机密大事相商。”

余化龙赶紧换上衣服，随着来到书房。一见佟金柱两旁有几个小童，屋中并无外人。余化龙说：“王家千岁呼唤，有何事故？”

佟金柱说：“叔父请坐，小侄男有一段心腹事对你老人家商议。”

旁边看了坐位，余化龙坐下说：“贤侄，有话请讲，你我如至亲骨肉一般，何必这样客套呢？”

佟金柱说：“我看叔父令徒马士杰，实是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我打算要把公主给他，恐他推却，我把叔父请来商议商议。”

余化龙说：“没有什么商议之事，只要你喜爱他，就可以办。”

佟金柱一听这话，赶紧打发人去把马士杰马会总请来。工夫不大，马玉龙来到书房，见了佟金柱，一旁落坐。

余化龙说：“徒弟，今天王爷把你约来，非为别事，叫我作媒，要把公主许配与你。这件事也是天作之合，你可不准推辞。”

马玉龙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说：“既是师父分派，徒儿焉敢违背？”

余化龙说：“好，这是王爷指婚，过去叩谢。”

马玉龙无奈，过去给佟金柱行了礼，谢了亲，大众给他道喜，就算余化龙为媒。佟金柱拿书一瞧，择的是初二的日子，心中甚为喜悦。摆上酒菜来，大家痛饮吃喝完毕，把残席撤去。大众说了一些闲话，大众各自安歇，一夜无话。

次日，佟金柱同马玉龙商议，现在兵精粮足，要成大事，唾手可得。”

马玉龙说：“甚好，大家慢慢商议。”

这天，到了初二，收拾一所空房，挂灯结彩。马玉龙一看，甚为喜悦，一概新剪的衣服，马玉龙换上，与众人都见礼。搀扶新人，余金凤同马玉龙拜了天地，共入洞房。众人都散去，余金凤偷眼一看，马玉龙真乃俊品人物，心中甚为喜悦。马玉龙一看余金凤，果然绝色美人。马玉龙见屋中没人，就说：“娘子，我有一事商议，现在你我夫妻，我有一身童子上的硬工夫，不能破身，能善避刀枪，保大人查办西夏。你是开脸的姑娘，我是童子新郎，暂为夫妻之名，不办夫妻之事。”

余金凤臊得面红耳赤，半晌才说：“凡事自有定数，不由人算，任凭丈夫尊便，请放宽心。”

说着话，各自安歇。马玉龙很赞美余金凤姑娘，真乃烈性女子。

次日，马玉龙早起来了，刚漱完了口，就听王府外一阵大乱。由外面进来一个童子说：“我奉命来请都会总，早间王驾千岁点名，按花名册放赏，说短一个前部先锋官，要设立演武厅，挑取人才。”

马玉龙说：“是了，你先去吧。”自己这才换上衣服。外面有听差人等伺候。马玉龙骑马来到王府，下了马，进去参见佟金柱与众人。彼此见了礼，落坐。

佟金柱说：“妹丈，你来了，甚好。我们想要选个精明强干、武艺超群的英雄，在此演武争夺先锋印。”

马玉龙说：“王家千岁所见甚是，凡带兵出敌，必须有前部先锋，阵阵先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攻打前阵，探报军情。”

佟金柱说：“妹丈言之有理。”

当时这才吩咐手下人等摆酒。童儿答应，即忙传知膳房预

备酒宴。工夫不大，桌椅安排，将酒席摆齐。佟金柱兄弟四人相陪。马玉龙推怀换盏吃了几杯，马玉龙问道：“王家千岁打算考什么武艺呢？”

佟金柱说：“先练弓刀石，交代前三场，如能连敌五杰，取前部先锋。”

马玉龙说：“王家千岁之言甚不容易。大概我们天地会八卦教中人，没练过弓刀石的甚多，要先练弓刀石交代前三场，再比武艺，怕挑不出多少人来。依我之见，就讲究马战、步战、陆战、水战，如能连胜五将就可以考取，如武艺平常者再为安置。”

佟金柱说：“妹丈言之有理。事不宜迟，明天就在校军场演武厅考取。现在来夺都会总的人，大概各路英雄、各处会总都尚未回去，可以挑选人才。”

大众商量好了，吃完了酒饭，将残席撤去，马玉龙告辞回归帅府，立刻派亲随人到各村各店送信，就说王家千岁有旨，明日是天地会八卦教各路英雄先来挂号，到校军场演武厅考取前部先锋。亲随人等答应，出去送信。

马玉龙在帅府同石铸众人诉说此事，晚上用过晚饭，各自安歇。一夜无话。

次日，马玉龙方才起来，有人进来禀报说：“王家千岁有请都会总。”

马玉龙说：“是了，少时就到。”这才赶紧换上衣服。早有亲随人等伺候，将马备好。马玉龙带了亲随众人出了帅府，上马来到王府门首。下马来至里面，见了佟金柱，众人落座。佟金柱吩咐摆酒。大众吃喝完毕，佟金柱吩咐带马，外面早有五百亲军护衙二十四家会总伺候齐备。佟金柱同马玉龙出了王府，各自上马。头前有女童提着金锁提灯，檀香喷鼻，浩浩荡

荡，真是耀武扬威，虎视眈眈，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一直来到王府，对过是操练军马的地方，甚是宽大，坐南向北的一个栅栏门上有一块黄匾，写的是练军中营，周回有围墙，方圆足有十数里。佟金柱带了队伍进了栅栏门，往东一拐，路北有九间大厅，是营官看操的所在。来至切近，众人下马。

里面有听差等迎接王驾都会总，佟金柱兄弟四人在前。余化龙、马玉龙跟随在后，进了大厅，以宾主相待。佟金柱坐在当中，余化龙在东边上手，马玉龙在下手相陪落坐。二十四家会总在头前侍立，众削刀手在两旁排班保护。石铸、胜官保众人站在大厅西边，见四面瞧瞧热闹人不少。

佟金柱说：“妹丈，今天为何来得甚晚？”

马玉龙说：“王驾有所不知，只因一夜不眠，心中忧虑，故此早间睡沉。”

佟金柱说：“妹丈有何所思？”

马玉龙说：“我想军国大事，若一兴兵，只可前进，不可后退，总要挑选精明强干的先锋要紧。再者安营扎寨、前敌后队、接应，都要见机而作。”

佟金柱说：“好，今天妹丈挑选前部先锋，看有能为者委派。”这才吩咐把花名册拿过来，递给马玉龙。马玉龙展开一看，头一名红毛太岁吕寿，便吩咐把吕寿叫上来。原来吕寿前者要夺取都会总，因前三场不能交待，故此在这里充当小会总，暂为忍着。今天听说考取前部先锋，他就早来等候。只听得上面一叫，立刻上来参见佟金柱。

都会总马玉龙吩咐：“若能连敌五将，力胜五杰，准其得先锋之官。”

吕寿转身来至当场，把秃脑袋一晃，说：“天下英雄听真，在下姓吕名寿，人称红毛太岁。”

原来吕寿身高七尺，头发不多，黄中透红，两道扫帚眉，一双三角眼，翻眼鼻孔，吊角口，头带三角白绫巾，身穿白绫箭袖袍，腰系白绫带，足穿白花青靴，双贴白太阳膏，却象邪教的样子。来在当场，手提单刀，一声喊嚷：“若有真正能为，下来同我比武。”

话音未了，就听东方一声喊叫：“待我来！”

吕寿一瞧此人，年有二十余岁，面皮微黄，粗眉大眼。来到厅前，报名姓赵名泰，人称云中虎。手使一条花枪。报完名姓，下来一举手说：“吕会总，请。”

赵泰抖枪照吕寿分心就刺，吕寿往旁边一闪，挥刀急架相还。就在五六个照面，吕寿一刀竟将云中虎赵泰结果性命，扎在颈嗓，鲜血崩流，翻身栽倒，立刻气绝身亡。

吕寿闪在一旁，晃着秃脑袋，得意洋洋，说：“刀枪没眼睛，有不怕死的，下来跟我比个高低。”

就听正西一声喊叫：“前部先锋让给我！”

众人抬头一看，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来的正是小神童胜官保。

胜官保跳在当场说：“我叫官保，你来跟我比试。”

吕寿一看是小孩，他焉放在心上，过来挥刀当头就剁，胜官保一闪身躲开，抖龙头杆棒就把吕寿摔了个跟头。吕寿翻身爬起来，哇呀呀乱叫，说：“你使的这叫什么兵刃？”

胜官保说：“我使的这叫扒拉硬。”

吕寿说：“什么叫扒拉硬？”

胜官保说：“你不碰不硬，一碰就硬。”

吕寿气往上冲，挥刀就剁。胜官保闪身就把吕寿摔倒，一连摔了几个，摔得吕寿头晕转向，爬起来就跑。就在这时，就听那旁一声喊叫，声音洪亮，说：“你们莫夺先锋，待我来。”

”

大众抬头一看，又是一个小孩，有十二三岁，圆脸膛，梳着冲天髻，打着小辫，来个旱地拔葱的架式，跳在当场。胜官保说：“你这小孩，来跟我比试比试？”那小孩说：“是比拳，是比兵刃？”胜官保说：“随你。”

那小孩说：“咱俩比拳。”胜官保说：“可以。”将龙头杆棒一围，两个小孩一比拳脚，各分门路走了有几个照面。胜官保越看越爱，心说：“这个小孩子，眼身步法一着一式，必受过高人传教，莫非是我还敌不住他。两个人又走了十几个照面，胜官保说：“咱俩等等，你姓什么叫什么？”

这小孩说：“我姓李名芳，我是金头太岁谢自成的书童，今天我们比武不算，比比暗器。”

胜官保说：“可以。”

来至演武厅，说：“我二人要比比暗器，求会总爷怎样吩咐。”

佟金柱说：“在西边立一高杆，上面挂一金钱，打了金钱算赢了，打不着算输，也不拘是何等暗器。”

胜官保说：“我打镖吧。”小孩说：“可以。”胜官保就在当场掏出一支镖来，一抖手就是一下。只听得当啷一声响，正打中了金钱，大家齐声喝采。一连三下皆中金钱，众人无不称赞。

李芳过来说：“你这个不算为奇，我这里有种暗器叫紧背低头锥，还有两只袖箭头，一只袖箭，我要打中金钱眼，叫凤凰寻窝。第二只袖箭，要把头一只顶开，这名为凤凰争窝。第三只袖箭要把金钱绒绳锉断，我过去要把金钱接住，名叫金钱不落地。”

胜官保一听，自己就摇头，说：“这工夫我练不了，你可

别说了不算数，你真练得上来才算，练不上来算输。”

李芳说：“那是自然，我如练不了就算输。”连佟金柱众人听了都有些不信，会打暗器的甚多，不能这么样，这小孩说话太大，未必能准。就听小孩说：“你们瞧着，我这头一只叫凤凰寻窝，不偏不正，这袖箭落在金钱眼当中，用力小了不到劲，用力一大就过去。”

小孩说完话，连佟金柱两眼都直了。小孩看众人眼神都看金钱，一抖手，袖箭直奔佟金柱颈咽喉。佟金柱一闪身，袖箭正钉在大厅屏风之上。这大厅正当中是四帘门，上有金龙两条，二龙戏珠，上面有一块匾，写的是“聚英堂。”

佟金柱把袖箭躲开，站起身来，哇呀呀直嚷说：“好大胆顽童！竟敢刺杀孤家。众会总，给我把他乱刀分尸！”

这些会总拉刀方要过去，马玉龙一想：这小孩必有清白之冤。十二三岁，好大胆量，我要不救他，可惜他死于乱刀之下。

书中交代，这个小孩因何袖箭要打佟金柱呢？原来李芳住家离佟家坞八里外的李家集，他父亲叫李禄，原先佟金柱未造反之时，李禄给佟家赶车，佟金柱时常出去采猎，路过李家集，看见李禄之妻买线，佟金柱问手下人：“这是谁家的妇人？”手下人说：“这就是赶车的李禄之妻刘氏。”

佟金柱回了家，就把李禄叫过来说：“李禄，你住家在李家集呀？”

李禄说：“不错。”

佟金柱说：“你家有什么人？”

李禄说：“就有结发之妻。”

佟金柱说：“我给你一百两银子，你再娶一个，我听说你妻子貌美，你把她送来给我为妾。”

李禄一想：这件事如何使得？说：“庄主爷家中娇妻美妾

十几个，再说有银钱，甚么样的买不了？何必跟小人争夺？这件事小人不敢从命。”

佟金柱一听，气往上冲，说：“你这厮太不要脸！我好心跟你商议，你敢推辞？”叫手下把他捆起来。这二十多个恶奴就把李禄捆起来，吊在下面一阵乱打。李禄连疼带气，到了三更天就死了。佟金柱吩咐把他埋在乱葬岗，立刻要到李家集把李禄之妻抢来。旁边有一人叫得福，说：“庄主爷不便去抢，人多聚众，事就大了。小人去不用吹灰之力就把她接来。”

佟金柱说：“你果能有些妙计，我就赏你五十两银子。”得福说：“行。”

次日，得福带了一乘轿子，来至李家叫门。李禄之妻刘氏，因昨日晚间心神不定，听见有人叫门，急忙出来问是谁。得福说：“你不认识我，我在佟家坞佟庄主爷那里，现在我李大哥得了一种暴病，请先生一瞧，先生说叫他亲近人给他煎药。你快去看看。”

刘氏一听丈夫病得厉害，急忙换上衣服，托街坊照应门户，出来上了轿子，同了得福来到佟家坞。佟金柱一瞧抬来了，甚为喜悦。刘氏下丁轿一瞧，房子甚为齐整，居中坐着一人，紫微微的脸膛，粗眉大眼，身穿着暑凉绸裤褂，手托着一根银水烟袋，说：“刘氏，你男人李禄业已被我打死了，自那日我看见你有几分姿色，就想把你接来服侍我，省你跟他受罪。你在这里使奴唤婢，身享荣华。”

刘氏一听把自己丈夫打死了，不由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说：“好恶霸，你把我丈夫打死，我同你是一场官司！”转身往外就走。

佟金柱吩咐把她揪回来，吊起就打。一个妇人焉能受得住？自己又一想，我正怀着孩儿，我要死了，连报仇的都没有，这

才说：“我依从你，可得等我生了孩子。”

佟金柱说：“那倒成。”把她交给周氏看着。过了有一个月，刘氏分娩，生了一孩儿。周氏也是李家集的人氏，刘氏说：“周妈妈，你要行好，替李氏门中留后，你把我这小儿偷着送出去。”

周氏说：“可以。”

刘氏说：“久后，我儿大了，你把我夫妻被屈含冤对他说了。还有，我家中的房子家伙都送给你。你老人家只要把我儿抚养大了，就感恩不尽了。”

周氏说：“我的心最软。”这才来在上房向佟金柱告假。

佟金柱说：“你去吧，三两天回来。”

周氏就把小孩带出去，过了两天遣人送信，说她病得厉害，这里刘氏说分娩下来小孩就死了，然后扔了。佟金柱也不理论。后来，刘氏悬梁自尽，佟金柱把她埋葬。周氏把小孩养到八岁，小孩甚伶俐。周氏以开店度日。

这天，来了个和尚，一看这小孩，说：“是你什么人？”周氏说：“这话长了。”就把小孩从头之事细说了一回。和尚说：“既然如此，叫他跟我去，我收他做徒弟，三年后，我把他送回，可以替他父母报仇。给你二十两银子，我也不是买他，给你吃杯酒。”

周氏就问：“大师父宝刹在哪？”

和尚说：“我在鹿阳府山里镇涛龙王庙，我叫赛达摩正修。”

周氏说：“好，大师父既然厚爱他，我也不挡。可有一节，到四年年上你可送回来。”

正修说：“是了。”就把小孩带到庙中，教他水旱两路的工夫，使一对镔铁怀杖，会打紧背低头锥袖箭。能为武艺练好，

又把父母冤屈之事告诉一遍：你要报仇，我把你送回李家集。

”

李芳回来，周妈妈叫他给中路会总谢自成当书童。他心心念念想刺杀佟金柱，老不得下手。今天看挑取先锋，准许小孩下场，他这才以比暗器为名，打算把佟金柱用袖箭打死。未想到他躲闪开。佟金柱这才吩咐众贼，将他乱刀分尸。

马玉龙一看就知道他必有清白之冤，我得设法救他。这才说：“你等且慢，刀下留人。”

佟金柱未免大大不悦，说：“妹丈，他刺杀孤家，你还给他讲情？”

马玉龙说道：“王驾千岁有所不知，他乃小小顽童，前来行刺，必有人主使。若把他乱刀分尸，岂不便宜那主谋之人？把他交给我细细查问，追出主谋之人，剪草除根，以免后患。

”

佟金柱一听，言之有理：“还是我粗心，妹丈精明强干，胜我百倍。”这才吩咐：“且慢动手，将他交与都会总。”又问这是谁的小孩？有人说：“乃是谢自成的书童。”吩咐：“把谢自成捆了。佟家坞四门紧闭，不准放人出入。如有差池，有我令箭为凭。将此事办理清楚了，才许放人出入。”

吩咐已毕，马玉龙吩咐将李芳绑着押到会总帅府，要细细盘问。听差人等跟马玉龙下了演武厅，回到都会总府。佟金柱众人散去。

马玉龙回到都会总府，吩咐将闲人散去，派石铸把守前门，不准放闲杂人等出入。派孔寿、赵勇在房上巡查，怕有奸细探听。

纪逢春、刘得勇、刘得猛、武国兴四人带了李芳来到里面，放在马玉龙面前。

马玉龙说：“小孩，你不必害怕。你为何行刺？从头至尾对我说来，我必宽恩设法救你。”

小孩咳了一声，说：“你也不必问了，我闭目等死。我同你却无冤无仇。可恨可恨。”

马玉龙说：“你恨什么？”

小孩说：“我可恨不能把佟金柱这贼碎尸万段。你等也不必多问，或杀或剮，快快叫我一死。”

马玉龙说：“你好糊涂，你认识我不认识我？”

李芳说：“认识怎样，不认识你怎样？你们不过是一群反叛。”

胜官保说：“我告诉你，我叫胜官保，改名关保。那位是马大人，都是奉彭大人委派，前来卧底。我们这些人都是来剿灭反叛的。因看你是有清白之冤，要救你，你别糊涂。”

李芳一听，翻眼一瞧马玉龙，又瞧胜官保，说：“我实系不知道，敢情我今天遇见贵人了。咳，也不管你救得了我，救不了我，跟你说说。我姓李名芳，我父亲叫李禄，当年给佟金柱赶车。佟金柱看见我母亲貌美，他意欲强占，将我父亲害死，将我母亲抢去，不从便拷打。那时我还没生养呢。我母亲诓他说，等她分娩以后从他。后来生下我来，叫周妈妈带出我来，我母亲悬梁自尽。周妈妈告诉我的。我八岁跟镇涛龙王庙赛达摩王正修学艺，练的长拳短打，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现今我当小童来到佟家坞，倒不为钱，是为刺杀佟金柱。他每逢出来，总有数十人跟着他，刀枪如林，不能近身，故此今天趁挑取先锋，我以打暗器为名，刺杀佟金柱，替父母报仇。不想未能伤了他。这也是天数该当。既是大人前来卧底，若能搭救小子，真乃重生父母，再生爹娘。如不能搭救，我就一死也瞑目甘心，决不埋怨。”

马玉龙说：“你只管放心，我自有主意救你。你这孩子倒是赤胆忠心。我如救了你，你就在这服侍我吧，不必服侍谢自成了。”

李芳说：“大人若救了我，我情愿认大人为义父。”

马玉龙说：“好，我就收你为义子吧。你也很伶俐。”说罢，叫人把李芳带着，说：“我同你见王爷去。”

胜官保说：“你老人家不可这样粗。既要救他，见王爷怎样说呢？”

马玉龙说：“非你可知。”这个时候，石铸众人也都进来，知道小孩是为父母报仇的，马玉龙要救他。

石铸说：“他眼睁睁刺杀佟金柱，怎样救他？”

马玉龙说：“石大哥，你没读过书么？”

石铸说：“我虽读过书，这样事一时懵懂，我实是不能想出主意来。”

马玉龙说：“小事一段。”

石铸说：“既然贤弟有高妙主意，何妨对我说说？”马玉龙就在石铸耳边如此如此一说，石铸拍手大笑说：“贤弟真乃聪明精干，才高智广，比愚兄胜强百倍了。”

马玉龙在李芳耳边说如此如此，这才带了从人押了李芳来到王爷府，禀见佟金柱。佟金柱正同他三个兄弟议论行刺之事，该当如何办法，佟锁柱说：“问出主谋之人，斩草除根。总是都会总的智略比你我强，若当时将小孩一杀，仍不去后患。若非这样亲戚，他也不肯这般尽心。”正说着，有人禀报：“都会总查明刺客，前来禀见。”佟金柱吩咐：“请进来。”

马玉龙来到里面，参见了佟金柱，旁边落了坐。佟金柱说：“妹丈可查问刺客是何人主使？速拿住剪草除根，方出我胸中之恶气。”

马玉龙说：“王驾千岁，这个小孩有一段隐情，我说一段故事，叫耕牛救主遭鞭打，哑妇毁杯反受辱。”

佟金柱说：“何为耕牛救主遭鞭打，怎么叫哑妇毁杯反受辱？我不懂。妹丈，你说来我听听。”

马玉龙说：“这两件故事却是真事。当年，有一牧牛童儿，在深山放牛。他困倦在树荫下睡着，这牛在山坡吃草，来了一只狼，要吃牧牛童儿。这牛虽是畜类，其性最怜。瞧狼要吃他主人，‘哐’的一叫，过去就跟狼打上。这牛全仗两个角，把狼打败。狼虽然走了，却回去勾狼去了。牛过来把角一撞那牧牛童。牛童一醒，看没什么，勃然大怒，拿鞭子就打牛三十鞭，说：“好畜生，你无故搅我睡觉。”打完了，仍然是睡。”

佟金柱一听此言说：“好牛，好心好意救他，这牧童倒打他，可恨可恨。”

马玉龙说：“牧童又睡了，又来了两个狼，牛连踢带咬连顶，累了一身汗，把狼打跑。恐怕狼再来，过去又一撞牧童。他醒了，看看又没什么，说：“你这畜生，着实找打！我睡着，你不叫我睡。”又拿鞭子打的牛直叫。牛躲开，牧牛童一想：每天牛没撞过我，今天是怎么了？他又躺着，眯缝着眼装睡。一瞧两只狼回来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两个狼商议好了，一个跟牛打，一个吃牛童。牧童起来拿打牛鞭把狼吓跑了，这才知道，把牛打屈了。骑牛回了家。从此以后，厚待耕牛。

“这哑妇毁杯反受辱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有个周昌，娶妻是哑巴。他后来又买了一个侍妾，叫碧桃，其性最淫，周昌贸易在外，数月不回家，她如何守得了？竟与邻舍少年通奸，往来甚密，如胶如漆。后来听说周昌要回来，她舍不得这少年。二人定计，少年说：‘现有一包毒药，周昌回来时，你给他接风，将药下在酒内，把他药死，我们做长久夫妻。’碧桃说：

‘那个哑巴也不必避她。’后来，周昌回来，碧桃殷勤侍奉，把毒药拿出来。他们装药时，哑巴看见。周昌方要喝，哑巴过去抢过来。周昌说：‘你这蠢才！’揪过来痛打。打完仍要喝酒，哑巴又抢过来。一连三次。周昌一想，必有缘故，这才把酒泼在地下，一片火光。这才把碧桃捆上，送在当官。当官一问，知她私通邻人，设法谋害亲夫，拿获了奸夫，将碧桃按法律治罪。周昌后来厚待哑巴。”

佟金柱说：“妹丈为何说这个呢？”

马玉龙说：“这也与李芳的故事相同。王驾把他带上来，问问为何行刺就知道了。”

佟金柱吩咐：“带李芳！”左右一声答应，把李芳带上，跪在下面。

佟金柱说：“你是为什么把袖箭刺杀孤家？”

李芳说：“我是一片忠心，惹出一场大祸。我在教场，拿袖箭正要打金钱。我看王驾千岁旁有一条张牙舞爪的东西，其形象长虫，要抓千岁。我想必是妖精，故此我一箭打去，也不知这个东西哪去了。我实是救驾，不想千岁爷说我是刺客，要把我乱刀分尸。我死倒不要紧，实在冤屈。”

佟金柱一想，这话有理。教主爷时常说我是真龙一转，这必是我瞧他出了神，真龙出窍，小孩眼净，他瞧见，恐怕龙抓了我，他用袖箭把龙打跑了，倒是一番好意。是了，这就是耕牛救主遭鞭打的意思。他倒是救主之心。谅他一个小孩子，同我有什么仇呢？于是说：“把李芳放绑，封他为散值会总，把谢自成放开，与他无干。”

马玉龙说：“这李芳叫他侍候我去吧，我倒爱这孩子忠心赤胆。”

佟金柱说：“就叫他伺候妹丈。”

李芳上来给大众磕完头，往旁边一站。马玉龙坐着，一想：我来卧底，虽得了权，我听说有三教堂，今日趁着没事，我何不叫他领了我拜拜三位教主，我看看他是何如人也，什么邪教。

想罢，说：“王家千岁，我蒙厚恩得了那都会总之职，统辖教中之人。定于何日起兵？先取哪座城？我要拜见拜见教主。请教主指我一条明路。”

佟金柱说：“很好。既然如此，我同妹丈去拜访三位教主。”先叫童儿到后面送信，然后同了马玉龙坐着轿，够奔后面。

到了后面一瞧，见单有一所院子，是八角月亮门。外面挂了一个牌，写的是“闲人免进”，贴着四张告条，写的是“教堂重地，闲人莫入，禁止喧哗，理宜严肃，毋许窥探，查拿奸宄。如敢故违，重责不贷”。由里面出来两个道童，髻挽双丫髻，身穿天蓝缎子道袍、青护领，腰系白绦巾，足下白绦高腰袜子，厚底云鞋，各拿了一把萤刷，都是齿白唇红，说：“有请王驾会总。”

马玉龙同了佟金柱进了这院，一瞧，当中有水路，两旁栽的海棠树，七月天气，海棠苹果正结满，青红可爱。一直来到二道重门，重门以外有东房三间，西房三间，有四十个人在此值宿听差。在二门以内有钹，若有事，一击钹，里面就有人出来，无事不准进三教堂。

佟金柱、马玉龙带了童儿引路，绕过影壁墙一瞧，是北房五间大殿，东西各有配房三间。院子里栽松种竹，大殿上有一块匾，写的是“三教堂”。两旁柱子上有一幅对联，写的是：遵天光之造化，渡后世之愚蒙。

马玉龙来到三教堂阶下，往里一瞧，里面金碧辉煌，甚是可观。廊檐下挂着八只支攒竹灯，里面靠着北墙有一座悬龕，都是硬木雕刻的活花，白绦缎堂帘。幔帐龕下，一溜三座莲花

座。座前三张八仙桌，上摆着三堂鲜果供。头前有六个道童，打着锁捉灯，在老道身背后站着。六个道童捧了宝剑葫芦等物，当中莲台上坐着这个老道，头带鹅黄缎子莲花道冠，身穿鹅黄缎子道袍，绣金线八卦蓝绸裤褂，足下高腰袜子，厚底云履鞋，赤红的脸膛，一部白须，根根见肉，约有一尺多长，飘荡前胸，这位就是天文教主张洪雷，乃是江西信州龙虎山铁冠道人张天师的本族。在他东边一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宝蓝道袍，面皮微黑，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皂白分明，准头端正，海下一部黑胡须，是地理教主袁智千。西边坐着的乃是人和教主化地无形白练祖，身穿粉绫色道袍，面皮微白，浓眉大眼。这几位教主都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

马玉龙来到这，给教主磕头。立刻，张洪雷合掌当胸，口念无量佛，说：“你起来。你我有一段仙缘，我收你做个徒弟吧。”马玉龙立刻跪倒磕头，说：“师父在上，弟子愚昧无知，要在师父跟前讨教。”

张洪雷说：“我们这教中也没有什么出奇的，你也不是外人，我带你去瞧瞧。”说着话，老道下了宝座，带着马玉龙、佟金柱来到东里间。一瞧北墙有一张花梨案，上面有五个大斗，斗上有红绸子盖着，五色线系着，有符押着，在正当供着一个八卦太极圈。

张洪雷用手一指，说：“徒弟你看，这是教中的法宝，就是这五斗，就能敌大清之兵百万。”

马玉龙说：“这是什么宝贝？”

张洪雷说：“这是你二师父袁智千练的豆人纸马，每日要念我们教中两个时辰的黑经，子午时叫童男童女吹气借阴阳之正气，其妙无比。”

又带了马玉龙到西屋，是四只箱子，两顶大柜，都上着封

皮。张洪雷说：“这都是纸人纸马。”

马玉龙说：“这个怎用呢？”

张洪雷说：“这总得一百二十天一个小周天，借星斗之光，还得有好工夫，不下工夫不成。不是平常剪的纸人纸马就能变化，扔个豆儿就能变人。等闲下无事，我传授你的工夫。我山人学的是奇门八卦。”

马玉龙说：“师父的栽培，弟子可以练一练？”

张洪雷说：“可以。”又说了些闲话，马玉龙说：“此时赶到八月要起兵，恐其纸人纸马接不上。”

白练祖说：“我看十一月甲子日是好日子，要起兵就在那天。”

佟金柱、马玉龙俱皆答应了。喝了两杯茶，二人告辞下来。走在道上，马玉龙说：“王驾千岁，这三位教主平素安歇就在这教堂里么？”

佟金柱说：“不是，教主安歇在东跨院，单有一个所在。”

二人来到外面，上了轿，各回自己府第。

马玉龙来到帅府，石铸说：“贤弟，你上哪里去了？”

马玉龙说：“我救了小孩李芳，同了佟金柱到三教堂拜望三位教主去了。”

石铸说：“好，我正为此事忧愁，知道天地会八卦教有三位教主，贤弟既到里去必要探知他们是怎么一段格式。”

马玉龙就把方才见了张洪雷所说之言从头至尾细说一遍。

石铸说：“好贤弟，你打算怎么个主意呢？”

马玉龙说：“这里头的东西，十分才有二三成探听明白，等详时你我再作商议。”

石铸说：“也好，你我细细访查，看他的总花名册，看

天下天地会八卦教共有多少人，还有为首者是谁。”

马玉龙说：“这你我大家留心就是。头一天在帅府兄弟几个吃了半天闷酒，各自安歇睡觉。胜官保、李芳二人伺候马玉龙，就算小童儿。马玉龙以他二人为义子。

次日早饭以后，马玉龙正同众家英雄谈论闲话，外面有人往里飞跑说：“王驾千岁请都会总急速前去，有机密大事。”

马玉龙急忙带了众家英雄出了帅府，上马来到了王府。下马，从人把马接过去。马玉龙带了众人进了王府，众人在听差处等候。马玉龙进了九龙厅，见佟金柱四人正同余化龙议论军情。马玉龙参见毕，落坐，说：“千岁有何事议论？”

佟金柱说：“我风闻传言，有个奉旨钦差彭大人现住潼关，要调兵剿灭佟家坞。我请妹丈商议怎样办法。”正说着话，有人往里飞跑说：“王驾千岁，大事不好！现有金眼雕邱成带人来打佟家坞，各守地会总抵挡不住！”

佟金柱听禀，忙说：“妹丈，你带各路会总前去迎敌。”又派铜头狮子袁龙、铁头狮子袁虎、左丧门孙玉、小吊客周通、金眼魔王安天寿、急先锋萧可龙、金头太岁谢自成、矮金刚公孙虎、八路会总并三十六位小会总，点齐会中的三千兵，浩浩荡荡出了佟家坞东门。只听十字街前喊杀连天，人声呐喊，山摇地动。马玉龙带了众人往前够奔。

书中交代，金眼雕怎么来到这里？只因为白猴杨坤、燕翅子刘华、抄水燕子石锣三人到京都盗了九头狮子印，这案背在内大班的班头身上。康熙年间，有两位内大班头，一位叫汤文龙，一个叫何瑞生。汤文龙是康熙老佛爷御口亲封的，叫汤夸子。当年黄三太在沙滩劫响杠，汤文龙追至良乡县，黄三太知道他是办案的，打了他一镖，他将镖接住，不敢再追。后来黄三太找九龙杯，倒跟他交了朋友。他生平所学的武艺没教过徒

弟，他就传授他儿子汤英。何瑞生有一儿子叫何玉，也是跟他父亲练的能为，十八般兵刃件件皆精，夜行的工夫无一不好。哥俩也进了内大班，承袭他父亲的差事。现今失去九头狮子印，万岁爷大怒，派都察院交顺天府文武衙门一体访拿。汤英何玉禀明了上司说：“这贼必不在京，求发一套海捕的文书，我二人出去访拿贼人，请回九头狮子印，倒是奇功一件。”上司就给了一件海捕公文，赏了四十两盘费。小哥俩也是艺高人胆大，初生犊儿不怕死，长出角来反怕狼，藐视天下英雄。这两个人就由京都起身，晓行夜住，想要够奔潼关访查，料想这贼盗去九头狮子印寄柬告彭大人，必是跟彭大人有仇。现在彭大人在潼关，此贼必在边防左右，到那里可以寻迹觅踪。能将九头狮子印请回便罢，不然再作打算。

两个人在路上接站，不敢耽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日到了潼关。一打听钦差大人尚还未走，有机密大事。他二人就住在这天成客店。方一进店，就碰见金眼雕同伍氏三雄带着邱明月在上房住着。二人一见，即刻过去给邱大爷行礼。邱大爷在京跟他二人父亲相好，邱成一看，惊了半天才想起来道：“是了，原本是二位贤侄。你二人从哪里来？起来吧，不要行礼。”

汤英、何玉二人也认得伍氏三雄，在京中开黄酒馆子，同汤文龙、何瑞生是穿房入户的交情。见汤英、何玉二人焉能不照应？让在屋中，问道：“二位贤侄从何处至此？”

汤英何玉就把因失去九头狮子印来意说了一回。又道：“现在我父亲把差事交了我二人，我二人现在接了差事。”

金眼雕说：“我明天带你二人到佟家坞去找九头狮子印，如找回来便罢，找不回来再作道理。”商议好了，说：“今天我们暂住一天，明日起身。”汤英何玉说：“好。”一夜无话。

次日一早，金眼雕叫伍氏三雄邱月明看店，金眼雕带了汤英何玉够奔佟家坞。金眼雕贴上两张白太阳膏，白剪子股小辫，扎红头绳。金眼雕说：“你二人看见我这打扮了？”二人说：“看见了。”金眼雕由兜囊掏出四贴太阳膏来，给汤英何玉说：“你二人也照我这样打扮，到那里见了他们的人，说话不离本，出手先见三反搭二钮口，背后戏金钱。到那里你二人看我的眼色行事，不可多说。”二人点头，跟了金眼雕进了佟家坞的交界。众人一看金眼雕这打扮，就都愣了。原来是这白小辫要扎红头绳，这是教中老祖宗的打扮。大众全皆纳闷，不知哪路来的，不敢错待。

金眼雕来到佟家坞东门，进了一座饭馆。众吃酒人一看就是一愣，这八卦教的要到了八十多岁，还了童，扎红头绳，这个辈数就大了。

金眼雕一进来就喊：“本字辛苦了。”

跑堂的过来说：“大爷，你来了？”

金眼雕说：“来了，本字辛苦。”

伙计说：“本字辛苦。”

汤英要说，何玉拉了他一把，他这才不言语，同金眼雕坐下。邱成说：“你们两人吃什么？”

汤英说：“摆上金波玉宴，我也吃不下去，我一心净事。”

”

金眼雕说：“即如此，是我吃了。伙计，你过来，你们这里都卖什么？”

伙计说：“包办酒席，应时小菜。”几人要了几壶酒，要了点心，金眼雕一吃，把十盘肉都吃完了，把汤英、何玉都惊呆了，瞧着他吃。众人看了新鲜，说：“这个老头必不是人，许是教主，我们凡夫俗子能吃这么多的？”

他等焉知道金眼雕这是功夫，再有十盘也能吃，随吃随用，水火交济，随吃随化了，拿工夫催的，连汤英何玉也没见过。吃喝完了，汤英伸手一掏兜囊，发觉有百十钱银子丢了。汤英说：“好，你瞧见没有，好贼崽子，偷到咱们爷们这来了。”自己气得两眼直发呆。

金眼雕说：“不要紧，小事一段。”

汤英说：“倒不是别的，咱们是干什么的？办案的会叫白钱贼给吃了？”这几句话不要紧，漏了白了。内中就有几个过来搭讪说话，说：“你们二位是在那里恭喜？”

汤英说：“我们在京都慎经司充当内大班，奉旨出来拿盗印之贼。”

金眼雕要使眼色，阻不住了，业已说出来。汤英话言未了，就听人人呐喊：“拿呀！他们不是教中人，是奸细呀！”

呛啷啷一棒锣响，有东门散值会总叫胡忠带着有二十几个人，正在街查拿奸细，听说这里有奸细，胡忠带着人来到饭店。众人说：“会总爷，他三个是慎经司办案的班头。”

金眼雕哈哈一笑说：“老太爷，明人不做暗事，我姓邱名成，人称金眼雕，住大同府玄豹山，奉钦差大人谕，带领三千官兵、二十名战将前来剿灭你等这伙反叛。”说着话，赶过去就奔胡忠。胡忠手中拿着了一口刀，他心想：金眼雕是个老头子，焉能放在心上？用刀一晃，分心就刺。金眼雕伸手把刀抓住，一腿就把胡忠的腿给踢断了。一伸手，把贼人拐子抓起来，脑袋冲下，施展神力，把贼人刀分两半。这时，就听东门内锣鼓齐鸣，人声呐喊，出来一对白旗，上手门旗是天地会，下手是八卦教，门旗背后是改山河扶保真主灭大清另整乾坤，当中一杆帅字旗是白缎子青蜈蚣，走穗火炎稻边坠脚，钢铃被风一摆哗啷啷乱响。前面是一个马字，后面是三军都会总马玉龙，

坐下骑着赤炭火龙驹，头带三角白绫巾，勒着金额子二龙斗宝，身上白缎子箭袖袍上绣蓝牡丹花，足下白缎靴扎青花手擎金画杆方天戟，又衬着马玉龙的白脸膛，真好似当年吕凤仙。跟他来的这八位会总各人手擎兵刃来至到东门外，听说把散值会总给劈头，一个就是铜头狮子袁龙要立头功，摆刀过去，铁头狮子袁虎帮着哥哥，二人就把汤英国上。汤英手中铁尺力敌两贼，并无半点惧色，在当中窜纵跳越，闪展腾挪，这铁尺上下翻飞，按着军鞭的门路拨挡两口刀，这边左丧门孙玉小吊客周通就把何玉围住，说：“哪里来的小辈敢来送死？”汤英何玉哈哈一笑说：“你们这群贼子，也不认得你家班头，我乃京都慎经司内大班，奉旨来拿盗印之贼。”孙玉周通刀法纯熟，众贼以多为众，把他二人围住。谢自成一看金眼雕是个老头，一摆棍就扑奔金眼雕想看着取胜，哪想到一过去就被金眼雕将棍夺住，一腿把谢自成踢了一溜滚，谢自成起来吓得亡魂皆冒，看了看金眼雕往回就跑。矮金刚公孙虎把手中虬龙棒扑奔过去，想要替谢自成报仇，跳过来，照着金眼雕就是一虬龙棒。金眼雕一伸手就把棒接住，夺过去，公孙虎又一棒打去，金眼雕用这条棒一崩，公孙虎哇呀呀直嚷，竟将虎口崩裂。金眼雕说：“贼崽子你瞧这个。”双手一撇，竟将铁棒撇断。吓得公孙虎屁滚尿流，扔棒拨头就跑，金眼雕并不追赶，过来扑奔这伙贼党，抓住人，拿人打人，只打了个落花流水，大家四散奔逃，齐嚷：“厉害。”正在这般景况，一瞧铜头狮子袁龙、铁头狮子袁虎把汤英拿住，左丧门孙玉小吊客周通把何玉拿住，金眼雕一瞧就急了，想着我带着两个晚辈，来打佟家坞，叫他二人被害了，那如何使得。我也对不起汤文龙何瑞生，今天我这老命不要了，也得跟他们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

金眼雕过去乱打，无人敢挡，马玉龙一看由马上跳下来，

扑奔金眼雕，老英雄一看，就明白是师弟前来卧底，走了几个照面，金眼雕装败，就跑，马玉龙紧紧跟随就追，两个人脚程都快，转眼就到了无人之处。马玉龙说：“师兄，你走罢，这里有我，回头这两个人，我能救得了。”金眼雕说：“这两个是京都汤文龙何瑞生之子，我既带了来，叫他们被害了，栽了跟头，我也对不起他们。”马玉龙说：“师兄，你老人家只管放心，都有我呢，决叫他二人不能吃亏，还有一句话，你见了大人，叫大人派人扮个假马玉龙，来打佟家坞。此时这贼多有疑惑，众口难调。”金眼雕说：“是了，我回去禀明大人，打你的旗号，来打佟家坞，以去贼人之疑。你在此得了事，我也放心，诸事都要小心，大人是派我前来打听打听。”马玉龙说：“师兄，你请回去罢，事情交给我办了，决错不了。”金眼雕这才告辞。

马玉龙回归本队，一瞧，众会总把汤英、何玉绑上，静等都会总回来发落，众人见马玉龙回来，说：“都会总现在，我等把这两个人拿住，该当怎样发落。”马玉龙说：“我等押着跟我去见王爷去。”众人说：“是。”

众人押着跟随马玉龙进了佟家坞东门，来至十字街王府门前，马玉龙下了马，早有人回禀进去，反王佟金柱吩咐“有请”，马玉龙带着众人进去，恭见了佟金柱，落座。

马玉龙说：“王驾千岁，现在东门外拿住两个奸细。”佟金柱说：“妹丈已审明白，结果了性命就是，何必问我。”马玉龙说：“是。”吩咐左右：“把这两个人带到我府里去。”众人就把汤英、何玉押到帅府。马玉龙告辞回到帅府，升了座，吩咐众会总在外面伺候，把亲随石铸等几个人叫上来，把汤英、何玉带上来。这两个人破口大骂。马玉龙说：“你二人不可骂，你二人是那里人？来此的缘由说来我听。”汤英说：“我二

人乃京都人氏，在御前内大班当差，奉旨来找九头狮子印，小太爷叫汤英，他叫何玉，既被你等拿住，我二人只求速死。”马玉龙吩咐把他二人绑上就打，五百兵带石铸众人大家够奔佟家坞西门，问杀人在甚么地方。兵丁说在断魂山。马玉龙说：“既待如是，把他二人绑到断魂山，削首。”号令带着五百官兵，手下就是亲随人等来到断魂山口。是天地会兵一个不叫进去，都在山口站立。马玉龙就带着石铸，胜官保、孔寿、赵勇、刘得勇、刘得猛、纪逢春、武国兴八个人押着汤英、何玉进了山口，一直往西走了不远，就在北山根预备一个马卡，马玉龙坐下。石铸八个人在两旁，汤英、何玉在眼前站着。马玉龙说：“汤英、何玉，你二人认识我不认识？”汤英、何玉说：“你是反叛。”马玉龙说：“你二人是不知道，我并不是反叛，我是大清国职官，奉钦差彭大人谕前来卧底，方才同你来的那金眼雕邱成，他是我师兄，叫我救你二人。”汤英、何玉说：“我二人实不知道你老人家尊姓大名。”马玉龙说：“我姓马名玉龙，原在龙山绰号忠义侠，人称公道大王，我带着我龙练兵自备粮草，保钦差彭大人查办西夏，现在知道这里反叛邪教，我等前来卧底。”汤英说：“我久闻你老人家大名，既然是，你老人家得救我二人。”马玉龙说：“我师兄嘱咐我救你二人，我还得顾住我回去回话。”石铸过来说：“马贤弟，我倒有个主意，一举两得，三全其美。”马玉龙说：“石大哥，既有妙策，何妨说来。”

石铸说：“待我亲身去把天地会八卦教拿两个人来，把他二人杀了，就说是汤英、何玉，把死尸扔在山涧喂狼。”马玉龙说：“这条妙计可倒好，恐怕不严密。”石铸说：“就怕他二人走之不密，得派个妥当人送他们两个人。”

马玉龙就是想不出派谁好，倘若要被人截回来，那时将把

大事泄漏。

正然说着话，就见由石碣后窜过一人，纪逢春一看，说：“石铸你爸爸来了。”这人身高七尺，面皮微紫，绿眼珠，两大眼，重眉毛，一部虬髯，青绢帕缠头，身穿青洋布裤褂，青缎子抓地虎靴子，手拿一口红毛折铁宝刀，说：“好一个忠义侠马玉龙，你们这一群都是奸细。你们吃着喝着，反吃里扒外，今天所说的话都会被会总爷听见，你等休想逃走一个。”马玉龙一听，拿着红毛宝刀，跳将出来。

这段乃是双侠聚会，此人家住山西太原府双义庄，姓邓名飞雄，绰号人称千里独行侠赛判官。这人是绿林中的侠义，自幼在家中投明师访好友，把一分家业全都交了朋友。后来得遇明师虬髯老僧，教他练工夫，武艺学成，临走给他一口宝刀，这口刀乃是孩儿铁所打，能够切鱼断筋，削铜铁如泥，自己爱独自游行天下，虽在绿林，偷富济贫、杀赃官、除恶霸、剪恶安良，到处做侠义英雄本等之事。这一年，来到黄花铺，在会友楼中吃酒，骑着一条驴，拴在下头。刚一上来，跑堂的就一愣，绿眼珠，一部虬髯长得真象神判钟馗。找了张桌坐下。

跑堂的过来说：“大爷，你楼下吃罢。”邓飞雄就问：“为什么叫我楼下吃，莫非我不给钱？”跑堂说：“不是，今天这楼上头是我们这本地的净街太岁黄勇包下请客，不叫卖外人。”邓飞雄说：“他先来定的座，可是先给了多少钱？”跑堂说：“不是，他的饭向来不给钱，这条街上的饭铺，他都不给钱。”邓飞雄说：“他必是你们东家。”伙计说：“他也不是东家，不是掌柜的，这楼上也没外人，我告诉你罢，他是我们这本地的一个恶霸，结交官长，走动衙门，家里养着好几十打手，本地人没人敢惹。你是外乡人，走在这吃点甚么，回头要撞上了不得。”

邓飞雄哈哈大笑说：“我只当他是定座吃饭，给钱好招顾主，敢情他是恶霸，我自生人以来，没遇见过，今天你这一说，我倒不下去了，我倒等他给我怎么个厉害。我要见见这个恶霸，给你们这本地除害。”跑堂说：“别介，你是外乡人，强龙难压地头蛇，你总眼生，他人熟地灵，都是他的人，你老受他的算计。今天是楼上没人，要有人，我真不敢说这个，要叫他的余党听见，就把我们这楼给拆了，我们这一方都没人敢惹他。”

邓飞雄乃是行侠做义之人，一听他这话半信半疑，自己倒要瞧瞧这恶霸是真是假，他真是这样，我自有道理。要了两壶酒，两碟菜，跑堂的见邓飞雄不走，长得又凶恶，也不敢深闹，又怕闹翻了这位。跑堂的下去。

邓飞雄正自斟自饮，喝着酒，就听楼下一阵大乱，邓飞雄侧耳一听，有人说：“掌柜的，我们太岁爷打发我来问问定的菜都齐不齐，你们要是耽误了，太岁爷说了，放火烧你们的房下边。”伙计掌柜的齐说：“不敢耽误，都预备齐了，太岁哪时爱来，哪时来。”说着话，楼梯一响，上来一个人。邓飞雄一看，这人身穿紫花布裤褂，紫花鞋，紫花鞞靴，扎青花面皮，微青两道短眉毛，一双三角眼，蒜头鼻子，薄片嘴。来到楼上，把眼睛一翻，说堂官：“嘱咐你楼上不叫卖座，你怎么又卖了座了？”堂官说：“这位大爷来的时节，我们说楼上不卖座，他说等人不下去，不卖不行。”这小子乃是净街太岁黄勇的管家，叫坐地炮黄福。

来到邓飞雄的面前说：“咳，你是哪来的这么个小子，不知道我们太岁爷把楼包下么，你愣敢占这楼，趁早连胳膊带腿给我滚下去罢。”邓飞雄一闻此言，气往上冲，过去拿手一晃就是一个嘴巴，一腿就踢了一溜滚，正滚在楼门，顺着楼梯连

胳膊带腿地滚下去了，这小子站起来就跑，说：“别让他走了，我给太岁爷送信，你要走了，不是好朋友。”

跑堂的说：“大爷，你这乱可惹大了，他是净街太岁的管家，倚着他主人势利，时常在外欺压人，他这一回去，回头必都来，净打手就有四、五十。”千里独行侠邓飞雄哈哈一笑，说：“他这无名的小辈，叫他把他主人叫来，我也不放在心上，叫他只管约人去，我等着他。”跑堂的也不敢往下多说。

工夫不大，就听楼梯一响，由下面一长身，上来一人，身高八尺，扫帚眉大环眼，身穿暑凉绸的一身裤褂，白底一双花鞋，由下面上来，带着五、六个跟人，内中就有刚才摔下去那小子。

黄福见了他主人并没有敢提刚才叫人打楼上摔下去。就瞧黄勇坐下一张桌，瞧了邓飞雄一眼，也没言语。

跑堂的一瞧，赶紧过去说：“大太爷来了，给他摆菜。”说着话，把干鲜果品摆了一桌子。就听黄勇说：“福儿、禄儿，你二人去把刘成给叫来。”这两个家人答应下去，不大的工夫，这两个人揪着刘成上了楼。就瞧这个刘成有六十多岁，身穿月白裤褂，白底青鞋，是个本分老实人的打扮，来到楼上吓得战战兢兢，就跪下了，说：“庄主爷别着急，我这里给你老人家凑办钱呢。”净街太岁黄勇说：“你好大胆子，我打发我的管家去要钱，你不但给，反出恶言，你胆子真不小。今天，我把你叫来，你是打算多咱给罢！”刘成说：“小人实在买卖不好，不然早应当奉还庄主爷，决不敢拖欠这些日子。”就听黄勇说：“你也不用还我了，把你女儿折给我，我正想买使唤丫头，咱们两罢干休。”刘成说：“小人的女儿已然有了婆家，我不敢自己作主，我女儿要没有人家，庄主爷吩咐我决不敢违背，你老人家得格外施恩。”黄勇一闻此言，气往上冲，说：

“老匹夫，你真给脸不要脸。”千里独行侠邓飞雄一听，站起来就把刘成一拉，说：“老丈，你过来。”就把刘成拉过去。

黄勇瞧了邓飞雄一瞧，也不言语。邓飞雄说：“老丈，你坐下，你该他多少钱，还过没有，还该不该？说实话，不准撒谎。”刘成说：“小人原是成衣铺手艺，原先是我们三口子过日子，我妻子蔡氏故去，有一个女儿，给了人家，还未娶。去年，我妻子一死，小人一病，一文钱没有。太岁的管家说太岁爷放钱，小人借了十吊钱，到家一数，每吊短二百，坐地是八扣，十吊给八吊，每月要三吊钱，利钱过三天就取。一个月利钱就由打去年五月到如今整一年，净利钱我给了三十六吊。这还要我的女儿。”

邓飞雄说：“我要救了你，你得搬家，你要不搬家，我走了，他还是欺侮你。你可有投奔？”刘成说：“这房子是我租的，我也没甚么，我带着我女儿投亲去，我表亲在临安城。”邓飞雄说：“既然如此，我周济你十两银子，你作盘费。”刘成说：“他这看着我走不了。”邓飞雄说：“不要紧，我送你走，他不敢拦，我就说我给。”刘成说：“恩公救我父女，周济银两，请问尊姓大名。”邓飞雄说：“我姓邓，你就回家，快快上车逃走。”说完了话，邓飞雄说：“朋友，老丈该多少钱，我给了，叫他下楼罢。”黄勇说：“行。”把刘成送下楼去。

邓飞雄回来喝酒，也不理黄勇。等了有一个时辰，黄勇说：“朋友，你既替他还帐，把银子拿过来。”邓飞雄说：“你这恶霸，欺压良善，掳掠乡人，今日你这太岁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说着话，拉宝刀，就要动手。净街太岁黄勇见这一人手拿红毛宝刀，过来要动手，他急忙举起坐的椅子，照邓飞雄砍去，邓飞雄一闪身躲开。吓得跑堂的往楼下就跑。邓飞雄赶过去，

净街太岁黄勇一动手，三五个照面就被邓飞雄踢了个跟头。净街太岁起来说：“好，你别走，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说着话往楼下就跑。

邓飞雄哈哈大笑：“你只管去调兵，大太爷等你三天。”黄勇说：“好。”一群恶奴下楼，竟自逃了。旁边跑堂的说：“大太爷听我良言相劝，你下楼拉驴走罢，怕的是回头你老人家受了他的暗算，那时悔之晚矣。”邓飞雄说：“你不要管，你说的话到是一片良言，我在这里，非得等出个样儿来，不然我走了，岂不被贼人耻笑我胆小。”说着话，要了洗脸水，擦擦脸，仍然坐着吃酒，并无半点惧色。

吃了两三壶酒的工夫，只听外面一阵大乱，跑堂的说：“可了不得了，打架的领了兵来。”邓飞雄由楼窗往下一看，只见由正北来了六七十人，各拿枪刀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刃俱全。黄勇在后面督队，有几个家人头前带路，来到近前，说：“哪来的这么个野种，敢到黄花铺太岁头上动土，把他揪下来，打死也无非臭块地。”下面破口大骂。

邓飞雄气往上冲，用绢帕把头包好，收拾好了，拿起红毛宝刀，往外看了看，由楼窗窜在外面，两脚落地，金鸡独立的架式把宝刀怀中一抱，这只手一撕蒜瓣胡子，说：“哪一个前来打架？看热闹的靠后，我的宝刀无眼。”

那边看邓飞雄就是一个人，贼人以多为胜，往上一拥，就是十几个枪刀并举，剑戟齐发。邓飞雄将宝刀一摆，乱削贼人的兵刃，就听喀嚓喀嚓一阵乱响，砍瓜切菜一般，把贼人枪也断了，刀也伤了，木棍也两截了。

这些人有黄勇家里一个教师姓孟名士德，绰号人称梅花叉将，一摆手中叉扑奔邓飞雄而来，吩咐：“尔等闪开，待我来拿他。”抖叉分心就刺，邓飞雄一撤身躲过叉头，用宝刀照叉

脖就是一下，把贼人叉头削断，一反腕子直奔孟士德的脖颈，孟士德说声：“不好，”赶紧缩颈藏头式一躲，被邓飞雄将脑皮削下一块，吓得孟士德拨头就跑。这伙贼人一看邓飞雄来得凶猛，无人敢上前，净街太岁黄勇一瞧不好，带着众人竟自逃跑。大众看热闹的齐声喝采，都称了人家的愿，都说：“素常恶霸欺压良善，咱们没人敢惹，现在今天来了敢惹他的了。”

黄勇带众人败走，邓飞雄仍回会友楼，溅了一身血迹，自己无奈回归酒楼，叫跑堂的打水洗了洗脸，把包袱打开，换上一件干净衣裳，都换好了。开了酒饭帐，问跑堂的：“你们这里有店么？”跑堂的说：“我们这里倒有店，掌柜的胆小不敢留你老人家住，你下楼去找店去罢。我们这地方店不少呢！”邓飞雄说：“也可。”叫他把驴备好，搭上跨套，自己拉驴出离会友楼，一直往南，见路西两座大店。

邓飞雄说：“你们可有干净房？”小伙计说：“你来得不巧，我们这店都住满了，你到南边那店找去罢。”邓飞雄一连找了六、七个店，都是这样话，心中甚是焦躁，直走到紧南头，一瞧，路东有座大店，字号“聚成店。”

邓飞雄说：“可有上房？”小伙计说：“有上房。”邓飞雄说：“既有上房，把我这褥套搬下去，将驴刷饮骟喂，备明天用，多给酒钱。”小伙计说：“是了。”把褥套搬到东上房南里门屋中。

邓飞雄进来一看，倒很干净，顺窗户有张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子，东墙是炕，炕上有张六仙桌、挂着几张字画。

伙计打了洗脸水，倒了茶，问：“大爷，你贵姓。”邓飞雄说：“我姓邓。”伙计说：“你吃点什么？”邓飞雄说：“我刚吃的，喝碗茶歇息歇息罢。”伙计说：“大爷，你没到我们这里来过，我们这里出一种好酒，名为透瓶香。”邓飞雄说：

“少时再喝，你先去罢，叫你再来。”

小伙计转身出去，邓飞雄自己坐在屋中，思想方才之事，又是可气又是可乐，总是我好多事之过，若不多事，焉有这一场闲气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自己歇了半天，无一解闷，把伙计叫来，要一桌好菜，预备几瓶好酒，伙计转身下去，不多一时，将杯盘摆上。

邓飞雄将酒斟出一瞧，酒无异色，又不发浑，并无什么缘故，自己这才放心吃酒，吃过几瓶酒，天有起更，叫伙计撤去残桌，白天自己也累乏了，躺在炕上昏昏睡去。焉想到邓飞雄中了黄勇鬼计。皆因白天黄勇被邓飞雄杀败，他这才告诉黄福：“你给各店送信，有绿眼珠、一部虬髯、拉着黑驴姓邓的，那店不准留他住，谁要留下他，明天我就告他，跟他一场官司。”各店一得信，谁也不敢惹净街太岁，故此，邓飞雄到别的店里都说住满了，就是南头这店是黄家开的店，自然找来找去，找到这店有房。邓飞雄想着只要有房，不拘有哪个店，焉想到是黄勇故意叫他别处住不了，住在这黄家店，他好报仇。故此，今天邓飞雄喝醉了，睡着了，有人去给黄勇送信。

黄勇他本是绿林中坐地分赃的贼头，今天有几个贼住在这里，大家给他出主意：“他住在咱们店里，等他睡着了，拿鸡鸣五鼓返魂香把他熏过去，明天把他绑到会友楼门口，容他缓过来，兄长痛打他一顿，叫众人瞧瞧。这个面子也找回来，这个仇总算报了。”黄勇说：“甚好。”店中伙计一来送信，说他睡着了，他这才叫他一个朋友姓毛名顺，外号人称神偷照不宵，拿着鸡鸣五鼓返魂香，他就来了，赶到他自己闻上解药，由窗户把熏香匣子搁进去，工夫不大，就把邓飞雄熏过去。他拨门进去，就把邓飞雄捆上，心说这人必会泄骨法，拿绒绳又把他缠上，回去一禀报，黄勇说：“众位弟兄，今天暂且在店

里看他一夜，明日早饭后，在会友楼门口找找今天这场。”众人答应，来到店中看起邓飞雄来。

一夜无话，次日早晨，邓飞雄醒过来，也知道被人家捆上，破口大骂。众人也不理他。

黄勇同大众吃完了饭，把邓飞雄捆着，来到会友楼门口，众人一看，大家都赞叹这位英雄昨天把黄勇打败，今天怎么会叫他拿住。邓飞雄虽然受绑，口能说话。说：“黄勇，你不是英雄，一刀一枪，把我拿住，我姓邓的算栽了这，你是猫偷狗盗之辈，虽然你拿住，我心中不服。”

黄勇吩咐：“给我打。”有人答应，拿过绳棍，是绳子拧成的，用水泡了，净伤肉，不伤骨。就把邓飞雄打得浑身是伤，体无完肤。

黄勇正打邓飞雄，由正南来了一匹马骑着一人，带着五、六个从人，来到此处，下了马，众瞧热闹人说话，该这位要管，可以救了这被害的人，就怕他不管。

书中交待，来者这位是郑华雄，绰号人称宝灵官，就在本黄花铺住家，是个武举出身，家大业大，很有钱，专爱结交天下英雄，今天看会友楼门口围着一大圈子人，叫家人一打听，家人就把昨天打架，今天被黄勇拿住拷打细说了一遍。郑华雄立刻来到跟前下了马，一看这人已打得够八成死。此时，黄勇也是骑虎势，越打邓飞雄越骂他，也没有台阶下，不能不打。

郑华雄来到跟前说：“黄兄长，这人乃是外乡人，有何得罪兄长？看在小弟面上，未知兄长意下如何？”黄勇说：“我本应把他打死，既是老弟台你来，看在你的面上，我把他放了。他要打官司，我跟他打官司。”郑华雄说：“既是我出来管，焉能叫你们担事？把他的东西都交给我罢。”黄勇说：“就是。”叫人把他的褥套包袱连刀带驴拉来，这才把邓飞雄放开。

缓了半天苏醒过来，心中明白。邓飞雄说：“黄勇，只要我有三分气，光棍打光棍，我必要报今日之仇。”郑华雄说：“兄长，你我萍水相逢，今天初遇，先跟到我家养伤，有什么话，我再给你们见面。”邓飞雄说：“尊驾贵姓，你是何人？”郑华雄通了姓名说：“兄长先到我家，把伤痕养好，有什么事再说。”邓飞雄说：“可以。”这才有人搭着邓爷跟着郑爷来至临近，就在南头路东大门。把邓爷搭到书房，所有邓飞雄的东西都搁在书房。请了一位医家给他上了些止疼的药，好在没伤筋骨，内服清火散瘀活血之剂，自然一天就比一天好上来。

约半个月工夫，邓爷复旧如初，黄勇他常打发人来看看，要托郑爷给见面，言其无冤无仇，打算要套着交朋友。送来好许多礼物。邓爷一概不收，全都驳回去。

邓爷好了，就同郑华雄二人拜了结义弟兄。郑华雄待他如亲胞兄一般，所有家中的事情都不避邓爷。郑华雄上无父母，就是结发之妻，还有一个胞妹叫郑瑞兰姑娘，知三从晓四德，也念过书，她兄也甚爱惜，尚未许配人家。郑华雄甚为疼爱，留邓爷在此住有半年。

这天，哥俩在书房谈心喝酒，郑华雄说：“兄长，我有一件事，跟你商议。现在，我在淮南一项租子，有三年未能取来，屡次派家人前去催取，那地方佃户甚是刁滑，非我亲身去不能办理。此事无奈，我家中刻不能离身，兄长你可以给我想个主意。”

邓飞雄说：“这有何难，你把租帐交给我，我替你去一趟。”郑爷说：“好，既然如此，我把租帐查好，兄长择日起身。”

邓飞雄自己收拾好了，也不带跟人，就骑着这个驴起了身，

这且不表。

单说郑爷在这黄花铺有一座大庙，唱对台的戏，又有好几多的会，郑华雄带着妹妹瑞兰姑娘到庙中烧了香，在街市上看会，被净街太岁黄勇看见。本来瑞兰姑娘长得够十成人才，举止端严温柔典雅。黄勇看见，记在心里，回到家中时时刻刻惦念，得了一宗单相思病。他净想人家，人家不想他，病了有十几天。

这天，他的朋友毛顺来这瞧黄勇，黄勇说：“兄弟，你来了好，这两天我身体不爽，神行恍惚，闷倦得了不得。正想着同个知己的朋友开开心。”毛顺说：“兄长有甚么忧思的事情，透了病形了，可以对小弟说说，小弟可以替你分忧，再者，我可以替你出个主意。”黄勇说：“只因那天这庙上有会，我同众朋友看会，偶遇一女子长得十分美丽，是我一见神魂飘荡，把我的魂灵被她勾去，我回来茶思饭想，时时惦念。由打那一天，我是闷郁不开。”毛顺一听哈哈大笑，说：“兄长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此乃小事，何必这样忧虑，小弟不才，我给你出招，管保美人到手。”黄勇说：“贤弟，你既有高明的计策，何妨说说我听听。”毛顺说：“明天先打发人过去跟郑华雄求亲，他如应允，迎娶过门，跟他总算是亲戚，万事皆休。他如不应允，小弟有个主意，叫一狠二毒三绝计，管保他家败人亡，美人到手。”黄勇说：“兄弟，你说说这计。”毛顺说：“这件事得花费你点银子可就办好。”黄勇说：“只要美人到手，银两却是小事。”毛顺说：“此地唐县所管，这县衙有两位师爷，不是跟兄长相好吗？”黄勇说：“不错，跟我素有来往。”毛顺说：“你老人家到衙门去见见师爷，这计叫买盗攀赃，若有江洋大盗的案子，你就花钱买通，叫他牵拉郑华雄说他窝赃，衙门上下花了钱签票一出来，把他拿了去。那时，你再遣人到

狱里去跟他提亲，他如应允，官司叫他完了；他如不应允，将他置于死地，带着打手到他家，楞把他妹妹拖来。”黄勇说：“此计甚好，我明天就去。县里有一位曹师爷，号曹子高，跟我相好，我到那里可以叫他上下给托，只要他给我办好了，我谢他一千两银子。”毛顺说：那到未为不可，急不如快。”

次日，黄勇带着几个从人来到县衙门门口，叫人进去把曹师爷请出来，就在衙门一旁有酒馆雅座，曹子高一见黄勇说：“黄大哥，久违得很，一向我衙门甚忙，不然我要瞧老兄去，今天来此何干呢？”黄勇说：“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求兄台分心。我有一个仇人叫郑华雄，兄如收了贼盗的重要案，我花钱将上下买通，把郑华雄攀出来，衙门上下都托兄长见见。”曹子高说：“这件事我给你办办，上下须得花银三千。”黄勇说：“那太多些，兄长吩咐，我也不敢违命，这件事，兄白白给我办办罢，你我通手办事非止一次，我现有一千两钱铺的对帖，下月今日取银，求兄长收下。”曹子高说：“你在这里住着，别走。我给你办好了，你别喜欢，办不好，你也别恼。”黄勇说：“全仗兄台鼎力，小弟也不便深说。”

立刻，曹子高回到衙门，把听差人等叫过来，问：“此时狱里收的都是什么差事。”听差的说：“贼案、盗案、人命不少，你一看单子，就知道了。”曹子高这才把里面管狱的二爷孙喜请出来，到他屋中见没人，便说：“他有一个朋友叫黄勇，要买盗攀赃，有个仇人郑华雄将他攀上，你要能把这件事办理好了，我谢你白银子。”孙喜说：“是了，你听我的罢。”

孙喜到了狱中，有两个盗犯卞龙、卞虎，是明火仗刀伤事主的案子。孙喜一见卞龙、卞虎，就说：“你二人这个岁数这案子太重，我倒想着救你二人，家中有什么人？”卞龙、卞虎说：“家有老母妻子。”孙喜说：“我倒想救你，须得拟出一

个为首来，我好救你。”

卞龙说：“本是我二人，教谁为首？”孙喜一天查狱两次，一见他二人，就是这话。

卞龙这天就说：“孙二爷，你救我二人，想个什么主意才好。”孙喜说：“我要救你二人，你过堂将黄花铺的郑华雄拉出来说他为首，我准保你二人出虎穴龙潭。”卞龙说：“就是。”

到了晚上，过堂就把郑华雄拉出来，知县立刻派官人掣签发票锁，拿郑华雄到案，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二回

毛顺郑府提亲 刘芳乔扮玉龙

话说知县堂派两个班头王成、李永两个班头，七八个散役，急到黄花铺锁拿郑华雄，办理好了，孙喜出来一说，黄勇带着班头说：“暂且不必传他，到我家听我的信。”

班头同着黄勇先到了家，毛顺说：“大哥，办好了吗？”黄勇说：“办好了，先打发人去提亲，他如应允，咱们花两个钱叫官人回去，不必传他，他如不应允，再传他。”毛顺说：“我去。”

这才够奔南街，来到郑家门口打门。家人出来问：“找谁？”毛顺说：“你进去回禀，我来拜望郑大爷。”家人往里通禀，郑华雄迎接到书房，家人献上茶来。郑华雄说：“毛兄久违，今日怎么闲在？”毛顺说：“今天，我一来是拜望兄长，二来有一件好事被朋友所托。”郑华雄说：“什么事情？请讲。”毛顺说：“闻兄长有一令妹，尚未许配人家，因是黄勇他断了弦，未能续娶，老不得其人。听说令妹德言工貌俱全，是叫我来做一冰人，你两家倒是门当户对，未知兄长尊意如何？”

郑华雄一听此言，心中大大不悦，说：“兄长此言差矣。

闻听黄勇，一则妻子并未死去，二来他年有四十，小妹才二十，年岁也不相当，门户也不相当，我实不敢高攀，兄长请勿复言。

”

毛顺一见话不投见，说：“郑大哥，我可是一片好心，你既不愿意，将来有你后悔的日子，那时你再愿意，可就晚了。

”郑华雄口里不言；心中不悦，心说：“我家是书香门第，缙绅人家，黄勇乃是匪棍，窝藏贼人，我焉能与他结亲，说：“毛兄，我也没有后悔的日子，毛兄喝茶罢。”毛顺说：“我就此告辞。”郑华雄送到门口，心里很不悦，自己回到上房，与妻子王氏坐在一处，说：“娘子，方才有一件可气之事，黄勇打发一个姓毛的来，跟我有一面之识，因为邓大哥挨打，见过一次。他来给咱妹妹提亲，你想，咱们焉能与贼子结亲！”王氏说：“大爷不便生气，反正不给他就完了。”正说着话，外面有人打门，家人进来说：“大爷，有本县的班头带着几个伙计来请大爷过堂。”

郑华雄立刻出来一瞧，是王成李永，认识他二人，常在衙门管闲事。郑华雄说：“你二人来此何干？”王成抖铁链就把郑华雄锁上，郑华雄说：“你二人好大胆量，我乃是皇上家功名人，胆敢锁我。”王成说：“我们老爷有票急拘锁拿，你做的事你还不知，到衙门，你就知道了。”

叫郑华雄上了车，众差人围随来到县衙门，往上一回禀，老爷吩咐伺候升堂，把郑华雄带上去。郑华雄口称：“老父台，举人郑华雄叩头。”知县说：“你奸大胆量，你倚仗你是武举人，在家中窝藏江洋大盗，刀伤事主，把已往从前之事，给我招来。”

郑华雄说：“举人奉公守分，并未做这样不法之事。”老爷一听，吩咐：“给我打。”郑华雄说：“我在家中窝藏江洋

大盗，何为凭据？”知县说：“你只当你是举人，我不能办你，我革去你的武举，王子犯法庶民同例，我重办你。你说本县无凭无据，来呀，把卞龙、卞虎带上来！”左右一声答应，拿监牌到狱中把卞龙、卞虎提出来。

工夫不大，卞龙、卞虎上了堂，说：“郑大哥，你在家中作乐，我们哥俩打了官司，你不管了，当初你我结拜之时，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抢了银钱一处分用，如今我们打了官司，你不管了。这段事情可下不去，我们两个人是受刑不过，才拉出你来，但分受得了，也不拉你。”郑华雄说：“老父台，武举是本分人，不认识他两个。”

老爷说：“你这东西，混帐，你既说不认识他们，怎么不拉别人，人多得很。你分明是诬赖，不动刑，你也不认。”吩咐左右：“给我打。”

这一堂，郑华雄五刑都受到了，并无口供，知县把他钉镣入狱。郑华雄到了狱中。过了两天，黄勇催人来说：“亲事你要应允了，黄勇说你这官司，他给你办；如不应允，黄勇一概不管。”

郑华雄将媒人骂出去，媒人回去禀报净街太岁黄勇。黄勇说：“今天晚上带人抢他的妹妹。”告诉毛顺聚了绿林的几个毛贼，凑了十几个打手，共有二十余人。先打发人给郑华雄家中送去两匹彩缎、两锭黄金，一头金首饰，假传郑华雄应允今日晚间就娶，把东西送去。王氏娘子一听，就知道不是真事，告诉送礼的人：“你把东西拿去，我家老爷打着官司，就是办事也不能如此之急，其中必有情节，断无此事，趁早把东西拿回去。”这送礼的人硬把东西扔下就走了。

王氏把家人叫过来，给县衙郑华雄送信，王氏来到后面对姑娘郑瑞兰一说。瑞兰姑娘自幼念过书，知晓三从四德，心里

聪明伶俐，一听嫂子一说，心中很难受，如万把钢刀刺心，说：“嫂嫂请放宽心，贼人不来便罢，贼人要来，我自有道理。”

天有日落之时，家人到县衙送信回来说：“回禀大奶奶，小人到县衙给大爷送信，官人不容见面。”王氏说：“那也无可如何，等明天雇一乘轿，我回娘家，见我兄长，大家再商议办理。”

正说着话，天有掌灯时分。外面鼓乐声喧，黄勇骑着马，带着二、三十个贼党，把大门打开，各执明晃晃刀枪，跟着两个婆子，到后面硬把姑娘拉上轿子，搭着就走。王氏放声大哭，众家人不敢出来拦阻。

大家搭着走了，黄勇喜不自胜。来到黄勇的院子，搭到后面楼上。两个婆子要掳郑瑞兰下轿。轿子落平，婆子一掀轿帘，吓得失声大嚷说：“庄主爷，可了不得了。”黄勇说：“什么事？”婆子说：“新人拿剪子扎死了。”黄勇一听，吓得目瞪口呆，半晌无话说：“这便如何是好？”神偷照不宵说：“大哥，这算甚么广黄勇说：“人命关天。再说，要跟我成了亲，也好办，这要一报官，明明是抢掠民间少妇长女，因奸不允，逼死人命，我这场官司打不了。”毛顺说：“我有个主意，照计行事，准与你无干。”黄勇说：“贤弟，有什么妙计？”毛顺说：“既然人已死，就把轿子给他搭回去，郑华雄家中也没人，给他扔下，咱们一走。”黄勇说：“贤弟，甚好，你就带着人给他送回去罢。”

毛顺仍然带人搭着，送到郑华雄家院中，由轿里把死尸搭下来。王氏仍然痛哭。家人禀报说：“给搭回来了。”王氏出来一瞧，妹妹已死，嗓子插着一把剪子，立刻遣家人赴县喊告。

次日，王氏回到娘家，见她两个哥哥，一个是文举，一个是禀生。两个人立刻约窗友与本处绅士同递公禀保郑华雄，说：

“他素常安本分，乃缙绅人家，膏粱子弟，并不做非法之事。卞龙、卞虎诬陷好人，求老父台细细详查。”知县见本处四十余人举监生员保郑华雄，知县不能不准，将郑华雄当堂开放，用刑具拷问卞龙、卞虎，这两个人也不敢深攀郑华雄，这场官司就算完了。

郑华雄又告黄勇抢夺妇女逼死他妹妹，黄勇用银钱买通上下，并不承认。

这两家由县至府道省城，官司打了三年，未见输赢。郑华雄家中花得一无所有，住着三间场房，净等大哥收租回来，三年也没有音信。这天，天降大雪，正在屋中发愁，就听外面喊叫郑华雄。郑华雄隔窗一看，说：“娘子，你我不致发愁了，恩兄来了。”王氏一瞧，果然是邓飞雄，拉着那条黑驴，这比从前更发了福了。头带大红皮风帽，身穿蓝宁绸狐皮袄，腰盘蓝绸搭背，外罩青宁绸猢猻皮马褂，蓝宁绸套裤，青缎棉鞋，很透雄壮，来到郑华雄门口。

郑华雄一看哥哥回来了，他上淮南地面去取租子，这一回来，就有了钱了。郑华雄连忙出来说：“兄长一路风霜，想死小弟也。家门不幸，遭此大祸，净等兄台回来给我出这口怨气。”过去想要拉手，就见邓飞雄一扒拉，竟将郑华雄摔在雪地，说：“郑华雄，你淮安哪里来的租子，叫我去帮你讹人，到那里打了二年多的官司，若非是我姓邓的，别人就回不来了。本打算我这来回的盘缠，都跟你要，跟你姓郑的有什么交情，看你这样穷苦，便宜你，我走了。”王氏娘子在屋中一听，把眼都气直，“当初若不是我们，你邓飞雄就叫净街太岁黄勇打死，如今，你丧尽天良。”

外头这些左右的街坊，一瞧，全都有气，暗骂邓飞雄，都知道当初救他，如今他会丧尽天良。

就见邓飞雄竟自拉驴去了。

书中交代，千里独行侠邓飞雄乃是侠义英雄，焉能做出这天良丧尽之事，这内中有一段隐情：只因为邓飞雄到了淮南地面，催取租项，那佃户最刁不容易取，三年多没给。郑华雄又没去，就打算不给了。邓飞雄来到淮南，访查了一年，结交本地人，哪个佃户刁恶，哪个佃户老实，都访查真了。然后，在本地衙门把刁恶的告下几个来，一年多的官司把刁恶的俱皆置服，余者老实的，就不敢滋事了，三年多才把此事办完。把所有拖欠的租子，每年应收一千五、六百两，连拖欠除了花费共收有七千两，叫老实的佃户护送回来。

这一日，到了黄花铺，住在西村口德成店，叫佃户在店中看守。邓飞雄拉驴够奔郑华雄住宅，来到门口一瞧就愣了：贴着“户部张寓由黄花铺后街移此”。来到门户一打听，郑华雄把房子卖了，连连打了三年官司，过得一贫如洗，搬在西后街场院房去。

邓爷心内烦闷，不知道兄弟因何三年的工夫一败涂地，自己恨不能找一个靠近的人打听打听才好，自己拉驴正往前走，就听那边有人叫：“恩公往哪里去？”邓飞雄回头一瞧，是那年会友楼遇的刘成，因为他跟黄勇打起来，说：“刘成你怎么还在这里住呢？”刘成说：“我倒是搬了家，昨天我偷着来的。大爷，你这来，我有话说。”

把邓飞雄让到一个小酒馆里，说：“大爷，你多咱来的。”邓飞雄说：“我刚到，”刘成说：“自从你老人家走后，我常到郑宅打听你去，知道你老人家是取租子没回来。你走之后，黄勇看见郑瑞兰姑娘貌美，他托人去提亲，郑华雄不允。黄勇花钱买盗攀赃，把郑大爷拉上钉镣入狱，他带人晚间把姑娘硬拿轿子抢了去。姑娘在轿子用剪子将自己扎死，黄勇又把姑娘

尸首抬回来，扔在郑宅。后来，众举监生员公禀把郑大爷保出来，郑大爷把黄勇告下来，抢拿妇女逼死人命。黄勇上下买通并不承认，由县至府道省城，官司打了三年多，不见输赢。郑大爷把家业花净。”把已往之事述了一遍。

邓飞雄说：“是了。我这有几两银子，给你罢。”刘成说：“小人不领，现在我在亲戚家住着，有钱花，本应给你老人家买点东西孝敬才是，我还敢要你老人家的银子？”邓飞雄说：“不要紧。”给了刘成几两银子，站起身回到店中，把小伙计叫过来，说：“我跟你打听打听净街太岁黄勇在哪里住？”伙计说：“就在东村口，路北门口有两棵槐树，别处都是土房，就是他住的是瓦房。”邓飞雄说：“明天给我雇辆车，我要用一天一夜。”伙计就又转身出去把赶车的刘三叫来，邓飞雄安排好了。

次日早晨，天降大雪，这才拉驴去找郑华雄。一见面，邓飞雄说些不情理之话，气得郑华雄、王氏默默无言。邓飞雄说完话要走，又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从今以后，你我画地绝交。”郑华雄说：“好，你真丧尽天良，若不是我，当初黄勇就把你打死。”邓飞雄说着话，拉驴竟自走了。

邓飞雄回到店中，把众佃户叫过来，说：“我有一封信你们看看，明天有一位姓郑的来取这租银。”众佃户看明，说：“是了。”邓飞雄这才把信封好，又写一封信揣在怀中，叫了一桌酒席，请众佃户作乐。到了掌灯的时候，赶车的刘三把车套来，这刘三最好喝酒，有个外号叫醉鬼刘三，来到店中，说：“邓大爷，你坐车上那里去。”邓飞雄说：“此地有个郑武举，他家坟地在哪里？他有一个妹妹是自己用剪子扎死埋在那里，你可知道？”刘三说：“我知道。”邓飞雄说：“你就拉我上坟地，上坟去。”

这才叫店中伙计算了店帐，给了店钱、酒帐，给众佃户回去的盘费，说：“你等在店中守候。”邓飞雄把驴拴在车后，买了些祭礼纸镲，带着自己随行的东西上了车，一直扑奔郑家坟，来到郑家的坟地。

天有初鼓之时，邓飞雄说：“我还短点祭礼，刘三你看看驴，我去去就来。”转身这才够奔黄花铺，来到郑华雄住的所在，跳进篱笆墙，由窗户把两封信送进去，站在窗棂以外，说：“贤弟，白日愚兄所说之言乃是一条计策所为，叫街坊邻居知道，你我割袍断义，恐怕连累贤弟。今天，我杀死黄勇满门家眷，给妹妹报仇，你我从此分手。信内写得明白，你明天到店中去取租银七千两，你夫妻好好度日。”里面郑华雄正在气忿之际，听外面是拜兄邓飞雄说话，由窗棂处进封书信，郑华雄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淮南租项，均办理清楚，现在西村口德成店寄存。明天叫郑华雄去取，下面写着：今日晚间去杀黄勇满门家眷，给妹妹报仇，恐怕连累贤弟。

郑华雄一看，这才明白。赶紧叫拜兄，只见院中踪迹全无。邓飞雄送下书信，这才够奔东后街黄勇的住宅，飞身窜上房去，跳在院中逢人便杀，遇人便砍，由前院杀起，一直杀到后面西跨院，一瞧，这院是北房三间、东西配房三间，里面有划拳行令之声。在北房西里间屋中，邓飞雄进到屋中一瞧，顺前檐的木床挂着狐狸皮幔帐，靠北墙有八仙桌一张，上有一盏把儿灯，屋中摆设俱全，床上有一张炕桌，摆着各样果子。黄勇西向面南坐，穿着小衣裳，月白绸子汗褂，青绸中衣，在他对面有一个十八、九岁妇人给他斟酒。独行侠把手中红毛宝刀一顺，说：“黄勇你还认得某家，今天我特来取你的人心，祭灵。”刚一伸手，把黄勇揪住，外面一声喊嚷：“胆敢在此行凶杀人，待我来。”这来人正是毛顺，他本是江洋大盗，白天胡作非为，

夜晚看家护院，今天正在更房坐着，有人跑进来说：“毛大爷，可了不得了，来了一个人，长得象判官，杀伤了无数人。”黄勇家中并无父母，就是结发之妻，有两个孩子，七八个姨奶奶，全皆被杀，现在上西跨院去了。庄主爷今天是一千五百银子买了一个美人在西跨院喝酒呢。”毛顺一听，连忙来到西跨院一看，邓飞雄正要杀黄勇，他拿着刀外面一嚷。

邓飞雄揪了黄勇出来，直奔毛顺，毛顺用刀劈头就刺，邓飞雄用红毛刀往上一迎，“当啷”一响，将贼人刀削为两断，趁势一刀，将毛顺结果性命，进到屋中，黄勇踪迹不见，美人吓得跪倒苦苦哀告，邓爷说：“我与你无怨无仇。黄勇哪里去了？”美人说：“现在床底下。”邓飞雄一伸手把黄勇拉出来说：“黄勇，你说的光棍打光棍，今天你为何畏刀避箭？”黄勇说：“大太爷，你不要跟我一般见识，饶我这条命吧。”邓飞雄说：“我一则前来替郑瑞兰报仇，二则我报当年之仇。我看你这贼眼，着实可恨。”说着话，就把黄勇的眼睛剜出，把黄勇按倒，将衣物撕开，一刀将肚腹开膛，黄勇疼得怪叫如雷，将人心取出来，用油纸包好，连那妇人前后共杀了三十余条人命，看看天有三鼓，自己刚要走，一想大丈夫做事不可连累别人，用人血在墙上题诗一首，写的是：

侠义到处论英名，
剪恶安良逞奇能。
黄勇窝聚江洋盗，
目无王法逞胡行。
恶霸此地无人惹，
豪杰一见气不平。
诛贼除去乡民害，

留下姓名邓飞雄。

邓飞雄写完了诗句，拿着人心拧身跳出墙外，直奔郑家坟来到坟前，将人心摆在当中烧了纸钱，说“贤妹，阴灵不还，愚兄邓飞雄已将恶霸黄勇杀死，妹妹的冤仇总算报了。”给了醉鬼刘三三两银子车银，打发刘三回去，自己拉驴逃出潼关。听说佟家坞聚众招贤，他这才投奔佟家坞，归顺邪教可以避罪。佟金柱一见邓飞雄是个英雄，派他为火炮会总，手下管二百火枪手，都是年轻力壮之人。邓飞雄虽在佟家坞却是不得已而为之，想着多咱要有官兵前来，他倒反佟家坞捉拿贼人，可以将功赎罪，他把这二百人挑出有十几个人来，都是年力精壮的，收为徒弟，教他们练把式，后来这十几个人又认为义子，这些人都愿意跟他练把式。后来，这二百人一认师兄弟一拜盟兄弟，都成了他的干儿子，众人都跟他合心随他调动，他告诉这二百人说：“你们有了能为艺业，不可久在这邪教，归反贼所辖，多咱有官兵来剿灭佟家坞，咱们爷们做一件惊天动地的正事，倒反佟家坞。”这二百人说：“净凭你老人家一句话，我等随着。”

邓飞雄带着二百人住在佟家坞偏西北名为火焰山，造出一座土城，有东门、西门内，有火德真君殿一座，单有火焰会总的住宅，这二百人各有住的所在，也有校军场，也有演武厅，今天是邓飞雄见说有金眼雕带着人来打佟家坞，他心里就一动，由那天挑都会总之时，就看着马士杰这个人，情形个别。夺都会总这天，邓飞雄也无心挑这都会总，他一看，马士杰的武艺人品出众，怎么来投反叛，其中必有缘故。夜间，邓飞雄到都会总府探了两三次，也探出消息来。今天听说拿住两个班头，要杀他，打算要救这两个人，来到断魂山石碣后一藏，听

马玉龙一说真情话，邓飞雄乐了：赶情是忠义侠马玉龙，也是我军之人，他一想，我何不戏耍他，这才一拉红毛宝刀，说：“好大胆马玉龙，你吃着佟家坞，敢情是来卧底，今天休想逃走，会总爷将你拿住，在王驾前报功。”

马玉龙一听，吓得魂惊千里，伸手拉出湛卢宝剑，过去想要将此人结果性命，剪草除根，马玉龙赶过去，独行侠拨头就跑，马玉龙随后就追。

纪逢春说：“石铸，你爸爸跑了。”石铸说：“傻小子，别玩笑，那是你爷爷。”众人说着话，各摆兵刃跟马玉龙随后追赶，往北是一道山岗，当中是一股小道，只容一人走。独行侠在前，马玉龙在后，正往前跑着，就听前面有一人说：“师弟不便害怕，跑不了他。”马玉龙一瞧，师兄金眼雕邱成来到，自己心中甚为喜悦，料想贼人跑不了，可以剪草除根。

书中交代，金眼雕在两军阵前跟马玉龙分手，本要回去，心中甚不放心，怕马玉龙救不了汤英、何玉，自己心中对不起汤文龙、何瑞生，莫如我回去看看，由北还道正往前走，看见马玉龙追独行侠，这才答话独行侠，止住脚步说：“老英雄与马玉龙你们二位不便截我。”马玉龙说：“尊驾，你何人？”邓飞雄说：“我姓邓，双名飞雄，绰号人称千里独行侠。你们二位带着汤英、何玉都上我那儿去罢。”

金眼雕虽没见过，却听说有这么个人。独行侠说：“马贤弟，你我一见如故，不要客套，一同到我营盘去。”马玉龙说：“石大哥，你到山口叫五百兵各归营地，不必伺候。然后到火炮营盘找我。”

马玉龙跟独行侠各通了姓名，众人引见了，一同够奔火焰山，来到这营盘，进了东门，一直往西，路北进了大门，有东西房各三间，是听差人等的住处。进了重门是北房五间，东西

各有配房。大众来到上房，分宾主按次序落坐，马玉龙说：“兄台在此有几年？小弟实是眼浊。”邓飞雄说：“我在此避罪三年，我比贤弟年长几岁，我一看你来，五官一团正气，我料想不能是来归天地会八卦教的人。现在我管带二百人，火枪火炮归我管，今天我是去访你去，你我从此各吐肺腑，不可拘束。”金眼雕说：“我把汤英、何玉带去，你们有妙计遮盖吗？”邓飞雄说：“我久闻老哥哥大名，今幸得会，你只管带走，我自有妙计遮掩。”金眼雕说：“好！既待如是，兄弟你多分心罢。我这就走了。”马玉龙说：“师兄回去见了钦差，千万叫派人改扮马玉珑来打佟家坞，这里贼人众口难调，说我是奸细，大人派人充我的名姓来，所为去贼人之疑心。”金眼雕说：“是了，这里道路你可熟，是由哪边走好？”邓飞雄说：“兄长在这吃两杯酒，候至天黑，我告诉你道路。”金眼雕说：“也好。我就等天黑再走。”邓飞雄说：“你等少待，我去去就来。”工夫不大，邓飞雄手提两个血淋淋人头进来，叫纪逢春胜官保二人拿到断魂山。

工夫不大，石铸、胜官保、纪逢春回来，马玉龙刚要问独行侠，哪里杀的人头，就听外面一阵大乱，蹄跳马嚎。由外面有人往里飞跑，说：“回禀会总爷，外边现在铜头狮子袁龙、铁头狮子袁虎带着二百兵队前来，不知所因何故？”邓飞雄先把金眼雕、汤英、何玉二人隐藏起来，然后吩咐请袁龙袁虎。

不多时，只见袁龙、袁虎二人从外面进来，一见马玉龙在这里坐着，连忙过去见礼，说：“都会总原来在此，我二人在王府奉王爷之命，特意前来请都会总到王府，有要紧机密事商议。”马玉龙说：“你等先请回去，我随后就到。”袁龙、袁虎告辞走了。

邓飞雄吩咐摆了两桌酒，把金眼雕、汤英、何玉请出来。

马玉龙同邓飞雄三人一桌，石铸等大众一桌。邓飞雄说：“马贤弟，如不弃嫌，你我结为金兰之好，可以各吐肺腑。”马玉龙说：“好，既然如此，兄长请上，受我一拜。”二人叙了年齿。马玉龙就问：“兄长方才杀的那两个人怎么如此方便？是哪里的？”邓飞雄说：“在我这火炮营东边，有一带仓房，有屯米的，有空房。有米的地方有人看着，我时常看有人以出恭为名，不知干些什么，情形个别。我今天方一出去，瞧见有两个人由东往西奔空房去，两人东瞧西望，怕人瞧见的样子。头里这人有十八、九岁，后边那一人长着一脸横肉，甚是凶恶。我在后面跟着，见他二人进了空房。我在窗外一瞧，他二人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哪少年是个龙阳生，那大汉是看粮房的，二人正在屋中欢乐。我进去一刀结果了性命，将死尸扔在山沟喂狼。”马玉龙说：“原来如是，这些东西拗天行事也该杀。”邓飞雄说：“我在这里三年，我原打算有官兵来时，我带我这二百人倒反佟家坞，今日遇见贤弟，倒有了帮手。”马玉龙说：“我虽然来这日子不多，贼人的机密，我也知道不少。”邓飞雄说：“他这三教堂我没进去过，听说有纸人纸马撒豆成兵，这种邪术不好破。”马玉龙说：“我打算先破他的邪教。那几罐豆子，我都瞧见已变了颜色，里面透出血筋，我先设法把他这邪术破了，不然交兵是一大患。”邓飞雄说：“贤弟，诸事要留心仔细。”马玉龙说：“不劳兄长嘱咐，自然我都要细心。”谈说些闲话，见天已黑了，金眼雕说：“我要告辞。”邓飞雄说：“老兄台出了我这东门，往东是佟家坞，兄长往南走，边山有十里之遥，往东有路。白天有巡山的，晚上没有。”金眼雕说：“是了，我就此告辞，你我兄弟青山不改绿水常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

马玉龙说：“我也告辞。”邓飞雄说：“我也不送贤弟，

没事你来，弟兄可以谈心。”马玉龙说：“可以。”外面有人伺候马匹。

马玉龙出来一看见邓飞雄这二百兵一字排班站立，都是二十多岁，衣貌整齐。马玉龙说：“我来到这里，你等大家伺候，明日到都会总府，每人赏银四两。”众人道了谢，反正是贼人的银子，马玉龙说句话。

众人随同马玉龙出了火焰山东门，进了佟家坞西门，直奔王府，来到门前，有人往里通禀。马玉龙来到九间大殿一看，佟家四柱正请赛霸王胜昆饮酒。

佟金柱说：“我请妹丈非为别故，一来今天得胜，我给妹丈贺功，二来有一件机密大事，我得告诉妹丈。现在有潼关总镇石文倬，他是咱们会中人。到时我起兵，他必献潼关。现在他又新收了几百人，还没拿花名册来，今天给我打信说：彭钦差现在调兵来打佟家坞，本来咱们的声势不小，怕的是官兵一来，咱们凑手不及。”马玉龙说：“不要紧，他不来便罢，他来时跟他开兵打仗，那有何妨。”佟金柱说：“好妹丈，将兵队操练整齐，如兵来，可要记着石文倬是咱们人，两军阵前对敌，可要假杀、假砍。”马玉龙说：“是了，兄长不便多嘱咐，我二人见面必要假杀，决不致伤他性命。”佟金柱吩咐摆酒，吃到起更之后，马玉龙告辞回归帅府。

石铸等众人问：“佟金柱请你有什么事？”马玉龙就把潼关镇之事，述说一遍，石铸说：“好，幸喜咱们来，不然这个奸细就不好办。”马玉龙说：“那时倒反佟家坞，先拿他。”石铸说：“也好，总要把贼人的总册得到手才好，知道天下哪里是教中贼，谁是为首。”马玉龙说：“不容易，慢慢查访，今天晚上，我打算先把他的那纸人、纸马豆儿破了。”石铸说：“怎样破法？”马玉龙说：“你我预备几簋豆，跟他的那豆一

般样，晚上夜静之时，到三教堂，把他的豆倒出来，把这生豆装进去，然后预备几壶开水，由箱子缝倒进去，把纸人、纸马用水湿了，他即便使的时节也不中用了。”石铸说：“甚好，今天已晚，明天再办。你我安歇罢。”

石铸出去在房上又绕了个弯，怕有奸细窥听，看看没有动作，回来大家安歇，一夜晚景无话。

次日早晨，石铸买了一条口袋，装了几斗豆子，把应用的物件俱买齐毕。马玉龙安排说：“等夜晚你我大家前去。”石铸众人齐声答应停妥，候至夜晚。马玉龙带着众人够奔三教堂，拎了几壶开水。纪逢春扛着豆子，众人穿房越脊来到三教堂。纪逢春同众人进去，先把斗里的豆子倒出来，把买的豆子搁进去，抽梁换柱；把开水倒在箱子之内，将纸人纸马浇湿。

众人正在这里收拾，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老道，口念：“无量佛，善哉。马玉龙你好大胆量，敢做这件事情，前番你的来意，我就知道。”马玉龙一看，正是张洪雷，拉出宝剑，照老道就砍。老道用手一指，马玉龙目瞪口呆。石铸等大家摆兵刃过去，俱被老道用法术止住。马玉龙等知道机关已破，大概必死在贼人之手。见老道过去，把马玉龙解过来，说：“马玉龙，今天我要把你等送到前面，你等有性命之忧，我本是龙虎山的炼气师。先前我原打算传道，后来不想贼人举意造反，如今我倒是骑虎势。你一来的时节，山人我就知道，无奈不能拗天而行，我收你做个徒弟，那时破佟家坞，我必助你一臂之力。”

马玉龙说：“谢过师父。”跪倒就磕头，道人说：“从此机关不可泄漏。”马玉龙点头。把众人全都撤了法术，众人一同仍归帅府。

马玉龙说：“众位，方才之事好险。”石铸等说是。天色

已晚，各自安歇。

次日早晨，就听王府掌号，不大工夫，由外面进来一人说：“回禀都会总，王驾千岁有请，有机密大事商议。”马玉龙这才率众够奔佟家坞的王府。来到王府，佟金柱迎接到大厅，说：“妹丈，你来甚好。方才有人来报，说彭钦差派宁夏总镇兵粉面金刚徐胜，带同马玉龙来打佟家坞，时才有咱们会中潼关石文倬来报，钦差彭朋带兵跟我决一死战，如要来时，我打算叫妹丈抵挡一阵。”马玉龙说：“王驾请放宽心，官兵如来，杀他片甲无回。”

正说着，有探子来报：“回禀千岁都会总得知，现有潼关总镇石文倬，宁夏总镇徐胜带同马玉龙带领官兵五千来打佟家坞，现在离东门四五里，请令定夺。”马玉龙说：“王驾不必着急，待某前去。”旁边胜昆说：“不劳都会总前去，待某前去。”这才同众会总带领三千教匪，出了佟家坞东门，一直扑奔东南，来到一片空宽之地，瞧了一瞧，见对面旗幡号带飘扬，官兵步军队把队伍列开，左边五百马队，是潼关总镇石文倬带兵。右边五百马队打着龙山马玉龙的旗号。

书中交代，乃是刘芳改扮，当中二千步队是粉面金刚徐胜督队，骑着一匹坐骑，在马两旁是众战将，有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小火祖赵有义，公馆一千众办差官俱在两旁。这边胜昆问哪位会总当先临阵，话言未了，红毛太岁吕寿一声喊嚷，说：“胜会总，待我前去。”说着话，一摆手中单刀，来到两军阵前。

徐胜一看说：“哪位将军前去，将贼匪拿来，算是头功。”旁边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说：“大人在上，某虽不才，愿将贼人拿获。”说着话，一摆三股烈焰托天叉，来至两军阵前，用叉一指，说：“教匪你等好大胆量，天兵到此，你等胆敢抗

违，谅你这佟家坞弹丸之地，尔教匪乌合之众，胆敢抗敌，你等知事，连物率众，归降我，求钦差大人开恩，饶尔等不死。

”

吕寿一听，勃然大怒，摆刀照定赵文升就是一刀，说：“鼠辈休要胡说，待会总爷结果你的性命。”两个人走了三五个照面，赵文升伸手取出飞叉，照定贼人一抖手，正叉在颈嗓咽喉，吕寿当时身死。

只听贼队中一声喊嚷：“好鼠辈，胆敢伤我好友，待我捉拿于你。”由对面跑出一人，赵文升闪目睁睛一看，来者这人头带三角白绫巾，勒青金抹额，二龙断宝双插白鹅翎，身穿白缎剪袖袍，绣着黑牡丹花。手中擎着一口单刀，面皮微白，两道细眉，一双三角眼，鹦鼻子，吊角口。来者乃是白脸郎贾忠，是天地会八卦教的教值会总，跟吕寿乃是拜兄弟，看吕寿死在两军阵前，气往上冲，来到两军阵前，照定赵文升抡刀就剁。

赵文升往旁边一闪，手中叉往上相迎，两个人走了七、八个照面，一叉正中贼人前胸，贼人翻身栽倒，登时身死。

贼队中乌云豹张鼎拧枪出队，够奔阵前。段文龙一看兄长连胜两阵，足显英雄。一摆斩虎刀，说：“兄长闪开，待我来。”段文龙来到当场，将赵文升换回去。乌云豹张鼎一瞧，气往上冲，拧手中枪照段文龙分心就刺，段文龙用刀往外一磕，将枪磕开，搂头就剁，贼人用枪斜抱月往上一迎。三五个照面被段文龙施展飞刀，结果了性命。病二郎一瞧，我们同伴四个人死了三个，剩我一入也无味，莫如我跟他一死相拚，给他三人报仇。

想罢，窜出队外，并不搭话，一摆木棍，照段文龙搂头就打。段文龙往旁一闪身，躲开木棍，抡刀照贼人就砍，贼人用木棍一磕，两个人走了有七、八个照面，段文龙掏出飞刀，将

病二郎吕福砍倒就地。

赛霸王胜昆一看，连伤四将，官兵甚是勇猛。自己一想，打了败仗，回去有何脸面见佟金柱。这才把令旗一晃，大队往上一拥，打算兵将齐杀。这边徐胜督队，也往上冲。两边齐声呐喊，大杀一阵，各有所伤。天色已晚，鸣金各自收兵。

胜昆回到王府，述说：“官兵来得厉害，我兵不能取胜。”马玉龙与佟金柱喝酒，说：“众大家会总，不必害怕，明天我去捉拿他等。”正说着话，有探子来报说：“回禀王驾千岁，现有八路都会总赛诸葛吴恩带领飞云清风焦家二鬼，独角龙马铠现到了孽龙沟靠山观，明天准到佟家坞。”佟金柱说：“好，妹丈，好了，吴代光一来就不怕了，他会一手阴阳八卦旗火，百发百中，在两军阵前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一般。”马玉龙等一听，心中一动，赶紧问道：“这位会总上哪里去了，他所带是什么人？”佟金柱说：“他是咱们教中八路会总，除了三位教主，就属他大。他往各处劝教，天下是有咱们会中人，他都认识。他出去招募海岛的英雄，山林的盗寇。由今年春天走的，如今才回来，他约请的是我两个朋友，一个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的门徒飞云和尚，能打十二支毒药标，武艺高强。一个清风道于长业，跟我是口盟，手使滚珠宝刀，有金钟罩护身，还有一个独角龙马铠，是清水滩水龙神马玉山之子，跟我也系故旧之交，还有剑峰山焦家二鬼，这几个人可称五虎英雄，活该咱们共成大事。”马玉龙一听这话，就知道机关要破，自己打算明天带队出去倒反佟家坞，想罢说：“王驾千岁请放宽心，明天官兵讨战，我率领本部人马前去迎敌。”佟金柱说：“甚好，妹丈如打了胜仗，咱们择日兴兵共取大业。”说着话摆酒同饮，给胜昆压惊，席散各归府地。

马玉龙来到帅府，把石铸众人叫过来，往外看看无人，说：

“石大哥，咱们就此立脚不住，有飞云清风焦家二鬼前来。告诉胜官保李芳收拾行囊，看我的颜色行事，可进则进，可退则退。”众人点头。马玉龙吩咐已毕，大家安歇睡觉。

次日早晨起来，马玉龙在帅府传令，将众会匪调齐，调五千马步军队。马玉龙乃骑佟金柱的那匹赤炭火龙驹，手擎赤盘龙戟，众人各上坐骑，督队出了佟家坞东门，来到战场，把队伍列开。见官兵当中，徐胜带队，石文倬在左边，刘芳假扮马玉龙在右边，当中两旁是众办差官站立，是苏永禄、苏魁、周玉祥、胜奎、陈山、冯元志、赵有义、段文龙、赵文升这一千众英雄老老少少均在徐胜马前、马后。

马玉龙看罢，说：“哪位会总出阵，斩将夺旗？”抄水燕子石锣拉刀闯出队伍，来到阵前，说：“哪个前来与你家会总爷比并三合。”粉面金刚说：“哪位前去拿贼。”小丙灵冯元志一声喊嚷：“待我来。”手提单刀扑奔石锣。二人一交手，石锣自想能为艺业出众，本领高强，眼空四海，很不把冯元志放在心上。

赶到动上手，他一看，冯元志刀法纯熟，武艺高强。石锣大吃一惊，就知道此人不弱，不敢大意，如甘拜下风，回去被人耻笑。两个人走了七、八个照面，被冯元志一镖打在肩头，石锣败回本阵。刘华出来，也被镖打伤，败回。

一连胜了贼人六阵，只杀得天地会众战将无人出头。马玉龙一催马来到近前，石文倬一瞧，赶紧鸣金，把冯元志调回来，冯元志说：“大人，为何鸣金，我正杀得高兴。”石文倬说：“我看将军连胜六阵，恐力尽筋乏，待本镇亲往拿他。”

催马来到两军阵前，说：“会总，你我假战三合，到前面火焰山无人之处，我有话说。”马玉龙跟他战了三五合照面，石文倬往西败走，马玉龙随后就追，来到无人之处，石文倬由

怀中掏出一本花名册，说：“都会总，这是我潼关招募的兵册，我吃大清国俸，暗中给咱们会中办事，那时都会总追兵，我就先献潼关。”马玉龙说：“你认得我不认得？”石文倬说：“你是都会总。”马玉龙抖手一戟，将石文倬打倒在地，按住用丝绦捆上，搁在火龙驹上。

马玉龙拨马回到阵前，一声喊嚷：“众家弟兄，跟我归队。”话言未了，石铸等众人一催马，直奔官兵队中，只见由佟家坞来了两骑马，头前是闹海蛟余化龙，带着女儿余金凤，拿着九头狮子印，在佟家柱面前说：“来瞭阵观敌。”暗中是倒反佟家坞，父女一瞧见马玉龙众人归了清兵队，余化龙催马带着女儿也过来。马玉龙说：“岳父，你老人家先带你女儿回潼关去，保护大人要紧。”余化龙这才拿着九头狮子印，带着余金凤催马去了。

这里贼队大乱，有人跑进佟家坞，前去禀报。佟金柱正同袁龙、袁虎、谢自成、公孙虎手下亲随会总谈话。有人往里飞跑，说：“回禀王驾千岁，现在附马马士杰拿了石文倬倒反佟家坞，是他手下人都走了。”佟金柱就一愣，少时又禀报“一字并肩王余化龙带着公主归了大清兵队。”

佟金柱说：“好，真是女属外姓，怎么妹妹也反了？”他焉知其中隐情。谢自成说：“王驾千岁，还在睡里梦里，这一伙人都是余化龙引来。”佟金柱说：“好，给我预备马，捉拿这群小辈。”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八路都会总禀见。”

佟金柱吩咐：“有请。”吴代光带着五个贼人来至银安殿，吴代光恭见了佟金柱，给众贼引见。也有不认识他的，睁眼一看这老道，身高七尺，貌如冠玉，嵌腰扎背，四方脸，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梁柱，一部燕尾髭须，头戴青

缎九梁道冠，身穿红袍，腰系水丝绦，白云靸鞋，背后背着一口宝剑，绿鲨鱼皮鞋黄绒穗头黄绒挽手。

大众起身让坐，吴代光合掌当胸口念：“无量佛。”说：“王驾千岁爷，贫道云游方半载，聘请几位英雄，扶助王驾，是我在孽龙沟听人传言王驾千岁得了一位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

佟金柱说：“会总不要提了，是我收了个马士杰，不想连我妹妹都拐了去，今天在两军阵前，擒了石文倬，倒反佟家坞，我正要亲自去拿这小辈，你等前来赶紧跟我到两军阵前，捉拿这马士杰。”

吴代光说：“也好。”这才给佟金柱引见了众贼，大家各抄兵刃，佟金柱点齐二千教匪，吩咐带马抬枪，率众出离了王府，一直够奔东门，来到两军阵前。佟金柱在马上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见马士杰率带投降众人已把石文倬拿获，佟金柱说：“谁人出阵，给我把马士杰拿来。”

话言未了，吴恩说：“王驾千岁在上，待山人前去，把他拿来。”老道出了本队，来到两军教场，点名叫道：“马士杰，快快出来。”马玉龙一见，气往上冲，说：“妖道你何人，待我来拿你。”话言未了，由队中闪出一人，说：“大人且慢，这件功劳让俺前去立吧。”马玉龙一看，乃是潼关守备李玉标，手中拿着一条花枪，催马直至阵前。

老道一瞧，出来这人是五品顶戴，年有三旬以外，来到近前，催马拧枪照老道分心就刺，妖道吴恩闪身问来者何人，李玉标通了名姓，只见老道伸手取出阴阳八卦旗，说：“孽障，你是前来送死。”说：“着！”说着话，一抖阴阳八卦旗，一股黑烟直扑奔李玉标前胸，见李玉标翻身栽倒，立时身死。

马玉龙气往上冲，刚要催马，听旁边一声喊嚷，说：“大

人不必着急，待我捉拿妖道。”马玉龙一看，这个人好样子，身高八尺，膀阔三停，面如紫玉，扫帚眉，大环眼，头戴三品顶戴，手中擎着一口大刀，乃是本营的参将郝云鹏，来到两军阵前，大骂：“妖道休要逞强，竟敢把我好友李玉标打死。待我前来报仇，”抡刀就砍。

老道并不搭言，一斗阴阳旗，郝云鹏焉能逃走，翻身栽倒，战场当时殒命。妖道吴恩连胜了清营八阵。

粉面金刚一瞧事情不好，赶紧吩咐鸣金撤队。同着马玉龙来到底营，审问了石文倬一遍，叫差官将他解送潼关，交钦差大人办理。徐胜说：“马贤弟，妖道这个阴阳八卦旗，可实在厉害。”马玉龙说：“徐大人有所不知，这个妖道还不要紧，还有两个老道，地理教主人和教主二人上云南、四川前去调兵，若是他两个在此，更了不得了。这两个妖道俱有法宝，一个有混元一气瓶，一个有神火五云筒。这里头纸人、纸马我已给他破了，明天开仗要瞧事做事，今天若有能人，夜入佟家坞，盗他的阴阳八卦旗，刺杀吴恩、佟金柱。”

众人一听这句话，从中有人答话，说：“大人不必忧虑，某虽不才，今晚愿进佟家坞，盗回阴阳八卦旗，刺杀妖道。”

马玉龙等回头一瞧，说话之人正是小丙灵冯元志。马玉龙说：“冯贤弟，你要够奔佟家坞，头一节道路不熟，二来贼人防守甚严。”冯元志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今天必要前去。”

小火祖赵有义说：“大哥，我给你巡风瞭哨。”说着话，二人转身下去，吃了晚饭，收拾好了，来到外面一瞧，天不到初更。这才进了中军帐，辞别了徐胜、刘芳、马玉龙。冯元志在前，赵有义在后，出了大营，直奔佟家坞。

远远见佟家坞城上，弓上弦，刀出鞘，号灯齐鸣。到了东

门一看，要打算由城上进去，势比登天，刀枪如林。

赵有义说：“大哥，咱们由城上是不能进去。”冯元志说：“你我在大人跟前夸下海口，焉有这么回去之理。”赵有义说：“这城上头是进不去，你跟我来。”二人就来到这东门以南，城下有出水的水闸，有铁壁子，可以进去。

二人瞧了一瞧，这才下去由铁壁子钻过去，幸喜里面没甚么水，看了一眼，是佟家坞，里边有水都归这道河流出去，奔护城河，里面甚不干净，好容易蹿上岸，却听里面正交二鼓。二人窜上户去，窜房越脊，够奔佟金柱王府。

走到一处院子，见灯烛辉煌，是北房五间，东西各有配房。院中支着四个大气死风，有人伺候。上房屋中坐着正是吴恩、飞云、清风、焦家二鬼。那赵有义一拉冯元志说：“来了。”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往下一看，院里两个人，忙往房上一趴，就听妖道说：“众位贤弟，山人我一步来迟，叫马玉龙他等逃走，倘若早来两天，俱将他等拿住。”

清风说道：“兄你不要小看马玉龙，他实在厉害，如见面可要小心，我屡次被他所欺。”

吴恩哈哈大笑，说：“贤弟，你此言差矣，岂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既是英雄，今天在两军阵前为何不出来？天不早了，你等到西配房安歇，我在上房安歇。”众贼散去，吴恩来至西里间云床打坐，把上房屋门关好。众道童在东里间伺候，此时天有三更。冯元志在房上等候多时，料想老道睡熟，

这才叫赵有义巡风拉刀跳在院中，将上房屋门拨开，要刺杀老道吴恩，偷取阴阳八卦旗。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三回

冯元志庙中行刺 胜王环挺身解危

话说小丙灵冯元志由房上跳下，去看看四面无人，这才将上房屋门拨开，来到外间屋中，听西里间屋中，老道是睡着了，这才把帘拢掀起，手擎着钢刀进了西里间，对准了老道的前胸，用刀就是一下。

老道一声“无量天尊”，窜下床来，一腿把冯元志踢倒，就给捆上。书中交待，老道有金钟罩铁布衫护身。冯元志不知道他有硬工夫。被人家捆上，自己把眼一闭，就等一死。老道并不声张，把靠窗棂桌上烛花剪了一剪，老道就在床上说：“你好大胆量，敢来谋害山人，你是大清营的？佟家坞的？说了实话，我也不杀你。”

冯元志把眼睛一瞪，说：“妖道，你要问，你家老爷我叫冯元志，跟随钦差彭大人当差。只因在两军阵前，你连赢官兵数阵，我特意前来杀你，既被你拿住，剝剝你给你家老爷快行。”

吴恩说：“你们来了几个人，是从哪里进城的？”
屋中老道这番问冯元志，外面急坏了小火祖赵有义，他一

想我们哥俩是拜兄弟，有福同享，有罪同受，荣辱共之。他既被获遭擒，我焉能袖手旁观，总得使一个调虎离山计，把冯大哥救出来，就是救不出来，我们哥俩生死之交，活着在一处为人，死了在一处做鬼。

想罢，往后面一瞧，却是一片房，在这西北上是大军草料场，赵有义一想，我去一放火，众人一顾救火，我可以把冯元志救出来，我二人又烧了他的粮草，又可以脱离此难。

想罢，刚要走，就听瓦檐一响，赵有义一看，就是清风道于长业老道睡觉最惊醒，听上房有动静，他起来一看，吴恩正审刺客。料想刺客一来不能一个，必有人巡风。我到房上瞧瞧，若有人将他拿住，剪草除根，以免萌芽复起。

他这才窜上房去，正看见赵有义，清风拉出来滚珠宝刀，跳在院中，赵有义又想：跑是跑不了，自己拉出手中刀，大骂：“妖道，你们这些反叛，不久必遭恶报。”说着话，照清风抡刀就剁。

清风哈哈大笑，说：“你这小辈，也敢在祖师爷跟前这样猖狂。”两个人就在院中，双刀并举，走了有七、八个照面。赵有义如何是清风的手，被清风的宝刀将单刀削为两段。赵有义大吃一惊，往旁边一闪。贼人跟进身一腿把赵有义踢了一个跟头，接住捆上。把他扛到屋中交与八路都会总，说：“道兄，小弟又拿住一个。”吴恩说：“好，细细询问，把他们剪草除根。”这才告诉清风说：“贤弟，你坐下，我要耍笑耍笑两个小辈，细细问问明白，然后用我的宝剑将他二人剁了。”

清风道：“说的甚好。”两个正然说着话，就听外面传锣响，吴恩说：“贤弟什么事？”清风说：“我并不知道。”

二妖道这才把道童喊起来，说：“你二人好生看着这两个人，我们出去看看传锣什么事。”两个道童说：“是。”

清风、吴恩二人出去，拧身窜上房去，往西北一看，照着通红，两个人赶紧窜房越脊，赶奔过去，急至临近一瞧，有谢自成、公孙虎、袁龙、袁虎大众救火，锣声震天。

吴恩问道：“谢会总，怎么起的火？”谢自成说：“我同公孙虎巡查内外城，来至十字街，就见火起，我赶紧前来一问，更夫一概不知，幸亏人凑手。不然，连米仓都烧了。我闻这有硫磺味，必是有人放的，不小心之过。”

吴恩说：“谢会总，你等带兵细细搜查，我那边已拿住了两个奸细。”说着话，两个老道窜房越脊往回来。

他住的就是马玉龙所住之帅府，吴恩、清风跳下房来，进了北上房屋中，吴恩一看，吓得大吃一惊，四个道童，人头落地。拿住两个人是踪迹不见。吴恩说：“咱们失了神了，这是调虎离山计，咱们一去瞧火，他们还有人把道童杀了，把人救走。”

书中交代，冯元志、赵有义二人被获，彼此互相埋怨。赵有义说：“你不该自己不小心。”冯元志说：“你该当走，给他等送信。”

正说着，就见外面一阵冷风，八仙桌烛灯吹灭，只听扑喇扑喇四个道童被杀，过来一人，一手把赵有义往肋下一夹，一手把冯元志一抱，转身出去。这两个人也不知道是谁。”

来了一个所在，把他二人放开，冯元志一看，屋中灯烛辉煌，眼前这人身高八尺，年有四十以外，青绢帕罩头，一身青衣，面皮紫黑，粗眉阔目，一部虬髯。

赵有义就问：“阁下何人？把我二人救出虎穴龙潭，这是什么所在？”那人说：“我姓邓，双名飞雄、绰号人称千里独行侠，我在这里管火炮，与马玉龙结拜之交。他倒反了佟家坞，我尚未反。在这里看看贼人动作。三五天我也要归大清营。今

天我也去刺杀吴恩，盗他的阴阳八卦旗，不想咱们走同了，我送你二人回去。告诉马大人，叫他放心，明日开队打仗，我暗助他一膀之力，破贼人阴阳八卦旗。”

这二人说：“甚好，我们就走。”邓飞雄带着绕道，曲曲弯弯，走出甚远。邓飞雄用手一指，说：“由此往东南，就是大清营。”二人拜谢了救命之恩，转身回归大营。面见徐大人、马玉龙等述说上佟家坞之事。

天光已然大亮，一掌号调队炮一响，诸战将进帐，当中是徐胜，左边刘芳，右边马玉龙，众差官在两旁列坐。刚要派兵，上来一位差官，乃是潼关钦差大人委派前来吩咐：“众位大人老爷，如佟家坞打开，把为首的拿住，不准放一人漏网。”徐胜答应，款待差官，众人写了请安的禀帖，叫差官带回。

刚吩咐好了，就听佟家坞号炮齐鸣。工夫不大，蓝旗来报，现在佟金柱带领八路都会总吴恩，众会总在两军队前把队扎住，前来讨战。

徐胜发令齐队，跟贼人决一死战，调齐三千马步队，同着众位英雄来到战场，把队列开，一瞧，吴恩耀武扬威，问道：“哪个跟山人决一死战？”

马玉龙一想，昨日连伤数将，今天我不出阵，谁还敢去。说：“我给众位瞭阵观敌。”吩咐擂鼓助阵，马玉龙并未骑马，来到两军阵前，老道亦在步下。马玉龙把宝剑怀中一抱，说：“妖道，你等太不识时务，自古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皇上自定鼎以来，君正臣忠，五谷丰登，万民乐业。皇王有道家，家乐天道。无私处，处同刑。罚薄税敛，你等无故设立邪教，引诱愚民，黎民遭涂炭之苦。百姓受兵刃之灾，皆因你等所起。你等若识时务，率众投降，我求大人开恩，给你等留一条生路。”

吴恩一闻此言，说：“哪个跟你们嘴嚼舌，祖师爷特来结果你的性命。”正说话间，只见由佟家坞二百火炮兵邓飞雄带领，佟金柱一看邓飞雄来，心说：“这是我的膀臂。”邓飞雄说：“众会总，待我来催队上前。”吴恩刚一拉阴阳八卦旗，马玉龙知道百发百中，邓飞雄说：“吴会总，我给你瞭阵观敌。”吴恩见马玉龙口巧舌能，气往上冲，一拉八卦旗，就听哗唧一声，被邓飞雄由后面就是一红毛宝刀，照老道脖颈砍来，老道急拿阴阳八卦旗一迎，被红毛刀将八卦旗削为两段，妖道一转身逃回贼队。

马玉龙督着大队往前一杀，这些办差官，人人踊跃，个个争先。只杀得这些八卦教匪，望影而逃，败进佟家坞，紧闭四门。邓飞雄带的二百兵，一阵火枪，把教匪打死数百之众。这才同马玉龙来收兵，至到底营，把邓飞雄给徐胜、刘芳众人都引见了。徐胜这才吩咐摆酒，众人吃得胜酒。次日又派人攻打佟家坞，贼人在里面防守甚严，一连三天，并未攻开。

这一天，徐胜说：“咱们今天分三路进兵，马贤弟在正东，刘贤弟在北，我在正南，三面攻打。由西门叫贼人逃走。”这才齐队攻城，一连又两天，到了第三天，大众说：“今天务要齐心协力，将佟家坞攻破，今天不攻破，不收兵。”

大家赶到齐了队伍，来到佟家坞一瞧，四门大开，里面连一个贼都没有了，马玉龙叫人进去探探，佟家坞贼人不少，怎么会一个都没有了？马玉龙三队人马进城，各处一搜巡，见里面细软物件俱没了，剩了些粗笨的东西，均是空房，男女一个人没有。各处搜巡了半天，料到贼人必往西北逃窜。

徐胜吩咐在北门外扎营，将营扎好。徐胜升帐大炮一响，齐集副参、都守千把外委来至中军帐，点名。众人上来参见。徐胜说：“众位差官，现在佟金柱叛反，率众逃走，必然去之

不远，在深山幽谷之中避兵。哪位差官前去打探？”话言未了，小丙灵冯元志、小火祖赵有义、小蝎子武国兴、打虎太保纪逢春、黄面金刚孔寿、白面秀士赵勇、碧眼金蝉石铸，小神童胜官保、哼将李环、哈将李珮十个人说：“我等愿去探听贼人的消息。”

徐大人说：“你等十个人要去哨探，有无下落，明天必然回来，道路上要谨慎小心，恐其贼人安设鬼计，那时多有不便。”十个人点头答应说：“大人请放宽心，我等必要留神。”众人下来各自收拾好了，带上兵刃，出了佟家坞西门，顺山路望下巡踪采迹。

石铸在头前带路，众人在后面跟随，大家走出有十数里之遥，眼前有一带山口。众人觉着口干舌燥，想要找个地方喝点水歇息歇息。绕进山往里一看，隐隐有一片树林，急至身离且近一看，是小小一处村庄，进了南村口，路东有一座酒馆，众人想着进这酒馆打听打听佟金柱贼兵的下落，可以喝点酒。

这十个人进去一看，倒有几张桌，有一个小伙计，有一个老头，有六十多岁，身穿月白布裤褂，是个乡下人打扮。

众人落了座，那老者说：“你们众位喝酒么？”

石铸说：“你这里可有什么菜呢？”那老道说：“我们这里就有煮鸡子豆腐干，我看你们几位老爷不像这里人，是何处的？来此何干？”

石铸说：“我们是大清营的人，跟你打听一件事。俗家坞的教匪，我们的大兵困了他好几天，昨夜贼兵往西北逃下来，是什么时候过去的，你总知道？”

老者说：“我知道昨夜有四更天，人马乱跑，约有数千之众，吓得我们不敢开门，他们由此往西北是孽龙沟的大道。孽龙沟有一股小道，通陇上，崎岖不易走。”

石铸说：“这就是了，你给来十壶酒，十碟菜，来一壶茶，回头我们去哨探哨探，不知离孽龙沟口有多远？”

老者说：“这村庄就是孽龙沟口，叫察家围。”石铸说：“这村有多少人家，都是作何生理？”老者说：“有四五十家，都是打柴打猎安善的良民。”

老者把酒拿来，众人喝了三五杯，石铸就觉着头晕眼眩，赵有义说：“石大哥不好，我喝了这酒，心里直闹，跟前天地乱转，金灯换银灯。”说着话，众人俱皆翻身栽倒，昏迷不醒。

那老汉哈哈大笑，说：“孩子们过来，把他们俱皆捆上，扛到后面开膛摘心，给会中报仇。”

书中交代，这个酒馆的老者姓蔡名叫文曾，称劝善会总，乃是地理教主袁智千收的师弟，命他带领五百会匪在此把守孽龙沟口，静等大清管的差官前来，好往里打信。今天石铸众人一来，他就知道，酒内下上蒙汗药，把石铸众人全皆麻倒。

蔡文曾叫小伙计把门关上，把众人扛到后院之中，他一声喊嚷，出来有十几个打手，都是他手下亲随之人，个个强壮，把众人往木椿上一绑，吩咐手下：“把我的丧门剑拿过来，我亲身结果他等的性命。”

方才叫小伙计摘酒幌子关门，谁叫不许开，小伙计答应，拿幌杈子刚要摘，就见来了一匹马，一匹骡。

骑马的正是马玉龙，骑骡的就是邓飞雄。原本打发他十几人走了马玉龙甚不放心，这才同千里独行侠追赶下来。刚走到这里，就见酒铺小伙计慌慌张张要摘幌子，两眼东瞧西望。俗言说：“光棍眼里不揉沙子。”马玉龙、邓飞雄三位英雄一看，就知道必有缘故。马玉龙一声喊嚷，说：“慢摘幌子，喝酒的来了。”小伙计一听，撒腿往里就跑，不跑还罢，他一跑马玉龙更加疑心，赶紧下马，拧身蹿上房去，往后一瞧，只见十位

英雄都是绳扶二臂，有一年迈之人，手擎丧门剑正要结果众人的性命。

马玉龙一声喊嚷，说：“好一个胆大的反叛，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要杀众位差官老爷，待我来拿你。”正说着，由房上跳下来，摆宝剑照蔡文曾就是一剑。

贼人闪身躲开，说：“来者，你何人？”马玉龙说：“你家老爷姓马双名玉龙，绰号人称忠义侠。”蔡文曾哈哈一笑，说：“原来是你。”一摆丧门剑，照马玉龙砍来。

马玉龙用宝剑一迎，丧门剑往回一撤，贼人抖手就是一标，马玉龙一闪身，就将镖接住。蔡文曾一看，大吃一惊。知道马玉龙能为艺业出众。

又走了三五个照面，不敢恋战，翻身蹿上墙去就走。马玉龙随后就追，一面喊嚷：“邓大哥，将他几个救了。随后跟我来。”邓飞雄说：“是。”来到院中一看，众人发烧，口吐白沫，知道是中了蒙汁药酒。

他赶紧找了凉水，把众人牙关撬开，一个一个俱皆灌醒，将绳扣解开。众人都明白过来，石铸看邓飞雄在此，说：“好一个老匹夫，他酒里有东西，把我等全皆治住。”

邓飞雄说：“咱们赶紧搜搜，追赶马贤弟，他一个人追下贼去。”众人一搜，并无一人，剩了空房。

众人这才出了酒馆，往西进了山口，追出有五、六里之遥，并不见马玉龙的踪迹。邓飞雄说：“怪呀，我救你等工夫不大，也不致走出甚远，怎么会没有呢？”

石铸说：“也许走岔路。”邓飞雄说：“不能，并无二条路，贼人必奔孽龙沟，咱们再追着瞧。”又往前走了一里之遥，眼前一带树林，当中一股大道直通正北。只见来了一个老道，年约六十以外，头带如意道冠，身穿蓝缎道袍，白绣云鞋，面

皮微黑，粗眉大眼，一部黑胡须，手拿一柄萤刷，用萤刷一指，说：“你这群孽障，好大胆量，前来送死。”

石铸过去一抖杆棒想要把老道扔到，那老道闪身躲开，由背后抽出一杆黄旗，上书八卦太极图，用旗一指，一股黄烟直奔石铸。石铸翻身栽倒，胜官保就是一愣，拉龙头杆棒过去说：“好老道，你姓甚么？”老道说：“山人乃瘟癘道人叶守敬是也。我是靠山观的观主，只因有佟庄主派我前来把守山口，督挡清兵，你等要识时务，急速退去。”

胜官保一听，气往上冲，抖龙头杆棒，照老道就缠，老道闪身用手中旗子一指，胜官保翻身栽倒。

孔寿、赵勇一想，我们哥们中了毒药镖，石大爷千里去给讨药，今天他被为难，我们要一走可实在不对。想罢，孔寿、赵勇各摆兵刃扑奔老道。老道往旁边一闪，用手中旗一指，孔寿、赵勇翻身栽倒。

纪逢春、武国兴二人赶过去，一个拉刀、一个摆锤。大骂老道：“你这邪术邪法，待我来拿你。”刚一过去，老道一摆旗，一股黄烟扑奔武杰纪逢春面门，二人亦栽倒在地。李环李珮过去亦照就如是。

冯元志、赵有义一想，来了十个人躺下八个，我二人回去也没脸见人，莫如生在一处做人，死在一处做鬼。这两个人一摆兵刃，仍然被老道一指，一股黄烟，栽倒在地。千里独行侠一瞧，有心不过去，眼看十个人被害。有心过去，自己也甘拜下风，自己正在为难，就见忠义侠马玉龙赶到。

邓飞雄说：“马贤弟，快来，这个妖道叫瘟癘道人叶守敬，十家兄弟俱都栽倒，并非是一刀一枪凭武艺，是那老道有妖术邪法。众人一过去，他把旗子一幌，就出来一股黄烟，众英雄俱皆倒下。”

马玉龙说：“兄长不便耽惊，待我拿他。”赶过去一摆宝剑照老道劈头就砍，老道一晃旗子，想要把马玉龙放倒，焉想到马玉龙有解药，他这旗子乃是瘟癘香所配，并非妖术邪法。见马玉龙跟他一动手并不栽倒，老道就心中发慌，一手拿着宝剑，一手拿着旗子，就见马玉龙这口湛卢宝剑上下翻飞，分开门路，宝光缠绕，怎见得？有诗为证：

湛卢宝剑寒光透，
常在英雄怀中抱。
斩金剁银削铜铁，
杀人不带血光毫。

使动如飞，把老道的宝剑削为两断，吓得老道拨头就跑，马玉龙并不追赶，先救众人要紧。由兜囊掏出解药来，连邓飞雄帮着，把十个人救过来，众人起来都糊涂不知是怎么缘故。惟有胜官保说：“这个老道，我跟他一动手，闻得一股异香，跟着秃子吴元豹是一个样。”马玉龙说：“不要紧，我还有一瓶解药呢，每人给你们闻点，咱们追这老道。”

双侠带着十位英雄往下一遍，直奔正北，看见了山头是东西两座山头，上面有两根八卦旗，有几百兵丁把守，滚木擂石、灰瓶炮子，防守甚严。

马玉龙等瞧了一瞧，就知道贼在山里，想着要去巡查进山的道路，无奈往北深山曲径，恐贼人有埋伏。马玉龙说：“众位弟兄，咱们暂且回去，调了大兵，再攻打这孽龙沟。”众人这才往回走。约在半里之遥，就听山头之上声：“无量佛。”口唱山歌，信口说到：

寻真惯入蓬莱岛，
青松不动人自老。
采药童子未回来，
落花满地无人扫。

在山头哈哈大笑，说：“马玉龙休走，山人特来指你的迷途。”马玉龙抬头一看，乃是天文教主老师张洪雷。马玉龙知道是世外的高人。连忙过去行礼，口称：“老恩师从哪里来？”石铸等也过去行礼。

老道下来，带着众人来到松林之内，众人搬石为凳，大家落坐。张洪雷说：“徒弟，今天我特来给你送信，贼人气数已败，不然山人还不下山，只因我师弟白练祖妖言惑众，不久必要遭劫，我下山所为治他二人，恐他杀害生灵。今天我来，正找你告诉你，我要归山了。这孽龙沟是块绝地，只要官兵来，困住山口，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久则必败。我由信州龙虎山来，所为收服袁智千白练祖，怕他二人任意胡为，我今天现有一本总帐，给你。你回去调兵，前来按帐拿他。管保贼人不能漏网。这孽龙沟有一条小路，有两股地道。派人把守住，可以一网打尽，将贼拿获。”

马玉龙说：“你老人家上那里去？”张洪雷说：“我去访几个朋友，暂时不能在此地，你等把事情办理完毕，到江西信州龙虎山前去找我，山人就要告辞了。你们也赶紧回去调兵罢，我这总帐上，贱人逃走的地道在那都有。”

马玉龙接过帐来，说：“你老人家乃世外高人，也不愿出世为官，弟子也不相强，你老人家请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

老道走后，马玉龙带领众家英雄回归大营，见不徐胜，众

人参见。徐胜就问：“马贤弟，哨探贼人下落如何？”

马玉龙说：“小弟进山，在察家屯赶走了劝善会总蔡文曾，他是邪教的一个贼头，众办差官中了他的蒙汗酒，小弟赶到，将他杀走，逃进深山之内。后又遇一使瘟癘香的老道，乃是吴元豹的师父。亦是小弟追跑进山，见有贼兵防守甚严。小弟遇见了我的师父张洪雷，赐我两本总帐，原先这天地会是道正人邪，现在三位教主未在此地，就是佟金柱、吴恩几个妖道，纸人、纸马已破，他不能使；我暂回帐房一看这总帐，明天就兵困孽龙沟。”徐胜说：“甚好。”这才吩咐摆酒，众人席散。

马玉龙回到自己帐房，打开总帐一看，是天地会八卦教天下各处有多少人，何人为首，上面都写的明白。这孽龙沟正北靠山观修的有五个亭子，当中亭子，乃是天道金沟，官兵如攻打甚急，贼人必由地道逃走，先派官兵把守，可以一网打尽。看够多时，天已不早，马玉龙安歇睡觉。

次日，马玉龙拿着这本总帐，来见徐胜。述说上面注写的道路。徐胜说：“马贤弟，你挑几个人。孽龙沟山后道路崎岖，谁能去把守？等候佟金柱？我在前面带兵攻山，预料可将贼人拿获。”

马玉龙仍带邓飞雄、石铸等十个人，龙山的二百飞虎兵；邓飞雄带着二百子弟兵，带着十天的粮草，绕道爬山越岭，够奔孽龙沟后山。来到山坡下边，果见有五个亭子，众人并看不出哪是地道。

纪逢春过去一瞧，说：“马老爷，这个我知道，咱们多会造埋伏销器？”马玉龙说：“你知道那是地道？”纪逢春过去来到这当中亭子，看地下有汗白玉，说：“你们看，这是地眼。”

马玉龙说：“咱们等着，你等十个人，两个把守一个亭子，

如贼人出来，即行拿获。”众人点头。马玉龙说：“邓大哥，世界上哄不尽的愚人，拿不尽的贼人。佟金柱家有百万之富，何不享福，举意造反，愚鲁之至。”

邓飞雄说：“我避难三年，静等官兵来到，他这孽龙沟是块绝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日子一多，岂不甘拜下风？”二人正同马玉龙谈话。天光已然黑了，微有星斗之光。

马玉龙说：“此地万山之中，极险，倚仗你我都是英雄，人多还好，若一两个人，这山中毒蛇、怪蟒、狼虫、虎豹，必要伤人。”

正然说着话，就听地道内有脚步声，石铸当即把二位英雄叫过来，说：“地道有脚步。”众人等在此等候。

书中交代，佟金柱自那日打了败仗，吴恩的阴阳八卦旗被邓飞雄削为两断。所铸出来铁枪、铁炮被邓飞雄用锡铁灌了，不能够使了。三教堂的纸人纸马被马玉龙已破。这一个败仗，伤损会匪不少。他败进佟家坞，在王府聚集众将一商议，吴恩说：“王驾千岁，当初把事做错，不应该叫余化龙进佟家坞，他勾引这些奸细坏了这般大事。”

佟金柱说：“最可恼者，我妹妹佟金凤跟马玉龙一心，骨肉无情，马玉龙又勾串邓飞雄倒反天地会，好生大胆。此时地理教主、人和教主都没在，这里咱们把天文教主张洪雷请出来占算占算，咱们是打仗好，是不打仗好。”

胜昆说：“也好，咱们把教主请来问问。”佟金柱说：“你们够奔三教堂罢。”带着胜昆，玉柱、锁柱、宝柱一同够奔后面。来至三教堂，鸣钟击鼓。张洪雷升了座位，佟金柱大家跪在眼前。

佟金柱说：“祖师爷，前者请你老人家下山，所为开疆斩土，夺大清的江山社稷。现在地理教主、人和教主已走，此时

马玉龙倒反，无人敢挡。这便如何？”

天文教主张洪雷说：“现在，你的气数不佳，急到孽龙沟避兵。百日自有机缘相遇。”佟金柱赶紧吩咐手下亲随、知会内眷收拾细软，连夜离佟家坞，够奔孽龙沟。

那山上有一座大庙，是靠山观，两位老道是天地会八卦教的头目，一个叫瘟癘道人叶守敬，一位是虎遁真人叶守清。这才查点佟家坞的兵，除去死亡，尚有八千之众；连男带女的家眷，尚有三四千。连夜预备驮轿车辆，逃奔孽龙沟。派赛霸王胜昆断截后路。兵到孽龙沟，原有劝善会总蔡文曾，带着三千兵在此驻扎。佟金柱派他扮作乡人，在蔡家屯山庄以卖酒为名，借酒铺栖身，探听消息，如有大兵来到，往里好打信。把营盘扎在靠山观下，佟金柱等住在靠山观。

这个庙前后五层大殿，后面单有后院，有一股地道可以逃生。山寨内是兵多粮少，本打算官兵要撤了，再回佟家坞。没想到蔡文曾叶守敬被官兵追回去，言说：“差官厉害，来探孽龙沟，不久官兵必到，请王驾千岁早作准备。”佟金柱叫人出山来探。

这天有人禀报说：“粉面金刚徐胜、刘芳统带马步军队五千之众，将孽龙沟围困得滴水不通。”

佟金柱一想，里面粮草又不多，久守必死，莫若逃奔他方。再一找张洪雷，踪迹不见。佟金柱不由得心慌，这才问吴恩说：“都会总可有什么主见，现在你我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久守必死。这便如何是好。”吴恩说：“王驾若在此死守，恐其大事不就。依我之见，带着大兵杀出重围，够奔云南楚雄府，到大竹子山，在那里招军买马，聚草屯粮，也倒是个办法。”佟金柱说：“既然如此，都会总你同飞云清风焦家二鬼、独角龙马铠，保着我兄弟四人，由地道逃走，叫胜昆、袁龙、袁虎、

谢自成、公孙虎保着家眷，带着大队杀出重围 。”

吴恩说 ：“ 就是急不如快，今天传下密令，明天就走，告诉胜昆闯出重围，在云南楚雄府大竹子山或四川峨眉山两处见面 。”

大家商议已定，佟金柱都收拾好了，带上打将钢鞭，带上细软的金银珠宝。准知道由地道逃走，没人知道。次日来到靠山观，第五层殿供桌底下，将木板掀开，往下一看，黑洞洞的。佟金柱问 ：“ 谁先下去探探路 。”

大家全都摇头，本来众人全皆道路不熟。这才把本庙老道请来，一问，瘟癘道人叶守敬说 ：“ 这地道上去，那头是五个亭子，能上五个人，由这一条道下去，到里边分五条道上去，里边都是干净的，时常派道童打扫 。”

佟金柱说 ：“ 这就是了，我等先下去罢 。” 他兄弟四人就在头前，吴恩等跟随，走出一里多路，用手一托，上面头一个，佟金柱就窜上来。

石铸说 ：“ 小辈来了，我在此等候多时 。” 佟金柱一看，气往上撞，自己已然上来，也不能回去，摆手中钢鞭照石铸就打。石铸一闪身，就是一杆棒。

胜官保一抖龙头杆棒，二人各要争功。佟金柱有一身的硬功夫，旱地拔葱窜在一旁。石铸就是一愣，马玉龙过去就是一剑。

佟金柱说 ：“ 马玉龙，自从你到佟家坞，我并未将你错待，再者说你我骨肉至亲、何必苦苦的追赶于我 。”

马玉龙哈哈大笑，说 ：“ 佟金柱，你还在睡里梦里，你等中了我等之计 。” 佟金柱说 ：“ 好 。” 一摆钢鞭就照马玉龙便打，马玉龙用宝剑一迎将鞭挥为两段，跟进身一脚将佟金柱踢倒。石铸胜官保赶到按住捆上。

那旁，佟宝柱被邓飞雄拿住，佟玉柱、锁柱被八位差官围上。马玉龙与邓飞雄两个人过去提刀相帮。邓飞雄就将佟锁柱拿住。马玉龙又将佟玉柱拿住，把四个贼俱皆捆好。再看地道不出来人马，马玉龙说：“你们谁有胆量，下地道去探。”

纪逢春说：“我去。”马玉龙说：“要去两个人。”石铸说：“我跟他去。”二人顺地道下去，里面黑洞洞，出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两个人摸着石墙往前走，直到山里头，一推板上面锁着。纪逢春用锤一打，石铸用力一托，就听“咔嚓”一声，把锁链崩断。

石铸、纪逢春上来一瞧，就见烈焰腾空，喊杀连天。原来，佟金柱四人上去一动手，吴恩就同清风等回来，不敢上去，说：“你我只可由前山杀出重围，有能为的都在后面。”

妖道吴恩到了前面，吩咐胜昆，把家眷搁在当中，把贼队调齐，说：“今天要闯出重围，就算活了，要出不去就只有一死了。”

大家督队够奔孽龙沟口。徐胜正然攻山，见乱石一分，贼人撞出山口，如翻江搅海，甚是凶勇，眼都红了。徐胜一想，杀人者一千自损得八百，贼人个个拚命。徐胜吩咐队伍往两边列开，留出走路，叫贼人逃走，由两边杀贼。

他只顾有路奔逃，无心恋战，官兵队有八里，由两旁一杀，贼人死者无数。贼闯出兵队，官兵由后面追杀，有命者逃走。这一阵，死有数千。吴恩带着一伙贼人逃奔四川峨眉山。再复整车马报仇，这是后话不提。

单说马玉龙、邓飞雄拿获了四个反叛，回到底营，给贼人带上手铐、脚镣。派官兵在贼巢搜拿，得了马匹粮草军装器械不少，开列清单，交钦差大人发落。众人将山内搜尽，这才撤队回潼关。到了公馆，把贼人押上去，回禀大人，大人立刻升

堂，把佟金柱带上去讯问口供。

佟金柱倒直言无隐，连石文倬一一俱招认，拿过贼的总帐。大人行文各处捉拿教匪，把五个叛逆钉镣，交马玉龙带领，随事人员一同押解入都交旨。

马玉龙等答应下来，各自收拾行装，就要押解贼人入都。大人立刻派摺奏师爷办摺底奏明圣上。工夫不大摺奏师爷将摺底办好，呈与大人过目。大人展开一看：上写道：

钦差大臣大学士兵部尚书，奴才彭朋跪奏

为潼关会匪约期起事，拿获首要各犯，并酌保出力员弁恭摺仰祈

旨享办西夏行抵潼关，访闻佟家坞地方有会匪，纠党如期起事，奴才即派守备马玉龙等调拨勇丁，拿获会匪佟金柱等因名。讯据供认，匪首设立教堂，纠党约期叛反，并拿获潼关总镇石文倬，讯伊结盟，拜会勾串。教匪实属罪大恶极、法无可贷。当经守备马玉龙奋勇拿获，并请回九头狮子印，除尽根株等情，该员实属智勇业优，年富力强，勇敢力战，并会同各员弁等，不分畛域，协力搜拿首要各犯，询属异常出力，拟请天恩照异常劳绩。随案奏请修奖以示鼓励，并饬取各员履历送部外，所有潼关拿获各犯，派员押解进京，请旨定拟，及酌保出力员弁各缘电恭摺具奏

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大人看罢，封固好了，叫马玉龙等随摺差押解众会匪入都，由潼关起身，带着千里独行侠邓飞雄，碧眼金蝉石铸、小神童胜官保、小玉虎李芳、小蝎子武国兴、打虎太保纪逢春、哼将李环、哈将李珮、小火祖赵有义、小丙灵冯元志、花枪太保刘

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黄面金刚孔寿、白面秀士赵勇、雨雪豹苏永禄、小义士苏小山，一千差官十八位，跟随马玉龙起身。

公馆留下金眼雕邱成，伍氏三雄，银头皓叟胜奎，老凤鹤周玉祥，闹海蛟余化龙、粉面金刚徐胜，多臂膀刘方，一千老英雄保护钦差大人。

马玉龙带着众位差官够奔京都，按站有大人的文书，把差事交给衙门，各地面官都派官兵护送。这一日到了京都，把差事送交刑部，投了文书。马玉龙众人在南城打了店。

这一日，圣上召见马玉龙，在养心殿有兵部人员带领引见。马玉龙就把自出世以来的缘由奏明圣上，单有履历清册。康熙老佛爷乃有道明君，接了彭朋的摺本一看，龙心大悦，旨意下，马玉龙着免补都司，游鼓以参将书先补用，并赏加副将尉，所有在事出力人员均有加给纪录。马玉龙仍归彭朋差遣委用。

马玉龙下来，到了朝房，裕亲王甚为喜悦，把马玉龙叫到王府，认为义子。单打扫一处房院，叫众差官居住。马玉龙心中甚为烦闷，缘有自己的心事，想起现在未过门的岳母妻子，在安定门内住家，何不去寻找。

次日，马玉龙吃完了早饭，带着胜官保、李芳，备上三匹马，问石铸：“众人上哪里去了？”石铸等说：“上前门听戏。”马玉龙这才够奔安定门，来到他岳母住的所在，抬头一看，门口贴着陈寓，打门一问，这家是做鞋行的。马玉龙说：“借问这里有一位阔老太太。”那人说：“不错，早就搬了。”

马玉龙心中甚为着急，看那旁，站着一位老者，本是老邻居，姓程。马玉龙看了一看，认识，连忙过去行礼，说：“程老伯父，一向可好？”

那老者说：“尊驾是那位大人？”一看，带着红顶，身穿

官服，带着两个小童，三匹坐骥，说：“这位大人，怎么称呼。”

马玉龙说：“二大爷，你不认得我了，我叫马玉龙。”程老丈一想，说：“呵，这就是了，你是那马大爷，这几年不见，你做了官了，你来了好。”

马玉龙说：“伯父可知道我岳母他母女搬在哪里，我访问怎么都不知道。这是怎么缘故呢？”程老丈说：“幸亏你遇见我，要问别人更不知道了。此时，这胡同老邻居都搬了，就是老汉未能搬家，这里也没人提起来，话就长了。自从你走后，你岳母他母女做针指，甚是安分。焉想到好花偏逢三更雨，明月忽来万里云。你岳母给人做活，有个看街的姓刘，外号叫醉鬼刘三，他本是索皇亲的管家大人，黑心狼刘熙亭之侄，倚仗他叔叔的势利，他在此地无所不为，他拿了一身裤褂，叫你岳母给做，一天跑三四趟，当天要得。你岳母上街去买菜，他跑进去到了屋中，说些不是人语，伸手要拉姑娘，姑娘急了，扎他一剪子，焉想到他就死了。你岳母回来一看，屋中躺着死尸，就愣了，一问姑娘，姑娘如此如彼一说，你岳母自己出头打官司，不肯叫姑娘上堂。刘三他叔叔有银钱势，一定要叫你岳母给他侄儿抵偿。你岳母打了三个月的官司，连急带气死在刑部，姑娘把房子卖了，把你岳母的尸首领回来，葬埋了。她就上了这安定门尼姑庙，拜了老师带发修行。那庙里，老尼姑还真疼他。什么事由天不由人，她在那庙没半年，忽然老尼姑死了。庙里就剩了姑娘，一个人也不出庙门，就知道早晚烧香供奉佛祖。那年庙里又着了火，这位姑娘也无处栖身，疯疯颠颠的，自己就扮着一个道姑，云游四方找你，去了一年多，还许是死了。”

马玉龙一听，甚为惨凄，谢过程老丈，一转身带着胜官保、

李芳，拉马出了胡同。马玉龙三人上马，回归东单牌楼三条胡同。一进胡同，见一群人围着拥挤不动，总有二百人。马玉龙跳下马来，分着众人，好容易挤进去一看，是个清水脊的门楼，众人都往里瞧，也不知看甚么。

门口有一个拉红马的长得怒目横眉，有二十多岁。马玉龙叫胜官保过去打听打听什么事，为何这里这些人？

胜官保过去，见有一位年老之人，老成地说：“借问老爷子，这有什么事？”那老者说：“学生你看着罢，小孩子家不要打听。”

马玉龙听胜官保碰了个钉子，自己靠墙一站，要瞧个水落石出，就见由东口来了三十多人，备拿刀枪棍棒，为首之人坐着一辆车，淡黄油漆，本地胶十三太保的围罩，洋绉崩弓委缀卧箱，真金什件，一个大干草黄的骡子，赶车的二十多岁，甚是强壮。车上这人身高有七尺，身穿西湖色串绸大衫，内衬蓝绸裤褂，白绉绸镶绸鞋，二钮上带着十八子香串，面皮微白，白中透黄，两道细眉，一双三角眼，手拿一把围扇，来到说：“闲人退后。”有几个拿刀把众人赶开。只听这人说：“要有人多管闲事，我是一齐打，小子们，到里头把那姑娘抢出来，我拿车拉了走。官私两面由他挑。”

在马玉龙一旁，有一老者自言自语说：“有王法的地方没王法，比反叛还厉害。”

马玉龙说：“老丈，是甚么件事？你说说。”老丈说：“我就在这胡同住，来者这位是索皇亲的管家，姓刘名黑虎，号叫熙亭。他仗着索皇亲的势利压人，在外面欺压良善，包揽词讼，无人敢惹。这路南这家姓柏，夫妻两个过日子，有一个女儿，十七、八岁，还未有婆家，他原本是绣花行的手艺，后来改了刻丝的手艺。不拘谁家，有蟒袍朝衣，要是脏了，他能收

拾，京都是独一份。别人不会，不怕烧了窟窿，他能织得整旧如新，只因刘黑虎给他拿了两件蟒袍，是索皇亲的，教他收拾。头天拿来，第二天就丢了。刘黑虎带着人来，就说你把这东西丢了，你也陪不起，把你女儿折给我。这柏家虽是手艺人，倒是根本人家，焉能把女儿给他？今天，他带人来抢姑娘。实对大人说罢，他家常窝聚江洋大盗，这明明是他叫人偷了去，今日来抢人。”

马玉龙一听，这索皇亲的管家是我的仇人，我岳母就是他逼死的。不由气往上撞，把马交与胜官保，赶过去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胆敢在此抢掠民间少妇长女。”说着话，直奔刘黑虎。

刘黑虎跳下车来，见马玉龙说话是本京口音，长得又是文相。他焉能搁在眼里，吩咐打手：“给我打。”这些打手见马玉龙又没拿着兵刃，一个个倚财仗势扑奔过来。马玉龙略微一施展能为，把众人打了个落花流水，东西奔逃，各不相顾。

刘黑虎说：“你姓甚么，通个名姓，住在哪里？”马玉龙说：“我就住在这王府，我姓马，你要找我只管来。”说着话，就见由门内出来一个老头，有五十多岁，趴在地下给马玉龙磕头，说：“今天要不是恩公救命，他将我女儿抢下去，我一家得死。”

马玉龙说：“不要紧，你起来，明天如他再来，你到王府回事处通报一声，我姓马。”那老者说：“是。”

马玉龙这才回了王府，见了御王，述说索皇亲的管家刘黑虎甚是凶恶。御王爷一听，说：“这还了得，这一个家人倚仗主人的势利，如此作恶胡为，明天我递摺子参他主人，纵奴作恶。”

御王爷第二天果然递摺子参了索皇亲，把刘黑虎奏交刑

部，用刑具一追问，他供认实是他遣贼去盗的，贼姓唐名雄，跟他是拜兄弟，唐雄也跑了，把刘黑虎定了刺面军罪。

马玉龙在王府住了三五天，递了谢恩的折子。这天刚要动身，旨意下，刷佟金柱、石文倬等。马玉龙众人在菜市口看了一天热闹。次日拜辞了御王爷，大家起身够奔潼关。晓行夜住，饥餐渴饮。

这一日，来到潼关，先到公馆给大人道喜。大人看马玉龙升了官，荣耀回来，心中甚为喜悦。马玉龙见过大人下来，给师兄金眼雕磕头，闹海蛟余化龙说：“姑老爷升了官，荣耀回来，在佟家坞你夫妻是假姻缘，这可以择日办喜事罢。”

马玉龙说：“我到京访我结发之妻，也未访着，家中遇了难，出这样逆事。”余化龙尽力解劝，说：“凡事自有天定，不能由人算。”马玉龙也无法，只好择日办事，且升官也可以庆贺，喜冲冲定了日期。

是日，公馆众人都来贺喜，马玉龙是悲喜交集，一想自己在外闯荡数年，落到今日之番景况，悬灯结彩，车马盈门，晚间跟余金凤二次又入洞房，喜不自胜。马玉龙说：“娘子，你我洞房花烛总算名正言顺，我现今保着大人，查办西夏，所为功名富贵，我练这身的工夫，是一力混元气鹰爪力童子功，你我子然各自安歇。”

余金凤说：“但凭大人吩咐。”马玉龙坐在地下，心中思想，当年我跟岳母度日，遭了官司逃走，不想如今不能团圆。现今我得了副将，身享富贵，越想越难过，坐在地下，就睡着了。天光一亮，马玉龙偶一睁眼，吓了一跳，在眼前桌上，明晃晃寄柬留刀，马玉龙拿过字柬一看，写的是：

降龙伏虎一枝花，

香闺绣户是吾家。
玉龙业旧去迎新，
烈女寻夫走天涯。
傍亲气坏英侠女，
忘恩负义实可杀。
暂拿马褂花翎去，
我父人称追风侠。

马玉龙看罢，气往上撞。这明明是结发妻关玉珮珊的口语，可又不是她的笔迹，一找衣裳，果然不见。看看贼是由门斗进来的，外头石铸、纪连春、胜官保等进来，都给马大人道喜。马玉龙说：“众位不便道喜，我这是喜中添忧。”大家就问：“忧从何来，你说一说。”

马玉龙说：“我夜晚把黄马褂、大花翎丢了，现在寄柬留刀，你们众位老哥们知道追风侠是谁？”

石铸众人都说不知。马玉龙说：“把公馆众位都请来，今天在我这边吃喜酒，我可以打听打听。”纪逢春、武国兴二人就把公馆老老少少，都请了来，大家叙礼已毕。

马玉龙说：“众位弟兄请坐，我有一事不知，只因昨夜洞房花烛失去黄马褂、大花翎，寄柬留刀，众位可知道追风侠是谁？”

余家英雄一个个默默无言，齐说不知。此时除了金眼雕不在场，余者众人俱在此，大家说：“这追风侠，江湖绿林没听说过。”

马玉龙说：“现在字柬上就有，你等请看。”拿出字柬，众人看了半天，全皆纳闷。正在这般时候，就听外面说：“师弟，我来给你道喜。”众人一看，乃是金眼雕，带着伍氏三雄、

邱明月前来。

马玉龙说：“师兄请坐，小弟理应磕头道喜。”金眼雕微然一哂，说：“兄弟，你可急坏了罢。”马玉龙说：“我急什么？”金眼雕说：“你的事，你知道，老哥哥我可不该说，昨天你幸亏安顿，要不安顿，你的脑袋没了。”

马玉龙说：“师兄，你说这话，我明白。昨天晚上，我失了窃，丢了马褂、花翎，寄柬留刀，也不知是那路贼人。”

金眼雕说：“师弟，这个贼你惹不起，我倒知道，怕兄弟你丢东西拿不回来，栽了跟头。”旁边石铸说：“既是老英雄，知道，何不说出来，大家可以商量个主意。”金眼雕说：“大人明天起身奔庆阳府，可走不着这股道，这个地名叫陆村，前时我同伍氏三雄去访朋友，就是瞧他去。此人大大有名，比你我弟兄的能为只在以上，不在以下，现有七十余岁。当年跟我在绿林行侠作义，到处杀赃官、除恶霸，剪恶安良，做的功德事不少，此人姓刘名云字表万里，绰号人称追风侠，他有一儿一女，他儿叫醉尉迟刘天雄，女儿叫无双女赛杨妃刘玉瓶，一多半你这东西是他女儿拿去。”

马玉龙说：“依兄之见，怎么办？”金眼雕说：“我带你去拜访他，东西要回来就得了。”

马玉龙说：“哪位跟我去？”胜官保、李芳、孔寿、赵勇、刘得勇、刘得猛、武杰、纪逢春等众人一齐全要去，就剩徐胜、刘芳、胜奎、周玉祥、陈山、苏永禄、苏小山跟大人够奔庆阳府，余者多跟马玉龙够奔陆村，由打潼关起身。

余化龙告诉马玉龙说：“我带我女儿回一趟卧龙湖兴隆寨，把喽兵遣散回庆阳府，祭祭祖，你我在庆阳府见。”

马玉龙说：“就是。”送了余化龙二百银两作盘费，竟自去了。马玉龙叫众人把公馆事情办理清楚，禀明大人到陆村寻

找马褂花翎。

大人说：“我在庆阳府多住一半天，等你就是。”马玉龙这才带领众家英雄，够奔陆村。

在道路上紧紧催马，恨不能一时赶到。天有午错，来到陆村，这村庄四外是山，当中有一块平地，周围有二十里之遥，住着有三百余户人家，甚是丰盛。

李环、李珮、武杰、纪逢春四人先催马，头前跑下去。一进村口，一直往北来到十字街向东一拐，一问本地之人说：“有一位追风侠刘云住在何处？”这人用手一指，就见路北大门，门口四棵门槐，有幌绳拴着几十匹骡马，纪逢春众人下了马，拴在门前，过去拍门。就见出来一人，头戴草帽，足下布靴，是个跟班的打扮，问道：“你等找谁？”

纪逢春说：“来找追风侠刘云刘庄主，我等是潼关马大人那里的。”这人道：“众位老爷在此少待，我进去回禀一声。”

等了工夫不大，由里面说话声音洪亮，出来一人。四个人抬头一看，见此人身高八尺以外，头大项短，身穿青绉绸一件长衫，足下青缎抓地虎靴子，西皮微黑，黑中透紫，四方脸，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皂白分明，二目神光足满，高颧骨，三山得配，四字口，燕尾黑胡须根根见面，来到门前，一抱拳说：“四位老爷，是由潼关公馆中来，请里面坐。不知那位是副将马大人？”

纪逢春说：“我姓纪，名叫逢春，我是守备，我们这个蛮子是游击，是同马大人来的，庄主你贵姓？”

这人道：“我姓刘名叫天雄，追风侠是我天伦，既是纪老爷、武老爷来到，有失远迎。”说着话，一拉纪逢春说：“纪老爷请。”纪逢春觉着力大，说：“咳咳，慢慢的。”武国兴

一瞧，就知道刘天雄手有硬工夫，武杰答讪着就要进去，焉想到刘天雄把门一横，说：“武老爷，久仰你的大名，你我亲近亲近，拉拉手罢。”

武国兴一想，有心跟他拉手，又怕敌不住他的气力，栽给他怪难看的；有心不拉手，他不叫进去，正在这番景况，马玉龙、石铸众人赶到，武国兴说：“我们马老爷来了，你们拉拉手罢。”

大家齐下了坐骑。马玉龙一听武杰嚷，他就知道他们是受了亏了，连忙赶过去，一抱拳：“这位庄主贵姓。”武杰说：“这就是少庄主刘天雄。”马玉龙说：“久仰大名。”刘天雄焉看得起马玉龙，过去一拉手，马玉龙微使对成力，说：“少庄主多多照应。”刘天雄觉着半身都麻，连忙说：“没错。”

正说之间，就听里面说：“小畜生休要跟大人见脸。”马玉龙一看，就见由里面出来这人，年约七、八十岁，精神百倍，身高八尺，细腰扎背，四方脸面如银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口，海下一部银髯飘洒在胸前，身穿宝蓝绉绸一件长衫，足下白袜云鞋。

马玉龙一见，连忙行礼说：“久仰老庄主大名，今幸得会，真乃三生有幸。”刘云说：“大人今天下顾，实是蓬壁生辉，小老儿有何德能之处？！”马玉龙这才给众人引见，通了名姓。此时，金眼雕、伍氏三雄尚未来到。

马玉龙带领众人往里走，一进二道重门，看是北房五间，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各有配房三间，头前有两个家人把帘子一掀，请众位老爷够奔上房。马玉龙等进了上房，众人落座。

马玉龙说：“听说师兄说，阁下威名远震，特意前来拜访，还有一事相求。”追风侠说：“大人所求何事？”马玉龙说：“我在潼关失去黄马褂、花翎，听说落在这一方，求老英雄给

寻找寻找。”刘云说：“我提一个人，大人可曾认识？”马玉龙说：“尊驾提那一位？”刘云说：“有一个关玉珮，你可认识？”马玉龙一听就一愣，说：“那不是外人，那是我结发之妻，老英雄如何知道？”刘云说：“提起这话就长了，我慢慢对大人说。”

书中交代，关玉珮因何来至此处？只因家中遭了官司，母亲死后，在尼姑庵出家，拜的这位老师乃是秃头烂之妻，原先是个女贼，在江湖绿林多年，只因秃头烂死。后来到安定门出家，关玉珮认她为师。这个老尼姑娘家姓刘，她父亲也是江洋大盗，她学得一身的武艺，都教给关玉珮，整整练了二年。偏巧庙中失火，老尼姑一急，死了。关玉珮也无力修庙，自己云游四海，到处为家。走到陆村一化缘，追风侠一见，是个女僧，让到家中，跟他女儿一见，两个人情投意合，就留下关玉珮不叫走了。后来，拜了干姊妹，关玉珮就提说肺腑之事，自己乃是知县的女儿，自幼许配镶黄旗满洲养亲兵马玉龙为妻，只因他那年遭了官司逃走，我母亲将一朵玉莲花摔为两半，日后对上莲花才能团圆。刘玉瓶姑娘说：“不要紧，叫爹爹哥哥在外访查，这个人还有没有。”后来，刘玉瓶就向她父追风侠刘云、哥哥刘天雄说明白，在外面明查暗访。今年刘云就跟女儿刘玉瓶说：“我访着此人，曾经占据龙山，人称公道大王，忠义侠马玉龙，现在跟彭大人当差，此人武艺超群。”刘玉瓶说：“好，明天派人去送信，叫他娶我姊姊。”赶到派人一访问，回来说：“马玉龙大都因拿获反叛，御赐副将，赏穿黄马褂、大花翎，现在已定了日子，娶媳妇。”关玉珮一听，就哭了。真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这已然他定了亲，还等甚么。刘玉瓶说：“姊姊不便哭，马玉龙当初海誓山盟，非你不娶，今天他丧了良心，我跟你去把他杀了。”关玉珮说：“也好。”

姊妹商量好了，上潼关道路不熟，叫哥哥刘天雄带路，由黄昏时起身，三个人脚程都快。找到潼关马玉龙办喜事的店，见悬灯结彩，鼓乐声喧，来往都是彭大人的办差官。三个人在僻静处藏身，等到二鼓以后，来到洞房，由窗户外一看，见美人坐定，果有十成人材。马玉龙进来，在地下一坐，趴在桌上睡着。

关玉珮一想，我杀不得，我由京都出走，叫他哪里找去？莫如今天我拿他的东西，叫他知道，他必前去找我。我想他亦非无情无义之人，我夫妻尚可破镜重圆。要依着刘玉瓶，拉出刀就杀了，他又不挂心。自然关玉珮总有见面之情，前思后想，不能下手，告诉玉瓶：“妹妹，你我不可狠毒，只叫他无情，我不可不义，将他的马褂花翎拿走，叫他知道，给他寄柬留刀。”刘玉瓶一想，姊姊还有怜念之心，人非草木谁能无情。说：“既然如此，就将马褂、花翎拿出来。”刘玉瓶提笔写了一首诗，姊妹同着刘天雄回归陆村。到了家中，就把寄柬留刀之事，告诉老英雄刘云。刘云一想：今天马玉龙必来。我的绰号金眼雕知道，今天必来找我，我家中须预备预备。

正在说话，外面家人来报，说：“潼关马大人带着众差官前来。”刘天雄迎出来，他藐视天下英雄，只当是都像纪逢春那样。焉想到被马玉龙一捏，他就受不住了。

刘云出来，把众人迎进去，这才提起关玉珮之事，马玉龙直言无隐，对刘云把当年之事，述说一遍。

刘云说：“不要紧，黄马褂、花翎现在我这。活该你夫妻破镜重圆，你的意思怎么样呢？”

马玉龙说：“我不能忘恩负义。”刘云说：“好。”吩咐摆酒。

大众喝着酒，马玉龙、邓飞雄、刘云三侠一桌陪众办差官。

刘天雄陪着刘云，看马玉龙举止谈吐相貌都不俗，不知肚子学问如何？

忽然眼珠一转，要用文学考试忠义侠马玉龙，说：“马大人武艺超群，必然文才出众。”马玉龙说：“我是粗通翰墨。”

刘云说：“那日，我有一友人在一处吃酒，他偶然出一对联，在座五个人未能配上下联。”说着话，把文房四宝拿出来，有一张字柬，请大人观看。马玉龙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业能养身须着意，”马玉龙一看，微然一笑，说：“老英雄，既然拿出来，我可以在当场出丑。”提笔遂写了一句，是“事不干己莫劳心。”刘云拿过来一瞧，哈哈大笑，说：“对得真好。”马玉龙说：“太似浅薄，老丈台爱。”刘云说：“你我喝这闷酒，没意思，咱们说个酒令，要用拆字法，一字拆成二字，临完落这字上。咱们在坐要有话不上来的，罚酒三大碗。”

众人说：“谁先说。”刘云说：“我先说一个。一个朋字两个月，二字同头霜共雪，要说前言答后语，不知那个月下霜，那个月下雪。”

马玉龙说：“邓大哥先说。”邓飞雄说：“我是个粗笨人，我说一个。一个出字两个山，二字同旁锡共铅，要得前言答后语，不知那个山出锡，那个山出铅。”

马玉龙说：“我说一个。一个吕字两个口，二字同旁汤共酒，要得前言答后语，不知那个口喝汤，那个口喝酒。”

石铸一旁听着，就问纪逢春：“你会说不会。”纪逢春说：“不会。”“我教给你。”附耳如此如此。傻小子听明白，立刻跑过来说：“别忙，我说一个。”一手指着邓飞雄，一手指着刘云说：

“一个爻字两个×，二字同旁你共他，要得前言答后语，不知那个×叉你，那个×叉他。”

邓飞雄瞪了他一眼，刘云说：“这是那位？”马玉龙说：“他是守备纪老爷，爱玩笑。”刘云说：“咱们喝酒，我有一事相求。”马玉龙说：“有话请讲。”刘云说：“我有一个女儿养得娇惯，自从我干女儿关玉珮来，二人甚是投缘，他姊妹彼此昼夜都不能相离，我打算把我女儿也给马大人，未知意下如何？”

马玉龙说：“这件事可不好干，头一行我有结发之妻，定那余氏时，我就先说明白。既是老丈抬爱我，恐有误令爱。我已有了两个。”正说着话，刘天雄由外面进来，在他父亲耳边说了几句。

刘云说：“那如何使得。”原来是刘玉瓶在后面跟她哥哥说：“听说这马玉龙名扬四海，我要跟他比比武。”刘云说：“大人是朝廷贵客，来到咱们这里，以宾客相待，那可使得不得。”

刘云说：“天雄，你回去跟她说两句话，她就不出来了，你就说我给他说媒。”刘天雄说：“是了。”

关玉珮听说马玉龙来，心中甚为喜悦，我二人自年幼在一处，如今该当见面。自己正前思后想，听刘玉瓶要比武未免就要阻拦，说：“你我总是闺门，再说可不是姊姊脸大，你我姊妹情同骨肉，后来你还跟你姊夫比并不了吗？”刘玉瓶脸一红。正说着，刘天雄进来说：“妹妹不要比武了，爹爹将你许配了马玉龙。”

刘玉瓶臊得脸通红，半晌无话，心中却甚愿意。凭马玉龙人才武艺都好，关氏和我姊妹倒是不分你我，唯有余氏，不知什么脾气。

刘天雄出去，刘云请出邓飞雄、石铸做媒，把女儿许配马玉龙，当时拜了老泰山。大家正喝喜酒，外面金眼雕、伍氏三

雄赶到，刘云迎接出去说：“邱贤弟，伍大哥，为何一步来迟？”金眼雕说，“我在店中算清了饭帐，刚要走，来了几个朋友，耽误了两个时辰。”刘云说：“是那一位？”金眼雕说：“是山西的镖头红旗李煜，那个兄弟此时也七十多岁。前者他叫他徒弟蓝猛押着三十万镖上京，走红龙涧被人劫了，后来我师弟马玉龙给找回来了。这趟亲自出来，要给道谢，再给他徒弟历练历练道路。走到潼关，我们碰见了，在店中叙了离别之情，都是老哥们，许久未会，故此我来晚了。”

刘云往里嚷说：“老哥哥，来早来晚算你个媒人罢，咱们各亲各论，我把你侄女给了你师弟马大人了。”金眼雕说：“好，我来喝你的喜酒。”

大家喝酒贺喜，直吃到二鼓以后。就听后面一阵大乱，打更的跑过来，说：“回禀老庄主，后面玩花楼闹采花贼。”刘云一听，臊得双颊带赤，说：“这还了得。”众家英雄各摆兵刃，要去拿贼。

书中交代，来的采花贼不是别人，乃是飞云清风焦家二鬼，他们自从孽龙沟乱军之中杀出，与马铠吴恩走散，未能见着。这四个人落荒逃走，路过陆村看见一座花园，里面楼台亭阁，正北支着楼窗，有两位姑娘，一个汉装打扮，一个旗装打扮，长得花容月貌。这几个乃是采花淫贼，一瞧神魂飘荡，目不转睛。瞧够多时，这四个人就在陆村正北三里地有个小南庄住了店。

这小南庄靠大道，还是大客店，住了三间上房。伙计一瞧一个和尚，一个老道，两个俗家，都带着兵刃，就知道是来历不明，处处都要留心。贼人说：“要一桌上等酒席，只要好吃，不怕钱多。”伙计说：“有。”转身下去，将席给摆上，四个人开怀畅饮。独角鬼焦礼吃着酒，一想，我没采过花，今天在

陆村看见这两个姑娘，长得甚好，今晚我愣去荡他，要纵我到那里倒是乐事，别叫他等知道。四人安歇睡了。

天有二鼓，焦礼偷着起来，短打扮，背上一口刀，也没拿虎尾三截棍，出来将门带上，拧身上房，自己心满意足，想着上栏院去过没采过花，今天我是头一遭。三里地转眼就到了陆村，来到花园东北，拧身窜上墙，去用问路石打探明白。脚扎实地来到楼下，拧身窜上玩花楼，听听没动静，拨门而进。这座楼原本是刘玉瓶、关玉珮白日在此赏花，晚间不在此睡，二位姑娘单有绣户。这楼可也有床帐，焦礼进去一摸，没人。他想是来早了，姑娘没睡，我躺着等他，不想心中一迷，睡着了。

飞云是采花的行家，自从白日看见二位姑娘，他时刻记念在心，他想要夜里去采花作乐。候至三更以后，他收拾停妥，起来穿上夜行衣裳出来。他也不知道焦礼去，拧身窜上店房，施展飞檐走壁之功，来到玩花楼。进去一摸，只当是姑娘睡了，心说：我拉下他的裤子，他醒了也不敢嚷，这才伸手把中衣一拉，心说这姑娘真胖，好大屁股。这小子色胆大如天，立刻上了床一趴，往怀中一搂。

焦礼醒了就是一巴掌，打在秃脑袋上，说：“好小子。”飞云说：“三哥别嚷，叫本家听见。”焦礼说：“好。”玩完飞云说：“我哪里知道，我要知道是兄弟，焉能玩你？”两个贼人正然说话，就听外面一声喊嚷：“好贼。”

飞云、焦礼要想逃走，势比登天还难。二人往外一看，原来花园之中，两个更夫正由玩花楼下过，就听上面有人相打。这二人在本宅五、六年，并未闹过贼，这一方远近皆知道追风侠父子英名，素常绿林之中贼人被他先杀过多人，故此无人敢来。今天独角、焦礼与飞云二人皆不知这里是追风侠刘云的住宅，故此，他二人才敢前来采花。

正在楼上相打，更夫进来嚷：“拿贼。”二人拉刀追出来，照定更夫搂头就剁，更夫立刻往前飞跑，喊嚷：“有采花贼。”

焦礼、飞云二人色胆大如天，往前就追。方一上房，就听前面一声喊，说：“呔，好胆大贼，休要走，你敢来至我这陆村搅闹，你可认识追风侠。”飞云一瞧，吓得真魂出窍，自己拨头就跑，知道这几位英雄不是好惹的人，连忙逃走。刘云立刻追出花园，并无下落。飞云二人回至小南庄店中。清风道于长业说：“你二人真不知自爱，这好容易逃出虎穴龙潭，你又招惹是非。”飞云说：“好险那，我本是要去采花作乐，不想到了追风侠刘云的家中，马玉龙等众人都在那里，各摆兵刃要拿我二人，焦二哥先去的，我也不知道，我一摸他，他就喊闹，我也无法，我正和他说话，外面更夫来把楼门堵住，我逃回来，好险哪！”清风说：“你我明日速走，怕是人家追来，我也无法劝你。”

几人总说了几句，天也亮了。算还酒饭账，吃了早饭，焦礼说：“道兄，你我闹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连扎足立步之所都没有，这也是你我自作自受。”清风说：“我倒有一个投奔处，你三人如愿意同行，我就带你三人同往。”飞云说：“兄长，小弟我无地可投，兄长你往那里，我跟你前往。”焦家二鬼说：“道兄，我二人乃被罪之人，逃军要叫官军办着，我二人都得补军，不补军就杀，我等全仗兄台护庇。”清风说：“噶，你三人跟我到庆阳走走。”这四人出了店，往前奔大路。

那日，到了庆阳府。天有日落之时，就在南门外住了店。店家可就说：“你们四位是来看会的么？”清风说：“这里有什么热闹？”店家说：“我们庆阳历年三月初一至十五半个月的会，今年由潼关来了一位彭大人，他在潼关剿了有半年贼，昨日新到得这里。知府孔大人怕闹事，出了一张告示，不准行

香走会，这此地众铺户合约了一张公禀说此处历年都有这个庙会，这是神圣有灵才能感动这样香火，今日因钦差来，断了数百年香火，这里众生意铺户都少卖钱。孔知府准了，可是没有会，就是上刀山跑马解。这个上刀山的女子生得十分美貌，在马上练好些玩艺，你四位明日进城正看见。”清风说：“好，明日我四人也不挪后，瞅一天马解回来，还住这里罢。”

店内伙计送茶送水，甚是和气，因人吃完晚饭，点上灯，各谈了几句闲话，各自安歇。

次日清晨，起来吃了早饭，四人进了庆阳南门，一直往北，就见街上人烟稠密，男女老少不少。清风等到了十字街一看，北边拉着长幌绳，把男女分开。此跳马解之人尚未到。

等了工夫不大，只见由西大街来了一伙人，围随着有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很精神，身穿月白布裤褂，足下白袜青缎云鞋，面皮微紫，紫中透黄。两道英雄眉，一双虎目，神光足满，拉着一骑枣红马。后面跟着一个半百已外老婆，青绢帕罩头，淡黄脸皮，身穿蓝布褂，青中衣，足下半大脚，手中拿着一对虎头钩。后跟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子，细条身材，头梳盘龙髻，插着儿朵鲜花，身穿桃红小袄，周身上下走金线踏金边，腰中系着一条银红色汗巾，上扎百蝠百蝶，葱心绿绸子中衣，足下南红缎平底花鞋，月白裹脚，绿绑腿带，金莲二寸有余，尖生生又瘦又小，面皮似桃花，宽脑门，尖下颏，面皮白中透润，润中透白，由白润之中透出来粉红的颜色，娥眉紫秀，杏眼似一汪秋水，神气足满，鼻如玉柱，四字口，唇似涂脂，牙排碎玉，站在那里，另有一番倾国倾城之貌。

飞云这四人一看，不由出神，惟有飞云僧他二目发直，心中甚是爱慕。

书中交代，这个跑马解之人，也不是远方来的。他乃是本

处庆阳府西门外五里之遥小张家庄的，此人姓张，名和武，妻子朱氏所生一女，名秋娘，自幼教她练的这身工夫，刀山马解样样精通，夫妻就靠着女儿挣几文钱吃饭，秋娘也未许人，很孝顺父母。今天定的是他家的马解，还带着一个跟人，拉着刀枪棍棒各种所用的物件。

只见张和武先鸣锣，叫伙计拿一对流星锤耍着，打开一个场子，张和武看刀山一齐都设摆好了，先耍了一趟虎头钩，又走了一路单刀，他把上身短汗衫脱下去，赤着背刀，一看那刀山，全都是用铡草的那一路，刀刃朝上，真有二丈有余，看着甚险，他登着刀，一登头一把刀刃，大家齐声叫好，连着往上走，直走至顶上钻刀洞儿，把刀刃对着肚脐一伏身，压在刀刃之上，连男带女齐声喝采。由刀山下来，他女儿张秋娘耍了一路宝剑，然后也上刀山上拿了一把大顶、练了几样出色的工夫，然后下来，并不歇息，仍然上马，先站在马上使了一个金鸡独立，一只脚站在马鞍轿之上，那马行动如飞，大家喝采。一连续练了几趟，下马歇息。

那飞云正看在得意之间，猛一抬头见正北有一座席棚挂着鞭子，有一位老爷身穿官服，是三品顶戴花翎，有四十名官兵，都是身穿号衣，手中拿着鞭子，乱赶闲人，不准男女混杂，如有匪棍搅闹，官兵立即拿获，送县治罪。

这位大人姓彭，名云龙，乃是原任河南参将，后调直提参将，他丁父忧之后，调补庆阳府参将。今日知道奉旨钦差彭大人西巡察办甘肃宁夏事件。今日有会，怕有匪棍滋事，自己带本营四十名兵弹压地面。

书中交代，彭公自潼关带着众老英雄起程，那日到了庆阳府，知府孔文彬、知县张海澄，参将彭云龙，游都守千把等官接钦差至公馆之内，徐胜、刘芳各官女眷都住在对面店中，彭

公所住公馆在这十字街路南，大人想要等马玉龙一天。次日，知道此地有刀山马解，吃了早饭，叫苏永禄、陈出、苏奎、周玉祥因人各换便衣，同到外面看看此处地土民风。四人各换了衣服，大人也换了一件衣服，随同这因人出了公馆。到外面一看，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不一，大人往东到了十字街，看见席棚有武营参将，带着官兵乱打闲人，怕有无知之人，男女混杂。

大人又看街北店门首有侠良姑张月英、胜玉环、周翠香等，大众都在那里看热闹。

大人见由正西来了跑马解之人，男女三四个在十字街这里先耍练了几趟兵刃，然后那女子就练马上的能为。

大人看见那西边坡上有一个美少年，正在那里坐定，有二十上下的年岁，长得五官清秀，品貌端方，后跟两个老家人。大人正然观看，只见东上坡站着大众甚多，那陈出、周玉祥两个在大人左右。苏永禄在前分开闲人，怕是拥挤着大人，苏小山在后面跟随。

正在观看之际，只听正东一阵大乱，原来是飞云僧，他看见大人在西边站着，他向清风道一调坎，说：“合字并肩字、招路把哈遮，天万字亥赤字遮凉天下亮青字摘赤字瓢儿。”

清风他不认识彭大人，一摆滚珠宝刀，窜下东坡，问那看热闹之人，说：“那位是彭大人？”

旁边看热闹之人一指参将彭大人，说：“那就是。”清风分开众人，过去拉宝刀，手起刀落，就把彭参将结果性命，那些官兵一看，齐声呐喊说：“拿刺客。”

飞云一看就知道是错了，连忙过去一拉清风说：“杀错了，你来看。”用手一指，往西一看，清风说：“原来我杀错了。”方一转身，奔彭大人。

只见看热闹之人齐声喊嚷，说：“贼老道杀了官。”接着

官兵各摆兵刃要来拿清风，清风直奔西上坡，照定彭公前来。旁边有个看热闹之人，是一位少年，把自己坐着的椅子照定那清风面门打去。清风往旁边一闪身躲开，摆宝刀就要动手。那少年身后过来一个老家人，把那少年一拉，说：“大爷，老太太临出门之时，嘱咐公子大爷，外面不准多管闲事，快走罢。”拉着那少年之人竟自去了。

陈出、周玉祥一看清风道拉刀扑奔大人而来，这两个人就急了。赶紧把草帽摘下，往地一扔，将大衣裳一甩，拉刀扑奔清风道，一声喊嚷说：“好贼崽子，休要逞强，老太爷等老命不要了，跟你一死相拼。”

清风道哈哈一笑，焉把他二人放在心上。苏永禄说：“二位老人家这样年纪，闪开待我拿他。好贼崽子，你也不认得苏二老爷是谁？”

老道还没见过苏永禄，见他拉着刀挡住去路，还拿他当作英雄，一摆滚珠宝刀，跟他杀在一处。三五个照面就把单刀削为两断。苏永禄拨头就跑。清风并不追赶，跟陈出、周玉祥杀在一处，这二位老英雄焉是清风的手。

飞云见瞧热闹的人四散奔逃，他拉出刀来扑奔大人，大人见他过来，赶紧往北跑，倒不往公馆跑。他知道公馆没人，就是胜奎一人。大人想着徐胜连家眷都住在路北店中住着，大人又见侠良姑张月英同胜玉环在北上坡瞧看热闹，一边跑着就嚷说：“好飞云贼，胆敢刺杀本部院，来人快给我拿他。”嘴里虽然说着，声音都岔了，脚底下腿都发软，本来上了年岁的人，又没受过惊恐，焉走过这样慌张。飞云紧迫，相离就剩七、八步远，贼人哈哈一笑，说：“赃官，你我就是冤家对头，我不杀了你，我也睡不安然。今日将你杀死，我才心平气和。”

大人往北跑着，这北上坡有七八尺高，跑得直喘。张月英、

胜玉环带着满头翠坐着瞧看热闹，见大人被贼追下来，连忙唤家人拿手绢包头。就见大人一上坡，腿一软，摔倒在地。

胜玉环见大人摔倒，离四五步贼人的刀就到了，未免就急了，一伸手由兜囊掏出一支镖来，抖手照飞云颈嗓咽喉打去，飞云一闪身没躲开，中在左肩头。贼人翻身栽倒，瞧热闹的齐声喝彩。侠良姑也说：“胜玉环，好准镖。”

胜玉环一伸手，把大人拉上坡来。刘芳得了信，赶紧由公馆跑出来，手中拿一口刀，跑到北上坡，把大人背起来，往店中就跑。

飞云爬起，窜上坡就跟侠良姑动上手，胜玉环连忙跑进后，摘去钻环首饰，脱去裙子，换上薄底鞋，用绢帕缠头，由墙上摘下单刀，奔出来。

此时，清风将陈山、周玉祥二人单刀削断，抛了二位老英雄，扑奔北上坡，见两个妇人与飞云动手。

飞云见清风过来，说：“道兄，你我将他两个美人拿住，到庙里一个人一个。”气得张月英脸红耳赤，赶过清风就是一刀。刘芳把大人背到店中，将屋门带上，提刀出来一瞧，胜玉环与飞云动手，张月英跟清风动手。两位堂客敌不住一僧一道。刘芳赶过去，摆刀帮着张月英战清风。

粉面金刚徐胜甩了衣服，赶出来帮着胜玉环捉拿飞云。

此时焦家二鬼摆虎尾三节棍乱打，将官兵打倒不少，扑奔店门首而来。张月英一看不是贼人的对手，且战且走，直往店里退，老道哈哈一笑，说：“你这一干贱婢，今休想逃命。”

清风飞云二人随着追进店去。店中掌柜的一瞧，也不知为甚么，也有出家僧道，也有在家人乱杀，徐大人徐太太也都动了手，他也不敢出来劝。

工夫不大，侠良姑张月英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口中带喘，

本来妇人软弱，如何是妖道的对手。老道贼越发杀得精神百倍，张月英看不行。正在危急之际，就听街市上一阵大乱，马蹄乱响，仔细一看，头里走的乃是石铸、刘得勇、刘得猛、纪逢春，傻小子倒骑着白驴，众人各骑着牲口，赶奔前来。

纪逢春一瞧，跳下白驴，说：“好杂毛老道，不见不散的约会。”

老道一瞧众人来了，心中就一动。书中交待，众位办差官在陆村把事情都办理好，今天一早起身，骡马喂足，头一起是武杰、纪逢春、石铸、李环、李珮、刘得猛、刘得勇七个人头前够奔庆阳府，方一到南门，就听瞧热闹之人说：“可了不得啦，有一个刺客是个老道，把彭大人给杀了。”这阵城里大乱，纪逢春三人一听此事不好了，真要是咱们大人被杀，可不好。连石铸急的直催坐骑，恨不能一时到公馆，好知道是怎么一段缘故。正走在十字街就听见路北店中杀声一片，只见焦家二鬼在房上那里指手画脚，摆棍意欲动手的那个样式。众人跳下坐骑，派李环、李珮二人看守坐骑，他等五人各摆兵刃到了北上坡说：“呔，对面贼人休要逞能，我来也。”此时店内徐胜、刘芳、张月英、胜玉环四人敌不了清风、飞云、焦家二鬼又在房上摆棍要跳下来。

只见外面石铸带着四人窜上房来，说：“好二鬼，休走，你我见个上下。”纪逢春、武杰、刘得勇、刘得猛这四人到院中帮助那几位动手。清风宝刀无人可敌，也不把这几人放在心上。房上二鬼也跳在院中，正在杀得难解难分，只听房上一声喊，说：“好杀不死的妖道，今天你休想逃走，待我来拿你。”

清风抬头一看，原来是马玉龙、邓飞雄、胜官保、李芳四个人一到，妖道想逃势比登天还难。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四回

马玉龙率众追强寇 张和武独斗采花贼

话说清风、飞云、焦家二鬼正和这些差官动手，只见房上忠义侠马玉龙、邓飞雄、胜官保、李芳四人赶到。只因马玉龙在陆村那夜，把贼人赶走，走了亲事，和他岳父说明，等到保着彭大人由西夏回来之时就迎娶过门。这里刘云要跟姑老爷去保着彭大人查办西夏，带着儿子刘天雄，马玉龙应允。他四人是第二起，先派赵文升、段文龙由潼关带着四百子弟兵到庆阳扎在南门外。这二人走后，马玉龙由陆村同邓爷先追大人，叫众人在后面慢慢地跟刘云、邱爷、伍氏三雄走，定在庆阳府见。马玉龙四人方一同进庆阳府的城，就听见人们传言说：和尚老道杀了彭大人，又在十字街路北店内和几位妇人打起来了，忠义侠一愣，心想：“不好！我赶紧去看看。”到了店门外，只见李环、李珮二人拉着几匹骡马，一见马玉龙到，连忙过来就把清风、飞云、焦家二鬼杀了参将彭云龙，把钦差彭大人追到店中的事一说，马玉龙这才把心放下了。四人各下坐骑，把马交李环二人看守，窜上房去，往各处一看，院内清风正自发威风。马玉龙连忙摆宝剑一声喊：“妖道！休要逞能，我来结果你的性命！”跳下房来，直奔老道，两下里刚打一个照面，清风就吓了一跳，心说：“可不好！”飞云对老道说起黑话：“

和字风紧，越马急付流扯活！”意思是说：“跳墙快跑吧！”清风一闪身，往圈外一跳，窜上西房同飞云、二鬼往外就跑，邓飞雄一拉红毛宝刀说：“小辈，你等往哪里去？我来拿你！”追到西房跳下来又同马玉龙众位英雄往西追。只见那四个贼人一直奔西门，出了西门。

正往前追，又见由对面来了十几个庄客，各拿着兵器。为首一人是方才在十字街用椅子打老道的那个少年，此人乃是本处姚家寨的人，姓姚名广寿，绰号人称“神行太保”，日行一千，夜行八百。他父亲名姚文汉，作过一任归德镇总兵，早已故去。姚广寿自他父亲故去之后，白日习文，夜内练武，打算要求取功名，继父之志，为人最孝。他白天在十字街打了老道一椅子，老家人怕惹事，把他拉回家中，见了母亲，备述上项之事，老太太说：“姚福，你好不晓事！老道要刺杀彭大人，你何不教你家少爷拿他？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还了得，胆敢杀官！”姚广寿说：“把咱们这里参将彭云龙杀了，还追奉旨的钦差彭公，这不是反了！要不然，孩儿我带着庄客去看看，帮助众人把贼捉住，也落一个英名。”老太太说：“儿呀，你去可要谨慎小心！”姚广寿答应下来，调了十几名庄丁，他自己使的二郎夺是两把三尖两刃刀，拿在当中。那些庄丁各抄刀枪，出了姚家寨，奔西门，走到离护城河的桥不远，只见妖道淫僧同二鬼往这边逃来。后面马玉龙带着众英雄喊杀连天，追奔下来。姚广寿摆兵刃，把这道河桥堵住，说：“贼辈休走！我在这里等多时了：你们休想逃命！”清风一看，暗说前有人挡住，后有人追赶，此事不好！大声说：“三位贤弟，你我该如何？”飞云说：“走为上。”老道点头会意，知道飞云是叫由水中逃生。这四人都会水，翻身跳下护城河，对着岸上喊道：

“鼠辈，你们不必追啦，老爷失陪了！”浮着水往北竟自去了。

马玉龙方要下河，姚广寿走过来说：“大人尊姓大名？乡民姚广寿有礼。”马大人自通了姓名，说：“尊驾是谁？带着这些庄丁所因何故？”姚广寿把自己的来历说明，马玉龙说：“既是你来拿贼，跟我到公馆，我带你见见大人。”姚广寿说：“求大人恩施，无奈我家有老母在堂，不能远离，大人有用我之处，派人赏我一信，我必亲到。”说完众人分手。

马玉龙等先回城内，把钦差大人接回公馆。彭公说：“本部院我要看看此地的民风，不想遇见这几个贼，我想这几个贼乃是奉旨严拿的要犯，今日他走不远，石铸，你带几个采访把他捉住。”石铸答应：“是。”石铸于是选了邓飞雄，胜官保、李芳、纪连春、武国兴这六个各带兵刃出了公馆，往西门外访拿清风。

且说那四个贼人由水内逃命，见众人没往下追，飞云暗喜，由北边上岸，只见对面黑乎乎一片树林里面，隐隐露出房屋，想必是一个山庄。四人方一到村头，飞云就见那路北有一所院落，周围是篱笆墙，里边三间上房，门首拴着一匹马。他一看认识是方才跑马戏的马，就见那院内坐着方才练玩艺的那个女子，飞云目不转睛，只顾瞧人家。那玩马戏的老者名张和武，乃久走江湖之人。他一看心中就明白，说：“女儿，今夜晚留点神，要闹贼，把我打野兽使的那个火枪先装好了药，到时用着顺手。”他女儿张秋娘答应着进屋中办理去了。这张和武以作马戏为名，本是想给他女儿找一个富贵人家，男子还要生得美貌，才能把女儿给他。今日庆阳府城内是合城铺户三十两银雇三天，今日头一天就叫人给搅了，把本地的参将彭云龙杀了，这个马戏也止住了，他父女三人只好先回家来。

此处名张家庄，离庆阳八里路，他在家中吃完晚饭，并不点灯，竟等贼来。天有三更，贼真来了。飞云四人住在张家庄，店内吃完晚饭，清风说：“三位兄弟，你看今日好险，我若是不跳河，还怕不好，明日找个清静地方躲避躲避，你三个可别惹事了。”飞云说：“事到如今，咱还怕甚么事呢？乐一天是一天，我是想开了。”说完话，四人各自要安歇。飞云惦记张秋娘，哪里睡得着。反来复去只候到二鼓以后，自己起来，慢慢地穿好了衣服。手拿单刀往外走，窜上房去。走了有一箭之地，就到了村口，他到了张和武住宅，立刻把篱笆门扭开。里面张和武听见有动静，立刻把刀挂在腰中，把大枪一顺，把房门一开，照定对面贼人一点，“当”的一声，飞云早就闪开。飞云一摆刀，说：“呔！好小辈！我是来花钱的，今日在十字街见你女儿长得美貌，我特前来。你们不过是游娼，应名实验不卖身，只要老爷有钱，你们什么都卖。”

张和武一听说：“放你娘的狗屁，我们是玩马戏之人，也不懂什么游娼，你是送死来了，我与你誓不两立！”说着，一摆刀，窜出房门，往院中一跳，屋中老婆说：“好胆大之贼，我这里是安善良民，守分百姓，你是来送死！”叫女儿：“来！助你父亲，拿住他！”秋娘就把头用绢帕包好，换上铁尖鞋，方要出去，只听院内“哎哟、扑咚”一声，老婆一看，说：“好贼，你拿甚么暗器把我当家人打死，我和你一死相拚！”说着话，跑在院内，手中一对棒锤要打飞云，飞云色胆大如天，打死一条人命，他还走，见那婆子来到，他走了有七八个照面，一镖又把婆子打死，连伤二命。屋内张秋娘一看，说：“我来和你一死相拚。”说着，拉刀出来，那飞云一见她，不忍杀，说：“美人，不要生气。这是他等自己找死。你要从我片刻之欢，我带你一走，咱两人作一对长久夫妻。”张秋娘又气

又臊又心疼她父母，如何是飞云的对手？两人走了有五六个照面，张秋娘的刀竟被飞云一脚踢飞，张秋娘拨头往南就跑，飞云一看，说：“小娘子，你休要逃走，你看四野无人，我是舍不得杀你，我要舍得杀你，我早就结果你的性命，你还跑得了吗？”张秋娘只顾往前跑，一慌脚底下一绊，翻身跌倒在地下，飞云一看说：“丫头，你还跑得了吗？我和你前生有缘，咱们作一对露水夫妻吧！”说着，往前一赶步，就要把张秋娘按在地下，行那不法之事。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五回

和尚采花张家庄 英雄救女姚家集

话说张秋娘倒在地下，喘吁吁不能起来，飞云乐得手舞足蹈，说：“丫头，你这可是我的人，咱们就在这里成夫妻。”说话之间，往前一扑，只听对面一声：“呔！贼人胆大，这还了得！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敢强奸人家良民子女！”飞云望对面一看，有一少年英雄，手擎二郎夺，后跟十几个庄丁，都备拿着长枪大刀，来者这位正是姚广寿，只因今晚正在家中练把式，听见张家庄那里，先是狗咬，后来又听锣鼓齐鸣，人声呐喊，姚广寿立刻叫庄丁去拿灯球火把。这两个庄都相隔二三里之遥，哪村若有事，彼此救护。这姚家寨是个小山庄，离张家寨二里多路，他带着人正走在半路之上，瞧见张秋娘正被贼人追得摔倒在那里。姚广寿听贼人嘴里胡言乱语，他气往上冲，说：“贼和尚，你休要撒野。”飞云一听，有人骂他，抖手就是一毒药镖。姚广寿把镖接在手内，说：“你这镖还没练好呢，你先回去，投明师，再练几年，你看这个。”仍然把镖照飞云打去，飞云方一转身躲开，第二支镖正打在肩头之上，姚广寿赶过来一摆二郎夺，只和飞云围上七八个照面，一脚把飞云踢了一个跟头，叫家人把他绑上。又把张秋娘也搀起来，一同回至姚家寨。

里面老太太尚未睡觉，说，“那女子，把她带进来。”不多时，家人先把飞云关在马棚，然后把张秋娘带上来，老太太叫姚广寿仍带着庄丁到张家庄去看看张和武夫妻性命如何，姚广寿答应，下去带着庄丁去了。老太太一问张秋娘，才十九岁，尚未有许人。此时父母一死，就剩一人。老太太爱惜秋娘美丽，又怜她命苦，说：“姑娘，我孩儿和你同岁，老身打算把你配我儿广寿，不知你意下怎样？”张秋娘见老太太很善庭，方才又是姚广寿救她的，她一想，人家这样人要我，这明是成全我。想罢，连忙给老太太叩头，姚老太太吩咐：“把贼人带上来，我要盘问盘问。”家人下去，不多时，把飞云带上来，放在地上，老太太拿拐棍照定秃头打了几下，说：“你一个出家人，做这种无脸无耻之事，你叫什么？”打得飞云脑袋上净疙瘩，他哎哟哎哟地直嚷，说：“你们快把我杀了罢。”老太太说：“我们不杀你，把你送到钦差彭大人那里，自有人杀你。”

不表姚老太太盘问飞云，且说姚广寿带着庄丁十数名一直到张家庄，只见张和武门首站定无数人，见姚广寿来，大家齐说：“姚大爷来了，你老人家来了甚好，张和武夫妻受暗器身死，他女儿也不知去向。我们听见这里一嚷，就都鸣锣聚人，到这里，并不见贼人，就是张和武的死尸。”姚广寿说：“他女儿被一个和尚追到半路之上，我就赶到，把和尚已拿住了，现绑在我家，张家女儿也在我那里。”正说到这里，只听一旁有人答话，说，“那和尚乃是奉旨严拿之贼，我等是跟彭大人那里办差的，官人你把他交给我们就完了。”

姚广寿一看，西边站着的正是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碧眼金蝉石铸、小神童胜官保、小玉虎李芳，这四位由公馆奉

钦差大人之命，往城外村庄察访清风、飞云、焦家二鬼。他四人今日也住在张家庄东头店内，听见外边连庄的锣响，他等起来，备持上兵刃，先窜上屋去，望外一看，店内人也都起来，说：“你们几位要去看热闹，叫伙计点上灯笼跟你们几位去，我们村中有规矩，如有语音不对，面生可疑之人，无人带着，夜内就当贼给办了。”石铸说：“我们是拿贼的还怕什么？”说着话，因人一直由房上奔那热闹之所，只见一伙人围着说，用暗器伤了两条人命，后来姚广寿到，他等才说明白。”

石铸说：“我到店中告诉他们一声，房钱也都给了，怕人家等门。”说着，去了。不多时，回来跟着姚广寿到了姚家寨外书房，姚广寿先到里边见过母亲，姚老太太说：“我给你定下亲了。张秋娘是一个孤苦之人，咱们成全她就是了。”姚广寿说：“但凭母亲作主。我今把彭大人那里差官老爷带来，把拿住的飞云交给他们带去，省好些事。”老太太说：“我方才问了贼人半晌，他也没说出他的住处。我又派人仍然把他绑在马棚之内。”姚广寿亲自到外面马棚一看，飞云还呆在那里，这才入书房，先派家人送过茶来，然后说：“石老爷吃几杯酒再走。此时城门也不能开。”邓飞雄说：“我等酒是不吃，先把飞云带过来，我等讯问讯问就是了。”说罢，姚广寿答应一声，立刻命家人到马棚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飞云被人救去。

姚广寿和石铸等说话之时，清风，焦家二鬼在暗中来偷听，三个贼人也是在店内听锣响大喊，一睁眼，不见了飞云，不由心中一动，清风说：“二位贤弟，快跟我来，咱们去看看罢。”二鬼答应，起来，三人出了房屋到院中一看，窜上房。到了张和武门首，看见这里人纷纷议论，就听姚广寿带着四差官到他家去把拿住的和尚交差官解到公馆见钦差大人。清风就知道是飞云，在后面暗中跟众人到了姚家寨，见姚广寿先见过他母

亲，然后到马棚一看，只见飞云高吊在那里，头上打了几处伤，清风看之不忍，见左右无人，先过去把飞云的绳儿解开，窜上房去，带着三人出离姚家寨，竟自去了。姚广寿派人来一看，飞云和尚竟自逃了，不知为何人救去，连忙报差官知道。石铸等说：“上房追吧。”姚广寿说：“我来之时还有呢，他走不远，你我分四路追。”石铸说：“不可，贼人一同有四五个人，倘若你我追单了，岂不寡不胜众？先到房上看看贼人是怎么来的，怎么走的。”说罢，众人出书房到院中，先上房往各处一看，连踪迹全无，众人说：“飞云命不该绝，按他所作之事，若拿住，非刚了不行，只说人命他一人就杀了有几十条，真是罪该万死。”姚广寿置酒请这四人，只吃到红日东升。邓飞雄说：“石贤弟，你我该回去了，到了公馆，看看大人走不走，如不走，你我在临近地方再访访那清风飞云。”石铸说：“姚庄主，你有这佯武艺，为甚甘老林泉之下？现在钦差彭大人正在用人之际，这一去查办西夏，回头来就是一个保案，定要奖赏。”姚广寿说：“为人不能占忠孝两全，我家又无三兄四弟，我老母年到古稀，我要出门，甚不放心。只要公馆有用我之处，只管遣人来叫我，我必到。”石铸说：“贤弟，你今日没事跟我四人先到公馆去看看，我给你引见几个朋友。昨日我们奉大人之命出来是六个人，走在半路之上，有一位纪逢春，他一定要同着武国共走，也不知他二人昨日住在哪里，今日约你一同回去，无非请你逛逛。”姚广寿说：“也可。我叫家人备马，咱们骑马去吧。马玉龙大人我见过，昨日追贼，在城下说了半晌话，今天我跟你们到公馆去。”石铸说：“很好。别叫备马，就这样走吧。”姚广寿跟着四位方一出庄，碰见纪逢春，武国兴，石铸问他二人昨日到哪里去了，武杰说：“也住在张家庄店，我二人听见乱了，我叫纪逢春，他怎么也不醒，把我急坏

了。”说着话，到了公馆门首，只见苏永禄由里面出来，说：“你们几位才回来，公馆出了大祸！”这个乱儿不小，石铸一问，苏永禄从头至尾说了一番，众人目瞪口呆。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六回

留刀寄来盗龙珮 练叉卖艺曾家场

莫愁歌：

无事莫生愁，访名儒，伴道流。本来面目宜参究。福是人修，闲是人偷，夜游秉烛明如昼。好优游。何荣何辱？呼马任呼牛。

话说邓飞雄、石铸等六人带着飞行太保姚广寿来至钦差大人公馆门首，只见苏永禄由里边出来，说：“你们几位才回来，公馆失盗，大人正着急哪！”

书中交代，彭公昨天至公馆之内，众人都给大人请安，道受惊。赵文升、段文龙二人带子弟兵也来了。把兵丁都驻扎在南关店内，二人到公馆见了众人。此时金眼雕邱成同着追风侠刘云、刘天雄、伍氏三雄、邱明月、胜奎都住在对门店内，这里众差官伺候大人吃了晚饭，他们下来各自安歇。马玉龙自己到对面店内照应照应师兄、岳父，就没回去，住在那店里了，公馆之内一夜无话。

次日，大人一睁眼，就见床头上有一张字条，插着明晃晃

一把钢刀。大人大吃一惊，一翻身起来叫：“兴儿，快来！”那彭兴、彭禄、彭福、彭寿立刻由上房西屋来到东屋，一看，吓得浑身是汗，只见在床上钉着一把钢刀，大人说：“来，把那刀起下来。拿字柬给我看。”彭禄儿把刀起下来了把字条递给大人，彭公接过来一看，上写是：

曾姓斗胆到堂前，拜见当朝十豆三。
耳闻帐下英雄广，今朝观看少魁元。
暂拿碧玉银龙珮，奈等佳人胜玉环。
要问某家住何处，双塘壬癸庆阳南。

大人看罢，下床来至外间，净面、吃茶，一找万岁爷赏的碧玉银龙珮丢了。彭公吩咐人去请众差官。不多时，众人都到，马玉龙也来了。庆阳府知府孔文彬也来伺候钦差，还求大人替参将彭云龙递个保案的摺子，说：“他家甚苦，妻田氏、子彭恩尚幼。”大人说：“我可以保荐他，昨日街市闹刺客，夜内我公馆之内竟有胆大之贼，把圣上钦赏碧玉银龙珮盗去，还敢寄柬留刀，你等来看。”众差官个个面红耳赤，知府连忙请罪，说：“卑职到任未久，钦差竟遭这样事，求大人格外施恩。”大人说：“贵府速速派人访拿盗银龙珮之人。”众差官看看字柬，并不知是怎么一个贼人。只见邓飞雄等到来，先给大人请安，就把出去访贼大概情形回禀大人，又把姚广寿带上来，给大人行礼。众差官下来退至西配房之内，知府走了，大家把字柬另写了一张，众人参悟。经逢春是个粗大，他一听那字上有“奈等佳人胜玉环”之句，他就说：“小蝎子武杰，你是要当王八，有人争你媳妇。”武杰臊得脸飞红，说：“唔呀！混账东西，不要玩笑。”胜官保一翻手就打了纪逢春一个嘴巴，纪

逢春说：“哟！你们人多，依仗甚么？”武杰微微一笑，说：“该打！你这东西。”石铸说：“纪老爷，你休怨人家打你，谁叫你说话不留神呢？”赵有义说：“不要乱，咱们有知道这个曾姓在哪里住没有？”众人俱各摇首，齐说：“不知。”姚广寿说：“我可知道。这个人甚是厉害，乃是我们此地有名人物。”石铸一听，说：“既是兄长知道，何妨说说，我们大家就想个主意。”姚广寿说：“这个人我也是闻名，并未会过，你们众位可以访他。此人姓曾名天寿，绰号人称神拳太保，家传的神拳能隔山打牛，百步打空。他家中豪富，住在庆阳府南门外东南八里路，地名曾家场。他那里是个集镇，凡卖艺的不敢往他那庄中去，他那村中三岁儿童都会把式。”马玉龙说：“很好，我有一个主意，赵文升、段文龙、刘得勇、刘得猛你们四位扮作卖艺的先上曾家场。”

这四人吃完早饭，径自去了。他又叫纪逢春、武杰、邓爷、石铸、孔寿、赵勇、冯元志、赵有义、李环、李珮这十个人作为给四太保的接应。马玉龙请了岳父刘云、内兄刘天雄、邱爷、胜三、伍氏三雄同他带着胜官保、李芳大家吃完早饭各带兵刃。公馆有徐胜、刘芳老少等人保护钦差，姚广寿给马玉龙当向导。

且说四位太保扛着刀枪，穿上便衣出了庆阳南门，一路慢慢问到曾家场。一看这个集，总镇有几千户人家，找一个空宽热闹之处就把兵刃一放，赵文升买了一块白土子，画了一个场子。方要练，只见从那边过来一人，年有三十以外，说：“你们这卖艺的，知道这里规矩？要在我们这练，先得拜我们这里庄主，不拜我们这里庄主，少时把场子就踢了。”赵文升说：“你是作什么的？”那大说：“我叫李福，是曾家场的地保，和你要地方钱。你练完了，可按三七股分给我，若不然你们在

这里练不成了。”赵文升说：“放你娘的狗屁不臭！老爷我在此地练把式卖艺，你要什么钱？滚开罢！爷爷没钱赏你。”那地保李福也不敢再说，见这四位长得凶勇，一转身竟自去了。段文龙说：“我耍刀，兄长你耍叉吧。”二人就在当场一练，外面人甚多，齐声说：“好！”练完了，就是没一个给钱的，大家还站在那里。看不给钱，段文龙一看，和赵文升一使眼色，二人练着把式把人都挤到一条小胡同之内，二人把胡同口一堵，说：“呔！不给钱走不了。”那些看热闹之人，都害怕，摘下裕裤，全倒出来。这一回就有十几吊钱。又回来练，没人敢瞧，只见从那边来了一人，年约有三十以外，身穿蓝夏布大褂，足下白袜青鞋，面皮白俊人物。来到这里，说：“四位，走，上我们庄主家中去练，只要我主人一喜悦，就可以多送你等些银钱。”赵文升说：“是了，你家主人姓什么？在哪里住！”那人说：“就在这正东，姓曾，是我们这本村头等首户。”四位太保说：“是曾天寿吗？”那人说：“是。”刘德勇听明白了说：“很好。我们这就跟你去。”四人收拾扛起兵刃跟那大就走。

书中交代，那曾天寿一听家人说来了四个卖艺之人，在街上把人诓进胡同要钱，他说：“这还了得！去把四个卖艺之人给我叫来。”家人答应去，到了外面，把四太保叫着来在门首。四人一看，坐北向南大门，门外有两块上马石，七八棵垂杨柳，晃绳上拴着有七八十匹骡马，大门内，楼台、殿阁、画阁、雕梁，房屋不少。把四人带至二门以内，四人一看，这所院落是北房五间，前出廊，后出厦，东西都有配房三间南边有一段木头迎壁。这四人方把兵刃放下，走到北上房屋中落坐，家人说：“我家主人这就来。”正自说着，外边进来千里独行侠邓飞雄等。十个人在街上看见四太保被人请去，怕他受伤，人单势孤，

同着众人先到曾天寿的门首，到门上说：“我等特来拜访这里庄主。”那家人进去不多时，把十位让进客厅，四位太保早在这里坐定，石铸说：“你告诉你家主人，我等是彭钦差那里办差官，特意前来访你家主人。”家人进去不多时，说：“我家主人这就出来，你等吃茶吧。”先给众人送过茶来。众人等候在那，工夫大了，只见从里面出来了两个小童，说：“我们大爷就出来。”叫家人伺候，只见从东西配房出来八个家人，全都戴着官帽，穿葛布袍儿靴子，在上房两房下一站，不多时，又出来两个小童儿，也站在旁边，只听一声咳嗽，由里面出来一位英雄，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七回

英雄扮装访贼寇 豪杰软功点差官

话说众办差官来至曾家场的神拳太保曾天寿家中。在客厅坐候多时，不见出来，心中都要看看这大是怎么一位英雄。天有正午，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位年有二十以外俊品人物，绸袍缎靴，到了客厅。众人都站起来，只当是神拳太保出来。只听那人说：“我家主人就出来。先派我问问，众位是从哪里来？到此何干？”石铸说：“我等是跟钦差大人的办差官，来此见你家主人，要访问盗银龙珮的贼。”那人转身下去。到了里边，又呆了片刻，只见从里边出来一人，进了厅房。大家观看，只见那人身高七尺，细腰扎背，头戴新纬帽，身穿蓝宁绸二则龙单袍儿，腰系凉带，足下青缎官靴，面皮微白，白中透润，润中透白，由白润之中透出了一点粉红，颜色雅赛桃花出放，扎脑门，尖下须，日如朗星，眉似漆刷，鼻梁高耸，唇似丹霞，形如宋玉，貌似潘安，儒儒雅雅，一团书生气，举止端方，来至客厅问众人姓名，行礼各自通了名姓，曾天寿说：“今日贵人光降，真是寒门有幸，蓬荜生辉。不知众位来此何干？”石铸说：“我等是因钦差彭大人昨夜公馆之内失去银龙珮，在大人床上寄柬留刀，上边有曾姓之人，故此我来至贵府，要求阁下给访访这个贼人，我想他既敢留下名姓，断不是畏刀、避剑，

怕死、贪生之人。”曾天寿说：“原来为此事而来。这可容易，我告诉你众位，说这个盗银珮之人，我可认识。要带你众位去捉他，我可不是小瞧众位，我怕你们赢不了人家，那时倒反为不美。”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二人，本是粗直之人，一听曾天寿之言，说：“好，你休长他人威风，你带了我二人去到那里，把他拿来。”曾天寿说：“二位别不信，连我这样能为时常甘败下风，我是领教过的，你二位先别动气，咱们先试试，如能赢得了我，我再带你二位拿贼去。”赵文升说：“庄主，你还有本领呢，我看你象个懦弱书生，来来，咱们比试比试。”曾天寿说：“可先派家人把院中铺上绒毡。”

到了院中，段文龙说：“我一人就治了他，不用兄长。”跳过去一伸手就要抓曾天寿，曾天寿一闪身，照定左肋之上用二指一点，段文龙就象得半身不遂之症，骨软筋酥，倒在地下。赵文升一看，他却不知神拳太保的厉害，跳过去，要抓曾天寿，见人一晃身，他这一把抓空了，曾天寿照他脉门一点，他也躺下。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二人一同奔曾天寿，这二位拳脚精通，投过明师，拜访过高手，指望过去赢人家，焉想只走了一个对面二人就躺下了。石铸那样英雄，他会不识人家这拳脚？孔寿、赵勇、纪逢春、武国兴四人议论说：“咱们分四面叫他首尾不能顾，反正扔他一个跟头，咱们就算不输。”四人过去说：“我们看不出，体育多大能为？”四人一拥齐上，曾天寿不慌不忙，几个翻身，那四人全都被他用点穴的功夫制倒。

邓飞雄一想，来了十几个人，躺了人家半院子，多丢人！

我看他拳脚准是邪门传授，要讲血气之勇，我可真没把他放在心上。这个邪门我可不懂，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正自犹疑，只见从外面跑进来一个家人，说：“回禀主人，外面有副将大人马玉龙同着一些英雄门外下马。”曾天寿说：“待我去迎接。”只见追风侠刘云同着马玉龙等进来，马大人身穿便服蓝绉绸长衫，足下青缎官靴，手摇团扇，白净面皮俊品人物。左有一童，是双歪辫，白脸膛，神清气爽，穿着蓝串绸长衫，足下灰缎镶缎云鞋，怀抱一口宝剑，绿鲨鱼皮鞘，黄绒腕，手拴金什件。右边一个童子，有十二三岁，圆脸环眉大眼，梳着冲天小辫，扎着红头绳，身穿青洋绉长衫，足下青缎三镶的小靴子，正是小玉虎李芳，小神童胜官保。后面老少侠义全来了。马玉龙一看他们来的人躺了半院子，自己气往上撞强忍住，只见曾天寿先赶来请安，说：“绅民不知大人驾到，未来运迎，望求大人恕罪。”马玉龙说：“庄主，我的人怎么得罪庄主？治他等在此？”曾天寿说：“众位老爷们并未得罪，只因盗银龙珮的那人比我的武艺高出百倍，我说：‘众位赢得我我再带众位去拿贼去。’是我一时斗胆，冒犯众大人老爷的虎威。”马玉龙说：“你点的哪路穴？”曾天寿说：“是活穴。”马玉龙说：“岳父、师兄你二位帮个忙儿，先把众人救起来，叫他们走百步以外，周身血一活就好了。”说着话，三人到了众人跟前，也有用手一推的，也有用脚踢的，不多时，众人都起来，走几步，身体复旧如初。

马玉龙说：“庄主，我看你倒是聪明之人，如何自作无知之事？既然要赢得了你才能拿盗银龙珮之贼，我且先领教你的武艺。”曾天寿说：“大人，我天胆也不敢和你比武。”马玉龙说：“你把我的办差官全皆赢了，你又不敢和我比武了，我想要见盗银龙珮之贼人，因此必先和你试试。”曾天寿一听，

说：“好哇，大人既要和绅民比武，绅民又可以斗胆要跟大人偷学两招。”说罢，一抱拳，曾天寿倚仗着自己家传的能为是独门五祖点穴拳，能隔山打牛，百步打空，平生未遇敌手，故此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日见马玉龙要和他比武，他哪里放在心上？他自己总想：天下第一英雄属他，焉知道，天下能人众多，出类拔萃之人不可胜数，谚云，泰山高矣，泰山之上还有天；沧海深矣，沧海之下还有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要是能为出众，武艺过人，阅历天下，他倒不敢自高、自傲、自大，越孤陋寡闻之人越自负才能，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总而言之，夏虫不可语水，井底之蛙焉知井外之事？今日曾天寿一心想赢马玉龙，那焉得能赢？马玉龙和他一搭手，就知他这是五祖点穴拳，能隔山打牛，百步打空，自己听师傅讲究过，非八仙拳不能破。连忙一换招数，就把八仙拳施展开了，走了五六个照面，曾天寿竟不能点在马玉龙身上，自己甚是着急。马玉龙一换式，顺手一指，就把曾天寿点倒在地。马玉龙立刻又把他扶起来，说：“得罪、得罪。”曾天寿脸一红，今日他是初次遇见敌手，连说：“惭愧。”马玉龙说，“我要领教那盗银龙珮之人，现在哪里？你带我去见他。”曾天寿说：“那盗银龙珮之人是我胞弟，他叫曾天福。”马玉龙说：“你是兄长，他是你胞弟，怎么你叫曾天寿，他叫曾天福？这个我不明白。”曾天寿说：“是先生给起的，他能为比我高，性情高傲，此时还未回来，故此我管不了他，他要是爱什么定要什么。昨日在庆阳瞧马戏，必是看见甚么佳人，他回来和我说，我也没往心里听，他说非把这佳人要来不可。”武杰一听，气得二目圆睁，恨不能这就把他抓住，方出这口气。纪逢春只和他玩笑。只见从外面进来家人，说：“二爷回来了。”众英雄一听，各拉兵刃，要去拿那贼，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八回

曾天寿设宴请差官 武国兴入园见佳人

莫愁歌：

无事莫生愁，悔从前，错下钩，仰天大笑今丢手。经文懒收，仙佛懒求，内省只在心无疚。好优游，心田耕种，岁岁乐丰收。

话说众差官正在前厅同众人讲话，家人来报，说：“二庄主爷回来了。”武杰一听，先就气往上冲，拉手中单刀赶紧扑奔后面，众人大家跟随在后。到了花园子一瞧，里边甚是宽阔，楼台、殿阁、房屋不少，往东一拐，单有一座跨院，家人头前带路。

到了门首，向众人说道：“我家二庄主就在这院里呢。”武杰头前进进了这院子，一看是北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三间，院中栽种有十几盆花，武杰往上房一看，见有一个人在椅子上坐着，手中拿着一顶毡帽把脸盖着，穿着一件青绉绸长衫，下边穿着一双青缎子抓地虎靴子，仿佛象睡着的样子。武国兴这才把手中刀一顺，说：“唔呀，混账东西，你好大胆，量你在

公馆盗去大人的银龙珮，你还寄柬留刀骂人。”往屋中一跳，举刀就要剁，那人站起身往里间屋中一躲，走的一慌，把靴子甩掉，露出三寸金莲，把武杰吓了一跳，自己连忙退出来，说：“唔呀，不得了，这是怎么一段缘故？”

书中交代，这人乃是曾天寿的胞妹，名叫芸卿，家传一身好本领。那日在庆阳府看马戏，见和尚老道乱杀人，她自己有心帮助捉贼。又想，我乃是一个女流之辈，并不认识人家，何必过去？后来见胜玉环镖打飞云，人传嚷说，胜玉环好镖，曾芸卿就派跟她的家人访问这胜玉环是做甚么的。那家人去不多时，只见回来说：“回禀姑娘知道，这个胜玉环乃是跟钦差彭大人的差官的夫人，很有武艺。”曾芸卿一生，最不服人，柔性高傲，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心高气盛。因此总想要会会胜玉环是怎样一个人物，所以，夜内她亲自到大人公馆之内把银龙珮盗来，留下一首诗句，上有“奈等佳人胜玉环”之句。她原本是见不胜玉环想和她比比武，不想这件事弄得大了，那胜玉环如何能来呢？她回到家和她兄长一说，曾天寿说：“妹妹，你做错了，这件事不是这样做法，明天钦差彭大人派人来拿盗银龙珮之人，那还是小事，胜玉环她丈夫和她娘家兄长、胞弟准来，这便如何？”曾小姐说：“不要害怕，我想胜玉环乃女中丈夫，她必来，她来奚落她一番，然后我再去请罪。”兄妹议论好了，立刻派家人都预备好了，静等明天人来。

果然，今早家人先来报卖艺之人如何厉害，曾天寿就知这是钦差大人派来的差官，在这里明察暗访。派家人把四个卖艺之人叫来，那四位英雄方到，随后有纪连春、武国兴等十人来到。曾天寿只等马玉龙同着众人来，他一想，我若说是我妹妹芸卿所做，他们也不信，不免我叫他等目观，自无话说了。先

到外面告诉心腹家人，进里面你就说胜玉环来，叫她换上男子那一身耍衣，随后你到客厅来报，就说：二爷回来了，你就去你的。曾天寿故此教好家人。然后带众人到花园之内，武国兴气往上撞，进房中，见有一男子用毡帽遮头，他用刀一砍，那曾芸卿见不是胜玉环，是个蛮子，唬了她一跳，往屋中一跑，把靴子甩落了一只，武杰“唔呀”了两声连忙退出来，到了外面问曾天寿说：“这是怎么样缘故，你冤苦了我啦。”曾天寿也不隐瞒，就把上项之事诉说了一回。让众人出来，到书房落座。

曾天寿随后把钦差大人的银龙珮取出来，放在桌上，然后把石大爷拉到外面，求他做个媒人，石铸说：“这件事我可以做得了一半主意，可是两头大。”曾天寿说：“正是。”说完二人进来，武杰说：“我有妻子，凭我这身分还养得了两个人？”石铸说：“不必推辞，你这件事总是做了好，你方才把人家姑娘赶得脱靴献足，你不要，人家怕不答应。”纪逢春说：“这世间事就是不公道，小蝎子武杰有个媳妇，还有人赶着给他找；我一个没有，也没人给我说。武杰，你让给我一个。”武杰说：“唔呀，混账王八羔子，不要玩笑。”胜官保由后面照定纪逢春打了一个嘴巴。曾天寿瞪了纪逢春一眼。武杰哈哈大笑，说：“好，有人打你这不知时务的东西。”石铸说：“你愿意，就给人家定礼。”武杰一想，这事也不好推辞，只可应允。石铸说：“你既应允，先拿定礼来就完了。”武杰就把自己随身的一块玉珮拿出来给了曾天寿，彼此行了礼。曾天寿说：“这件事还求马大人同众位老爷在大人台前给美言一二，说几句好话。”马玉龙说：“是了，我等必替你说就是，”曾天寿说：“今日天气也不早了，也不能进城去，我这里备办酒席，求大人老爷赏脸。”马玉龙、石铸说：“好吧。”曾天寿叫家

人摆上酒菜，众人开怀畅饮。马玉龙有爱慕英雄之心，说：“曾天寿，你既然有这一身本领，为什么埋没林泉？何不想个出身？你随钦差一到外国，回来就是一件奇功。”曾天寿说：“既是大人有这分厚爱，我情愿效犬马之劳，求大人提拔就是。”马玉龙点头说：“很好。”说罢，众人推杯换盏，只吃得月上花梢，众人停杯罢盏，家人撤去残盘，送上漱口水，众人漱完口，吃茶。家人安置好床铺，众人安歇一夜，无话。

次日起来，净面、吃茶。吃完了早饭，先叫纪逢春、孔寿、赵勇、李环、李珮先走，然后众人随马玉龙一同走。纪逢春他忙到了外边，早见这里家人都给把坐骑备好。纪逢春先拉过驴来骑上，他一高兴，加鞭紧打，孔寿、赵勇说：“你忙什么事？一同走好不好？”纪逢春也不理，只顾往前。出了曾家场的村口，应该往正西走，这驴他也收不住了，一直就往西南跑下去了。这驴跑得正欢，眼前就是一座庄门，纪逢春也勒不住，这驴见了大门就往里跑。在大门内搁着有十几挑子瓷器，树底下有人歇着。见跑进一条白驴，上骑着一人，穿紫花布裤褂，众人怕驴撞了瓷器挑，赶紧就撵，驴一害怕，一摇脑袋，把纪逢春就给摔下来，正倒在瓷器挑子上，砸了不少。那些人都跑来，说：“你是哪里来的野男子？往人家院里跑，我们这瓷器都由江西定烧来的，预备庄主爷的生日的，这都是自己画的花样，有钱都没地方买去。你赔吧。”纪逢春把眼睛一瞪，说：“赔东西倒是小事，你赔人吧！把人摔坏了，你赔得起吗？”众人说：“摔了你哪里了？”纪逢春说：“把屁股摔两半了。”众人说：“你不用跟我们胡搅，反正你走不了，把他捆上见咱们庄主爷去。”正说着话，就见由里面出来一人，众人说：“得了，少庄主出来了，咱们告诉告诉，哪来的这么个雷公崽子？”纪逢春还直不答应：“好说，闪电娘娘，你们非赔人不成。”说着

话，抬头一瞧，由里面出来一位少年，长得方面大耳，五官俊秀，面白如玉，耳朵上带着一个金艾叶钳子，穿着一件蓝春绸大褂，内襟蓝绸裤褂，蓝洋绉套裤，白袜云履鞋，小孩很儒雅，说话细声细语，说：“你们嚷什么呢？他是哪来的？因为什么上咱们这来的？”众人说：“大爷要问我们，在这里正盘查瓷器，他骑着驴跑进来，把咱们瓷器给碰了一挑，他还不说情理话，他说把他人给摔了，屁股摔两半了，叫咱们赔人，你瞧可恨不可恨？”这位少庄主一瞧，纪逢春这个长象就个别，穿着紫花布裤褂，紫花布抓地虎靴子，扎青花，拉着一条白驴，黑脸膛，短眉毛，圆眼睛，雷公嘴，那少年庄主说：“别叫他走。”众家人各持兵刃，齐奔纪逢春而来，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九回

纪逢春跑驴惹祸 周天瑞设铺招灾

话说纪逢春跑驴到了人家一所庄院门内，把瓷器给人家碰了一挑，他还不说情理话，这时出来一位少年人，喝令叫家人拿他，纪逢春伸手把锤掏出来了，要打众人。只见孔寿、赵勇二人赶到，连说：“众位，别打，我们这位怎么得罪你们？我二人来替他陪罪。”家人就把上项之事述说了一回。只见那边站定一位十五六岁少年人，怒视纪逢春，孔寿、赵勇过去说：“那位是这里主人哪？我们这位他是一个痴人，说话言语粗直，都看在我二人面上，碰了多少瓷器，查查数目，我也不敢说赔，我等照样给买。”那少年人过来说：“方才他照你二位这样说话，我们这里也不能欺他。这瓷器要说照样买，此地没有。这是我们派人到江西定做来的，花样新奇，每件瓷器上都有“双塘出钱记”五个字，这是一百桌碟碗，还有十六个大瓶，他的驴跑到这里，把他摔下，就整在那边瓷器上，他还说了好些不好听的话。”孔寿、赵勇过去要叫纪逢春给人家陪不是，纪逢春说：“把我屁股摔两半了，你们赔得起吗？”此时，李环、李珮这哥儿俩早就先回曾家场送信说：“纪逢春走错了路，闯到人家一处大庄院里，他碰了人家瓷器，还不说理，咱们快去看看。”曾天寿同众办差官全上马，一直到了那纪逢春碰人家

瓷器的这所庄门，曾天寿说：“你们众位来，我给众位引见几位英雄。”说罢一看，孔寿、赵勇二人正劝纪逢春，曾天寿说：“众位，这里是我的亲戚，不要紧。”石铸就问，这座山庄叫甚么名，曾天寿说：“这个地方叫双塘出钱家寨，是我姑父家。我姑父曾出世作过一任游击，自己告了终养，我姑父姓钱名文华，绰号人称神枪太保，我表弟叫小太保钱玉。”

正说着，只见那少年童子过来，向着曾天寿作揖说：“表兄，你怎么和他们走到一处了？”曾天寿就把自己上项之事述说了一番，先派家人把众位老爷的马接过去，到里面坐坐。只听由正北二道屏门之内，出来一人，说话声音宏亮。众人一看，那人年有半百以外，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面皮微紫，紫中透红，两道英雄眉，一双阔目，二目皂白分明，神清气爽，身穿蓝洋绉一件大衫，内衬蓝绸子裤褂，足下白袜云鞋，手摇一把翎扇，出来说：“原来是曾天寿，和你同来的是何人？”曾天寿过去给他姑父行礼说：“姑父，我给你老人家引见几位朋友。”用手指定马玉龙说：“那位是副将马大人，绰号忠义侠。”神枪太保钱文华当年开镖局，家传枪法远近驰名，追风侠刘云认识他，过来见了见。他又与金眼雕伍氏三雄等都见了，钱文华说：“众位今日光临，真乃三生有幸，请众位里面坐。”众侠义见钱文华是个英雄，都说：“很好，我等正要拜访。”钱文华叫曾天寿带路，到了里边，众人一看，这所庄院甚是华丽，画阁雕梁，甚是整齐，进了二道重门，一看里面是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往东西都有门户，还有套出院落。到了上房台阶之上，早见有两个小童站在那边，掀起帘子，请众位进去，到了屋中，一看，只见北墙摆着花梨木条案，头前八仙桌，桌上文房四宝俱全。条案之上，东边玉泉瓜果，盘里面摆着佛手

木瓜，西方放着百古式大瓷瓶，当中水晶鱼缸，墙上挂着一张挑山字画，写的古文华丰歌，两边有两条对联，上写的是：

平生不作皱眉事，
世上应无切齿人。

刘云、邱成、伍氏三雄落座，钱文华叫家人献七条来。众人落座吃茶，钱文华这才问道：“众位英雄义侠，来此何事呢？”马玉龙就把随奉旨钦差彭大人查办西夏来到这庆阳府大人公馆，失去银龙珮，在夫人床前寄柬留刀，因此我等来到曾家场，把银龙珮找回，曾天寿就把自己妹妹许亲之事细说一遍，钱文华这才吩咐：“摆酒！众位赏脸吃杯水酒。”马玉龙等知道钱文华与曾天寿是至亲，不是外人，这才用手一指纪逢春，说：“我们这位是粗人，把你的瓷器砸了不少，也不懂得说情理话。”钱文华说：“这乃小事，何足挂齿。”

众人说话喝酒之际，有家人进来回禀说：“庄老爷，现在有你拜弟开会仙亭酒饭铺的周天瑞叫人家给打了，可能要死，现在搭子送了来。”钱文华一听就一愣，自己一想，我这个拜弟素常公正，不是惹事的人，被何人所打？让把他搭进来瞧瞧。家人答应。出去工夫不大，就瞧搭着一扇门板把周天瑞搭进院中。放下，众人一看，他浑身是血，甚是可怜。钱文华一看，拜弟尚能说话，因问：“兄弟，你被何人所打？因为什么？”周天瑞说：“兄长，你得给我报仇，都知道你我相好，除你之外，我也没有朋友。我这个会仙亭是几千银子的本钱，现如今总算一本万利，只因有一个大王韩登，他是东门外二十五里地冰山冷村的人，外号都称他为‘大王’，倚仗着人情势利，他无所

不为。他时常在我那里吃完了饭不给钱，还横挑鼻子竖挑眼，新近他带着四个妓女上我那，会仙亭后面有花园子，楼台殿阁，常有官宦人家带着堂客吃饭做东。他带着四个妓女，吃完了饭把衣裳全脱了，做些不才之事，把饭座全给搅走了，谁也不敢惹他。我过去说了他几句，口角相争。他那天走了，今天他带人来说这会仙亭是他的买卖，把我拉出来打的这样，赶出来，他愣夺了我的会仙亭了。兄弟我虽是买卖人，我从来没同人打过架，我可没含糊，他打到了，我骂到了。哥哥，你得给我报仇。先照样打他，夺过会仙亭来，我再跟他打官司。”钱文华一听，说：“这还了得！打架打官司都有我呢。”众侠义一听，各都有气，说：“世界上会有这种事！吃喝不给钱，扰闹，还打人夺买卖，太欺负大了！”马玉龙说：“钱庄主，你先给你拜弟上点止疼的药，吃一服清心火的药，叫他只管放心，三天之内我们把会仙亭给他夺过来，给他报仇就是了。”钱文华说：“既然如此，我给众位大人磕头。”周天瑞说：“他是天地会八卦教的人，没人敢惹他。”马玉龙说：“那更好了，他既是八卦教，拿住他就地正法，前番我们剿灭佟家坞，现在漏网的贼人拿住就杀，明天我先访真了他，再拿他。”钱文华说：“我跟众位大人去。”钱玉说：“我也去。”马玉龙说：“很好。”大家这才叫家人备马，一同出了双塘出钱家寨，够奔庆阳府。

来到公馆，把银龙珮还回，把曾家场之事回明大人。又提说，大王韩登乃是八卦教的余党，在本地扰闹，欺压商贾，大人说：“这还了得！本地面官会不办他？”马玉龙就把周天瑞之事一述说，大人说：“他既是邪教，你瞧着办去，可以带兵去拿他。”马玉龙答应下来，这才来到外面，见了众家英雄，大家商量主意设谋，定计，这才要扑奔会仙亭捉拿大王韩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回

会仙亭中论是非 刀剑棍里见短长

话说马玉龙来至外面，把众差官叫到面前，大家设谋定计，说：“明天，我带着胜官保、李芳先去吃饭，瞧瞧这个韩登怎么个样，我变法挑眼跟他打起来。你们也在外面吃饭，咱们假作不认识，然后把他叫出去，再把他打跑了，叫周天瑞重新开张。”大家说：“很好。”

商量已定，次日起来，吃了点心，喝了茶，众人说：“要去，咱们一齐都去。”三三两两头前走着。这座会仙亭在那庆阳府北门外，座东向西，原先是大户人家的花园子，门外地方也宽。马玉龙带着胜官保、李芳往北出了庆阳府的北门，走了不远，抬头一看路东这座酒馆大牌楼金碧辉煌，上有泥金匾，是“会仙亭”三个大字。两旁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烹炸三仙美”，下联是“调和五味香”。挂着酒幌子。

马玉龙进了饭馆一看，并无饭座。自大王韩登接过这买卖来，并没人敢来吃饭。都知道他讹人，所用的也并不是安分的手艺人，都是些个匪徒。马玉龙进去一看，栏柜里坐着一个大胖子，年有三十八九岁，一脸的横肉，项短脖粗，脑壳大，粗

眉恶眼，高额骨，裂腮额，有点吊角口。身穿青洋绉裤褂，青缎子抓地虎靴子，手拿一把遮黑天的雕翎扇子，见马玉龙带着两个小童进去，他认着是个阔少。他手下有四个管家，一个叫知古今，一个叫是非根子，一个叫蛊惑人，一个叫坏事端。这四个人比大王韩登还可恶，一个个倚仗主人势利，在外面欺压良善，见马玉龙进来，看着象公子大爷。本来马玉龙二十多岁，中等身材，面如白玉，目似朗星，眉如齐刷，鼻梁高耸，唇似丹霞，五官俊秀。身穿白洋绉大褂，蛋青绉套裤，内衬蓝绸裤褂，足下白袜缎鞋，手摇一把团扇，走道迈方步，带着两个小童。一个梳着双歪辫，身穿蓝串绸大褂，小抓地虎靴子；一个梳着冲天立的小辫子，身穿青洋绉大褂，青缎子抓地虎靴子，象两个小童的样子。马玉龙直奔后面，单有五间花厅，后面花园子，楼台殿阁，很是雅致。会仙亭后面一拐，有五间客厅，里面有古玩陈设。马玉龙进来有伺候人赶紧把帘子掀起。马玉龙一看，围屏床帐俱全，当中圆桌面。马玉龙落了座，两个跑堂的过来，这两个跑堂的不象做买卖的样，说话摇头晃脑，一脸的匪气，见马玉龙来了，说：“你们三位要什么菜？”马玉龙说：“给我们来一桌上等高摆海味席。”这两个人答应下去。不多时，将酒菜摆上，马平龙就问：“你们掌柜的姓什么？”两人说：“我们掌柜的姓韩，在东门外住，叫大王韩登。”马玉龙道：“这酒席多少钱一桌？”伙计说：“不用问价，吃完再算，昨天有一个人一问价，把我们掌柜的问恼了，叫打手拉出去打了。”说完了，跑堂的闻着鼻烟，不以为然，仿佛瞧不起马玉龙的样子。马玉龙了也不理他，喝了几杯酒，然后把早饭吃了，说：“伙计，拿了去罢，把帐给我开来。”跑堂的说：“不用开帐，连酒席带饭座你给四千串钱。”马玉龙说：“给我写在帐上。”说着话，站起来就走。伙计就往外跑，说：“

掌柜的，你瞧瞧他们，吃了四千吊钱，一个钱不给就要走。”大王韩登一听，说：“好，吃完了不给钱！这真是太岁头上动土。”叫打手抄起木棍就打，四个管家带着有二十打手。原是怕周天瑞来打架，家伙都凑手。立刻，众打手抄起木棍就往里跑，马玉龙刚招胜官保、李芳往外走，打手照着马玉龙就是一木棍，胜官保飞起腿来踹在那人肋下，踹了一溜滚，棍子也扔了。那个一摆铁尺，李芳一个分身跺子脚，端在腿上，这个也栽倒。这两个小孩不用马玉龙动手，这二十打手焉是对手？李芳将怀杖拉出来乱打，胜官保拉出龙头杆棒乱打，摔得打手晕头转向，前面喝酒的人也都翻了。纪逢春、武国兴、孔寿、赵勇、李环、李珮、冯元志、赵有义八个人站起来，一脚把桌子踢翻了，那边赵文升、段文龙、伍氏三雄、金眼雕邱成、碧眼金蝉石铸，醉尉迟刘天雄、千里独行侠邓飞雄也拿起椅子、茶碗砍打手。接着，这些人呼啦一下又往外走。大王韩登一瞧这些人，甚是诧异，语音不对，老少不一，高矮不等，这时只听外面有人嚷道：“大王韩登，你出来！当初你怎么夺人家的会仙亭来着？光棍打光棍，一报还一报，今天瞧瞧你是朋友不是！”大王韩登一听，说了：“不得了，赶情是周天瑞约来的人，要是庆阳府，不论镖局子的，没有我不认识的。这些人情形个别，我并不认识。”向着四个管家说：“你们可瞧见了？”四个人说：“瞧见了。”韩登说：“我养兵千日，用兵一朝，今天这场架可得打。”众打手呢，一看，这个脑袋破了，那个胳膊坏了，这个腿坏了，就有直“哎哟”的，大家全不敢出去。知古今过来说：“庄主爷不必发愁，我出去，他们说的‘光棍打光棍，一报还一报’，咱们怎么打人家来的？我能打他们，他们也能打我们，我挨打决不含糊。”韩登说：“好，既是这样，你出去罢。”知古今拿着单刀往外就跑，纪逢春正擎着短

把轧油锤等着呢，见知古今打里面一出来，长得兔头、蛇眼、鼠耳、鸡腮，手拿一口单刀，身穿蓝绸裤褂、薄底靴子，纪逢春过去就是一锤，知古今拿刀一迎，被纪逢春一扫堂腿踢躺下，众人说：“打！”李环、李珮抱过一捆霸道棍，大家过去刚要打，知古今直嚷：“祖宗，饶了我吧。”马玉龙说：“不用打他，叫他去罢。”知古今一走，韩登把眼都气直了，说：“好小子！素常跟我说大话，一瞧人多，什么大叫什么！”是非根子说：“庄主爷，你瞧我的，我可不能象他，他畏刀避剑，我吃着庄主爷，喝着庄主爷，我不能给你现眼。至死，咱们爷们不含糊！”韩登说：“你去给我拿过一匹白布来，我缠缠。”韩登原本是绿林人，这几年不练功夫，放了肉，是个大胖子，赶紧叫人拿过白布一撕，把身上缠好，预备两口刀，打算一死相拚。如闯过去，万事皆休；如闯不过去，就卖两下，叫你们打，这是他自己的本心。只见是非根子一照面，就叫人家踢躺下，刚一打，他就“爹、妈”乱叫，马玉龙说：“叫他滚他的。”是非根子连滚带爬就跑了。

蛊惑人说：“庄主爷，你看这两人活现世，咱们爷们怎么混？我去！”就见把辫子一盘，也没拿家伙，跑出去，冲着众人一跪，说：“众位爷们，只当我是屁，把我放了罢，别打我。”马玉龙说：“我们打的是英雄好汉，象你们这些鼠辈，谁打？你滚吧！”坏事端说：“庄主爷，你听他们嘴里说的好，出去这个样！我也不爱说，决不能象他们似的。”说着，往外就走。刚一出门，先给每位一个头，马玉龙说：“走！走！走！”这小子站起来就走，还说：“光棍不吃眼前亏。”大王韩登一看，气得三尸神暴跳。四个管家俱都这样，自己看，实讨臊，这才把双刀一摆，要与众人决一雌雄。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一回

夺去夺来夺不断 仇结仇上仇未休

话说大王韩登见四个管家一个不如一个，俱皆逃走，气得颜色更变，无奈一摆双刀，跳在外面。头一个纪逢春一摆锤，过去动手，不是韩登的对手，他这双刀，上下翻飞，当年本是绿林的飞贼，只因自己发了财，把功夫扔下，放了一身肥肉，今天用白布缠起来，仍然不改当年威风。纪逢春走了几个照面，就嚷开了：“小蝎子，快来帮着点！”武杰一听，说：“混帐王八羔子，你不行了，还嚷呢！老子我不来帮着你！”说着话，来到临近，帮着傻小子，一动手，就看出来大王韩登实是骁勇无敌。石铸一瞧，他二人赢不了人家，自己赶紧身临且近，把杆棒一抖，就把韩登扔下个跟头。韩登把刀扔下，躺下就不起来了，说：“你等是周天瑞约来的，打架不恼助拳的，你们打吧！”大家说：“好，你既是朋友，我们瞧瞧你！”众人各掌霸道棍，一打下半截，韩登并无哼哈，工夫一大，众人一看，并没打破。内中行家刘云过来说：“你们别打了，白费力气，就把棍子打碎了，他也不知道疼，他这也不是金钟罩，也不是铁布衫。”众人说：“请问老英雄，他是什么功夫？”追风侠刘云说：“他这叫蛤蟆气，非得见血才破得了，不见血是白打，他不知道疼。”马玉龙说：“你们去把周先生抬来。”钱文华说：

“早就抬来，他要过来瞧着打韩登，没叫他过来。”马玉龙叫过他来，看看给他报仇。钱文华吩咐家人，不多时，将周天瑞抬在韩登面前，周天瑞叫道：“韩登！”韩登睁眼瞧了一瞧，周天瑞说：“姓韩的，你打我的时候，含糊不含糊？”韩登说：“你不含糊。”周天瑞说：“那就是了。”打袖中拿出一个锥子，说：“韩登，我要你一点东西，给不给？”韩登说：“我既躺下，要脑袋都给你，由你挑。”周天瑞说：“我倒不要你的脑袋，我要你一只左眼。”韩登说：“你拿刀挖了去。”周天瑞手中拿着锥子，就把韩登左眼挖出，血流了不少。马玉龙说：“这再打他，把他的蛤蟆气给破了，他也知道疼了。”大家这才摆棍，二次打韩登，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打完了，马玉龙说：“韩登，你打官司，就手把你抬在衙门去。”韩登说：“我不打官司，你们不拘那位把我送到东门二十五里冰山冷村，我知你们几位的人情，日后，我有能为，再报今日之仇。”石铸拿来一碗糖水说：“朋友，你喝这碗糖水。”韩登焉知道厉害？接过来就喝了。石铸说：“这个二次打，可不好挨，要不横心，就得出声。”二回打完了，马玉龙说：“得了，不用打了，哪位送他去？”众人并不答言，打得这个样，送了去，一个也不用想回来。韩登说：“我姓韩的是朋友，冤有头，债有主，哪位送我是行好，我决不能恩将仇报。”小火祖赵有义说：“我送你去。”碧眼金蝉石铸说：“算着我。”纪逢春向武杰说：“呵，小蝎子，你有胆子没有？”武杰说：“唔呀，混帐东西，我的胆子比你大。”纪逢春说：“你既有胆子，咱们送他去。”

四个人拿过杠子木板，把韩登放在上面，四个人抬着顺大路够奔冰山。转眼之际，二十余里。来到一看，这个村有土围

子，有东西南北四门，南北门关着不开。走东西门。四个人抬着韩登进了西门，往东走了有一里之遥，路北大门，刚把韩登放下，四面锣声阵阵，四门紧闭，四面拉起白旗来了，有四五百人，摆出了牝牛阵，个个手拿双刀，大家齐声喊嚷：“给庄主爷报仇！把他们四个人剁在这里！”四个管家带领，知古今、是非根子、蛊惑人、坏事端，各个耀武扬威，手执钢刀一拥而上，大王韩登说：“且慢！你们别不要脸。这四位是送我来的，来到咱们家门口不能打人家，冤有头，债有主，我的仇人是周天瑞，这四个人是我的朋友。你们这几个在那里说话说得好，见人家就软，回到家门口凑胆子逞能，快给我带人退下去！”知古今说：“庄主爷别恼。我想着使个稳中计，回来齐人，给庄主爷打接应。”坏事端说：“我想着怕庄主爷人单势孤，也是这个主意。”大王韩登说：“你们不要胡说，快退去！请问，送我来的四位贵姓？”石铸等各道了名姓。韩登说：“四位可以进里面坐坐，吃杯茶。”石铸说：“我等也不吃茶了，送到就得了。”四个人这才回归会仙亭，一看，周天瑞的旧日的伙计都回来，连掌柜的、掌灶、跑堂的都回来了。周天瑞说：“我这买卖，虽然重新开张，你们众位帮我帮到了。那韩登决不能善罢干休。”马玉龙说：“那是自然。现在我们在这里访拿飞云、清风、焦家二鬼，大人还再住几天呢，每天我给你拨十个人来把守。”钱文华说：“我同钱玉给你照料柜上。”周天瑞说：“怎敢叫大人这样劳心，每天有四五位就行了。若有事，再到公馆送信。”纪逢春说：“我在后边跑堂，我一个人常班。”马玉龙说：“也好。你愿意就在这里吧。”头一天留下孔寿、赵勇，众人都在这里吃完了饭，回归公馆。

第二天，周天瑞接过来会仙亭一开张，买卖照旧。韩登回

到家，这口气不出，把四个管家叫过来，写了几封书信，叫他四人各骑快马一匹，开了一个清单，共十三封书信，请他的知己朋友前来给他报会仙亭之仇。头一封就是乔家寨，请乔家五虎，第二封到刺儿山，请他的拜弟马松、史丹、王霸、吕胜、牛碧。到张家沟请野人熊张大成，到龙山请铁背猿胡元豹，到大狼山请镇江龙马德，闹海金甲王龙，三眼鼍于通，马江、马海，到小狼山请铜头狮子袁龙，铁头狮子袁虎，铁面天王朱义，混江鱼马忠，请凤凰山一百单八岛，请连环寨四十八寨寨主，请红果山侯氏八杰，请二龙沟他的拜弟，神偷苗天庆，凡是他的相好的各山各寨，这人请多了！定于本月十五日在冰山冷村设摆群雄会，暗中要取庆阳府，自立庆阳王。后来，又派家人到迷魂庄、三元庄、尹家寨，天下各处约的人不少。这天，他正在家养伤，有家人进来禀报，说：“有庄主爷的拜弟河南嵩县三杰村的蝴蝶张四爷来了。”韩登一听乃是自己知己的拜弟，赶紧吩咐家人请。”不多时，蝴蝶张四爷由外面进来。大家一瞧，这人是外面的样，身穿青洋绉大褂，青缎子抓地虎靴子，手中拿着包袱，内中是夜行衣，单刀。见了韩登，说：“兄长，你好？”韩登说：“哥哥栽了，要有兄弟你在这，我不得这样！”就把会仙亭之事从头至尾述说了一遍。蝴蝶张四乃是江湖有名大盗，与韩登乃是金兰之好。今日一听韩登这一片话，不由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说：“好哇，欺负到我我兄弟们头上来了！我今天就先到会仙亭，剁他两个，叫他认识我。”韩登说：“贤弟，你不要去，我已经把天下英雄请来，在我家设立英雄会，我先报会仙亭之仇。再夺了庆阳府，自立庆阳王。我是反天会中之人，也想开了。”张四说：“不必那样，我先到会仙亭看看那里风景如何？”说罢，张四手拿单刀，一直来到会仙亭里面，脚蹬板凳，说：“呔！四太爷我今日来

照顾你们，来呀，看这个 ！”在座儿的正是纪逢春，一看张四那样，说：“别忙 ！”张四摇头晃脑，正自洋洋得意，只听里面屋中说：“孙子来了吗？”张四一看屋中，连忙进去，说：“原来爷爷你老人家在此。”不知屋中说话之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二回

碧眼蝉帘内唤孙 粉蝴蝶桌下称爷

话说蝴蝶张四正在会仙亭，要给大王韩登找回面子，焉想到房中有人叫：“孙子，你才来吗？”张四一看，认得是碧眼金蝉石铸，连忙过去先行礼。

书中交待，石铸怎洋认得张四？只因石铸先在家中跟他姐夫练杆棒之时，每天由三杰村一早赶到，晚半天回去。张四本是个绿林中人，在三杰村十字街路南开杂货铺，用着两个伙计，一个姓周，一个姓王。别人也不知道张四是个绿林，他看见石铸时常从此路过，就想了一个主意。他找了两条绳子接上，在那边一拴，心里说：“我看他练的棍棒，他走到这里，我耍笑耍笑他。我若把他兜倒，就说明他这点功夫还没练成。”他就把绳子拴好，等着晚上石铸回来。

这天，石铸往东来至近前，冷不防张四一抖绳，想把石铸摔倒，焉想石铸手急眼快，就窜过去了。石铸说：“好小辈，要暗算石大太爷？”说着话，就回了家。原来石铸家中没人，就是妻子刘氏。石铸回到家，刘氏就说：“我等你吃晚饭呢，你这些天跟婢夫练，有什么能为？”石铸说：“你不知道，老

娘们懂什么 ！”夫妻吃完了饭，说闲话喝茶。再说那蝴蝶张四，用绳子没把石铸兜倒，他一想，这个石铸能为可以，我倒瞧瞧他，戏耍戏耍。他自己想罢，伙计睡了，他自己收拾好了，背上单刀，窜房越脊来到石铸住的后房坡，一听，两口子在屋里说话，刘氏说：“你练的能为长了没有？”石铸说：“长什么，今天有个孙子想要暗算我，今天他还必来，他要偷我，我把他拿住捆上了，撂在炕上，把你搁他身上，咱两人玩一回，叫他喝点汤。”张四一听，倒抽一口凉气，石铸说着话，就由后窗户出去，张四想要跑，被石铸一腿踢了个跟头，捆上。石铸说：“好小子，你敢来偷我！”张四说：“石太爷，我不是来偷你，我是来访你来了，你老人家饶了我罢。”石铸说：“饶你，你是认打认罚？”张四说：“认打怎么样？”石铸说：“认打，我也不打你，把你撂在炕上，叫我媳妇躺在你身上，我们两个人干一回，拿你垫腰。”张四一听，要这么一来，我这辈子不用翻身了，”我认罚怎么样？”石铸说：“你要认罚，我认你做干孙，你立给我字据，见了面，我叫你孙子，你就要叫我爷爷。”张四说：“我认罚了。”石铸说：“就凭一说，可不成，明天你得立给我字据，叫你铺子两个伙计做中保人。”张四说：“你怎么说怎么办，只要你把我放了。”石铸这才把他解开，说：“去你的。”张四转身走了。石铸说：“明天我上铺子找你去你给我写字。”张四点头答应。石铸瞧他走了，前后绕了个弯，天不早了，安歇睡觉。

次日天一亮，石铸就到张四的杂货铺去叫门。周伙计、王伙计一看，认得，说：“石大爷，买什么？必是买黑糖、鸡子，必是大奶奶要临盆了。不然，怎么这样早？石大爷得了个儿子吧。”石铸说：“不是得儿子，得了个孙子。”周伙计说：“你别取笑了。”石铸说：“你瞧，真得了个大孙子，今天还请

你们喝喜酒。”周伙计、王伙计进去说：“掌柜的，醒醒！外面石大爷来了。”张四一听，赶紧穿衣裳起来，出来说：“爷爷来了。”石铸说：“孙子，才起来。”张四说：“可不是才起来，周掌柜的，拿笔给写张字，我认石大爷做爷爷。”石铸说：“我得了大孙子，今天请你们吃饭。”周掌柜一听说；“这是没有的事。我们掌柜的才二十多岁，怎么能认二十多岁的人做爷爷？”自言自语的。石铸拿出银子，请他们吃饭。

自这天之后，张四见面就叫爷，还论真了。今天蝴蝶张四一来到会仙亭，正赶上石铸、邓飞雄、赵文升、段文龙四个人在雅坐要菜，喝着酒，怕是韩登那里有人来。就听外面蝴蝶张四一道名姓，石铸说：“孙子来了，进来说话。”邓飞雄一看是个大汉，外面的样子跟石铸的岁数仿佛，石铸一叫他就答应，他就叫“爷爷”，赶过来就磕头。纪逢春瞧出便宜来，说：“石大哥，你给我引见。”张四看了他一眼，也没言语。石铸说：“孙子，坐下。我有话说。”蝴蝶张四说：“爷爷，什么事？”坐在一旁。石铸说：“必是大王韩登请你来的，对不对？我告诉你，他惹不了。那一天夺会仙亭之时，都是跟钦差大人的差官，也有我在其中，要打架，我给你见见这三位，都是等着和韩登打架。”指着千里独行侠说：“这位姓邓名飞雄，浑号人称千里独行侠，那二位是飞叉太保赵文升、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都是钦差彭大人那里差官。”张四问道：“你老人家在哪里住呢？此时作什么公干？”石铸说：“我如今也改了行。”张四说：“改的什么行？”石铸说：“我改的是官行，如今我赦罪封官，保不空缺把总之职。你趁早不要帮助他，惹这个大祸官司，两面他都不行。”张四说，“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段缘故。爷爷，我告诉你个信，如今大王韩登派了四个管家，分头去请各路英雄，也有山林盗寇，也有绿林响马，定准

本月十五日在他家摆设群雄大会，约请天下各山各寨人都来。他明是报会仙亭之仇，暗是夺庆阳府，想自立庆阳王。他乃是反天会中之人，原先他是八卦教、天地会，后来，他又改白衣教、反天会。”石铸说：“要真有此等事，我问你愿意作贼，还是愿意做官？”张四说：“爷爷，这是什么主意呢？我还是愿意做官。”石铸说，“你既愿意作官，你先到大王韩登那里去卧底，等着那天下各处绿林水旱盗寇到来，你拿笔来记上一个单子，某处某人带多少人，都要记清，这就算是你的奇功一件。”张四说：“就是罢。”在这喝了几杯酒，他一直告辞，回归冰山冷村。

一见大王韩登，说：“兄长，我到了会仙亭大骂一场，连一个敢言语的都没有，这个面找得很好。”韩登吩咐家人，“给四太爷预备酒。”家人立刻到厨房要了酒菜，摆好，请张四太爷吃酒，韩登说：“张四弟，你明天先在家替我照应天下水旱两路英雄。如来之时，你带一个家人记一本帐，我已派人把粮米都办好了，不久全到。所有这里全都派贤弟照料。”张四说：“也好。就这样。”

过了两日，外面人来报到，说：“现在乔家寨乔家五虎赶到。”大王韩登派张四迎接进来。乔镇进来一看，韩登浑身是伤痕，说：“韩大哥，你这个伤痕是被何人所打的？”大王韩登就把会仙亭之事细说了一遍。乔家五虎一听，气往上撞，说：“大哥，你不用等群雄赶到，我等先到会仙亭找他，给哥哥报仇！”乔镇说着话，带着四个兄弟，立刻由冷村够奔会仙亭。

原来，乔家镇离冷村三十余里，所请的人就属他近，故此，他等先到，他每人使一条花枪，都是家传的能为，来到会仙亭一进来，直奔后面花园五间大厅。进去落座，叫跑堂的送酒菜，跑堂的摆上了。这五个人每人一桌。乔镇说：“咱们瞧瞧这个

会仙亭的掌柜的是怎么个样，敢把我拜兄韩登给打了，咱们吃完了再打，给韩登报仇！”说完了话，各道名姓。大爷叫开山虎乔镇，二爷叫扒山虎乔元，三爷叫窜山虎乔亨，四爷叫跳涧虎乔利，五爷叫小白虎乔贞。这正道着名姓，就听外面一阵大乱，从差官赶到捉拿乔家五虎。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三回

乔家五虎归山洞 百寨贼寇集韩庄

话说乔家五虎正在那里发威，听外面一阵大乱。由外面来者乃是赵文升、段文龙。一个手擎着叉，一个拿着斩虎刀。两个人就在五虎对面两张桌坐下，说：“堂倌，听说来了五个老虎，我二人久在深山打虎……”正说着，只见金眼雕由外面进来，说：“好，我今天瞧个热闹，我叫王小，专打老虎。”说着话，就坐在一旁。要了一桌酒席，小白虎乔贞一瞧，连忙过来说：“你老人家是大同府玄豹出的邱老爷子？这可不是外人，我姓乔，叫乔贞，我提个人你必认识，咱爷俩还见过，有个花驴贾亮，你老人家可认识？”金眼雕说，“不错，我是他的好朋友，你怎么认识他的？”乔贞说：“他是我的岳父，头五年在贾家庄，咱们还同桌吃过一回饭。”金眼雕一想，这才想起来，说：“这就是了，你们哥几个做甚么来了？”乔贞说：“我们是来替韩登报仇，听说前者他受了欺辱，我等特来给他找场。”金眼雕说：“你们哥几个趁早回去，不用在此找事，打韩登那些人都是钦差彭大人的手下办差官，你想，你们哥几个还能赢得了吗？”“我等也是人家请的助拳。”乔家五虎说：“我们不知道他得罪了彭大人的办差官，就知道是周天瑞把他打了。”金眼雕说，“他是个反天会的邪教，这里调了官兵，

等着拿他呢！”乔家五虎说：“我们倒不知道这个事，他去书信把我们约来了，说跟周天瑞打架，没提别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他是邪教反叛，今天有你老人家在此，我们也不能帮他打架，我们要回家了。”金眼雕说：“正理！你们走罢。”乔家五虎这才叫伙计算账。金眼雕说：“这乃小事一段，倒不必了。”金眼雕替他们付了饭账。乔家五虎走后，忽然这天蝴蝶张四来了，找碧眼金蝉石铸，有人把石铸请来，张四说：“我特意来送信，贼人定于本月十五日聚齐，你老人家早作准备。”石铸说：“我带你见见忠义侠马爷。”张四说：“也可。”立刻跟着石铸到那边面见马玉龙，就把大王韩登设摆群雄会，约请天下英雄的话，如此如彼一说，马玉龙说：“好，他不来便罢；他若来，叫他有路，去时无路，你先回去卧底去吧！他来多少人，都记得明白，你再头前来送信，这件事就好办了，算你一件功劳。我必要保举你做官。”蝴蝶红四说：“多蒙众位大人抬爱，我务必尽心办理。”转身告辞走了。马玉龙说：“这件事可闹大了，大王韩登必然有意造反，此事不知是否确实，大概他必有这个心。咱们总得预备预备。”邓飞雄等说：“是日咱们禀明大人。”马玉龙说：“兄长，你我四百子弟兵都聚会在一处，到那天，叫我岳父刘云同我师兄金眼雕、伍氏三雄，连邓飞雄，带着兵，在会仙亭对过有座席，叫堂客做为瞧热闹。如贼人由房上逃，谁能打暗器，暗中防备。在北边有空宽之地，叫我师兄众人带兵埋伏。刘大人、徐大人调本府，庆阳府知府调城内守营兵二千，庆阳府四门紧闭，不准放一个进城。我带公馆众位英雄，在会仙亭里面各预备兵刃，等贼来了，他必先奔会仙亭，铺子伙计掌柜都叫他们歇工，省得他们在那里动手碰着，咱们都扮做伙计，跑堂的、掌柜的，一概都用咱们的人。”大家安排好了，净等大王韩登。蝴蝶张四自从会仙亭回去，

就在大王韩登家中照料事情，韩登所住这座共有七八百间房，张四给他找人，满搭上布帐子，找了百十个厨子，净等着天下匪徒到来。

过了两天，有人禀报：“刺儿山五位寨主来了。”大王韩登连忙叫张四迎接出来。见刺儿山王位寨主下马，带着一百喽兵，头一位寨主姓史，身高八尺以外，尖脑袋顶，大肚囊，身穿紫花布裤褂，抓地虎紫花靴子，骑着一匹犬敦白花马，黄白面皮，短眉毛，三角眼，蒜头鼻，薄片嘴，很不象大样儿，那二大王吕胜，”是黑脸膛，斗鸡眉，两只母狗眼，小鼻子，吊角口。第三位是马松，瘦小枯干，大克啦嗦穿青。第四位是王霸，长得神头鬼脸，身小嘴贫。第五位是马丹，带着那些喽兵，都是打闷棍的、套白狼的，都是些无知之人。到里面落座，韩登也把衣服穿好了，有人用椅子抬，看他到了外面，先给众人行礼。正谈话之际，家人来报：“外面张家沟的野人熊大成，带从人在门外下马。”张四先到外面一看，见那人生得身高八尺以外，面皮微黑，黑中透紫，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鼻梁高耸，裂腮额，身穿青洋绉裤褂，抓地虎靴子。这人一身的黑毛，身上一身的马牙沙子，有人给他扛着一条铁棍，这人久在山中放牛，放羊，天生来的为大，善避刀枪，跟大王韩登是生死之交的弟兄。这人是个浑人，不通事物，就懂抄吃喝，别的不懂，进了里面，见了韩登，行了礼，摆上酒，刚要喝，有人禀报：“龙山的铁背猿胡元豹到。”请进来，大家落坐吃酒。

到了次日，就是红果山的侯氏八杰前来，侯起龙、侯起凤、侯德山、侯宝山、侯尚英、侯尚杰、侯兴、侯茂进来相见。刚坐下，外面报：“凤凰山的八鸟赶到。”是金毛鸟吴都，银毛

鸟吴寿，飞天火鸟王德铠，扎梁喜雀赵恒通，小孔雀吴通，小鹞子周志，抄水燕子石锣，燕翅子刘华，这八位刚往里走，又来了连环寨的滋毛水虎金亮、四十八处之内水路的八家寨主。外头又报，是谢家沟的金头太岁谢自成，矮金刚公孙虎来见。进去功夫不大，又报连环寨的四十八寨的水中八怪：水里滚王墩、浪里钻刘边、水中漂姜龙、不沉底姜虎、闹海哪吒梁兴、翻江龙王梁泰、双头鱼谢宝，八位。

书要简短，天下水旱各山各寨的英雄至十四日，俱皆赶到。末了，乃是尹家川的巡海鬼尹路过来到，此人乃是采花蜂尹亮之父，飞云僧尹明之叔。大家彼此见礼，大王韩登这才在当中一坐，把请来众家英雄按宾主落坐。聚集众人，他这才说道：“今日我约请众位非为别故，只因我在这会仙亭与周天瑞打架之事。”如此如彼把以往之事述说了一遍，“我请众位英雄前来，替我韩登报仇雪恨，将会仙亭复夺过来，勿论有几条人命，官司我一个人打。如有官兵拦阻，连官兵一齐杀。”这些人俱是山林盗寇，焉管什么王法？众人俱皆答应，明天一早，吃完早饭，齐队够奔会仙亭，众人说，“任凭庄主调遣。”韩登、蝴蝶张四按桌上斟了酒，众贼开怀畅饮。韩登问：“明日谁为前部先锋？”刺儿山五位寨主说：“我们先来的，我们为前部先锋。”蝴蝶张四说：“我头一个要先去，只要大嚷一声，他们就得闻风丧胆。”然后，再调前部先锋。韩登说，“我坐一把椅子，叫四个人抬着，叫知古今四个人跟着我。”大家商议已定，一夜晚景无话。

次日早晨，用了早饭，蝴蝶张四头前带领，连各山寨的喽兵，天下各处寨主排队而行，浩浩荡荡，杀奔庆阳府会仙亭而来。这一场凶杀恶战，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四回

冰山贼寇争强手 庆阳侠义显神威

话说大王韩登带领群贼扑奔会仙亭而来。蝴蝶张四在头前，刺儿山王位寨主为前部先锋。大王韩登原打算夺过会仙亭倒是小事，他的本心是趁势夺过庆阳府，自立庆阳王。

书中交待，马玉龙等自那日打了韩登，有蝴蝶张四前来送信，说：“韩登设摆群雄会，意欲反叛，又是邪教。”马玉龙就把韩登之事禀明了大人，大人自从那天飞云、清风闹庆阳，吓得身体不爽，也不能起身。大人说：“玉龙，你下去瞧着办去。”知道韩登这天来这里，早预备得齐整、停妥，派徐胜、刘芳调本地城守管的兵三千。庆阳府四门紧闭，派金眼雕、伍氏三雄、邱明月、追风侠万里老刘云、醉尉迟刘天雄，带着四百子弟兵，藏在会仙亭的北边空房之内，听会仙亭的号令，一齐杀出来。马玉龙叫众位内眷侠良姑张月英、陈立娥、胜玉环、周翠香都在会仙亭对过楼上，各带暗器作为瞧热闹，如贼人由房上逃走，拿暗器把他打下来。马玉龙带着公馆众位英雄，在会仙亭里面静等贼来。

天有已正，就听外面一阵大乱，是蝴蝶张四带着前部先锋，

刺儿山五位寨主，一百喽兵赶到。蝴蝶张四在头前，把手中单刀一摆，说：“众位，瞧我的。”来到会仙亭门口，一声喊嚷：“呔！周天瑞听真，今天是大王韩登带着众位英雄前来找你，既是英雄，趁早出来。”里面石铸一探头，说：“孙子来了，进来罢。我这里等候多时。”张四一回头，见韩登也赶到，张四说：“韩大哥，我可不是不帮着你，爷爷在里头叫我。”大王韩登一听，眼都气直了，大骂张四：“你敢情是奸细，吃里扒外，大王爷打破了会仙亭，将你碎尸万段。哪一位给我将张四拿回？”话言未了，刺儿山的大寨主史丹一摆手中流星锤，窜出来大喊一声，说：“周天瑞！趁早出来，我等跟韩登是金兰之好，异姓兄弟，今天特来给他报仇。”会仙亭里面，纪逢春一看见来的这个，年有三十以外，淡黄的脸膛，身穿紫花裤褂，薄底靴子，小脑袋，手使一对流星锤，纪逢春就说：“这个交给我。”一摆手中短把轧油锤，窜出会仙亭。史丹一瞧。纪逢春身高六尺，黑脸膛，短眉毛，三角眼，蒜头鼻子，雷公嘴，身穿紫花布裤褂，紫花布扎青花的靴子，史丹说：“来者你何人？通上名来，寨主爷手下不死无名之辈。”他焉把纪逢春放在心上？纪逢春说：“贼呀，你要问大官老爷，我姓纪，叫纪逢春，外号人称打虎太保，我是你爸爸。”史丹一听，气往上撞，一摆流星锤，照纪逢春就打，纪逢春用手中轧油锤往外一磕，窜起身，照贼人面门就嚷，“捅嘴！”史丹一个没留神，把门牙打掉两个，顺嘴流血，哇呀呀直嚷，败回贼队。二寨主吕胜一瞧，气往上撞：“好鼠辈！敢伤吾兄长，待我来拿你。”纪逢春一瞧，这个贼人身高六尺以外，面皮微黑，黑中透紫，两道短眉毛，一双三角眼，蒜头鼻子，薄片嘴，年有三十以外，身穿青洋绉裤褂，青缎抓地虎靴子，手使一条浑铁棒，威风凛凛，相貌奇怪，占在会仙亭门外，说：“呔！对面小辈，

你好大胆！敢伤吾兄长，你我比试三合，分个高下，强存弱死，真在假亡。”纪逢春说：“你叫什么名字？通报上来。”那人说：“小辈，你要问你家寨主，姓吕名胜，乃刺儿山的二寨主是也。”纪逢春一听摆锤照贼人头顶抡锤就打，贼人用铁棒相迎，两个人走了有十几个照面，吕胜一失身，被纪逢春一锤打在左肩头，贼人败回本队。

马松大嚷一声，窜过来，手使短把刀，纪逢春一看，这个人瘦小枯干，青白一张脸膛，两道立后，一双三角眼，尖鼻子，薄片嘴，两腮无肉，把手中刀一顺，说：“雷公崽子，休要这样无礼，待我来拿你。”照纪逢春就是一刀。纪逢春往旁边一闪身，窜起来就嚷：“捅嘴。”贼人刚一闪身，纪逢春一伏身就嚷：“打腿！”贼人没躲开，一锤正打在迎面骨上，贼人往后倒退七、八岁，转身往回就跑。王霸一瞧，这还了得，谁出去谁败，我去到两军阵前拿他。一摆手中的双锤，往外就跳。纪逢春一瞧，来的这人身穿深蓝色裤褂，紫黑一张脸膛，大肚子，小脑袋，拿一对长把锤，一声喊嚷：“好小子，待你家五寨主跟你们对锤。”跳过来，并不通名道姓，双锤照纪逢春搂头就打，纪逢春往旁边一闪身，就把短把轧油锤抡开，一面施展他这路锤，一面动手，一面嚷：“捅嘴！打腿！掏心！灌耳！捅屁股眼！打麻筋！划拉腰眼！砸屁股。”这一路锤就把王霸闹得手忙脚乱，自己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没有还手的工夫，急忙跑回本队。牛碧一瞧，出去一个败回一个，说：“你们真是就会吃饭，气死我也！”把手中叉一擎，跳在当场说：“你们这一伙人真是酒囊饭袋，就凭这么个雷公崽了，拿不了他，你们还算英雄？给人家助拳，我要拿不了他，我改了姓。”一抖手中叉，照纪逢春分心就刺，纪逢春摆锤相迎，三五个照面，纪逢春这对锤神出鬼入，着数个别。牛碧累得浑身是汗，支架

不住，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纪逢春越杀越勇，本来气力又大，他这锤招是自己闷出来的，别人不知道门路。正在这番光景，大王韩登那边众人齐嚷：“给牛二哥助阵！”牛碧一听，心里一慌，被纪逢春一锤打在前胸，贼人翻身栽倒，连滚带爬，羞臊满面跑回本队。韩登一看，说：“刺儿山的五位寨主出去叫人家会仙亭出来一个雷公崽子就都给打回来了。”

话言未了，身后一人说：“大王爷，休要着急，待我前去捉拿这个雷公崽子。”韩登一瞧，乃是龙山的铁背猿胡元豹，一摆手中铁棍，跳出来。刚要抡棍打纪逢春，这边马玉龙一看，乃是兄弟胡元豹，这才一声喊嚷，“别动手！”胡元豹一瞧，是马玉龙，连忙赶奔过来请安，说：“兄长因何在此？”马玉龙说：“这都是钦差大人的手下办差官，你还不叫跟你的人过来？”胡元豹说，“是。”

来到当场，说：“韩登，我可不是不帮着你，现有我兄长在此，跟我的都过来。”把韩登气得目瞪口呆，旁边知古今说：“寨主爷，不便生气，待我去拿他。”一摆刀，“胡元豹，我家寨主哪样错待了你，你这小子吃里扒外，待我来拿你。”照胡元豹就是一刀，胡元豹用铁棍一磕，把刀磕飞，知古今跑回本队，是非根子一瞧，气往上撞，一摆手中朴刀，赶过来，三两个照面，就被胡元豹一棍打在左肩头，贼大败回去。蛊惑人一见，他两个人败回来大喊一声，“小辈，休走，待我拿你！”

一摆刀，来到两军阵前，照胡元豹肩头就是一刀，胡元豹用棍往上一架，一甩扫堂棍，打在贼人的脚骨上，贼人奔命逃回本队。坏事端一瞧，三个人都败回来，我何不人前显能，傲里夺尊，抄起一条枪往外就跑，说：“好小辈，休走！待我拿你！”照胡元豹分心就刺，胡元豹用铁棍将枪拨开，搂头就是一棍，坏事端手忙脚乱，用枪一架，把虎口崩裂，甩着手跑回贼队。

韩登一瞧，说：“出去一个，败一人，人家都是英雄，我这里还打什么？”话言未了，背后一声喊嚷，怪叫如雷，其形似怪鬼，说：“韩大哥，不便忧愁，待我前去杀他一个干干净净。”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五回

野人熊力胜八阵 小太保枪挑一张

话说韩登见请来的人，不是吃里扒外，就是无能之辈，出去就败。正在为难之际，只听背后一声喊嚷，韩登一看，乃是拜弟野人熊张大成。此人力大无穷，久在山野打猎，不穿衣服，滚得一身松香和马牙沙子，能善避刀枪，原本是个浑人，就懂得吃喝，不懂得别的，但十分重义气。他跟韩登乃是金兰之好，结义的兄弟，见出去的人都败回来，他就急了，一摆手中混铁棍，窜出来，说：“哪个小子过来，跟爷爷动手？”胡元豹一看，来的这人身高九尺，膀大腰圆，面如锅底，两道重眉，一双大环眼，高颧骨，裂腮额，一脸、一脖子的松香、马牙沙子。身穿青洋绉裤褂，青缎子抓地虎靴子，手使一条浑铁棍，胡元豹也是个粗大，说：“来的你这黑小子叫什么？”野人熊张大成说：“小子，你要问，爷爷我叫张大成。”胡元豹不容分说，摆棍就打，张大成用棍相迎，棍法精通，上下翻飞，走了有五、六个照面，被大成一棍掇在左肩头，胡元豹败进会仙亭。打虎太保纪逢春一瞧，胡元豹败了，他一摆手中轧油锤，赶过去。张大成一瞧，说：“雷公崽子，通上名来，你也敢来讨死！”纪逢春说：“好说，闪电娘娘，我告诉你，贼呀，大官老爷我叫纪逢春。外号人称打虎太保，你要知道我的厉害，把脑袋伸

过来，我把你打死，你瞧好不好？”张大成并不答言，抡棍就打。纪逢春用锤相迎，二人各施所能。本来，纪逢春连战数阵，就累乏了，张大成的棍法熟，力大无穷，两个人走了有十几个照面，纪逢春累得热汗直流，口中带喘，看看不行，他就嚷开了：“我说小蝎子，快来帮个忙，我不行了。”武杰一听，傻小子直嚷，“唔呀！混帐王八羔子，你不行了，你不要嚷，混帐东西，你躲开，待我拿他。”纪逢春败回会仙亭，武杰摆刀窜过去：“唔呀——，你这混帐东西，叫什么名字？”张大成并不答言，抡棍就打，武杰往外一跳，窜到贼人背后，照贼人脖颈就是二刀。刀砍到脖子上，冒火星，武杰说：“混帐王八羔子，你不是人做的，脖子倒像铁铸的。”两个人动手也就在五、六个照面，被张大成一棍将刀磕飞，武杰跳出圈外，赤手空拳，败进会仙亭。

李环一瞧小姑爷败回来，不由气往上撞，一摆手中朴刀，窜出会仙亭，说，“小辈，你敢这样无礼！待我来拿你！”一摆朴刀照张大成劈头就剁，贼人用棍相迎，两个人走有三、四个照面，李环焉是对手？被张大成一棍打在左肩头，幸亏躲得快，往后倒退几步，几乎躺下，转身败进会仙亭来，说：“好险！好险！幸亏我躲得快，这棍要真打上，膀子就得掉下来。”李珮见哥哥被打伤，不由气往上撞，一摆手中朴刀，跑出来，说：“好贼，胆大，这样无礼，伤我兄长，待我拿住你，给我兄长报仇。”说着话，窜过去，照贼人分心就扎，贼人用棍一拨。两个人动手，也是三、四个照面，被张大成一脚踢了个跟头，李珮连忙爬起来，跑进会仙亭。花刀太保刘得猛一看，贼人甚是骁勇：“我前去拿他。”一摆手中刀，来到两军阵前，说：“呔！贼辈休要逞能！你家刘大老爷前来，必定拿住你！”张大

成连赢数阵，洋洋得意，越杀越勇，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见花刀太保刘得猛出来，他并不答言，抡棍就打，刘得猛摆刀急架相迎，二人各施所能，动手有七、八个照面，刘得猛的刀到了贼人身上，一冒火星，贼人不以为然，累得刘得猛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自己败回去。

花枪太保刘得勇一瞧见兄弟未能取胜，不由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过生，一擎手中这条花枪，大喊一声，跳在当场：“贼人休要逞强，你也不认得刘大太爷！”说着话，一抖花枪，照贼人颈嗓咽喉刺去。张大成用铁棍相迎，二人动手七、八个照面，要讲能为、武艺，真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无奈枪到了贼人身上只是白扎，动手工夫一大，刘得勇累的筋疲力尽，自己也败回去。

书要简短，野人熊张大成连赢了八阵，众差官就都愣了，一个个默默无言，马玉龙一看，这个贼实在扎手：“众位不必担惊，待我亲去结果他的性命！”话言未了，旁边闪出一人，说：“马大人，且慢，有事弟子服其劳，割鸡焉用宰牛刀？”马玉龙睁睛一看，原来是小太保钱玉。手使柳叶枪，乃是家传的追魂夺命连环枪，分为八八六十四路，他这条枪能软能硬，手拉着枪来到两军阵前。张大成一看，来的一个小孩，不过十四、五岁，生得五官俊秀，一表非俗，梳着冲天竖的小辫，红头绳，带着一双金艾叶钳子，身穿蓝绸裤褂，青缎子抓地虎靴子，手中拉着一杆枪。野人熊张大成他焉看得起，说：“来者娃娃，你是何人？”小太保钱玉说：“贼人，你要问小太爷，姓钱名玉，外号人称小太保，你要知道小太爷的厉害，趁此过来送个整人情，叫我把你拿住。”张大成一听，气往上撞，“你这娃娃，说此胡言大话，待我结果尔的性命！”摆棍搂头就

打。小太保钱玉虽然年幼，甚是聪明，心中一想，“贼人刀砍不怕，必是有金钟罩、铁布衫，我这枪找他的上、中、下三路练不到的地方，可以伤他。”主意拿定，两个人动起手。

小太保钱玉本是家传武艺，能为出众，枪法纯熟，门路精通，找贼人的三路。贼人在北边动手，小太保钱玉正在南边。那会仙亭对过，西边楼上，众女眷明为瞧热闹，暗中在房上，怕有贼逃走，拿暗器好打，侠良姑张月英见贼人张大成连赢了众位差官八阵，心中就急了，由兜囊掏出一支镖来，打算暗中助一臂之力。侠良姑张月英往前探着身，见小太保钱玉跟贼人动手，有十几个照面，不分胜负，贼人往西一对面，侠良姑对准贼人的左眼，抖手就是一镖，正打在贼人左眼内。贼人忙用手一摸，又碰进半截去。小太保趁势一枪扎在贼人肚脐上。贼人觉着一疼，用铁棍一拨，枪头一划，竟把肚腹劈开，肠肚崩流，贼人翻身栽倒，当时绝气身亡。大王韩登见拜弟张大成一死，放声大骂：“我万万没想到，今天我拜弟张大成死在这会仙亭，我二人乃是金兰之好，生死的弟兄，这等样的英雄，今天死在他人之手，实在可恼、可恨！”旁边有知古今、是非根子、蛊惑人、坏事端四位管家解劝说，“寨主爷，不便悲伤，人，先造死，后造生。生有处，死有地，这也是天数该然。”大王韩登说：“你看，今天我请来的人，出去一个个栽跟头。我拜弟乃是我一个膀臂，他一出去，把会仙亭的人连赢八阵。你看他这一死，咱们所来的人，未必找得出来跟他并肩的能为。”

话末说完，只听得身背后有一个“噗哧”一笑，大王韩登回头一瞧，这人说：“韩寨主，你休要藐视天下英雄，那野人熊张大成不过一勇之夫。韩寨主，请你宽心，谅这会仙亭有几个能人，我出去看看，他等莫非项长三头、肩生六臂？管保把

他等一网打尽。”

说着话，来到当前，要在人前显耀。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